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三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2891/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三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三七冊目次

史部・史鈔類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五)

〔明〕唐順之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年胡宗憲刻本

.....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

卷(五)

〔明〕唐順之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年胡宗憲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史纂左編

一百二十四卷》提要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一十四

突厥

突厥阿史那氏蓋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陽臣于蠕蠕種裔繁衍至吐門遂彊大更號可汗猶單于也妻曰可敦其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其別部典兵者曰設子弟曰特勒大臣曰葉護曰阿波曰俟利發曰俟斤曰頡利發曰達干凡二十八等皆世其官而無員限衛士曰附離可汗建廷都斤山牙門樹金狼頭纛坐常東嚮隋大業之亂始畢可汗嗣立華人多往依之契丹室韋吐谷渾高昌皆役屬竇建德薛舉劉武周梁師都李軌王世充等崛起虎視悉臣尊之控弦且百萬戎狄熾彊古未有也唐高祖起太原遣府司馬劉文靜往聘與連和始畢使特勒獻馬二千兵五百來會帝平京師遂恃功使者每來多橫驕武德二年始畢自將度河至夏州與梁師都合又佐劉武周以五百騎入句注將侵太原會病死子幼不克立以爲泥步說使居東偏立其弟侯利弗設是爲處羅可汗處羅復篡隋義成公主遣使來告則又潛通王世充潞州總管李襲舉斬其使取牛羊萬餘處羅迎隋蕭皇后及齊王暕之子正道於寶建德所因立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一十四

正道爲隋王奉隋後隋人沒者隸之行其正朔置百官居定襄衆萬人秦王討武周也處羅以弟步利設驍二千會并州三日多掠城中婦人女子去明年謀取并州置楊正道卜之不吉左右諫止處羅曰我先人失國賴隋以存今忘之不祥卜不吉神詎無知乎我自決之會天雨血三日國中犬夜羣號求之不見遂有疾公主餌以五石俄疽發死主以子匱弱棄不立取其弟嗣爲頡利可汗頡利始爲莫賀咄設牙直五原北薛舉陷平涼與連和帝患之遣光祿卿宇文歆賂頡利使與舉絕隋五原太守張長遜以所部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不案

二

城附虜歌并說還五原地皆見聽且發兵舉長遜所部會秦王軍太子建成議廢豐州并割榆中地於是處羅子郁射設以所部萬帳入處河南以靈州爲塞頡利又妻義成以始畢子突利可汗使居東義成楊諸女也其弟善經亦依突厥與王世充使者王文素共說頡利曰往可汗兄弟爭國賴隋得復位子孫有國今天子非文帝後宜立正道以報隋厚德頡利然之故歲入寇然倚父兄餘貲兵銳馬多峇然驕氣直出百蠻上視中國爲不足與書辭悻悻多須求帝方經畧天下故屈禮多所舍貲贈資不貲然而不服無

涯之求也四年頡利率萬騎與劉武周故將苑君璋合寇鴈門定襄王李大恩擊却之頡利執我使者漢陽公瓌太常卿鄭元璠左騎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帝亦囚其使與相當由是寇代州敗行軍總官未安王孝基畧河東犯原州穿延州塞諸將與戰不能有所俘明年還順德等且請和鰲魚膠給云固二國之好也帝雖未情釋其使厚與金還之大恩上言突厥饑馬邑可圖也詔殿中少監獨孤晟共擊之晟後約大恩不敢進屯新城頡利自將數萬騎與劉黑闥合圍之大恩沒士死者數千人進擊忻州爲李高遷所破

卷一百一十五

不案

三

黑闥以突厥萬人擾山東又殘定州頡利未得志乃率十五萬騎入鴈門圍并州深鈔汾潞取男女五千分數千騎轉掠原靈間於是太子建成將兵出幽州道秦王將兵出蒲州道擊之李子和以兵取雲中掩可汗後段德操出夏州阻其歸并州總管襄邑王神符戰汾東斬虜五百首取馬二千汾州刺史蕭瑄獻俘五千虜陷大震關縱兵掠弘州總管宇文歆靈州楊師道拒之獲馬橐數千頡利聞秦王且至引出塞王師還又明年與黑闥君璋等小小入寇定匡原朔等州與屯將相勝負帝遣太子建成復屯北邊秦王

屯并州備虜久乃罷俄又破代地一屯進擊渭曲二州取馬邑不有也復請和歸我馬邑七年攻原朔二州入代地不勝更與君璋合攻隴州及陰繁城分擊并地秦王與齊王元吉屯幽州道以備胡君璋與虜出入原朔忻并地剽掠然數爲諸將驅逐其八月

卷一百一十五

突厥

四

王齊王拒之初關中霖潦饑絕軍次幽州可汗萬騎奄至陣五龍坂以數百騎挑戰舉軍失色秦王親率百騎馳詣虜陣大言曰國家與可汗誓不相背約何爲深入吾地我秦王也故來一決可汗若自來我當與可汗兩人獨戰若欲兵馬總來我惟百騎相禦耳頡利弗之測笑而不答又馳騎語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急難相助今無香火情即能一決乎突利亦不對王將絕水前頡利見兵少輕出又聞香火之言乃陰猜突利即遣使者來曰王母苦我固不戰將與王議事耳於是引却秦王縱反間於突利突利乃歸心不欲戰頡利亦無以彊之乃遣突利及特勒思摩請和帝許之突利遂自託於王爲昆弟帝見思摩引升御榻思摩頓首辭帝曰我見若猶頡利也乃聽命突厥既歲盜邊或說帝曰虜數內寇者以府庫子女所

卷一百一十六

突厥

五

在我能去長安則戒心止矣帝使中書侍郎宇文士及喻南山按行樊鄧將徙都焉羣臣贊遷秦王獨曰夷狄自古爲中國患未聞周漢爲遷也願假數年請取可汗以報帝乃止頡利已和亦會甚雨弓矢皆弛惡遂解而還帝會羣臣問所以備邊者將作大匠于筠請五原靈武置舟師於河扼其入中書侍郎溫彥博曰魏爲長塹遏匈奴今可用帝使桑顯和塹邊大道召江南船工大發兵治戰艦頡利遣使來願款北樓關請互市帝不能拒帝始兼天下罷十二軍尚文治至是以虜患方張乃復置之以練卒蒐騎八年頡利攻靈朔與代州都督蘭暮戰新城暮敗績於是張瑾兵屯石嶺李高遷屯大谷秦王屯蒲州道初帝待突厥用敵國禮及是怒曰往吾以天下未定厚於虜以紓吾邊今卒敗約朕將擊滅之毋須姑息命有司更所與書爲詔若敕瑾未至屯虜已踰石嶺圍并州攻靈州轉擾潞沁李靖以兵出潞州道行軍總管任懷屯太行瑾戰大谷敗績遂攻廣武爲任城王道宗破其欲谷設掠綏州請和去敗并州數縣入蘭鄯彭州諸屯或小勝不能制俄寇原州折威將軍楊屯擊之且發士屯大谷九年攻原靈又圍涼州進犯涇原

李靖與戰靈州虜引去寇西會州圍烏城翔祥隴渭間平道將軍柴紹破之於秦州斬一特勒三大將虜千級大抵虜得志則深入負則請和不耻也其七月頡利自將十萬騎襲武功京師戒嚴攻高陵尉遲敬德與戰涇陽獲俟斤烏沒啜斬首千餘級頡利遣謀臣執失思力入朝以覘我因夸說曰二可汗兵百萬今至矣太宗曰我與可汗嘗面約和爾則背之且義師之初爾父子身從我遺賜玉帛多至不可計何妄以兵入我都畿自夸盛疆耶今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請命蕭瑀封德彝諫帝不如禮遣之帝不許繫於

還蕭瑀曰頡利之來諸將多請與戰陛下不聽既而虜自退其策奈何帝曰突厥衆而不整君臣惟利是視可汗在水西而酋帥皆來謁我我擊而縛之其勢易甚又我救長孫無忌李靖潛師幽州以須若大軍躡其後伏邀諸前取之反覆掌爾然我新即位爲國者要在安靜一與虜校殺傷必多彼敗未及亡懼而修德與我爲怨其可當耶今什械奉饒以玉帛虜志必驕驕則亡之端也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焉再拜曰非臣愚所逮也乃詔殿中監豆盧寬將軍趙綽護送突厥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頭帝不納詔歸所俘於我貞觀元年薛延陀回紇拔野古諸部皆叛使突利討之不勝輕騎走頡利怒囚之突利由是怨望是歲大雪羊馬多凍死人饑懼王師乘其敝卽引兵入朔州地聲言會獵議者請責其敗約因伐之帝曰匹夫不可爲不信況國乎我旣與之盟豈利其災邀險以取之耶須其無禮於我乃伐之明年突利自陳爲頡利所攻求救帝曰朕與頡利盟又與突利有昆弟約不可不救奈何兵部尚書杜如晦曰夷狄無信我雖如約彼常負之今亂而擊之侮亡之道也乃詔將軍周範壁太原經畧之頡利亦引兵窺邊或請

築古長城發兵乘塞帝曰突厥盛夏而霜五日並出三月連明赤氣滿野彼見災而不務德不畏天也遷徙無常六畜多死不用地也俗死則焚其葬皆起墓背父祖命殺鬼神也與突利不睦內相攻殘不和於親也有是四者將亡矣當爲公等取之安在築障塞乎突厥俗素質畧頡利得華士趙德言才其人委信之稍專國又委政諸胡斥遠宗族不用典師歲入邊下不堪苦胡性冒畚數翻覆不信號令無常歲大饑哀歛苛重諸部愈貳又明年屬部薛延陀自稱可汗以使來詔兵部尚書李靖擊虜馬邑頡利走九俟斤

史纂要卷五十八

八

以衆降拔野古僕骨同羅諸部霫奚渠長皆來朝於是詔并州都督李世勣出通漠道李靖出定襄道左武衛大將軍柴紹出金河道靈州大都督任城王道宗出大同道幽州都督衛李師出恒安道營州都督薛萬徹出暢武道凡六總管師十餘萬皆受靖節度以計之道宗戰靈州俘人畜萬計突利及郁射設率所部來奔捷書日夜至帝謂羣臣曰往國家初定太上皇以百姓故奉突厥詭而臣之朕嘗痛心前首思一刷耻於天下今天誘諸將所向輒克朕其遂有成功乎四年正月靖進屯惡陽嶺夜襲頡利頡利驚退

牙磧口大酋康蘇密等以隋蕭皇后楊正道降或言中國人嘗密通書於后中書舍人楊文瓚請劾治帝曰天下未一人或當思隋今反側旣安何足治耶置勿劾頡利窘走保鐵山兵猶數萬命執失思力來陽爲哀言謝罪請內屬帝詔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等持節慰撫靖知儉在虜所虜必安乃襲擊之盡獲其衆頡利得千里馬獨奔沙鉢羅行軍副總管張寶相擒之沙鉢羅設蘇尼失以衆降其國遂亡復定襄恒安地斥境至大漠矣頡利至京師告俘太廟帝御順天樓陳伏衛士民縱觀吏執可汗至帝曰而罪有

史纂要卷五十八

九

五而父國破賴隋以安不以一鐵力助之使其廟社不血食一也與我鄰而棄信擾邊二也恃兵不戢部落攜怨三也賊華民棄禾稼四也許和親而遷延自遁五也朕赦爾非無名顧渭上盟未之忘故不窮責也乃悉還其家屬館于太僕粟食之思結俟斤以四萬衆降伊吾城之長素臣突厥舉七城以獻因其地爲西伊州制詔突厥往逢瘟疫長城之南暴骨如丘有司其以酒饋祭爲瘞藏之又詔隋亂華民多沒於虜遣使者以金帛贖男女八萬口還爲平民頡利不室處常設等廬庭中久鬱鬱不自慘與家人悲歌相

泣下狀貌羸省帝見憐之以號州負山多瘠廩有
獵之娛乃拜爲刺史辭不往遂授右衛大將軍賜美
田宅帝曰昔啓民失國隋文帝不悛粟帛與士衆營
護而存立之至始畢稍羈則以兵圍煬帝門今其
滅者殆背德忘義致然耶頡利子疊羅支有至性既
舍京師諸婦得品供羅支預焉其母最後至不得給
羅支不敢嘗品肉帝聞嘆曰天稟仁孝詎限華夷哉
厚賜之遂給母肉八年頡利死贈歸義王諡曰荒詔
國人葬之從其禮火尸起冢瀾東其臣胡祿達官吐
谷渾邪者頡利母婆施之媵臣也頡利始生以授渾

素素至

突厥

十一

邪至是哀慟乃自殺帝異之贈中郎將命葬頡利冢
旁詔中書侍郎岑文本刻其事於頡利渾邪之墓碑
俄蘇尼失亦以死殉尼失者啓民可汗弟也始畢以
爲沙鉢羅設帳部五萬牙直靈州西北姿雄趨以仁
惠御下民多歸之頡利政亂其部獨不二突利降頡
利以爲小可汗頡利已敗乃舉衆來漠南地遂空授
北寧州都督右衛大將軍封懷德王云頡利之亡其
下或走薛延陀或入西域而來降者尚十餘萬詔議
所宜咸言突厥擾中國久今天喪之非慕義自歸請
悉藉降俘內充豫閑處使習耕織百萬之虜可化

齊人題中國有加戶而漠北遂空也中書令溫彥博
請如漢建武時置降匈奴畜五原塞全其部落以爲
扞蔽不革其俗因而撫之實空虛之地且示無所備
若納充豫則乖本性非溷育之道秘書監魏徵建言
突厥世爲中國仇今其來降不卽誅滅當遣還河北
彼鳥獸野心非我族類弱則伏疆則叛其天性也且
秦漢以銳師猛將擊取河南地爲郡縣者以不欲使
近中國也陛下奈何以河南居之且降者十萬若令
數年孳息畧倍而近在畿甸心腹疾也彥博曰不然
天子於四夷若天地養萬物覆載全安之今突厥破

素素至

突厥

十一

滅餘種歸命不加哀憐而棄之非天地蒙覆之義而
有阻四夷之嫌臣謂處之以河南蓋死而生之亡而
存之彼世將懷德何叛之爲徵曰魏時有胡落分處
近郡晉已平吳郭欽江統勸武帝逐出之不能用劉
石之亂卒傾中夏陛下必欲引突厥居河南所謂養
虎自遺患者也彥博曰聖人之道無不通故曰有教
無類彼創殘之餘以窮歸我我援護之收處內地將
教以禮法職以耕農又選酋長入宿衛何患之恤且
光武置南單于卒無叛亡於是中書侍郎顏師古禮
部侍郎李百藥等皆勸帝不如使處河北樹酋長俾

統部落視地多少令不相臣國小權分終不得亢衡中國長轡遠馭之道也帝主彥博語卒度朔方地自幽州屬靈州建順祐化長四州爲都督府部頡利故地左置定襄都督右置雲中都督三府統之擢酋豪爲將軍郎將者五百人奉朝請者且百員入長安自藉者數千戶乃以突利可汗爲順州都督令率其下就部突利初爲泥步設得南淮南公上以爲婁頡利之立用次第爲延陀設主延陀部利設主霫部統特勒主胡部斛特勒主斛律部以突利可汗主契丹靺鞨部樹牙南直幽州東方之衆皆屬焉突利歛取無法下不附故薛延陀奚霫等皆內屬頡利遣擊之又大敗衆駭離頡利囚箠之久乃赦突利嘗自結於太宗及頡利衰驟追兵於突利不肯後因起相攻突利請入朝帝謂左右曰古爲國者勞已以愛人則系祚長役人以奉已則亡今突厥喪亂由可汗不君突利雖至親不是保而來夷狄則邊境安然觀彼亡我不可以無懼有不逮者禍可紓乎突利至禮見良厚輒膳以賜之拜右衛大將軍封北平郡王及爲都督太宗敕曰而祖啓民破亡隋則復之棄德不報而父始畢反爲隋敵爾今窮來歸我所以不立爾爲可汗

鑒前敗也我欲中國安爾宗族不亡故授爾都督母相侵掠長爲我北藩突利頓首聽命後入朝死并州道中年二十九帝爲舉哀亦詔文本文其墓子賀邏鶻嗣帝幸九成宮突利弟結社率以郎將宿衛陰結種人謀反劫賀邏鶻北還謂其黨曰我聞晉王丁夜得辟仗出我乘間突進可犯行在是夕大風冥王不出結社率恐謀泄卽射中營謀而殺人衛士等共擊之乃走殺殿人盜馬欲度渭徹邏禽斬之赦賀邏鶻拔領外於是羣臣更言處突厥中國非是帝亦忠之乃立阿史那思摩爲可汗賜氏李樹牙河北悉徙突厥還故地思摩頡利族人始啓民奔隋破北諸部奉思摩爲可汗啓民歸國乃去可汗號性開敏善占對始畢處邏皆愛之然以貌似胡疑非阿史那種故但爲特勒而不得爲設武德初數以使者來高祖嘉其誠封和順郡王及諸部納款思摩獨留與頡利俱擒太宗以爲忠授右武侯大將軍化州都督統頡利故部居河南徙懷化郡王及是將徙內畏薛延陀不敢出塞帝詔司農卿郭嗣本持節賜延陀書言中國禮義未始滅人國以頡利暴殘伐而取非貪其地與人也故處降部於河南薦草美泉利其畜牧衆日孳蕃

今復以思摩為可汗還其故疆延陀受命在前長於突厥舉債以北延陀主之其南突厥保之各守而境無相鈔犯有負約我自以兵誅之思摩乃行帝為置酒引思摩前曰蒔一草一木見其滋庶以為喜況我養爾部人息爾馬牛不減昔乎爾父母墳墓在河北今復舊廷故安以慰行思摩泣下奉觴上萬歲壽且言破亡之餘陛下使存骨舊鄉願子孫世世唐以報厚恩於是趙郡王孝恭鴻臚卿劉善就思摩部築壇塲河上拜受賜鼓纛又詔左屯衛將軍阿史那忠為左賢王左武衛將軍阿史那泥孰為右賢王相之

卷一百一十五

不表

古

薛延陀聞突厥之北恐其衆奔亡度磧勒兵以待及使者至乃謝曰天子詔無相侵謹頓首奉詔然突厥酣亂翻覆其未亡時殺中國如麻陛下滅其國謂宜收種落皆為奴婢以償唐人乃養之如子而結社幸竟反此不可信明甚後為亂請終為陛下誅之十五年思摩帥衆十餘萬勝兵四萬馬九萬匹始度河牙於故定襄城其地南大河北白道畜積廣衍龍荒之最壤故突厥爭利之思摩遣使謝曰蒙恩立為部長實整世世為國一大守天子北門有如延陀侵逼願入保長城詔許之居三年不能得其衆下多攜肯

思摩慙因入朝願省宿衛更拜右武衛將軍從伐遼中流矢帝為呪血其額厚類此還卒京師贈兵部尚書夏州都督陪葬昭陵築墳象白道山為刊其勞碑於化州

卷一百一十五

不表

主

薛延陀

薛延陀者先與薛種樛居後滅延陀部有之號薛延陀在鐵勒諸部最雄長風俗大抵與突厥同西突厥處羅可汗之殺鐵勒諸酋也其下往往相率叛去推契苾哥楞為可汗據食汗山奉薛延陀乙失鉢為可汗保燕末山而突厥射匱可汗復疆二部黜可汗號往臣之同紇同羅僕骨白雲在鬱督軍山者東附始畢可汗乙失鉢在金山者西役葉護可汗貞觀二年葉護死其國亂乙失鉢孫曰夷男率部帳七萬附頡利可汗後突厥衰夷男反攻頡利弱之於是諸姓多

卷一百一十五

薛延陀

七

叛頡利歸之者共推為主夷男不敢當明年太宗方圖頡利遣游擊將軍喬師望僂路齋詔書鼓蘇冊拜夷男為真珠毗伽可汗夷男已受命遣使謝歸方物乃樹牙鬱督軍山直京師西北六千里東棘欄西葉護突厥南沙磧北居倫水地大眾附於是同紇等諸部莫不伏屬其弟統特勒入朝帝以精刀寶鞭賜之曰下有大過者以吾鞭鞭之夷男以為寵頡利可汗之滅塞陰空荒夷男率其部詣東保都尉捷山獨邏水之陰遠京師纔三千里而羸小軍軍西金山南突厥北瀚海古匈奴地也勝兵二十萬以二子大度

大度失分將之號南北部七年間使者入朝帝恐

大為患欲剷其禍乃下詔拜其二子皆為小可

汗五年帝以李思摩為可汗始度河牙於漠南夷

患之未發帝方幸洛陽將遂封泰山夷男與其下

曰天子封泰山萬國皆助兵悉會行在邊陲空單

思摩可取也乃使大度設勒兵二十萬南絕漠壁白

道州率一兵得四馬擊思摩思摩走朔州言狀且請

師於是詔營州都督張儉統所部與奚霫契丹乘其

東朔州道行軍總管李勣衆六萬騎三千營朔州靈

州道營軍總管李大亮衆四萬騎五千屯靈武慶州

道行軍總管張士貴衆萬七千出雲中涼州行軍總

管李襲譽經畧之帝勅諸將曰延陀度漠馬已疲夫

用兵者見利疾進不利坐去今虜不急擊思摩又不

速還勢必敗卿等勿與戰須其歸可擊也既而延陀

使者來求與突厥平帝曰我約漠以北延陀制之漠

以南突厥專之有輒相掠誅不赦延陀父事我而首

違詔得非亂邪而曰與突厥和乃故約也尚何請不

報大度設次長城思摩已南走大度設度不可得乃

遣人乘長城罵之適會勦兵至行瑤屬天遠衆走

赤柯度青山然道回遠勦還敢死士與突騎隔河

趙白道及大度設尾之不置大度設顧不脫度諱直
水陳以待先是延陀擊沙鉢羅及阿史那社爾皆以
徒戰勝至是却騎不用率五人爲伍一執馬四前關
令曰勝則騎而逐負者死沒其家以償戰士及戰突
厥兵追延陀騰逐勦救之延陀縱射馬輒死勦乃以
步士百人爲隊擄其縛虜潰部將薛萬徹率勁騎先
收執馬者故延陀不能去斬首數千級獲馬萬五千
大度設亡去萬徹追弗及殘卒奔漠北會雪甚衆戰
路死者十八始延陀能以衛神致雪其困勦師及
是反自敝云勦還入定襄天子遣使者齎璽書勞問
賞功卹死延陀之使留待命者帝悉還之曰歸語爾
可汗爾自負其疆以突厥爲弱厚誅歛之又取首領
以爲質且我爲天下主渠嘗賦發於爾邪後有利害
當謹思毋遽也延陀乃遣使謝罪又遣其仲父沙鉢
羅獻馬三千因請昏帝曰延陀本一俛斤我則立之
度其立孰與頡利比而敢撓邊乎不許昏明年以使
來益獻馬牛羊橐它固求昏帝與大臣計曰延陀屈
疆朕策顧有二選士十萬擊之使無遺種百年計也
許昏羈縻使無邊憂三十年計也然則孰利房玄齡
曰今大亂餘氓瘼破未完戰雖勝猶危道也不如和

親帝曰善許以新興公主下嫁召突利失大享羣臣
侍陳寶器奏慶善破陳盛樂及十部伎突利失頓首
上千萬歲壽詔夷男親迎帝將幸靈州以成昏事夷
男大喜詔曰我鐵勒部人耳上以我爲可汗公主以
女我乘輿爲我幸邊誰與我榮乃搜賦諸下羊馬爲
貲或說夷男曰可汗與唐皆一國主奈何往朝有如
見執尚可悔夷男曰不然吾聞唐天子有德四方共
臣之藉獨留我磧北亦須有主然舍我而求他非計
也下乃不敢言時帝詔有司受所獻延陀無府庫調
歛於下不亟集又度磧水草乏馬羊多死納貢後期
帝亦止行言口耗死僅半議者謂夷狄嘗爲中國私
今禮不具而與昏恐後有輕中國心乃下詔絕昏謝
其使或曰旣許之信不可失帝曰公等計非也昔漢
匈奴疆中國不坑故歸于女嫁單于今北狄弱我能
制之而延陀方謹事我者顧新立倚我以服衆彼同
羅僕骨力足制延陀而不發懼我也我又妻之國中
國婿名重而援望諸部將歸之戎狄野心能自立則
叛矣今絕昏使諸姓聞之將爭擊延陀亡可待也李
思摩果侵掠之延陀遭突利失寇定襄詔李勣逐出
塞俄遣使請率師助伐高麗以刺帝意帝引使者謂

曰歸語爾可汗我父子東征能寇邊者可卽來夷男沮縮不敢謀以使謝固請助軍帝嘉客高麗莫離支令鞞鞞以厚利啗夷男欲與連和夷男氣素索不發亦會病死帝爲祭于行始延陀請以庶子曳莽爲突利失可汗統東方嫡子拔灼爲肆葉護可汗統西方白道之役曳莽實爲之謀國人多怨及會莽曳莽亟還部拔灼分兵殺之是立爲可汗方是時王師猶在遼因卽寇邊帝遣江夏王道宗屯朔州代州都督薛萬徹與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尒屯勝州左武侯大將軍薩孤吳仁屯靈州執失思力與突厥犄角塞

卷一百一十五

不韋

子

下虜知有備乃去拔灼性辯刻多殺父時貴臣而任所親昵國人不安而阿波設與唐使者過於鞞鞞東鄙小戰不利還怖國人曰唐兵至矣衆大擾諸部遂潰可汗以十餘騎遁去依阿史那時健俄爲回紇所殺盡屠其宗衆五六萬奔西城立真珠毗伽昆弟子咄摩支遣使者上言願保鄆督軍山帝詔兵部尚書崔敦禮與李勣慰安之俾定其國鐵勒諸國素伏延陀而咄摩支雖衰乎尚臣畏之帝恐卒爲患詔勣等曰降則撫之叛則擊之勣至咄摩支大駭陰欲拒戰外好言乞降勣知之縱兵擊斬五千餘級係老弱三

萬遂滅其國咄摩支聞天子使者蕭嗣業在回紇身詣嗣業丐降入朝拜右武衛將軍賜田宅初延陀將滅有丐食於其部者延客帳中妻視客人而狼首土不覺客已食妻誣部人共追之至鬱督軍山見二人焉曰我神也薛延陀且滅追者懼卻走遂失之至是果敗此山下帝以延陀滅欲并契苾等降之復遣道宗率阿史那社尒等分部窮討帝幸靈州節度諸將於是鐵勒十一部皆歸命天子請內屬道宗等徑躋擊延陀餘衆阿波達干斬首千餘級逐北二百里萬微抵北道諭降回紇諸酋虜所遣使踵及帝行在凡

卷一百一十五

不韋

子

數千人上言天至尊爲可汗世世以奴事死不恨帝剖其地爲州縣北荒遂平諸姓有來朝者帝勞曰爾來若鼠得穴魚得泉我爲爾深廣之又曰我在天下四夷有不安安之不樂樂之如驢尾受蒼蠅可使日千里也於是告功太廟賜民三日酺後三年餘部叛以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討平之至永徽時延陀部亡散者悉還高宗爲置獎彈州處安之

回紇

回紇其先匈奴也元魏時亦號高車部或曰鐵勒其部落曰回紇薛延陀骨利幹多覽葛僕骨拔野古同羅等凡十有五種皆散處磧北其人驍猛初無酋長逐水草轉徙善騎射喜盜鈔臣于突厥突厥資其財力雄北荒大業中處羅可汗攻脇鐵勒部稟貢其財既又恐其怨則集衆數百悉脫之回紇乃并僕骨同羅拔野古叛自爲侯斤居薛延陀北安陵水上距京師七千里衆十餘萬勝兵半之地磧中有時健侯斤者衆始推爲君長子曰菩薩材勇有謀嗜獵射戰必身先所向輒摧破故下皆畏附時健死菩薩立回紇繇是寔盛與薛延陀共攻突厥北邊頡利遣騎十萬討之菩薩身將五千騎破之馬鬣山迨北至天山大俘其部人聲震北方繇是附薛延陀相脣齒貞觀三年始來朝獻方物突厥已亡惟回紇薛延陀爲最雄疆菩薩死其酋吐迷度與諸部攻薛延陀殘之并有其地遂南踰賀蘭山境諸河遣使者獻款太宗爲幸靈州次涇陽受其功於是鐵勒十一部皆來言延陀不事大國以自取亡其下鷹駭鳥散不知所之今各有分地願歸命天子請置唐官有詔張欲高會

卷一百一十五

三

見渠長等以唐官官之凡數千人明年復入朝乃以回紇部爲瀚海多覽葛部爲燕然僕骨部爲金微拔野古部爲幽陵同羅部爲龜林思結部爲廬山皆號都督府其西北結骨部爲堅峴府北骨利幹爲玄闕州東北俱羅勃爲燭龍州皆以酋領爲都督刺史即故單于臺置燕然都護府統之以李素立爲燕然都護其都督刺史給玄金魚符黃金爲文天子方招寵遠夷作絳黃瑞錦文袍寶刀珍器賜之帝坐秘殿陳十部樂殿前設高玷置朱提瓶其上潛泉浮酒自左闕通玷趾注之瓶轉受百斛錄益回紇數千人飲畢尚不能半又詔文武官五品以上祖飲尚書省中渠領共言生荒陬地歸身聖化天至尊賜官爵與爲百姓依唐若父母然請於回紇突厥部治大涂號參天至尊道世爲唐臣乃詔磧南鴈鵲泉之陽置過郵六十八所具羣馬潼肉待使客歲內貂皮爲賦乃拜吐迷度爲懷化大將軍瀚海都督然私自號可汗署官吏壹似突厥吐迷度兄子烏紇悉吐迷度之妻遂謀亂領騎夜劫吐迷度殺之燕然副都護元禮臣遣使給烏紇許白爲都督烏紇不疑即往謝因斬以徇帝擇吐迷度子婆闍左驍衛大將軍襲父所領武后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突厥默啜方疆取鐵勒故地回紇度嶺徙甘肅間然唐常取壯騎佐赤水軍云婆閼孫伏帝司助唐之殺默啜伏帝司死子承宗立涼州節度王君奭誣其罪流死襄州當此時回紇稍不循族子瀚海府司馬護輸乘眾怨共殺君奭梗絕安西諸國朝貢道久之奔突厥死子裴羅立天子以爲奉義王南居突厥故地徙牙烏德隄山昆河之間南距西城千七百里西城漢高關塞也北盡磧口三百里東極室韋西金山南控大漠盡得古匈奴地裴羅死子葛勒可汗剽捍善用兵歲遣使者入朝肅宗卽位使者來請助討祿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回紇

山帝詔燉煌郡王承宗與約而令僕固懷恩送王因召其兵可汗喜以可敦妹爲女妻承宗遣渠領來請和親帝欲固其心卽封虜女爲毗伽公主於是可汗自將與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會可汗恃其疆陳兵引子儀拜狼曩而後見帝駐紇原可汗以太子葉護身將四千騎來惟所命帝因冊毗伽公主爲王妃擢承宗宗正卿可汗亦封承宗爲葉護給四節令與其葉護共將帝命廣平王見葉護約爲昆弟葉護大喜使首領達干等先到扶風見子儀子儀犒飲三日葉護辭曰國多難我助討逆何敢食固命乃留旣行日賜

牛四十角羊八百蹄米四十斛香積之戰陳澧上賊龍伏騎於王師左將襲我僕固懷恩麾回紇馳之盡窮其伏乃出賊背與鎮西北庭節度使李嗣業夾攻之賊大敗進攻長安懷恩率回紇南蠻大食衆掠都而南壁涇東進次陝西戰新店初回紇至曲沃葉護遣將旁南山東出搜賊伏谷中藏之營山陰子儀等與賊戰傾軍逐北亂而卻回紇望見卽踰西嶺曳旗趨賊出其後賊反顧遂大潰追奔數十里人馬相騰蹂死者不計其數收杖械如丘嚴莊扶安慶緒棄東京北度河回紇大掠東都三日姦人導之府庫窮殫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回紇

廣平王欲止不可而耆老以縮錦萬匹賂回紇止不剽葉護還京師帝遣羣臣勞之長樂帝坐前殿召葉護升階席首領於下宴且勞之人人賜錦繡繒罽葉護頓首言留兵沙苑臣歸料馬以收范陽訖除殘盜帝曰爲朕竭義勇成大事卿等力也詔進司空爵忠義王歲給絹二萬匹使至朔方軍受賜乾元元年回紇使者與黑衣大食酋等俱朝爭長有司使異門並進又使請昏許之帝以幼女寧國公主下嫁卽冊磨延啜爲毗伽可汗詔漢中郡王瑒攝御史大夫爲冊命使帝餞公主因幸咸陽數慰勉主泣曰國方有事

死不恨瑀至虜而可汗胡帽赭袍坐帳中儀衛光嚴引瑀立帳外問曰王天可汗何屬瑀曰從昆弟也時中人雷靈俊立瑀上又問立王上者為誰瑀曰中人也可汗曰中人奴爾顧立郎上乎靈俊趨下於是引瑀入瑀不拜可汗曰見國君禮無不拜瑀曰天子額可汗有功以愛女結好此中國與夷狄昏皆宗室子今寧國乃帝玉女有德容萬里來降可汗天子婿當以禮見安賜受詔邪可汗慙乃起奉詔拜受冊翌日尊主為可敦瑀所齎賜物可汗盡與其牙下酋領瑀還獻馬五百匹貂裘白氍等乃使王子骨噶等率騎

卷之八

四

三

三千助討賊帝因命僕固懷恩總之明年骨噶與九節度使戰相州王師潰骨噶等奔京師帝厚賜慰其意乃還俄而可汗死國人欲以公主殉主曰中國人婿死朝夕臨喪期三年回紇萬里結昏本慕中國吾不可以殉乃止然釐面哭亦從其俗云後以無子得還始葉護太子前得罪死故次子移地健立號牟羽可汗其妻僕固懷恩女也始可汗為少子請昏帝以妻之至是為可敦代宗即位以史朝義未滅復遣中人劉清潭往結好且發其兵比使者至回紇已為朝義所誅曰唐薦有喪國無主且亂請回紇入牧府庫

其富不貲可汗即引兵南賓應元年八月也清濟詔至其帳可汗曰人言唐已亡安得有使邪潭為言先帝雖棄天下廣平王已即天子位其父聖英武類先帝故與葉護收二京破安慶緒者是矣可汗素厚且唐歲給回紇繒絹豈忘之邪是時回紇已踰三城見州縣榛莽降障無守有輕唐色乃遣使北收單于府兵倉庫數以語凌轡清濟清濟密白帝回紇兵十萬向塞朝廷震驚遣殿中監藥子昂迎勞且視軍過于太原密識其兵裁四千孺弱萬餘馬四萬與可敦偕來帝令懷恩與回紇會因遣使上書請助天子

卷之八

四

三

討賊回紇欲入蒲關徑沙苑而東子昂說曰自寇亂來州縣殘虛供億無所資且賦在東京若入井陘以取邢洛衛懷收賊財帑乃鼓而南上策也不聽子昂曰然則趨太行道南據河陽扼賊喉衿又不聽曰食太原倉粟右次陝與澤潞河南懷鄭兵合回紇從之詔以雍王為天下兵馬元帥進子昂兼御史中丞與右羽林衛將軍魏謩為左右廂兵馬使中書舍人韋少華為元帥判官東會回紇勅元帥為諸軍先鋒與諸節度使會陝州時可汗壁陝州北王往見之可汗責王不貲子昂辭曰王嫡皇孫二宮在殯禮不可

以蹈舞回紇廷詰曰可汗爲唐天子弟於王叔父行也容有不蹈舞乎子昂固拒卽言元帥唐太子也將君中國而可蹈舞見可汗哉回紇君臣度不能屈卽引子昂少華琚榜之百少華琚一夕死王還營官軍以王見辱將合誅回紇王以賊未滅止之於是懷恩與虜左殺爲先驅朝義使反間左殺執以獻與諸將同擊賊戰橫水走之進收東都可汗使拔賀那賀天子獻朝義旗物雍王還靈寶可汗屯河陽留三月屯旁人困於剽辱僕固瑒率回紇兵與朝義擊戰喋血二千里梟其首河北悉平懷恩道相州西山崢嶸口還

卷之六

天

四

屯可汗出澤潞與懷恩會道太原去初回紇至東京放兵數剽人皆遁保聖善白馬二祠浮屠避之回紇怒火浮屠殺萬餘人及是益橫詬折官吏至以兵夜斫舍光門入鴻臚寺方其時陝州節度使郭英乂留守東都與魚朝恩及朔方軍驕肆因回紇爲暴亦掠汝鄭間鄉不完廬皆蔽紙爲裳虐於賊矣帝念少華等死故贈少華左散騎常侍琚楊州大都督賜一子六品官永泰初懷恩反誘回紇吐蕃入寇俄而懷恩死二虜爭長回紇首領潛詣涇陽見郭子儀請改事子儀率麾下叩回紇營回紇曰願見令公子儀出旗

門回紇曰請釋甲子儀便脫襖鑿槍甲策馬挺身而前酋長相顧曰真是公矣時太子太保李光進兼御史大夫路嗣恭戎裝介馬在子儀之側子儀示酋長曰此是渭北節度使李太保又曰此是朔方軍糧使路大夫酋長下馬拜子儀亦下見之虜數百環視子儀麾下亦至子儀麾左右使卻且命酒與飲遣以纒頭絲三千召可汗弟合胡祿等執手因讓曰上念回紇功報爾固厚何負而來今卽與汝戰何遽降也我一身挺入汝營任汝拘繫我麾下將士須與汝戰酋長誓服曰懷恩說我曰唐天子南走公見廢是以來

卷之六

天

五

今天可汗在公無恙吾等願還擊吐蕃以報厚恩然懷恩子可敦弟也願赦死於是子儀持酒胡祿請盟而飲子儀曰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二國將相如之有如負約身死行陣家屠戮方是時虜宰相莫賀達干等聞言皆奪氣酒至其所輒曰無易公誓且喜曰初發本部來日將巫師兩人來云此行大穩然不與唐家兵馬鬪見一大人卽歸今日領兵見令公令公不爲疑脫去衣甲單騎相見誰有此心膽是不戰鬪見一大人巫師有徵矣歡躍久之子儀撫其背首領等分纒頭絲以賞巫師請諸將同擊吐蕃于

儀如其約翌日使領回紇首領六人入京見又五日朔方先鋒兵馬使白元光與回紇兵馬合于涇州靈臺縣西五十里赤山嶺共破吐蕃等十餘萬衆斬首五萬餘級生擒一萬餘人駝馬牛羊凡百里相繼不可勝紀收得蕃落五千餘人初自元光等到靈臺縣西探知賊勢為月明思少陰晦回紇使巫師便致風雪及遲明戰吐蕃盡寒凍弓矢皆廢拔續徐進元光與回紇隨而殺之蔽野僕同名臣降合胡祿都督等二百人皆來朝賜與不可計子儀與名臣見名臣懷恩兄子銳將也大曆三年懷恩女光親可敦率帝

卷之六

平

遣右散騎常侍蕭斯持節弔祠明年以懷恩幼女為崇徽公主繼室兵部侍郎李涪持節冊拜可敦賜緡絲二萬是時財用屈稅公卿獻索它給行宰相饒中涓橋回紇之留京師者曹輩掠女子於市引騎犯合光門皇城皆圍詔劉清潭慰止復出禁市物奪長安令邵說馬有司不敢訶詰自乾元後益負功每納一馬取直四十緡歲以數萬求售使者相踵留舍鴻臚駘弱不可用帝厚賜欲以愧之不知也復以萬馬來帝不忍重煩民為償六千十年回紇殺人橫道京兆尹黎幹捕之詔貸勿劾又刺人東市縛送萬年獄

領劫取囚獲獄吏去都人厭苦十三年回紇襲振武攻東陞入寇太原河東節度使鮑防與戰陽曲防敗績殘殺萬人代州都督張光晟又戰羊虎谷破之虜乃去德宗立使中人告喪且修好時九姓胡勸可汗入寇可汗欲悉師向塞見使者乃為禮宰相莫賀達干曰唐大國無負於我前日入太原取羊馬數萬比及國亡耗累盡今舉國遠關有如不捷將安歸可汗不聽莫賀怒因擊殺之并屠其支黨及九姓胡幾二千人即自立為合骨咄祿可汗使長建達干從使者入朝廷中元年詔京兆少尹源休持節冊頒莫賀為

卷之六

至

武義武功可汗始回紇至中國常奉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師至千人居貴殖產甚厚會酋長突董等還國裝索係道留振武三月供擬珍豐費不貲軍使張光展陰伺之皆盛女子以索光晟使驛吏刺以長錐然後知之已而聞頻貢新立多殺九姓胡人懼不敢歸往往亡去案董察視嚴亟草胡獻計於光晟請悉斬回紇光晟許之即上言回紇非素疆助之者九姓胡爾今其國亂兵方相加而虜利則往財則合無財與利一亂不振不以此時乘之復歸人與幣是謂借賊兵資盜糧也乃使裨校陽不禮突董果怒鞭之光晟

因勒兵盡殺回紇羣胡收橐它馬數千繒錦十萬且告曰回紇扶大將謀取振武謹先誅之部送女子還長安帝召光晟還以彭令方代之遣中人與回紇使往言其端因欲與虜絕敕源休俟命太原明年乃行因歸突董等四喪突董可汗諸父也源休至可汗令大臣具車馬出迎其大相頡干迦斯踞坐責休等殺突董事休言自與張光晟鬪死非天子命又曰使者皆負死罪唐不自戮何假手於我耶良久罷去休等幾死留五旬卒不見可汗可汗傳謂休曰國人皆欲爾死我獨不然突董等已亡今又殺爾猶以血濯血

卷一百一十五

天聖

三

贊

何必曰臣謂陛下不負少華少華負陛下且北虜君長赴難陛下在藩春秋未壯而輕度河入其營所謂月射虎之場也爲少華等計當先定會見禮臣猶危之奈何子然赴哉臣昔爲先帝行軍司馬方葉護來先帝祗使宴於府及議征討則不見也葉護邀臣至管帝不許使好謂曰主當勞客客反勞主邪東收京師約曰土地人衆歸我玉帛子女予回紇戰勝葉護欲大掠代宗下馬拜之回紇乃東向洛臣猶恨以元帥拜葉護於馬前爲左右過然先帝曰王仁孝足辦朕事下詔慰勉葉護乃牟羽諸父也牟羽之來陛下以元子不拜於帳下而可汗不敢少有失於陛下則陛下未嘗屈矣先帝拜葉護全京城陛下乃不拜可汗固伸威於虜何恨焉然計香積陝州事以屈已爲是乎伸威爲是乎藉令少華等以陛下見可汗閉壁五日與陛下張飲天下豈不寒心哉而天助威神使豺狼馴服牟羽母捧陛下以貂裘叱左右促命騎躬送出營此少華等負陛下也假令牟羽爲有罪則今可汗已殺之立者乃牟羽從父兄是爲有功渠可忘之也且回紇可汗銘石立國門曰唐使來當使知我前後功云今請和必舉部南望陛下不之答其怨必

卷一百一十五

天聖

三

贊

深願聽昏而約用開元故事如突厥可汗稱臣使來者不過二百市馬不過千不以唐人出塞亦無不可者帝曰善乃許降公主回紇亦請如約詔咸安公主下嫁是時可汗上書恭甚言昔為兄弟今婚半子也陛下若患西戎子請以兵除之又請易回紇曰回鶻言捷驚猶鶻然帝欲饗回鶻公主問禮於李泌對曰肅宗於燉煌王為從祖兄回鶻妻以女見帝於彭原獨拜廷下帝呼曰婦而不名嫂也當艱虞時方藉其用猶以臣之況今日乎於是引回鶻公主入銀臺門長公主三人候諸內譯史傳等拜必恭帝盡建咸安

卷之八

三

五

公主官屬視王府貞元五年可汗死子多邏斯立國人號泮官特勒貞元年可汗為少可敦葉公主所毒死可敦亦僕固懷恩之孫懷恩子為回鶻葉護故女號葉公主云可汗之弟乃自立元和初再朝獻始以摩尼至其法曰晏食飲水茹葷屏產酪可汗嘗與共國者也摩尼至京師歲往來西市商賈頗與囊橐為姦可汗以三千騎至鴈鵠泉於是振武以兵屯黑山治天德城備虜禮部尚書李絳奏言回鶻盛彊北庭空虛一為虜患則弱卒非抗敵之夫孤城為不守之地儻陛下懷甲兵飾城壘中夏長策生人大

幸也臣觀今日處置未得其要夫邊憂有五請歷言之北狄貪沒唯利是視比進馬規直再歲不至豈厭綳帛利哉殆欲風高馬肥而肆侵軼故外懷內備必煩朝廷一可憂兵力未完斥候未明戈甲未備城池未固飾天德則虜必疑虛西城則磧道無衛二可憂大城保要害攻守險易當謀之邊將今乃規河塞之外裁廟堂之上虜猝犯塞應接失便三可憂自修好以來山川形勝兵戎滿虛虜皆悉之賊掠諸州調發在旬朔外其係累人畜在旦夕內比王師至則虜已歸寇能久留役亦轉廣四可憂北狄西戎素相攻討

卷之八

四

五

故邊無虞今回鶻不市馬若與吐蕃結約解仇則將臣閉壁憚戰邊人拱手受禍五可憂又淮西吳少陽垂死可乘其變諸道興廢役且十倍臣謂宜聽其昏使守藩禮所謂三利也和親則烽燧不驚城堞可治盛兵以畜力積粟以固軍一也既無北顧憂可南事淮右申令於垂盡之寇二也北虜恃我威則西戎怨愈深內不得寧國家坐受其安寇掠長息三也今舍三利取五憂甚非計或曰降主費多臣謂不然我三分天下賦以一事邊今東南大縣賦歲二十萬緡以一縣賦為昏費非損寡得大乎今惜昏費不與假

王師北征兵非三萬騎非五千不能扞且馳也又如保十全之勝一歲輒罷其饋餉供擬豈止一縣賦哉帝不聽回鶻之請昏有司度費當五百萬帝方內討疆節度故遣宗正少卿李誠太常博士殷侑往諭不可穆宗立回鶻又來固求昏許之俄而可汗死子崇德可汗立以太和公主下降主憲宗女也是時裴度方伐幽鎮回鶻使大將以兵三千佐天子平河北議者懲艾前患不聽兵已及豐州使者厚賜乃去敬宗卽位之年可汗死其弟烏薩立文宗初賜馬直絹五十萬疋太和六年可汗爲其下所殺從弟胡特勒立使者來告開成四年其相掘羅勿作難引沙陀共攻可汗可汗自殺國人立盧駁爲可汗方歲饑遂疫又大雪羊馬多死未及命武宗卽位以嗣澤王溶監告乃知其國亂俄而渠長黠戛斯合騎十萬攻回鶻城殺可汗誅掘羅勿焚其牙諸部潰其相駁職與龐特勒十五部奔葛邏祿殘衆入吐蕃安西於是可汗牙部十三姓奉烏介特勒爲可汗南保錯子山黠戛斯已破回鶻得太和公主又自以李陵後與唐同宗故遣使者達于奉主來歸烏介怒追擊達于殺之劫主南度磧邊人大恐進攻天德城振武節度使劉沔屯

雲伽關拒卻之宰相李德裕建言回鶻曩有功今饑且亂可汗無歸不可擊宜遣使者贍安之帝用兵部郎中李栻行邊刺狀於是其相赤心與王子盟沒斯特勒那頡斡將其部欲自歸而公主亦遣使者來言烏介已立因請命又大臣頡干伽斯等表假振武居公主可汗帝乃詔右金吾衛大將軍王會持節撫慰其衆輸糧二萬斛不許借振武令中人好語開諭又詔使者持節往潛稽其行須變明年回鶻奉主至漠南入雲朔剽橫水殺掠其衆轉側天德振武間盜畜牧自如乃召諸道兵合計盟沒斯以赤心奸桀難得要領卽密約天德戍將田牟誘赤心斬帳下那頡斡收赤心衆七千帳東走振武大同因室韋黑沙南闕幽州節度使張仲武破之悉得其衆那頡斡走烏介執而殺之然烏介兵尚疆號十萬駐牙大同北閭門山而特勒龐俱遮何敦寧等凡四部及將軍曹磨稱衆三萬因仲武降盟沒斯亦附使者送款帝欲使助可汗復國而可汗已攻雲州劉沔與戰敗績盟沒斯率三部及特勒大酋二千騎詣振武降詔拜盟沒斯爲右金吾衛大將軍爵懷化郡王以天德爲歸義軍卽拜歸義軍使詔宰相德裕采秦漢以來典殊俗忠

效卓異者凡三十人爲異域歸忠傳寵賜之盟沒斯請畱族太原率昆弟爲天子扞邊帝命劉沔爲列合雲朔間處其家可汗遣使者籍兵欲還故廷且假天德城帝不許可汗患進略大同川轉戰攻雲州刺史嬰壁不敢出詔益發諸鎮兵屯太原以北盟沒斯既朝賜李氏名曰思忠於是詔劉沔爲回鶻南面招撫使張仲武東面招撫使思忠爲西党項都將西南面招討使西管鳳門又撫銀州刺史何清朝蔚州刺史契苾通以蕃渾兵出振武與沔仲武合稍逼回鶻思忠數深入諭降其下沔分沙陀兵益思忠沔進次雲州思忠屯保大柵率河中陳許兵與回鶻戰敗之明年沔與天德行營副使石雄料勁騎及沙陀契苾等雜虜夜出雲州走馬邑抵安衆塞逢虜與戰破之烏介方薄振武雄馳入夜穴墾出衆兵烏介驚引去雄追北至殺胡山烏介被創走雄送公主還降特勒以下衆數萬盡收輜幣及所賜詔書可汗收餘兵往依黑車子初從可汗者旣不能軍往往詣幽州降留者皆饑寒瘡夷裁數千黑車子幸其殘即殺烏介其下又奉其弟過捻爲可汗帝詔德裕紀功銘石于幽州以夸後世思忠以國亡願入朝見聽遂罷歸義軍權

思忠左監門衛上將軍其兵賜諸節度虜人憚隸食諸道據澤沁河叛劉河坑殺三千人詔回鶻營功德使在二京者悉冠帶之有司收摩尼書若象燒于道產賢入之官過捻可汗哀殘部五千仰食於奚大酋碩舍朗大中初仲武討奚破之回鶻變耗滅所存名王貴臣五百餘轉依室韋仲武諭今羈致可汗等退擒懼挾妻葛祿子特勒毒斯馳九騎夜委衆西走部人皆慟哭室韋七姓折回鶻隸之黠戛斯怒將兵七萬擊室韋悉收回鶻還磧北遺帳伏山林間狙盜諸蕃自給稍歸麗特勒已自稱可汗居甘州有磧西諸城宣宗務綏柔荒遠遣使者抵靈州省其酋長回鶻因遣人隨使者來京師後十餘年一再獻方物懿宗時大酋僕固俊自北廷舉吐蕃斬論尚熱盡取西川輪臺等城使來獻俘因請命詔可其後王室亂貢會不常史亡其傳昭宗幸鳳翔靈州節度使韓遜表回鶻請率兵赴難翰林學士韓偓曰虜爲國仇舊矣自會昌時伺邊羽翼未成不得逞金乘我危已冀幸不可開也遂格不報然其國卒不振時時以玉馬與州相市云

吐谷渾

吐谷渾居甘松山之陽洮水之西南抵白蘭地數千里有城郭不居也隨水草帳室肉糧其官有長史司馬將軍王公僕射尚書郎中蓋慕諸華爲之俗識文字地多寒宜麥菽粟蕪菁出小馬犂牛鐵銅丹砂有青海者周八九百里有山須水合游牝馬其上明年生駒號龍種嘗得波斯馬牧於海生駒駒日步千里故稱青海驄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行人風將發老駝引項鳴埋鼻沙中人候之以穗蔽鼻口乃無恙隋時其王慕容伏允號步薩鉢嘗寇邊煬

大業皇帝書

一 早

帝遣鉄勒敗之壁西平復命觀王雍破其衆伏允以數十騎入泥嶺亡去仙頭王率男女十餘萬降置郡縣鎮戍以長子順爲質因王之統餘衆俄追還伏允客党項隋亂因得復故地唐高祖受命順自江都還長安于時李軌據涼州帝乃約伏允和令擊軌自效當護送順伏允喜引兵與軌戰庫門交綏止即遣使請順帝遣之順至號爲太宰王太宗時伏允遣使者入朝未還卽寇鄯州帝遣使者讓且召伏允以疾爲解而爲子求婚驗帝意帝召子親迎亦稱疾有詔止婚遣中郎將康處真臨諭又掠岷州都督李道彥擊

走之執名王二斬級七百連歲遣名王朝俄寇涼州鄯州刺史李玄運表吐谷渾牧馬青海輕兵誘之可盡致乃命左驍衛大將軍段志玄率契苾党項兵擊之未至三十里志玄不欲戰壁而留虜聞之驅牧馬走副將李君美率精騎尾襲懸水上得牛羊二萬還是時伏允薨不能事其相天柱王用事掄天子行人鴻臚丞趙德楷帝遣使曉敕十返無悛言貞觀九年詔李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積石道任城王道宗鄯善道李道彥赤水道李大亮且末道高甌生鹽澤道並爲行軍總管率突厥契苾兵擊之夏四

大業皇帝書

一 聖

月道宗破伏允于庫山俘斬四百伏允謀入磻疲唐兵燒野草故靖馬多饑道宗曰柝海近河源古未有至者伏允西走未知所在方馬羸糧乏難遠入不如安軍鄯州須馬壯更圖之君集曰不然向者段志玄至鄯州吐谷渾兵輒傳城彼國方完逆衆用命也今虜大敗斥候無所君臣相失我乘其困可以得志柝海雖遠可跋而至也靖曰善分二軍靖與大亮薛萬均以一軍趣北出其右君集道宗以一軍趣南出其左靖將薩孤英仁以輕騎戰曼都山斬名王獲五百級諸將戰牛心堆赤水源獲虜將南昌王慕容孝揚

收雜畜數萬君集道宗登漢口山戰烏海復名王梁
屈恭靖破天柱部落於赤海收畜二十萬大亮得
名王二十櫟畜五萬次且末之西伏允走岡倫碩將
奔于闐萬均督銳騎追亡數百里又破之將士乏水
刺馬飲血君集道宗行空荒二十里盛夏降霜乏水
草士糜冰馬秣雪閱月次星宿川達柏海上墜積石
山覽觀河源執失思力馳破虜車重兩軍會於大非
川破邏真谷順之質隋為金紫光祿大夫伏允立其
弟為太子順歸常快快自以失位欲以功自結天子
乃斬天柱王舉國降伏允懼引千餘騎遁磧中衆稍
亡從者纔萬騎窮無聊即自經死國人立順為君稱
臣內附詔封西平郡王號甘豆可汗帝意恐未能定
其國遣大亮率精騎鎮援順久質華國人不附卒為
下所殺立其子燕王諾曷鉢諾曷鉢幼大臣爭權帝
詔侯君集就經紀之始諸頡頁及子弟入侍詔封諾
曷鉢河源郡王號勒豆可汗遣淮陽郡王道明持節
冊命賜鼓纛諾曷鉢身入謝途請婚獻馬牛羊萬比
年入朝乃以宗室女為弘化公主妻之詔道明及右
武衛將軍慕容寶持節送公主其相宣王跋扈謀作
亂欲襲公主劫諾曷鉢奔吐蕃諾曷鉢知之引輕騎

走鄯城威信王以兵迎之果毅都尉席君買率兵與
威信王共討斬其兄第三人國大授帝又詔民部尚
書唐儉中書舍人馬周持節撫慰高宗立以主故拜
駙馬都尉又獻名馬帝問馬種性使者曰國忠最良
者帝曰良馬人所愛詔還其馬公主表請入朝遣驍
衛將軍鮮于臣濟迎之十一月及諾曷鉢至京師帝
又以宗室女金城縣主妻其長子蘇度末拜左領軍
衛大將軍久之度末死主與其子右武衛大將軍梁
漢王闡廬模末來請婚帝以宗室女金明縣主妻之
既而與吐蕃相攻上書相曲直並來請師帝兩不許
吐谷渾大臣素和貴奔吐蕃言其情吐蕃出兵擣廐
破其衆黃河上諾曷鉢不支與公主引數千帳走涼
州帝遣左衛大將軍蘇定方為安集大使平兩國怨
吐蕃遂有其地諾曷鉢請內徙乾封初更封青海國
王帝欲徙其部於涼州之南山羣臣議不同帝難之
咸亨元年乃以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為邏娑道行
軍大總管總兵五萬討吐蕃且納諾曷鉢於故廷王
師敗於大非川舉吐谷渾地皆陷諾曷鉢與親近數
千帳纔免三年乃徙浩亶水南諾曷鉢以吐蕃盛勢
不抗而鄯州地狹又徙靈州帝為置安樂州即拜刺

史欲其安且樂云諾曷鉢死子忠立忠死子宜超立

聖曆三年拜左豹韜員外大將軍襲故可汗號餘部

諸涼甘肅沙等州降宰相張錫與右武衛大將軍唐

休璟議徙其人於秦隴豐靈間今不得畔去涼州都

督郭元振以爲吐谷渾近秦隴則與監牧樵處置豐

靈又遁默啜假在諸華亦不遠移其性也前日王孝

榮自河源軍徙耽爾乙句貴置靈州既叛乃入牧坊

掠羣馬癘疫州縣是則遷中土無益之成驗往素和

貴叛去於我無損但失吐谷渾數十部豈與句貴比

邪今降虜非輕服皆突矢外棄吐蕃而來宜當循其

情爲之制也當甘肅瓜沙降者卽其所置之因所投

而若情易安磔數州則勢自分順其情分其勢不授

於人可謂善奪戎心者也歲遣鎮遏使者與宜超兄

弟撫護之無令相侵奪生業固矣有如叛去無損中

國詔可宜超死子曠皓立曠皓死子兆立吐蕃復取

安樂州而殘部徙朔方河東語謬爲退渾貞元十四

年以朔方節度副使慕容復爲長樂都督青海國王

襲可汗號復死停襲吐谷渾自晉永嘉時有國至龍

朔三年吐蕃取其地凡三百五十年及此封嗣絕矣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一十四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一十五

吐蕃

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有

發羌唐旄等然未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鶻

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諸羌據其地蕃發聲近故

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罕野或曰南涼禿髮利鹿孤

之後二子曰樊尼曰俾檀嗣爲乞佛熾盛所滅樊尼

率殘部臣沮渠蒙遜以爲臨松太守蒙遜滅樊尼率

兵西濟河逾積石遂撫有羣元云其俗謂疆雄曰贊

丈夫曰普故號君長曰贊普其官有大相副相曰大

論小論又有內大相曰論莽熱地直京師西八千里

距鄯善五百里勝兵數十萬國多霆電風雹積雪盛

夏如中國春時山谷常冰地有寒瘡中人輒瘡促而

不害其贊普或居遷安川有城郭廬舍不肯處聯羣

帳以居號大拂廬容數百人其衛候嚴而牙甚險部

人處小拂廬多老壽至百餘歲者衣率毳韃以赭塗

面爲好婦人辨髮而縈之其稼有小麥青麴麥蕎麥

登豆其獸羴牛名馬大羊羴天鼠之皮可爲裘獨羴

駝日馳千里其實金銀銅錫其死葬爲冢暨塗之其

吏治無文字結繩齒木爲約其刑雖小罪必抉目或

西

刑剗以皮爲鞭杖之從喜怒無常算其獄掘地深數丈內囚於中二三歲始出其受大賓客必驅犂牛使客自射乃敢饋其俗重鬼右巫事源歟爲大神喜浮屠法習呪咀國之政事必以桑門參決多佩弓刀飲酒不得及亂婦人無及政貴壯賤老母拜子子偁父出入前少而後老重兵死以累世戰沒爲甲門敗懦者垂狐尾於首示辱不得列千人拜必手掘地爲犬號再指身止居父母喪斷髮黛面墨衣既葬而吉其舉兵以七寸金箭爲契百里一驛有急兵驛人臆前加銀鵠甚急鵠益多告寇舉烽其畜牧逐水草無常所其鎧冑精良衣之周身竅兩自勁弓利刃不能甚傷其兵法嚴而師無餽糧以鹵獲爲資每戰前除盞死後除乃進其四時以麥熟爲歲首其戲棊六博其樂吹螺擊鼓其君臣自爲友五六人曰共命若死皆自殺以殉所服玩乘馬皆瘞起大屋家顛樹聚木爲祠所贊普與其臣歲一小盟用羊犬猴爲牲三歲一大盟夜肴諸壇用人牛馬驢爲牲凡牲必折足裂腸陳于前使巫告神曰渝盟者有如牲其後有若長曰棄宗弄贊其爲人慷慨才雄常驅野馬犂牛馳刺之以爲樂西域諸國共臣之太宗貞觀八年始遣使者

來朝帝遣行人下書臨撫弄贊聞突厥吐谷渾並得尚公主乃遣使齎幣求昏帝不許使者還妄語曰天子遇我厚幾得公主會吐谷渾王入朝遂不許殆有以間我乎弄贊怒率羊同共擊吐谷渾吐谷渾不能尤走青海之陰盡取其貲畜又攻党項白蘭羌破之勒兵二十萬入寇松州命使者貢金甲且言迎公主謂左右曰公主不至我且深入都督韓威輕出覘賊反爲所敗屬羌大擾皆叛以應賊乃詔吏部尚書侯君集爲行軍大總管出當彌道將軍執失思力出日蘭道將軍牛進達出澗水道將軍劉蘭出洮河道並爲行軍總管率步騎五萬進討進達自松州夜襲其營斬首千級初弄贊東寇連歲不解其大臣請返國不聽自殺者八人至是弄贊始懼引而去以使者來謝罪固請昏許之遣大論薛祿東贊獻黃金五千兩它實稱是以爲聘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詔江夏王道宗持節護送築館河源王之國弄贊率兵次柘海親迎見道宗執婿禮恭甚見中國服飾之美縮縮媿沮歸國自以其先未有昏帝女者乃爲公主築一城以夸後世遂立宮室以居公主惡國人赭面弄贊下令國中禁之自撓氍毹襲統綃爲華風造諸豪

子弟入國學習詩書又請儒者典書疏帝伐遼還使祿東贊上書曰陛下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並臣治之高麗恃遠弗率於禮天子自將度遼廕城陷陳日凱旋雖鴈飛于天無是之速夫鵠猶鴈也臣謹治黃金爲鵠以獻其高七尺中實酒二斛二十二年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使西域爲中天竺所鈔弄贊發精兵從玄策討破之來獻俘高宗卽位擢駙馬都尉西海郡王弄贊獻金器十五種以薦昭陵進封寶王賜餉蕃渥又請蠶種酒人與礪磴等諸工詔許之永徽初弄贊死無子立其孫幼不事故祿東贊相其國顯慶三年獻金蓋金頗羅等復請昏未幾吐谷渾內附祿東贊怨忿率銳卒擊之而吐谷大臣素和貴奔吐蕃具告以虛實故吐蕃能破其國酋長引殘落走涼州詔涼州都督鄭仁泰爲青海總管屯涼都將軍蘇定方爲安集大使爲諸將節度以定其亂吐蕃使論仲琮入朝奏吐谷渾罪帝遣使者譙讓乃遣使來請與吐谷渾平憾求赤水地牧馬不許會祿東贊死東贊不知書而性明毅用兵有節制吐蕃倚之遂爲疆國初太宗旣許降文成公主贊普使祿東贊來迎召見顧問進對合旨太宗禮之有異諸蕃乃拜祿東贊爲

右衛大將軍又以琅琊長公主外孫女段氏妻之祿東贊辭曰臣本國有婦父母所聘情不忍乖且贊普未謁公主陪臣安敢輒娶太宗嘉之欲撫以厚恩雖奇其答而不遂其請有子曰欽陵曰贊安祿東贊死而兄弟並當國自是歲入遼盡破有諸羌羈縻十二州總章中議徒吐谷渾部于涼州旁南山帝刈吐蕃之入召宰相姜恪闡立本將軍契苾何力等議先擊吐蕃立本日民饑未可以師何力曰吐蕃介在西極臣恐師到獸竄山伏捕討無所得至春復侵吐谷渾臣請勿救使疑吾力困而驕之一舉可滅也恪曰不然吐谷渾方衰吐蕃負勝以衰氣拒勝兵戰必不亢不救則滅臣謂王師亟助之使國幸存後且徐圖可也議不決亦不克從咸亨元年吐蕃入殘羈縻十八州率于闐取龜茲撥換城於是安西四鎮並廢詔將軍薛仁貴爲邏娑道總管出討吐蕃并護吐谷渾還國師凡十餘萬至大非川爲欽陵所拒王師敗績遂滅吐谷渾而盡有其地吐蕃遣大臣仲琮入朝仲琮少游太學頗知書帝召見問曰贊普孰與其輔賢對曰勇果善斷不逮也然勤以治國下無敢欺今主也且吐蕃居寒露之野物產寡薄烏海之陰盛茂積雪著龍

裹隨水草以牧寒則城處施廬帳器用不當中則萬分一但上下一力議事自下因人所利而行是以能久而疆也帝曰吐谷渾與吐蕃本甥舅國素和貴叛其主吐蕃任之奪其土地薛仁貴等往定吐谷渾又伏擊之而寇我涼州何邪仲琮頓首曰臣奉命來獻他非所聞帝寤其咎然以仲琮非用事臣故殺其禮上元三年吐蕃進攻疊州又攻扶州敗守將與西突厥連兵攻安西命中書令李敬玄爲洮河道大總管下詔募猛士毋限籍役痕負帝自臨遣又勅益州長史李孝逸發劍南山南士先戰龍支吐蕃敗敬玄率劉審禮擊吐蕃青海上審禮戰沒敬玄頓承風嶺礙險不得縱吐蕃壓王師屯左領軍將軍黑齒常之率死士五百夜奔其營虜驚自相輜藉而死者甚衆乃引去敬玄僅脫帝旣懦仁無遠畧見諸將數敗乃博咨近臣求所以禦之之術帝曰朕未始環甲履軍往者滅高麗百濟比歲用師中國騷然朕至今悔之今吐蕃內侵盍爲我謀中書劉薛之等具對須家給人足可擊也或言賊險黠不可與和或言營田嚴守便中書侍郎薛元超謂縱敵生患不如料兵擊之帝顧黃門侍郎來恒曰自李勣亡遂無善將恒即言向洮

河兵足以制敵但諸將不用命故無功帝殊不悟因罷議儀鳳四年贊普死子器弩悉弄立欽陵復擅政明年贊婆素和貴率兵三萬攻河源屯良非川敬玄與戰湟川敗績左武將軍黑齒常之以精騎三千夜擣其營贊婆懼引去遂擢常之爲河源軍經畧大使乃嚴烽邏開屯田虜謀稍折初劍南度茂州之西築安戎城以走其鄙俄爲生羌導虜取之以守因并西洱河諸蠻盡臣羊同党頭諸羌其地東與松茂嵩接南極婆羅門西取四鎮北抵突厥幅員餘萬里漢魏諸戎所無也永昌三年詔王孝傑爲武威道總管唐休璟擊吐蕃大破其衆復取四鎮更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兵鎮守議者請廢四鎮勿有也右史崔融獻議曰戎狄爲中國患常矣五帝三王所不臣漢以百萬衆困平城其後武帝赫然發憤甘心四夷張騫始通西域列四郡據兩關斷匈奴右臂稍稍度河湟築令居以絕南羌於是障候亭燧出長城數千里傾府庫殫士馬行人使者歲月不絕至作皮幣綈緡法稅舟車榷酒酤夫豈不懷爲長久計然也匈奴於是孤特遠竄遂開西域至使者領護光武中興皆復內屬至於延光三絕三通太宗文皇帝踐漢舊跡並南

山抵慈嶺剖裂府鎮烟火相望吐蕃不敢內侮高宗時有司無狀棄四鎮不能有而吐蕃遂張入焉者之西長鼓右驅踰高昌歷車師鈔常樂絕莫賀延碛以臨燉煌今孝傑一舉而取四鎮還先帝舊若又棄之是自毀成功而破完策也夫四鎮無守胡兵必臨西域西域震則威憚南羌南羌連衡河西必危且莫賀延碛袤二千里無水草若北接虜唐兵不可度而北則伊西北延安西諸蕃悉亡議乃格於是首領李論贊與突厥僊可汗阿史那倭子南侵與孝傑戰冷泉敗走碎葉鎮守使韓思忠破泥孰沒斯城證聖元年

卷之六

六

八

八

欽陵贊婆攻臨洮孝傑與戰素羅汗山敗還又攻涼州殺都督復遣使請和親太后遣使右武衛曹參軍郭元振往察其宜與欽陵遇元振曰東贊事朝廷誓好無窮今猥自絕歲擾邊父通之子絕之孝乎父事之子叛之忠乎欽陵曰然然天子許和得罷二國戍使十姓突厥四鎮各建君長俾其國自守若何元振曰唐以十姓四鎮撫西土爲列國主道非有它且諸部與吐蕃異久爲唐編人矣欽陵曰使者意我規削諸部爲唐邊患邪我若貪土地財賦彼青海湟川近矣今舍不爭何哉突厥諸部磧漢廣莽去中國遠

甚安有爭地萬里外邪且四夷唐皆臣并之雖海外地際靡不磨滅吐蕃適獨在者徒以兄弟小心得相保耳十姓五咄陸近安西於吐蕃遠俟斤距我我一磧騎士騰突不易旬至是以爲憂也烏海黃河關源阻奧多厲毒唐必不能入則弱甲屏將易以爲蕃患故我欲得之非關諸部也甘涼距積石道二千里其廣不數百狹纔百里我若出張掖玉門使大國春不耕秋不獲不五六年可斷其右今棄不爲亦無虞于我矣青海之役黃仁素約和邊守不戒崔知辯徑俟斤掠我牛羊萬計是以求之乃遣使者隨元振入請

卷之六

六

九

九

之朝朝廷疑未決元振上疏以爲欽陵求罷兵割地此乃利害之機誠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拒其善意則爲邊患必深四鎮之利遠甘涼之害近不可不深圖也宜以計緩之使其和望未絕則善矣彼四鎮十姓吐蕃之所甚欲也而青海吐谷渾亦國家之要地也今報之宜曰四鎮十姓之地本無用於中國所以遣兵戍之欲以鎮撫西域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力東侵也今若果無東侵之志當歸我吐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則五俟斤部亦當以歸吐蕃如此則足以塞欽陵之口而亦未與之絕也若欽陵小有乖違則

曲在彼矣且四鎮十姓款附歲久今未察其情之向背事之利害遙割而棄之恐傷諸國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太后從之元振又上言吐蕃百姓疲於徭戍早願和親欽陵利於統兵專制獨不欲歸款若國家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設欲大舉其徒固亦難矣斯亦離間之漸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內興矣太后深然之遂不許欽陵專國久常居中制事諸弟皆領方面兵而贊婆專東境幾三十年爲邊患兄弟皆才略沈雄衆憚之器弩悉弄既長欲自得國漸不平乃與大臣論嚴等圖去之欽陵方提兵居外贊普託言獵即勒兵執其親黨二千餘人殺之發使者召欽陵贊婆欽陵不受命贊普自討之未戰欽陵兵潰乃自殺左右殉而死者百餘人贊婆以所部及兄子莽都支等款塞遣羽林飛騎迎勞擢贊婆歸德郡王賜鐵券禮慰良厚贊婆卽領部兵戍河源死贈安西大都護又遣御史大夫魏元忠爲隴右諸軍大總管率隴右諸軍大使唐休璟出討方虜攻涼州林環擊之斬首二千級於是論彌薩來朝請和贊普自將萬騎攻悉州都督陳大慈四戰皆克明年乃獻馬黃金求昏而虜南

屬帳皆叛贊普自討死于軍諸子爭立國人立葉謙蹟贊爲贊普始七歲使者來告喪且求盟又使大臣悉董熱固求昏帝以雍王守禮女爲金城公主妻之帝念主幼賜錦繡別數萬雜伎諸工悉從給龜茲樂詔左衛大將軍楊矩持節送公主至吐蕃自築城以居拜矩鄯州都督吐蕃外雖和而陰銜怒卽厚餉矩請河西九曲爲公主湯沐矩表與其地九曲者水甘草良宜畜牧近與唐接自是虜益張雄易入寇玄宗開元二年其相盆達延上書宰相請載盟文定境於河源未及定盆達延將兵十萬寇臨洮入攻蘭渭掠

監馬楊矩懼自殺有詔薛訥爲隴右防禦使與王晙等并力擊帝怒下詔自將討之會晙等戰武階晙選勇士七百衣胡服夜襲之多置鼓角於其後五里前軍遇敵大呼後人鳴鼓角應之虜以爲大軍至驚懼自相殺傷死者萬計訥時在武街去大來谷二十里虜軍塞其中間晙復夜出兵襲之虜大潰始得與訥軍合同追奔至洮水復戰於長城堡又敗之斬首萬七千獲馬羊無慮二十萬虜大敗衆奔突不能去相枕藉洮水爲不流帝乃罷行宰相建言吐蕃本以河爲境以公主故乃橋河築城置獨山九曲二軍距積

石二百里今既負約請毀橋復守河如約詔可然小
小犯邊無開歲於是郭知運王君奐相繼節度隴右
河西以扞之吐蕃遣宗俄因矛到洮水祭戰死士且
請和然恃盛疆求與天子敵國語悖傲使者至臨洮
詔不內金城公主上書求聽修好且言贊普君臣欲
與天子共署誓刻吐蕃又遣使者上書請新誓帝謂
昔已和親有成言尋前盟可矣不許復誓禮其使而
遣且厚賜贊普自是歲朝貢不犯邊十年攻小勃律
國其王沒謹忙詒書北庭節度使張孝嵩曰勃律唐
西門失之則四方諸國皆墮吐蕃都護圖之孝嵩聽
許遣疏勒副使張思禮以步騎四千晝夜馳與謹忙
兵夾擊吐蕃死者數萬多取鎧仗馬羊復九城故地
始勃律王來朝父事帝還國置綏遠軍以扞吐蕃故
歲常戰吐蕃每曰我非利若國我假道攻四鎮爾及
是累歲不出兵於是隴右節度使王君奐請深入取
償十二年破吐蕃獻俘後二年吐蕃將悉諾邏兵入
大斗拔谷遂攻甘州火鄉聚王君奐勒兵避其銳不
戰會大雪吐蕃輟凍如積乃踰積石軍趨西道以歸
君奐豫遣謀出塞燒野苦皆盡悉諾邏頓大非川無
所牧馬死過牛君奐率秦州都督張景順約齋窮蹙

青海西方水合師乘而度于時虜已踰大非川留
重疲弱濱海君奐縱兵俘以旋時中書令張說以
吐蕃出入數十年勝負累相當其涼河都之人奉調
發困甚願聽其和帝方寵君奐不聽未幾悉諾邏入
陷瓜州毀其城執刺史田元獻及君奐父遂攻王門
軍圍常樂不能拔回寇安西副都護趙頤貞擊却之
會君奐為回紇所殺功不遂帝乃用肅嵩為河西節
度使左金吾將軍張守珪為瓜州刺史帥餘衆築故
城板幹裁立吐蕃猝至城中相額失色莫有關志守
珪曰彼衆我寡又瘡痍之餘不可以矢刃相持當以
奇計取勝乃於城上置酒作樂虜疑其有備不敢攻
而退守珪縱兵擊之虜敗走守珪乃脩復城市收合
流散皆復舊業朝廷嘉其功以瓜州為都督府以守
珪為都督悉諾邏咸名其盛肅嵩縱反間於吐蕃云
與中國通謀贊普召而誅之吐蕃由是少衰制以吐
蕃為邊患今隴右及諸軍團兵四萬人又發關中兵
萬人臨洮朔方兵二萬人集會防秋至冬初無寇而
能伺虜入寇互出兵腹背擊之明年大將悉木朗攻
瓜州守珪擊走之鄯州都督張志亮又戰青海西破
莫門城焚棠它橋隴右節度使杜賓客以強弩四

千射虜破之初連城下斬副將一上級五千首虜
慟而走山又明年守桂率伊沙等川兵破虜大同軍
父信安王禕出隴西拔石堡城即之置振武軍獻俘
於廟帝以書賜將軍裴昊曰敢有掩戰功不及賞者
士自陳將吏皆斬戰有遺留舉除如軍法能擒其王
者殺大將軍於是士益奮吐蕃數敗而懼屢請和親
於是忠王友皇甫惟明並言約和便帝曰贊普向上
書悻慢朕必滅之毋議和惟明曰昔贊普初是必邊
將好功之人爲之以激怒陛下且二國交惡必與師
師與則隱盜財利詐功級希陛下過賞以甘心焉此

卷之五

五

夏

皆奸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今河西隴右貨耗力窮
陛下幸詔金城公主許贊普約以紓邊患息民之上
策也帝采其言敕惟明及中人張元方往聘以書賜
公主惟明見贊普言天子意贊普大喜因悉出貞觀
以來書詔示惟明厚饋獻使名悉臘隨使者入朝奉
表言甥先帝舅顯親也義爲張玄表李知古交關途
成大蒙甥以文成金城公主敢失禮乎特以冲幼枉
爲邊將讒亂知蒙澄亮死且萬足千萬歲不敢先負
盟且獻牲實使者至帝御前殿列羽林仗內之悉賜
畧通華文既安與語禮甚厚賜紫服金魚悉臘受服

辭魚曰國無是不敢當帝遣御史大夫崔琳報聘吐
蕃又請交馬於赤嶺互市於甘松嶺宰相裴光庭曰
甘松中國阻不如許赤嶺乃聽以赤嶺爲界表以大
碑刻約其上又請五經正字千休烈上疏以爲東平
王漢之懿親末史記諸子漢猶不與況吐蕃國之寇
讐今資之以書使知用兵權畧愈生變詐非中國之
利也事下中書門下議之裴光庭等奏吐蕃龔味頑
器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之慚休烈徒
知書有權畧變詐之語不知忠信禮義亦從書出也
上曰善遂與之敕秘書寫賜并賜物萬計詔張守珪

卷之五

五

夏

與吐蕃使者分論劍南河西州縣曰自今二國和好
無相侵暴乃使使納貢并以幣器徧遺執政明年上
寶器數百具制治詭詭詔置提象門示群臣其後吐
蕃西擊勃律勃律告急帝喻令罷兵不聽卒殘其國
於是崔希逸爲河西節度使鎮涼州故時疆畔者樹
壁守捉希逸謂虜戎將乞力徐曰兩國約好而守備
不廢云何請皆罷以便人乞力徐曰公忠誠無不可
恐朝廷未皆信脫掩吾不備其可悔希逸固邀乃許
卽共刑白狗盟而後悉撤障壁虜畜牧被野明年僊
史孫誨奏事妄言虜無備可取也帝采之詔內監

惠琮共往按狀小人欲徵幸至涼州因共矯詔詔希
逸發兵襲破吐蕃青海上斬獲不貲乞力徐遁走吐
蕃志不朝二十六年大入河西希逸拒破之希逸顧
失信悵悵恨恨召拜河南尹既而與惠琮俱見白狗
爲祟疑而死誨亦及它誅蕭昊代爲河西節度留後
杜希望隴右節度留後王昱劍南節度使分道經畧
碎赤嶺碑二十六年四月杜希望率衆攻吐蕃新城
拔之以其城爲威武軍發兵一千以鎮之其年七月
希望又從鄯州發兵奪吐蕃河橋於河左築鹽泉城
吐蕃將兵三萬人以拒官軍希望引衆擊破之因於
鹽泉城置鎮西軍時王昊又率劍南兵募攻其安戎
城先於安戎城左右築兩城以爲攻拒之所頓兵于
達婆嶺下運劍南道資糧以守之其年九月吐蕃悉
銳以救安戎城官軍大敗兩城並爲賊所陷昊脫身
走免將士已下數萬人及軍糧資仗等並沒於賊昊
坐左遷括州刺史初昊之在軍謬賞其子錢帛萬計
并擅與紫袍等所費鉅萬坐是尋又重貶爲端州高
要尉而死二十七年七月吐蕃又寇白草安人等軍
救臨洮朔方等軍分兵救援時吐蕃於中路屯兵斷
臨洮軍之路白水軍守捉使高東于拒守連旬俄而

賊退蕭昊遣將掩其後擊破之王昊既敗之後爲
益州司馬章仇兼瓊入奏盛陳攻取安戎之策上其
悅徙兼瓊爲節度仍爲之親畫取城之計二十八年
春兼瓊密與安戎城中吐蕃翟都局及維州別駕董
承晏等通謀都局等遂翻成歸款因引官軍入城盡
殺吐蕃將士使監察御史許遠率兵鎮守上聞之甚
悅中書令李林甫等上表曰伏以吐蕃此城正當衝
要憑嶮自固恃以窺邊積年以來蟻聚爲患縱有百
萬之衆難以施功陛下親紆秘策不興師旅頃令中
使李思敬曉諭羌族莫不懷恩翻然改圖自相謀陷
神算運於不測慮畧通於未然累載通誅一朝蕩滅
又臣等今日奏事陛下從容問臣等曰卿等但看四
夷不久當漸摧喪德音纔降遽聞戎捷則知聖與天
合應如響至前古已來所未有也請宣示百寮編諸
史策手制答曰此城儀鳳年中羌引吐蕃途被固守
歲月既久攻伐亦多其地險阻非力所制朝廷羣議
不合取之朕以小蕃無知事須處置授以奇計所以
行之獲彼戎心歸我城守有足爲慰也其年十月吐
蕃又引衆寇安戎城及維州章仇兼瓊遣裨將率衆
禦之仍發關中驍騎以救援焉時屬凝寒賊久之自

引退詔乃改安戎曰平戎云是歲金城公主薨明年
為發哀吐蕃使者入朝因請和不許天寶六載冬十
月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以部將哥舒翰為大將
軍每歲積石軍來熟吐蕃輒來獲之無能禦者邊人
謂之吐蕃麥莊翰先伏兵於其側虜至斷其後夾擊
之無一人得返者自是不敢復來上欲使王忠嗣攻
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
頗兵其下非殺數萬人不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
如且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上意不快吐蕃
以女妻小勃律王及其旁二十餘國皆附吐蕃貢賦
不入前後節度使討之皆不能克制以安西副都護
高仙芝為行營節度使將萬騎討之自安西行百餘
日乃至特勒滿川分軍為三道期以七月十三日會
吐蕃連雲堡下吐蕃有兵近萬人意唐兵猝至大驚依
山拒戰礮檣如雨仙芝以郎將李嗣業為陌刀將令
之曰不及日中決須破虜嗣業執一旗引陌刀緣險
先登力戰自辰至巳大破之斬首五千級捕虜千餘
人餘皆逃潰中使邊令誠以入虜境已深懼不敢進
仙芝乃使令誠以羸弱三千守其城復進三日至
駒嶺下峻阪四十餘里前有阿弩越城仙芝恐士卒

憚險不肯下先令人胡服詐為阿弩越城守者迎降
云阿弩越赤心歸唐安夷水藤橋已斫斷矣安夷即
弱水也其水不能勝草芥藤橋者通吐蕃之路也仙
芝陽喜士卒乃下又三日阿弩越城迎者果至明日
仙芝入阿弩越城遣將軍席元慶將千騎前行謂曰
小勃律聞大軍至其君臣百姓必走山谷第呼取出
縉帛稱敕賜之大臣至盡縛之以待我元慶如其言
悉縛諸大臣至及吐蕃公主逃入石窟取不可得仙
芝至斬其附吐蕃者大臣數人藤橋去城猶六十里
仙芝急遣元慶往斫之甫畢吐蕃大至已無及矣藤
橋濶盡一矢力修之期年乃成八月仙芝虜小勃律
王及吐蕃公主而還九月至連雲堡與邊令誠俱月
末至播密川七載哥舒翰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吐蕃
至翰擊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龍駒島謂之應龍城
吐蕃屏跡不敢近青海八載上命隴右節度使哥舒
翰帥隴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兵益以朔方河東兵
凡六萬三千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險絕惟一徑
可上吐蕃但以數百人守之多貯糧食積樁木及石
唐兵前後屢攻之不能克翰進攻數日不拔召裨將
高秀嚴張守瑜欲斬之二人請三日期可克如期

之獲吐蕃鐵刃悉諾羅等數百人唐士卒死者數萬
果如王忠嗣之言以石堡城爲神武軍頃之翰又遣
兵於赤嶺西開屯田以誦卒二千戍龍駒島冬冰合
吐蕃大集戍者盡沒安西節度使高仙芝俘大酋以
獻是時吐蕃與南詔蠻閭羅鳳聯兵攻瀘南劍南節
度使楊國忠方以姦罔上自言破蠻衆六萬於雲南
拔故洪州等三城獻俘口哥舒翰破洪濟大漠門諸
城收九曲故地列郡縣於是置神策軍於臨洮西洮
河郡於積石西及完秀軍以實河曲後二年蘇毗子
悉諾邏來降封懷義王賜姓李氏蘇毗疆部也是歲
贊普死子淳悉籠臘贊嗣遣使者修好詔京兆少尹
崔光遠持節齋冊弔祠還晉秦以隴山已西爲隴西
郡漢懷何奴於河右置姑臧張掖酒泉伊吾等郡又
於積外置西城都護控引胡國又分隴右爲金城西
平等郡襟以氐羌居之歷代喪亂常爲賢豪所據否
則爲達夷侵廢迨千年矣武德初薛仁果奄有隴上
之地至於河虜李敷盡有涼州之城通於積外貞觀
中李靖破吐谷渾侯君集平高昌阿史那社爾開西
域置四鎮前王之所未伏盡爲臣妾秦漢之封域得
議其土境耶於是歲調山東丁男爲戍卒繪帛爲軍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夏

資有屯田以資糗糧使以燒羊馬大軍萬人小軍
千人烽戍邏卒萬里相繼以卻於強敵隴右鄯州爲
節度河西涼州爲節度安西北庭亦置節度關內則
於靈州置朔方節度又有受降城單于都護庭爲之
藩衛及潼關失守河洛阻兵於是盡徵河隴朔方之
將鎮兵入靖國難謂之行營曩時軍營邊州無備預
矣乾元之後吐蕃乘我間隙日蹙邊城或爲虜掠傷
殺或轉死溝壑數年之後鳳翔之西邠州之北盡蕃
戎之境堙沒者數十州至德初取雋州及威武等諸
城入屯石堡其明年使使來請討賊且修好然歲內
侵取廓岷等州及河源莫門軍使數來請和帝雖審
其請姑務紓患乃詔宰相郭子儀蕭華等與盟實應
元年隋臨洮取秦成渭等州明年使散騎常侍李之
芳等往聘吐蕃留不遣破西山合水城入大震關取
蘭河鄯洮等州於是隴右地盡亡進圍涇州入之降
刺史高暉又破邠州入奉天副元帥郭子儀禦之吐
蕃以吐谷渾党項兵二十萬東畧武功渭北行營將
呂日將戰蓋屋西破之又戰終南日將走代宗幸陝
高暉導虜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爲帝改元擅作赦
令置官吏郭子儀退軍南保商州吐蕃居城十五日

卷一百一十六

三

夏

退官軍收上都以郭子儀爲留守初車駕東幸衣冠
戚里盡南投荆襄及隱竄山谷於是六軍將士持兵
剽劫所在阻絕郭子儀領部曲數百人及其妻子僕
從南入牛心谷馳馬車牛數百兩子儀遲留未知所
適行軍判官中書舍人王延昌監察御史李萼謂子
儀曰今公身爲元帥主上蒙塵于外國家之事一至
於此今吐蕃之勢日逼豈可懷安於谷中何不南趨
商州漸赴行在子儀遽從之延昌曰吐蕃知令公南
行必分兵來逼若當大路事卽危矣不如取玉山路
而去出其不意子儀又從之延昌與李萼皆從子儀
子儀之除千餘人山路狹險連延百餘里人不得馳
延昌與萼悉狹徑被追前後不相救至倒迴口遂與
子儀別行踰絕澗登七盤趨于商州先是六軍將張
知節與麾下數百人自城奔于商州大掠避難朝官
士庶及居人資財鞍馬已有日矣延昌與萼旣至說
知節曰將軍身堂禁兵軍敗而不赴行在又恣其下
虜掠何所歸乎今郭令公元帥也已欲至洛南將軍
若整頓士卒喻以禍福請令公來撫之以圖收長安
此則將軍非常之功也知節大悅其時諸軍將臧希
讓高昇彭體盈李惟說等數人各有部曲率其數十

騎相次而至又從其計皆相率爲軍約不侵他軍
留于軍中至約萼以數騎往迎子儀去洛南十餘里
及之遂與子儀迴至商州諸將大喜皆遵其約束吐
蕃將入京師也前光祿卿殷仲卿逃難而出鞍馬衣
服盡爲土賊所掠仲卿至藍田糾合散兵及諸驍勇
願從者百餘人南保藍田以拒吐蕃其衆漸振至千
千人子儀旣至商州未知仲卿之舉募人往探賊勢
羽林將軍長孫全緒請行以二百騎隸之又令太子
賓客第五琦攝京兆尹同收長安全緒至韓公堆晝
則擊鼓廣張旗幟夜則多燃火以疑吐蕃仲卿探知
官軍其勢益壯遂相爲表裏以狀聞于子儀仲卿二
百餘騎遊奕直渡澧水吐蕃懼問百姓百姓皆納之
曰郭令公自商州領衆却收長安大軍不知其數賊
以爲然遂抽軍而還餘衆尚在城軍撫王撫及御史
大夫王仲昇頓兵自苑中入椎鼓大呼仲卿之師又
入城吐蕃皆奔走乃收上都郭子儀乘之鼓行入長
安人心乃安吐蕃退圍鳳翔節度孫志直閉門拒之
吐蕃圍守數日會鎮西節度兼御史中丞馬璘領精
騎千餘自河西救楊志烈迴引兵入城遲明單騎
滿直衝賊衆左右願從者百餘騎璘奮擊大呼賊

披靡無敢當者賊疲而歸賊衆恃其驍勇翌日又
城請戰璘被甲開懸門賊乃抽退皆曰此將不惜死
不可當且避又復屯原會成渭之地子儀之入長安
也高暉東奔至潼關守將李日越殺之吐蕃留京師
十五日乃走天子還京是歲吐蕃南入松維保等州
及雲山新龍城明年還使人李之芳等劍南嚴武破
吐蕃南鄙兵十萬拔當狗城會僕固懷恩反自靈武
遣其將任敷合吐蕃吐谷渾兵攻邠州白孝德郭晞
嬰壘守乃入居奉天西子儀入奉天按軍不戰郭晞
以銳士夜擣其營斬首數十級奪馬五百取四將吐

蕃

書

夏後

蕃引去是時嚴武拔監州又戰西山取其衆八萬虜
圍涼州河西節度使楊志烈不能守退保甘州而涼
州亡永泰元年吐蕃請和詔宰相元載杜鴻漸與虜
使者同盟懷恩不得志導虜與回紇黨項羌渾奴刺
犯邊吐蕃大猶尚結贊等衆二十萬至醴泉奉天邠
將白孝德不能充任敷以兵畧鳳翔盤屋於是京師
戒嚴朔方兵馬使渾日進屯奉天詔子儀以河中兵
屯涇陽李忠臣屯東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
玉屯便橋駱奉先李日越屯盤屋李抱真屯鳳翔周
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自率六軍屯于苑吐

蕃

書

夏後

蕃逼奉天日進以單騎馳之士二百踵進左右擊刺
射皆應弦仆虜大驚辟易日進挾虜一將躍出衆軍
望而譟士還無一矢着身者明日薄城日進發礮石
勁弩故兵多死凡三日虜飲軍入壁日進知虜曲折
即斫其營斬千餘級生擒五百又戰馬嵬凡七日破
賊萬人斬首五千獲馬橐它器械甚衆帝欲自討賊
下詔大搜馬京師始置團練都人震投鑿垣亡去者
十八詔中人戶都門不能止吐蕃游騎四百畧武功
鎮西節度使馬璘使健士五十擊之鐵士氣益奮虜
徙營九變之陰掠醴泉居人數萬焚室廬田皆赤地
周智光與虜戰澄城破之吐蕃至邠北復與回紇合
還攻奉天抵馬嵬任敷以兵五千掠白水殘同州於
是城中渭橋護以屯兵會懷恩死虜謀無主遂與回
紇爭長回紇怒諸子議請擊吐蕃白幼子儀許之使
白元光合兵攻吐蕃於靈臺西大破之降僕固名臣
帝乃班師天子以虜數入塞詔治守障徙當率拓靜恭
五州皆據險以守明年西川節度使崔寧破虜於西
山吐蕃不得志入掠黎雅於是劍南兵合南詔與
破之十三年虜大酋馬重英以四萬騎寇靈州宋
衛史尚書三渠以擾屯田爲朔方留後常諫光所

重英殘盟慶而去乃南合南詔衆二十萬攻茂州略扶文遂侵黎雅時天子已發幽州兵馳拒虜大奔破初虜使數至留不遣所俘虜口悉部送江南德宗卽位先內靖方鎮顧歲與虜角其亡獲相償欲以德綏懷之遣太常少卿韋倫持節歸其俘五百厚給衣楮切敕遣吏護亭障無輒侵虜地吐蕃始聞未信使者入境乃皆感畏是時乞立贊爲贊普曰我乃有三恨不知天子喪不及弔一也山陵不及購二也不知舅卽位而發兵攻靈州入扶文侵灌口三也卽發使者隨倫入朝明年殿中少監崔漢衡往使贊普猥曰我與唐舅甥國詔書乃用臣禮卑我又請雲州西盡賀蘭山爲吐蕃境邀漢衡奏天子乃遣入蕃使判官常魯與論悉諾羅入朝道贊普語且引景龍詔書曰唐使至甥先爲盟蕃使至舅亦將親盟贊普曰其禮本均帝許之以獻爲進賜爲寄領取爲領之以前宰相楊炎不通故事爲解并約地於賀蘭其大相尚悉結嗜殺人以劍南之敗未報不助和議次相尚結贊有謀固請休息邊人贊普率用結贊爲大相乃講好漢衡與其使偕來約盟境上拜漢衡鴻臚卿以都官員外郎樊澤爲計會使與結贊約且告隴右節度使張

益同盟澤與結贊約盟清水以牛馬爲牲禮乃給結贊曰唐非牛不田蕃非馬不戰結贊聽諾將盟乃除地爲壇約二國各以二千士列壇外冗從立壇下益與幕府齊映鴻臚漢衡計會使于頔及澤等皆朝服結贊等對升壇刑牲壇北襟其血以進約唐地涇州左盡彈箠峽隴州右極清水鳳州西盡同谷劍南東盡西山大度水吐蕃守鎮蘭渭原會西臨洮東成州抵劍南西摩些諸蠻大度水之西南盡大河北自新泉軍抵大磧南極賀蘭案它嶺其間爲間田二國所棄戍地母增兵母創城堡母耕邊田旣盟請益詣壇西南隅浮屠幄爲誓於是外壇大享獻酬乃還帝命宰相尚書與虜使者盟長安而清水之約疆場不定復令漢衡夾於贊普乃克盟於是宰相李忠臣盧杞關播崔寧司農卿段秀實京兆尹王翊金吾衛大將軍渾瑊與蕃使同盟京城之右郊禮如清水前二月告廟齋三日關播跪讀戰書已盟乃大享詔左僕射李揆爲入蕃會盟使朱泚之亂吐蕃助討賊渾瑊用論恭羅兵破此將韓旻於武亭川初與虜約得長安以涇靈四州畀之會大疫虜引去及泚平責先約求地天子薄其勞第畀

債結贊莽羅等帛萬匹於是虜以爲怨貞元二年詔倉部郎中趙德往使而虜已犯涇隴邠寧掠人畜敗田隸內州皆閉壁游騎至好時又遣左監門將軍康成使于吐蕃鳳翔李晟遣部將王必夜襲賊營率號勇三千人入汧陽賊之曰賊之大衆當過城下慎無擊其首尾首尾雖敗中軍力全若合勢攻之汝必受其弊但候其前軍已過見五方旗虎豹衣則其中軍也出其不意乃是奇功必如其言出擊之賊衆果敗副將史廷玉力戰死之又寇鳳翔城下李晟出兵禦之一夕而退十月李晟遣兵襲吐蕃之堆沙堡大破之焚其廬積斬蕃酋屈律設贊等七人傳首京師十一月吐蕃陷鹽州初賊來也刺史杜彥光使以牛酒犒之吐蕃謂曰我欲州城居之聽爾率其人而去彥光乃悉衆奔鄜州十二月陷夏州刺史托拔乾暉率衆而去復據其城又寇銀州素無城壁人皆奔散虜遂有其地天子以邊人殘沒下詔避正殿痛自咎詔駱元光經畧鹽夏結贊得鹽夏皆戍以兵乃自屯鳴沙然饋餉數困於是駱元光韓游瓌濱塞而屯馬燧次石州跨河西摘角結贊大懼屢請盟天子不許即以貴將論頰熟厚賂乞和於燧燧以爲情身入見

天子諸將以燧入皆守壁不戰結贊遂走馬多死士不能步有饑色傳詔讓結贊破約陷鹽夏對曰本以武功功未償乃來又候碑什憊場不明故行境上涇州乘城自保鳳翔李令不納吾使雖康成等來皆不能致委曲我日望大臣而卒無至者我故引還鹽夏守將懼吾衆以城丐我非我敢攻也若天子復許盟虜之願也唯所命當以鹽夏還唐又言清水盟大臣少故約易壞請悉遣宰相元帥二十一人會盟并言靈武節度使杜希全涇源節度使李觀外藩所信請主盟帝復使報結贊曰希全守靈州有分地不可以越境觀既徙官以渾瑊爲盟會使約五月盟清水使先效二州以驗虜信結贊辭清水非吉地請會原州之土梨樹乃歸二州天子從之瑊來受命拜漢衡兵部尚書以副瑊率師二萬待期詔駱元光助之宰相議所盟地左神策將馬有璘建言土梨樹林蒼巖阻兵易詭伏不如平涼夷漫坦直且近涇緩急可保也乃定盟平涼時藩使論泣贊已復命遽追還告而遣之渾瑊與尚結贊會於平涼初瑊與結贊約以兵三千人列於壇之東西散手四百人至壇下及將盟又約各益遊軍相覘伺結贊擁精騎數萬於壇西

藩之遊軍貫穿我師城之將梁奉直率六十騎為遊軍繞至番中皆被執留城不虞也結贊又遣人請城曰請侍中以下服衣冠劍佩以俟命蓋誘其下馬將劫持之城與崔漢衡監軍特進宋鳳朝等皆入幕次坦無他慮結贊命伐鼓三聲其眾呼譟而至城遽出自幕後偶得他馬跨而奔歸時馬不加銜城伏於簷而手加之凡馳十餘里銜方及口故追騎之矢遇而不傷焉唯城之裨將辛榮招合數百人據北阜與賊接戰須臾賊眾四合榮力屈而降鳳朝及城判官韓弁並為亂兵所殺漢衡及中官劉延邕俱文珍及神策鳳翔河東大將孟日華等六十餘人皆陷焉餘將士及夫役死者四五百人驅掠者千餘人咸被解奪其衣初漢衡為亂兵所擊其從吏呂溫以身蔽之乃中溫而漢衡獲免漢衡乃夷言謂執者曰我漢使崔尚書也結贊與我善如若殺我結贊亦殺汝乃捨之盡驅而西既已面縛各以一木自領至趾約于身以毛繩三束之又以毛繩連其髮而約之夜皆踣于地以防其亡逸也始結贊將劫希全觀急以銳兵直趨京師既不克又欲禽城等持虛入寇其謀本然既引

去至故原州結贊坐于帳中召與相見數讓國家因怒渾瑊曰武功之捷皆我之力許以涇州靈州相報皆食其言負我深矣舉國所忿本劫是盟在擒瑊也吾遣以金飾桎梏待瑊將獻贊既已失之虛致君等耳當遣君輩三人歸也結贊屯石門以俱文珍歸唐而囚漢衡河州帝猶使中人齎詔書賜贊結拒不交初瑊與駱元光將發涇州元光謂瑊曰本奉詔令營於潘原堡以應援侍中竊以潘原去盟所六七十里蕃情多詐侍中儻有急何由知之請次侍中為營以虞其變瑊以非詔旨固止之元光與同進瑊之營西去盟所二十餘里元光之營次之其濠柵頗深固瑊之濠柵可踰越焉及瑊單騎奔歸未及其營守將李朝彩不能整眾多已奔散瑊之至空營而已器械資糧悉棄之賴元光之眾陣于營中瑊既入賊追騎方退元光乃先遣輜重次與瑊俱申其號今嚴其部伍而還瑊復鎮于奉天瑊與吐蕃會盟之日上御便殿謂宰相曰和戎息師國之大計今日將士與卿同歡焉遂前賀曰今之一盟百年內更無蕃寇宰相柳渾曰五帝無詭誓之盟皆在季末今盛明之代豈又行於夷狄人面獸心難以信結今日之盟約臣竊憂

之李晟繼言曰臣生長邊城知蕃戎心今日之事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未達邊事大臣智畧果亦有斯言乎皆頻首俯伏遽令歸中書其夜三更外寧節度韓遊瓌飛驛內苑門奏盟會不成將校覆沒兵臨近鎮上驚歎即遞其表以示之詰旦臨軒慰勉渾曰卿文儒之上而萬里知軍戎之情初戎虜戍盭夏涉春疫大興皆思歸結贊以騎三千迎之火二州廬舍頽郭堞而去杜希全分兵保之詔以決勝使唐良臣屯潘原神策將蘇太平屯隴州結贊召漢衡至石門以五騎送境上遣使者奉表來李觀曰有詔不

鶴以衆降清河潛兵大衆逾夜半約城中舉火燭天虜衆驚因襲其營乃去更攻連雲堡飛石投市井皆滿爲虛梁絕塹而升守將降于虜虜分捕山間亡人及牛羊率萬計涇隴邠之民蕩然盡矣諸將曾不能得一俘但賀賊出塞而已連雲堡涇要地也三番峭絕北据高虜所進退候火易通既失之城下卽虜境每甄揀必陳兵于野故多失時是歲三州不宿麥虜數千騎犯長城武城使韓全義拒之韓游瓌兵不出於是虜安行邠涇間諸屯四門皆閉虜治故原州保之帝取所獲吐蕃生口不二百徇諸市以安京師四年五月虜三萬騎畧涇邠寧慶鄜五州之鄙焚吏舍民閭係執數萬韓全義以陳許兵戰長武無功初吐萬盜塞長春夏疾疫常以盛秋及是得唐俘多厚給產質其孥故盛夏入邊五年韋臯以劍南兵戰臺登殺虜將西南少安不三年盡得雋州地六年吐蕃陷我北庭都護府初北庭安西旣假道於回紇朝奏因附庸焉蕃性貪狠徵求無度北庭近羌凡服用食物所資必強取之人不聊生矣又有沙陀部六千餘帳與北庭相依亦屬於回紇肆其抄奪尤所厭苦其葛祿部及白服突厥素與回紇通和亦憾其奪掠因吐

蕃厚賂見誘遂附之於是吐蕃率葛祿白服之衆去歲各來寇北庭回紇大相頡于迦斯率衆援之頻戰敗績吐蕃攻圍頗急北庭之人既苦回紇是歲乃舉城降於吐蕃沙陀部落亦降焉北庭節度使楊襲古與麾下二千餘人出奔西州頡于迦斯不利而還七年秋又悉其丁壯五六萬人將復北庭仍召襲古偕行俄爲吐蕃葛祿等所擊大敗死者大半頡于迦斯紿之曰且與我同至牙帳當送君歸本朝也襲古從之及牙帳留而不遣竟殺之自是安西阻絕莫知存否唯西州之人猶固守焉頡于迦斯既敗葛祿之衆乘勝取回紇之浮圖川回紇震恐悉遷西州部落羊馬於牙帳之南以避之自虜得鹽州塞防無以障遏而靈武單露廊防侵迫寇日以驕數入爲邊患帝復詔城之使涇原劍南山南深入窮討分其兵毋令專向東方合兵三萬使板築之役者六千人餘皆陳城下九年始裁閱二旬訖功而虜兵不出遂以兼御史大夫紇于達戍之當是時韋臯功最多破堡壁五十餘所又與南詔破之于神川于鐵橋韋倅賊三萬降其首領十二年尚結贊死上以方渠合道木波吐蕃要路欲城之使閭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臾

兵對邠寧兵足以城之不煩他道上復使問之曰向城鹽州用兵七萬僅能集事今三城尤逼虜境兵當倍之事更相反何也對曰城鹽州之衆虜皆知之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塞下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亦不減七萬其衆未集不敢輕來犯我不過三旬吾城已畢留兵戍之虜雖至無能爲也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集聚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二月朝成分軍爲三築一城軍吏曰方渠無井不可屯軍判官孟周曰方渠承平之時居人成市無井何以聚人乎命浚井果得甘泉三月三城成夏四月庚申楊朝晟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兵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素明年贊普死其子足之煎立韋臯取新城虜治劍山馬嶺進寇臺登馬州刺史擊卻之斬級三百十四年韓全義破虜于鹽州十六年靈州破虜于烏蘭橋十七年寇鹽州陷麟州殺刺史郭鋒毀城隍大掠居人驅党項部落而去次鹽州西九十里橫槽峰頓軍呼延州僧延素輩七人稱徐舍人召其火隊吐蕃沒勒遞引延素等疾趨

帳前皆馬革拊手毛繩纒頸見一吐蕃年少身六尺餘赤髭大目乃徐舍人也命解縛坐帳中曰師分懼余本漢人司空英國公五代孫也屬武后斷喪王室高祖建義中泯子孫流播絕域今三代矣雖代居職位世掌兵要思本之心無涯顧血族無由自拔耳此蕃漢交境也復九十里至安樂州師無由歸東矣延素曰儻身孤親老殷祈全活悲不自勝又曰余奉命率師備邊因求資食遂涉漢疆展轉東進至麟州城既無備援兵又絕是以拔之知郭使君是勲臣子孫必將活矣不幸爲亂兵所害適有飛鳥使至召其

卷之六

三

夏俊

軍還遂引去飛鳥猶中國驛騎也韋臯出西山與虜戰破之雅州籠官馬定德本虜之知兵有策慮者周知山川險易每用兵常馳驛計議授詔將以行比年寇黎雋臯常折其兵定德畏得罪遂來降因定昆明諸蠻吐蕃以其下屢叛大侵靈州時臯圍維州贊普使公爾莽熱乞悉葛兼松州五道節度引兵十萬拔維州臯率南詔兵薄險設伏以待纔使千人嘗敵乞悉葛見兵寡悉衆追墮伏之中兵四合急擊遂禽之獻京師二十年贊普死其弟嗣立憲宗初遣使者修好且還其俘又以使告順宗喪吐蕃亦以論勃藏來後

比年來朝然以五萬騎入振武拂鶻泉萬騎至豐州大石谷鈔回鶻還國者元和三年春正月臨涇鎮將郝玘以臨涇地險要水草美吐蕃將入寇必屯其地言於涇原節度使段祐奏而城之自是涇原獲安五年虜以論思邪熱入謝因言願歸秦原安樂州詔宰相杜佑等與議中書論思邪熱拜于廷佑答拜堂上復以鴻臚少卿李銍報之自是朝貢歲入又款隴州塞丐互市詔可七年吐蕃寇涇州及西門之外驅掠人畜而去上患之李絳上言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鎮兵始置之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犄角相應也

卷之六

三

夏俊

今則鮮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比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果銳之將聞命奔赴節度無刑戮以相制之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却莫肯用命何所益乎請據所在之地士馬城糧器械皆割隸當道節度使使號令齊壹如臂之使指則軍威大振虜不敢入寇矣上曰朕不知舊事如此當亟行之旣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竟爲宦者所沮而止八年初吐蕃作烏蘭橋先貯材於河側朔方常潛遣人投之於河終不能成虜知朔方靈鹽節度使王佖貪先厚賂之然後併力成

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十二年贊普死可黎可足立爲贊普貶前入吐蕃使秘書少監田洎柳州司戶初洎入蕃爲吊祭使蕃請於長武城下會盟洎懦怯恐不得還唯唯而已至是西戎入寇且曰田洎許我統兵馬赴盟誓遂貶之戎人實以邊將擾之致忿徒假洎爲辭也涇州上言吐蕃大將並退于是罷神策行營兵自田縉統夏州以貪狼侵擾党項苦之屢引西戎犯塞及是大兵入寇邊將郝玘數襲擊蕃壘殺戮甚衆邠州李光顏復以全師而至戎人懼而退蓋田縉始生國患而賴光顏郝玘之驅戮也十四年吐蕃節度使論二摩總兵十五萬圍鹽州爲飛梯鵝車攻城刺史李元悅拒之城壞輒捕夜襲其營查出戰破虜萬人積三旬不能拔朔方將史敬奉以奇兵繞出虜背大破之解圍去始沙州刺史周鼎爲唐固守贊普徙帳南山使將攻之鼎請救回鶻踰年不至議焚城郭引衆東奔皆以爲不可鼎遣兵馬使問朝領壯士行視水草晨入謁辭行與鼎親吏沙奴共射殺子揖讓射沙奴卽死執鼎而縊殺之自領州事城守者八年出綾一端募麥一斗應者甚衆朝喜曰民且有食可以死守也又二歲糧械皆竭登

城而諄曰苟母徙他境請以城降虜將許諾於是出降自攻城至是凡十一年贊普以虜將代守後疑朝謀變置毒韓中而死州人皆胡服臣虜每歲時祀父祖衣中國之服號慟而藏之穆宗卽位乃止以大理卿劉元鼎爲盟會使虜遣使者趙國章來且致宰相信幣明年請定疆候元鼎與論納羅就盟其國敗虜大臣亦列名于策維唐承天撫有八紘聲教所臻靡不來廷兢業齊栗懼其隕顛續武紹文墨慶重光克彰濬哲罔忝洪緒十有二葉二百有四載則我太祖權明號而建不拔鋪鴻名而垂永久類上帝以荅嘉應亨皇靈以酬景福曷有怠已越歲在癸丑冬十月癸酉文武孝德皇帝詔丞相臣植臣播臣元穎等與大將和蕃使禮部尚納羅等會盟于京師壇于城之西郊次于壇北凡讀誓刑性加書復壤陟降周旋之禮動無違者蓋所以偃兵息人崇姻繼好懲建遠畧規恢長利故也原夫昊穹上臨黃祇下載茫茫蠢蠢之類必資官司爲厥宰臣苟無統紀則相滅絕中夏見管維唐是君西裔一方大蕃爲主自今而後屏去兵革宿忿舊惡廓焉消除追崇舅甥曩昔結援邊壤撤警戍烽韜煙患難相恤暴掠不作亭障旣脫絕其

交侵襟帶要害謹守如故彼無此詐此無彼虞嗚呼
愛人爲仁保境爲信畏天爲智事神爲禮有一不至
構災于躬塞山崇崇河水湯湯日吉辰良奠其兩疆
西爲大蕃東實巨唐大臣執簡播告秋方大蕃贊普
及宰相鉢闡布尚綺心兒等先寄盟文要節云藩漢
二邦各守見管本界彼此不得征不得討不得相爲
寇讐不得侵謀境土若有所疑或要促生問事便給
衣糧放還今並依從更無添改預盟之官十七人皆
列名焉元鼎踰成紀武川抵河廣武梁故時城郭未
隳蘭州地皆秔稻桃李榆柳岑蔚戶皆唐人見使者
麾蓋夾道觀至龍支城耄老千人拜且泣問天子安
否言頃從軍沒于此今子孫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
之乎兵何日來言已皆鳴咽密問之豐州人也過石
堡城崖壁峭竦道爲屈虜曰鐵刀城右行數十里土
石皆赤虜曰赤嶺而信安王祿張守珪所定封石皆
什獨虜所立石猶存赤嶺距長安三千里而羸蓋隴
右故地也曰悶恒廬州直遶安川之南百里臧河所
流也河之西南地如砥原野秀沃夾河多檉柳山多
栢坡皆丘墓旁作屋頽塗之繪白虎皆虜貴人有戰
功者生衣其皮死以旌勇殉死者瘞其旁度悉結羅

卷一百一十五

平

夏

嶺鑿石通車逆金城公主道也至糜谷就河之
北川贊普之夏牙也周槍纒率十步持刀長槊中
大鐵爲三門相距皆百步甲士持門巫祝鳥冠虎帶
擊鼓凡入者搜索乃進中有高臺環以寶楯贊普坐
帳中以黃金飾蛟螭虎豹身被素褐結朝霞日月佩
金縷劍鉢製通立于右鉢製通者虜浮圖預國事者
也宰相列臺下唐使者始至給事中諭悉然來議
盟大享於牙右飯舉酒行與華制畧等樂奏秦王破
陣曲又奏涼州胡渭錄要標曲百伎皆中國人盟壇
廣十步高二尺使者與虜大臣十餘對位酋長百餘
坐壇下上設巨榻鉢製通升告盟一人自旁譯授于
下已已歃血鉢製通下歃盟畢以浮屠重爲誓引鬱
金水以飲與使者交慶乃降元鼎還虜元帥尚塔藏
館客大夏川集東方節度諸將百餘置盟策臺上徧
曉之且戒各保境毋相暴犯策署詳泰七年尚塔藏
語元鼎曰回鶻小國我嘗討之距城三日危破會國
有喪乃還非我敵也唐何所畏乃厚之元鼎曰回鶻
有功且如約未始妄以兵取尺寸地是以厚之
然然元鼎踰湟水至龍泉谷西北望殺胡川哥舒公
故壁多在湟水出蒙谷抵龍泉與河合河之上

卷一百一十五

平

夏

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可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者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澄緩下稍合衆流色赤行益遠它水并注則濁故世舉謂西戎地曰河湟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殆五百里磧廣五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渾寔狹故號磧尾隱測其地蓋劍南之西元鼎所經見大畧如此虜遺論悉諾息等入謝天子命左衛大將軍令狐通太僕少卿杜載答之是咸小相尚設塔率衆三萬牧馬木蘭梁比歲使者獻金盜銀冶犀鹿貢犛牛實曆至大和再遣使者朝五年維州守將悉怛謀挈城以降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受之取符章伏鎧更遣將虞載儉格之州南抵江陽岷山西北望隴山一面崖三涯江虜號無憂城爲西南要扞會牛僧孺當國議還悉怛謀歸其城吐蕃夷誅無遺種以佈諸戎自此五年虜使來必報所貢有玉金皿懶揭犛牛尾霞毼馬羊橐它贊普立幾三十年病不事委任大臣故不能抗中國邊候晏然死以弟達磨嗣達磨嗜酒好畋獵喜內且凶復少恩政益亂開成四年遣太子詹事李景儒往使吐蕃以論集熱來朝獻玉

器羊馬自是國中地震裂水泉湧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饑疫使者相枕籍鄯廓間夜聞鼙鼓聲人相驚會昌二年贊普死無子以妃絃兄子乞離胡爲贊普始三歲妃共治其國大相結都那見乞離胡不肯拜曰贊普支屬尚多何至立絃氏子邪哭而出用事者共殺之別將尚恐熱爲落門川討擊使謫說善幻約三部得萬騎擊鄯州節度使尚婢婢畧地至渭州與其宰相尚思羅戰薄寒山思羅敗走松州合蘇毗吐渾羊同兵八萬保洮河自守恐熱謂蘇毗等曰宰相兄弟殺贊普天神使我舉義兵誅不道爾屬乃助逆背國耶蘇毗等疑而不戰恐熱麾輕騎涉河諸部先降并其衆至十餘萬禽思羅縊殺之婢婢世爲吐蕃貴相寬厚畧畧通書記不喜仕贊普彊官之三年國人以贊普立非是皆叛去恐熱自號宰相以兵二十萬擊婢婢鼓犛牛馬橐它聯千餘里至鎮西軍大風雷電部將震死者十餘人牛馬橐它亦數百恐熱惡之按軍不進婢婢聞之厚幣謝書約驩恐熱大喜曰婢婢書生焉知軍事我爲贊普當以家姑宰相處之於是退營大夏川婢婢遣將麗結心莽羅薛呂擊恐熱於河州之南伏兵四萬結心據山射書極

罵恐熱怒甚盛兵出關結心倚北恐熱追至數十里
莽羅薛呂以伏兵襲擊大風雨河溢溺死甚衆恐熱
單騎而逃既不得志尤猜恐熱殺部將爰藏豐資皆
降婢婢厚遇之明年恐熱復攻鄯州婢婢分兵五道
拒守恐熱保東谷山堅壁不出爰藏繚以重柵斷汲
道旬日恐熱走薄寒山募散卒稍至得數千人復戰
鷄雞山再戰南谷皆大敗兵罕仍歲不解大中三年
婢婢屯兵河源聞恐熱謀渡河急擊之爲恐熱所敗
婢婢統兵扼橋亦不勝焚橋而還恐熱間出雞頂嶺
關馮硤爲梁攻婢婢至白土嶺敗其將尚鐸羅榻藏
進戰聲牛砍婢婢將燭盧羣力用負硤自固以困恐
熱大將唐離羅子不從乃辭疾先歸羅子急擊恐熱
一戰而死婢婢糧盡引衆趨甘州西境以拓拔懷光
居守恐熱麾下多歸之恐熱大畧鄯廓瓜肅伊西等
州所過捕戮積尸狼籍麾下內怨皆欲圖之乃楊聲
將請唐兵五十萬共定其亂保渭州永冊爲贊普奉
表降唐宣宗詔太僕卿陸耽持節慰勞命涇源武陵
鳳翔邠寧振武等兵迎援恐熱既至詔尚書左丞李
景讓就問所欲恐熱倨夸自大且求河湟節度使帝
不許遂過咸陽橋咄歎曰我舉大事覲得濟此河與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唐書

唐分境於是復趨落門川將散卒將寇邊會久而種
絕恐熱還奔廓州於是復清水涇原原州石門等六
關得人畜衆萬取安樂州詔爲威州邠寧復蕭關鳳
翔收秦州山南得扶州鳳翔兵與吐蕃戰龍州斬首
五百級是歲河隴高年千餘見闕下天子爲御延喜
樓賜冠帶皆爭解辯易服因詔差賜四道兵錄有勞
者三州七關地腴衍者聽民墾蕪貸五歲賦溫池委
度支權其鹽以贍邊四道兵能營田者爲給牛種戍
者倍其資饌再歲一代商賈往來於邊者關鎮毋何
留兵欲墾田與民同初太宗平薛仁果得隴上地虜
李軌得涼州破吐谷渾高昌開四鎮玄宗繼收黃河
積石宛秀等軍中國無斥候警者幾四十年輪臺伊
吾屯田禾菽彌望開遠門揭候署曰西極道九千九
百里示戍人無萬里行也乾元後隴右劍南西山三
州七關軍鎮監牧三百所皆失之憲宗常覽天下圖
見河湟舊封赫然思經畧之未暇也至是羣臣奏言
王者建功立業必有以光表於世者今不勤一卒而
一刃而河湟自歸請上天子尊號帝曰憲宗常念
遼業未就而祖落今當述祖宗之烈其議上順憲二
廟諡號夸顯後世又詔朕姑息民其山外諸州須後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唐書

經營之明年沙州首領張義潮奉瓜沙伊肅甘等州十一地圖以獻始義潮陰結豪英歸唐一日衆擐甲譟州門漢人皆助之虜守者驚走遂攝州事繕甲兵耕且戰悉復餘州以部校輩皆操挺內表其中東北走天德城防禦使李丕以聞帝嘉其忠命使者齎詔收慰擢義潮沙州防禦使俄號歸義軍遂爲節度使其後河渭州虜將尚延心以國破亡亦獻款秦州刺史高駢誘降延心萬帳遂收二州拜延心武衛將軍駢收鳳林關以延心爲河渭等州都游奕使咸通二年義潮奉涼州來歸七年北廷回鶻僕固俊擊取西

李義潮傳

卷一百一十五

唐紀

唐紀

州牧諸部鄯州城使張季顯與尚恐熱戰破之收器械以獻吐蕃餘衆犯邈寧節度使薛弘宗卻之會僕固俊與吐蕃大戰斬恐熱首傳京師八年義潮入朝爲右神武統軍賜第及田命族子惟深等守歸義十三年卒沙州以長史曹義金領州務遂校歸義節度使後中原多故王命不及甘州爲回鶻所并歸義諸城多沒渾末亦曰盟末吐蕃奴部也虜法出師必發豪室皆以奴從平居散處耕牧及恐熱亂無所歸共相囑合數千人以盟末自號居甘肅瓜沙河渭岷廓疊宕間其近蕃牙者最勇而馬尤良云贊曰唐興四

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賊其牙犁其延而後已惟吐蕃回鶻號強雄爲中國慮最久贊普逆盜河湟薄王畿爲東境犯京師掠近輔殘骸華人謀夫施神圖視共計卒不得要領晚節二姓自亡而唐亦衰焉夫外撫內寧惟聖人不讓玄宗有逸德而拓地太務遠功忽近虞逆賊一奮中原割裂訖二百年不得復完而至陵夷然則內先自治釋四夷爲外懼守成之良資也

唐大中三年吐蕃國宰相論恐熱以秦原安樂及石門等屯關來歸四年又克城維扶三州五年其國沙州刺史張義潮以瓜沙伊肅十一州之地來獻唐末

李義潮傳

卷一百一十五

唐紀

唐紀

瓜沙之地復爲所隔然而其國亦自衰弱族種分散大者數千家小者百十家無復統一矣自儀渭河原環慶及鎮戎秦州暨于靈夏皆有之各有首領內屬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涼州雖爲所隔然其地自置牧守或請命於中朝天成中權知西涼府留從孫超大將拓拔承誨來貢明宗召見承誨云涼州東距靈武千里西北至甘州五百里舊有鄯人二千五百爲戍兵及黃巢之亂遂爲阻絕超及城中漢戶百餘皆戍兵之子孫也其城今方幅數里有縣令判官

都押牙都知兵馬使衣服言語畧如漢人卽授起涼州刺史充河西軍節度留後乾祐初起卒州人推其土人折通嘉施權知留後遣使來貢卽以嘉施代起爲留後涼州廓外數千里尚有漢民陷沒者耕作餘皆吐蕃其州帥稍失民情衆皆嘯聚城內有七級木浮圖其帥急登之給其衆曰爾若迫我我卽自焚於此矣衆惜浮圖乃盟而舍之周廣順三年始以申師厚爲河西節度師厚初至涼州奏請授吐蕃首領折通支等官並從之顯德中師厚爲其下所迫擅還朝坐貶涼州亦不復命帥宋建隆二年靈武五部以橐駝良馬致貢來離等八族酋長越嵬等護送入界勅書獎諭秦州首領尚波于傷殺采造務卒知州高防捕繫其黨四十七人以狀聞上乃以吳廷祚爲雄武軍節度代防安輯之令廷祚勅書賜尚波于等曰朝廷制置邊防撫寧部落務令安集豈有侵漁襲者秦州設置三砦止以采取材木供億京師雖在蕃漢之交不妨牧放之利汝等占據木植傷殺軍人近得高防奏汝等見已拘執聽候進止朕以汝等久輸忠順必悔前非特示懷柔各從寬宥已令吳廷祚往伸安撫及還舊地所宜共體恩旨各歸本族仍以錦袍

銀帶賜之尚波于等感悅是年秋乃獻伏羗地太平興國三年秦州諸族數來寇畧三陽麻穰弓門等砦監軍巡檢使周承瑋等擊敗之斬首數十級腰斬不用命卒九人于境上太宗乃詔曰秦州內屬三族等頃慕華風率求內附俾之安輯咸遂底寧近聞乘蕃育之資稔寇攘之志敢忘大惠來撓邊疆豈朕信之未孚而吏撫之不至並觸釁咎特示威懷今後或更剽劫吏卽捕治寘之于法不須以聞是年又寇八狼砦巡檢劉崇讓擊敗之梟其帥主泥猪首以徇八年諸種以馬來獻太宗召其酋長對于崇政殿厚加慰撫使賜以束帛因謂宰相曰吐蕃言語不通衣服異制朕常以禽獸畜之自唐室以來頗爲邊患以國家兵力雄盛踴躍舉徧師便可驅逐數千里外但念其種類蕃息安土重遷倘因攘除必致殺戮所以置於度外存而勿論也淳化二年權知西涼州押蕃落副使折通阿喻丹來貢先是殿直丁惟清往涼州市馬惟清至而境大豐稔因爲其所留靈州命蕃落軍使崔仁過往迎惟清又吐蕃賣馬還過靈州爲党項所畧表訴其事因請留惟清至來年同入朝詔答之四年阿喻丹死以其弟喻龍波爲保順郎將代其任至道

二年西涼州押蕃落副使折通喻龍波上言蕃部頻
爲西夏李繼遷侵畧乃會六谷蕃衆來朝且獻名馬
上厚賜之是歲涼州復來請帥詔以丁惟清知州事
賜以牌印咸平元年河西左廂副使折通游龍鉢來
朝河西軍即古涼州東至故原州千五百里南至雪
山吐谷渾蘭州界三百五十里西至甘州同城界六
百里北至部落三百里周回平川二千里舊領姑臧
神鳥蕃禾昌松嘉麟五縣戶三萬五千六百口十二
萬八千一百零有漢民三百戶城周回十五里如鳳
形相傳李軌舊治也皆龍鉢自述云詔以龍鉢爲安
遠大將軍四年知鎮戎軍李繼和言西涼府六谷都
首領潘羅支願戮力討繼遷請授以刺史仍給粟祿
經畧使張齊賢又請封六谷王兼招討使上以問宰
相皆曰羅支已爲酋帥授刺史太輕未領節制加王
爵未順招討使號不可假外夷乃以爲鹽州防禦使
兼靈州西面都巡檢使時西涼使來且言六谷分左
右廂左廂副使折通游龍鉢實參羅支戎事朝廷方
務綏懷又以龍鉢領宥州刺史六族首領褚下其等
三人爲懷化將軍其年潘羅支遣部下李萬山率兵
討賊貽書繼和請師期先是遣宋沆等爲安撫副使

不行上謂宰相曰朕看盟會圖頗記吐蕃反覆狼子
野心之事今已議王超等領甲馬援靈州若難爲追
襲即靈州便可制置沆等不須遣止走一使以會兵
告之五年十月羅支又言賊遷送鐵箭誘臣部族已
戮一人繫一人聽朝旨詔褒諭之聽自處置十一月
使來貢馬五千匹詔厚給馬價別賜綵百段茶百斤
六年又遣咩通族蕃官成通馳騎至鎮戎軍請會兵
討賊邊臣疑成通詐護送部署司成通懼逸馬墜崖
死上聞甚歎息之曰此泥埋之子族人畏其勇父子
皆有戰功凡再詣闕朕皆召見獎其向化詔劾鎮戎
官吏仍令渭州以禮葬之其年原渭蕃部三十二族
納質來歸羅支又遣蕃官來貢表言威朝廷恩信憤
繼遷僭彊已集騎兵六萬乞會王師收復靈州乃以
羅支爲朔方軍節度使賜以鎧甲器幣羅支屢請王
師助擊賊議者以西涼去渭州限河路遠不可預約
師期上曰繼遷常在地斤三山之東每來寇邊及官
軍出則已遁去使六谷部族近塞捍禦與官軍合勢
亦國家之利降詔許之繼遷攻西蕃遂入西涼府知
州丁惟清陷沒羅支僞降未幾集六谷諸豪傑者龍
族合擊繼遷繼遷大敗中流矢而死景德六年六月

遣使入奏且欲更率部族及回鶻精兵直抵賀蘭山討除殘孽願發大軍援助詔涇原部署陳興等候羅支已發即率衆鼓行赴石門策應先是繼遷種落迷般囑及日逋古羅丹二族亡歸者龍族而欲陰圖羅支是月會繼遷黨攻者龍羅支率百餘騎急赴將議合擊遂爲二族戕于帳詔贈羅支武威郡王遣使贈卹其家者龍凡十三族而六族附迷般囑及日逋古羅丹西涼府既聞羅支遇害乃率餘衆附舟宗哥爲諸諸族攻者龍六族悉竄山谷中詔使者安集之六谷諸豪乃議立羅支弟廝鐸督爲首領且言鐸督剛決平恕每會戎首設觴豆飲食必先卑者犯令雖至親不貸數更戰計威名甚著詔授鐸督鹽州防禦使上以遷黨未平藉其腹背攻制遂加鐸督朔方軍節度二年廝鐸督遣其甥來貢仍上與趙德明戰關功狀舊制弓矢兵器不入外夷時西涼棟丹族上表求市弓矢上以棟丹宣力西陲委以捍敵特令渭州給賜因別賜廝鐸督以重恩意三年鐸督言部落疾疫詔賜白龍腦犀角硫黃安息香白紫石英等藥凡七十二種使者感悅而去鐸督遣所部波機進貢馬毳言積官奉半歲乞就京給賜市所須物從之

是諸蕃有鈔劫爲惡嘗經爲斷者恐異時復叛故其子弟爲質乃有禁錮終身者上憫而殺之族帳恩皆稽顙自誓不爲邊患四年邊臣言趙德明謀劫西涼襲回鶻上以六谷甘州久推忠順思撫寧之乃遣使諭廝鐸督令接結回鶻爲備并賜鐸督茶藥襲衣金帶及部落物有差鐸督奉表謝大中祥符元年秦州曹瑋言熟戶郭廝敦賞棟丹皆大族棟丹輒作文法謀叛廝敦密以告約半月殺之至是果獲棟丹首來上以廝敦陰害棟丹不欲明加恩獎以疑懼諸族時方議築南使城遂以廝敦獻地爲名詔授順州刺史瑋破魚角蟬戮賞棟丹二酋由是前拒王師者伏匿避罪瑋誘召之許納罰首過旣而至者數千人凡納馬六千匹給以匹絲或以少爲訴者瑋斥之曰是贖罪物汝輩敢希利耶戎族聞之皆畏服廝鐸督者緒出贊普之後河州人謂佛喃謂兒子廝羅自此名廝羅於是宗哥僧李立遵邀川大酋溫逋哥畧取廝羅如廓州尊立之部族突疆乃徙居宗哥城立遵爲論逋佐之立遵或曰李遵或曰李立遵又曰即成蘭通叱論逋者相也立遵貪且喜殺戮國人不服既與曹瑋戰三都谷不勝又襲西涼爲所敗廝羅

與立遵不協更徙遼川以溫通哥爲論道有兵六
七萬與趙德明抗希聖朝廷恩命知秦州張佑等
拒絕涇原鈐轄曹瑋上言宜厚賄厮囉以扼德明
立遵屢表求贊普號朝議以贊普戎王也立遵居
囉下不應妄予乃用厮鐸督恩例授立遵保順軍節
度使賜襲衣金帶器幣鞍馬鎧甲等大中祥符八年
厮囉立文法聚衆數十萬請討平夏以自效上以戎
人多詐或生他變命曹瑋知秦州兼兩路沿邊安撫
使以備之宗哥城東南至永寧九百一十五里東北
至西涼府五百里西北至甘州五百里東至蘭州三
百里南至河州四百一十五里又東北龕谷五百五
十里又西南至青海四百里又東至新渭州千八百
九十里已而通哥爲亂囚厮囉置阱中出牧不附已
者守牢人間出之厮囉集兵殺通哥徙居青唐西夏
趙元昊侵畧其界兵臨河湟厮囉知衆寡不敵壁鄯
州不出陰間元昊頗得其虛實元昊已渡河插幟志
其淺厮囉潛使人移植深處以誤元昊及大戰元昊
潰而歸士視幟渡溺死十八九所鹵獲甚衆自是
以奇計破元昊遂不敢窺其境及元昊取西涼肅
羅支往往歸厮囉又得回紇種人數萬厮囉居鄯州

夏使

番

夏使

西有臨谷城通青海高昌諸國商人皆起鄯州貿易
以故富強元昊反遣使持詔諭厮囉使背擊元昊以
披其勢賜帛二萬匹厮囉奉詔出兵嚮西涼西涼有
衛厮囉知不可攻捕殺遊邏數十人亟還聲言圖
舉元昊既屢寇邊遣屯田員外郎劉渙使厮囉厮囉
迎導供帳甚厚介騎士爲先驅引渙至庭厮囉冠紫
羅袍冠服金線花袍黃金帶絲履平揖不拜延坐勞
問稱阿舅天子安否道舊事則數十二辰屬曰元年
如此馬年如此渙傳詔已而厮囉召酋豪大犒約盡
力無負然終不能有大功嘉祐三年厮囉死第三子
董德嗣董德母曰喬氏厮囉三妻喬氏有色居歷精
城所部可六七萬人號令明人憚服之方董德少時
擇酋長子年與董德相若者與之遊衣服飲食如一
以此能附其衆董德自九歲厮囉爲請于朝命爲會
州刺史而喬氏封太原郡君其二妻皆卒立遵女也
生瞎德及磨德角立遵死李氏寵衰斥爲尼置鄯州
錮其子瞎德磨德角結母黨李已全竊載其母奔宗
訶厮囉不能制磨德角因撫有其衆李氏以寶元二
年恩賜紫衣磨德角亦屢奉貢補恩州團練使李氏
部立其子瞎撒欺丁李氏懼孤弱不能守乃獻忠

夏使

番

夏使

入庫原文藉于厮囉厮囉因受之賄遷居龕谷屢通貢卒子木征居河州母弟瞎吳叱歸銀川厮囉地既分董也最擅獨有河北之地其國大抵吐蕃遺俗也懷恩惠重財貨無正朔市易用五穀乳香礪砂蜀毡馬牛以代錢帛黃虎豹皮用緣飾衣裘婦人衣錦服緋紫青綠尊釋氏不知醫藥疾病召巫覡視之焚柴聲鼓謂之逐鬼信呪詛或以決事訟有疑使詛之訟者上辭牘藉之以帛事重則以錦亦有鞭笞桎械諸獄具人喜啖生物無蔬茹醢醬獨知用鹽為滋味而嗜酒及茶居板屋富姓以毡為幕多並水為鞦韆戲

卷一百一十五

不

妻

妻

貢獻謂之般次自言不敢有二則曰心白向漢云其後河州武勝軍諸族寔驕閉于閭諸國朝貢道擊奪般次詔邊將問罪已而董也遣使奉貢入謝上慰納焉初厮囉死董也嗣為保順軍節度使熙寧三年夏人寇環慶董也乘虛入其境大克獲賜璽書袍帶獎激之王韶既定熙河其首領青宜結鬼章寇河州踏白城景思立死焉帝命邊臣招來之十年以鬼章及阿里骨皆為刺史方鬼章犯境時列帳納兒溫及祿尊率部族叛附之既來降又陰與董也通元豐初詔知岷州种誦集酋長斬之以妻女出產賜降將俞龍

珂三年邈川城主溫訥支郅成及叔溪心弟阿今京等款塞以郅成為會州團練使溪心內殿崇班今京西頭供奉官四年王師討夏會其兵董也遣酋長抹征等率三萬人赴党龍耳江及隴朱珂諾又集六部兵十二萬約以八月分三路與官軍會帝以其協軍威事功可紀由常樂郡公進封武威郡王鬼章阿里骨皆團練使夏人欲與之通好許割賂所龍以西地云如歸我即官爵恩好一如所欲董也拒絕之訓整兵甲以俟入討且遣使來告帝召見其使使與語董也盡心守國每稱其上書情辭忠智雖中國士大夫

卷一百一十六

不

妻

妻

存心公家者不過如此知邈川事力固不足與夏人抗但欲解散其謀使不與連和而已故終不能有大功元祐元年卒養子阿里骨嗣阿里骨本于闐人少從其母給事董也故養為子元豐間州之戰最有功自肅州團練使進防禦使董也病革召諸酋領至青唐謂曰吾一子已死惟阿里骨母嘗事我我視之如子今將以種落付之如何諸酋長聽命里骨頗峻刑殺其下不遑寧一年遂逼鬼章使率眾拒洮州羌結藥密者使所部却陵來告里骨執怯陵結藥密懼其妻子南歸鬼章又使其子結呢斡入寇心牟欽也

溪心不肯從詔以二人爲團練使八月晁章就禽檻送京師尋赦之授陪戎校尉遣居秦州聽召其子以自贖明年里骨奉表謝罪詔熙河無復出兵許貢奉如舊鄯州主魯章欲焚折河橋歸漢熙州以聞哲宗以里骨既通貢不可有納叛之名弗納晁章死詔焚付其骨紹聖元年以獅子來獻帝慮非其土性厚賜而還之三年卒年五十七贈征嗣贈征性嗜殺部曲賧貳大酋心牟欽龜之屬有異志忌賧征季父蘇南党征雄勇多智共誣其謀逆賧征不能察而殺之盡誅其黨獨錢羅結奔河州說王賧以取青唐之策元符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一

夏

二年賧取邈川八月賧征自青唐脫身來降欽龜迎溪巴溫入青唐立木征之子隴撈爲主九月賧軍至青唐隴撈出降以邈川爲湟州青唐爲鄯州二酋雖降然其種人本無歸漢意議者謂今不先修邈川以東城障而遽取青唐非計也以今日觀之有不可守者四自炳靈寺渡河至青唐四百里道險地遠緩急聲援不相及一也羌若斷橋塞隘我雖有百萬之師倉卒不能進二也王賧提孤軍以入四無援兵必生他變三也設遣大軍而青唐宗哥邈川食皆止支一月內地無糧可運難以久處四也官軍自會州還者

皆懷悍衣屨穿決器仗不全羌視之有輕漢心旦夕必叛閏九月欽龜等果與青唐城中人相結謀復奪城山南諸羌亦叛賧遣將破之戮結呪齏及欽龜等九人青唐圍解而邈川益急夏人十萬助之總管王熙以死戰固守乃得免賧棄青唐歸巴溫與其子溪賧羅撒據之朝論請并棄邈川且謂董龜無後隴撈乃木征之子咱厮羅嫡曾孫最爲親的於是以隴撈爲河西軍節度使賜姓名曰趙懷德其弟曰懷義爲鄯州團練使同知湟州三年懷德及所降契丹夏國回鶻公主入見各賜冠服徽宗命輔臣呼與語問何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一

夏

以招致溪巴溫對曰譬如乳牛繫其子卽母須來繫其母卽子須來俟至岷州當遣人往諭使之歸漢遂與賧征俱還湟州溪賧羅撒謀殺懷德懷德奔河古賧征不自安求內徙詔居鄯州崇寧元年卒二年王厚復湟鄯懷德至京師拜威德軍節度使封安化郡王趙思忠卽賧龜之子木征也賧龜死木征不能自立青唐族酋迎之居洮州欲立以復洮岷疊宕武勝軍諸羌秦州以其近邊遂之乃還河州後徙安江城更龜欲羈屬之不能有也母弟賧吳叱別居銀川嘉祐

中河州刺史王韶經畧熙河遣使僧智圓往說之啖以厚利因隨以兵前後殺其老弱數千焚族帳萬數得腹心酋領十餘人又禽其妻子皆不殺遂以熙寧七年四月舉洮河二州來降賜以姓名拜榮州團練使皆超拜官以思忠爲蔡州鈐轄不遑事而乞主熙河羌部經畧司以爲不可詔以二州給地五十頃後遷合州防禦使卒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十五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十五

夏

夏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十六

西夏

李繼遷夏州人也本姓拓跋氏唐末拓跋思恭鎮夏州觀銀夏綏宥靜五州地討黃巢有功使賜李姓四傳至繼捧繼捧立以太平興國七年率族人入朝自上世以來未嘗親覲者繼捧至太宗甚嘉之賜白金千兩帛千匹錢百萬祖母獨孤氏亦獻玉盤一金盤三皆厚養之繼捧陳其諸父昆弟多相怨願留京師乃遣使夏州護總麻已上親赴闕授繼捧彰德軍節度使并官其昆弟夏州蕃落指揮使克信等十二人有差遂曲赦銀夏管内太宗嘗宴羣臣苑中謂繼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部對曰羌人驚悍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弟權知夏州克文來朝以唐僖宗所賜其祖思恭鐵券及朱書御札來上改博州防禦使初繼捧之入也弟繼遷出奔及是數來爲邊患有言繼遷悉知朝廷事蓋繼捧泄之乃出爲崇信軍節度使克文遣歸博州並遷常參官爲通判以專郡政端拱初繼捧改感德軍節度使屢發兵討繼遷不克用宰相趙普計欲委繼捧以邊事令圖之因召赴闕賜姓趙氏更名保忠太宗親書五色金花牋以賜之

授夏州刺史夏銀綬省靜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至鎮數月上言繼遷悔過歸款乃授繼遷官然實無降心也二年加保忠特進同平章事淳化初與繼遷戰於安慶澤繼遷中流矢遁去保忠乞師禦繼遷遣商州團練使翟守素率兵援之賜保忠茶百斤上醢十石乃獻白鵠名海東青以久罷畋獵詔慰還之五年繼遷攻靈州遣都指揮使李繼隆討之保忠先挈其母與妻子壁野外乃上言與繼遷解怨獻馬五十匹乞罷兵帝覽奏立遣中使督繼隆進軍及兵壓境保忠反為繼遷所圖欲併其衆縛牙校趙光作藥其營帳保忠方寢聞難作單騎走還城為大校趙光嗣閉於別室旦開門迎繼隆乃執保忠送闕下待罪崇政殿庭帝詰責數四釋之賜冠帶器幣并賜其母金銀器以撫之尋責授右千牛衛大將軍封省罪侯賜第京師保忠貌狀雄毅居環列奉朝請常快快不自得咸平中判岳州移復州景德元年病劇上言有子永哥不肖乞配春州帝以其病語乃授永州別駕詔監軍察之尋卒克文亦死天禧四年錄其孫從吉為三班奉職繼遷繼捧從弟也高祖思忠嘗從兄思恭討黃巢拒賊於渭橋有鐵欄射之沒羽賊駭之遂

先士卒戰沒建隆四年繼遷生於銀州無定河生而有齒開寶七年授定難軍管內都知蕃落使繼捧之歸宋時年二十留居銀州及使至召總麻親赴闕乃詐言乳母死出葬於郊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澤詎夏州東北三百里太平興國八年知夏州尹憲與都巡檢曹光實偵知夜襲破之斬首五百級焚四百餘帳繼遷與其弟遁免獲其母與妻繼遷復連娶豪族轉遷無常漸以強大而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往往多歸之繼遷因語其豪右曰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旦絕之爾等不忘李氏能從我興復乎衆曰諾遂與弟繼冲李大性等起夏州乃詐降誘殺曹光實於葭蘆州遂襲銀州據之時雍熙二年二月也三月破會州焚毀城郭而去三年遷以義成公主嫁繼遷冊為夏國王四年知夏州安守忠以三萬衆戰於王亭鎮敗績繼遷至城門而返端拱元年繼捧之節制夏臺言能歸款即授銀州刺史淳化初復與繼捧戰于安慶澤不利轉攻夏州繼捧乞師及翟守素來乃奉表歸款授銀州觀察賜名保吉子德明管內蕃落使行軍司馬淳化四年轉運副使鄭文寶議禁鹽池用困繼遷數月遣人四十二族萬餘騎寇環州屠小

康堡太宗乃遣錢若水弛其禁因撫慰之五年保
 襲保忠走之李繼隆執保忠詔削趙保吉所賜姓名
 帝以夏州深在沙漠奸雄因以竊據欲墮其城呂蒙
 正曰自赫連築城以來頗為關右之患若遂廢之萬
 世利也詔墮之遷其民於綏銀至道初遣左都押衙
 張浦以橐它良馬來獻太宗令衛士翹關超乘引彊
 奪禦於後園俾浦等觀且令兵士皆拓兩石弓帝笑
 問浦曰羌人敢敵否浦曰羌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
 大人則已道矣况敢敵乎繼遷乞禁邊盜掠詔令謹
 守疆場還所盜物拜繼遷鄜州節度使不受乃以浦
 為鄜州團練留京師繼遷表鄭文寶誘其部長蒐囉
 蒐悉遂貶文寶藍山令繼遷以千騎攻清遠軍守臣
 張延擊退之二年春命洛苑使白守榮等護送芻粟
 四十萬于靈州且令車重先後作三隊丁夫持弓矢
 自衛士卒布方陣以護之遇敵則戰可以無失復令
 會州觀察使田紹斌兵應援而守榮乃併為一運繼
 遷邀擊于浦洛河紹斌不救衆潰運餽盡為繼遷所
 得太宗聞之怒三年復命李繼隆為環慶等州都部
 署會四方館使曹瑋自河西至言繼遷衆萬餘圍靈
 武城中上表告急為繼遷所得遂領兵不去時呂端

請率輕騎由麟府起環慶三道橫平夏傾其
 則靈武之圍解矣或云暑涉旱海無水泉糧運艱辛
 不如靜以待之帝不聽九月親部分諸將繼隆出環
 州丁罕出慶州范廷召出延州王超出夏州張守恩
 出麟州五路進討直抵平夏繼隆奏以環州路迂乃
 自青岡峽徑趣平夏直橫繼遷巢穴不及援靈武
 怒曰必敗吾事矣因手札切責使未至而繼隆已發
 兵行數日與丁罕合又行十餘日無所見乃引還張
 守恩遇之不戰而遁王超范廷召遇之烏白池時虜
 銳甚超持重不進其子德用年十七為先鋒請乘之
 轉戰三日虜遂却德用曰歸師遇險必亂乃領兵先
 絕要害下令曰亂令者斬一軍肅然虜見其師整不
 敢近廷召等大小數十戰雖頗克捷而諸將失期士
 卒困乏終不能擒賊繼遷復令軍主史訛駐屯索它
 口以阻歸宋人繼隆遣田敏等擊之咸平春繼遷復
 表歸順真宗乃投定難軍節度夏銀綬宥靜等州觀
 察使押蕃落等使乃張浦還未幾復抄邊四年
 麟州都部署曹瑋率熟戶兵邀繼遷輜重於柳撥州
 殺之五年三月繼遷大集蕃部攻陷靈州以為
 西平府初帝遣張瑄督行邊齊賢言靈武孤城必危

周中使軍民六七萬陷於危亡之地通判永興軍
何亮言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決不可捨之以資
戎狄時楊億李沆皆言棄之便帝不從及城陷帝悔
不用李沆言六年春繼遷遂都於靈州詔遣使議和
劉河西銀夏等五州與之六月復以二萬騎圍麟州
詔金明巡檢李繼周擊之圍未解麟州部署請濟師
真宗閱地圖曰麟州依險三面孤絕戮力可守但城
中乏水可憂耳乃遣兵走援繼遷果據水砦薄城已
五日知州衛居實出奇兵突戰繼遷勇士城下城上鼓
譟矢石如注殺傷萬餘人繼遷乃拔去遂率眾攻西

蕃

宋

蕃取西涼府都首領潘羅支偽降繼遷愛之不疑羅
支遽集六谷蕃部及者龍族合擊之繼遷大敗中流
矢八月復聚兵蒲洛河聲言攻環州詔張凝等分兵
以待之景德元年卒年四十二子德明立邊臣以德
明初立乞詔撫之因賜詔令審圖去就又詔蕃族首
領能率部下歸順者授團練使銀萬兩絹萬匹錢五
萬緡茶五千斤其有亡命叛去者釋罪甄錄既而康
奴移移等率屬來降德明遣牙將奉表歸順因詔河
西羌族各守疆場德明連歲表歸順三年復遣牙將
仁勗奉誓表請藏盟府且言父有遺命帝若之乃授

特進檢校太師西平王給奉如內地因青子第入質
德明謂非先世故事不遣乃獻御馬二十五匹散馬
七百匹橐駝三百頭謝恩四年又獻馬五百匹橐駝
三百頭謝給奉廩賜及請使至京市所需物從之大
中祥符元年境內旱詔權場勿禁西人市糧以振其
乏時邊亦遣使冊德明爲大夏國王明年出侵回鶻
恒星晝見德明懼而還三年境內饑上表求粟百萬
朝議不知所出時王旦爲相而敕有司具粟百萬於
京師詔其來取德明既得詔曰朝廷有人遂止大起
宮室于鐵子山會旱西攻河州甘州宗哥族及秦州

蕃

宋

緣邊熟戶遂出大里河築柵倉耳平八年築堡于石
州濁輪谷將建權塲詔緣邊安撫司止之九年因表
邊臣違約招納逃亡云自景德中進誓表朝廷亦降
詔書應兩地逃民緣邊雜戶不令停舍皆俾交還自
茲謹守翰垣頗有倫理自向敏中歸闕張崇貴云亡
後來邊臣罕守舊制各務邀功不虞生事遂致綏延
等界涇原以來擅舉兵甲入臣境土其有叛亡部族
劫掠主財去者百無十回臣之邊吏亦務蔽藏俱失
表論漸乖盟約乞令鄜延涇原環慶麟府等路約束
邊部毋相攻劫其有隱蔽逃亡盡時勘送本國亦宜

或部下母有藏匿久違紀律以守封疆四年遼王親
將兵五十萬以待言來攻京甸德明帥眾逆拒敗
之五年遼復遣使貢玉冊金印冊爲大夏國王明年
攻麟州桑遠皆巡檢楊承吉與戰不利命曹瑋爲環
慶州緣邊巡檢安撫使禦備之德明城懷遠鎮爲
興州以居仁宗卽位加尚書令德明娶三姓衛慕氏
元昊辟迷氏生成遇訛藏屈懷氏生成嵬大聖六
年德明遣子元昊攻甘州拔之八年瓜州王以千騎
降於夏火星入南斗九年十月德明卒子曩霄立曩
霄本名元昊小字嵬理國語謂惜爲鬼富貴爲理性
雄毅多大畧善繪畫能剗制物始圓面高準身長五
尺餘少時好衣長袖緋衣冠黑冠佩弓矢從衛步卒
張青蓋出乘馬以二旗引百餘騎自從曉浮圖學通
蕃漢文字禁上置法律常携野戰歌太乙金鑑訣嘗
獨引兵襲破回鶻奪甘州遂立爲太子數諫其父母
臣宋父輒戒之曰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
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
便英雄之生當王霸耳何錦綺爲既襲封明號令以
兵法勒諸部始衣白窄衫冠紅裏冠頂後垂紅紒
綬自號嵬名吾祖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其官分文

武近自中書令宰相樞使大侍中太尉以下皆令
蕃漢人爲之每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
坐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景德元年遼
環慶殺掠居人下詔約束之是歲改元開運踰月
皆以右晉敗亡年號也乃改廣民元年慶州桑遠
蕃部巡檢嵬通攻破後橋諸堡於是元昊稱兵報
殺邊郡巡檢楊遵以兵七百與戰于龍馬嶺敗績
慶路都監齊宗矩援之次節義峯伏兵發執宗矩
之始放歸二年加兼中書令遣兵二萬五千攻唃
囉敗死累盡元昊自率眾攻猫牛城一月不下既而
詐約和城開乃大縱殺戮又攻青唐安二宗哥帶星
嶺諸城唃囉部將安子羅以兵絕歸路元昊晝夜
角戰二百餘日子羅敗遂取瓜沙肅三州元昊旣還
欲南侵恐唃囉制其後復舉兵攻蘭州諸羌侵至
馬銜山築城凡州元昊旣悉有夏銀綬宥靜靈鹽會
勝甘涼瓜沙肅而洪定威龍皆卽堡鎮號州仍居興
州阻河依賀蘭山爲固始大建官以嵬名守全帳張
絳楊麻徐敏宗張文顯等主謀議以鍾鼎臣典文書
以成通克成賞部尉按如定多多爲寶惟吉至兵馬
野利仁榮主蕃軍置十二監軍司委蒙右分統其眾

自河北至午臘嶺山七萬人以備契丹河南洪州白
豹安鹽州羅落天都惟精山等五萬人以備環慶鎮
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府右廂甘
州路三萬人以備西蕃回訖賀蘭駐兵五萬靈州五
萬人與州興慶府七萬人爲鎮守總五十餘萬而皆
戰倚山訛山訛者橫山羌平夏兵不及也選豪族
弓馬五千人迭直號六班直月給米二石鐵騎三千
分千部發兵以銀牌召部長面受約束設十六司于
興州以總庶務元昊自製蕃書命野利仁榮演繹之
成十二卷字形體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複教國人
紀事用蕃書而譯字經爾雅四言雜字爲蕃語復改
元大慶宋寶慶元年表遣使詣五臺山供佛寶欲窺
河東道路與諸豪歃血約先攻鄜延欲自靖德義門
若赤城路三道並入其叔父山遇數勸元昊勿反不
聽山遇遂挈妻子來降知延州郭勸執還元昊元昊
殺之遂築壇受冊卽皇帝位時年三十點兵集迷子
山自詣西涼府祠神明年遣使上表曰臣祖宗本出
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遠祖思恭當唐
季率兵拯難受封賜姓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
大舉義旗恭諸部隔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沿邊九

州悉比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真王之
號夙感于頒宣尺土之封顯蒙於割裂臣偶以狂斐
制小蕃文字改大漢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
既張器用既備吐蕃塔塔張掖交河莫不從伏稱王
則不喜朝帝則是從輻輳屢期山呼齊舉伏願一垓
之土地建爲萬乘之邦家于時再讓靡遑羣集又迫
事不得已顯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爲
世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年號
天授禮法延祚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寬慈及物
許以西郊之地冊爲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歡好
魚來鴈往任傳隣國之音地久天長永鎮邊方之患
至誠瀝懇仰俟帝俞謹奉表以聞元昊表至羣臣皆
曰元昊小醜也請出師討之旋卽滅矣諫官吳育獨
進曰元昊雖稱藩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官且叛服
不常請置之示不足責且彼已僭輿服勢必不能自
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附而牧之
不報未幾詔削奪官爵互市揭榜于邊募人能擒元
昊若斬首獻者卽爲定難軍節度使而元昊又遣人
齎婦書納旌節及所授勅告置明匣留歸孃族而
去十一月以夏竦爲涇原秦鳳安撫使范雍爲鄜延

環慶安撫使經畧夏州又命待制龐籍體量陝西召
諸就竦計事竦上奏曰繼遷當太宗時遁逃窮處而
累歲不能勦滅先帝惟成彊吏謹烽堠嚴卒乘來仰
逐之去無追捕然自靈武陷沒銀綬割棄以來假朝
廷威靈其所役屬者不過河外小羌耳況德明元昊
相繼猖獗以繼遷窮處比元昊富貴勢可知也以先
朝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也以興國
習戰之帥方今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遷實
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撲
糧不支進則賊避其鋒退則敵躡其後老師費糧深

南山立七棚自固夜四鼓賊環當呼曰如許殘兵不
降何待平旦賊酋舉鞭麾騎自山四出合擊絕官軍
爲二平遂與元孫等皆沒于賊會大雪賊解去延州
得不陷詔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卽河中置獄問狀黃
德和坐腰斬范雍貶知安州而贈平元孫官雍爲治
尚恕好謀而少成故及於敗以夏竦爲陝西經畧安
撫招討使韓琦范仲淹副之仲淹言今邊城之備十
有五七關中之備十無二三若吳賊深入乘關中之
虛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則朝廷不得高枕矣爲今
之計宜嚴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實其關內使無虛可
乘寇至邊城清野不得大戰關中稍實不得深入二
三年間彼自困弱此上策也今邊城五路入討臣恐
承平歲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與深入之謀國之安危
未可知也元昊陷塞門執砦至高延德以去又陷安
遠承平時著作郎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其畧以爲
宜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
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州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
謂攻其所必救形勢格禁之道也宰臣呂夷簡見之
謂知樞密院宋綬曰大科得人矣六月以范仲淹兼
知延州元昊又攻鎮戎軍敗劉繼宗兵五千環慶部

署任福入白豹城焚其積聚破四十一族慶曆元年春正月詔鄜延涇原會兵討元昊不果行帝以元昊勢益猖獗遣翰林學士晃宗慤卽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等具攻守二說令副使韓琦判官尹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執政以爲難杜衍亦曰徼倖成功非萬全計帝不聽詔鄜延涇原會兵期以正月進討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且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釁許臣稍稍以恩信招降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乞留鄜延一路以備招納

至萬老弱婦女舉族而行吾逐路之兵自守勢分力弱故遇敵不支大軍併出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今中外不究此故遂乃待賊太過屯二十萬重兵只守界壕中夏之弱自古未有臣恐邊障日虛士氣日喪經費益糜師老思歸賊乘此有吞陝右之心乞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可進討斷在不疑朝廷終難之元昊遣使與仲淹約和仲淹復書令去帝號盡臣節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令諸將戒嚴而自行邊二月元昊果攻渭州逼懷遠城韓琦徵巡邊至高平盡發鎮戍兵及募勇士得萬人命行營總管任福等併擊之都監桑悺爲前鋒鈴轄朱觀都監武英繼之福將行琦令福併兵自懷遠趣德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拒終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卽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或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趣懷遠捺龍川遇鎮戍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夏人對壘於張家堡斬首數百敵棄馬羊橐駝伴北桑悺以騎兵趣之福分兵與悺踵其後謀傳敵兵少福等頗易之薄暮與悺爲一軍屯龍絡川相離五里期以明日會兵不虞夏

人一騎遁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既遠餉不給士馬乏食者三日元昊自將精騎十萬營于川口候者言夏人有砦數不多兵益進詰旦福與惲循好水川西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諸將方知墮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惲爲先鋒見道旁置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合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惲先犯中軍繼之自辰至午酣戰夏人陣中忽樹鮑老旗長二丈餘惲等莫測旣而鮑老揮右則右伏出揮左則左伏出翼而襲之宋師大敗惲劉肅及福于懷亮皆戰沒小校劉進勸福自免福不聽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鬪鏘中左頰絕其喉而死敵乃并兵攻觀英初渭川都監趙津將充亭塞騎兵三千餘爲諸將後繼是日朱觀武英兵會能家川與夏人遇陣合王珪自羊牧隆城以屯兵四千五百人助觀畧陣陣堅不可動英重傷不能出軍戰自午至申夏軍益至東陣步兵大潰衆遂奔珪英津皆死於陣觀以千餘人保民垣發矢四射會暮夏軍引去將校士卒死者萬三百人關右震動時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又分出趣利故至甚敗

是時軍須日廣三司告不足仁宗爲之肝食宋庠謀修潼關以備衝突秋夏人轉攻河東及麟府不能下乃引兵攻豐州城孤無援遂據之及破寧遠砦屯要害絕麟府餉道楊偕始請棄何外保合河津帝不許會張亢管勾麟府軍馬事破之于栢子又破之于兔毛川亢築十餘柵河外始固其年夏人寇府州知州折繼閔敗之是時夏竦改判河中分陝西爲四路置招討司以韓琦領秦鳳王公領涇原范仲淹領環慶龐籍領鄜延元昊雖數勝然死創痍者相半人困於黥集財力不給國中爲十不如之謠以怨之元昊乃歸塞門砦至高延德因乞和知延州范仲淹爲書陳禍福以喻之元昊使其親信野利旺榮復書語猶嫚知延州龐籍言夏境鼠食稼且旱元昊思納款遂令知保安軍劉拯諭旺榮言公方持靈夏兵倘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冊之知清澗城种世衡又遣王嵩以棗及畫龜爲書置臘丸中遣旺榮諭以早歸之意欲元昊得之疑旺榮旺榮得之笑曰种使君亦長矣何爲此兒戲邪因嵩窖中歲餘知渭州王沿總管葛懷敏使僧法淳持書往而旺榮乃出嵩與教練使李文貴至青澗城自言用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便於

和籍曰此詐也乃屯兵青澗留文貴不遣已而元昊果大舉入寇攻鎮戎軍是時葛懷敏徙涇原經畧副使王公使懷敏督諸將兵禦之分諸將爲四路趨定州砦賊毀橋斷其歸路四面圍之懷敏突圍走由是大潰懷敏馳至長城濠路已斷遂及將校十四人死馬餘軍九千四百馬六百皆爲敵所得元昊乘勝直抵渭州幅員六七百里焚蕩廬舍屠掠民畜自涇邠以東皆閉壘自守范仲淹自將慶州蕃漢兵援之元昊乃還懷敏通時事善候人情故多以才薦之及用爲將而輕率昧於應變遂至覆軍獨范仲淹嘗言其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十九

猾懦不知兵議者欲以全綏啖契丹使攻元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往使昌朝力辭使命且上疏曰太祖收方鎮之權以爲萬世利及太宗時將帥多舊人猶能伏威靈所向有功近歲因西羌之叛驟擇將領而士不練習以屢易之將取不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削方鎮太過之弊況今武臣多親舊恩倖出卽爲將素不知兵一旦付以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死地矣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請令方鎮守臣無數更易刺史以上宜慎所授以待有功且命將之時去疑二推恩惠務貴以大效使一切便宜從事庶得馭將之道帝

嘉納之初翰林學士王堯臣體量安撫陝西歸上疏論兵因言琦仲淹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及葛懷敏敗死中外震懼帝思堯臣之言會仲淹附王懷德入奏乞與韓琦同經畧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服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其策乃復陝西路經畧安撫招討使總四路之事置府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十九

涇州益屯兵三萬以琦仲淹籍分領之復以堯臣爲體量安撫使徙彥博帥秦州諒帥慶張元帥渭州堯臣復言琦等旣爲陝西四路招討等使則四路當稟節制不當復備使名各置司行事使所稟不於是諸路並罷經畧使琦仲淹在無名各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三年元昊上書請和西部用兵日久帝心厭之會契丹使言元昊欲歸款乃密詔龐籍招納遣文貴還月餘元昊使文貴王嵩致其臣旺榮其弟旺令嵬名環臥營諱三人書議和然屈強不肯謝借號且云如日方中止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

下籍以其言未服乃令自請而詔籍復書許之明年遣六宅使伊州刺使賀從鼎與文貴俱來猶稱男邦泥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稱臣兀卒即吾祖也如可汗號籍不敢聞使者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師天子不許更歸議之籍遂使者闕下因陳便宜言光久不通和市國人愁怨今辭理寢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遣使者申諭之議者以爲改吾祖爲兀卒特以侮玩朝廷不可許詔遣張子夷更往議且許封冊爲夏國主而元昊亦遣使繼來四年始上誓表言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

不置

主一

今願藏盟府其前日所掠將校民戶各不復還自此有邊人逃亡亦毋得襲逐臣近以本國城砦進納朝廷邊境蕃漢所居乞畫中爲界於內聽築城堡凡歲賜銀綺絹茶二十五萬五千乞如常數臣不復以他相干乞頒誓詔蓋欲世世遵守永以爲好倘君親之義不存或臣子之心渝變使宗祀不永子孫惟殃詔答曰朕臨制四海廓地萬里西夏之土世以爲胙今乃納忠悔咎表於信誓質之日月要之鬼神及諸子孫無有渝變申復懇至朕甚嘉之脩閑來誓一皆如約張子夷充冊禮使仍賜對衣黃金帶銀鞍勒馬銀

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三萬斤冊以漆書竹簡籍以天下樂錦金塗銀印方二寸一分文曰夏國主印錦綾塗金銀牌綠冊法物皆銀裝金塗覆以紫繡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敕書爲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使至京就驛賀宴坐朵殿使至其國相見用賓客禮置推塲于保安軍及高平砦第不通青鹽然宋每遣使往館于宥州終不復至興靈而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是歲遼夾山部落朵兒族八百戶歸元昊興宗責還元昊不遣遂親將騎兵十萬出金肅城弟天齊王馬步軍大元帥將騎七千出南路韓國王將兵六萬

不置

主一

出北路三路濟河長驅興宗入夏境四百里不見敵據得勝寺南壁以待八月五日韓國王自賀蘭北與元昊接戰數勝之遼兵至者日益夏乃請和退三十里韓國王不從如是退者三凡百餘里矣每退必赭其地遼馬無所食因許和夏乃遷延以老其師度遼之馬益病因急攻之遂敗復攻南壁興宗大敗入南樞王蕭孝友皆擒其鵠突姑附馬興宗從數騎走元昊縱其去元昊五月五日生國人以其日相慶賀又以四孟朔爲節凡五娶一曰大遼興平公主二曰宣穆惠文皇后沒藏氏生諒祚三曰懿成皇后野力氏

四曰妃沒嚙氏五曰索氏元昊以慶曆八年正月殂年四十六在位十七年諡曰武烈皇帝夏四月夏遣使來告哀朝廷及契丹皆遣使慰奠議者請因諒祚勿弼母族專政以節餼餼其三將使各有所部分以披其勢可以得志陝西安撫使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之上諾其言乃冊諒祚爲夏國主賜絹一千匹布五百端羊百口麴米各百石酒百瓶及鑿仍賜絹一千五百匹餘如初然議者頗惜其失幾會諒祚元昊長子也勿養於訛麗訛麗因專國政初麟州西城枕畔耽曰紅樓下瞰屈野河其外距夏境尚七十里而田腴利厚多入訛麗歲東侵不已至耕獲時輒屯兵河西經畧使龐籍每戒邊將使毋得過屈野河然所距屈野河猶二十里管勾軍馬司賈逵微循見所侵田稍過督邊吏麟州守王亮懼始以事聞詔遣使者巡檢經制之訛麗晏然弗革迫之則格鬪緩之則歸耕經畧司遣使追還所侵田訛麗專爲調言無歸意嘉祐二年遂圍兵宿境上逮三月增置數萬人守將欽兵弗與戰知麟州武觀築堡于河西以爲保障役旣興觀率將吏往按視遇夏人于沙鼠浪戡與管勾郭恩等欲止而走馬承愛黃

道元以言脅之遂夜至臥駝峯見烽舉且鼓聲道元猶不信比明至忽里堆與夏人相去纔數十步遂合戰自旦至食時夏人四面合攻衆大潰戡走恩與道元等被執安撫司遣李思道往議疆事而訛麗驚不聽久之代州兵馬鈴轄蘇安靜得夏國呂寧投浪掠黎來合議乃築堦九更新邊禁要以違約則罷和市自此始定諒祚忌訛麗專或告訛麗將叛諒祚討殺之夷其族已而請去蕃禮從漢儀嘉祐六年上書自言慕中國衣冠明年當以此迎使者詔許之遣人獻方物稱宣徽南院使詔諭非倍臣所宜稱減其僭擬使遵誓詔表求太宗御製草詩隸書石本且進馬五十四匹求九經唐史冊府元龜及朱正至朝賀儀詔賜九經還所獻馬治平初求復權塲不許八年知府州折繼祖卒初繼祖欲解去州事下河東安撫梁通體量適言折氏世襲此州比年監司一以條約繩之尤爲煩密繼祖不自安故欲解去乞慰存之詔不許至是卒以其子克柔權領州事英宗卽位夏人出兵秦鳳涇原抄熟戶擾邊塞弓箭手殺掠人畜以萬計程戡王素孫長卿諭安諸族首領防誘拔散叛遣使齎詔問之諒祚遷延弗受已而因賀正使荔茂先獻

歸罪宋邊吏三年遂大舉攻大順城分兵圍榮
遣西京左藏庫副使何次公詣之三月乃獻方物謝
罪賜絹五百匹銀五百兩神宗卽位乃遣內殿崇班
魏諫賜以治平三年冬服銀絹供備庫副使高遵裕
告哀并以英宗遺留物賜之秋夏國遣使奉慰及進
助山陵冬夏監軍蒐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名山第夷
山請降于青澗守將神諤使人因夷山以誘名山
賂以金孟名山小吏李文喜受之陰許歸款而名山
未之知也諤卽以聞且欲因取河南地知延州陸詭
言數萬之衆納土容可受若但以其衆來情偽未可

知戒諤無妄動諤持之力詭詭召諤問狀且與轉運

一

使薛向議撫納詭言名山誠能據橫山以扞敵我以
刺史世封之使自爲守固爲中國之利今無益我而
啓西憂非計也乃共盡三策令蕃府張穆之入奏穆
之因受向指詭言必可成帝意詭不協力徙之秦鳳
諤不待命悉起所部兵長驅而進圍名山帳名山不
得已舉衆從諤而南得首領三百戶萬五千兵萬人
遂城其地夏人來爭諤擊敗之詭効諤擅興之罪欲
捕治之未果而徙秦之命至西方用兵自此始矣十
一月神諤既受蒐名山降夏主諒祚乃詐爲會議諤

知保安軍楊定等殺之邊釁復起朝議以諤生事欲

一

棄綏誅諤陝西宣撫主管機宜文字趙鼎言虜既殺
主官而又棄綏不守示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
何以處又移書執政請存綏以張兵勢規度大理河
川建堡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不從乃命韓
琦判永興軍經畧陝西琦初言綏不當取及定等被
殺復言綏不可棄樞密以初議詰之琦具論其故卒
存綏州而貶神諤官安置隨州諤祚綱逸殺定者六
宅使李崇貴等以獻十二月諚祚殂年二十一在位
二十年諚曰昭英皇帝子秉常立秉常諚祚之長子
卽位時年七歲毋梁太后攝政熙寧元年三月遣轉
運使薛宗道等來告哀神宗問殺楊定事宗道言殺
人者先已執送之矣乃賜詔慰之并諭令上大首領
數人姓名當爵祿之俟崇貴至卽行冊禮及崇貴至
云定奉使諚祚常拜稱臣且許以歸沿邊熟戶諚祚
遺之寶劔寶鑑及金銀物初定之歸上其劔鑑而匿
其金銀言諚祚可刺帝喜遂權知保安既而夏人失
綏州以爲定賣已故殺之至是事露帝薄崇貴等罪
而削定官沒其田宅萬計二年二月遣使冊秉常爲
夏國主三月夏人入秦州陷劉溝堡殺范愿既而進

誓表乞班誓詔及請以安遠塞門二砦易綏州初朝
議欲官爵夏之首領計分其勢郭遠以爲彼必不受
詔且彼既恭順宜布以大信不當誘之以利乘常果
不奉詔遣都羅重進來言曰上方以孝治天下奈何
反教小國之臣叛其君哉於是前議遂罷乃賜誓詔
而綏州待得二砦乃還夏主受冊而二砦不歸欲且
先得綏州遣閭萌訛以誓詔來言及趙禹往交地萌
訛對以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界非所約禹曰若然塞
門二墻墟耳安用之遂罷詔城綏州八月表請去漢
儀復用蕃禮從之三年五月夏人號十萬築開訛堡
知慶州李復圭合蕃漢兵纔三千偏遣偏將李信劉
甫种諤等出戰信等訴以衆寡不敵復圭威以節制
親畫陣圖方畧授之兵進遂大敗復圭懼欲自解卽
執信等而取其圖畧命州官李昭用劾以故違節制
諤歿死獄中新信甫配流郭貴復出兵邛州堡夜入
欄浪市掠老幼數百又襲金湯而夏人已去惟殺其
老幼一二百人以功告捷而邊怨大起矣八月夏人
遂大舉入環慶攻大順城棄遠砦兵多者號二十萬
少者不下一二萬屯榆林距慶州四十里游騎至城
下九日乃退鈴轄郭慶等死之四年正月种諤謀取

橫山領兵先城囉兀進築永樂川賞遺嶺二砦分遣
都監燕達築撫寧故城及分荒墩三泉吐渾川開光
嶺葭蘆川四砦與河東路修築各相去四十餘里二
月夏人來攻順寧砦復圖撫寧府州折繼世及高永
能等擁兵駐細浮圖去撫寧咫尺囉兀兵勢尚完种
諤在綏德節制諸軍聞夏人至茫然失措欲作書召
燕達戰怖不能下筆顧轉運判官李南公涕泗不已
於是新築諸堡悉陷將士千餘人皆沒初朝議以新
築囉兀城去綏德百餘里偏梁險狹難於餽餉且城
中無井泉遣人往視之未至而撫寧陷遂詔棄囉兀
城九月夏遣使入貢且以二砦易綏州乞如舊約詔
不允遣卽將景思立王存以涇原兵出南路王韶由
東谷徑趨武勝未至十餘里逢夏人戰遂至其城略
藥棄城夜遁大首領曲微四王阿南珂山奔乃城武
勝八年夏人以索蕃漢部盜人畜投南界者牒熙河
經畧司請高太尉赴三岔堡會議牒稱大安二年乃
詔鄜延經畧司令牒宥州問安稱年號且牒非其地
分邊臣會議皆違越生事是必夏王不知請問之夏
人進奉山陵後期詔令先至永厚陵設祭後至闕奉
慰帝謂輔臣曰元昊昔僭號遣使上表稱臣其辭猶

朝廷不先詰其所以然而遽絕之縱邊民蕃部討
虜故元昊嘗自謂爲諸羌所立不得辭朝廷命不得
而變西師亟戰輒敗天下駭然仁宗悔之當元昊僭
書來獨諫官吳育謂難以中國叛臣處之或可稍易
以名號議者皆以爲不然卒用中原而後賜封冊爲
夏國主良可惜哉元豐四年有李將軍清者本秦人
說秉常以河南地歸宋國母知之遂誅清而奪秉常
政鄜延總管种諤乃疏秉常遇獄國內亂宜興師問
罪此千載一時之會帝然之遂遣王中正往鄜延環
慶稱詔募禁兵願從者將之詔熙河李憲等以秉常

李憲等集書其不棄

王

見囚大舉征夏及詔諭夏國蒐名諸部首領能拔身
自歸及相率共誅國讐當崇其爵賞敢有違拒者誅
九族而召种諤入對諤至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猶
子往持其臂以來爾帝壯之乃決意西伐方議出師
孫固諫曰舉兵易解禍難不可帝曰夏有衆不取則
爲邊人所有不可失也固曰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
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帝笑曰此真鄙生之
說耳時執政有言便當直渡河不可留行固曰然則
孰爲陛下任此者帝曰朕以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
而使宦者爲之則士大夫孰肯爲用帝不悅他日固

又曰今五路進師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爲亂帝
諭以無其人呂公著進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既無
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著言是也帝不聽竟命李憲
出熙河种諤出鄜延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
王中正出河東分道並進入詔吐蕃首領董氈集兵
會伐八月中正及諤言涇原環慶會兵取靈州復討
興州麟府鄜延先會夏州取懷州渡會興州憲總七
軍及董氈兵三萬至新市城遇夏人戰敗之遂復蘭
州古城王中正出鄜州諤辭自言皇帝親征提兵六
萬才行數里既奏已入夏境屯白草平九日不進環

李憲等集書其不棄

王

慶經畧使高遵裕將步騎八萬七千涇原總管劉昌
祚將卒五萬出慶州諤將鄜延及畿內兵九萬三千
出綏德城九月諤圍米脂夏人來救戰於無定川大
破之斬首五千級十月遂克米脂進攻石州中正以
河東軍度無定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濕士馬多陷沒
糗糧不能繼又耻無功遠入於宥州時夏人棄城走
河北城中遺民百餘家中正遂屠之掠其牛馬以充
食十一月劉昌祚率蕃漢兵五萬受遵裕節制令兩
路合軍以進旣入境而慶兵不至昌祚次磨嘴隘遇
夏衆十萬扼險大破之遂薄靈州城兵幾入門遵裕

嫌其功馳使止之昌祚按甲不敢進遲裕至圍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黃河七級渠以灌營復鈔絕餉道士卒凍溺死遂潰而還餘纔萬三千而已夏人蹕之復敗焉昌祚亦還涇原种諤留千人守米脂而自帥大衆進攻銀石夏州遂破石堡城進至夏州駐軍索家平會太校劉歸仁衆潰而軍食又乏復值大雪乃引還死者不可勝計入塞者僅三萬人王中正自省州行至柰王井糧盡士卒死者二萬人亦引退初李憲帥五路兵直趨興靈憲總兵東上行於天都山下焚夏之南牟內殿并其館庫追襲其統軍敗之擒百

征今彼已屢遭敗衄故遣使詭情陳露意在間貳想彼必已悉察夏人間此遂不至五月种諤西討不能如志知延州沈括請城古烏延城以包橫山下瞰平夏使夏人不得絕磧爲寇諤上其策於朝且言橫山延袤千里多馬宜募人物勁悍善戰且有鹽鐵之利夏人恃以爲生其城壘皆控險足以守禦今之興功當自銀州始其次遷宥州又其次修夏州三郡鼎峙則橫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修鹽州則橫山疆兵戰馬山澤之利盡歸中國其勢居高俯視興靈可以直覆巢穴遂遣侍中徐禧內侍李舜舉往議禧上言銀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南已爲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不如永樂之形勢扼險復請於銀夏宥之界先築永樂城永樂依山無水泉獨种諤極言不可帝從禧議乃詔禧率諸將竟城之四日而成詎故銀州治廿五里賜名銀川岩禧等還米脂以兵萬人屬曲珍守之永樂接宥州附橫山夏人必爭之地禧等旣城去九日夏人來攻珍使報禧禧乃扶李舜舉來援留沈括守米脂而夏兵至者號三十萬大將高永能請及其未陣擊之禧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執刀自率吏卒拒戰夏人益衆進

薄城下珍兵陳于水際將士皆有懼色珍白禧曰君爲大將柰何遇敵反自退邪禧乃以七萬陣城下坐譙門執黃旗令衆曰視吾旗進止夏人縱鐵騎渡河珍曰此號鐵鷁子軍也當其半濟擊之乃可有逞待地則其鋒不可當也禧不聽鐵騎既濟震盪衝突大兵從之禧師敗績將校及使人十餘輩士卒八百餘人盡沒詔李憲張世矩往援及令括遣人與約退軍當還永樂地夏人進侵及縣門潰歸城者決水砦爲道以登夏人因之奔歸於城者三萬人皆沒夏兵圍之者厚數里遊騎至米脂將士晝夜血戰城中乏水

已數日鑿井不得泉渴死者大半括與李憲援兵及魏運皆爲夏大兵所隔種諤怨禧不遣救師夏人呼珍來講和呂整景思義相繼而行夏人髡思義囚之而城圍者已浹旬矣會夜半大雨夏兵環城急攻城遂陷高永能戰沒禧奔舉運使李穰皆死於亂兵惟曲珍李浦裸跣走免蕃郃脂揮馬貴獨誓死持刀殺數十人而沒是役也死者將校數百人士卒役夫二十餘萬夏人乃耀兵米脂城下而還宋自熙寧以來凡得葭蘆吳保義合米脂浮屠塞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粟銀絹不

可勝計帝臨朝痛悼贈禧等官貶括團練副使隨州安置自靈武之敗秦晉困棘天下企望安息而括譖進攻取之策禧數以邊事自任狂謀輕敵遂致覆敗自是帝始知邊臣不可倚信深自悔咎無意於西伐而夏人亦困弊夏西南都統鼎星苑名濟乃移書劉昌祚曰中國者禮樂之所存恩信之所出動止猷爲必適于正若乃聽誣受間肆詐窮兵侵人之土疆殘人之黎庶是乖中國之體爲外邦之羞昨者朝廷興甲兵大窮侵討蓋天子與邊臣之議爲夏國方守先誓宜出不虞五路進兵一舉可定故去年有靈州之役今秋有永樂之戰然較其勝負與前日之議爲何如哉朝廷與夏國非不經營之五路進討之策諸邊肆撓之謀皆嘗用之矣知僥倖之無成故終於樂天事小之道況夏國提封一萬里帶甲數十萬南有于闐作我歡鄰北有大燕爲我強援若乘間便角力競鬪雖十年豈得休哉卽念天民無辜受此塗炭之苦國主自見伐之後夙夜思念爲自祖宗之世事中國之禮無或虧貢聘不敢怠而邊吏幸功上聽致感祖宗之盟旣阻君臣之分不交存亡之機發不旋踵朝廷豈不恤哉至若括之憂不在額史隋室之變

生於揚感此明公得於胸中不待言而後喻今天下
倒垂之望正在英才何不進譙言闕邪議使朝廷與
夏國歡好如初生民重見太平豈獨夏國之幸乃天
下之幸也昌祚上其書帝喻答之麟州無井唯沙泉
在城外欲拓城包之而土善陷夏人每至圍城人皆
憂渴死昌公獨用其機鄧子喬計做古板軸法去其
沙實以木炭填土於其上板築立遂包泉於中自是
城墜不陷而州得以守六年夏人大舉圍蘭州已奪
兩關門鈴轄王文郁集死士七百夜縋城而下持短
兵突營遂拔去復來圍九月大戰乃解去閏六月夏遣
使來貢乞和遂詔陝西河東經畧司其新復城砦徵
循毋出二百里夏之歲賜如舊七年夏人圍蘭州初李憲
至蘭州河外而翔翔不進意必大舉乃增城守之備
至是果大舉入寇步騎號八十萬圍蘭州意在必取
督衆急攻矢如雨雹雲梯革洞百道並進凡十晝夜
不克糧盡引去圍定西城燒倉廩族帳遂至靜邊鈴
轄彭孫敗之殺其首領哲宗卽位復遣使來求所侵
蘭州米脂等五砦使未至蘇轍兩疏請因請地而與
之司馬先言此邊鄙安危之機不可不察靈州之役
本由我起新聞數砦皆是彼田今既許其內附豈宜

斷而不與彼必曰新天子卽位我卑辭厚禮以事中國
庶幾歸我侵疆今猶不許則是恭順無益不若以
武力取之小則上書悻悻大則攻陷新城當此之時
不得已而與之其爲國家之耻無乃甚於今日乎羣
臣猶有見小忘大守近遺遠惜此無用之地使兵連
不解爲國家之憂願決聖心爲兆民計時異議者衆
唯文彥博與光合遂從之光又欲併棄熙河安肅固
爭之邢恕亦言此非細事當訪之邊人光乃召前通
判河州孫路問之路挾輿地圖示光曰自通遠至熙
州繞通一徑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關瀕大河城
蘭州然後可以扞蔽若捐以予敵一逼危矣光乃止
是年乘常租年三十六在位二十年諡曰康靖皇帝
子乾順立生三歲卽位詔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
砦待歸我陷執民當盡以給還三年夏人攻德靖砦
諸將米贊那普戰死詔劉昌祚以涇原萬人駱德順
軍熙河五千人駐通遠軍據秦鳳要害以爲犄角夏
人遂攻龔谷砦砦兵及東關堡巡檢等戰不利死者
幾百人四年始遣使冊封稍歸永樂所獲人遂以歲
釐米脂浮圖安疆四砦與之而畫界未定五年夏人
來歸永樂所獲吏士四百十九人遂詔以米脂浮圖

護盧安疆四皆違之夏得地益驕夏人來言書疆界者不依綏州內十里築堡鋪供耕牧外十里立封埃作空地例以辨兩國界詔曰已諭邊臣如約夏之封界當亦體此冬攻蘭州之質孤勝如堡圍麟府三日殺掠不計鄜延都監李儀等盡沒七年屢攻綏德城以重兵壓涇原境留五旬大掠築壘于沒烟峽口以自固游師雄請自蘭州李諾平東抵通遠定西通汧渭之間建三砦及置護耕七堡以固藩籬穆衍請於質孤勝如二堡之間城李諾平以控要害議未決秦鳳都監康謂以爲夏之所以未臣附而屢肆兵者以我勢分於隄備兵未練而賞罰失當耳若擇銳結伍伺彼之動聚則先擊散則復聚則彼分而我聚以衆擊寡可得志也詔謂諸關而下其事於諸路八年夏人復遣使以蘭州一境易塞門二砦詔數其違順不常而却其請紹聖元年夏進馬助太皇太后山陵後遣使再議易地詔不允三年大入鄜延西自順寧招安砦東自黑水安定中自塞門龍安金明以南二百里間相繼不絕至延州北五里十月忽自長城一日馳至金明列營環城國主子母親督桴鼓縱騎四掠知麟州有備復還金明而後騎之精銳者留龍母邊

將率兵掩擊不退金明乃破守兵二千八百人惟五人得脫城中糧五萬石草十萬束皆盡將官皇城使張俞死之既還留一書置漢人頸上曰貸汝命爲我投於經畧使處其言曰夏國昨與朝廷議疆場惟有小不同方行理究不意朝廷改悔却於坐圍鋪處立界本國以恭順之故亦電勉聽從遂於境內立數堡以護耕而鄜延出兵悉行平蕩又數數入界殺掠國人共憤欲取延州終以恭順止取金明一砦以示兵鋒亦不失臣子之節也延帥呂惠卿上千樞密院而不以聞初哲宗聞夏人來寇泰然笑曰五十萬衆深入吾境不過十日勝不過一二砦須夫已而果破金明引退紹聖四年知渭州章榘以夏人猖獗上言城葫蘆河川據形勝以偪夏朝廷許之遂合熙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之師陽繕理他砦數十所以示怯而陰具板築守戰備出葫蘆河川築二砦於石門峽江口好水河之陰夏人聞之帥衆來乘榘迎擊敗之三旬又二日城成賜名曰平夏城榘平砦章惇因請絕夏人歲賜而命沿邊諸路相繼築城于要害以進拓境土凡五千餘所元符元年冬十月夏人寇平夏城章榘大敗之獲其將鬼名阿理西壽監軍妹勒都逋

甚衆夏人震駭捷至帝御紫宸殿受賀案在涇
原日久嘗言夏嗜利畏威不有懲艾邊不得休息宜
稍取其土疆如古創地之制以固吾圉然後諸路擇
要害不一再舉勢將自蹙矣章惇與案意同故言多
見采由是創州一城皆九屢敗夏人而諸路多建城
皆以遏夏人及平夏之捷夏人不復振矣元符二年
九月夏人上表謝過詔夏主省所上表能抗章引歷
已論邊臣我疆被界毋相侵犯已而夏以二千騎出
浮圖金來戰供奉官陳告死之閏九月古邈川部族
叛熙河將王慤率兵掩擊翌日夏人馬數萬圍慤等

所殺亦不能復領軍政使符之一匹夫耳何益於事
京怒必令金帛招致之夏乃黜兵延渭慶三路名數
千騎出沒聲言假兵于遼遂以成安公主嫁乾順因
年詔西邊能招致者毋問首從賞同斬級令用京計
也陶節夫在延州大加招誘乾順遣使巽請皆拒之
又令殺其牧放者夏人遂入鎮戎畧數百口執知廓
州高永年而去又攻湟州自是兵連者三年大觀元
年始遣修貢政和四年冬環州定遠大首領夏人李
訛囉以書遺其國統軍梁咄唆曰我居漢二十年每
見春廩既虛秋庾未積糧草轉輸例給空券方春未
秋士有饑色若捲甲而趨徑擄定遠唾手可取定遠
既得則旁十餘城不攻而下矣我備穀累歲掘地而
藏之所在如是夫大兵之來斗糧無齊可坐而飽也唆
唆遂以萬人來迎轉運使任諒先知其謀募民盡發
窖穀唆唆圍定遠失所藏越七日訛囉遂以其部萬
餘歸夏乾順築臧氏河城遂詔河東節度使童貫爲
陝西經畧以討之五年春遣熙河經畧劉法將步騎
十五萬出湟州秦鳳經畧劉仲武將兵五萬出會州
貫以中軍駐蘭州爲兩路聲援仲武至清水河築城
屯守而還法與夏人右廂軍戰於古骨龍大敗之訛

首三千級實秦凱皆遷秩秋仲武王厚復合涇原賊延還慶秦鳳之師攻夏臧底河城敗績死者十四五秦鳳第三將全軍萬人皆沒厚懼厚賂貫而匿之夏人以數萬騎擊肅關而去六年劉法劉仲武合熙秦之師十萬攻夏仁多泉城三日不克援後期不至城中請降法受其降而屠之獲首三千級神師道以十萬衆復攻臧氏河城克之十一月夏人大舉攻涇原靖夏城時久無雪夏先使數萬騎繞城踐塵漲天兵對面不相親乃潛穿壕爲地道入城中城遂陷復屠之而去宣和元年童貫復逼劉法使取朔方法不得已引兵二萬出至統安城遇夏國主弟察哥郎君率步騎爲三陣以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移七時前軍楊惟忠敗入中軍後軍焦安節敗在軍未定國力戰自朝及暮兵不食而馬亦渴死多法棄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盩朱峴守兵見追之擊崖折足爲一別膽軍斬首而去是役死者十萬貫隱其敗而以捷聞察哥見法首惻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於古骨龍仁多泉吾嘗避其鋒謂天生神將豈料今爲一小卒梟首哉其失恃勝輕出不可不戒遂乘勝圍震武劉仲武何瓊等赴之乃解去震武在

山峽中熙秦兩路不能餉自築三歲間知軍李明孟清皆爲夏人所殺初夏人陷法軍圍震武欲援之察哥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乃自引去而宣撫司受解圍之賞者數百人實自去之也諸路所築城皆皆不毛夏所不爭之地而關輔爲之蕭條果如察哥之言十月夏遣使來賀天寧節投以誓詔不取貫不能屈但迫館伴強之使持還及邊遂棄之而去賈炎得而上之貫始大沮欽宗卽位遣使來賀正旦先是金人滅遼殺罕遣撒梅使夏國許割天德雲內金肅河請四軍及武州等八館之地約攻麟州以牽河東之勢靖康元年三月夏人遂由金肅河清渡河取天德雲內武州河東八館之地四月陷震威城繼而金貴人兀室以數萬騎陽爲出獵掩至天德逼逐夏人悉奪有其地夏人請和金人執其使時建炎元年也是歲金帥兀朮回雲中遣保靜軍節度使楊天吉約侵宋乾順許之通問使傳覲見金左監軍希尹于雲中希尹以國書授覲爲夏國請熙寧以來侵地蓋彼旣奪其地乃責償于宋以報之二年正月以主客員外郎謝亮爲陝西宣諭使持詔書賜乾順亮西入關廊延經畧使王庶遣亮書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

魏利國家者專之可也夏國爲患小而緩金人爲患大而急方其挫銳熙河奔北郿延秋稼未登兵士困餓閣下苟能仗節督諸路協同義舉雖未足盡雪舊耻亦可驅逐渡河全秦莫枕徐圖恢復矣亮不能用遂由環慶入西夏慶曆後夏國主嘗以賓禮見使者亮至乾順乃倨然見之留居幾月始與約和罷兵亮歸而夏之兵已躡其後襲取定邊軍明年亮還行在二月金帥婁宿連陷長安鳳翔隴右大震夏人牒知開張無備遂檄延安府言大金割郿延以隸其國須當理索取違拒者發兵誅討之帥臣王庶檄報曰金人初犯本朝嘗以金肅河清界爾今誰與守國家以奸臣貪得不恤鄰好遂至於此貪利之臣何國無之豈意夏國躬蹈覆轍比聞金人欲自涇原擣興靈方且寒心不圖尚欲乘人之急幕府雖士卒單寡然類皆節制之師左支右吾尚堪一戰果能辨此何用多言因遣諜間其用事臣李遇夏人竟不出是歲開封尹宗澤奏疏請北伐且言乞遣辯士西說夏國東說高麗俾出助兵知樞密院事張浚使川陝謀北伐欲通夏國爲援奏請國書詔從之浚西行復以員外郎謝亮爲宣撫司叅議官再使夏國浚遣亮往迄不得

其要領而還紹興元年同州觀察使劉惟輔棄德順軍輸款於夏夏人拒不受詔以夏本敵國毋復班爵日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始遣人通夏國書二年呂頤浩言聞金夏交惡夏國屢遣人來吳玠關師古軍中宜令張浚通問以釋其情是歲余親謀結燕雲之人圖以直隸軍覓欲誅之余親父子遁入夏國夏人以其兵少不納四年吳玠奏夏國數通書有不忌本國意五年吳玠奏西蕃三十八族首領趙繼忠來歸用可扼西夏右臂僞齊知同州李世輔謀執金帥撒里曷歸宋不克遂奔夏世輔父母親族在延安者金人殺之無遺類矣九年夏人陷府州乾順以世輔爲郿延岐雍等路經畧安撫使世輔請兵將報延安之役夏主俾先討別種酋豪號青面夜叉者世輔擒之以報乾順乃爲出與遣文臣王樞武臣曷訛等隨之世輔軍至延安撒里曷走耀州世輔購得害其父母者殺之東城聞金人降赦歸宋河南地乃說王樞等降宋曷訛不從世輔抽刀斫之不中遂縛樞使人護送行在世輔以與衆三千人歸宋授世輔護國承宣使樞密行府前軍都統制楊名顯忠乾順在位五十四年祖諡曰聖文皇帝子仁孝嗣時年十六詔還王樞

及夏國之俘百九十人二十九年歸宋官李宗順上書言夏國副使屈移當兩使南朝以爲衣冠禮樂非他國比怨金叛盟奪其所與地此其情可見壬子歲蘇罕常聚兵雲中以窺蜀夏人謂將圖已舉國屯境上以待其至今誠遣辯士往說之夏國必不難出兵庶足爲吾聲援以圖恢復書奏不報夏人聞金人南侵以騎兵三千至蔡園川及馬家峽禿頭嶺將分道入攻宣撫使吳玠命鎮戎軍守將秦弼說諭之金兵敗夏人乃還淳熙十二年二月謀報故遼國大石林牙假道于夏以伐金密詔利西都統制吳玠與制置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夏

使留正議之十三年四月復詔挺結夏國當時論議可否及夏人從違史皆失書紹熙四年仁孝殂年七十在位五十五年諡曰聖德皇帝子純佑嗣鎮夷郡王安全乾順之孫開禧二年廢其王純佑自立在位六年殂大都督府主遵項立遵項始以宗室策試進士及第爲大都督府主嘉定四年立改元光定七年夏左樞密使萬慶義勇遣二僧齎書西邊欲與共圖金人復侵地制置使黃誼不報其後金人南遷議徙都長安遣元帥亦蓋以重兵宿鞏州夏主畏其侵迫乃遣招討審子寧赴蜀圖議夾攻秦鞏蜀帥聶子

遵俾利西安撫丁燦答書勅將吏嚴兵以待時嘉定十二年子述尋罷去燦持議不可輕動師不可出十二月審子寧遣使復申前說且責我以失期時安丙再開宣閭許之命利州副都統制程信任其責十三年審子寧以師期來告丙遂決意出師以奏劄聞諸朝不待報可命將大舉卒無功夏人審子寧嵬名公輔亦率其衆歸國丙回利州蒙古圍夏興州遵項出奔西涼州十六年遵項自號上皇傳位於其子德旺寶慶二年遵項殂年六十四諡曰英文皇帝丙戊德旺殂年四十六南平王覲立二年丁亥爲元所取國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夏

遂以夏之境土方二萬餘里其設官之制多與宋同朝賀之儀雜用唐宋而樂之器與曲則唐也河之內外州郡凡二十有二河南之州九曰靈曰洪曰宥曰銀曰夏曰石曰鹽曰南威曰會河西之州九曰興曰定曰懷曰永曰涼曰甘曰肅曰瓜曰沙熙秦河外之州四曰西寧曰樂曰廓曰積石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甘涼之間則以諸河爲溉興靈則有古渠曰唐來曰漢原皆支引黃河故灌溉之利歲無旱澇之處其民一家號一帳男年登十五爲丁率二丁取正軍一人每負贍一人爲一抄負贍者隨軍雜役也四丁

兩抄餘號空丁願隸正軍者得射他丁爲負贍無則許射正軍之疲弱者爲之故壯者皆習戰鬪而得正軍爲多凡正軍給長生馬馳各一團練使以上帳一弓一箭五百馬一索馳五旗鼓劍棍棒抄袋披氈渾脫背索鈇鏹斤斧箭牌鐵爪箠各一刺史以下無帳無旗鼓人各索馳一箭三百幕梁一兵三人同一幕梁幕梁織毛爲幕而以木架有砲手二百人號潑喜陡立旋風砲於索馳鞍縱石如拳得漢人勇者爲前軍號撞令郎若脆怯無他伎者遷河外耕作或以守肅州有左右廂十二監軍司曰左廂神勇曰石州

曩饑渴出戰率用隻日避晦日齋糧不過一旬弓皮弦矢沙柳箝惡雨雪盡舉煙揚塵夜篝火以爲候不耻奔遁敗三日輒復至其處捉人馬射之號曰殺鬼招冤或縛草人埋於地衆射而還爲信機鬼尚詛呪每出兵則先卜卜有四一以艾灼羊皮骨以求兆名炙勃焦二擗竹於地若撲著以求數謂之擗算三夜以羊焚香祝之又焚穀火布靜處晨屏羊視其腸胃通則兵無沮心有血則不利四以矢擊弓弦審其聲知敵至之期與兵交之勝負及六畜之苗祥五穀之凶稔俗皆土屋惟有命者得以瓦覆之初西夏葉育之叛其謀皆出於華州士人張元與吳昊田畫集實紀其事云張元吳昊姚嗣宗皆關中人負氣倜儻有縱橫才相與友善嘗薄遊塞上觀視山川風俗有經畧西鄙意嗣宗題詩崆峒山寺壁在兩界間云南粵千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轟天崆峒山叟笑無語飽聽松聲春晝眠范仲淹巡邊見之大驚又有踏破賀蘭石投清西海塵之句元爲鸚鵡詩卒章曰好著金籠收拾取莫教飛去別人家昊亦有詩將謁韓范二帥耻自屈不肯往乃募大石刻詩其上使壯夫拽之于通衢三人從而哭之欲以鼓動二帥旣而果召與

相見躊躇未用元與吳徑走西夏仲淹以急騎追之不及乃表請宗入幕府元與吳既至夏人倚爲謀主以抗朝廷連兵十餘年西方至爲疲弊職此二人爲之時二人家屬羈縻隨州間使謀者矯中國詔釋之未有知者後乃聞西人臨境作樂迎此二家而去自此邊帥始待士矣嗣宗又有述懷詩曰大開雙白眼只見一青天元有雪詩曰五丁伏劍袂雲霓直取銀河下帝畿戰死玉龍三十萬敗鱗風捲滿天飛吳詩獨不傳觀此數聯可想見其人非池中物也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一十七

諸蠻

諸蠻族類不一大抵依阻山谷並林木爲居椎髻跣足走險如履平地言語侏離衣服犢鼻畏鬼神喜淫祀刻木爲契不能相君長以財力雄彊每忿怒則推刃同氣加兵父子間復讐怨不顧死出入腰弓矢匿草中射人得牛酒則釋然矣親戚比隣指授相賣父子別業父貧則質身於子去禽獸無幾其族鑄銅爲大鼓初成懸庭中置酒以召同類爭以金銀爲大釵叩鼓去則以釵遺主人相攻擊鳴鼓以集衆號有鼓者爲都老衆推服之唐末諸酋分據其地自爲刺史宋興始通中國奉正朔修職貢間有桀黠貪利或疆吏失於撫御往往聚而爲寇掠抄邊戶朝廷禽獸畜之務在羈縻不深治也熙寧間以章惇察訪經制蠻事諸溪峒相繼納土願爲王民始於城砦比之內地元祐初諸蠻復叛朝廷方務休息乃詔諭湖南北及廣西路並免追討廢堡砦棄五溪諸郡縣崇寧間復議開邊於是安化上三州及思廣諸峒蠻夷皆願納土輸貢賦及今廣西招納左右江四百五十餘峒尋以議者言以爲招致熟蕃非便乃詔悉廢所置州郡

復祖宗之舊焉紹興初監察御史明橐言湖南邊郡及二廣之地舊置溪峒歸明官比年寢廣其員及諸州措置隘砦關人把拓又令管押兵夫素不習知法令率貪婪無厭況管押又皆鄉民甚為邊患遭困苦折辱者往往無所赴愬議者欲俾帥臣籍其姓名每三年一遷易如州縣官故事或云止循舊添差並罷管押兵夫宜令二廣湖南帥臣處置適宜無啓邊禍以害遠人詔下其議明橐言平觀二州本王口高峯一砦處廣右西偏舊常無虞崇寧大觀間邊臣啓覺奏請置州拓境深入不毛如平從允孚庭觀溪馴叙樂隆允等十有二州屬之黔南其官吏軍兵請給費用悉由內郡於是騷然其能支吾政和間朝廷始悟其非罷之或者謂平州為西南重鎮兼制王江從允等州及湖南之武岡軍湖北之靖州桂州之桑江峒徭觀州則控制南丹陸家砦非難十道及白崖諸蠻以故二州獨不廢臣自歷邊即乞罷平觀者前後非一觀州初為宜州富仁監大觀間帥臣王祖道欲招納文蘭州都巡檢劉惟忠謂得文蘭不若取南丹之利因誣其知州莫公佞阻文蘭不令納土為公佞罪惟忠遂禽殺公佞帥司奏其功乃改南丹為觀州命

惟忠守之公佞之死人以為冤其弟公晟結溪峒圖報復連歲攻圍惟忠中傷死黃忱復建議欲增築高峯砦於富仁監側為觀聲援會朝廷罷新邊遂請以高峯砦為觀州設知州一人吏額五十人廂禁軍土丁家丁又千餘人歲費錢一萬二千九百餘貫米八千餘石有奇州無稅租戶籍皆仰給鄰郡飛輓涉阻險或遇蠻寇設伏陰發毒矢中人輒死人畏賊率委棄道路縱然達州廉費亦不可勝計昔為富仁監時不聞有警惟是邊吏欲以刺探為功故時時稱警急因以為利遂欲存而不廢也比年戶籍日削民多流離或轉入溪峒公私困弊為甚平州初隸融州亦屬廉州峒也舊通湖北渠陽軍置融江砦及臨溪潯江堡後以地隔生蠻遂廢崇寧間復隸融王口砦北接王江更為懷遠軍後更為平江州更王江為允州並隸黔南致和二年復廢邊吏誑其帥臣乞存平州設知州一人吏額百人禁軍土丁千人歲費錢一萬七千三百貫米一萬石有奇州無租賦戶籍轉運司歲移桂融象柳之粟以給之及徙融州西北金溪鄉稅米四百餘石隸懷遠廉費甚於觀州況守臣到任即奏推恩其子州縣砦堡例得還官酬賞而稅場互有

之利又爲守臣邊吏所私獨百姓有征戍轉輸之苦誠爲可憫臣以爲宜罷平觀二州便然尚有可議者觀州初爲富仁監時其銀冶土官取其利又常額熙寧元降條例具在宜先下經界司責公晟等依熙寧條例施行況公晟實公佞弟理宜掌州事近雖逃歸未爲蠻族信服察其情勢不得不倚重中國若乘時授之彼知恩出朝廷必深感悅詔從其言乾道二年詔補蒙澤進武副尉初宜州蠻其才都爲亂廣西經畧劉焯遣進勇副尉蒙明質賊莫論降才都既而復肆猖獗戕賊官兵未幾禽才都械送經畧司伏法悉破其黨而明亦遇害備極慘酷邊人憐之焯乞推恩其子澤以旌死事朝廷從之故有是命淳熙十一年廣西路鈐轄沙世堅言官軍與徭人兵器利鈍不同宜勒沿邊軍多置強弩毒矢以懼徭人從之是年安化蠻蒙光漸率衆抄掠世堅討平之初知宜州馬寧祖不支蠻皆鹽錢執議以爲前所積逋止給錢一月不能過及蠻部遂致激變光漸等詔罷良臣勒帥漕以時給溪峒鹽錢十二年廣西漕臣胡庭直上言邕州之左江永年太平等砦在祖宗時以其與交趾鄰壤實南邊藩籬重地故置州縣藉其丁壯以備一旦

之用規模宏遠矣比年邊民率通交趾以其地所產鹽雜官鹽貨之及減易馬鹽以易鹽忽而不防恐生邊釁所宜禁戢既而諸司上言經畧司初準朝旨置馬鹽倉貯鹽以易馬歲給江山諸軍及御前投進用銀鹽錦悉與蠻互市其求平砦所易交趾鹽貨居民食皆舊制也況邊民素與蠻夷私相貿易官不能制今一切禁絕非惟左江居民乏鹽而蠻情亦叵測恐致乖異也乃牒邕州禁民無私販交趾鹽以妨鈔法紹熙初以沙世堅兼知宜州甫一年臣僚復上言慶曆間張方平嘗以爲朝廷每備西北孰知徭蠻衝突嶺外南鄰交趾勢須經營唐時西備吐蕃其後安南寇邊旋致龐勛之禍國朝每憂契丹元昊而儻習高陷邕州南徵騷動天子爲之旰食豈細故哉臣等比見淮南間版築符興更戍日益而廣南城隍推圯不葺戍兵逃亡殆盡春秋教閭閻無百人雖有鄉兵義丁土丁之名實不足用緩急豈能集事宜於嶺南要地增築城堡繕具民兵歲時練習定賞罰格以示懲勸如此則號令嚴明守禦完固民習戰鬪可息徭蠻侵掠之患惜四十州民於久安之城矣詔從之撫水州在宜州南有縣四曰撫水曰京水曰多逢曰

古勞唐隸黔南其酋皆蒙姓別有山廖潘吳四姓亦種水田採魚其保聚山險者雖有會田稅穀粟其少但以藥箭射生取鳥獸盡即徙他處無幸焉桑柘地日帶洞五十里至前村川原稍平合五百餘家夾龍江居種稻似湖湘中有樓屋戰棚衛以竹柵即其西所居兵器有環刀標牌木弩善為箭中者大呼信宿死得邕州藥解之即活雍熙中數寇邊境掠取民口畜產詔書招安官其酋豪咸平中又數為寇盜止令邊臣驅逐出境其黨狡猾者凡三十餘人宜州守將因擒送關下上召見詰責之對曰臣等蠻陬小民為饑寒所迫耳上顧謂左右曰昨不欲盡令殺戮顧無噍類矣因釋罪賜錦袍冠帶銀絛戒勗遣之逾年酋長六十五人詣關納器甲又蒙漢誠蒙填來朝上器甲數百及毒藥箭誓不搔邊比歲皆遣使來貢及輸兵器乃授漢誠官既而侵軼如故祥符六年首領蒙但犂族來歸徙於桂州九年數寇宜融州界轉運使俞獻可言知宜州董元已不善緩撫昨蠻人饑來質餼糧公縱主者剋剝槩量及求入貢復驟沮其意遂使忿恚為亂詔黜元已遂遣潭州都監守磨代元已招撫群蠻拒命侵掠不已獻可請以海軍

及募壯丁進討乃詔益以潭州兵五千人命平州刺史曹克明為宜融等州安撫使上猶以蠻夷異類攻剽常理不足以勦絕又意其道險難進師第令克明獻可設方畧攝其酋首索所鈔生口因而撫之克明獻可上言蠻人去冬寇天河令又鈔融州諸砦剽劫居民累依宜旨詔諭曾不悛革臣請便宜掩擊從之克明乃領兵入樟嶺路文慶玉趨宜州西路又令宜桂都巡檢程化鵬取樟嶺古牢隘路會合化鵬遇蠻於上房兩水口擊破之文慶玉至如門圍為蠻所扼不能進克明乃過橫溪恩德砦召山獠嚮導開路進師壘依篁竹間時出戰輒敗走旬餘上黃泥嶺杉木隘路溪谷險遠壘據要害以拒官軍自辰至午大潰其黨遂過霸苑抵帚洞乃入中房前村克明等頓兵下砦中夕羣蠻大譁謀擊鉦鼓攻砦甚急出兵擊之傷殺頗衆因縱火焚其廬室積聚自此恐懼竄入山谷又緣龍江南岸而東至昏暮過石峽隘險士不並行壘復連弩北岸克明遣猛士步涉與鬪至即退走砦于下房博賀村克明設伏砦外其夜蠻衆大集遇伏發内外合擊追斬殆盡乘勝搜山悉得馬牛亭士卒克明等知其窮蹙乃曉諭恩信許以改過於是

酋帥蒙承貴等面縛詣軍自首克明厚加犒宴且數
責之皆俯伏謝罪及聞詔旨赦令勿殺莫不泣下北
望稱萬歲上以夷性無厭習知朝廷多釋其罪故急
則來歸緩則叛去切詔克明等諭以悉還所掠漢口
資畜即許要盟承貴等感悅奉詔乃歃猫血立誓自
言奴山摧倒龍江西流不敢復叛克明等師還宜州
蠻人納器甲凡五千數願遷處漢地者七百餘口詔
分置廣西及荊湖州軍給以田糧凡立功使臣將校
遷補賜資之者千八百一十六人承貴因請改州縣
名以固歸順之意詔以撫永州爲安化州撫水縣爲
歸仁縣京水縣爲長寧縣自是間歲朝貢不復爲邊
患矣

黎州諸蠻

凡十二種

八

黎州諸蠻凡十二種曰山後兩林蠻在州南七日程
曰印部州在州東南十二程曰風琶蠻在州西南一
千一百里曰保塞蠻在州西南三百里曰亦部落蠻
在州西百里曰西等蠻在州西三百里曰淨浪蠻在
州南五百里曰白蠻在州東南一百里曰烏蒙蠻
在州東南千里曰阿宗蠻在州西南二日程凡風琶
兩林印部皆謂之東蠻其餘小蠻各分隸焉印部於
諸蠻中最驕悍狃誘招集蕃漢亡命侵擾他種閉其

大理國夷俗

尚鬼謂主祭者

九

道以專利曰大雲南蠻曰小雲南蠻即唐南詔今名
大理國夷俗尚鬼謂主祭者鬼主故其酋長號都鬼
主後唐始來貢開寶二年勿兒遣部落以狀白黎州
來朝賜以器幣由黎州南行七日而至其地又一程
至嵩州嵩州今廢空城中但有浮圖一又二程至建
昌城又十七程至雲南八年懷化將軍勿尼等六十
餘人來貢詔以勿尼爲歸德將軍與國二年下詔曰
山後兩林蠻主歸德將軍勿尼懷化將軍勿兒等克
慕聲名遠修職貢並增環衛之秩俾爲夷落之榮勿
尼可特授歸德大將軍勿兒可特授懷化大將軍
印部州蠻亦曰大路蠻亦曰勿鄧居漢越雋郡會無
縣地其酋長自稱百蠻都鬼主開寶三年都鬼主阿
伏入貢六年阿伏與山後兩林蠻主勿兒言語相失
勿兒率兵侵印部州頗俘殺部落黎州以聞並賜詔
慰諭令各守封疆勿相侵犯雍熙二年都鬼主諾
自部馬二百五十匹至黎州求互市詔增給其直諾
驅令譯者言更入西蕃求良馬以中市至道元年西
川亂王繼恩討平之遣嘉州牙校辛顯宗使諾驅復
請朝親通嘉州舊路繼恩上言通嘉州路非便只令
於黎州賣馬詔不允乞給印以大渡河南山前後

主爲文從之天聖八年十月邛部州都蠻主黎在
達卑郎離滅等來貢方物時占城龜茲沙州亦皆入
貢至以家自隨其官晏殊因請圖其人物衣冠并訪
道里風俗以上史官詔可乾道元年詔以崖轆襲都
鬼主淳熙元年吐蕃寇西邊崖轆率衆掩擊詔嘉其
功二年兩林蠻王攻邛部州之籠雍城不克大掠而
去崖轆追之不及八年詔黎州屯戍土軍禁軍及西
兵遇有邊事並聽本州守臣節制嘉定九年邛部州
逼於雲南遂伏屬之其族素效順捍禦邊陲旣折歸
雲南失西南一藩籬矣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蕭

部落蠻有劉楊郝三姓淳熙七年十月黎州五部落
蠻貢馬三百匹求內附詔許通互市卻其所獻馬制
置使范成大增黎州五砦籍強壯五千人爲戰兵吐
蕃入寇之徑凡十有八皆築堡戍之淳熙十二年趙
汝愚代爲制置使時虛恨蠻族最強破小路蠻併其
地與黎州接壤請通互市汝愚以黎州三面被邊若
更通虛恨蠻恐重貽他日之憂不若拒之爲便帝以
其知大體從之嘉定元年十二月西蕃番卜由惡水
渡河寇黎州初番卜弟悶巴至三衝爲人所殺番卜
詣邛部州欲假道女兒城以入寇守臣謀知之數以

賢遣其都主母俾母假道時時餽米以濟其饑
德之會趙公龙代爲郡斬不與番卜遂得假道渡河
攻菲坪砦遣統領王光世往禦羌人由菲坪以革船
渡河光世憚之留屯三衝不敢進羌人焚掠旣盡渡
河而歸復寇黎州良溪砦官軍敗績八年番卜降他
如浮浪蠻白蠻烏蒙蠻阿宗蠻則其地各有所服屬
云

叙州三路蠻西北曰董蠻正西曰石門部東南曰南
廣蠻董蠻在馬湖江古焚侯國也唐羈縻馴聘浪商
四州之地其酋董氏宋初貢馬自稱馬湖路都王子

宋史

十一

耶

其地北近犍爲之沐川南廣蠻在叙州慶符縣以西
爲州十有四大觀三年夷酋各以地內屬詔建茲純
祥三州後皆廢石門蕃部與臨洮土羌接唐曲播等
十二州之地俗椎髻披氍毹佩刀居必欄欄不喜耕稼
多畜牧其人精悍善戰關自馬湖南廣諸族皆畏之
蓋古浪稽魯望諸部也
瀘州西南徼外古羌夷之地漢以來王侯國以百數
獨夜郎滇邛都爲昆明徙非都冉駹白馬氏爲最大
夜郎在漢屬牂牁郡今涪州之西濠州等州封域
是也滇在漢爲益州郡今姚州善闡之地是也邛都

嵩州會同川與吐蕃接今理部建昌州所居也舊今
嵩州昆明在黔瀘徽外今西南蕃部所居也徙今雅
州岷道地祚都在黎州南今兩林及野川蠻所居之
地是也冉駹今茂州蠻汶山夷地是也白馬氏在漢
武都郡今階州汶州蓋羌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微
蠻夷也自黔恭以西至涪瀘嘉叙自階文折而東
至威茂黎雅被邊十餘郡綿亘數千里剛夷惡獠
石千萬計自治平之末訖于靖康大抵皆通五市奉
賦貢雖時有剽掠如鼠竊狗偷不能為深患參考古
今辨其封域以見琛贐之自至梯航之所及者爾若

二酋浸強大擅劫晏州山外六姓及納溪二十四姓
生夷夷弱小皆相與供其寶熙寧十年六姓夷自清
井謀入寇命熊本經制之本將蜀兵募土丁及夷界
黔州弩手以毒矢射賊賊驚潰於是山前後長寧等
十郡八姓及武都夷皆納附提點刑獄范百祿作文
以誓之曰蠢茲夷醜涪溪之游為虜為豺憑負固圍
殺人于貨頭顧草莽莫慘燔炙莫悲奴虜徂虢熟歷
胡可悉數疆吏苟玩噤不敢語奮若之歲曾是疆禦
蹶躑躅聚三壕羅某債我將佐戕我士伍西南驛駭
帝赫斯怒帝怒伊何神聖文武民所安樂惟曰慈撫
民所疾苦惟曰斲去乃用其良應變是許弼熊裔孫
爰馭艱虎獵其渠酋判其黨與既奪之心復斷右股
攝提孟陬徂征有叙背孤擊虛深入厥阻兵從天下
鐵首具舉紛紜騰沓莫敢嬰忤火其巢穴及其困賸
暨其貴畜墟其林舞殺傷係縲以百千數涇灘望風
悉力比附丁為帝民地曰王土投其器械藉入官府
百死一贖莫保銅鼓軟盟神天視此狗鼠敢忘誅絕
以干罪咎乃稱上恩俾復故處殘醜厥角泣血懇語
天子之德兩賜覆護三五雅類請比涇作大邦有令
其戒警汝天既汝貸汝勿予侮惟十九姓往安汝堵

吏治汝續汝力汝布吏時汝耕汝稻汝黍懲創于今
匹休往古小有堡障大有城戍汝或不聽汝擊汝捕
尚有號將突騎強旅傳此黔軍毒矢勁弩天不汝容
暴汝居所不汝遺育悔於何取立石于武寧砦熊本
言二酋桀黠不羈縻之則諸蠻未易服遂遣人說誘
招納於是晏子斧望及僕夜皆願入貢受王命晏子
未及命而死乃以斧望知歸來州僕夜知姚州以斧
望之子乞弟晏子之子祿路並為把截將西南夷部
巡檢八年俞州獠寇南州獠酋阿訛率其黨奔斧望
熊本重賞檄斬訛訛桀黠習知邊境虛實斧望匿不
殺詭降于納溪訛得不死甚德斧望為伺邊隙會斧
望老厭兵以事屬乞弟遂與訛侵諸部十年羅苟夷
犯納溪砦初砦民與羅苟夷競魚苟誤毆殺之吏為
按驗夷已忿謂漢殺吾人官不償我骨價反暴露之
遂叛提點刑獄穆珣言納溪去瀘一舍羅苟去納溪
數里今托事起端若不加誅則烏蠻觀望為害不細
乃詔涇原副總管韓存寶擊之存寶召乞弟椅角計
蕩五十六村十二圍蠻乞降願納土承賦租乃詔罷
兵元豐元年乞弟率是州夷合兵騎六十至江安城
下責平羅苟之資城中守兵纔數百震恐不能援中

蠻數日乃引去知瀘州喬叙要欲與盟遣梓夔都監
王宣以兵二千守江安仍奏以乞弟襲歸來州刺史
遣小校楊舜之召乞弟拜勅乞弟不出遣就賜之亦
不見而令小蠻從舜之取勅以去喬叙因祿賂以賄
招乞弟乃肯來三年盟于納溪蠻以為畏已益悖慢
盟五日遂以衆圍羅箇牟族羅箇牟熊本所團結熟
夷也王宣往救之蠻解圍合力拒官軍宣與一軍皆
沒事遂張驛召存寶授方畧統三將兵萬八千趨東
川存寶怯懦不敢進乞弟送款給降存寶信之遂休
兵于綿梓遂資間四年詔以環慶副總管林廣代存
寶按存寶逗撓誅之熟夷揚光震殺阿訛詔林廣與
光震同力討賊乞弟恐復送款帝以其前後反覆無
真降意督廣進師廣遂破樂共城至斗蒲村斬首二
千五百級次落婆乞弟乃納降廣盛陳兵以受之對
語良久乞弟疑有變引衆遁廣帥兵深入會大雨雪
洑旬始次老人山山形劍立度黑崖至鴉飛不到山
五年正月次歸來州天大寒然桂為薪軍士皆凍墮
指留四月求乞弟不可得內侍麥文胙問廣軍事廣
曰賊未授首當待罪文胙乃出所受密詔曰大兵深
入討賊期在梟獲元惡如已破其巢穴雖未得乞弟

亦聽班師軍中皆呼萬歲曰天子居九重明見萬里外乃以衆還自納溪之役師行凡四十日築城樂共城江門峇梅嶺席帽溪堡西達清井東道納溪皆控制要害捷書聞赦梓州路以歸來州地賜羅氏鬼主乞第既失土窮甚往來諸蠻間無所依帝猶欲招來之命知瀘州王光祖開諭許以自新會其死

施州蠻者夔路微外熟夷南接牂牁諸蠻又與順富高溪四州蠻相錯蓋唐彭水蠻也咸平中施蠻嘗入寇詔以鹽與之且許其以粟轉易蠻大悅自是不爲邊患後因餓又以金銀倍實直質于官易粟官不能

盡其用

六

六

禁熙寧六年詔施州蠻以金銀質米者估實直如七年不贖則變易之著爲令熊本經制清井事蠻酋田現等內附施黔比近蠻子弟精悍用木弩藥箭戰鬪趨捷朝廷嘗團結爲忠義勝軍其後瀘州清井石泉蠻叛皆獲其用

古者帝王之勤遠畧耀兵四裔不過欲安內而捍外爾非所以求逞也西南諸蠻夷重山複嶺襟厠荆楚巴黔巫中四面皆王土乃欲揭上腹之征以取不毛之地疲易使之衆而得梗化之氓誠何益哉樹其酋長使自鎮撫始終蠻夷遇之斯計之得也然無經久

之策以控馭之猩猩之性便於跳梁或以警陳相尋或以饑饉所逼長嘯而起出則衝突州縣入則負固山林致煩典師討捕雖能殄除而斯民之荼毒深矣宋恃文教而畧武備亦豈先生制荒服之道哉西南溪峒諸蠻樂夢種唐虞爲要服周世其衆彌盛宣王命方叔伐之楚莊既霸遂服於楚秦昭使白起伐楚畧取蠻夷置黔中郡漢改爲武陵後漢建武中大爲寇鈔遣伏波將軍馬援等至臨沅擊破之渠帥饒困乞降歷晉宋齊梁陳或叛或服隋置辰州唐置錦州溪州巫州叙州皆其地也唐季之亂蠻酋分據其地

盡其用

六

七

夏

自暑爲刺史晉天福中馬希範承襲父業據有湖南時蠻酋保聚依山阻江殆十餘萬至周行逢時數出寇邊逼辰永二州殺掠民畜無寧歲太祖旣下荆湖思得通蠻酋冒險勇智可任者以鎮撫之有辰州人秦再雄者長七尺武健多謀在行逢時屢以戰鬪立功蠻黨服之太祖召至闕下察其可用擢辰州刺史官其子爲殿直賜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屬予一州租賦再雄感恩誓死報效歲州日訓練土兵得三千人皆能披甲渡水歷山飛壘如猿猴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來之意莫不從風而

靡各得降表以聞太祖大喜復召至闕面加獎激改
辰州團練使再雄蓋瘁邊圉五州連袤數千里不增
一兵不費帑庾終太祖世邊境無患又有溪州刺史
彭士愁等以溪錦獎州歸馬氏立銅柱爲界建隆四
年知溪州彭允林前溪州刺史田洪斌等列狀歸順
詔以允林爲溪州刺史洪斌爲萬州刺史乾德五年
以溪州彭允足爲濮州牢城都指揮使彭允賢爲
州牢城都指揮使珍州田思曉爲博州牢城都指揮
使允足等溪峒酋豪據山險恃兩端故因其入朝而
置之內地太平興國七年詔辰州不得移部內馬氏
所鑄銅柱淳化二年荆湖轉運使言富州向萬通殺
皮師勝父子七人取五臟及首以祀魔鬼朝廷以其
違俗令勿問至道二年上親祀南郊富州刺史向通
漢上言聖人郊祀恩浹天壤況五溪諸州連接十洞
控西南夷戎之地惟臣州自昔至今爲辰州轄境障
護辰州五邑王民安居臣雖僻處遐荒洗心事上伏
望陛下察臣勤王之誠因茲郊禮特加真命詔加通
漢檢校司徒進封河內郡侯咸平元年通漢又言請
定租賦真宗以荒服不征弗之許五年夔州路轉運
使丁謂言溪蠻入粟實緣邊帶枹頓息施萬諸州

餉之弊臣親自昔和戎安邊未有境外轉糧給我成
兵者先是蠻人數擾上召問巡檢使侯延賞延賞曰
蠻無他求唯欲鹽爾上曰此常人所欲何不與之乃
詔諭丁謂謂即傳告陬落群蠻咸悅因相與盟約不
爲寇鈔負約者衆殺之且曰天子濟我以食鹽我願
輸與兵食自是邊粟有三年之積初益州軍亂議者
恐緣江下峽乃集施黔高溪蠻豪子弟捍禦羣蠻因
熟漢路寇畧而歸謂等至即召與盟令還漢口旣而
有生蠻違約謂遣高州義軍務頭角田承進率衆及
發州兵擒獲之焚其室廬皆震懼伏罪謂乃置尖木
若施州界以控扼之自是寇鈔始息邊溪峒田民得
耕種祥符元年夔州路言五團蠻嘯聚謀劫高州欲
令暗利若援之上以蠻夷自相攻不許發兵澧州言
慈利縣蠻相警劫知州劉仁霸請率兵定之上恐深
入蠻境使其疑懼止令仁霸宣諭詔旨遂皆感服五
年詔昨許溪峒蠻夷歸先劫漢口及五十人者特署
職名仍聽來貢如聞緣此要利輒掠邊民充數所在
切辦察之其年夔蠻千五百人乞朝貢上慮其勞費
不許又詔施州溪蠻朔望犒以酒穀初北江蠻酋最
大者曰彭氏世有溪州州有三曰上中下溪又有龍

賜忠順保衛末順等州十七總二十州皆置刺史而以下溪州刺史兼都督主十九州皆隸焉謂之誓下州將承襲都督主率郡酋合議子孫若弟姪親黨之當立者具州名移溪州爲保證申鈐轄司以聞乃賜勅告印符受命者隔江北望拜謝彭氏自世爲下溪州刺史七 years 下溪州刺史彭士端使其弟仕義貢方物明道初仕端死命仕義爲刺史仕義有子師實景祐中知忠順州慶曆四年以罪絕其奉貢蓋自咸平以來始聽二十州納貢歲有常賜蠻人以爲利有罪則絕之其後師實數自訴請知上溪州皇祐二年始

卷之六

六

辛

夏

從其請朝貢如故熙寧五年章惇經制南北江湖北提點刑獄李平招納下溪州刺史彭師晏誓下州峒諸蠻各以其地歸版籍師晏遂降詔修築下溪州城并置砦於茶灘南岸砦名曰黔安戌以兵隸辰州出租賦如漢民遣師晏詣關授京東州都監官其下六十有四人元豐八年湖北轉運使言辰州江外生蠻願內附詔不許招納其後彭士誠者復爲都督主初熙寧中天子方用兵以威四夷湖北提點刑獄趙鼎言峽州峒首刻剝亡度蠻衆願內屬辰州布衣張翹亦上書言南北江利害遂以章惇察訪湖北經制蠻

事而南江之舒氏北江之彭氏梅山之蘇氏誠州之楊氏相繼納土躬立城砦使之比內地爲王民北江彭氏已見前南江諸蠻自辰州達于長沙邵陽各有溪峒曰叙曰峽曰中勝曰元則舒氏居之曰獎曰錦曰懿曰晃則田氏居之曰富曰鶴曰保順曰天賜曰古則向氏居之皆受朝命有峽州舒光秀者以刻剝其衆不附張翹言南江諸蠻雖有十六州之地惟富水叙僅有千戶餘不滿百土廣無兵加以荐饑近向未睦與縹緲叙諸蠻自相警殺衆苦之咸思歸化願先招富峽二州俾納土則餘州自歸并及彭師晏之

卷之六

六

辛

夏

屏弱皆可郡縣詔下知辰州劉策商度策請如翹言乃遣章惇察訪未幾策卒乃以石鑑爲河北鈐轄兼知辰州且助惇經制明年富州向晤獻先朝所賜劔及印來歸願繼而光銀光秀等亦降獨田氏有元猛者頗桀驁難制異時數侵奪舒向二族地惇遣左侍禁李資將輕兵往招諭資辰州流人暴與張翹同獻策者也福岩無謀喪慢夷獠遂爲懿洽州蠻所殺惇進兵破懿州南江州峒悉平遂置沅州以懿州新城爲治所尋又置誠州元祐初傳堯俞王巖叟言沅誠州勦建以來設官屯兵布列砦募役人調戍兵費

鉅萬公私駭然荆湖兩路爲之空竭又自廣西融州
初開道路達誠州增置潯江等堡其地無所有湖廣
移賦以給一方民不安業願酌廢置朝廷以沅州
建置至是十五年蠻情安習已久但廢誠州爲渠陽
軍而沅州至今爲郡元祐初諸蠻復叛朝廷方務休
息痛懲邀功生事廣西張整融州溫嵩坐擅殺蠻人
皆置之罪詔諭湖南北及廣西路曰國家疆理四海
務在柔遠頃湖廣諸蠻近漢者無所統壹因其請吏
置城邑以撫治之邊臣邀功獻議初通融州道路
逼峒穴致生疑懼朝廷知其無用旋卽廢罷邊吏失

李養蒙書

不書

三

止

於撫遏遂爾扇搖其叛酋楊晟等並免追討諸路所
開道路初置堡壘並廢自後五溪郡縣棄而不問崇
寧以來開邊拓土之議復熾於是安化上三州及思
廣峒蒙光明樂安峒程大法都丹團黃光明靖州西
道楊再立辰州覃都管馬等各願納土輸貢賦又令
廣西招納左右江四百五十餘峒宣和中議者以爲
招致熟羌接武請吏竭金帛繪絮以啗其欲捐高爵
厚俸以侈其心開辟荒蕪草創城邑張皇事勢僥倖
賞恩入版圖者存虛名充府庫者存實利不毛之地
旣不可耕狼子野心頑冥莫革建築之後西南夷僚

交寇而溪峒子蠻亦復跳梁士卒死于干戈官吏
於王事肝腦塗地往往有之以此知納土之議非徒
無益而又害之所由生也其若俾帥臣監司條具其
築以來財用出入之數商校利病可省者省可併減
戍兵漕運而夷狄可撫邊鄙可亡患矣乃詔悉廢所
置初郡

李養蒙書

不書

三

止

慶曆三年桂陽監蠻徭內寇詔發兵捕擊之蠻徭者
居山谷間其山自衡州常寧縣屬于桂陽郴連賀韶
四州環紆千餘里蠻居其中不事賦役謂之徭人初
有古州巫黃提鬼與其兄弟數人皆習蠻法往來常
寧出入溪峒誘蠻衆數百人盜販鹽殺官軍逃匿峒
中旣招出而殺之又徙山下民他處至是其黨遂合
五千人出桂陽藍山縣華陰峒害巡檢李延祚潭州
都監張克明事聞權楊旼提點刑獄督攻討事久之
不克遂詔湖南轉運使招撫之始於湖南置安撫司
蠻所至殺掠居民縱火劫財物被害者甚衆詔被害
者并入山捕蠻上兵蠲復有差初發兵捕蠻至或誤
殺良民仁宗命訪之口給絹五匹仍拊其家時蠻勢
方熾又降勅書委知潭州劉流招諭能自歸者第錄
以官沈大發兵臨之以勅書從事降二千餘人使散

唐所部錄其首領皆為三班奉職五年餘黨唐和等復內寇沈徽楊畋等八路入討覆蕩巢穴捕斬首級甚眾詔官兵有功者九百餘人第遷錄其應募討擊者道州進士十四人並官之然唐和等猶未平又詔如聞賊黨欲降其罷出兵逃匿者諭使歸復州縣存之是冬蠻復入寇與胡元及右侍禁趙鼎戰于華陰峒隘口元等死之劉沆楊畋皆坐黜以劉蕡代沆為安撫使蕡言唐和等既敗官軍殺將吏聚眾益自疑恐復為邊患願以詔書招安就補溪峒首領詔可

唐和等

唐和等

唐和等

是時湖湘騷動兵不得息六年夏仁宗顧謂輔臣曰官軍久戍南方夏秋之交瘴癘為虐其令太醫定方和藥遣使給之自是繼賜緡錢知桂陽監宋守信奏唐和嘯聚千餘眾為盜五六年卒未能克者朝廷不許窮討故也今衡州監酒黃士元頗習溪峒事願得敢戡士二千引路土丁二百優給金帛使之逐捕必得然後已彼既勢窮必將款附詔用其策於是大發兵討之其眾果懼遁入郴州黃莽山由趙峒轉寇英韶州依山自保是冬帝閱士卒暴露復諭執政密戒主帥安恤七年唐和遣其子執要領詣官自言願貸糧米居所保峒中時楊畋復為湖南鈐轄詔趨連韶

州上下與廣南東西轉運使共告諭之使以兵械上官質其親屬詔補唐和盤知諒等五人為峒主知諒等蓋唐和黨也至冬其眾悉降

紹興三年臣僚言武岡軍漢峒舊嘗集人戶為義保蓋其風土習俗服食器械悉同蠻人故可為驅場捍敵雖曰籍之於官然亦未嘗遠戍靖康間調之以勤王其後湖南盜起征歛百出義保無復舊制困苦不勝乃舉其世業客依蠻峒聽其錄役州縣猶驗舊條催科胥隸及門則挈家遠徙官失其稅蠻獠日強武岡所屬二州悉為蠻人所有遠戍之實已無而鄉

武岡所屬二州悉為蠻人所有遠戍之實已無而鄉

武岡所屬二州悉為蠻人所有遠戍之實已無而鄉

戶弩手之名尚在歲取其直人戶咨怨乞擇本路監司詳議以聞詔從之六年知鼎州張翥言鼎豐辰沅靖州與溪峒接壤祖宗時嘗置弩手得其死力比緣多故遂皆廢闕萬一蠻夷生變將誰與捍禦今雖各出良田募人以補其額率皆豪強遣僮奴充名籍中乘時射利無益公家所宜汰去別募溪峒司兵得三百人俾加習練足為守禦給田募人開墾以供軍儲部荆湖北路帥司相度以聞帥司言營田四州舊置弩手九千人練習武事散居邊境鎮撫蠻夷平居則事耕作緩急以備戰守深為利便靖康初調發

應援河東全軍陷沒今辰沅澧靖等州乏兵防守
應蠻夷生變巨測若將四州弓弩手減元額定為三
千五百人辰州置千人沅州置千五百人澧州靖州
各置五百人分處要害量給土田訓練以時耕戰合
度庶可備禦以所餘閑田募人耕作歲收其租其於
邊防財賦兩得其便可為經久之計詔從之七年張
甯言湖外自靖康以來盜賊盤據澧州所屬尤甚獨
慈利縣向思勝等五人素號溪峒歸明誓堂防拓卒
能保境息民使賊黨無所剽掠而彭元健等及思勝
共獻糧助官軍招復諸山四十餘柵宣力效忠功居
多宜加恩賞詔思勝等五人各轉兩資湖南安撫使
劉昉奏武岡軍徭人有父子相殺者宜出兵助其父
俾還省地上以問輔臣秦檜檜曰恐輕舉生事帝曰
恩威不可偏廢可懷則示之以恩否則威之不侵省
地則已或有所侵奈何不舉俾知所畏哉廣南東路
提刑黃應南言溪峒巡檢尉皆官不嚴守備縱民與
徭交通恐啓邊釁乞詔有司申嚴法令俾帥臣監司
常加覺察宰臣以為沿邊互市恐不宜禁絕帝曰往
年禁西夏互市遂至用兵可令帥司裁決前知全州
高揖言徭人今皆微弱不敢先侵省地若官每縱人

深入畧其財物遂致乘間竊發宜詔與溪峒接壤州
郡毋侵徭人庶民安業以廣陛下柔遠好生之德帝
從其言詔守臣一遵成法務在撫綏隆興初右正言
尹穡言湖南州縣多隣溪峒省民往往交通徭人擅
自易田豪猾大姓或詐匪其產徭人以避科差內虧
國賦外滋邊患宜詔湖南安撫司表正經界禁民毋
質田徭人詐匿其產徭人者論如法仍沒入其田以
賞告姦者田前賣入徭人俾為別籍毋遽奪能還其
田者縣代給錢償之帝從其言乾道六年盧陽西徭
獠楊添朝寇邊知沅州孫叔傑調兵數千討之敗績
死者十七八初徭人與省戶交爭殺二人死叔傑輒
出兵破其十三柵奪還所侵地於是徭人相結為亂
諸司請調常德府城兵三百人益官兵三千人合擊
討之宰臣虞允文奏曰蠻夷為變皆守臣貪功所致
今徭人仇視守臣若更去叔傑量遣官軍示以兵威
徐與盟誓自可平定帝允其奏俾葉行代叔傑開示
恩信諭以禍福遂和降邊境悉平七年前知辰州章
才邵上言辰之諸蠻與羈縻保靜南渭永順三州接
壤其蠻酋歲貢溪土布利於回賜頗覺馴伏盧溪諸蠻
以靖康多故縣無

樂乞伶乘隙焚劫後徙縣治於

沅陵縣之江口蠻田仕黠熊志能等遂雄據其地沅陵之浦口地平衍膏腴多水田頃為徭蠻掠民皆轉徙而田野荒蕪會守倖無遠慮乃以其地田給靖州仡伶楊姓者佃佃作而課其租所獲甚微楊氏專其地將二十年其地當沅靖二州水陸之衝一有蠻隙則為害不細臣謂宜預為之備靖康前辰州每歲蒙朝廷賜錢七萬貫紬絹布共八千匹綿一萬七千兩是時本州廂禁軍一千四百餘人沿邊一十六砦土兵六百餘人皆可贍給其後中外多故今歲明止得一萬二千緡而本州財復匱乏無以充召募之

奏為

天

費禁軍止二百餘人諸砦土兵止一百五十人甚至砦官有全無一兵而徒存虛名者其於邊防豈可不為深慮若歲給緡錢一萬俾本州募強壯禁軍或効用二百人分屯盧溪等處以防諸蠻庶使邊患永消可免異時遣調之費書奏詔湖北帥臣詳議以聞八年知貴州陳又上疏言臣前知靖州時居蠻夷腹心民不服役田不輸賦其地似若可棄然為重湖二廣保障實南服之要區也或控制失宜或金穀不繼或兵甲少振蠻獠則乘時竊發勤勞王師朝廷當重守臣之選崇寧初成兵三千人建炎以來每於都統司或

神司備兵二千人以備屯戍其凶悍者以州郡不制遂慢守臣反通徭蠻以撓編民州郡非白主帥不敢治比得報已晚矣故戍兵敢肆其惡一旦有警復安能為用臣以為宜聽守臣節制為便帝嘉其言復問左右曰靖隸湖北今聞仰給廣西何也趙鼎對曰靖州本溪峒神宗時勅為誠州元祐間廢尋復為軍徽宗朝始改靖州與桂州為隣故令廣西給其金穀之費近歲漕司匱乏乃責辦諸州以故不能如約宜復舊制俾廣西漕臣如期饋運靖州屯戍官軍聽守臣節制於是為便帝從之十年全州上言本州密邇

奏為

天

溪峒邊民本非姦惡其始朝廷禁法非不嚴密監司州郡非不奉行特以平居失於防閑故馴致其亂又兼溪谷山徑非止一途如靖江興安之大通虛武岡軍之新寧益溪及八十里山永州之東安皆可以徑達溪峒其地綿亘郡邑非一州得專約束故遊民惡少之棄本者商旅之避征稅者盜賊之亡命者往往由之以入萃為淵藪交相鼓扇深為邊患如武岡楊再興桂陽陳峒相繼為亂實原於此為今計者宜徙開地巡檢兵及分遣士卒屯諸溪谷山徑間俾湖南北廣西帥憲總其役庶幾事權有歸號令可行也十

此江
西類

一年詔禁民毋質徙人田以奪其業俾能自養以
導彙嘉泰三年前知潭州湖南安撫趙彥勵上言湘
南州九郡皆卽溪峒蠻夷叛服不常深爲邊患制取
之方豈無其說臣以爲宜擇素有知勇爲徙人所信
服者立爲酋長借補小官以鎮撫之況其習俗嗜欲
悉同徙人利害情僞莫不習知故可坐而制服之也
五年之間能立勞効卽與補正彼旣榮顯其身取重
鄉曲豈不自愛盡忠公家哉所謂捐虛名而收實利
安邊之上策也帝下其議旣而諸司復上言往時溪
峒設首領峒主頭角官及防遏指揮等使皆其長也
比年往往行賄得之爲害滋甚今宜一新蠻夷耳目
如趙彥勵之請所謂以蠻夷治蠻夷策之上也帝從
之
二年李元礪羅蓋二寇江西攻破龍泉縣江州駐劄
都統制趙選戰死初吉州獲賊長七人繫獄土豪黃
從龍爲賊畫策賂吉守李綱得縱還賊遂無所忌有
侯押隊者領兵戍龍泉境上元礪復用從龍計推牛
醢酒以犒官軍賊至官軍皆醉狼狽散走寇之初起
甚微賊伺知議論不一故玩侮官軍方江西力戰
求降湖南湖南戰則求降江西牽制王師使不

應援其後命工部侍郎王居安知豫章擒獲之
累平五年臣僚上言辰沅靖江等州舊嘗募民爲
卒手給地以耕俾爲世業遇陞復保障之安州縣
轉輸之費比年多故其制寔弛猛蠻因之爲亂沿邊
諸郡悉受其害比申朝廷調兵招捕曠日持久蠻夷
習玩成其猖獗之勢其如羅蓋李元礪之徒皆近事
之明驗也爲今計者宜講舊制可紓饋餉之勞而得
備禦之實其安邊息民之長策歟二年臣僚復上言
沅辰靖三州之地多接溪峒其居內地者謂之省民
熟戶山徑峒丁乃居外爲捍蔽其初區處詳密立法
行事悉有定制峒丁等皆計口給田多寡開挾疆畔
井井擅鬻者有禁私易者有罰一夫歲輸租三十無
他繇役故皆樂爲之用邊陲有警衆庶雲集爭負弩
矢前驅出萬死不顧比年防禁弛弛山徑峒丁得私
售田田之歸于民者常賦外復輸稅公家因資之以
爲利故謾不加省而山徑峒丁之常租仍虛掛版籍
責其償益急往往不能聊生反寄命於人或尋其入
寇爲害滋甚宜敕湖廣監司檄諸部俾循舊制毋廢
庶邊境綏靖而遠人獲安也
渝州蠻者古板楮九姓蠻唐南平僚也其地西南

烏蠻昆明大小播州部族數十居之治平中熟
光吉等三族據其地各有衆數千家間以威勢脅誘
漢戶有不從者屠之沒入上田往往投充客戶謂之
納貞稅賦皆里胥代償藏匿亡命數以其徒僞爲生
獠劫邊民官軍追捕輒遁去習以爲常密賂黠民覘
守令動靜稍築城堡繕器甲熙寧三年轉運使孫固
使兵馬使馮儀圖之以禍福開諭因進兵復賓化砦
平蕩三族以其地賦民凡得租三萬五千石以賓化
砦爲龍化縣隸涪州其外銅佛填者隸渝州南川縣
地皆膏腴自光吉等平他部族據有之朝廷因補其
土人王才進充巡檢委之控扼才進死部族無所統
數出盜邊朝廷命熊本討平之建爲南平軍以渝州
南川涪州隆化隸焉元豐四年有楊光震者助官軍
破乞弟殺其黨阿訛大觀二年木攀首領趙泰播川
夷族楊光榮各以地內屬詔建溱播二州後皆廢
黔州涪州徼外有西南夷部漢牂牁郡唐南寧州牂
牁昆明東謝南謝西趙兗州諸蠻也其地東北直黔
涪西北接嘉叙東連荆楚南出宜桂俗惟髻左衽或
編髮隨畜牧遷徙亡常善險阻善戰鬪部族共一姓
雖各有君長而風俗畧同宋初以來有龍蕃方蕃張

蕃石蕃羅蕃者號五姓蕃皆常奉職貢受爵命治平
四年知靜蠻軍蕃落使龍異閣等入見詔以異閣爲
武寧將軍熙寧六年龍蕃羅蕃方蕃石蕃八百人入
覲貢丹砂羶馬其後比歲繼來龍蕃衆至數百人往
返萬里神宗憫其勤詔五姓蕃五歲聽一貢人有定
數及別立首領以息公私之擾元豐七年西南程蕃
乞貢方物願依五姓蕃例注籍從之紹聖四年龍蕃
皆貢方物龍氏於諸姓爲最大其貢奉尤頻數使者
但依布袍至假伶人之衣入見蓋實貧陋所冀者恩
賞而已故事蠻夷入貢雖交趾于闐之屬皆御前殿
見之獨此諸蕃見於後殿蓋卑之也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十八

南詔

南詔本哀勞夷後烏蠻別種也夷語王爲詔渠帥有六自號六詔曰蒙檮詔越析詔浪穹詔迤賧詔施浪詔蒙舍詔兵埒不能相君蜀諸葛亮討定之蒙舍詔在諸部南故稱南詔居永昌姚州之間鐵橋之南東距樊東南屬交趾西摩伽佗西北與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驛北抵益州東北際黔巫王都羊苴咩城別都曰善闡府有清平官所以夾國事輕重猶唐宰相也百家有總佐一千家有治人官一萬家有都督一壯者皆爲戰卒有馬爲騎軍人歲給韋衫袴以邑落遠近分四軍以旗幟別四方面一將統千人四軍置一將凡敵入境以所入面將禦之王親兵曰朱弩健苴怯苴韋帶也擇鄉兵馬四軍羅苴子戴朱韃裝負犀革銅盾而跳走險如飛者置羅苴子統一人望苴蠻者在瀾滄江西男女勇捷不鞍而騎善用矛劍短甲蔽胸腹韃裝皆插貓牛尾馳突若神凡兵出以望苴子前驅以清平子弟爲羽儀王左右有羽儀長八人清平官見王不得佩劍唯羽儀長佩之爲親信有六曹長曹長有功補大將軍大將軍十二與清平官等

列日議事王所出治軍壁稱節度次補清平官有內筭官代王裁處外筭官記王所處分以付六曹外則有六節度曰弄棟永昌銀生劍川柘東麗水有二都督會川通海有十臉夷語臉若州自曲靖州至滇池人水耕蠶織錦緞精緻大和以西人不蠶剖波羅樹實狀若絮縷而幅之長川諸山往往有金或披沙得之麗水多金越賧之西多薦草產善馬世稱越賧駿始生若羔歲中紐步縻之飲以米審七年可御日馳數百里武后時會長盛炎入朝開元末盛炎子皮羅閣逐河蠻取大和城以處其子閣羅鳳天子詔賜皮羅閣名歸義當是時五詔微歸義獨疆乃厚以利啖劍南節度使求合六詔爲一制可歸義已并羣蠻遂破吐蕃寔驕大入朝天子亦爲加禮又以破洱蠻功馳遣中人冊爲雲南王於是徙治大和城天寶初遣閣羅鳳子鳳迦異入宿衛拜鴻臚卿恩賜良異七載歸義死閣羅鳳立其子鳳迦異爲陽瓜州刺史初安寧城有五監井人得資鬻自給玄宗詔特進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境取安寧城及井復立馬援銅柱乃還餘于仲通領劍南節度使于少方畧敗事南詔嘗與妻子謁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陀私之

多所求丐閼羅鳳不應虔陀數詬斬之陰表其罪由是忿怨反發兵攻虔陀殺之取姚州及小夷州凡三十二明年仲通自將出戎舊州分二道進次曲靖州閼羅鳳遣使者謝罪願還所虜得自新且城姚州如不聽則歸命吐蕃恐雲南非唐有仲通怒囚使者進薄白崖城大敗引還閼羅鳳歛戰齒築京觀遂北臣吐蕃吐蕃以爲弟給金印號東帝閼羅鳳揭碑國門明不得已而叛嘗曰我上世世奉中國累封賞後嗣容歸之若唐使者至可拍碑灑板吾罪也會楊國忠以劍南節度當國乃調天下兵凡十萬使侍御史李泌討之輦餉者尚不在涉海而疫死相踵於道泌敗於大和城死者十八亦會安祿山反閼羅鳳因之取舊州會同軍據清溪關以破越析而降尋傳驃諸國尋傳蠻者俗無絲續跣履榛棘不苦也射豪猪生食其肉戰以竹籠頭如兜鍪其西有裸蠻漫散山中男少女多以木皮蔽形婦或十或五共養一男子廣德初鳳迦異築柘東城諸葛亮石刻故在文曰碑卽什蠻爲漢奴夷畏誓常以石搭梧大曆十四年閼羅鳳以鳳迦異前死立其孫異牟尋以嗣異牟尋有智數善撫衆畧知書異牟尋立悉衆二十萬入寇與吐蕃

并力一趨茂州踰文川擾灌口一趨扶文掠方維白填一侵黎雅叩叩刺關今其下曰爲我取蜀爲東府工伎悉送遷安城歲賦一縑於是進陷城聚人率走山德宗發禁衛及幽州軍以援東川與山南兵合大敗異牟尋衆斬首六千級禽生捕傷甚衆顛踣崖峭且十萬異牟尋懼更徙苴咩城築表十五里吐蕃封爲日東王然吐蕃責賦重數悉奪其險立營候歲索兵助防異牟尋稍苦之西瀘令鄭回者唐官也往舊州破爲所虜閼羅鳳重其惇儒俾教子弟得筆榜故國中無不憚後以爲清平官說異牟尋曰中國有禮義少求責非若吐蕃恣刻無極也今棄之復歸唐無遠戍勞利莫大此異牟尋善之稍謀內附然未敢發亦會節度使韋臯撫諸蠻有威惠諸蠻頗得異牟尋語白于臯時貞元四年也臯乃遣諜者遺書吐蕃疑之因責大子爲質異牟尋愈怨後五年乃決策遣使者三人異道同趨成都遺臯帛書願竭誠自新歸款天子請加戎劍南西山涪原等州安西鎮守揚兵四臨委回鶴諸國所在侵掠使吐蕃勢分力散不能爲彊此西南隅不煩天兵可以立功云臯護送使者至京師德宗嘉之賜以詔書命臯遣諜往覘臯令其

屬崔佐時至苴牟城時吐蕃使者多在陰戒佐時衣
牂牁使者服以入佐時曰我乃唐使者安得從小夷
服異牟尋夜迎之設位陳燎佐時即宣天子意異牟
尋內畏吐蕃顧左右失色流涕再拜受命使其子閣
勸及清平官與佐時盟點蒼山載書四一藏神祠石
室一沈西洱水一置祖廟一以進天子乃發兵攻吐
蕃使者殺之刻金契以獻遣曹長隨佐時入朝初吐
蕃與回鶻戰殺傷甚乃調南詔萬人異牟尋欲襲吐
蕃陽示寡弱以三千人行許之即自將數萬踵後晝
夜行大破吐蕃於神川遂斷鐵橋溺死以萬計俘其
五王乃遣清平官入獻地圖方物請復號南詔帝賜
賚有加冊異牟尋為南詔王以祠部郎中袁滋持節
領使崔佐時為判官俱文珍為宣慰使賜黃金印文
曰貞元冊南詔印茲至太和城異牟尋遣兄以良馬
六千迎之金銀玉珂兵振鐸夾路陳異牟尋金甲蒙
虎皮執雙鐸執矛千人衛大象十二引于前騎軍
徒軍以次立詰旦授冊異牟尋率官屬北面立宣慰
使東向冊使南向乃讀詔冊相者引異牟尋去位跽
授冊印稽首拜又授賜服備物退曰開元天寶中其
曾祖及祖皆蒙冊襲王自此五十年貞元皇帝洗痕

錄功復賜爵命子子孫孫永為唐臣因大會其下享
使者出銀平脫馬頭盤二調茲曰此天寶時先君以
鴻臚少卿宿衛皇帝所賜也有笛工歌女皆重白示
茲曰此先君歸國時皇帝賜胡部龜茲音聲二列今
喪亡畧盡惟二人故在酒行異牟尋坐奉觴茲前茲
受觴曰南詔當深思祖考成業抱忠竭誠末為西南
藩輔使後嗣有以不絕也異牟尋拜曰敢不承使者
所命異牟尋攻吐蕃復取昆明城以食鹽池又破施
蠻順蠻並虜其王置白崖城因定磨些蠻隸昆山西
焚故地破茫掠弄棟蠻漢裳以實雲南東北施蠻者
在鐵橋西北男子衣繪布女分髮直額為一髻垂後
跳而衣皮順蠻本與施蠻雜居劍共諸川後徙鐵橋
在劍睽西北四百里磨些蠻與施順二蠻皆烏蠻
種居鐵橋大婆小婆昆池等川土多牛羊俗不頽澤
男女衣皮俗好飲酒歌舞茫蠻本關南種茫其君號
也或呼茫詔永昌之南有諸茫大抵皆其種樓居無
城郭漆齒或金齒衣青布短袴露髀以縐布縹腰出
其餘垂後為飾婦人披五色羅籠象纓如牛養以耕
弄棟蠻曰蠻種也其部本居弄棟縣鄙地昔為哀州
有首領為刺史誤殺其參軍挈族北走後散居磨些

近側故劍共諸川亦有之漢雲蠻本漢人部種在武
橋惟以朝霞纏頭餘尚同漢服十五年異牟尋擊
吐蕃以邈川寧北等城當寇路及峭山深塹脩戢備
帝計出兵助力又請以大臣子弟質於臯臯辭固請
乃盡舍成都咸遣就學且言昆明舊州與吐蕃接不
先加兵爲虜所脇反爲我患請臯圖之時唐兵北歲
屯京西朔方太峙糧欲南北並攻取故地然南方轉
饑稽期兵不悉集是夏虜麥不熟疫癘仍興贊普死
新君立臯揣虜未敢動乃勸異牟尋緩舉萬全愈於
速而無功今境上兵十倍往歲且行營皆在舊州扼
西瀘吐蕃路昆明弄棟可以無虞異牟尋請期他年
吐蕃大臣以歲在辰兵宜出謀襲南詔閱衆治道將
以十月圍舊州軍屯昆明凡八萬皆命一歲糧贊普
以舅都羅爲都統遣濫鑠屯西貢川異牟尋與臯相
聞臯命部將率弩士三千赴之以萬人屯黎州以二
萬五千人屯舊州約南詔有急皆進軍吐蕃引衆五
萬自曩貢川分二軍攻雲南一軍自諾濟城攻舊州
異牟尋畏東蠻磨些難測懼爲吐蕃鄉導欲生之
臯報舊州實往來道扞蔽數州虜百計窺之故兵
以守屯壁相望糧械處處有之東蠻磨些懷

牟尋乃檄東磨些諸蠻內糧城中不者悉燒之吐蕃
頤城將楊萬波約降事洩吐蕃以兵五千守臯將擊
破之萬波與寵官拔頤城來降徙其人二千于宿川
贊普大將以兵距十貢川一舍而屯國師馬定德率
種落出降西貢節度監軍野多者贊普乞立贊養子
當從先贊普殉亦來降於是虜氣衰軍不振濫鑠至
鐵橋南詔毒其水人多死乃徙納川壁而待是年虜
霜雪早兵無功還期以明年吐蕃苦唐詔倚角亦不
敢圖南詔臯令遣將按兵舊州節級鎮守雖南詔境
亦所在屯戍吐蕃慙野戰數北乃屯三瀘水遣論誤
熟誘瀘諸蠻復城悉攝悉攝吐蕃險要也蠻酋潛
導南詔與臯部將狙擊夜絕瀘破虜屯斬五百級虜
保鹿危山又戰虜大奔於時黑衣大食等兵及吐蕃
大會皆降獲甲二萬首又合鬼主破虜于瀘西吐蕃
共計不得舊州患未艾嘗謂兩頭蠻挾唐爲輕重謂
南詔也會虜荐饑方葬贊普調餉煩至是大料兵率
三戶出一卒虜法爲大調集又聞唐兵三萬入南詔
乃大懼兵戍納川五城欲悉師出西山劒山收舊州
以絕南詔臯卽上言京右諸屯宜明斥候蚤歛田邠
臘焚菜可困虜入臯遣將以兵萬人屯南北路萬人

戊黎雅州異牟尋謂畢曰虜聲取嵩州實窺雲南計督軍進羊苴咩若虜不出者請以來年二月深入時虜兵二萬攻鹽州帝以虜多詐疑繼以大軍詔畢深鈔賊鄯分虜勢畢表賊精銳多置南屯今向鹽夏非全軍欲掠河曲党項畜產耳俄聞虜破麟州畢督諸將分道出或自西山或由平夷或下隴陀和石門或徑神川納川與南詔會時回鶻太原郭寧涇原軍獵其北劍南東川山南兵震其東鳳翔軍當其西獨南詔深入克城七焚城百五十所斬首萬級獲鎧械十五萬圍昆明維州不能克乃班師振武靈武兵破虜二萬涇原鳳翔軍敗虜原州維南詔攻其腹心俘獲最多而吐蕃盛屯昆明納川自守異牟尋比年獻方物天子禮之元和三年異牟尋死子尋閣勸立明年死子勸龍晟立淫肆不道爲弄棟節度王嵯巔所殺立其弟勸利長慶三年始賜印是歲死弟豐祐立豐祐趨敢善用其下於是西山節度使杜元穎治無狀障候弛沓相蒙時太和三年也嵯巔乃悉衆掩叩戎舊三州陷之入成都止西郭十日慰資居人市不擾肆將還乃掠子女工技數萬引而南人懼自殺者不勝計救兵逐嵯巔身自殿至大渡河謂華人曰此

吾南境爾去國當哭衆號慟赴水死者十三南詔自是工文織與中國埒明年上表請罪是時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大中時李琢爲安南經畧使苛暴自私以斗鹽易一牛夷人不堪結南詔將陷安南都護府號白衣沒命軍南詔發朱弩佉苴三千助守然朝貢猶歲至會宣宗崩使者告哀是時豐祐亦死清平官會龍立志朝廷不弔卹又詔書乃賜故王以草苴進使者而遣遂僭稱皇帝建元建極自號大禮國乃陷播州安南都護李鄴屯武州咸通元年爲蠻所攻棄州走天子斥鄴以王寬代之明年攻邕管經畧使兵少不能拒本蠻州南詔亦引去南詔知邊人困甚剽掠無有不入寇安南姚林人者居林西原七縮峒首領李由獨主之歲歲戍邊李琢之在安南也奏罷防冬六千人謂由獨可當一隊遇蠻之入蠻會以女妻由獨子七縮洞舉附蠻王寬不能制三年以湖南觀察使蔡襲代之發諸道兵二萬屯守南詔惶畏不敢出會詔左庶子蔡京經制嶺南忌襲功有成欲沮壞之乃言南方自無虞武夫倖功多聚兵耗餽運請還戍兵惜財用襲執不可願留五千兵累表不報卽極陳南詔伺隙久有十必死狀朝廷昏聩不省也南詔

攻交州進畧安南襲請救發湖荆桂兵五千屯邕州嶺南韋宙奏南詔必襲邕管不先防近而圖遠恐構虛絕粮道且深入乃詔襲按軍海門詔廣西節度使分兵禦之襲請濟師以山南東道兵千人赴之南詔酋將楊思儋以兵二千薄城而屯四年正月攻益急襲錄異牟尋盟言繫矢上射入其營不答俄而城陷襲闔宗死者七十人荆南兵入東鄂苦戰斬南詔二千級是夜蠻遂屠城有詔諸軍保嶺南更以秦州經畧使高駢爲安南都護南詔稍逼邕州會康承訓自義成來朝乃授嶺南西道節度使發荆襄洪鄂兵萬

卷之六十八

十一

人從之承訓辭兵寡乃大興諸道兵五萬往置行交州於海門進爲都護府調山東兵萬人益戍二年韋宙請分兵屯容藤拔蠻勢五年南詔回掠雋州以瑶西南明年復來攻會刺史喻士珍貪僧陰掠兩林東蠻口縛賣之以易蠻金故開門降南詔盡殺戍卒而士珍遂臣于蠻安南久屯西河銳士死瘴毒者十七宰相楊收議罷北軍以江西爲鎮南軍募彊弩二萬建節度且地便近易調發詔可高駢以選士五千度江敗林邑兵於邕州擊南詔龍州屯蠻酋燒貲畜走會龍遣楊緝思助會遷共守安南七年駢次交州戰

數勝士酣鬪斬其將援三壁緝思出戰敗還走城士乘之超堞入斬會遷上首三萬級安南平初李師望建言成都經總蠻事曠日不能決請析邛蜀嘉眉黎雅犍七州爲定邊軍建節度制機事近且速天子謂然卽詔師望爲節度使治邛州邛距成都才五舍荷州最南去邛乃千里緩急首尾不相副而師望利專制諱不言裒積無厭私賄以百萬計旣而戍士怨將醢師望以逞會詔還以竇滂代之滂沓冒尤不法誅責苛纖甚師望時蠻亦未興而定邊已困十年會龍入寇以軍綴清溪關密引衆伐木開道徑雪岐盛夏

卷之六十八

十二

卒凍死者二千出沐源窺嘉州破屬蠻遂次沐源滂遣充海兵五百往戰一軍覆會龍乃身自將督衆五萬侵雋州攻清溪關屯將絕大渡河走諸屯皆退保北涯蠻攻黎州詭服漢衣濟江襲犍爲破之焚廬掠粮畜薄嘉州刺史楊恣與南詔夾江而軍士攢射蠻不得進陰自上游濟背擊王師恣走嘉州陷明年正月滂自勒兵戰會龍遣使者十輩請和滂信之語未半蠻將爭岸謀而進滂遂遁黎州陷人走匿山谷蠻掠金帛不勝負入自邛關圍雅州遂擊邛州是冬滂棄州壁導江儲貲峙械皆亡矣會龍進攻成都次

眉州清平官杜元忠日夜教會龍取全蜀於是西川節度使盧耽遣其副約和蠻疆之使南面拜然卒不見會龍而還蠻次新津耽畏援軍未集即飛請天子降大使通好以紓其深入懿宗馳遣太僕卿支詳為和蠻使蠻本無謀不能乘機會敗行亟驅但蚩結蠅營阻剽小利處處皆屯故蜀瑞老得扶攜悉入成都闔里皆滿戶所占地不得過一牀雨則冒箕蓋自庇城中井為竭則共飲摩訶池至爭拌溺死者或笞沙取滴飲之耽治攻具蘭石置牢城兵八將主之樹笮格夜列炬照城守貝雄新又選悍士三千號突將為長刀巨撾斧公左右番休日隸千軍士心侈欲闔而會龍自雙流徐行蠻以二百騎負幄幕來大言曰供帳隋蜀王聽事為驃信行在耽不許乃馳去蠻稍前傳外邪於是游弈使王晝督援兵三千屯毗橋蠻傍亦以其軍自導江來將與大將犄角然戰不甚力小不勝即保廣漢自以失定邊觀成都陷得薄其罪會有詔斥徙軍遂無功耽部將李自孝者與刺史喻士珍善士珍臣蠻自孝陰與賊通乃說耽城下蒔葦稻澹水頽城舉府不之覺蠻攻城自孝守陴樹麾以自表麾所指蠻輒攻之為下所覺耽殺自孝以狗

左有民樓肆蠻俯射城中耽募勇士燒之器械以二月蠻以雲梁鵝車四面攻士叫譁鵝車未至陴者以巨索鉤繫投膏炬車焚箱間蠻卒盡死耽遣突將戰城下俘斬二千級蠻徹民輶落為蓬籠如軍垂下設枕木推而前不及城丈匿蠻其內以穴墉楊恣以鑿貯糞灌沃蠻蠻不能處注以鐵液蓬籠皆火然南詔負眾益治器械斧斤晝夜有聲耽遣將三面苦戰蠻引卻蠻利夜晦輒薄城聞呼嘯眾齊奮城上施鐵籠千炬賊來不得隱屯夫終夜哄蠻不能侵支詳遣謀與約好且謂耽毋多殺以速蠻和是時傳言救師至城中合譟開門士爭出迎門南詔搏戰不解日入北門兵二千乘之蠻乃走耽猶遺之書謝不得已交兵且請和士脫鎧迎支詳詳陳所賞植二旗署曰賜雲南幣物謂蠻使者曰天子詔雲南和解而兵薄成都奈何請退舍撤營以脩好或勸詳蠻多詐毋入死地詳不行蠻復圍成都夜穿西北隅黎旦乃覺即頽焚火于孺蠻皆死穴中以鐵鉅曳雲翻什之燎作少選盡益固守是時帝遣顏慶復為大渡河制置劔南應接使兵次新都詔騎數萬晨壓官軍以驍大將宋威以忠武兵戰斬首五千獲馬四百南詔退屯星

山威進戍沱江會龍遣使至支詳所請和詳曰今
城固守北軍望功歸詎而主審自度耽遣銳將趣
壁燒攻具殺二千人為南詔所躡卻而潰蠻聞風
翔山南軍且來乃迎戰毗橋不勝趣沱江為銳士所
擊又敗城中出突將夜火蠻營會龍身督戰後三日
王師奪昇僊梁蠻大敗夜燒亭傳乘火所向雨矢射
士師威疏軍行嚮矢所發叢射之兩軍不能決各解
去會龍知不敵夜徹營南奔至雙流江無梁計窮將
赴水死或止之曰今北軍與成都兵合若來追我無
類矣不如偪和以紓急不然死未晚乃來請三日梁
成而濟斷梁按隊緩驅黎州刺史收散卒保印州會
龍懼圍二日去蠻俘華民必剝耳鼻已縱之既而居
人刻木為耳鼻者什八初成都無隍塹乃教曉濬隍
廣三丈作戰棚于埤列左右屯營營別五區區卒五
十騎皂衣夾壕後三年合拱又為文旂連弩自是南
詔憚之會龍年少嗜殺親戚異己者皆斬兵出無
寧歲諸國更興忿屢覆衆國耗虛蜀之役男子十五
以下悉發婦耕以餉軍十四年清平官復寇蜀緝舟
大度河以濟為刺史黃景復擊却之衆循河而南夜
梓上流兵夾攻瀕水諸屯景復敗走還黎州蠻躡追

景復所敗會蠻踵來還攻大度河什旗息鼓請曰
清平官欲上書天子白冤事戍兵信之不戰橋成而
濟黎州陷遂攻雅州擊定邊軍卒潰入印成都大震
人亡入玉壘關士乘城清平官遣使者賁驃信書遺
節度使牛勣欲假道入朝請憐蜀王故殿叢欲許之
楊慶諫曰蠻無信彼禮屈臣甘詐我也乃斬其使留
二人還叢猶火郊民室廬觀閣嚴兵為固守計清平
官至新津而還回寇黔中會僖宗立遣金吾將軍韓
重持節往使俄攻黎州景復擊走之乾符元年劫畧
萬雅間破黎州入印峽關掠成都成都閉三日蠻乃
去詔徙天平軍高駢領西川節度使乃奏蠻小醜勢
易制而蜀道險館饑窮乏今左神策所發長武河東
兵多用度繁廣且彼皆扼制羗戎不可以弛備詔乃
罷長武等兵駢至不淹月閱精騎五千逐蠻至大度
河奪鎧馬執酋長五十斬之收印峽關復取黎州南
詔遁還駢召景復責大度河之敗斬以徇戍望星清
溪等關南詔懼遣使者詣駢結好而踵出兵寇邊
駢斬其使初安南經畧判官杜驤為蠻所俘其妻宗室
女也故會龍使奉書巧和駢答曰我且將百萬衆至
龍尾城問爾罪會龍大震自南詔叛天子數遣使

其境會龍不肯拜使者遂絕駢以其俗尚浮屠法故遣浮屠景仙攝使往會龍與其下迎謁且拜乃定盟而還遣清平官趙宗政質子三十入朝乞盟請為兄弟若舅甥詔拜景仙為驢卿駢結吐蕃尚延心嘔末等為間築戎州馬河沐源川大度河三城列屯拒險料壯卒為平夷軍南詔氣奪會龍志氣死子法嗣法年少好畋獵酣逸衣絳紫錦蜀縷去帶國事頗決大臣乾符四年遣使詣邕州請脩好詔使者答報未幾西川節度使駢奏請與和親右諫議大夫柳勣吏部侍郎崔澹醜其事上言遠蠻畔逆乃因浮屠誘致又議和親至笑後世駢職上將謀乖謬不可從遂寢蠻使者再入朝議和親而駢徒荆南持前請不置宰相鄭畋盧攜爭不決皆賜罷駢徙節鎮海劾澹等沮義西川節度使崔安潛上言蠻畜鳥獸心不識禮義安可以賤尚貴主失國家大體澹等議可用臣請募義征子率十戶一保領發山東銳兵六千戍諸州比五年可為奴久之帝手詔問安潛和親事答曰雲南姚州譬一縣中國何資於彼而遣重使加厚禮太宗近屬不可下小蠻夷有如蠻使者不復至當遣諜人伺其隙可以得志南詔知蜀疆故襲安南陷之都護在

府戍兵潰會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申和親議時唐僖宗復輔政厚駢乃請說帝曰陛下初即位遣韓重使南詔將官屬留蜀期年費不貲蠻不肯迎及駢節度西川招嘯末繕甲訓兵蠻夷震動遣趙宗政入見獻天子宣宗收三州七關平江嶺以南至大中十四年內庫貲積如山戶部延資充滿故宰相敏中領西川庫錢至三百萬緡諸道亦然咸通以來蠻始叛命再入安南邕管一破黔州四盜西川遂圍盧耽召兵東方戍海門天下騷動十有五年賦輸不內京師者過牛中藏空虛士卒瘡痍燎骨傳灰人不念家亡命為盜可為痛心蒙法立三年北兵不出要防其蓄力以間我虞今朝廷府庫匱甲兵少牛叢有北兵七萬首尾奔衝不能救况安南客戎單寡涉冬寇禍可虞誠命使者臨報縱未稱臣且伐其謀外以縻服蠻夷內得蜀休息也帝謂然乃以宗室女為安化長公主許婚拜嗣曹王龜年宗正少卿為南使及還具言驛信誠款以為敬瑄功故進檢校司空賜一子官法遣宰相趙隆眉等三人朝行在迎公主高駢自揚州上言三人者南詔腹心也宜止而鴆之蠻可圖也帝從之眉等皆死自是謀臣盡矣蠻益衰子舜化立建元中

興遣使款黎州脩好昭宗不答後中國亂不復
詔至宋改國爲大理其王段氏終宋世未嘗有疆場
之爭亦不常通于中國間以馬至廣西黎州互市至
元時雲南始立爲郡縣而段氏尚據大理云

南越

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趙氏秦時已并天下畧
定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三
歲佗秦時用爲南海龍川令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
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秦爲無
道天下苦之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興軍
聚衆虎爭天下中國擾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
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與兵絕新道自
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
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

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卽被佗書行南
海尉事囂死佗卽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
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
其黨爲假守秦已破滅佗卽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爲
南越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佗弗誅
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爲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
集百越毋爲南邊患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
禁南越關市鐵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
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之計也欲倚
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爲功也於是佗乃自尊

號爲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焉高
后遣將軍隆慮侯竈往擊之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
能踰嶺歲餘高后崩卽罷兵佗因此以兵威邊財物
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廼乘黃屋左
纁稱制與中國侔及孝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
諸侯四夷從代來卽位意喻盛德焉乃爲佗親冢在
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祭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
之詔丞相陳平等舉可使南越者平言奸時陸賈先
帝時習使南越迺詔賈以爲太中大夫往使因讓佗
自立爲帝曾無一介之使報者陸賈至南越王甚恐
爲書謝稱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異南
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遙聞高后盡誅佗宗族掘燒
先人家以故自棄犯長沙邊境且南方卑溼蠻夷中
間其東閩越千人衆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
老臣妄竊帝號卽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乃頓首
謝願長爲藩臣奉貢職於是乃下令國中曰吾聞兩
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以後去
帝制黃屋左纁陸賈還報孝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
稱臣使人朝請然南越其居國竊如故號名其使天
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建元四年卒佗孫胡繼南越

王此時閩越王郢與兵擊南越邊邑胡使人上書曰
兩越俱爲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興兵侵
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
職約爲與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兵未踰嶺閩越王
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
越王胡頊首曰天子乃爲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
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
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
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昔先王言事天子期無失
禮要之不可以說奸語入見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
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甚病
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諡爲文王嬰齊代立卽藏其先
武帝璽嬰齊入宿衛在長安時取邯鄲膠氏女生子
興及卽位上書請立膠氏女爲后興爲嗣漢數使使
者風諭嬰齊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
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
齊薨諡爲明王太子興代立其母爲太后太后自未
爲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及嬰齊薨後
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太后以入朝比內
諸侯令辯士諷大夫將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

其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嘗與安國少季通其使復私焉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留鎮撫之王與太后飭治行裝重齎爲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仕爲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族及蒼梧秦王有連其居國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爲耳目

卷之六

三

部

者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乃置酒介漢使者權謀誅嘉等使者皆東鄉太后南鄉王北鄉相嘉大臣皆西鄉侍坐飲嘉弟爲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欲殺嘉以示王止太后嘉遂出分其第兵就舍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乃陰與大臣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有淫行國人

不附欲獨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嘉不聽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爲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爲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爲也辭不可天子罷參行郊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爲害願得勇士二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繆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

卷之六

三

部

虜賈以爲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爲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爲王而韓千秋其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百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爲設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爲成安侯繆樂其姊爲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爲龍亢侯乃下敕曰天子微諸侯力政春秋譏臣不討賊今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是

如命罪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楊下匯水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越侯二人爲戈船下厲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陝破石門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因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名日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爲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反驅而入伏波營中黎旦城中皆降伏波呂嘉建德已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問所得降者貴人以知呂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封爲海常侯越郎都稽得嘉封爲臨蔡侯蒼梧王趙光者越王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揚令定自定屬漢越桂林監居翁諭甌駱屬漢皆得爲侯戈船下厲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爲九郡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

卷之八

五

卷之八

六

五

其已陷堅爲將梁侯自尉佗初王後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亡焉

黎人

范成大桂海志曰黎海南四郡焉土蠻也臨直雷州由徐聞渡半日至臨之中有黎母山諸蠻環居四傍號黎人以爲生黎外爲熟黎山極高常在霧靄中黎人自解識之入晴海氛清廓時或見翠尖浮半空下猶洪濛也山水分流四郡熟黎所居已阻深生黎之巢外人不復跡黎母之顛則雖生黎亦不能至虎豹守險無路可攀去省地遠不供賦役者名生黎耕作省地供賦役者名熟黎各以所適分隸四郡皆椎髻跣足插銀銅錫釵腰繚花布執長鞭刀長鞘弓長荷

黎人

主一

槍跬步不捨去熟黎能漢語變服入州縣墟市日晚鳴角結隊以歸婦人繡面高髻釵上加銅環耳墜垂有衣裙皆五色古貝無袴襦但繫裙數重製四圍合縫以足穿而繫之飲未嘗捨刀三杯後各請弛備解器械猶置身傍也一語不相能則起而相戕性善讐殺謂之捉拘所親爲人所殺後見仇家人及其洞中種類皆擒取以荔支木械之要牛酒銀餅乃釋謂之贖命熟黎之地始是州縣大抵四郡各占隅之一陸其中黎地不可得亦無路通朱崖在臨南陸既不可取徑則復梓海循隅而南所謂再涉鯨波也四郡之

人多黎姓蓋其裔族而今黎乃多姓王生黎質直悍不受欺觸不服王化亦不出爲人患熟黎貪狡湖廣福建之姦民亡命雜焉侵軼省界常爲四郡患有王二娘者瓊州熟黎之首有夫而名不聞家饒財善用衆能制服羣黎朝廷封宜人瓊管有號令必下王宜人無不帖然二娘死女能繼之其餘三郡強名小壘實不及江浙間一村落縣邑或爲黎人據其廳事治所遣人說謝始得還前後邊吏端不敢言淳熙元年十月五指山生黎洞首王仲期率其傍人十洞丁口千八百歸化仲期與諸洞首王仲文等八十一人

黎人

主一

乳

詣瓊管司瓊管司受之以例詣顯應廟研石歃血約誓改過不復鈔掠犒賜遣歸瓊守圖其形狀衣製上經畧司髻露者以絳帛約髻根或以綵帛包髻或戴小花笠皆簪二銀篦或加雉尾衣花織短衫繫花襪裙悉跣足是其餘也惟王居則青布紅錦袍束帶麻鞋自云祖父宣和中嘗納土補官賜錦袍云

閩越

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石室之後也姓騶氏秦已并天下皆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越歸鄱陽令吳芮所謂鄱君者也從諸侯滅秦當是之時項籍主命弗王以故不附楚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孝治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世俗號為東甌王後數世至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越閩越未肯行獨東甌從吳及

東甌王濞反欲從閩越閩越未肯行獨東甌從吳及

三十一

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誅歸國吳王子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至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弗屬於是中大失莊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未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必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天子弗振當安所告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未足與計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莊助以節發兵會

稽會稽太子欲距不為發兵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

三十一

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衆來處江淮之間至建元六年閩越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擊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為將軍兵未踰嶺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相與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今漢兵衆強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一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鐵殺王使使奉其頭至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耘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乃使中郎將立丑為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為王繇王不能矯其衆持正天子問之為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越反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將軍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

及漢破番禺不至是時漢樓船將軍楊僕使使上書
願便引兵擊東越上曰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
屯豫章梅嶺待命元鼎六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
漢兵臨境且往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
爲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嶺殺漢三校尉是時漢
使大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弗敢擊却就便處皆
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爲妄言天子
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
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越侯爲戈船下瀨
將軍出若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東越東越素發
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
吏樓船將軍率錢唐韓絳古斬徇北將軍爲禦兒侯
自兵未往故越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餘
善弗聽及橫海將軍先至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
人反攻越軍於漢陽從建成侯敖與其率從縣王君
股謀曰餘善有惡切守吾屬今漢兵至衆彊計殺餘
善自歸諸將儻卒得脫乃遂俱殺餘善以其衆降橫
海將軍故封縣王居股爲東成侯萬戶建成侯敖爲
開陵侯封越衍侯吳陽爲北石侯封橫海將軍說爲
按道侯封橫海校尉福爲繚嫫侯福者成陽共王子

故爲海常侯坐法失侯舊從軍無功以從室故侯諸
將皆無成功莫封東越將多聞漢兵至棄其軍降封
爲無錫侯於是天子曰東越桀多阻閭越悍數反覆
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虛

安南

安南國古交趾也秦并天下置桂林南海象郡秦亡南海尉趙佗擊併之漢置九郡交趾居其一後女子徵側叛遣馬援平之立銅柱爲漢界唐始分嶺南爲東西二道置節度立五筦安南隸馬宋封丁部領爲交趾郡王其子璉亦爲王傳三世爲李公蘊所奪卽封公蘊爲王李氏傳八世至吳昌陳日熒爲吳昌塔遂有其國元憲宗三年合台從世祖平天理世祖建留合台攻諸夷之未附者七年十一月兀良合台兵攻交趾北先遣使二人往諭之不返乃遣徹徹等各

卷一百一十八

三

郭

將千人分道進兵抵安南京北洮江上復遣其子阿朮往爲之援并覘其虛實交人亦盛陳兵衛阿朮潰軍還報合台倍道兼進今徹徹爲先鋒阿朮居後爲殿十二月兩兵合交人震駭阿朮乘之敗交人水官虜戰艦以還合台亦破其陸路兵又與阿朮合擊大敗之遂入其國日熒竄海島得前所遣使於獄中以破竹束體入膚比釋縛一使死因屠其城國兵留九日以氣候鬱熱乃班師復遣二使招日熒來歸日熒還見國都皆已殘毀大發憤縛二使遣還八年日熒傳國于張子光昌改元紹隆光昌遣其壻以方物來

見合台送詣行在所別遣納剌丁往諭之曰昔吾遣使通好爾等執而不返我是以有去年之師以爾國主播在草野復令二使招安還國爾又縛還吾使今將遣使開諭如爾等矢心內附則國王親來若猶不悛明以報我光昌曰小國誠心事上則大國何以待之時諸王不花鎮雲南兀良合台言于王後遣納剌丁往諭光昌遂納款且曰俟降德音卽遣子弟爲質世祖中統元年以孟甲爲禮部郎中克南諭使持詔往二年孟甲等還光昌遣其族人詣闕獻書乞三年一貢帝從其請遂封光昌爲安南國王復降詔曰卿

卷一百一十八

三

郭

既委質爲臣其自中統四年爲始每三年一貢可選儒士醫人及通陰陽卜筮諸色人匠各三人及蘇合油光香金銀朱砂沉香檀犀角玳瑁珍珠象牙錦白磁蓋等物同至仍以納剌丁克達魯花赤佩虎符往來安南國中四年十一月納剌丁還光昌遣使奉表入謝帝賜來使玉帶贈帛藥餌鞍轡有差光昌上表三通其一進獻方物其二免所索秀才工匠人其三願請納剌丁長爲本國達魯花赤使還答詔許之復下詔諭以六事一君長親朝二子弟入質三編民數四出軍役五輸納稅賦六仍置達魯花赤統治之又

詔諭光曷以其國有回鶻商賈欲訪以西域事令發遣以來詔封皇子爲雲南王往鎮大理鄯闡交趾諸國六年光曷上書陳情言商旅回鶻一名伊溫死已日久一名婆婆亦病死中書省移牒光曷言其受詔不拜待使介不以王人之禮遂引春秋之義以責之所徵回鶻輩託辭欺誑自今已往其審察之八年光曷復書言本國欽奉天朝已封王爵豈非王人乎天朝奉使復稱王人與之均禮恐辱朝廷况本國前奉詔旨令依舊俗凡受詔令奉安于正殿而退避別室此本國舊典禮也中書省復牒光曷言比歲奉使還者言王每受天子詔令但拱立不拜與使者相見或燕席位加於使者之上今覽來書自謂既受王爵豈非王人乎考之春秋叙王人於諸侯之上釋例云王人蓋下士也夫五等邦君外臣之貴者也下士內臣之微者也以微者而加貴者之上蓋以王命爲重也後世列王爲爵諸侯之尤貴者顧豈有以王爵爲人者乎王寧不知而爲是言耶抑辭令之臣誤爲此言耶至於天子之詔人臣當拜受此古今之通義不容異者也乃云前奉詔旨並依舊俗本國遵奉而行凡受詔令奉安於正殿而退避別室此舊典禮也讀之

至此實頗驚訝至之爲此言其能自安於心乎前詔皆所言蓋謂天壤之間不啻萬國國各有俗驟使變革有所不便故聽用本俗豈以不拜天子之詔而爲禮俗也哉且王之教令行於國中臣子有受而不拜者則王以爲何如君子貴於改過緬想高明其亮察之十一年光曷遣童子治黎文隱來貢十二年光曷上表請罷本國達魯花赤其文曰微臣僻在海隅得霑聖化與函生權忭鼓舞乞念臣自降附上國十有餘年雖奉三年一貢然迭遣使臣疲於往來未嘗一日休息至天朝所遣達魯花赤辱臨臣境安能空回况其行人動有所恃凌轢小國雖天子與日且並明安能照及覆盆且達魯花赤可施於邊蠻小醜豈有臣既席玉封爲一方藩屏而反立達魯花赤以監臨之寧不見笑於諸侯之國乎與其畏監臨而脩貢孰若中心悅服而脩貢哉二月復降詔諭以六事且遣合撒兒海牙克達魯花赤仍令子弟入侍十四年光曷率國人立其世子日烜十五年八月遣禮部尚書柴椿等持詔往諭日烜入朝受命初使傳之通也止由鄯闡黎化往來帝命柴椿自江陵直抵邕州以達交自閏十一月柴椿等至邕州永平寨日烜遣人進

書謂今聞國公辱臨樊境邊民無不駭愕不知何國
人使而至於斯乞回軍舊路以進樵回牒云禮部尚
書等官奉上命由江陵抵邕州入安南所有導護軍
兵合乘驛馬宜來界首遠近日烜差御史中贊兼知
審刑院事杜國計先至其太尉率百官自富梁江岸
奉迎入館日烜就館見使者日烜拜讀詔書樵等傳
旨日汝國內附二十餘年汝若弗朝則脩爾城整爾
車以待我師又云汝父受命爲王汝不請命而自立
今復不朝異日朝廷加罪將何以逃其責請熟慮之
日烜言先君棄世子初嗣位天使之來開諭詔書使

書卷之六

三七

子喜懼交戰于胷中竊聞宋主幼小天子憐之尚封
公爵於小國亦必加憐若親朝之禮予生長深宮不
習乘騎不諳風土恐死於道路子第太尉以下亦皆
然天使回謹上表達誠兼獻異物樵曰宋主年未十
歲亦生長深宮如何亦至京師但詔旨之外不敢聞
命且我四人實來召女非取物也樵等還日烜遣鄭
國瓚杜國計奉表陳情言孤臣稟氣軟弱道路艱難
徒暴白骨致陛下哀傷而無益天朝之萬一伏望陛
下憐小國之遠遠令臣得與鰥寡孤獨保其性命以
終事陛下此孤臣之至幸小國生靈之大福也兼貢

方物及二馴象十六年三月樵等先達京師留鄭國
瓚待於邕樞密院奏日烜不朝但遣使臣報命飾辭
托故延引歲時巧佞雖多終違詔旨可進兵境上遣
官問罪帝不從命來使入覲十一月留其使鄭國瓚
于會同館復遣柴樵等四人與杜國計持詔再諭日
烜來朝若果不能自覲則積金以代其身兩珠以代
其目副以賢士方技子人工匠各二以代其土民不
然脩爾城池以待其審處焉十八年立安南宣慰司
以下顏鐵木兒爲參知政事行宣慰使都元帥別設
僚佐有差詔以光曷既沒其子日烜不請命而自立

書卷之六

三八

遣使往召又以疾爲辭止令其叔造父入覲故立遺
愛代爲安南國王二十年七月日烜致書于平章阿
里海牙請還所留來使帝即遣還國是時阿里海牙
爲荆湖占城行省平章政事帝欲交趾助兵糧以討
占城令以已意諭之行省遣鄂州達魯花赤趙翥以
書諭日烜翥抵安南日烜尋遣范至清等赴省計事
且致書于平章言系軍一件占城服事小國日久老
父惟務以德懷之迨于孤子之身亦繼承父志自老
父歸順天朝三十年于茲于戈示不復用軍卒毀爲
民丁一資天朝貢獻一示心無二圖幸閣下祗察助

報一件小國地勢瀕海五穀所產不多一日大旱
後百姓流亡加以水旱朝飽暮餓食不暇給然閣下
之命所不敢違擬於欽州界上永安州地所俟候輸
納續諭孤子親身赴關面奉聖訓老父存時天朝矜
憫置之度外今老父亡沒孤子居憂感病至今尚未
復常况孤子長生遐陬不耐寒暑不習水土艱難道
塗徒慕白骨以小國陪臣往來尚為珍氣所侵或十
之五六或死者過半閣下亦已素知惟望曲為愛護
敷奏天朝度知孤子宗族官吏一一畏死貪生之意
豈但孤子受賜抑一國生靈賴以安全共祝閣下享

奏奉聖旨

天

此長久自天之大福也二十一年日烜以瓊州安撫
使陳仲達聽鄭天祐言交趾通謀占城遣兵二萬及
船五百以為應援乃置書行省其畧曰占城乃小國
內屬大軍致討所當哀顧然未嘗敢出一言蓋天時
人事小國亦知之矣今占城遂叛逆執迷不復是所
謂不能知天知人者也知天知人而反踵不能知天
知人者同謀雖三尺兒童亦知其弗與况小國乎
貴省裁之日烜弟昭德王陳琛致書於荆湖占城行
省自願納款歸降十一月行省右丞唆都言交趾與
其臘占城雲南暹緬諸國接壤可即其地立省及於

越里湖州毗蘭三道屯軍鎮戌因糧餉以給士卒庶
充海道轉輸之勞二十二年三月荆湖占城行省言
鎮南王昨奉旨統軍征占城遣左丞唐元解馳駟赴占
城約右丞唆都將兵會合又遣理問官曲烈宣使塔
海撒里同安南國使阮道學等持行省公文責日烜
運糧送至占城助軍鎮南王路經近境令其就見比
官軍至衡山縣聞日烜從兄興道王陳峻提兵界上
既而曲烈及塔海撒里引安南日烜書至言其國至
占城水陸非便願隨力奉獻軍糧及官軍至永州日
烜移牒邕州言貢期擬取十月請前塗預備丁力若

奏奉聖旨

天

鎮南王下車之日希文垂報行省命萬戶趙脩已以
已意復書復移公文令開路備糧親迎鎮南王及官
軍至邕州安南殿前范海岸領兵屯可蘭韋大助等
處至思明州鎮南王復令移文與之至祿州復聞日
烜調兵拒守丘溫丘急嶺險路行省遂分軍兩道以
進日烜復遣書與鎮南王言不能親見末光然中心
欣幸以往者欽蒙聖詔云別勅我軍不入爾境今見
邕州營站橋梁往往相接實深驚懼幸昭仰忠誠少
加矜恤又以書抵平章政事乞保護本國生靈庶免
逃竄之患鎮南王命行省遣總把阿里持書往諭日

等兵復令唐兀解汾海追日恒亦不知所往官軍聚諸將議交人拒敵官軍雖數敗散然增兵轉多官軍困乏死傷亦衆蒙古軍馬亦不能施其技遂棄其京城渡江北岸決議退兵屯思明州鎮南王然之乃領軍還是日劉世英與興道王興寧王兵二萬餘人力戰又官軍至如月江日恒遣懷文侯來戰行至冊江繫浮橋渡江右丞唐兀解等軍未及度而林內伏發官軍多溺死力戰始得出境唐兀解等馳駟上奏七月樞密院請調兵以今年十月會潭州聽鎮南王及阿里海牙擇帥總之二十三年正月詔省臣共議

稱藩若從其請以慰民力計之上也無已則宜寬百姓之賦積糧餉繕甲兵俟來歲天時稍利然後大舉亦未爲晚湖廣行省臣線哥是其議遣使入奏且言本省鎮戍凡七十餘所連歲征戰士卒精銳者罷於外所存者皆老弱每一城邑多不過二百人竊恐姦人得以窺伺虛實往年平章阿里海牙出征輸糧三萬石民且告病今復倍其數官無儲畜和糴於民間百姓將不勝其困宜如宣慰司所言乞緩師南伐樞密院以聞帝即日下詔止軍縱士卒還各營二十四年正月發新附軍千人從阿八赤討安南又詔發江淮西湖廣三省蒙古漢券軍七萬人船五百艘雲南兵六千人海外四州黎兵萬五千海道運糧十七萬石分道以進置征交趾行尚書省與魯赤平章政事烏馬兒樊楫參知政事總之並受鎮南王節制五月命右丞程鵬飛還荆湖行省治兵六月樞密院復奏令烏馬兒與樊參政率軍士水陸並進九月以瓊州路安撫使陳仲達南寧軍民總管謝有奎延攔軍民總管符疵成出兵船助征交趾並令從征十一月鎮南王次思明留兵二千五百人命萬戶賀社統之以守輜重程鵬飛字羅合荅兒以漢券兵萬人由西

道永平與魯赤以萬人從鎮南王由東道女兒關以之呵八赤以萬人為前鋒烏馬兒樊楫以兵由海道經玉山雙門安邦口遇交船四百餘艘擊之斬首四千餘級生擒百餘人奪其舟百艘遂趨交趾程鵬飛李羅合荅兒經老鼠陷沙茨竹三關凡十七戰皆捷十二月鎮南王次茅羅港交趾興道王遁因攻浮山寨破之又命程鵬飛阿里以兵二萬人守萬劫且修普賴山及至靈山木柵命烏馬兒將水兵阿八赤將陸兵徑趨交趾城鎮南王以諸軍度富良江次城下敗其守兵日烜與其子棄城走敗南堡諸軍攻下之

卷之八

入藩

中五

金文

二十五年正月日烜及其子復走入海鎮南王以諸軍追之次天長海口不知其所之引兵還交趾城命烏馬兒將水軍由滂口逐張文虎等糧船阿八赤等分道入山求糧聞交趾集兵箇沉箇黎磨山魏寨發兵勦之斬萬餘級二月鎮南王引兵還萬劫阿八赤將前鋒奪關繫橋破三江口攻下堡三十二斬數萬餘級得船二百艘米二十一萬三千餘石烏馬兒由大滂口趨塔山遇賊船千餘擊破之至安邦口不見張文虎船復還萬劫得米四萬餘石普賴至靈山木柵成命諸軍居之諸將因言交趾無城池可守倉吏

可食張文虎等糧船不至且天時已熱恐糧盡師老無以支久為朝廷羞宜全師而還鎮南王從之命烏馬兒樊楫將水兵先還程鵬飛塔出將兵護送之三月鎮南王以諸軍還張文虎糧船以去年十二月次屯山遇交趾船三十艘文虎擊之所殺掠相當至綠水洋賊船益多度不能敵又船重不可行乃沉米於海趨瓊州費拱辰糧船以十一月次惠州風不得進漂至瓊州與張文虎合徐慶糧船漂至占城亦至瓊州凡亡士卒二百二十人船十一艘糧萬四千三百石有奇鎮南王次內傍關賊兵大集王擊破之力戰

卷之八

入藩

異

金文

出關諜知日烜及世子興道王等分兵三十萬餘守女兒關及丘急嶺連亘百餘里以遏歸師鎮南王遂由單已縣趨蓋州間道以出次思明州命愛魯引兵還雲南與魯赤以諸軍北還日烜尋遣使來謝進金人代已罪二十七年日烜卒子日燁遣使來貢二十年九月遣吏部尚書梁曾持詔再諭日燁來朝三不入朝又議征之命劉國傑與諸侯王亦里吉解等同征安南八月平章不忽木等奏立湖廣安南行省給二印市番船百斛者千艘用軍五萬六千五百七

十人糧三十五萬石馬料二萬石鹽二十一萬斤
給軍官俸津遣軍人水手人鈔二錠器械凡七十餘
萬事國傑設幕官十一人水陸分道並進又以江西
行樞密院副使徹里蠻為右丞從征安南至長沙會
漢兵而止三十一年五月成宗即位命罷征日燭遣
使上表慰國哀并獻方物六月遣禮部侍郎李併持
詔往撫綏之大德五年二月太傅完澤等奏安南來
使鄧汝霖竊畫宮苑圖本私買輿地圖及禁書等物
又抄寫陳言征收交趾文書及私記北邊軍情及山
陵等事宜遣使持詔責以大義三月遣禮部尚書馬

卷之六

六

里

金

合馬持詔諭日燭大意以霖等所為不法所宜窮治
朕以天下為度敕有司放還自今使价必須選擇有
所陳請必盡情惻向以虛文見紿曾何益於事哉勿
憚改圖以貽後悔武宗即位下詔諭之屢遣使來貢
至大四年八月世子陳日養遣使奉表來朝仁宗皇
慶二年正月交趾軍約三萬餘眾馬軍二千餘騎犯
鎮安州雲洞殺掠居民焚燒倉廩廬舍又陷祿洞知
洞等處虜生口孳畜及居民貲產而還復分兵三道
犯歸順州屯兵未退廷議俾湖廣行省發兵討之四
月復得報交趾世子親領兵焚養利州官舍民居

掠二千餘人且聲言昔右江歸順州五次劫我大源
路掠我生口五千餘人知養利州事趙珪禽我思浪
州商人取金一碾侵田一千餘頃故來警殺六月
中書省俾兵部員外郎阿里溫沙樞密院俾千戶劉元
亨同赴湖廣行省詢察之元亨等親詣上中下由村
相視地所詢之居民農五又遣下思明知州黃嵩壽
徑詰之謂是阮孟世子太史之奴然亦未知是否於
是牒諭安南國大畧曰昔漢置九郡唐立五管安南
實聲教所及之地况獻圖奉貢上下之分素明厚往
薄來懷撫之惠亦至聖朝果何負於貴國今胡自作

卷之六

六

里

金

不靖禍焉斯啓雖由村之地所係至微而國家輿圖
所關甚大兼之所殺所虜皆朝廷係籍編戶省院未
敢奏聞然未審不軌之謀誰實主之安南回牒邊鄙
鼠竊狗偷輩自作不靖本國安得而知且以貨賂借
至元亨復牒責安南歸辭不實却其貨賂且曰南金
象齒貴國以為寶而使者以不貪為寶來物就回使
請審察事情明以告我而道里遼遠情辭虛誕終莫
得其要領元亨等推原其由因交人向嘗侵永平邊
境今復倣效成風兼聞阮孟世子乃交趾跋扈之人
為今之計莫若遣使諭安南歸我土田返我人民仍

令當國之人正其疆界究其主謀開釁之人戮於境
上申飭邊吏毋令侵越却於永平置寨募兵設官統
領給田土牛具令自耕食編立部伍明立賞罰令其
緩急首尾相應如此則邊境安靜永保無虞事聞有
旨俟安南使至卽以諭之自延祐初元以及至治之
末疆場寧謐貢獻不絕泰定元年世子陳日曠遣陪
臣莫節夫等來貢至順三年世子陳日焯遣其臣鄧
世延等二十四人來貢方物

日本

日本國在東海之東古稱倭奴國或云惡其舊名故
改名日本以其國近日所出也日本爲國去中土殊
遠又隔大海自後漢歷魏晉宋隋唐皆來貢宋雍熙
元年日本僧齋然與其徒五十六人浮海而至奉職貢
并獻銅器十餘事齋然善隸書不通華言問其風土
但書以對云其國中有五經書及佛經白居易集七
十卷齋然還後以國人來者曰藤木吉以僧來者曰
寂照寂照識文字繕寫甚妙至熙寧以後連貢方物
其來者皆僧也元世祖至元二年以高麗人趙葵等
言日本國可通擇可奉使者三年八月命兵部侍郎
黑的給虎符充國信使道由高麗高麗國王王植導
詔使黑的等往日本不至而還四年六月帝謂王植
以辭爲解令去使徒還復遣黑的等至高麗諭植委
以日本事以必得其要領爲期植以爲海道險阻不
可辱天使九月遣其起居舍人潘阜等持書往日本
留六月亦不得其要領而歸五年九月命黑的弘復
持書往至對馬島日本人拒而不納執其塔二郎彌
二郎二人而還六年六月命高麗命成送還執者
俾中書省牒其國亦不報有成切其太宰府守護所

者久之十二月又命秘書監趙良弼往使詔諭高麗趙良弼期於必達仍以洪茶丘將兵送抵海上比國信使還姑令金州等處屯駐八年六月日本通事曹介升等上言高麗迂路導引國使外有捷徑倘得便風半日可到若使臣去則不敢同往若大軍進征則願爲鄉導帝曰如此則當思之九月高麗王植遣其通事別將徐稱導送良弼使日本日本始遣彌四郎入朝帝宴勞遣之九年二月樞密院臣言奉使日本趙良弼遣書狀官張鐸來言去歲九月與日本國人彌四郎等至太宰府西守護所守者云曩爲高麗所給屢言上國來伐豈期皇帝好生惡殺先遣行人下示璽書然王京去此尚遠願先遣人從奉使回報良弼乃遣人同其使二十六人至京師求見帝疑其國王使之來云守護所者詐也詔翰林承旨和禮霍孫以問姚樞許衡等皆對曰誠如聖筭彼懼我加兵故發此輩伺吾強弱耳宜示之寬仁且不宜聽其入見從之是月高麗王植致書日本五月又以書往令必通好大朝皆不報十年六月趙良弼遣使日本至大宰府而還十一年三月命鳳州經畧使忻都高麗軍民總管洪茶丘以十料舟拔都魯輕病舟汲水小所

谷三百共九百艘載士卒萬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冬十月入其國敗之而官軍不整又矢盡虜掠四境而歸十二年二月遣禮部侍郎杜世忠復往致書亦不報十四年日本遣商人持金來易銅錢許之十七年二月日本殺國使杜世忠等征東元師忻都洪茶丘請自率兵往討廷議姑少緩之五月召范文虎議征日本招募征日本士卒十八年正月命日本行省右丞相阿剌罕右丞范文虎及忻都洪茶丘等率十萬人征日本二月諸將陛辭帝敕曰始因彼國使來故朝廷亦遣使往彼遂留我使不還故使卿輩爲此行朕聞漢人言取家國欲得百姓土地若盡殺百姓徒得地何用又有一事朕實憂之恐卿輩不和耳假若彼國入至與卿輩有所議當同心協謀如出一口答之五月日本行省參議裴國佐等言本省右丞相阿剌罕范右丞李左丞先與忻都茶丘入朝時同院官議定領舟師至高麗金州與忻都茶丘軍會然後入征日本又爲風水不便再議定會於一岐島今年三月有日本船爲風水漂至者令其水工畫地圖因見近太宰府西有平戶島者周圍皆水可屯軍船此島非其所防若徑往據此島使人乘往一岐呼忻都

茶丘來會進討爲利帝曰此間不悉彼中事宜阿刺罕輩必知今其自處之六月阿刺罕以病不能行命阿塔海代總軍事八月諸將未見敵喪全師以還乃言至日本欲攻太宰府暴風破舟猶欲議戰萬戶厲德彪招討王國佐水手總管陸文政等不聽節制輒逃去本省載餘軍至合浦散遣還鄉里未幾敗卒干間脫歸言軍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壺島移五龍山八月一日風破舟五日文虎等諸將各自擇堅好船乘之棄士卒十餘萬山下衆議推張百戶者爲主帥號之曰張總管聽共約束方伐木作舟欲還七日日本

宋史卷一百一十八

七

人來戰盡死餘二三萬爲其虜去九日至八角島盡殺蒙古高麗漢人謂新附軍爲唐人不殺而奴之聞輩是也蓋行省官議事不相下故皆棄軍歸久之莫青與吳萬五者亦逃還十萬之衆得還者三人耳二十年命阿塔海爲日本省丞相與徹里帖木兒右丞劉二拔都兒右丞募兵造舟欲復征日本淮西宣慰使昂吉兒上言民勞乞寢兵二十一年又以其俗尚佛遣王積翁與補陀僧如智往使舟中有不願行者共謀殺積翁不果至二十三年帝曰日本未嘗來侵今交趾犯邊宜置日本專事交趾成宗大德二年江

浙省平章政事也速答兒乞用兵日本帝曰今非其時朕徐思之三年遣僧寧一山者加鈔慈引濟大師附商船往使日本而日本人竟不至

歷代史纂左編卷一百十八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十九

明都察院右都御史兼提督兩廣軍務前奉教習翰林院修撰周敦實字茂叔道州人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願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决惇願至一訊立辨眾口交稱之部使者薦以

門生宣王華

武進左丞蔡正

儒之一道學

宋周敦願

周敦實字茂叔道州人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願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决惇願至一訊立辨眾口交稱之部使者薦以

為南安軍司理參軍敦願博學力行聞道其早遇事

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為守所知洛人程珣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也因與為友且使其二子顯願往受學焉及為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敦願名聞移柳州時郡守李初平知其賢不以屬吏遇之既薦諸朝又周其不給聞敦願論學數曰吾所讀書何如敦願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為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敦願語二年果有得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達

欲深治之達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敦願獨力爭之

不聽則置手版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

平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達亦感悟因得不死轉桂

陽令皆有治績改知南昌縣人迎喜曰是能辦分寧

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告語莫違教命蓋不惟

以抵罪為憂實以汗善政為耻也轉簽書合州判官

事不經敦願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

人君子皆喜稱之趙抃時為使者人或譏敦願抃臨

之甚威而敦願處之超然然抃疑終不釋及抃守虔

敦願通判州事抃熟視其所為乃寤執其手曰幾

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改通判永州熙寧初呂

公著在侍從力荐敦願其詞云臣伏見通判永州軍

事周敦願操行清脩才術通敏凡所臨蒞皆有治聲

臣今保舉堪克刑獄錢穀繁難任使如蒙朝廷擢用

後犯正入已職臣甘當同罪亦會趙抃在中書擢授

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有啓謝云在簿官有四方之遊

於高賢無一日之雅敦願使嶺表不憚出入之勤瘡

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者亦必緩視徐案

務以洗冤澤物為已任施設措置未及盡其所為而

病以歸矣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抃

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熙寧六年也年五十七
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俸祿盡以
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護
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士大夫皆
指君曰是能葬舉主者及分司而歸妻子饘粥或不
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也嘗得疾更一晝夜始甦友
人游興嗣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數百
襟懷飄洒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
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花峯下潔清紺寒
下合於淦江敦頤濯纓而樂之取營道所居濂溪爲
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敦頤每令二侄尋孔顏樂處
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顓之言曰自再
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
聖學於程頤未悟訪敦頤敦頤曰吾老矣說不可不
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自謂所得如見天之廣
大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
邢恕云茂叔聞道甚早王安石爲江東提點刑獄時
已號爲通儒茂叔遇之與語連日夜安石退而精思
至忘寢食時安石年四十茂叔年四十四矣謝無逸
謫潘延之墓云荆公子固在江南二公議論或有疑

決必曰姑置是待他日茂叔來訂之或曰荆公
吾獨不可自求之六經乎乃不從見余謂濂溪如荆
公自信太篤自處太高故欲少銷其銳而不料其不
可回也然再難可矣三則已甚使荆公得從濂溪沐
浴於光風霽月之中以消釋其偏蔽則他日得君行
道必無窮法之煩苛必不斥衆君子爲流俗而耻履
鳴呼豈非天哉程頤曰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去問之
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張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頤年
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敦頤後自謂無此好敦頤曰
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
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果
知未也朱熹作墓本三書序曰或曰程子之書其發
天地之心盡事物之情亦已至矣獨未嘗一言及於
圖說與通書者固有深意也事有發於毫釐之間而
其末流之差不但尋丈之遠者窮理之君子所當辨
也按明道行狀稱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蓋
太中公攝倅南安而先生爲獄祿故明道兄弟因受
學焉當是時先生年方甚少圖與書蓋未作也所謂
論道者不過以其意口授之耳自是而後明道兄弟
還於北而先生專仕於南聲迹寔相遠矣唯明道嘗
云再見先生雖不知的在何年然以詩可以興及吾
與點也之語推之計亦早年耳竊意太極圖通書皆

先生中年以後之所著而程子亦未之見也是以明
道識端慤之壙銘李仲通之墓伊川之論顏子好學
其言天地賦予人物稟受之原雖皆不出乎圖書之
意而於圖書之文字語言則未嘗及焉至於門人問
辨之際亦未聞有援此以質疑者亦可見矣友人潘
興嗣誌其墓曰君每從容為余言可仕可止古人無
所必束髮為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人者必不得
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詠
先王之道足矣此君之志也尤善談名理深於易學
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卷論議曰先生博
學力行會道有元脉絡貫通上接乎洙泗條理精密
下逮乎河洛以元易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
觀聖道者必自濂溪始昔潘興嗣何人敢誌其墓彼
其為說曰善談名理宜不免後人之誦也蒲宗孟墓
碣曰嘉祐己亥泛蜀江道合陽與周君語三日三夜
退而嘆曰世有斯人歟明年以妹歸之君自其窮時
慨然欲有所施以見於世故仕而必行其志為政必
有能名及知南昌君益思以奇自名屠姦剪弊如快
刀健斧落手無留富家大姓黠胥惡少惴惴懷恐君
卒於熙寧六年六月七日先時以書抵宗孟曰上方

興起數百年無有難能之事將圖太平天下微才小
智苟有所長者莫不皆獲自盡吾獨不能補助萬分
又不得竊須臾之生以見堯舜禮樂之盛今死矣命
也其語如此君自少信古喜義以名節自高襟懷飄
灑常以仙翁隱者自許乘興結客與高僧道人跨松
蘿躡雲嶺放肆於山巔水涯彈琴吟詩經月不返及
其以病還家猶簞簋而往登覽忘倦語其友曰今日
出處無累正可與公等為逍遙社但媿以病來耳吾
嘗謂茂叔為貪而仕仕而有所為亦大槩畧見於人
人亦頗知之然至其孤風遠操寓懷於塵埃之外常
有高棲遐遁之意則世人未必盡知之也朱熹曰嘗
卽潘誌及蒲左丞黃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刪去
重複參互考訂合為事狀一篇其大者如蒲碣云屠
姦剪弊如快刀健斧又云慨然欲有所施以見於世
又云益思以奇自名皆非知先生者之言又載先生
稱頌新政反覆數十言恐亦非實若此之類今皆削
去發本三書序又云或曰蒲碣載周子嘗以僊翁隱
者自許與高僧道人放肆山水間寓懷塵埃之外有
高棲遐遁之意世人未必知之也蒲周子之熱戚其
知之審矣今事狀削之果何所據耶通書云志伊尹

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志伊尹之志則非隱者學顏子之學則非僊翁況通書所說脩己治人之道非一未聞有長生久視之說高樓遐邇之意也且潘氏贈先生之詩有曰每懷顏子能希聖猶笑梅真只隱仙又於誌文述先生之語曰可仕可止古人無所必束髮爲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人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詠歌先王之道足矣此豈僊翁隱者之言耶蒲礪以此稱述先生其見陋矣事狀削之不亦宜乎至於濂溪誌銘則屬之於其友墓碣則屬之於所親而門人高第反不得與焉將濂溪之絕二程耶抑二程之自外於濂溪也不屬誌銘於門人高第此壽養之罪也潘誌云壽養列次其狀來請銘蒲礪云二甥求吾銘人謂先生以誌屬友以碣屬親何所据且先生以熙寧四年改葬其母僊居縣太君誌稱幼孫二人曰壽養後二年而先生歿然則壽養蓋亦幼而未有所知也其不能屬誌於門人高第奚怪哉邢和叔序濂溪與荆公語連日夜荆公退而深思至忘寢食蓋荆公亦嘗從穆伯長學者周子與之語而合固宜今何以見其無是事聞先生之言而說者多矣豈必同師而後然哉考周

子之進用在熙寧年間未必非荆公之所引按熙寧初元呂正獻公爲中丞力以先生操行才術治聲爲神宗薦會趙清獻公在政府亦素知先生者遂自永州通判擢授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故誌謂先生廣東之除用清獻薦而呂氏童蒙訓亦記先生啓謝正獻之語不聞荆公有所引按也其贊歎新政之語蒲礪以爲先生之手書此固有所据也今何以信其無是語曰稱贊新政蒲之佞也抵書於已之云何足憑信且蒲礪於先而潘誌成於後今此語獨載於礪而不錄於誌意者潘固已知其妄而削之也夫潘與蒲雖皆不足以知先生之心然以蒲較潘潘賢於蒲遠矣凡此恐當以潘爲据朱震進易傳表曰陳搏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以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牧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顥程頤邵伯溫作易學辯惑記康節先生事曰伊川同朱光庭公接訪先君先君留之飲酒因以論道伊川指面前食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其處先君爲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朱熹云此康節之子伯溫所記

但云極論而不言其所論云何今按康節之書有曰
天何依曰依乎地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天地何所
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
也無涯竊恐當時康節所論與伊川所聞於周先生
者亦當如此因附見之云推其道學所自或曰傳本
極圖於穆脩穆脩傳先天圖於种放放傳於陳搏此
殆其學之一師歟非其至者也希夷先生有天下之
願而卒與鳳歌荷蓀長往不來者伍於聖人無可無
不可之道亦似有未至者程明道先生嘗謂門弟子
曰昔受學於周子令尋仲尼顏子所樂者何事而明
道先生自再見周子吟風弄月以歸道學之士皆謂
程顯氏續孟子不傳之學則周子豈特爲种放之學
而止者哉呂陶詩序曰春陵周茂叔志清而材醇行
敏而學博讀易春秋探其原其文簡潔有制其政撫
而不柔與人交平易泛愛及其判忠諫極憂患雖責
育之力亦莫亢其勇孔文仲又曰先生盛年玉色
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軼瀟溪詩云先生本全
德廉退乃一耦因拋彭澤水偶以西山大先生豈我
輩造化乃其徒黃庭堅作瀟溪詩序云春陵周茂叔
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

初不爲人窘束世故權輿仕藉不卑小官職思其憂
論法常欲與民決訟得情而不喜其爲小吏在江湖
郡縣蓋十五年所至輒可傳茂叔短於取名而惠於
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輓發
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聞茂叔之餘風猶足律貪則
此溪之水配茂叔以永久所得多矣茂叔雖仕宦三
十年而平生之志終在丘壑朱熹曰清逸處士潘興
嗣爲墓銘左丞蒲宗孟爲墓碣而孔文仲爲文以祭
之有玉色金聲伊傳自視等語其後蘇文忠公追賦
瀟溪詩有曰先生豈我輩造物乃其徒黃太史亦稱
先生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必其嘗見太
極圖與親見先生容貌按其辭氣故其爲言方能曲
盡其妙如此也惟先生稟生知之異質加以汲汲於
學故一時老師宿儒專門名家一藝一能有過於人
有聞於世者無不訪問然其所至皆天造自得所謂
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者是爲得之或謂陳搏傳种放
放傳穆脩脩傳先生今种穆所著有於世者古文而
已然亦未純於理觀搏與張忠定語及公事先後有
太極動靜分陰分陽之意然其所爲龍圖記蓋直陳
其數無復文言與太極圖說絕不相似今觀太極圖

說精妙微密與易大傳相類蓋非為此圖者不能為此說非為此說者不能為此圖義理渾然出於一人之手決非前人創圖後人從而爲之說也或謂無極二字出於老子先生之學蓋本於此然老子之言無極如列子莊子之言無窮無極釋氏之言無量無邊是指四旁爲義先生之言無極而太極是指中間極至之理未形之妙今但以其字之同而不察其指之大異比而同之不惟不足以知先生之意恐於老子之言亦未識其指歸也夫無極二字固出於老子然邵子用之則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周子用之則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又曰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如邵子之言則無極與有象爲二而無極專屬乎陰靜如周子之言則無極太極一物也而陰陽動靜無不該焉是其字之所因者雖同而意之所主者絕異且讀書窮理者將通其意乎抑泥其字乎若泥其字則體用二字出於佛書而程子以之論費隱謂程子之學亦源流於佛氏可乎朱子發以爲太極圖傳自穆伯長而源流於濶上有是理也朱氏得於所聞其說難憑獨潘誌以爲周子所自作潘氏

得於所見其說可據國史載太極圖自無極而爲太極胡本無自爲二字國史與胡本孰爲可信且其曰太極本無極安知其不曰自無極而爲太極而太極實根本於無極也圖說無極之真二五之精通書云五行陰陽陰陽太極或言無極而不言太極或言太極而不言無極明無極即太極太極即無極也又云是萬爲一一實萬分未聞言一之上復有所謂無也二字出於史官之妄增亦復何疑或謂先生與胡文恭公同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或謂邵康節之父邈近文恭於廬山從隱者老浮圖遊途同授易書所謂隱者疑即壽涯也其後康節著皇極經世書以數爲宗文恭立朝論堯遷閣伯於商丘主辰遷實沉於大夏主參商丘爲宋宋火德大夏爲并并爲水古稱參辰不並火盛則水衰宜進辰抑參蓋亦星曆之學也先生之學得之者莫如明道伊川明道伊川嘗云靈山會下若干人皆悟道某敢道無一人悟者若果有一人悟道臨死時須求一尺帛裹頭因謂曾子以士身死於大夫之簣爲非禮必易之而後已彼斷髮之人不能全而歸之本之則無知先生之所不取也今以先生嘗請問於此二人者即謂其學本出於此二

人失之遠矣。昔孔子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謂孔子生知未嘗問老聃，萇弘者固不可謂孔子之學本出於老聃，萇弘者可乎？此不待聖智者知其必不然矣。熹又云：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爲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懷灑落，有偃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獨知之。這老子所見如此，宜其生兩程子也。又曰：周先生天資高，想見下面工夫也不大，故費力而令學者便須是從下學理會。若下學而不上達，也不成箇學問，須至尋到頂頭却從上貫下來。董蘇問周子之學是自得於心，還有

夸此方是朴實頭下工夫底人

論議曰：大哉元乎！在易爲乾德之首，在春秋爲始年之法，天下之理蓋未嘗無其初也。古者大道脩明，人心純一，聖賢之功固無自而見，不幸而渙散殫殘之餘，有能復振遺響，俾絕者自我而續晦者自我而明，是故有元之義焉。參之大易春秋之說，又寧有異旨哉！自孟氏沒，異端滋熾，重以專門於漢清談於晉，至唐則文藝益工，展轉沉痾以迄五季之陋，幾於蠹蝕不存矣。而在人心者了亡恙也。宋興，鉅公名人烏突後先其聞道，亦不爲淺大槩更相推激，終不離乎文字議論之末，而挈提宗旨，孰主張是天淑諸人有濂溪先生出焉。先生道學淵懿超然，自達變出乎萬物之表，而其最深切者太極有圖，所以發是理之幽秘，易通有書，所以闡是圖之精微，圖有無窮之義，書有不盡之言，學者潛玩而服行之，如是可以探二氣五行之運，如是可以見中正仁義之本，如是可以識神物動靜之別，槩曰廣大高聲究其歸，則不外乎日用飲食之常，斷斷乎其有功於斯世也。蓋嘗深探其造道之所由來矣。或謂之先天，先天得之龍紀，其說幾於迂誕而無考。又其圖實出於穆脩脩之傳出

於陳搏搏老子之學也開端清虛之地而能統盟斯道抑有疑焉要知先生所得之奧不俟師傳匪由智索神交心契固已極其本統不然審溪流之紺寒愛庭草之交翠體夫子之無言窮顏淵之所樂是果何味而獨嚅嚅之邪故能發前聖之所未發覺斯人之所未覺使高遠者不墮於荒忽使循守者不淪於滯固私意小智何所容其巧詭經僻說何所肆其誣如密雲宿霧有日斯赫如斷港絕潢有泉斯湧當旦晝枯亡之餘而平旦之復固清明也當六陰既剝之後而天地之心固生生而不息也其功用豈不偉哉近世朱文公熹張宣公拭呂成公祖謙尊敬斯學或列之篇端或記于書後或辨於注釋之詳或嚴於問對之確先生之名蓋閱大光明于時矣謹按論法主善行德曰元先生博學力行會道有元脈絡貫通上接乎洙泗條理精密下逮乎河洛以元易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觀聖道者必自濂溪始昔潘興嗣何人敢誌其墓彼其爲說曰善談名理宜不免後人之誚也承議郎行太常藏格職當議茲復妄論先生抽關啓鑰得吾道之正傳自謂無愧於心若夫繪畫摹寫似鄰於僭異時或與潘同誚則不敢辭謹議

後批送吏部覆論訖申尚書省本部請官覆論法後於嘉定十三年正月十六日承朝奉郎守軍器監兼考功郎中樓觀覆議曰理學之說隱然於唐虞三代之躬行闡端於孔門洙泗之設教推廣於子思孟軻之講明駁雜於漢唐諸儒之論議而復恢於我宋濂溪先生周公願一濬其源而流之混混益昌于今放諸百世無疑也先生亦何心於易名哉監司有請博士有議論曰元公追尊也然而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乾坤位焉太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凡曰元者謂其肇於此者也故曰元者善之長又曰春秋以一爲元先生之於理學晦而明之窒而通之亦可謂之元乎及觀河汾王通嘗遊孔子之廟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第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蓋嘗三復斯言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又乾坤之元也夫子生於晚周果何與乎太極哉無乃春秋之際三綱淪九法斁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消天下於汙濁理學亦幾乎息矣夫子出而開天理明人極扶持而封植之殆猶乾坤之再造謂之合德太極宜矣知夫子與太極合德則闢夫子所謂合德

剝蝕之餘證之以元不亦可乎謹議本部今遵從都省批狀請官覆證今承朝奉郎守軍器監兼考功郎中樓觀撰到覆證議文伏候指揮六月二十二日奉聖旨依宜賜證曰元

卷之六

七

程顥

程顥字伯淳河南人高祖羽太子少師父珣太中大夫顥生而神氣秀爽異于常兒未能言叔祖母抱之行不覺顥墜後數日方求之顥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顥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有成人之度十歲能爲詩賦賦酌食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先達已許其志操十二三時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戶部侍郎彭思永到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顥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卽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卽遍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鄠縣有稅官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顥至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顥笑曰人之爲言一至于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

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嘿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為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顯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侯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卒與役諸邑率皆狼狽惟顯所部飲食焚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痢大行死亡甚衆獨鄆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嘗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顯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著以避親罷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為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顯為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為浮論欲搖止其事既而無一人敢不服者會令罷去顯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為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顯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稟干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顯曰此如是苗稿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

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顯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時謝景溫尹金陵說春秋顯時取之至言易則皆曰非是第顯曰二君皆通易者也監司談經而王簿乃曰非是監司不怒主簿敢言非通易能如是乎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顯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顯曰公自除之顯非至夜不敢釋也一時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有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為神物顯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傍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為及罷官歲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再著就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顯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凡孤寡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于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

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顯
其弟子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
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
有勸有耻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強盜及鬪死者秩
滿代者且至吏夜扣門稱有殺人者顯曰吾邑安有
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
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有富民張
氏子其父死有老父曰我汝父也來就汝居張驚疑
請辨於縣顯詰之老父探懷取策以進記曰某年某
月日某人抱子於三翁家顯問張及其父年幾何謂
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纔四十已謂之三翁乎老
父驚服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爲民患雖至賤
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踴躍多者至數十倍顯常度
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至倍息而
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
則道遠就糴則價高顯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
邊郡所費太省民力用紓縣庫有納雜錢數百千常
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
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
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爲仇讐顯盡知民產

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
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顯至晉城之民遂
爲精兵晉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顯教諭
禁止民始信之而顯去後郡官有毋死者憚于遠致
以投烈火愚俗視效顯之教遂廢識者恨之顯爲令
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
顯從容告語諄諄不倦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
某每日常有媿於此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
之日哭聲振野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
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
顯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
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
官報午正顯遽求退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
食邪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欲求賢育材爲
先上嘗使推擇人才顯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第
張載暨弟頤爲首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藁常言
人主當防未萌之欲上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
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上曰朕何敢如是
言之至于再三時王安石日益信用頤每進見必爲
上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上詔問所

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捨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
擬拾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上歎賞以爲得御
史體又嘗曰任人喚做啞御史只是要格君心凡所
獻納必據經術事常辨于早而戒于漸一日上縱言
及于辭命顯曰人主之學惟當務爲急辭命非所先
也所作章疏不飾辭辯只是開陳詳說欲以誠意感
悟上心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
顯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安石浸行其說
顯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
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
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
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
浸衰等十餘事安石與顯雖道不同而嘗謂忠信顯
每與論事心平氣和安石多爲之動而言路好直者
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爲敵矣嘗見上稱介甫
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問曰何故對曰
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
云公孫碩膚赤鳥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
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又曰王安石
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顯爲御史數月其言

疏尤係教化之本則論王霸畧曰得天理之正極人
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
者之事也王道坦然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
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于曲徑之中而率不
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
霸矣論正學厲賢畧曰君道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
之歸辨忠邪之分趨道之正又在乎君志先定定志
者誠意正心擇善而固執之也惟以聖人之訓爲必
當從先王之法爲必可法而已然天下之患常生於
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故古之君出入燕閒必有誦
訓箴諫之官左右肅後無非正人以成德業願陛下
札命老臣賢儒日親便坐講論道義以輔聖德又擇
賢俊使陪法從朝夕進見開陳善道以廣聽聞則知
益明矣論養賢畧曰先王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
今天下之大豈爲乏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之
徐察其器能高下而進退之也欲乞朝廷設延英院
以待賢凡公論推薦及岩穴之士必招致優禮視品
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凡有政治委之詳定典禮使
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治道以備充也使政府及
近待之臣互相與接陛下時賜以對劄以治道可漸

其能察以累歲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無施之不稱也嘗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顯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愧屈一日因論事不合謂顯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顯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後來逐不附已者而獨不及於顯且曰此人雖不知道亦忠信人也安石初議改法攻之者至有肆罵顯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入輒削藁嘗曰楊已矜衆吾所不爲又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材能知變通用之君子如君實不拜同知樞密院以去范堯夫辭同修起居注得罪張天祺監察御史面折介甫被謫介甫性狠衆人皆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俾小人無隙以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天下以爲知言又云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當時介甫欲去以數事上前去就若青苗之議不行則決其去伯淳於上前與孫覺同得上意要了當

此事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甫要得人擔當了而介甫之意亦尚無必顯嘗言管仲猶能言出今當如流水以順民心今參政苦要做不順人心事何耶安石之意只恐始爲人所沮其後行不得顯却道但做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安石道此則感賢誠意緣張天祺其日於中書大忤由是安石大怒遂以死力爭於上前上爲之一聽用從此黨分矣孫覺受約束而不肯行遂坐貶而顯遂待罪力求外補既而除以京西提刑顯復求對見上上言有甚文字顯云今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再四顯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爲言朝廷羣賢無能任陛下事者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顯監司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罷既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顯無責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辨事始意顯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已既而顯事之甚恭雖堯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千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忤

勢茂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顥以法拒之
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眾
迺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眾
官相視畏昉欲弗納顥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
昉有言某自當之既親往開門撫納論歸休三日復
役眾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
州見顥言其而氣懾既而揚言於眾曰澶卒之潰乃
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顥矣曰彼方憚
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顥方救護小
吳相去百里州帥劉渙以事急告顥一夜馳至帥俟
於河橋顥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
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恐不集公當親率禁
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顥曰君自用之
顥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
爾輩正爲緩急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
以身捍之眾皆感激自効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
勞人爾顥命善泗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
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眾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
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顥謂眾曰
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

以爲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
困擾大爲朝廷憂人以爲使顥在職安有是也遂求
監局以便親奉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
叙年勞丐遷秩特改太常丞神宗猶念顥會修三經
義常語執政曰程顥可用執政王安石不對又嘗有
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顥在彼否連言佳士其後羣
見翼軫間詔求直言顥應詔論朝政益切還朝差知
扶溝縣事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新進者言其學術迂
闊趣向辟異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復舊任顥爲治
專尚寬厚以教化爲先雖若其迂而民實風動扶溝
素多盜雖樂歲強盜不減十發顥在官無強盜幾一
年廣濟蔡河出縣境潁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
以脇取舟人物爲事歲焚舟十數以立威顥始至捕
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
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
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而良
善之民悍督責而先輸通負獲除者皆頑民也顥爲
約前科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顥爲
政常權穀價不使之甚貴甚賤皆大旱麥苗且枯顥
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闢境頓

焉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凌慢
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王吏以請穎曰
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今有故青
帳可用之穎在邑餘歲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有犯
小盜者穎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
後數月復穿窬吏捕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
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邪遂自經朝廷遣官括牧
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
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
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
加賦乃皆服穎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穎曰民願服
而君不許何也穎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
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
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
穎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者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
恃而敢稽違聖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以親老求
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穎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
進退以卜興衰哲宗卽位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
終元豐八年也年五十有四文彥博來衆議而爲之
稱以表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弟願序之曰周公沒聖

卷之九

七

七

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
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
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
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
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辨異端
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
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不知斯人之爲
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穎資稟既異
而克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
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
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曾
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穎
行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於己不欲勿
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穎爲學
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敦頤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
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
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
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
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
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已任

卷之九

七

七

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顯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其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谷充其量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顓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親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顓爲君子也顓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顓處之綽然衆憂以

爲甚難而顓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顓卒得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顓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子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端本治進士業呂大臨曰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強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應之以是心而無窮雖天下之理至衆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克益見於聲容然望之崇深不敢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能措也其自任之重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可安雖小官有所不屑游酢曰先生生而有妙質聞道甚早年逾冠明誠夫子張子厚友而師之子厚少時自喜其才謂提騎卒數萬可橫行匈奴視叛羌爲易與爾故從之游者多能道邊事既而得聞先生議論乃歸謝其徒盡棄其舊學以從事於道其視先生殆外尤弟之子而虛心

求益之意懇懇如不及逮先生之官猶以書抵邑以
定性未能不動致問先生爲破其疑使內外動靜道
通爲一讀其書可考而知也其後子厚學成德尊識
者謂與孟子比然猶秘其學不多爲人講之其意若
曰雖復多聞不務畜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與之
言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
自謂至足必欲孔門不憤不啓不悱則師資勢
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趣今之時且當隨其資
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
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

卷之九

下

三

七

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擢爲御史詹春甚
泥亟承德音所獻納必據經術事常辦於早而戒於
漸會同天節宮嬪專獻奇巧爲天子壽先生旣言於
朝又顧謂執政戒之執政曰宮嬪實爲非上意也庸
何傷先生曰作淫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公之言非
是執政辭遂屈是時有同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心
慕其爲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
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反覆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
先生平生與人交無隱情雖僮僕必托以忠信故人
亦不忍欺之嘗自涇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買用物計

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莫不
駭且謂既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歎服蓋誠心發
於中暢於四肢見之者信慕事之者革心大抵類此
先生少長親聞視之如傷又氣象清越灑然如在塵
外宜不能勞苦及遇事則每與賤者同起居飲食人
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也嘗重役雖初寒烈日
不擁裘不御蓋時所巡行衆莫測其至故人自致力
常先期畢事異時夫伍中夜多譁一大或怖萬夫競
起姦人乘虛爲盜者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遂
訖去無譁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肅整如常先生雖

卷之九

下

三

七

不用而未嘗一日忘朝廷然久幽之操確乎如石臂
中之氣沖如也所至士大夫多棄官從之學朝見而
夕歸飲其和茹其實旣久而不能去其徒有貧者以
單衣御冬累年而志不變身不屈蓋先生之教要出
於爲己而士之游其門者所學皆心到自得無求於
外以故甚貧者忘饑寒已仕者忘爵祿管軍者敏謹
細者裕強者無拂理怨者有立志可以脩身可以齊
家可以治國平天下非若世之士妄意空無追咏昔
人之糟粕而身不與焉及措之事業則猥然無操而
已也方朝廷圖任真儒以惠天下天下有識者謂先

生行且大用矣不幸而先生卒嗚呼道之行與廢果非人力所能爲也

謝良佐云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張九成曰明道書牕前有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明道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蓄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朱光庭見顯於汝州謂人曰某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陳瓘作責沈文云葉公沈諸梁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公當世賢者曾有仲尼而不知宜乎子路之不對也元豐乙丑予爲禮部貢院官適與范淳夫同舍公嘗論顏子之不遷不貳惟伯淳有之子問范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予曰生東南實未知也予時年二十九矣自是以來嘗以寡陋自媿又自是每得先生之文必冠帶而讀之謝良佐云先生善言詩他又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又云伯淳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一兩字點撥地念過便使人有得處邵雍作四賢吟云彥回之言鋪陳晦叔之言藺當君實之言優游伯淳之言條暢四賢洛陽之萃是以在人之上有宋熙寧之間大有一時之壯朱熹云新法

之行諸公實共謀之雖明道不以爲不是蓋那時也是箇合變時節但後來人情洶洶明道始勸之以爲不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衆議行之甚力而諸公始退散或問新法之行雖塗人皆知其害何故明道不以爲非曰自是王氏行得有害若使明道爲之必不恁的狠狠又問若二程出來擔負莫復別否曰若如明道行事須還他全別方得只看他當時薦章謂其志節慷慨云云則明道豈是循常蹈故塊然自守底人真贊曰楊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程頤

程頤字正叔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四五與兄顥同受學於舂陵周敦頤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神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間遊太學時海陵胡瑗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頤所試大驚卽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頤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旣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舉進士廷試報罷遂不復試父珦屢當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爲學不足不願任也元豐

卷之六

七

八年哲宗嗣位司馬呂公著及西京留守韓絳上其行義於朝授西京國子監教授頤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年除秘書省校書郎頤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於是召對太后面諭將以爲崇政殿說書頤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誼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禮應內臣十八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

卷之六

八

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祇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旣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頤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頤奏言輔導少主不宜踈畧如此乞令講官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頤所定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醵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六月上疏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覓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旣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俟初秋卽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言事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

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讀講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差兼判登聞鼓院願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二年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願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有旨脩展邇英閣願復上疏

奏泰寧集卷九

元

漢

以爲脩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爲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爲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辯願在經筵每當進上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爲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願于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

子玉性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官於周公魯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而哲宗亦常首肯之不知者或謂其委曲已甚願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既日就醫官問起居然入侍之際容貌極極莊時文彥博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論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願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執爲得失願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勿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嘗聞上在官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爾願曰願陛下

奏泰寧集卷九

平

漢

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願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願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時神宗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表賀願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願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糊之曰崇慶宮物也願曰

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爲妻求邑封或問之願曰某起於草萊二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爲妻求封乎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願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文彥博嘗與呂公著范純仁入侍經筵聞願講說退相與歎曰真待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願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執政有欲用之爲諫官者願聞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爲善射矣一日使昇立於其旁道之以穀

卷之六

史

率之法不從昇且怒而去之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功故不若處昇於無事之地則昇得盡其言而用舍昇不恤也願才非昇也然聞昇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是時同朝之士蘇軾以文章名世疾之如讐其黨類巧爲謗詆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願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願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願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願汗下儉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俗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

諫騰口聞亂以償恩讐致市井目爲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差管勾西京國子監願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父憂去官除服三省進呈欲與館職判檢院簾中以其不靖令只與西監願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爲有怨望輕躁語改授管勾崇福宮未拜以疾尋醫願初在經筵蘇軾在翰林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竟爲蜀黨所擠蘇軾執政纔進稟便云願入

卷之六

史

朝但恐不肯靖簾中入其說故願不得復召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范純仁上言爲願力辨言者之妄請復召勸講於是申秘閣西監之命願再辭不就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送涪州編管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耳願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旣知天焉用尤臧氏赴涪渡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願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願欲與之言老父徑去不

頤在洛注周易與弟子講學不以爲憂赦得歸不以爲喜自洛還洛氣貌容色鬚髮皆勝平昔徽宗卽位移峽州權判西京國子監頤既受命卽謁告欲遷延爲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頤曰上初卽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爾建中靖國二年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崇寧二年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叙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頤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三年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校其筋骨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耶頤喟然曰吾以忘生猶慾爲深恥五年復宣議郎致仕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頤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覲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大觀二年九月卒于家年七十有五疾革門人進曰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願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而頤歔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之行我之道蓋與

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願之學本於至誠其見於言動事爲之間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爲矯異不爲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說前人以弔喪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細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絜父垆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常服重袍高帽簷旁半寸繫縑曰此野人之服也深衣紳帶青綠篆文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嘗云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紬繹六十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也又云某於易傳今却已自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信然某於易傳後來所改無幾不知如何故且期之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却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却待出些文字中庸書却已成今農夫郊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間過了日月卽是天地間一蟲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綴古人遺書庶幾有補耳願

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至紹興間胡安國言
存願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雖崇寧間
曲加防禁學者私相傳習其後門人稍稍進用傳者
浸廣士大夫爭相淬勵而其間志利祿者托其說以
自售分黨相排衆論洶洶深誚其徒而乃上及於願
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
非有甚高難行之說離世俗之行此誠不易之至
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然
後其義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已中
庸所以接物本未上下折爲二途而其義不明矣士
學宜師孔孟此亦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
願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傳而至也不然則或
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微爵祿愈不得
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乃使不
得從願之學是由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尹焞
年二十始從願游嘗得朱光庭所論雜說呈願問先
生此書可觀否願留半月一日請曰前日所呈雜說
如何願曰某在何必觀此若不得願心只是記得他
意思自此不敢復讀陳長方見尹焞於姑蘇問中庸
解焞云先生自以爲不滿意焚之矣沈元用問尹焞

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
是最切要處後舉似李愿愿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
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
話謝良佐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
願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尹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
言若是何也謝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
已而會所著子不踰母謂無利也遂止伊川聞之曰
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
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
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平則鹽易洩人
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
而果然司馬公既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
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溫公大變熙豐
復祖宗之舊伊川曰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
之既而紛紛數年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
槩矣韓維與願善屈致于穎昌暇日同游西湖命諸
子侍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願曰視此韓氏之曰汝
輩從長者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韓遂皆
遂去之願與韓約候韓年八十一往見是歲元日因
子弟賀正乃曰某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當暫作願

昌兄持園乃往造焉久留頤川韓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爲意我嘗有黃金藥櫟一重三十兩似可爲先生壽未敢遽言我當以他事使汝侍食從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啓之頤曰願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矣以此爲詰朝遂歸維謂其子曰我不敢言正謂此耳再三謝過而別呂大防以百緡遺頤願辭之時族兄子公孫在旁謂頤曰勿爲已甚姑受之頤曰公之所以遺願者以願貧也公爲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才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矣何獨願貧也天下貧者亦衆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願被謫李清臣尹洛令都監來見頤才出見之便請上轎願欲畧見叔母亦不許莫知朝命云何是夜宿於都監廳明日差人管押成行至龍門清臣遣人贖銀百星願不受既歸門人問何爲不受曰渠是時已與某不相知豈可受願一領黃袍道服至破亦絮淨嘗曰衣不欲異欲其潔食不欲異欲其精翟霖送頤西遷道宿僧舍坐處皆塑像先生命轉倚勿背霖問曰豈以其徒敬之故亦當敬邪頤曰但具人形身便不當慢願母有知人之鑒二子幼時勉之讀書因書幾帖上曰我惜勸讀

兒又並書二行前曰殿前及第程延壽明道幼時名次曰處士願後皆驗母已知之於童穉中程顥言正叔一生不曾看莊列非禮勿動勿視出於天與從幼有如是才識初顯嘗謂頤曰異日能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蓋顥德性寬大規模廣闊頤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顥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頤所作行狀乃不載其事顥謂青苗法可且放過而頤乃於西監一狀校計如此可謂不同矣但顥所處乃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願所處雖高然實中人可及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其寡過矣二程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顥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頤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見頤自謂此是某不及家兄處蓋顥和易人皆親近頤嚴重人不敢近也張載曰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胡安國曰昔常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明道如何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此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此曰爲有不通處後來再論二先生學術志完却曰伊川

見處極高昔解子仇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却問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仇曰不過是說所樂者道伊川曰若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見伊川見處極高游酢楊時來見顏一日願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願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莫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耳明道則已從容惜其早死不及用也使及用於元祐間則不至有今日事矣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十九

宋

高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二十

宋呂大臨

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學於程頤通六經尤邃於禮每欲撥軀三禮遺文舊制今可行不爲空言以拂世駭俗其論選舉曰古之長育人才者以士衆多爲樂今之主選舉者以多爲患古以禮聘士常恐士之不至今以法待士常恐士之競進古今豈有異哉蓋求之思耳夫爲國之要不過得人以治其事如爲治必欲得人惟恐人才之不足而何患於多如治事皆任其責惟恐士之不至不憂其競進也今取人而用不問其可任何事任人以事不問其才之所堪故入廊之路不勝其多然爲官擇士則常患乏才待次之吏歷歲不調然考其職事則常患不治是所謂名實不稱本末交戾如此而欲得人而事治未之有也今欲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試法以區別能否修辟法以興能備用嚴舉法以覈實得人制考効以責任考功庶幾可以漸復古矣富弼致政于家爲佛氏之學大臨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于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

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爲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於莊則入于釋疑聖人爲未盡善輕禮義爲不足學入倫不明萬物憔悴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于公者哉弼謝之元祐中爲大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范祖禹薦其好學修身如古人可備勸學未及用而卒大臨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輪顏氏得心齋

宋楊時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幼穎異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孟絕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穎昌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顥死時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至是又見程頤於洛時蓋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時疑其近於兼愛與其師頤辯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爲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時宰是之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爲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

慶重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跡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遂陳時政之弊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之衝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姦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爲也要害之地當嚴爲守備比至都城尚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盡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申

慶重至紹聖崇寧

抑又甚焉

元祐

政事

前今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時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衄今諸路烏合之衆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重賞爲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孥戮之有餘罪朝廷置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三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軍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我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馳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爲也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虜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肯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而遠犯人國都危道也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

慶重至紹聖崇寧

抑又甚焉

元祐

政事

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不進時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李綱之罷大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大學時得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於卿遂以時兼國子祭酒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置官屬新進少年未必賢於六曹長貳又

臺臺纂言 入揚

六

旨蔡京用事二十餘年靈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卽一二事明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台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守財之言非正

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爲享上實安石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執弊弊然以愛爲事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爾自古釋之者未有泰而不爲驕費而不爲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爲此說以啓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爲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

臺臺纂言 入揚

七

不爲學者之感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爲邪說議論紛紛然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時會學中尙紛爭者有旨學官並罷時亦罷祭酒時嘗曰荆公云利者陰也陰當隱伏義者陽也陽當宣著此說源流發於董仲舒然此正王氏心術之救觀其所爲難名爲義其實爲利尋四上章乞罷諫省除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陞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爲戰守之備高宗卽位除工部侍郎陞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除兼侍讀乞修建炎會計錄乞恤

勤王之兵乞寬假言者連章丐外提舉杭州洞霄宮
已而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卒年八十三
謚文靖時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
以師禮事時暨渡江東南學者推特爲程氏正宗與
胡安國往來講論尤多時浮沉州縣四十有七年晚
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
則闢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使邪說不作凡紹興初
崇尚元祐學術而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
委脈絡皆出於時子迪力學通經亦嘗師程頤云朱
熹曰龜山天資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
究某嘗謂這般人皆是天資出人非假學力如龜山
極是簡易衣服也只據見定終日坐門限上人犯之
亦不校其簡易率皆如此問龜山晚歲一出爲士詬
罵果有之否曰他當時一出追奪荆公王爵罷配享
夫子且欲毀劈三經板士皆不樂遂相與聚問三經
有何不可輒欲毀之當時龜山亦謹避之問或者曰
龜山此出爲無補於事徒爾紛紛或以爲大賢出處
不可以此議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
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
之而止比之極好

宋謝良佐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習舉業已知名與游酢楊時
呂大臨在二程之間號四先生初良佐往扶溝見程
顥顥語人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良佐受學
甚篤顥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
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曰且靜坐顥每
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顥每謂良佐雖小魯直是誠
篤理會事有不透顥有泚憤悱如此初以記問爲學
自負該博對顥舉史書不遺一字顥曰賢却記得許
多可謂玩物喪志良佐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顥
却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看顥讀史又却逐行看
過不差一字良佐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
頭接引博學之士與程顥別一年往見之顥曰相別
有一年做得甚工夫良佐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
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
罪過方有向進處顥點頭因語在坐同志曰此人爲
學切問近思者也或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良佐
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
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
去房裏喫爲甚恁地良佐將歸應舉顥曰何不止試

於大學良佐對曰蔡人渺習禮記決科之利也願曰
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
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
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
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
語也良佐乃止是歲亦登進士第宰應城胡安國以
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
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
起敬遂稟學焉建中初良佐召上殿問對語不少然
良佐云多不誠遂退只求監局之類去或謂建中年

朱熹集卷之六

十

號與德宗同不佳良佐云恐亦不免一播除書局官
忤旨去監京西竹木場坐飛語詔獄禡官嘗言知命
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予
初及第時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
釋褐時神宗晏駕哲宗嗣位如此等事直不把來草
草看却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
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能陶
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
枉做却開工夫枉用却開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
不挫折又言舊多恐懼常於危階上習又曰六文一

管筆特地寫教不好打疊了此心或問良佐色慾想
絕多時曰伊川則不絕某則斷此二十年來矣所以
斷者當初有爲之心多欲有爲則當強盛方勝任得
故斷之又用導引吐納之術非爲長生如家道也亦
以助養吾浩然之氣耳氣強則勝事然色慾自別常
作兩般理會登徒子不好色而有淫行色出于心去
不得淫出于氣又問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
年矣當初大故做工夫揀難捨底棄却後來漸漸輕
今日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爲台要用並無羨底心
所著有論語說文集語錄行於世

朱熹集卷之六

十一

朱熹云先生爲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己復禮日
有程課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於世如
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
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
則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
稱其言論闊肆善啓發人今讀其書尚可想見也某
自少時妄意爲學即賴先生之言以發其趣而平生
所聞先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絕使人興起凜然又曰
孔門只說爲仁上蔡却說知仁只要見得此心便以
爲仁上蔡之說一轉而爲張子韶一轉而爲陸子靜

上蔡所不敢衝突者子韶盡衝突子韶所不敢衝突者子靜盡衝突上蔡說仁說覺分明是理又曰上蔡所見透徹無隔礙處上蔡說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誦以得之此却是會讀詩問人之病痛不一各隨所偏處去上蔡才高所以病痛在矜字曰此說是也然謂去得矜字後來矜依舊未去說道理好揚揚地又曰上蔡觀復齋記中說道理皆是禪學意思觀他說復與伊川異似以靜處如云見此消息不下工夫之類乃是謂儒佛不同但是下截耳龜山亦如此

朱熹定

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喜學佛析其理歸於儒後學易於郭彙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以入郭彙氏者世家南平始祖在漢爲嚴君平之師世傳易學蓋象數之學也定一日至汴聞伊川程頤講道於洛潔衣往見棄其學而學焉遂得聞精義造詣愈至浩然而歸其後頤貶涪實定之鄉也北山有嚴師友游泳其中涪人名之曰讀易洞靖康初呂好問薦之欽宗召爲崇政殿說書以論弗合辭不就高宗即位定猶在汴右丞許翰又薦之詔宗澤澤遣詣行在至維揚寓邸

舍實甚一中貴人偶與隣餽之食不受與之衣亦不受委金而去定袖而歸之其自立之操類此上將用之會金兵至失定所在復歸蜀愛青城大面之勝棲遯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嚴敬定而不敢名稱之曰譙夫子有繪像祀之者久而不衰定易學得之程頤授之胡憲劉勉之而馮時行張行成則得定之餘意者也定後不知所終譙夫牧童往往有見之者世傳其爲仙云初程頤之父珦嘗守廣漢頤與兄穎皆隨侍游成都見治篋緇桶者挾冊就視之則易也欲擬議致詰而篋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

以發問二程遜而問之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渙然有所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其後袁滋入洛問易於頤頤曰易學在蜀耳蓋往來之滋入蜀訪問久無所遇已而見袁醫薛翁於眉叩問與語大有所得不知所得何語也憲勉之滋皆閩人時行行成蜀人郭襄氏及篋叟醫翁皆蜀之隱君子也

宋張載

張載字子厚鳳翔郿人也父迪涪州知州載始就外傳志氣不羣知虔奉父命守不可奪涪州器之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邠人焦寅游寅喜談兵載悅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高范仲淹仲淹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爲足也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祐初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此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輩可師之徹坐輒講與二程共語道學之要載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有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間起從仕日益久學益明方未第時文彥博以故相判長安聞載名行之美聘以束帛延之學官異其禮際士子矜式焉登進士第爲雲巖令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爲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於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告子弟之意有教告常惠文檄之出不能盡達於民每召鄉長於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里閭間有民因事至庭或

行於道必問其時命某告某事聞否聞即已否
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愚子無不預聞
多教人以德從容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
於堯舜之域否學者聞法語亦多有從之者遷渭州
軍事判官言戍兵徒往來不可爲用不若損數以募
土人爲便熙寧初登用大臣思有變更御史中丞呂
公著薦載于朝曰張載學有本原四方之學者皆宗
之可以召對訪問上卽命召既入見上問治道皆以
漸復三代爲對上說之曰卿宜日見二府議事朕且
將大用卿載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政所
安願徐觀旬月繼有所獻上然之他日見執政執政
嘗語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載對
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
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
默然所語多不合寢不悅旣命校書崇文載辭未得
謝復命案獄浙東或有爲之言曰張載以道德進不
宜使之治獄執政曰淑問如皋陶猶且獻囚此庸何
傷獄成還朝會弟戩以言得罪載益不安乃謁告西
歸居於橫渠故居遂移疾不起橫渠至僻陋有田數
百畝以供歲計約而能足人不堪其處而載處之益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六

沈

安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備而讀仰而思有
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
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
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
進又以爲教之必能養之然後信故雖貧不能自給
苟門人之無貲者雖糲蔬亦共之其自得之者窮神
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嘗
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
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近
世喪祭無法喪惟致隆三年自期以下未始有衰麻
之變祭先之禮一用流俗節序燕襲不嚴載繼遭期
功之喪始治喪服輕重如禮家祭始行四時之薦曲
盡誠潔聞者始或疑笑終乃信而從之一變從古者
甚衆皆載倡之載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
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信反躬
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
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其家童子必
使灑掃應對給侍長者女子之未嫁者必使親祭祀
納酒漿皆所以養遜弟就成德嘗曰事親奉祭豈可
使人爲之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七

沈

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其所至必訪人才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歲適大款至人相食家人惡米不鑿將春之載亟止之曰饑殍盈野雖疏食且自愧又安忍有擇乎甚或咨嗟對案不食者數四撫寧九年秋載感異夢忽以書屬門人且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示門人曰此書予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於前聖合與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將有待於學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華葉爾又嘗謂春秋之爲書在古無有乃聖人所自作惟孟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

卷之六

六

六

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穿鑿及詩書禮樂之言多不能平易其心以意逆志方且條舉大例考察文理與學者緒正其說載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見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爾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未之行爾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

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諸育興學校成禮俗救苗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會泰鳳師呂大防薦之曰張載之學善發聖人之遺意其術各可措之以復古乞召還舊職訪以治體詔從之載曰吾是行也不敢以疾辭庶幾有遇焉及至都公卿聞風慕之然未有深知載者以所欲爲嘗試於人多未之信會有言者欲講行冠婚喪祭之禮詔下禮官禮官安習故常以古今異俗爲說載獨以爲可行且謂稱不可非儒

卷之六

六

六

生博士所宜衆莫能奪然議卒不決郊廟之禮禮官預焉載見禮不致嚴亟欲正之而衆莫助載益不悅會有疾謁告以歸知道之難行欲與門人成其初志行次臨潼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年五十八沒之日惟一甥在側囊中索然明日門人之在長安者繼來奔哭之賻槨始克斂其治喪禮一用古以終載之志載卒門人欲諡爲明誠夫子以質程顥顥以問司馬光光復書曰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諡謂大以上也擅弓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有諡自縣貢父

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宜諡矣然曾子曰
不諡貴幼不諡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諡之而臣相
諡猶爲非禮況弟子而諡其師乎孔子沒哀公諡之
不聞弟子復爲之諡也今諸君欲諡子厚恐不合於
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
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乎程顯嘗與
載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
此處講此事載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程愚西曰訂
頑程頤曰是起爭端不若止曰東西銘程頤於載書
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
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
入時有之明睿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
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彷彿耳能無差乎更望完
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顯曰張子厚問生
皇子喜甚見餓草者食便不美朱熹贊曰蚤悅孫吳
晚逃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音
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宋邵雍

邵雍字堯夫河南人也舉遺逸試將作主簿後又以
爲潁州團練推官辭疾不赴雍始學於百原堅苦刻
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牖者數年衛人賢之雍歎
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遠可已乎於是
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
蓋始有定居之意雍之學得之李之才之才師河南
穆脩脩性太嚴寡合雖之才亦頗在訶怒中之才事
之益謹卒能受易脩之易受之种放放受之陳搏源
流最遠其圖書象數變通之妙秦漢以來鮮有知者
之才初爲衛州獲加主簿權其城令時邵雍居毋憂
於蘇門山百原之上布裘蔬食躬爨以養父之才叩
門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焉志果何似雍曰簡策之外
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
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
拜願受業於是先示之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
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受易而終焉其後雍卒
以易名世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
高遠謂先王之專爲必可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
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

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至
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安貧樂道自
云未嘗擢眉名所居寢息處爲安樂窩自號安樂先
生又爲薤圃讀書燕居其下旦則焚香獨坐臚時飲
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嘗有詩云斟有淺
深存樂理飲無多少係經綸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
康濟自家身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
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過洛者有不之公府
而之雍之盧雍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
襮不脩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

卷之五

宋徽宗

幸

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群居燕飲笑語終日不敢
甚異于人顧所樂何如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
遊城中每出乘小車用一人挽之隨意所之士大夫
家聽其軍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尊奉
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
忘返雖性高簡而與人言必依孝弟忠信樂道人善
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肖者服其化所以
厚風俗成人材者雍之功多矣雍嘗自言若至大病
自不能支其遇小疾得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體
也學者來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

遠妙極道數間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久
存心世務者不能久也與富弼早相知富弼初入相
謂門下士田某曰爲我問邵堯夫可也富弼以官起
之不卽命爲先生處士以遂隱居之志田告雍雍不
答以詩謝曰若進豈能禁吏責既閑安吏用名爲弼
終不相忘乃因明堂捨享赦詔天下舉遺逸弼意謂
河南必以雍應詔時文彥博尹洛以兩府禮召見雍
雍不屈遂以福建黃景應詔弼不樂奏乞再舉遺逸
從之王拱辰尹洛乃以雍應詔穎川薦常秩皆先除
試將作監簿雍與秩皆不起弼時已丁憂去位矣熙

卷之五

宋徽宗

幸

寧二年詔舉遺逸呂誨吳克祖無擇皆薦雍時歐陽
脩參政素重秩故穎川再薦秩雍除秘書省校書郎
穎川因練推官辭不許既受命卽引疾不起且以詩
答鄉人曰幸逢堯舜爲真主且放巢由作外臣秩以
職官起時王安石方行新法天下紛然以爲不便思
得山林之士相合秩賜對盛言新法之便乃除諫官
以至待制帝浸薄之安石主之不忘然亦知其爲人
矣雍於是始爲隱者之服烏帽緇褐見卿相不易也
司馬光依禮記衣深衣冠簪幅巾紳帶每出朝服乘
馬用皮匣貯深衣隨其後入獨樂園則衣之嘗謂雍

曰先生可衣此乎。某曰：某爲今人當服今人之衣。光嘆其言合理。富弼自汝州得請歸洛養疾。築第與雍。天津隱居相過。弼曰：自此可時相招矣。雍曰：某冬夏不出。春秋時過。親舊間必相招。未必來不召。或自至。滿謝客。戒子曰：先生來不以時見。弼嘗令二青衣蒼頭掖之以行。一日與雍論天下事。弼喜甚。不覺獨步下堂。雍不爲起。徐指二蒼頭戲弼曰：忘却拄杖矣。弼嘗患氣鬱。雍曰：好事到手。畏慎不爲。他人做了。鬱鬱何益。弼笑曰：此事未易言也。蓋爲嘉祐建儲耳。弼雖剛勇。遇事詳審。不萬全不發。雍因戲之一日薄暮。司馬光見雍曰：明日僧脩願堂說法。富公晦叔欲偕往。聽之。晦叔貪佛已不可動。富公果往。於理未便。光後進不敢言。先生曷不止之。雍曰：恨聞之晚矣。明日弼果往。後雍因見弼曰：聞上欲用裴晉公。禮起。公弼笑曰：先生以謂某衰病能起否。雍曰：固也。或人言上命公公不起。一僧開堂。公乃出。無乃不可乎。弼驚曰：某未之思也。弼以雍年高勸學。脩養。雍曰：不能學人。胡走亂走也。熙寧癸丑。王荀龍者韓琦客也。因入洛見雍。出珣送行詩。顏體大書。極奇偉。雍曰：吾少日喜作大字。筆挺之曰：學書坊學道。故嘗有詩曰：憶昔初書。

大字時學人飲酒與吟詩。若非益友揮金石。四十五年成一非。熙寧十年夏。感微疾。氣日益耗。神日益明。笑謂光曰：雍欲觀化一巡。如何。光曰：未應至此。雍笑曰：死生亦常事。張載喜論命。來問疾。因曰：先生論命否。當推之。雍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載曰：先生知天命矣。載尚何言。程頤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爲力。願自主。張雍曰：平生學道。豈不知此。然亦無可主。張時居正寢。諸公議後事于外。有欲葬近洛城者。先生已知呼子伯溫入曰：諸公欲以近城地葬我。不可。當從伊川先塋耳。七月初四日大書。詩一章曰：生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以是夜五更捐館。雍卒。程頤誌其墓爲之論曰：昔七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

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數語成德者皆難其居
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元祐中
韓維尹洛請謚于朝常博歐陽脩之子斐議曰雍少
篤學有大志久而後知道德之歸且以爲學者之患
在於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
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
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折衷於聖人雖
深於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淳一而不
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夷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
深矣按謚法溫良好樂曰康能固所守曰節謚曰康
節先生斐嘗謂人曰斐入洛時先公參大政臨行告
戒曰洛中有邵堯夫吾獨不識汝爲吾見之斐既至
洛求教先生特爲斐徐道其立身本末甚詳出門揖
送猶曰足下其無忘鄙野之人於異日斐伏念先生
未嘗辱教一言雖欲不忘亦何事耶歸曰大人則喜
曰幸矣堯夫有以處吾兒也後二十年斐入太常爲
博士次當作謚議乃恍然周省先生當時之言落筆
若先生之自序無待其家所上文字也雍於書無所
不讀著皇極經世六十卷晚尤喜爲詩平易而造於
理有擊壤二十卷自爲之序雍知處絕人遇事能前

知程願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程超
前之識務高雍所爲至謂雍有玩世之意又因雍之
前知謂雍于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
變焉於是撫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蓋未
必然也
無名公生於冀方長於冀方老於豫方終於豫方年
十歲求學於里人遂盡里人之情已之淳十去其一
二矣年二十求學於鄉人遂盡鄉人之情已之淳十
去其三矣年三十求學於國人遂盡國人之情已
之淳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學於古人遂盡古人
之情已之淳十去其七八矣年五十求學於天地遂
盡天地之情欲求已之淳無得而去矣始而里人疑
其僻問於鄉人鄉人曰斯人善與人羣安得謂之僻
既而鄉人疑其泛問於國人國人曰斯人不妄與人
交安得謂之泛既而國人疑其陋問於四方之人四
方之人曰斯人不器安得謂之陋既而四方之人又
疑之質之於古今之人古今之人始終無可與同者
又問之於天地天地不對當是之時四方迷亂不復
得知因號爲無名公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
有形斯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

有體而無迹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迹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心無迹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况于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太極者其可得而名乎其可得而知乎故強名之曰太極其無名之謂乎故嘗自爲之贊曰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弄丸餘暇閒往閒來人告之以脩福對曰未嘗爲不善人告之以攘災對曰未嘗妄祭故其詩曰禍如許免人須諂福若待天可量又曰中孚起信寧須禱無妄生灾

無迎無拘無忌聞人之謗未嘗怒聞人之譽未嘗喜聞人言人之惡未嘗和聞人言人之善則就而和之又從而喜之故其詩曰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家貧未嘗求於人人饋之雖寡必受故其詩曰窘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下春歸之肝肺朝廷授之官雖不強免亦不強起晚有二子教之以仁義授之以六經舉世尚虛談未嘗掛一言舉世尚奇事未嘗立異行故其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游天地家素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災論之其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義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爲不偶七十康強不爲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

二程訪雍於天津之廬雍携酒飲月陂上歡甚語其平生學術出處之大致明日程願謂人曰昨從克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曰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道也雍謂程願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事亦衆矣子能盡知耶願曰天下之事

願所不知也。固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時適雷起。雍曰。子知雷起處乎。願曰。願知之。堯夫不知也。雍愕然曰。何謂也。願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之。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雍曰。子以爲起於何處。願曰。起於起處。雍愕然。稱善。願答人書云。願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餘年。世間事無所不問。惟未嘗一字及數。謝良佐云。堯夫直是豪才。在風塵時節。便是偏霸手段。如富公身。都將相嚴重。有威人不敢仰視。他將做小兒樣。看或問。雍所學何如。謝曰。他只見得天理進退萬物消長之理。便敢做大於聖門下學上達事。更不施工。

卷之五

不

手

勿

所以差却。堯夫精易之數。事物之成敗。終始。始人之禍福。脩短。算得來無毫髮差錯。如指此屋。便知起於何時。至某年日月而壞。無不如其言。然二程不貴其術。明道云。堯夫欲傳數於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學須二十年。堯夫初學於李挺之師。禮甚嚴。雖在一野店飯。必欄坐。必拜。欲學堯夫亦必如此。伯淳聞說甚熱。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算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拊其背曰。大哥怎恁地聰明。他日伊川問明道加倍之數。曰。都忘之矣。因歎其心無偏繫者如。

此雍疾革。願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雍舉兩手示之。願曰。何謂雍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着身處。况能使人行也。程頤言。堯夫病革。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說道理。却於儒術未見所得。又云。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絕也。雍疾革。願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日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却有聲如絲髮來大答云。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也只得依你說。是時諸公都。

卷之五

不

三

在聽上議後。事他在房間。便聞得諸公恐喧。他盡出外說話。他皆聞得一人云。有新報云云。堯夫問有甚事。曰。有某事。堯夫曰。我將爲收却幽州也。以他人觀之。便以爲怪。此只是心虛而明。故聽得問堯夫未病時。不如此何也。曰。此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箇事。將這箇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之。如堯夫事他。自如此。亦豈嘗學也。治平間。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則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有之。客曰。何也。雍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爲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

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何以知此雍曰天下將治地
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
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鵠退飛鵠來巢氣
使之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南方疾病瘡痍之類
北人皆苦之矣熙寧初其言乃驗熙寧三年初行新
法天下騷然雍閑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
欲投劾而歸以書問雍雍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
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
何益嘗過士友家晝臥見其枕屏畫小兒迷藏題詩
其上云遂令高臥人欹枕看兒戲蓋指熙寧間也富
弼一日有憂色雍問之弼曰先生度某之憂安在雍
曰豈以安石罷相惠卿衆政惠卿凶暴過安石乎弼
曰然雍曰公無憂安石惠卿本以勢利合勢利相敵
將自爲仇矣不暇害他人也未幾惠卿果叛安石弼
謂雍曰先生識慮絕人遠矣雍與商州趙守有舊時
章惇作商州令趙厚遇之一日趙請雍與惇同會惇
議論縱橫不知敬雍也因語及洛中牡丹之盛趙因
謂惇曰先生洛人也知花爲甚惇因言洛人以見
根撥而別花之高下者知花之上也見枝葉而知者
知花之次也見蓓蕾而知者知花之下如公所說乃

知花之下也惇慙服嘿然趙因謂惇從雍學惇從雍
游欲傳數學雍謂惇須十年不仕宦乃可學蓋不之
許也伯溫云邢和叔亦欲從先君學先君畧爲開其
端倪和叔接引古今不已先君曰姑置是此先天學
未有許多言語且當虛心滌慮然後可學此和叔留
別詩有地下每慙呼孺子床前時得拜龐公之句先
君和云觀君自比諸葛亮顧我殊非黃石公斷章云
出人才業尤須惜慎勿輕爲西晉風謝顯道云堯夫
之數刑七要學堯夫不肯曰徒長姦雄

宋羅從彥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以累舉恩爲惠州博羅縣主簿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爲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時熟察之乃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時弟子千餘人無及從彥者從彥初見時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嘗與時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從彥卽甯田走洛見願問之願反覆以告從彥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業沙縣陳淵楊時之壻也嘗詣從彥必竟日乃返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不聞與

學清節真南州之冠冕也

旣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

語

終日端坐間謁時將樂溪上吟詠而歸恒克然自得焉嘗采祖宗故事爲尊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

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

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

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

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

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

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

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

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

生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啓之於是明道

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

者難嗚呼學者所見自漢唐喪矣又曰士之立朝要

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

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

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此朱熹謂龜

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

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

先生淳祐間謚文質

朱李侗

李侗字愿中南劍人幼而穎悟少長孝友謹篤已而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於楊時之門遂往學焉從彥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侗從遊受業以頗非笑侗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於心盡得其所傳之奧於是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屨空怡然自適初楊時唱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事詣極如從彥一人而已侗既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

朱李侗

李侗

朱

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脉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日月之小物折之於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故其事親誠孝左右無違仲兄性剛多忤侗事之致誠盡敬更得其離心焉闔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

與族姻舊故恩意篤厚久而不忘生事素薄然處之有道量入爲出賓祭謹飭租賦必爲鄰里先親戚或貧不能婚嫁爲之經理節衣食以振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年長者事之盡禮少者賤者接之各盡其道以故鄉人愛敬暴悍化服其接後學各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嘿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又嘗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

朱李侗

李侗

朱

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又嘗曰今人之學與古人異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磋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嘗以黃子堅稱周敦頤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云者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胷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

若徒詭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嘆卓然見其爲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間也然後擴見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其於語孟他經無不貫達苟有疑問答之必極其趣然語之而不惰者或寡矣蓋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

卷之六

五

感激動人其語必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耻爲先本末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異端之學無所入公其心然一聞其說則知其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者辨之於錙銖眇忽之間而儒釋之邪正分矣建安松與侗爲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鄧迪語及侗曰愿中如水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松深以爲知言亟稱道之其後松子燕從侗遊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然侗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土之人旣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

卷之六

五

施之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侗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遜世不見知而不悔者侗庶幾焉晚以二子友直信甫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會閩帥汪應辰來迎將相與講所疑侗因往見之至帥治坐語未終而卒年七十有也

卷之六

歷代史纂左編 卷第一百二十一

宋朱熹

朱熹字仲晦，婺源人。父松以不附和議去國，因仕入閩。至熹始寓之崇安。熹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午時生南劍之溪。寓舍幼穎悟，莊重能言。父指示曰：「此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父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封之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少長，厲志聖賢之學。於舉子業，初不經意。年十八，貢於鄉，中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蒞職勤敏，纖悉必親。郡縣長吏事倚以決職，兼學事。選邑秀民克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爲表率。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年方踰冠，聞其風者已知學之有師而尊慕之。歷四考罷歸，以奉親講學爲急。二十八年，請奉祠監潭州南岳廟。明年詔赴行在，言路有托，抑奔競以沮之者，遂以疾辭。孝宗卽位，詔求直言。上封事，其畧言：聖躬雖未有闕失，而帝王之學不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脩攘之計不可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偏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不加之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諒情性比年以來，欲求大道之

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今日之計，不過脩政事，攘夷狄，然計不特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願罷和議，爲脩攘之計。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賊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豈無其人？願陛下無自知之耳。明年改元，隆興復召入對。其一言陛下雖有生知之性，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事多所未察。未嘗卽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虛無之過。其二言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爲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是皆天理之固然，非人欲之私忿也。末言古先聖王制御夷狄之道，本不在乎威強而在乎德業，其任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

紀綱除武學博士既至以時相方主和議請監南嶽廟以歸乾道三訪張栻於長沙道經昭武謁學士黃中中端拱德容粹然熹自以溫厚和平之氣不勝其寵厲起之心故先之以書請納再拜之禮而見之熹與論論之語無所攷見案栻贈行詩曰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熹答詩云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妙難名論謂有寧有迹謂無復何存惟茲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從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以二詩觀之則其往復而深相契者太極之旨也熹中和舊說序云

卷之八

三

儒

予早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歿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熹與栻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其後熹卒更定其說然則未發之旨蓋有未相契也三年差克樞密院編修官會魏掞之以布衣召爲國子錄因論曾說而去遂力辭熹嘗兩進絕和議抑佞倖之戒言既不行雖擢用狎至不敢就出處之義熹然有不可易者尋丁內艱九年主管台州崇道觀淳熙二年呂祖謙勸熹於寒泉精舍編次近思錄遂祖謙至鷺湖陸九淵兄弟來會九齡有詩云孩提知愛

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蕪著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如今九淵和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消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只今熹和云德業風流風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却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以詩觀之則學之同異可畧見後九齡頗悔其非而九淵終身守其說不變

卷之八

四

儒

三年除秘書郎時上諭大臣欲獎用廉退參政龔茂良以熹爲言故有是命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卽從其請主管武夷山中佑觀五年差發遣南康軍事熹自同安歸奉祠家居幾二十年間關貧困不以屬心涵養克積理明義精見之行事者益濡然矣至郡懇惻愛民如己隱憂典利除害惟恐不及視民如傷至姦豪侵擾細民撓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由是豪強斂戢里閭安靜數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退則相與徜徉泉石

間竟日乃反又求栗里陶靖節之居西澗劉屯田之墓孝子熊仁瞻之閭旌顯之猶以不得悉行其志爲恨七年張拭卒於江陵時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謙言而安於私勢之鄙態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實清顯所惡則密行營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壻承望其風指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齟齬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畧能驚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

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則民安可得而恤財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修土宇何自而復宗廟之警耻又何時而可雪耶八年二月陸九淵來訪請書其兄九齡墓誌烹請九淵爲諸生講君子小人喻義利章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遂刻之石祖謙其後與熹書云子靜留得幾日爲湖氣象已全轉否若只就一節一目上受人琢磨其益終不大也熹答云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爲學之病如此只是意見如此卽是定本某因與說既是思索卽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卽不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卽不可有定本耳渠却云正爲多是邪意見閑議論故爲學者之病某云須著邪字閑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人恐須先立大本却就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槩揮斥其不爲禪學者幾希矣渠雖唯唯然終亦未窮竟也自是渠合下有些禪底意思又自主張太過須說我不是禪而諸生錯會了故其流遂至此七月呂祖謙卒時淵東次饒易提舉淵東常平茶鹽事時民已艱

食師日單車就道乞奏事之任入對言陛下卽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閑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史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先墮其數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往月來浸滌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衰綱紀日壞邪佞克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熹所對奏劄皆自書

以防宣洩所喜居之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糶牟利細民發糶強奪動相賊殺幾至挺變熹嘗卽鄉人置社倉以賑貸之米價不登人得安業至是乞推行之熹初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客舟之米已輻湊日與僚屬鈎訪民隱至廢寢食分畫既定案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一身所需皆自齋以行秋毫不及州縣以故所歷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倉皇驚懼常若使者壓其境至有自引去者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戢盜捕蝗興水利爲急大抵措畫悉如南康時而用心尤苦熹猶以徒費大農數十萬緡無以全活一道饑民自効又以前後奏請多見抑却幸而從者又率稽緩後時無益於事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爲收糶之本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餓殍而在於盜賊復上時宰書云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爲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爲阿諛順指之計然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正至
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爲大盜積
者耶九年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離知台州唐仲
友與時相王淮同里爲姻家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
部訟者紛然得其姦賊僞造楮幣等事劾之時久旱
而雨奏上淮匿不以聞仲友亦自辯且言第婦王驚
悸病篤熹論愈力章至十上事下紹興府鞠之獄具
情得乃奪其新命授熹以爲是蹊田而奪之牛辭
不拜遂歸尋令兩易江東乞奉祠言所劾賊吏黨與
衆多竝當要路大者宰制幹旋於上小者馳騖經營
於下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至師友淵源之
所自亦復無故橫肆觚排爲臣之計惟有乞身就閑
或可少紓患害時從臣有奉時相意上疏毀程氏之
學以陰詆熹者故有是言十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
自是海內學者尊信益衆十一年熹還自浙中見其
士習馳騁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
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
所學之誤以爲舍六經語孟而遵史遷舍窮理盡性
而談世變舍治心脩身而喜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
害極力爲呂祖儉潘景愈輩言之永康陳亮以文雄

於時自負王霸之畧而任俠豪舉去歲嘗與書箴
其義利雙行王霸竝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
之正以風切之是年秋亮始有書來辯難熹數書往
復極力開論亮雖不能改未嘗不心服焉十四年除
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十五年促奏事淮罷相遂力疾
入奏言陛下卽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荏苒無尺寸
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間嬖倖
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歟天
理未純是以爲善不能克其量人欲未盡是以除惡
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朋
分角立交戰於其中故禮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
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竊竊豪英非不切而柔邪庸
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
不容非不聖謾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
廟讐耻而不免畏怯苟安非不欲愛養生靈財力而
未免歎息愁怨凡若此者不一而足願陛下自今以
往一念之頃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爲人欲耶
果天理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
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
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

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熹曰吾平生所學只有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及奏上未嘗不稱善曰久不見卿剴束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勞卿州縣除兵部郎本部侍郎長樂林栗前數日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初栗以所著易解問熹熹應之曰大凡解經綱領是當卽一句一義之間雖有小失亦無甚害侍郎所著却是大綱領處有可疑者栗問如何是大綱領處可疑熹曰繫辭所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是聖人作易綱領次第惟邵康節見得分明今侍郎乃以六畫之卦爲太極中含二體爲兩儀又取二互體通爲四象又顛倒看二體及互體通爲八卦若論太極則一畫亦未有何處便有六畫底卦來如此恐倒說了兼若如此卽是太極包兩儀兩儀包四象四象包八卦與聖人所謂生者不同矣栗曰惟其包之是以能生之包之與生實一義爾熹曰包如人之懷子子在母中生如人之生子子在母外恐不同也栗曰公言太極一畫亦無卽是無極矣聖人明言易

有太極而公言易無太極何耶熹曰太極乃兩儀四象八卦之理不可謂無但未有形象之可言爾故自此而生一陰一陽乃爲兩儀而四象八卦又是從此生皆有自然次第不由人力安排然自孔子以來亦無一人見得至邵康節然後明其說極有條理意趣可玩恐未可忽更詳之栗云著此書正欲攻康節爾熹笑語之曰康節未易攻侍郎更子細若此論不改恐終爲有識者所笑也栗艱然曰正要人笑至是遣部吏抱印追以供職熹以疾告遂疏熹欺慢時上意方嚮熹欲易以他部郎時相竟請授以前江西之命熹行且辭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爲人臣子有此名罪當誅戮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章再上除主管嵩山崇福宮栗亦罷時廟堂知上眷厚憚熹復入故爲兩罷之策上悟復召熹受職名辭召命以爲遷官進職皆爲許其閑退方竊難進易退之褒復爲彈冠結綬之計則其爲世觀笑不但往來屑屑之譏又促召具封事投匭以進其畧曰往者淵觀說卦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

邪 累 多 顧 料 交 以 給 者 之 臺 可 位 好 以 肆 疲 其 後 未 振
邪 累 多 顧 料 交 以 給 者 之 臺 可 位 好 以 肆 疲 其 後 未 振

然後具爲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畧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脩明軍政激勵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凡此事皆不可緩而其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億精勞力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

嘉慶二十一年

上

仁

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崇政殿說書時孝宗已有倦勤之意蓋將以爲燕翼之謀嘉當孝宗朝陞對者三上封事者一於封事之末有曰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忠誠懇惻至今讀者猶爲之涕下嘉進疏雖切孝宗亦開懷容納然嘉進言皆痛詆大臣近習孝宗之眷愈厚而嫉者愈深是以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而孝宗內軋矣光宗卽位除江東轉運副使改知漳州紹熙元年赴任以習俗未知禮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

解說以教子弟釋氏之教南方爲盛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私爲庵舍以居悉爲之禁俗大變會朝論欲行泉漳汀三州經界嘉初仕同安已知經界不行之害至是訪事宜擇人物以至弓量之法洞見本末遂疏其事上之且言必可行之說三將必至於不能行之說一蓋謂經界法行息爭止訟大爲民利而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所不便及具宣德意榜之通衢則邦民鼓舞而竊公豪右更爲異議沮之遂因地震及足疾不赴錫宴自劾其冬有旨先行漳州經界南方春旱事已無及明年除荆湖南路轉運副

嘉慶二十一年

末

使漳州經界竟報罷三年冬陸九淵卒於荆門四年嘉往歲聞永嘉陳傅良嘗著詩說以書問之至是遣書來報云未徵詩說年來或與士友言之未嘗落華愚見願以雅頌之音消鑠羣慝訓詁章句付之諸主又謂二十年間聞見異同無從就正間欲以書扣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辯他如宋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而學者轉相尋覓浸失本旨蓋刻畫太精頗傷簡易矜持已甚反涉奢驕以此益覺書不能宣要須請見究此來曲耳嘉答云嘗謂人之爲學若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目

前雖未見日計之益而積累功大漸見端緒自然不假用意裝點不待用力支撐而聖賢之心義理之實必皆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易者至於講論之際心即是口口即是心豈容別生計較依違遷就而無所分別蓋其胸中未能無纖芥之疑有以致然非獨以避咎之故而後詭於辭也若某之愚自信已篤向來之辯雖至於遭讒取辱然至於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同異之趣而不取以爲悔也差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某所至必興學校明教化湖湘士子素知學日伺公退則請質所疑某爲之講說不倦四方之學者畢至是年陳亮卒於永康寧宗初在潛邸聞熹名每恨不得熹爲本宮講官及卽位首召奏事熹言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寒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精求所以得親懂者爲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綱綱者爲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繆所繫非輕重之道聞南內朝禮尚闕近習已有用事者故預有是言及入對首言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所謂天下之大而不可以常理處者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

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矣然自頃至今亦既三月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禍亂之本又已伏於冥冥之中竊爲陛下憂之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有忘親之懷此則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借曰天命神器不可無傳宗廟社稷不可無奉則轉禍爲福易危爲安亦豈可舍此而他求哉克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克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清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正大本立矣兼實錄院同脩撰進講大學熹以平日論著敷陳開析務積誠意以感上心遂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分不以寒暑雙隻日月諸假故並令早晚進講又乞置局看詳四方封事皆從之又奏言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下至百執各有職業不可相侵今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爲治之體況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此弊不革臣恐名爲獨斷而主威未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不報熹進講

係及數次復以前所講者細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所進冊子宮中當讀之今後更爲黠來熹知上有意於學遂以劄子勉上進德又奏禮經勅令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爲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爲世法程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

奏爲壽皇聖帝

五

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旣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欲望明詔禮官稽考禮律豫行指定會孝宗柩廟議宗廟迭毀之次有請併桃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裕祭則正東向之位者有旨集議僖順宣四祖桃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以僖祖爲四祖之首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寢遠請遷僖祖於夾室未及數年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詔從之時相雅不以熙寧復祀僖祖爲是熹度難以

口古爭遂移疾上議狀條其不可者四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至於裕祭設帳於夾室之前則亦不得謂之裕欲別立一廟則喪事卽遠有毀無立欲藏之天興殿則宗廟原廟不可相雜議者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急欲尊奉太祖三年一裕時暫東向之故不知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僖祖太祖兩廟威靈相與爭校強弱於冥冥之中并使四祖之神疑於受損傍徨踴躍不知所歸令人傷痛不能自己今但以太祖當日追尊帝號之心而黷推之則知太祖今日在天之靈如此必有所不忍復引程頤之說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僖祖安得爲無功業議狀旣上廟堂持之不以聞卽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宰相旣有所偏主樓鑰陳傅良又復牽合榮綴以附其說熹所議頗達上聽忽有旨召赴內殿奏事因節畧狀文及爲劄子畫圖以進上然之且曰僖祖國家始祖高宗孝宗太上皇帝不曾遷今日豈敢輕議欲令熹於榻前撰數語以御批直罷其事熹懲內批之弊因言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寮集議旣退復以上

奏爲壽皇聖帝

五

奏論廟堂嘉事不行經生學士知禮者皆熹一時

異議之徒忌其軋已權竊遂從而乘之上之立丞相趙汝愚竊與知閣門事韓侂胄謀之侂胄於太后爲親屬因得通中外之言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事自長沙辭免待制侍講已微寓其意及進對復再三面言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攻之龜年出護使客侂胄益得志烹又嘗奏言左右竊柄之失後因譁筵留身復申言前奏乞賜施行既退卽降御批云憫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宰相執奏不行明日徑以御批付下臺諫給舍亦爭留不可尋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趙丞相亦罷誣以不執請未州丞相既當大任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以觀新政嘉陽然以侂胄用事爲慮既屢爲上言又數以手書遣生徒密白丞相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且有分界限立紀綱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意丞相方謂其易制所倚以爲腹心謀事之人又皆持喉苟安無復遠慮丞相既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烹自念身雖閑退尚帶侍從職名不敢自嘿遂草書萬言極言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其冤詞旨痛切諸生更諫以筮決之遇趙之同人意默然退取諫藁焚之自號遜翁沈繼祖爲監察御史上章評

詆落職罷祠四年十二月以來歲年及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六年三月某素有足疾此年加以瘡隔之證醫者頗用藥藥乙未夜爲諸生說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西銘且言爲學之要惟事上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習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辛酉改大學誠意章午刻暴下不能興癸亥諸生入問疾勉以相倡率下堅苦工夫牢固着足方有進步處甲子命移寢中堂諸生復入問疾因請曰先生疾革矣萬一不諱當用書儀乎烹搖首然則當用儀禮乎亦搖首然則以儀禮書儀參用之乃頷之意若索紙筆然握筆已不能運少頃置筆就枕誤觸巾目門人使止之揮婦女母得近諸生揖而退良久怙然而逝是日大風拔木洪流崩崖葬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自烹去國侂胄勢益張鄙夫儉人迎合其意以學爲僞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潔廉好禮者皆僞也科舉取士稍涉經訓者悉見排黜文章議論根於理義者並行除毀六經語孟悉爲世之大禁胥胥賤隸頑鈍無耻之徒往往引用以致卿相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異儒者

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嘉與諸生講學竹林精舍有勸以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嘉既沒善類悉已排擯羣小之勢已成侂冑志氣驕溢遂至擅開邊釁幾危宗社而生靈塗炭矣後侂冑伏誅凶徒儉黨根株斥戮嘉定元年賜諡曰文嘉平居倦倦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末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適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欲以苟安故其與

朱熹

朱熹

三

朱熹

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義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自父松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嘉蚤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父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嘉既孤則奉以告三君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

朱熹

朱熹

五

朱熹

士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李侂學於從彥從彥學於楊時侂於松爲同門友嘉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侂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游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其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旣爲之箴以自警又筆之書以爲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訓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辯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克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聞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交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進德修業是矣故其得於已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徧

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禮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己者而非後學之所能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問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藉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美食行列有定位是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極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序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論語孟子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於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之傳註其闕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闕者既已極深研幾探頤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

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沉潛反覆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至微不至莫不理明詞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爲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意爲之哀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二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剥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疏密意既爲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張栻呂祖謙同出其時熹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辯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脩爲可以造道入

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老
佛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
呶側僻固陋自以爲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
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竝立高者陷
於虛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熹力排之俾
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熹教人
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爲不
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
之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
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
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
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
知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已務實辨別義利
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
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
其疑意有未諭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
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
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畧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
離至諸生問辯則脫然沉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
惕然常以爲憂樞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

海外至於夷虜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
家者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沒學者傳
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
矣至若天文地理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
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難至熹未嘗用意而
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熹疾且革手爲書囑其子
在與門人范念德黃幹尤拳拳以勉學及脩正遺書
爲言熹著述雖多於語孟中庸大學尤所加意若大
學論語則更定數四以至垂沒楚辭集註亦晚年所
作其愛君憂國雖老不忘通鑑綱目僅能成編每以
未及脩補爲恨又嘗編次禮書用工尤苦竟亦未能
脫藁所輯家禮世多用之然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
定竊聞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
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
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
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
著公晚年以野服見客榜客位云榮陽呂公嘗言京
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間居野服爲禮而歎外郡
之不能然其旨深矣某已叨誤恩許致其事未敢遽
以老夫自居而比緣久病於動作遂不免遵用舊

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上衣下裳大帶方屨比之涼衫自不爲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爲禮解帶足以燕居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如此之美也余嘗於趙季仁處見其服上衣下裳之用黃白青皆可直領兩帶結之緣以皂如道服長與膝齊裳必用黃中及兩旁皆四幅不相屬頭帶皆用一色黃裳之義也別以白絹爲大帶兩旁以青或皂緣之見僑輦則繫帶見卑者則否謂之野服又謂之便服

宋蔡元定

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記數千言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饑啖蕨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太常少卿尤袤祕書少監楊萬里聯疏薦於朝召之堅以疾辭築室西山將爲終焉之計時韓侂胄擅政設偽學之禁以空書類臺諫承風專肆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熹至沈繼祖劉三傑爲言官始連疏詆熹併及元定繼祖奏朱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以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餐餽食淡衣裘帶博或會徒于廣信鵞湖之寺或呈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迹如鬼如蜮其徒蔡元定佐之爲妖乞送別州編管熹方與諸生講論有以小報來言者熹畧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詞色更爲和平翌日諸生乃知有旨揮元定簡學者劉礪曰化性起偽烏得無罪朱熹果譴

跋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
怡悅元定沒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
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年僅三十屏去舉
子業一以聖賢爲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
用之沉不屑就

宋胡安國

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入大學以程頤之友朱長文
及穎川靳裁之爲師長文著書閱古吳人化其賢名
動京師裁之與安國論經史大義深奇重之中進士
第爲太學博士足不躡權門提舉湖南學事有詔舉
遺逸安國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二人老不行
安國請命之官以勸爲學者零陵簿稱二人黨人范
純仁客而流人鄒浩所請託也蔡京素惡安國與已
異得簿言大喜命湖南提刑置獄推治又移湖北再
鞫卒無驗安國竟除名未幾簿以他罪抵法臺臣直

前事復安國元官政和元年張商英相除提舉成都
學事二年丁內艱移江東父沒終喪謂子弟曰吾昔
爲親而仕今雖有祿萬鍾何所施遂稱疾不仕築室
墓傍耕種取給蓋將終身焉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
辭除起居郎又辭朝旨屢趨行至京師以疾在告一
日方午欽宗亟召見安國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
學以正心爲要心者萬事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
權願擢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虛懷訪問深發
獨智又言爲天下國家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
既定君臣固守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今南向視朝

半年矣而紀綱尚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窺覲而浸潤之姦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掃除舊跡乘勢更張竊恐大勢一傾不可復正乞訪大臣各令展盡底蘊畫一具進先宣示臺諫使隨事疏駁若大臣議絀則參用臺諫之言若疏駁不當則專守大臣之策仍集議於朝斷自宸衷案為國論以次施行敢有動搖必罰無赦庶幾新政有經可冀中興欽宗曰比留詞掖相待已命召卿試矣語未竟日暑甚汗洽上衣遂退時門下侍郎取南仲倚攀附

臺諫編卷事

大觀

臺

恩凡與已不合者即指為朋黨見安國奏論愠曰中興如此而曰績效未見是謗聖德也乃言安國意窺經筵不宜召試欽宗不荅安國屢辭南仲又言安國不臣欽宗問其狀南仲曰往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欽宗曰渠自以疾辭初非有向背也每臣僚登對欽宗即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為所汙如安國者實不臣欽宗嘆息遣中書舍人晁說之宣旨令勉受命且曰他日欲去即不彊留既試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南仲諷臺諫論其稽命不恭宜從黜削疏奏不下

安國乃就職南仲既傾宰相吳敏樞密使李綱又謂許景衡晁說之視大臣為去就必有陳論懷姦徇私必有實跡乞降付本省裁諸詞命不報葉夢得知應天府坐為蔡京所知落職奉祠安國言京罪已正于孫編置家財沒入已無蔡氏矣則向為京所引者今朝廷之人若更指為京黨則人才見棄者衆黨論何時而弭乃除夢得小郡中書侍郎何鼎建議分天下為四道置四都總管各付一面以衛王室捍疆敵安國言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一旦以二十三路之廣分為四道事得專決

臺諫編卷事

大觀

臺

財得專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權恐太重萬一抗衡跋扈何以待之乞據見今二十三路帥府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或有警急即各率所屬中將應援則一舉兩得矣尋以趙野總北道安國言總郡地重野必誤委寄是冬金人大入野遁為羣盜所殺西道王襄擁衆不復北顧如安國言李綱罷中書舍人劉珪行詞謂綱勇於報國數至敗衄吏部侍郎馮澥言珪為綱遊說珪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以為侍從雖當獻納至於彈擊官邪必歸風憲今臺諫未有緘默不言之咎而澥越職此路若開臣恐立於朝

者各以好惡持傾陷非所以清朝署南仲大怒何
巢從而擠之詔與郡舉以安國素苦足疾而海門地
卑濕乃除安國知通州安國在省一月多在告之日
及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盡姑置之安國曰
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爲不必言至於
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而可言也安國既去逾旬金
人薄都城子實爲郎在城中客或憂之安國慨然曰
主上在重圍中號令不出卿大夫恨效忠無路敢念
子乎敵圍益急欽宗急召安國及計景衡詔竟不達
高宗卽位以給事中召安國言昨因繳奏徧觸權貴
今陛下將建中興而政事弛張人才升黜尚未合宜
臣若一一行其職守必以妄發干犯典刑黃潛善諷
給事中論其託疾罷之三年樞密張浚薦安國可大
用再除給事中賜其子起居郎寅手札令以上意催
促既次池州聞駕幸吳越引疾還紹興元年除中書
舍人兼侍講遣使趣召安國以時政論二十一篇先
獻之論入復除給事中二年七月入對高宗曰聞卿
大名渴於相見何爲累詔不至安國辭謝乞以所進
二十一篇者施行其論之目曰定計建都設險制國
卹民立政覆實尚志正心養氣宏度寬隱定計畧曰

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討
賊則未有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有必行不反
之令以任官則未有必信不疑之官舍今不圖後悔
何及論建都謂宜定都建康以比關中河內爲興復
之基論設險謂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守
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論立志謂當必志
於恢復中原祇奉陵寢必志於掃平讎敵迎復兩宮
論正心謂戡定禍亂雖急於戎務而裁決戎務必本
於方寸願選正臣多聞識有志慮敢直言者置諸左
右日夕討論以宅厥心論養氣謂用兵之勝負軍旅
之強弱將帥之勇怯係人君所養之氣曲直何如願
彊於爲善益新厥德使信於諸夏聞於夷狄者無曲
可議則至剛可以塞兩間一怒可以安天下矣安國
嘗謂雖諸葛復生爲今日計不能易此論也居旬日
再見以疾懇求去高宗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
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奏春秋經世大
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
宜虛廢光陰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經高宗稱善尋
除安國兼侍講專講春秋時講官四人援例乞各專
一經高宗曰他人通經豈胡安國比不許會除故相

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絀黜附會循致渡江等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憤懣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疆敵憑陵叛臣不思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勝非改除侍讀安國持錄黃不下左相呂頤浩特命校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況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制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建炎之失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選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進講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初呂頤浩都督江上還朝欲去異已者未得其策或教之指爲朋黨且曰黨魁在鎖闥當先去之頤浩大喜卽引勝非爲助而降旨曰胡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言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爲非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爲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職提舉樞密觀是夕羣出東南右相秦檜三上章乞留之不報卽解相

印去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右司諫吳表臣亦言安國扶病見君欲行所學令無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不報頤浩卽黜給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張燾及躋等二十餘人云應天變除舊布新之象臺省一空勝非遂相安國竟歸五年除知永州安國辭詔以經筵舊臣重問勞之特從其請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傳書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行諫官陳公輔上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安國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願學是入室而不由戶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會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楊韓氏仍詔館閣哀其遺書校正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風旨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復辭提舉太平觀進實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五謚曰文定安國雖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志於康濟時艱見中原淪沒遺黎塗

炭常若痛切於其身，雖數以罪去，其愛國憂君之心遠而彌篤。每有君命，卽置家事不問，然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一足以嬰其心。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子發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於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失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生出處皆內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蟻蟻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稱首，侯仲良言必稱二程先生。

卷之五

本朝

生

他無所許可，後見安國嘆曰：「吾以爲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真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安國所與游者，游酢、謝良佐、楊時皆程門高第。良佐嘗語人曰：「胡安國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者也。」安國之使湖北也，時方爲府教授，良佐爲應城宰，安國質疑訪道禮之甚恭。每來謁而去必端笏正立，日送之自幼少時已有出塵之趣。登科後同年宴集飲酒過量，是後終身不復醉嘗好奕棋，母責之曰：「得一第德業竟止是矣。」耶後不復奕爲學官京師同僚多勸之買妾事，旣集慨然歎曰：「吾親侍

養千里之外，曾是以爲急，遽寢其議亦終身不復買妾也。在長沙日行，過衡岳愛其雄秀，欲一登覽已戒行矣。俄而思曰：「非職事所在也。」卽止。罷官荆南，僚舊餞行於渚，宮呼樂戲以待而交代。楊時具朝膳留安國，鮭菜蕭然，引觴徐酌，置語孟素間清坐，講論不覺日晷之暮也。赴闕，過上饒有從臣家居，治饌延安國，飾姬妾請今出奉卮酒爲壽。安國感然曰：「二帝蒙塵，國步阨隄，豈吾徒爲燕樂之日哉？」辭其人，報止。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夏變夷，殆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以爲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每嘆曰：「此傳心要典也。」安國少欲以文章名世，旣學道乃不復措意。有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三子寅宏寧。

卷之五

本朝

生

宋胡宏

胡宏字仁仲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學
游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啻晝夜張栻師事
之紹興間上書其畧曰治天下有本仁也何謂仁心
也心官茫茫莫知其鄉若謂知其體乎有所不察則
不知矣有所顧慮有所畏懼則雖有能知能察之良
心亦浸消亡而不自知此臣之所大憂也夫敵國據
形勝之地迎臣僭位於中原牧馬駿駭欲爭天下臣
不是懼而以良心為大憂者蓋良心克於一身通于
天地宰制萬事統攝億兆之本也察天理莫如屏欲

卷之二十一

不

卷

卷

存良心莫如立志陛下亦有朝廷政事不干於慮便
變智巧不陳於前妃嬪佳麗不幸於左右時矣陛下
試於此時沉思靜慮方今之世當陛下之身事孰為
大乎孰為急乎必歉然而餒惻然而痛坐起彷徨不
能自安者則良心可察而臣言可信矣昔舜以匹夫
為天子瞽叟以匹夫為天子父受天下之養豈不足
於窮約哉而瞽叟猶不悅自當情觀之舜可以免矣
而舜戚然有憂之舉天下之人無足以解憂者徽宗
皇帝身享天下之奉幾三十二年徽宗皇帝生于深宮
享乘輿之次以至為帝一旦遇於僻敵遠適窮荒衣

卷之二十二

不

卷

卷

喪失司服之制飲食失膳夫之味居處失官殿之安
妃嬪之好動無威嚴辛苦墊隘其願陛下加兵敵國
心目睽睽猶饑渴之於飲食庶幾一得生還父子兄
弟相持而泣歎若平生引領東望九年於此矣夫以
疎賤念此痛心當食則噎未嘗不投箸而起思欲有
為况陛下當其任乎而在廷之臣不能對揚天心克
陛下仁孝之志反以天子之尊北面警敵陛下自念
以此事親於舜何如也且群臣智謀淺短自度不足
以任大事故欲偷安江左貪圖寵榮皆為身謀爾陛
下乃信之以為必持是可以進撫中原展省陵廟來
歸幽宮亦何誤耶萬世不磨之辱臣子必報之陛下
孫之所以殺兵枕戈弗與共天下者也而陛下顧慮
畏懼忘之不敢以為警臣下僭逆有明日張膽顯為
負叛者有脇贊亂賊為之羽翰者有依隨兩端欲以
中立自免者而陛下顧慮畏懼寬之不敢以為討守
此不改是祖宗之靈終天暴露無與復存也父兄之
身終天困辱而求歸之望絕也中原士民沒身塗炭
無所赴愬也陛下念亦及此乎王安石輕用已私紛
更法令棄誠而懷詐與利而忘義尚功而憚道人皆
知安石廢祖宗法令不知其非祖宗之道廢之也

邪說既行正論屏棄故姦諛敢挾紹述之義以逞其私下誣君父上欺祖宗誣謗宜仁廢遷隆祐使我君臣父子之間頗生疵厲三綱廢壞神化之道泯然將滅遂使敵國外橫盜賊內訐王師傷敗中原陷沒二聖遠栖於沙漠皇輿僻寄於東吳鬻鬻萬姓未知攸底禍至酷也若猶習於因循憚於更變亡三綱之本性昧神化之良能上以利勢誘下下以智術干上是非由此不公名實由此不核賞罰由此失當亂臣賊子由此得志人紀由此不修天下萬事倒行逆施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將何異於先朝求救禍亂而致升平乎末言陛下卽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退無堅定不易之誠然陳東以直諫死於前馬伸以正論死于後而未聞誅一姦邪黜一諛佞何摧中正之易而去姦邪之難也此雖當時輔相之罪然中正之士乃陛下腹心耳目奈何以天子之威挫億兆之命乃不能保全二三腹心耳目之臣以自輔而今姦邪得而殺之於誰責而可乎臣竊痛心傷陛下威權之不在已也高閭爲國子司業請幸太學宏見其表作書責之曰太學明倫之所在也昔楚懷王不返楚人憐之悲親戚蓋忿秦之以彊力詐其君使不得其死其

懣勝於加之以刃也太皇帝挾制於疆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臥薪嘗膽宜思所以必報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譽爲大恩乎昔宋公爲楚所執及楚子釋之孔子筆削春秋乃曰諸侯盟於薄釋宋公不許楚人制中國之命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爲大恩乎晉朝廢太后董養游太學升堂嘆曰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則引遠而去今閣下目覩忘讐滅理北面敵國矣苟宴安之事猶僊然爲天下師儒之首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爲之詞云云欺天罔人孰甚焉宏初以蔭補右承務郎不調秦檜當國貽書其兄寅問二弟何不遇書意欲用之寧作書止叙契好而已宏書辭甚厲人問之宏曰正恐其召故示之以不可召之端檜死宏被召竟以疾辭卒于家著書曰知言張栻謂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寶龜也有詩文五卷皇王大紀八十卷

宋張栻

張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生有異質頓悟夙成浚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又命往從胡宏問河南程氏學宏一見知其大器卽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也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以是益自奮厲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所造既深遠矣而猶未敢自以爲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學之所未至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昔之所造深者益深遠者益遠

宋孝宗皇帝

聖

沈

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下之理蓋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爲也少以蔭補官除直秘閣時孝宗新卽位慨然以奮伐仇虜爲已任浚亦起謫藉受重寄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而栻以藐然少年周旋其間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讐耻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卽天理之所

宋孝宗皇帝

聖

沈

存也誠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或少息則不惟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千古因循之弊亦庶乎其可革矣上異其言於是始定君臣之辨已而浚辭位去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與虜和虜乘其隙反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然廟堂猶主和議至敕諸將毋得以兵向虜時浚已沒栻甫畢藏事卽拜疏言吾與虜人乃不共戴天之讐向來朝廷雖嘗與編素之師然玉帛之使未嘗不行乎其間是講和之念未忘於胷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爲群邪所誤以威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深察此理使吾胷中了然無纖芥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克而虜不難却矣疏入不報後六年除知嚴州時宰相虞允文雖以恢復自任然所講求者類非其道允文且妄意栻素論當與已合數遣人致慰勲栻不荅見上首言欲復中原之地當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當先有以得吾百姓之心而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爲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

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
主所宜深察也明年召爲吏部侍郎宰相又方謂虜
勢衰弱可圖建遣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
其無備而召兵者皆斥去之於是杖見上上曰卿知
虜中事乎杖對曰不知也上曰虜中饑饉連年盜賊
四起杖又對曰虜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中之事則
知之詳矣上曰何事杖遂言曰臣竊見比年諸道亦
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
倚仗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爲
默然久之杖復奏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
之義顯絕虜人不與通使然後通內修外攘進戰退
守以爲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
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
上爲嘆息褒諭以爲前未始聞此論也時還朝未暮
歲而召對至六七杖感上非常之遇知無不言大抵
皆修身務學抑權倖屏讒諛之言至論復讐之義則
反覆推明所以爲名實之辨者益詳於是宰相益憚
杖而近倖尤不悅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經筵間以
詩入侍因薦覃之篇以進說曰治常生於敬畏亂常
起於驕淫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

織紵之事則心之不存者寡矣周之先后勤儉如此
而其後世猶有以休養織而爲厲階者興亡之效於
此見矣俄而詔以知閣門事張說簽書樞密院事杖
夜草疏極言其不可且詣朝堂詰責宰相虞允文曰
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宰相慚憤
不堪而上獨不以爲忤親札疏尾行宰相使諭旨杖
復奏曰文武之勢誠不可以太偏然今欲左文右武
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
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也於是上意感悟命得
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乃出杖知袁州而申說
前命於是中外謹譁而說後竟謫死云淳熙改元杖
家居累年矣上復念杖詔除舊職知靜江府所統州
十有五遠復荒殘故多盜賊敵外蠻夷俗尚讐殺喜
侵掠間亦入寨爲暴而州兵皆脆弱備備管斗入
羣蠻中最爲重地而戍兵不能千人獨恃左右江洞
丁十餘萬爲藩蔽杖知其弊則又爲之簡閱州兵汰
冗補闕藉諸州縣卒伉健者以爲効用申嚴保伍之
令而信其賞罰知流人沙世堅才勇喻以討賊自效
所捕斬前後以千百數知江陵府湖北尤多盜州縣
不以爲意更共縱釋以病良民杖入境首効大吏之

縱賊者罷之捕姦民之舍賊者斬之群盜破膽相率遁去郡去北邊不遠雖頗有分屯大軍而主兵官率常與帥守不相下帥守所將獨神勁親兵及義勇兵若干人比年亦廢簡閱不足恃杖旣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而所以恤其士伍之私者亦無不至於是將士感悅相戒無輒犯杖令每案親兵必使與大軍櫟試以相激厲均犒賞修義勇法使從縣道階級喻以農隙閱習武事以俟不時案驗而加賞罰焉由是戎政日修而士心亦益感奮並准姦民出塞爲盜法皆處死異時官吏多蔽匿弗治至是捕得數人仍有胡奴在黨中杖曰朝廷未能正名討賊無使疆場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殉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嘆其理直且曰南朝於是爲有人矣杖更歷兩鎮雖不復得聞國論而晝夜孜孜反身修德愛民計軍以俟國家扶義正名之舉尤極懇至於是天子益知杖可用嘗賜手書褒其忠實蓋將復大用之而惡杖者忌之亦愈力數求去不得尋以病請詔以爲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沖佑觀則已不及拜矣卒時年四十有八猶手疏勸上以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以清四海克固丕圖若眷眷

卷之二十一

六

至

高

至

高

至

不能忘者寫畢緘付府僚使驛上之有頃而絕杖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詰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過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決無毫髮滯吝意以至疾病垂死而口不絕吟於天理人欲之間則平日可知也杖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尤惡世俗鬼神老佛之說所至必屏絕之蓋所毀淫祠前後以百數平生所著書惟論語說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爲成書其他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嘗有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自聖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爲天下裂士之醇慤者苟於記誦其敏秀者銜於詞章既皆不足以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於是言理者歸於老佛而論事者驚於管商則於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河洛之間先正君子得其不傳之緒而推明之然今不能百年而學者又失其指近歲乃得杖而天下之士方有以知理之未始不該於事而事之

卷之二十一

六

至

高

至

高

至

未始不根於理也朱熹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
彌六合謹善利之辨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
主之功汲汲乎其幹父之勞化化乎其任道之勇卓
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
者以爲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楊休山立之姿旣與其
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
蕭曹耶熹又曰欽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游之久反
復開益爲多但其天資明敏從初不歷階級而得之
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太高欽夫高明他將謂人都
似他才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說盡他

史集卷之六

八

五

意

簡其則性純讀書極辛苦故尋常與人言多不敢過
爲高遠之論欽夫見識高却不耐事伯恭耐事却有
病

宋張九成

張九成字子韶其先涿郡范陽人後徙開封九成夙
學天成入歲嘿誦六經通大旨父積書坐旁命客就
試九成答如嚮且置卷欽粧曰精粗本末無二致勿
謂紙上語不足多下學上達某敢以聖賢爲法諸老
驚嘆曰真奇童子也十歲擅文時儕稱雄十四游郡
庠閉閣終日寒折膠暑燦金不越戶限比舍生穴隙
以視則欽膝危坐對窗大編服膺勿懈若與神爲伍
乃更相驚服而師尊之九成射策集英殿略曰禍亂
之作天所以開聖人願以剛大爲心毋遽以驚憂自

史集卷之六

六

五

漢

沮臣觀金人有必亡之勢而中國有必興之理特在
陛下何如爾今日待虜之計當先用越王之法以驕
之使侈心肆意無所忌憚天其滅之將見權臣爭強
篡奪之禍起矣前世中興之主以剛德爲尚去讒節
慾遠佞防姦皆其本也陛下之心臣得知之方當春
陽晝敷行宮別殿花氣紛紛切想陛下念兩宮之在
北邊塵沙漠漠不得共此融和也其何安乎盛夏之
際風牕水院涼意凄清切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邊
蠻貊擁蔽不得共此疎暢也其何安乎澄江瀉練夜
桂飄香陛下享此樂時必曰西風安動兩宮得無憂

乎狐裘溫煖獸炭春紅陛下享此樂時必曰朔雪衰
犬兩官得無寒乎至於陳水陸飽珍奇必投筴而起
曰鴈粉腥羊兩官所不便也食其能下咽乎居廣廈
處深宮必撫几而嘆曰窮處區脫兩官必難處也居
其能安席乎今問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雖
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以金虜之故使陛下冬不
得溫夏不得清皆無所於定哉無所於省問察之私
何時可遂乎在原之急何時可救乎日往月來何時
可歸乎每歲時遇物想惟聖心雷厲天浹雨流撫劍
長吁思欲清蠻帳以還二聖之車此臣心之所以知
陛下者如此又曰搜撓小虫驅馳駿馬道路之言有
若上誣聖德者深察其源蓋亦有自彼闕人私求禽
馬動以陛下為名且聞寺閹名國之不祥今此曹名
字稍稍有聞此臣之所憂也賢士大夫宴見有時宦
官小子實居前後有時者易疎前後者難問聖情在
前不知其非不若使之安掃除之役服門戶之司凡
交結往來者有禁干與政事者必誅陛下日御便殿
親臨儒者講詩書之古趣論古人之成敗將見闕
寺之言乃狐狸夜號鴟鵂晝舞也九成對策至瞽未
畢貂璫促之九成曰未也方談及公等故其策曰闕

寺聞名國之不祥也堯舜闕寺不聞於典謨三王闕
寺不聞于誓誥豈乃聞於齊而齊亂伊戾聞于宋而
宋危上感其言擢寘第一曰九成文雖不甚工然上
自朕躬下逮百執事之人無所回避推置首選誰謂
不然楊時遺九成書曰廷對自更科以來未之有也
非剛大之氣不為得失回屈不能為也策言偽豫比
之狐狸鴟鵂或傳以示豫豫不勝忿膈之康莊手劍
以屬刺客眾為寒心九成曰欺天罔人惡積禍於殆
自斃矣後因陛對上語之曰逆豫陽卿廷策謀以致
害非卿有守豈能獨立不懼故制詞有逆賊聞風而
悚懼之語授鎮東軍簽判吏不能欺民冒讎禁提刑
張宗臣欲逮捕數十人九成爭之宗臣曰此事左相
封來九成曰主上屢下恤刑之詔公不體聖意而觀
望宰相邪宗臣怒九成即投檄歸九成歸海昌簽笈
雲集九成遜辭不獲乃與言曰幼而學之壯而行之
大學乎天下之道自格物入夫子不踰矩之道自志
學入一心之所管即經綸天下之業一身之所履即
綏定國家之事耳目乃禮樂之原其可常正夢寐乃
居處之驗其可弗思諸君亦深求而自得之以無愧
所學趙鼎薦于朝遂以太常博士召既至改著作佐

郎遷著作郎言我宋家法曰仁而已仁之發見尤在
于刑陛下以省刑爲急而理官不以恤刑爲念欲詔
理官活幾人者與減磨勘從之除浙東提刑力辭乃
與祠以歸未幾召除宗正少卿權禮部侍郎兼侍講
兼權刑部侍郎法寺以大辟成案上九成閱始未得
其情因請覆實囚果誣服者朝論欲以平反爲賞九
成曰職在詳刑可邀賞乎辭之有詔經筵官分講讀
經史九成講春秋一日論日食曰日食之變本於惡
氣惡氣之萌本於惡念不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將
奔騰四達上觸乎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序下觸乎
地則災及五穀怪妖迭見中觸乎人則爲兵爲火札
瘥備至則惡念之起可不應時撲滅乎上聳然曰誠
在朕念慮間當爲卿戒之嘗有所奏陳上云朕只是
一箇至誠九成奏云陛下對羣臣時如此退居禁中
時不知如何云亦只是箇誠又問對宮嬪時如何上
方經營答語間九成便奏云只此便是不誠九成進
講畢上嘗論王道曰易牛微事耳孟子遽謂是心足
以王朕竊疑之九成曰陛下不必疑疑則心與道二
不忍一牛仁心著見此則王道之端倪推此心以往
則華夏蠻貊根莖鱗介舉天下萬物皆在陛下仁政

中豈非王道乎上問額俊等上帝何如九成曰陛下
之心卽上帝也招徠賢俊格非心於未萌之初是適
所以尊之也他日上語近臣曰朕於張九成所得甚
多嘗從容言於上曰虜情多詐議者不寃異日之害
而欲姑息以求安不可不察九成又謂趙鼎曰金寶
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因言十事彼誠能從吾所
言則與之和使權在朝廷鼎旣罷秦檜誘之曰且成
檜此事九成曰九成胡爲異議特不可輕易以苟安
耳檜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直
人會秦檜聞九成在經筵講書及西漢災異事大惡
之九成入見面奏曰外議以臣爲趙鼎之黨雖臣亦
疑之上問其故九成曰臣每造鼎見其議論無滯不
覺坐久則人言臣爲鼎黨無足怪也旣而再章求去
上命以次對出守檜必欲廢置之中丞何鑄言其矯
僞欺俗明附趙鼎除秘撰奉祠江州太平觀免謝辭
謫守邵州旣至倉庫虛乏僚屬請督酒租宿負苗絹
未輸者九成曰縱未能害民其敢困民耶是歲賦入
更先他時九成旣免喪秦檜取旨上曰可與宮觀此
人最是結交趙鼎之深者自古黨惟畏人主知之
此人獨無所畏旣而司諫詹大方乃言頃者鼓唱浮

言九成實爲之首徑山僧宗杲和之今已遠竄爲首者豈可置而不問望罷九成宮觀投之遠方以爲傾邪者之戒落職編置南安軍九成與徑山主僧宗杲爲莫逆交時繼流之赴宗杲者二千餘衆徑山雖巨刹至無所容宗杲更敝千僧閣以居之而九成往來其間檜恐其議已於是令言者論九成與宗杲謗訕朝政上在經筵嘗問高閑曰向來張九成嘗問朕左傳載一事或千餘言春秋只一句書之何也朕答之曰聖言有造化所以寓無窮之意閑曰說春秋者雖多終不能發明正如窺造化也上曰九成所問極是

宋史李綱傳

五九

閱曰陛下所答亦極是上因問九成安否翌日謂秦檜曰九成今在何處檜曰九成頃以唱異惑衆爲臺臣所論既與郡乃乞祠觀其意終不肯爲陛下用上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祿九成謫居南安前部帥解潛亦謫居焉病劇九成往省之謂曰太尉平日所懷亦不足者否潛泣曰一生惟仗忠義誓與虜死以雪國耻而不肯議和遂爲秦檜所斥此心惟天知之九成曰無愧此心足矣何必天知然人亦無不知者但有遲速耳潛曰聞此言心中豁然矣卽逝九成壯之因歎曰武人一念正氣猶待人之決況吾儕讀聖賢

書平日安可不正此心乎九成在南安或問九成曰近日士大夫氣殊不振曾無一言及天下事者豈皆無人材耶九成曰大抵人材在上之人作成若摧抑之則此氣亦索有道之士不任其事安肯以自取辱哉秦公方斥異已大起告訐此其意欲殺賢者然未必不反激人之言子姑俟之九成謫居十四年於經自樂手不停披歲久庭碑足蹟依然九成題於柱曰予平生嗜書老來目病執書就明於此者十四年矣倚立積久雙膝隱然可一笑也因自號橫浦居士歲帥致簾九成曰吾何敢苟取悉歸之檜死起知涓州

宋史李綱傳

六

戶部遣吏督軍糧民苦之九成移書痛陳其弊戶部持之九成卽丐祠歸數月病卒初九成之學出於楊時研思經學多有訓解然早與學佛者游故其議論多偏實慶初特贈太師封崇國公諡文忠問橫浦語錄載張子韶戒殺不食蟬高閑抑崇相對故食之龜山云子韶不殺抑崇故殺不可抑崇過龜山問子韶周公何如對曰仁人曰周公驅猛獸兼夷狄滅國者五十何嘗不殺亦去不仁以行其仁耳熹云此特見其非不殺耳猶有未盡須知上古聖人制爲網罟佃漁禽獸之肉但君子遠庖厨不暴殄天物須如此

說方切事情

張無垢在越上作幕官不請供給錢在館中進書不肯轉官人皆以爲好名之過無垢曰既請月俸又受供給偶然進書又便受賞于我心實有不安此亦本分事何名之好貪者往往不曾尋思此心病也心有病人安得知我知之當自醫別人既不自知病反惡人醫病猶婦人妬者非特妬其夫又且妬人之夫其惑甚矣無垢此喻甚切世降俗薄貪濁成風反相與非笑廉者諛佞成風反相與非笑直者軟熟成風反相與非笑剛者競進成風反相與非笑恬退者侈靡哀

卷之三

空

宋陸九齡

陸九齡字子壽金谿人幼明悟端重十年喪母哀毀如成人少長補郡博士弟子員時秦檜嘗國場屋無道程氏學者九齡從故編得其說獨委心焉久之新博士且至聞其嗜黃老脫畧儀檢以魏晉放逸自許慨然嘆曰此非吾所願學也賦詩徑歸結茅舍傍讀書兼晨夜不怠九齡年猶未冠於取舍向背已有所擇如此益大肆其力於學廣攬博咨深觀默養如是者蓋十餘年乃束書入太學太學知名士聞聲爭從之始則樂其可親久則知其可事屏所挾北面而稱

卷之三

空

實

曰先生海內儒宗規矩講授經術一旦乃欲爲武夫所爲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不答今先生欲身爲之乎九齡曰曰子生以弧矢長不能射則辭以疾文事武備初不可析古者有征討公卿卽爲將帥比閭之長則伍兩之長也衛靈公家國無道三綱將淪既見夫子非哲人是尊社稷是計而猥至問陳顛荒甚矣哉夫子答以俎豆而遂行其夾谷之會三都之隨討齊之請夫子豈不知兵者其爲委吏乘田則計會當牛羊茁壯長使靈公舍戰陳而問會計牧養之事則將遂言之乎執此而謂夫子誠不知軍旅之事

卷之五 不盡書 五

事則亦難與言理矣或者又曰禮別嫌疑事有宜稱使先生當方面受邊寄誰復敢議此間里猥事何足以累先生今鄉黨自好者不願尸此者必豪俠武斷者也今先生尸之人其謂何九齡曰子之心殆未廣也使自好者不尸此而豪俠武斷者卒尸此是時之不幸也子亦將願之乎事之宜稱當觀其實假令寇終不至郡縣防虞之計亦不可已是社之初倉卒應募非有成法備禦文移類以軍興從事郡縣欲事之集勢必假借主者或非其人乘是取必於閭里何所不至是其爲慘蓋不必寇之來也有如寇至是等皆

不可用無補守禦因爲剽劫仁者忍視之哉彼之所以必諉我者爲其有以易此也吾固以守之爲宜或者又曰曾子之在魯寇至則先去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爲師也今先生居於鄉有師儒之素位於朝爲師儒之官而又欲尸此無乃與曾子異乎九齡曰吾居鄉講授自窮約之分吾仕爲祿養今官乃吏按銓格而與自異乎曾子之爲師也今又遲次居鄉老母年且八十家累過百人寇未至先去固今郡縣所禁比至而去必不達剽劫踐蹂狼狽流離之禍往往不可免去固不可藉令可去扶八九十老者從以

卷之五 不盡書 六

千餘指去耄馬之子欲使吾自附於分位不同之官子而甘家之禍忍鄉之毒縮手於所可得爲之事此奚啻嫂溺不援者哉或者乃謝不及九齡於是始報郡符許之已而調度有方備禦有實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爲重是年與朱熹呂祖謙會於鵝湖四年到任九齡於事無大小處之未嘗不盡其誠於人無衆寡待之未嘗不盡其敬與國地瀕大江民寒暑罕游校官九齡不以職閒自佚端架燮肅衣冠如臨大衆勸綏引翼士方輿於學而九齡以家難去官矣服除調全州州學教授未上以疾終於家實淳熙七年四

十有九九齡父嘗采司馬氏冠婚喪祭儀行之家至九齡又繹先志而修明之晨昏伏臘奉盥請衽觴豆饌饗闔門千指男女以班各共其職儉而安莊而舒薄而均禮俗既成雋者不敢踔厲朴者有所據依順弟之風被於鄉社而聞於天下其儀節品式江西士大夫多能道之至於先生忠敬樂易優而柔之曲而暢之遂濟登茲者則非言語形容之所及矣九齡兄弟皆志古嗜學燕居從容講論道義閭閻衍衍和而不同伯仲之間自爲師友雖九齡所以成德其資取者非一端然家庭追琢封植之功與爲多焉休暇則與子弟適場圃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自是里中士始不敢鄙弓矢爲武夫末藝歲惡多剽劫或欲睥睨垣墻曹耦必搖手相戒是家射多命中毋取死故獨無犬吠之警九齡和順不違物而非意自不能于簡直不徇人而與居久益有味四方學者踵門請益羣疑塞智糾纏輻輳雖善辯者不能解九齡從容啓告莫不渙然失其疑而退非惟動悟乎格固有所本亦其用力於自治者既專且久人之疾疾皆嘗折肱浮湛滑濇適中其病聽之者於其心有戚戚焉至於杆格之不入必寬養以俟其可未嘗無益而雜施之

也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困於異端小道者既不足與議晚進新學間有聞君子之餘論者又多既其文而不既其實摹規而畫圓擬矩而作方雖或似之而卒非也方九齡勇於求道之時憤憤直前蓋有不由階序者矣然其所志者大所據者實有肯綮之阻雖積九仞之功不敢遂有毫釐之偏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聽並觀却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屬纊之夕與其昆弟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才爲念少焉正臥整衣衾理鬢髯恬然而終呂祖謙東朱熹曰子壽前經過留此二十餘日幡然以鵝湖前見爲非甚欲着實看書講論心平氣下相識中甚難得也熹答曰子靜似猶有舊來意思子壽言其雖已轉步而未曾移身回思鵝湖講論時氣勢今何止十去七八耶九齡卒熹祭之曰學匪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以同流如我與兄少不並遊蓋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綢繆念昔鵝湖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兄命駕而鼎來載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顧予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堂於胥次卒紛繳乎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辯屈又知兄必將反而深

觀遂遠巡而旋返悵猶豫而盤旋別來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予言之可懷逮予辭官而未獲停驂道左之僧齋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東云云烏乎今茲之歲非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屢與吾黨之深嗟惟兄德之尤粹儼中正而無邪至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毫驕吝之私耶問象山師承熹曰他門天資也高不知師誰然也不問師傳人學多是就氣稟上做偏了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却於踐履之中要人提

卷之五

下

卷之五

下

卷之五

下

卷之五

下

宋陸九淵

陸九淵字子靜金谿人父賀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於躬行酌先儒冠婚喪祭之禮行之家家道之整著聞州里九淵幼不戲弄靜重如成人角總誦經夕不寐不脫衣履有弊而無壞指甲甚脩足跡未嘗至庖厨常自洒掃林下宴坐終日五歲讀書紙罔無捲摺六歲侍親會嘉禮衣以華好却不受季兄舉禮經以告九淵適受與人粹然樂易然惡無禮者讀書不苟商外視雖若閑暇而實勤於攷索伯兄總家務常夜分起必見九淵秉燭檢書程頤近世大儒言垂于後至今學者尊敬講習之不替九淵獨曰非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亦嘗謂人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支離自三四歲時常侍父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荅遂深思至忘寢食父呵之乃姑置而胷中之疑終在後十餘歲因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者也乃援華書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

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又嘗云復齋家兄一日問曰吾第今在何處做工夫某荅曰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復齋應之而已若知物價之低昂與夫辨物之美惡真偽則吾不可謂之不能然吾之所做工夫者非此之謂也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時年三十四歲考官呂祖謙能識其文於數千人之中他日謂九淵曰未嘗欸承足下之教僅得之傳聞一見高文心

朱子集卷五十八

九

淵曰明知其為江西陸子靜也其始至行都一時俊傑咸從之游九淵朝夕應酬答問學者踵至至不得寐者餘四十日所以自奉甚薄而精神益強聽其言興起者甚衆還里遠邇聞風而至求親炙問道者益盛九淵既受徒而去今世所謂學規者而諸生善心自興容體自莊雖于相親而化有一生飯次微交足飯既九淵從容問之曰汝過有過知之乎生畧思曰已省九淵曰何過對曰中食覺交足雖即改正亦放逸也其跋如此九淵深知學者心術之微言中其情或至汗下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為之條析

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素無雅故聞其大槩而盡得其為人嘗有言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卽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卽為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又曰今天下學者唯有兩途一途朴實一途議論嘗攻切問者之疵問者不領惡聲輒至旁觀不能堪而九淵悠然從容乃及他事淳熙元年訪呂祖謙於衢祖謙與汪應辰書云陸君相聚五六日淳篤敬直流輩中少見其比又與陳亮書云陸子靜為實淳直朋游間

朱子集卷五十八

九

未易多得渠云雖未相識每見尊兄文字開豁軒著甚欲得相聚覺其意甚勤非論文者也淳熙二年與朱熹呂祖謙會鵞湖九齡曰伯恭約元晦為此集正為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鵞湖之同遂與九淵議論致辯又令九淵自說至晚罷九齡曰子靜之說極是得一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云九淵曰詩甚嘉但第二句微有未安九齡曰說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九淵曰不妨一面起行及至鵞湖會祖謙首問九齡別後新功九齡舉詩纔四句熹顧祖謙曰子書早已上子靜船了也舉

詩罷遂致辯于九淵曰某途中和得家兄此詩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云云熹不憚於是各休息翌日熹數十折議論來九淵悉破其說祖謙甚有虛心相聽之意竟爲熹所尼祖謙爲此會蓋慮陸與朱議論猶有異同欲會歸於一而定其所適從論及教人朱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爲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此頗不合九淵更欲與熹辯以爲堯舜之前何書可讀九齡止之授樂安縣主簿淳熙八年朱熹爲南康守九淵往訪熹與泛舟樂曰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乃請九淵登白鹿洞書院講席九淵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熹跋講義云陸兄子靜來自金谿熹率僚友諸生俱至白鹿洞書院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熹又恐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受而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不迷於入德之方矣尋以講義刻于石九淵云講義述於當時發明精神不盡

當時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元晦深感動天氣微冷而汗出揮扇史浩薦九淵之辭曰淵源之學沉粹之行輩行推之而心悟理融出於自得得肯都堂審察陞擢不赴九年侍從復上薦除國子正諸生叩請莘莘啓論如家居教授感發良多十年冬遷勅令所刪定官同志之士相從講切不替僚友名賢相與問辯大信服十一年當輪對期迫甚猶未入思慮所親累請久乃下筆繕寫甫就厥明卽對遂陳五論一論警耻未復願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十三年親朋謂九淵久次宜求去九淵曰往時面對粗陳太義明主不以爲非然條貫庶幾統紀未終思欲再望清光少自竭盡以致臣子之義距對五日除將作監丞後省疏駁得旨主管台州崇道觀九淵既歸學者輻輳愈盛雖鄉曲老長亦俯首聽誨言九淵悼時俗之通病啓人心之固有咸暢然以懲躍然以興每詣城邑環坐率一二百人至不能容徙觀寺縣大夫爲設講坐於學宮聽者貴賤老少溢塞塗巷從遊之盛未見有此貴溪有山實龍虎之本岡九淵登而

樂之結節其上上高五里其形如象遂名之曰象山
自號象山翁四方學徒復大集至數百人於是人號
象山先生門人嘗問先生之學亦有所受乎曰因讀
孟子而自得之於心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
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木無欠闕不必他求在
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
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
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是時與朱
熹辯太極圖說屢書往復辯論不合有學者因無極
之辯貽書詆九淵者熹復其書云南渡以來八字著

朱熹集卷五

本意

書

脚理會着實工夫者惟其與陸子靜二人而已其實
敬其爲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之也九淵嘗云建安無
朱元晦青田無陸子靜十六年祠秩滿今上登極除
知荆門軍有縣丞問赴任尚在何時九淵曰比來爲
得疾速之任之命方欲單騎卽行丞因言及庸人有
南牧之意九淵遽云如此則荆門乃次邊之地其當
挈家以行未免少遲若以單騎却似某有所畏忌也
吏以故例白內諸局務外諸縣必有揭示約束接省
受詞分日九淵曰安用是延見僚屬如朋友推心豁
然論事惟理是從九淵家書有云每一同官稟事衆

有所見皆得展其所懷辯爭利害於前太守唯默聽
候其是非既明乃從贊歎以養其徇公之意太守所
判僚屬却回者常有之九淵教民如子弟雖賤隸走
卒亦諭以義理接賓受詞無早暮下情盡達無壅故
郡境之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尚忠良材武與猾
吏暴強九淵皆得之於無事之日往往時郡有追逮皆
特遣人九淵唯今訴者自執狀以進以地近遠立限
皆如期卽日處決輕罪多酌人情曉令解釋至人倫
之訟既明多使領元詞自毀之以厚其俗唯怙終不
可誨化乃始斷治詳其文狀以防後日反覆久之民

朱熹集卷五

不棄

書

堂

情益孚兩造有不持狀唯對辯求決嘗夜與僚屬坐
吏白有老者訴甚急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俾吏狀
之謂其子爲羣卒所殺九淵判翌日呈僚屬難之九
淵曰子安之不至是凌晨追究其子蓋無恙也人益
服九淵之明有訴遺竊脫而不知其人九淵自出二
人姓語吏曰某所某人尤暴吏亦莫知翌日有訴遭
奪掠者卽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人以爲神初
保伍之制州縣以非急務多不檢覈盜賊得匿藏其
間近邊尤以爲患九淵首申嚴之姦無所蔽有劫僧
廬鄰伍違集擒獲不逸一人至是羣盜屏息荆門案

無城壁九淵以爲此自古戰爭之場今爲次邊在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接江陵北接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徑已在荆門之脅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道已在荆門之腹餘有間途淺津陂陀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微敵兵之腹脅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義勇四千彊壯可用而倉庫藏庫之間麋鹿可至累政欲修築子城憚重費不敢輕舉九淵審度決計召集

卷之三

八

七

義勇優給傭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趨竭力工倍二旬訖築初計者擬費緡錢二十萬至是僅費緡五千而工畢讀三國六朝史見夷狄亂華又聞長上道靖康間事乃剪去指爪學弓馬然胷中與人異未嘗失了營云做得工夫實則所說卽實事所指人病卽實病又云吾人讀春秋知中國夷狄之變二聖之警豈可不復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今吾人高居優游亦可爲恥乃懷安非懷義也此皆是實理實說又曰古人皆是明實理做實事因少時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至是訪求智勇之士與之商確益知武事利

病形勢要害人物長短李將使雲將家子也興國人有勇力九淵奇而教之後獲用太尉畢再遇帳下其家祠事九淵或問何爲曰雲少時嘗欲率伍伯人打劫起事一日往見先生蒙誨幡然而改不然此身不得爲人矣九淵平日獎激人才類如此後守荆門樊拔奇才亦多荆門兩縣置壘事力綿薄連歲困於迭迎藏庫空竭調度倚辦商稅先是日差使臣暨小吏伺商人于門檢貨給引然後至務務唯據引入稅出門又覆視官收無幾而出入其費已多初謂以嚴禁權杜奸弊而門吏取賄多所藏覆禁物亦或通行商

卷之三

八

七

李

苦重費多出僻途務入日縮九淵罷去之或曰門議所以防奸列郡行之以爲常一旦罷廢商冒利必有不務務者九淵曰是非爾所知卽日揭示俾徑至務是日稅入立增有一巨商已遵僻途忽聞新令復出正路巡尉卒於岐捕之九淵揭得其實勞而釋之巨商感涕自是稅收增倍朔望及暇日詣學講誨諸生郡有故事上元設齋醮黃堂其說曰爲民祈福九淵於是會吏民講洪範敘福錫民一章以代醮事發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者莫不曉然有感於中或爲之泣湖北諸郡軍士多逃徙視官府如傳舍不可

禁止緩急無可使者九淵病之乃信捕獲之賞重奔竄之刑又數閱射中者受賞役之加庸直無饑寒之憂相與悉心弓矢逸者絕少九淵平時按射不止於兵伍郡民皆得而與中亦同賞薦舉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九淵之家居也鄉人苦旱旱禱莫應有請於九淵乃除壇山巔陰雲已久及致禱大雨隨至荆門亦旱九淵每有祈必踈雨隨車郡民異之治化孚洽久而益著既踰年咎垂不施至於無訟諸司交章論薦丞相周必大嘗遣人書有曰荆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入史記

志

李

門之政予以驗躬行之效三年冬十一月語女兄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沒女兄蓋然又嘗謂家人曰吾將死矣或曰安得此不祥語骨肉將奈何九淵曰亦自然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九淵素有血疾居旬日大作實十二月丙午越三日疾良已接見局僚與論政理如平時宴息靜室命掃灑焚香家事一不掛齒庚戌禱雪辛亥雪驟降命具浴浴罷盡易新衣幅巾端坐家人進藥九淵却之自是不復言癸丑日中奄然而卒年五十四諡文安門人奔哭會葬以千數郡縣於其講學之地為立祠二子持之循

之門人楊簡王富陽簿時九淵過之一日發本心之問九淵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此卽是本心簡曰簡兒時已曉得畢竟如何是本心凡數日九淵終不易其說簡亦未省偶亦有簡弱者訟至于庭簡斷其曲直訖又問之如此九淵曰聞適來斷弱訟是者知其爲是非者知其爲非此卽君之本心簡忽大覺始北面納弟子禮故簡每云簡發本心之問先生舉是日扇訟是非以答之簡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矣九淵嘗語人曰簡可謂一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入史記

志

何

日千里門人傅子雲曰先生視古如反諸掌視民如納諸溝斯學斯志曾不一施張矢不去手關河不忘懷搜求忠勇義欲一伸會不一遂莫大於層夜觀星象莫神于易晝索著卦考禮問樂遠稽古制曾不畢究

陸象山少年時常坐臨安市肆觀棋如是者累日棋王曰官人日日來看必是高手願求教一局象山曰未也三日後却來乃買棋一副歸而懸之室中臥而仰視之者兩日忽悟曰此河圖數也遂往與棋工對棋工連負二局乃起對謝曰某是臨安第一手棋凡

來著者皆僥一先今官人之棋反僥得某一先天下無敵手矣象山笑而去其聰明過人如此其子弟每喜令其看棋嘗與包欽道書云制子初時棋與春弟頗不能及今年反出春弟之下近來旬日棋又甚進春弟又少不逮矣凡此皆在其精神之盛衰耳

象山與羅春伯書云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來書乃謂自家屋裏人不亦陋乎謂之自家不知孰為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若予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捨邪而適正其情終不悛則當為夾之上六矣舜於四凶孔子於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象山此論可謂渾厚高明且以我朝言之自慶曆以前未有君子小人之名所謂本只一家者也故君子未嘗受禍自慶曆以後君子小人之名始立則有自家他家之分矣故君子之受禍一節深於一節

宋楊簡

楊簡字敬仲慈谿人舉進士授富陽主簿會陸九淵道過富陽問答有所契遂定師弟子之禮富陽民多愚質而不知學簡與學養士文風益振為紹興府司理行獄必親臨端默以聽使自吐露越陪都臺府鼎立簡中平無頗惟理之從一府吏觸怒帥令鞠之簡曰無罪命鞠平日簡曰吏過詎能免今日實無罪必往事置之法其不敢奉命帥大怒簡取告身納之簡力常平使者朱熹薦之先是丞相史浩亦以簡為左浙西撫幹白監司因凶歲戒不虞乃令簡督三將兵接以恩信出諸葛亮正兵法肄習之軍政大修眾大和悅知樂平縣興學訓士諸生聞其言有泣下者楊石二少年為民嘗簡宜獄中諭以禍福咸感悟願自贖由是邑人以訟為耻夜無盜警路不拾遺紹熙五年召為國子博士二少年帥縣民隨出境外呼曰楊父會遂丞相趙汝愚祭酒李祥抗章辯之簡上書言昨者危急軍民將潰亂社稷將傾危陛下所親見汝愚冒萬死易危為安人情安汝愚之忠陛下所心知不必深辯臣為祭酒屬日以義訓諸生若見利忘義臣耻之未幾亦遭斥主管崇道觀嘉定元年

授秘書郎遷著作佐郎轉對極言經國之要弭災戾
消禍變之道北境傳誦爲之涕泣詔以旱蝗求直言
補上封事言旱蝗根本近在人心授將作少監入對
荅必往復漏過八刻上目送久之兼國史院編脩官
以面對所陳未行求外補知温州移文首罷妓籍尊
敬賢士私醵五百爲募過境內分司幹官檄永嘉尉
及水砦兵捕之巡尉不白郡簡驚曰是可輕動乎萬
一召亂貽朝廷憂兵之節制在郡將違節制是不嚴
天子命違節制應斬建旗立巡尉庭下召劊手兩行
夾立郡官盛服立西序數其罪命斬之郡官交進爲

主席使者曰邦君之庭也禮有常尊簡曰春秋王人
雖微例書大國之上尊天子也况今天使乎持之益
堅使者辭益力如是數刻使者知不可變乃曰某不
敏敢不敬承執事尊天子之義卽揖而出既就館簡
乃以賓禮見儀典曠絕邦人創見之莫不惓然竦觀
屏息立簡在郡廉儉自將奉養菲薄常曰吾敢以赤
子膏血自肥乎閭巷雍睦無忿爭聲民愛之如父母
咸盡象事之遷駕部員外郎入對言盡掃喜順惡逆
之私情善政盡舉弊政盡除民怨自銷禍亂不作兼
寶錄院檢討官金人大饑來歸者日以數千萬計邊
吏臨淮水射之簡戚然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薄海
內外皆吾赤子中土故民出塗炭投慈父母顧靳斗
升粟而迎殺之靳脫死乃速得死豈相上帝綏四方
之道哉卽日上奏哀痛言之不報會有疾請去益力
提舉鴻慶宮寶慶元年卒簡所著有甲某乙某冠記
昏記喪禮家記家祭祀釋菜禮記石魚家記又有已
易啓蔽等書其論治務最急者五一曰謹擇左右大
臣近臣小臣二曰擇賢以久任中外之官三曰罷科
舉而行鄉舉里選四曰罷設法道滛五曰治伍法修
諸葛武侯之正兵以備不虞其次急者有八一曰募

兵屯田以省養兵之費二曰限民田以漸復井田三曰罷妓籍從良四曰漸罷和買折帛暨諸無名之賦及榷酤而禁羣飲五曰擇賢士教之大學教成使分掌諸州之學又使各擇井里之士聚而教之教成使其可行於今者行之七曰禁淫樂八曰脩書以削邪說此簡之志也後咸淳間制置使劉黻印其居作慈湖書院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二十一

金

韓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二十一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二十二

儒之二

宋呂祖謙

呂祖謙字伯恭尚書右丞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憲安國從子紹興中以卿貢入太學會伊洛學有禁憲獨陰與劉勉之誦習其說既而學易於譙定久未有得定曰心爲物潰故不能有見唯學乃可明耳憲喟然歎曰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日揖諸生歸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安國稱其有隱君子之操從游日衆晚年召爲秘書正字抗疏言金人勢必敗盟疏入卽求去詔改秩與祠歸朱熹師事最久世號紫溪先生祖謙旣師憲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初陰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教丁內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召試館職先是召試者率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其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以脩撰李燾薦重

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面對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鄉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爲其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凌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邪如曰臣下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救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儻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關兩脉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不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爲陛下所譴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爲公議所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邁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邁前代者也故於倣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

望而幹畧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邁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未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刊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恐難傳後蓋委館職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秘閣尋主管沖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卒年四十五諡曰成祖謙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下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寔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圖範官箴辯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於世史說曰史有二體編年與紀傳互有得失論一時之事紀傳不如編年論一人之終始編年不如紀傳要之二者皆不可廢論看通鑑之法昔陳瑩中嘗謂通鑑如藥山隨取隨得然雖

有是藥山又須會採若不能採則不過博聞強記而已
已壹丘子問於列子曰子好遊乎列子曰人之所遊
觀其所見我之所遊觀其所愛此可取以爲看史之
法大抵看史見治則以爲治見亂則以爲亂見一事
則止知一事何取觀史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
之禍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當作何處之如
此觀史學問亦可以進智識亦可以高方爲有益又
曰讀史先看統體合一代綱紀風俗消長治亂觀之
如秦之暴虐漢之寬大皆其統體也其偏勝及流弊
處皆當考復須識一君之統體如文帝之寬宣帝之
嚴之類統體蓋爲大綱如一代統體在寬雖有一兩
君稍嚴不害其爲寬一君統體在嚴雖有一兩事稍
寬不害其爲嚴讀史自以意會之可也至於戰國三
分之時既有天下之統體復有一國之統體觀之亦
如前例大要先識一代統體然後就其中看一國之
統體二者常相關也既識統體須看機括國之所以
盛衰事之所以成敗人之所以邪正於幾微萌芽察
其所以然是謂機括讀史既不可隨其成敗以爲足
非又不可輕立意見易出議論須揆之以理體之以
身平心熟看參會積累經歷諳練然後時勢事情漸

可識別朱熹曰伯恭於史分外子細於經却不甚理
會嘗有人問他忠恕楊氏侯氏之說孰是他却說公
如何恁地不會看文字這个都好看來他要說爲人
謀而不盡心爲忠傷人害物爲恕恁地時方說不是
又曰永嘉之學理會制度偏攷究其小小者惟君舉
爲有所長若正則則渙然無統紀同父則談論古今
說王說霸伯恭則兼君舉同父之所長向見伯恭說
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
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開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
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爲變化氣質法朱熹贊曰
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
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
貌狀不踰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
來隨之而莫覩其躡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
者於此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讀而已朱熹因
說祖謙所批文曰文章流轉變化無窮豈可限以如
此某因說陸教授謂伯恭有箇文字腔子纔作文字
時便將來做箇腔子故文字氣脉不長曰他便是高
眼見得破

宋呂祖儉

呂祖儉字子約祖謙之弟也受宗祖謙如諸生監明州倉將上會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為違年祖儉必欲終期喪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為限自祖儉始終更赴銓丞相周必大語尚書尤袤招之祖儉已調衢州法曹而後徃見以薦召除藉田令寧宗卽位除太府丞時韓侂冑寢用事正言李沐論右相趙汝愚罷之祖儉奏汝愚亦不得無過然未至如言者所云侂冑怒曰呂寺丞乃預我事邪會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皆上書訟汝愚沐皆劾罷之祖儉乃上封事

奏在續書三

人昌條

六

定

疏既上束擔待罪有旨呂祖儉朋比罔上安置韶州中書舍人鄧駟繳奏祖儉罪不至貶御筆祖儉意在無君罪當誅竄逐已為寬恩會樓鑰進讀呂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著社稷臣猶將十世宥之前曰大府寺丞呂祖儉以言事得罪者其孫也今投之嶺外萬一卽死聖朝有殺言者之名臣竊為陛下惜之上問祖儉所言何事然後知前日之行不出上意侂冑謂人曰復有救祖儉者當處以新州矣衆莫敢出口有謂侂冑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又投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益重焉若少徙內地

侂冑亦悟祖儉至廬陵將趨嶺得旨改送吉州遇赦量移高安三年卒祖儉之謫也朱熹與書曰熹以官則高於子約以上之顧遇恩禮則深於子約然坐視羣小而蹈禍機其愧歎深矣祖儉報書曰在朝行聞時事如在水火中不可一朝居使處鄉閭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為哉在謫所讀書窮理賣藥以自給每出必草履徒步為踰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所摧折失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所為文有大愚集

奏在續書三

人昌條

七

刊

宋陳亮

陳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爲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攷古人用兵成敗之跡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得之相與論難奇之曰他日國士也請爲上客及葵爲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待交一時豪俊盡其議論因授以中庸大學曰讀此可知性命之說遂受而盡心焉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息獨亮持不可發州方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論奏人不報已而退修于家學者多歸之益力學著書者十年先是亮嘗

卷之六

一

金

國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於西湖也至是當淳熙五年孝宗卽位蓋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詣闕上書臣惟中國天地之正氣天命所鍾也人心所會也衣冠禮樂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以是爲可久安而無事也天地之正氣鬱遏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係也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自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豈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

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爲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係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吳越起於小邦遂伯諸侯黃池之會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今金源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爲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爲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

卷之六

九

金

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蓄無非財也介冑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跡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嚮視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南北未嘗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多可用之才今

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論常如敵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反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然使朝野常如敵兵之在境乃國家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爲速和以情其心乎臣請爲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爲之機惟陛下幸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

卷之六

十一

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彊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畱難自筦庫徵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常宿重兵以爲固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紀綱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

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雋功天子蚤夜憂勤於其上以義理廉耻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由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爲南北兩京而頭目手足渾然無別微澶淵一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曆增幣之事富弼以爲朝廷之大耻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契丹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養天下之英奇傑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爲不虞之備也慶曆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群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陵削之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爲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

卷之六

十二

次丹平視中國之耻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藉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爲彊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樁以爲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振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絨口畏罪矣西北兩邊至使內臣經畫而豪傑耻於爲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銳然南北征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爲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大闕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爲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况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耻事讐飾太平於一隅以爲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讐不免藉天下之兵以爲彊括郡縣之利以爲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藉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蚤朝晏罷異

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治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遵責人才日以闕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經畫天下之大略太宗已不能盡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爲之略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又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爲重及我宋受命倣以其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爲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張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爲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爲異也

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三
下焉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
其間矣陛下據錢唐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
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
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
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二百
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
又二百餘年遂爲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
先主荆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
喻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
宋書卷之六

述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爲進
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
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
亦形勢消長之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
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於武昌以
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爲金人侵軼之備
而精擇一人之沈鷺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
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厲於三數年之間則
國家之勢成矣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
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
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于澶淵而丁未戊
申之間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
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卽位國
家之事於此一變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爲靖康
之禍天獨啓陛下於是年而又啓陛下北向復讐之
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矣天道六十年一
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爲之機
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
志嘗數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
是以知陛下大有爲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

而窮天地造化之初攷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
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之際昭昭
然可攷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
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
父之讐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
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
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彊兵之術者皆狂惑
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
揚眉伸氣以論富彊不知何者謂之富彊乎陛下察
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讐

宋書

卷一百一十五

六

論

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明足以照
臨羣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
籠絡小獮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臣不勝憤排是以
忘其賤而獻其愚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勝朝堂以
勵羣臣用神放故事召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
莫知所爲惟曾覲知之將見亮恥之踰垣而逃覲
以其不詣已不悅大臣尤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乃
有都堂密察之命宰相臨以上言問所欲言皆落落
不少貶又不合符命十日再詣門上書帝欲官之亮
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

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與世之任士飲醉中戲爲
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
澹嘗爲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嫌之
卽繳狀以聞事下大理宮僚亮無完膚誣服爲不軌
事聞孝宗知爲亮嘗陰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
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割其牘下地亮遂
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于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
其家疑事由亮聞于官笞榜僮死而復蘇者數不服
又囚亮父于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
相王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

宋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七

論

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厲志
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
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抄忽較禮於
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粹而益背則於諸儒
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
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
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
呂祖謙等云是時熹與亮往復論王伯之辨熹適曰
同甫既修皇帝王霸之學上下三千餘年考其合散
發其秘藏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儒者失其

指故不足以開物成務其說皆今人所未講朱元晦
 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呂祖謙講學金華亮間往視
 之極論至夜分祖謙嘆曰未可以世為不能用虎帥
 以聽誰敢犯子亮亦頗慰意焉高宗崩金遣使來弔
 簡慢而光宗由潛邸判臨安府亮感孝宗之知至金
 陵視形勢復上疏曰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
 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
 者不待知者而後知其不濟也天下不可以坐取也
 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
 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何以不於此時
 而命東宮為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
 蓋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
 餘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
 命廣平王之故事也高宗與金有父兄之讎生不能
 以報之死則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諸
 讎哉遣留報謝三使繼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金
 人僅以一使如臨一邦哀祭之辭寂寥簡慢義士仁
 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陛
 下倘以大義為當正撫軍之言為可行則當先經理
 建業而後使臨之縱今歲未為北舉之謀而為經理

建康之計以振動天下而與金絕陛下之初志亦庶
 幾於少伸矣陛下試一聽臣用其喜怒哀樂之權鼓
 動天下大略欲激孝宗恢復而是時孝宗將內禪不
 報由是在廷交怒以為狂恠先是鄉人會晏未胡椒
 特置亮羹中蓋村俚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
 死疑食異味有毒已入大理會民呂興歐呂天濟且
 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以監
 司選酷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
 汝諧聞其單辭大異曰此天下奇材也國家若無罪
 而殺士上于天和下傷國脉矣力言於光宗遂得免
 未幾光宗策進士問以禮樂政刑之要亮以君道師
 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之於壽皇莅政二十有八年
 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
 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
 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為京邑
 之美觀也哉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羣臣更進迭諫皆
 不聽得亮策乃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三
 御筆擢第一既知為亮則大喜朕擢果不謬孝宗在
 南內寧宗在東宮聞知皆喜故賜第告詞曰爾蚤以
 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動慈宸之聽親闕大對

嘉其淵源擢置舉首殆天留以遺朕也授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卒年五十五亮之既第而歸也弟克迎拜于境相對感泣亮曰使吾他日而貴澤首逮汝死之日各以命服見先人于地下足矣聞者悲傷其意然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腑與人言必本於君臣父子之義雖爲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僅中產畸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之後吏部侍郎葉適請于朝命補一子官非故典也端平初謚文毅更與一子官

羅氏曰朱文公告陳同父云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

卷之六

六

子

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却一點使不着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針矣余觀大禹不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一能勝予而鑿龍門排伊闕明德美功被于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謙下士而東征三年赤舄几几履歷變卒安周室孔子恂恂於鄉黨在宗廟朝廷似不能言者而却來夷墮三都誅少正卯便有一變至道氣象此皆所謂真正大英雄也後世之士殘忍剋核能聚斂能殺戮者則謂之有才開隣罵坐無忌憚無顧藉者則謂之有氣計利就便善捭闔善傾覆者則謂之有智一旦臨利

害得喪死生禍福之際鮮有不顛沛錯亂震懼隕越而失其守者况望其立大節弭大變擇柱軋坤昭洗日月乎此無他任其氣稟之偏安其識見之陋驕恣傲誕不知有所謂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之工夫故也陳亮跋朱晦庵送寫照郭秀才序後曰往時廣漢張敬夫東萊呂伯恭於天下之義理自謂極其精微而世亦以是推之雖前一輩亦心知其莫能先也余猶及見二人者聽其講論亦稍詳其精深紆徐若於物情無所不致其盡而世所謂陰陽卜筮書畫伎術及凡世間可動心娛目之事皆斥去弗顧若將浼我者晚得從新安朱元晦游見其論古聖賢之用心平易簡直欲盡擺後世講師相授流俗相傳既已入於人心而未易解之說以徑趨聖賢心地而發揮其妙以與一世人之其不得見於世則聖賢之命脉猶在而人心終有時而開明也其於經文稍不平易簡直則置而不論以爲是非聖賢之本旨若欲用而去之者余爲之感慨於天地之大義而抱大不滿於秦漢以來諸君子思欲解其沈痼以從新安之志而未能也然而於陰陽卜筮書畫伎術凡世所有而未易去者皆存而信之乃與張呂異其於郭叔瞻之能尤愛

卷之六

六

主

而喜之不厭豈悅物而不留於物者固若此乎抑世所謂畫師之能者未能窺叔瞻之心地而不可棄乎故余於叔瞻無舊故而爲諸公道其所長不容已亦因以見秦漢以來諸君子猶煩新安之刮剔而後聖賢之事可得而盡白也叔瞻力求余跋因叙其本末如此試以呈似新安云

宋陳傳良

陳傳良字君舉温州瑞安人初惠科舉程文之弊思出其說爲文章自成一家人爭傳誦從者雲合由是其文擅當世當時永嘉鄭伯熊景望薛季宣士龍皆以學行聞而伯熊於古人經制治法討論尤精傳良皆師事之而得季宣之學爲多及入太學與廣漢張栻東萊呂祖謙友善祖謙爲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序而主敬集義之功得於栻爲多自是四方受業者愈衆登進士甲科教授奉州歷知桂陽軍光宗立稍遷提舉湖南學事茶鹽轉運判官湖湘民無後以異姓嗣者

官利其賞輒沒入之傳良曰絕人嗣非政也復之幾二千家除吏部員外郎去朝四十年至是而歸鬚髮無黑者都人聚觀嗟嘆號老陳郎中傳良爲學自三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稽於極而於太祖開創本原尤爲潛心及是因輪對言曰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爲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祥符一倍崇寧重修上供格頒之天下率增至十數倍其他雜斂則熙寧以常平寬剩禁軍闕額之類別項封樁而無額上供起於元豐經前起於宣和總制月椿起

於紹興皆迄今爲額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於權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於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取之斛面折變科敷抑配賦罰而民困極矣方今之患何但四夷蓋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寬不寬耳豈不甚可畏哉陛下宜以救民窮爲已任推行太祖未泯之澤以爲萬世無疆之休且言今天下之力竭於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於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其道無繇誠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則內外爲一體內外一體則寬民力可得而議矣帝從容嘉納且勞之曰卿昔安在朕不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退以周禮說十三篇上之遷秘書少監紹熙三年除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初光宗之妃黃氏有寵李皇后妬而殺之光宗既聞之而復因郊祀大風雨遂震懼得心疾自是視章疏不時於是傅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致疾今日遷延某事明日阻節某人卽有姦險乘時爲利則內外之情不接威福

之柄下移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禍且不測矣帝悟會疾亦稍平過重華宮而明年重明節復以疾不往丞相以下至於大學諸生皆力諫不聽而方召內侍陳源爲侍省押班傅良不草詞且上疏曰陛下之不過宮者時諫有所疑而積憂成疾以至此爾臣嘗卽陛下之心反覆論之竊自謂深切陛下亦既許之矣未幾中變以誤爲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爲真而成不療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書奏帝將從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后挽帝回傅良遽趨上引裾后叱之傅良哭于庭后益怒傅良下殿徑行詔改秘閣修撰不受寧宗卽位召爲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同寶錄院修撰會詔朱熹與在外官觀傅良言熹難進易退內批之下舉朝驚愕臣不敢書行熹於是進寶文閣待制與郡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傅良言不顧行出提舉興國宮明年察官交疏削秩罷嘉泰二年復官起知泉州辭授集英殿修撰進寶謨閣待制終于家年六十七謚文節傅良著述有詩解詁周禮說春秋後傳左氏章指行于世傅良爲學精於古人制度年經月緯晝檢夜索詢世譜編史牘蒐斷簡採異聞一事一物必稽於極而後止千載之上

珠貫而絲組之若目見而身折旋其間呂祖謙以爲其長不獨在文字也傳良既實寔治體故常本原祖宗德意欲減重征捐末利還之於民間銷兵薄刑期於富厚而稍修取士法養其理義廉恥爲人材地以待上用其於君德內治則欲內朝外庭爲人主一體羣臣庶民並詢迭諫而無壅塞不通之情凡成周所以爲盛皆可以行於今世

宋葉適

葉適字正則温州永嘉人爲文藻思英發擢淳熙五年進士第二人授平江節度推官少保史浩薦于朝召之不至改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士多從之游參知政事龔茂良復薦之召爲太學正遷博士因輪對奏曰人臣之義當爲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讎未報故疆之半未復而言者以爲當乘其機當待其時然機自我發何彼之乘時自我爲何彼之待非其難真不可也正以我自爲難自爲不可耳於是力屈氣索甘爲退伏者於此二十六年積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也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置不共戴天之讎而廣兼愛之義自爲虛弱此國是之難一也國之所是既然士大夫之論亦然爲奇謀秘畫者止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止於親往遷都深沈慮遠者止於固本自治此議論之難二也環視諸臣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抱此志意而可策勵期望者誰乎止人才之難三也論者徒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今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形勢乖阻誠無展足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動

搖關係至重此法度之難四也又有甚不可者兵以多而至於弱財以多而至於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此五者舉天下以爲不可豈非今之實患歟沿習牽制非一時矣講利害明虛實斷是非決廢置在陛下所爲耳讀未竟帝蹙額曰朕比苦目疾此志已泯誰克任此惟與卿言之及再讀帝慘然久之除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嘗薦陳傅良等三十四人於丞相後皆召用時稱得人會朱熹除兵部郎官未就職爲侍郎林栗所劾適上疏爭曰栗劾熹罪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遂忘其欺矣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熹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爲好名或以爲立異或以爲植黨近創爲道學之目鄭丙偁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爲善爲玷闕以好學爲已愆相與指目使不得進於是賢士惴惴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栗爲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襲用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爲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嘉自此善良受禍何所不有伏望摧折暴橫以扶善類疏入不報光宗嗣

位由秘書郎出知蘄州入爲尚書左選郎官是時帝以疾不朝重華宮者七月事無鉅細皆廢不行適見上力言父子親愛出於自然浮疑私畏似是而非豈有事實若因是而定省廢於上號令愆於下人情離阻其能久乎旣而帝兩詣重華宮都人懼悅適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報而事復浸異中外洵洵及孝宗不豫羣臣至號泣攀裾以請帝竟不往適責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見當俟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軍士籍籍有語變且不測適又告正曰上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預建叅決則疑謗釋矣宰相執用其言同入奏立嘉王爲皇太子帝許之俄得御批有歷事歲久念欲退閑之語正懼而去人心愈搖知樞密院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適告知閣門事蔡必勝曰國事至此子爲近臣庸坐視乎蔡許諾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內侍省關禮知閣門事韓侂胄三人定計侂胄太皇太后甥也言慈福宮提點張宗尹過侂胄侂胄覘其意以告必

勝適得之卽亟白汝愚汝愚請必勝議事遂遣侂冑因張宗尹關禮以內禪議奏太皇太后且請垂簾許之計遂定翌日禪祭太皇太后臨朝嘉王卽皇帝位親行祭禮百官班賀中外晏然凡表奏皆汝愚與適裁定臨期取以授儀曹卽人始知其預議焉遷國子司業汝愚既相賞功將及適適曰國危効忠職也適何功之有而侂冑恃功以遷秩不滿望怨汝愚適以告汝愚曰侂冑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汝愚不從適歎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除太府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及汝愚貶衡陽而適亦爲御史胡紘所劾

弱而就彊者興陛下申命大臣先慮預算思報積耻規恢祖業蓋欲改弱以就彊矣竊謂必先審知強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然後脩實政行實德弱可變而爲彊非有難也今欲改弱以就彊爲問罪驟興之舉此至大至重事也故必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今或謂金已衰弱姑開先釁不懼後難求宣和之所不能爲紹興之所不敢此至險至危事也且所謂實政者當經營瀕淮沿漢諸郡各爲處所牢實自守敵兵至則阻於堅城彼此策應而後進取之計可言此其所以屢戰而不屈必勝而無敗也除權工部侍郎侂冑欲籍其草詔以動中外改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以疾力辭兼職會詔諸將四路出師適又告侂冑宜先防江不聽未幾諸軍皆敗侂冑懼以丘宿爲江淮宣撫使除適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適謂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建炎紹興未暇尋繹乃請于朝乞節制江北諸州及金兵大入一日有二騎舉旗若將渡者淮民倉皇爭斫舟纜覆溺者衆建康震動適謂人心一搖不可復制惟劫若南人所長乃募市井悍少年帳下願行者得二百人使采石將徐緯統以往夜過半過金人蔽茅葦中射

之應弦而倒矢盡揮刀以前金人皆錯愕不進黎明
知我軍寡來追則已在舟中矣復命石跋定山之人
劫敵營得其俘馘以歸金解和州圍退屯瓜步城中
始安又遣將分道而往所向皆捷金自滁州遁去時
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
擾淮民渡江有舟次止有寺給錢餉米其來如歸兵
退進兼江淮制置使措置屯田遂上堡塢之議初淮
民被兵驚散日不自保適遂於虛落數十里內依山
水險要爲堡塢使復業以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凡
四十七處又度沿江地創三大堡石跋則屏蔽采石

卷一百一十五

六 藝通

三

郭

定山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溧陽
東連儀真緩急應援首尾聯終東西三百里南北三
四十里每堡以二千家爲率教之習射無事則戍以
五百人一將有警則增募新兵及抽摘諸州禁軍二
千人并堡塢內居民逼爲四千五百人共相守戍而
制司於每歲防秋別募死士千人以爲刼砦焚糧之
用因言堡塢之成有四利大要謂敵在北岸共長江
之險而我有堡塢以爲聲援則敵不敢窺江而士氣
自倍戰艦亦可以策勲和滁真六合等城或有退遁
我以堡塢全力助其襲逐或邀其前或尾其後制勝

必矣此所謂用力寡而收功博也三堡塢就流民漸
歸而侂冑適誅中丞雷孝友劾適附侂冑用兵遂奪
職自後奉祠者凡十三年嘉定十六年卒年七十四
諡忠定適志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方侂冑之欲開
兵端也以適每有大讎未復之言重之而適自召還
每奏疏必言當審而後發且力辭草詔第出師之時
適能極力諫止曉以利害禍福則侂冑必不妄爲可
免南北生靈之禍議者不能不爲之歎息焉

卷一百一十五

六 藝通

三

郭

宋真德秀

真德秀字希元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登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繼試中博學宏詞科入閩帥幕召爲太學正嘉定元年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入對首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茲繼好豈非天下之福然日者行人之遣金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奸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往來之稱謂猶軍之金帛根括歸明流徙之民皆承之唯謹得無滋嫚我乎抑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爲更化而無以使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

宋真德秀

三四

新

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批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爲寒心又言侂胄自知不爲清議所貸至誠愛國之士則名以好異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開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張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召試學士院改秘書省正字遷秘書郎入對乞開公道寔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遣良牧勵戰士以扼羣盜方張之銳四年進禮部郎上疏言金有必亡之勢亦可爲中國憂蓋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六年遷起居舍人奏權姦擅

宋真德秀

五

史

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朱幾傳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于朝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羣臣喑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勸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克金國賀登位使及盱眙聞金人內變而返言于上曰臣自揚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無際波湖相連民皆堅悍強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使強兵足食爲進取資顧田疇不開溝洫不治險要不扼丁壯不練豪傑武勇不收拾一旦有警則徒以長江爲恃豈如及今大脩墾田之政專爲一司以領之數年之後積備克實進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勤以兵法不待糧餉皆爲精兵又言邊防要事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燾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爲官之人遂力請去出爲江東轉運副使山東盜起朝廷猶與金通聘德秀朝辭奏國耻不可忘鄰盜不可

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寧宗曰卿力有餘到江東日爲朕撙節財計以助邊用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爲甚德秀遂與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親至廣德以便宜發廩百姓數千人送至郊外指道傍叢塚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先是都司薛極每誚德秀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政譽日聞因倡言旱傷本輕監司好名振贍太過使人劾德秀所任官吏以撼德秀德秀上章自明朝廷乃悟遷知泉州番舶畏苛征至者歲不三四德秀首寬之

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討捕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討論雍熙追封秦邸故事斟酌行之濟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與滅繼絕上曰朝廷待濟王亦至也德秀曰若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以爲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爲師上曰一時倉卒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惟願陛下知有此失而益講學進德上初御清暑殿德秀因經筵侍上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閒之地仰瞻楹桷當如二祖在上陛下所居處密運東朝未敢遽當人主之奉今宮闈之儀浸備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寧宗小祥詔羣臣服純吉德秀爭之曰自漢文帝率情變古惟我孝宗方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當時不併定臣下執喪之禮此千載無窮之憾孝宗崩從臣羅點等譏令羣臣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惟朝會治事權用墨帶公服時序仍臨慰至大祥始除衾衾始以小祥從吉且帶不以金鞋不以紅佩不以魚鞍轡不以文綬此於羣臣何損朝儀何傷議遂格德秀屢進鯁言上

皆虛心開納而宰相史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
撼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堅始駁德秀所主濟王
贈典繼而御史莫澤劾之遂落職御史梁成大又劾
之請加竄殛上曰仲尼不爲已甚乃止既歸脩讀書
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
往汀寇起德秀薦陳韓有文武才於常平使者史彌
忠言于朝遂起韓計平之紹定五年起知泉州迎者
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諸
邑二稅嘗預借至六七年德秀入境首禁預借諸邑
有累月不解一錢者郡計赤立不可爲或咎寬恤大

卷之六

奏

驟德秀謂民困如此寧身代其苦決訟自卯至申未
已或勸養精神德秀謂郡敝無力惠民僅有政平
訟理事當勉建炎初置南外宗正司于泉公族僅三
百人漕司與本州給之而朝廷歲助度牒已而不復
給而增至二千三百餘人郡坐是愈不可爲德秀請
于朝詔給度牒百道彌遠上親政以顯謨閣待制
知福州聞金減京湖帥奉露布圖上八陵而江淮有
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德秀以爲憂上封事曰移江淮
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
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

召爲戶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
賢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
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
之玩有一于茲皆是害敬上欣然嘉納改翰林學士
知制誥已得疾拜叅知政事三乞辭祿上不得已進
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辭病亟冠帶起坐乞謝事
猶神爽不亂遺表聞上震悼德秀長身廣額容貌如
玉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
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
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

卷之六

奏

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湏洞奔擁出關曰
其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
忌之輒擯不用而聲愈彰及歸朝端平元年上既親
總庶政赫然獨斷而鄭清之慨然以天下爲已任召
真德秀魏了翁崔與之等時號小元祐大者相繼爲
宰輔惟與之終始辭不至遠逸如劉宰趙皆見旌
異是時金雖亡而清之挑敵入洛之師大潰兵民死
者數千萬中外大耗杜範方攻清之誤國且謂其貪
黷更甚于前而德秀乃奏言此皆前權臣玩愒之罪
非今日措置之失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

代爲庸醫受責其議論與範不同如此然自能自立
偽學之名以銅器類凡近世六儒之書皆顯禁以絕
之德秀出晚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復行之黨
禁既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西
山甲乙藁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
草四六獻忠集江東掾荒錄清源雜志星沙集志既
覺上思之不置諡曰文忠

元許衡

元許衡字仲平懷之河內人也世爲農父通避地河
南生衡于新鄭縣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
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
奇之每授書又能問其肯義久之師謂其父曰兒穎
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父
毋強之不能止如是者凡更三師稍長嘗學如饑渴
然遭世亂且貧無膏膏從日者家見書疏義因請寓宿
手抄歸既述難咀峽山始得易王輔嗣說時兵亂中
衡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

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
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不可也人曰世亂
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人見其
有德稍稍從之居三年聞亂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
間從柘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
得尋居蘇門與樞及賈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
名物星歷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而慨然以
道爲己任嘗語之曰綱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苟
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娶嫁必徵
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寢盛家貧躬耕粟熟則食粟

不熟則食糠粃菜茹處之泰然詎謂之聲聞戶外如金石才有餘即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弗義弗受也樞嘗被召入京師以其雲齊居衡命守者館之衡拒不受庭有果熟爛墮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其家人化之如此甲寅世祖出王秦中以姚樞爲勸農使教民耕植又思所以化秦人乃召衡爲京兆提學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來學郡縣皆建學校民大化之世祖南征乃還懷中統元年世祖卽皇帝位召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衡樞輩入侍言治

疏論立國規模用人立法爲君難教養信法令五事書奏帝嘉納之衡自見帝多奏陳及退皆削其草故其言多秘世罕得聞衡多病帝聽五日一至省時賜尚方名藥美酒以調養之四年乃聽其歸懷五年復召還奏對亦必六年命與太常卿徐世隆定朝儀儀成帝臨觀甚悅又詔與太保劉永忠定官制衡歷考古今分併統屬之序去其權攝增置冗長側置者凡省部院臺郡縣與夫后妃儲藩百司所聯屬統制定爲圖奏上之翌日使集公卿雜議中書院臺行移之體衡曰中書佐天子總國政院臺宜具呈時商挺在樞密高鳴在臺皆不樂欲定爲谷粟因大言以動衡曰臺院皆宗親大臣若一忤禍不可測衡曰吾論國制耳何與於人遂以其言質帝前帝曰衡言是也吾意亦若是未幾阿合馬爲中書平章政事領尚書省六部事因擅權勢傾朝野一時大臣多阿之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又有僉樞密院之命衡獨執議曰國家事繫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慮其反邪衡對曰彼雖不反此反迨也阿合馬由是銜之亟薦衡宜在中書欲因以事中之俄除左丞衡屢入辭免帝命左右

掖衛出衛出及闕還奏曰陛下命臣出豈出省也帝笑曰出殿門耳從幸上京乃論列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帝惻然召其子師可入諭旨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也帝久欲開太學會衡請罷益力乃從其請八年以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爲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大朴未散視聽專一若置之舍類中涵養數年將必爲國用乃諫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燧劉安中等十二人爲伴讀詔驛召之來京師分處各齋以爲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穉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爲張弛課誦少暇卽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十年權臣屢毀漢法諸生廩食或不繼衡請還懷帝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帝命諸老臣議其

卷之八

不齊衡

史

改

去留寶默爲衡懇請之乃聽衡還以贊善王愔攝學事劉秉忠等奏乞以衡弟子耶律有尚等三人爲助教以守衡規矩從之國家自得中原用余大明曆自大定是正後六十七年氣朔加時漸差帝以海宇混一宜協時正日十三年詔王愔定新歷間以爲歷家知歷數而不知歷理宜得衡領之乃以國子祭酒領太史院事召至京衡以爲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今所用宋舊儀自汴還至京師已自乖舛加之歲久規環不叶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新製儀象圭表自丙子之冬日測晷景得丁丑戊寅巳卯三年冬至加時減大明曆十九刻二十分又增損古歲餘歲差法上考春秋以來冬至無不盡合以月食衡及金木二星距驗冬至日躔校舊曆退七十六分以月轉遲疾中平行度驗月離宿度加舊曆三十刻以綫代管闕測赤道宿度以四正定氣立損益限以定日之盈縮分二十八限爲三百三十六以定月之遲疾以赤道變九道定月行以遲疾定度分定朔而不用平行度以日月實合時刻定晦而不用虛進法以躔離朧朧定交食其法視古皆密而又悉去諸歷積年月日法之傳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

卷之八

不齊衡

史

改

永久而無弊其餘正訛完闕蓋非一事十七年曆成
奏上之賜名曰授時曆頒之天下以疾請還懷太子
爲請於帝以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養之且使東
宮官來諭衛曰公毋以道不行爲憂也公安則道有
時矣其善藥自愛十八年衛病革家人祠衛曰吾一
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扶而起奠獻如儀既撤家
人餞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是日大雷電風拔
木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于門四方學士聞訃皆聚
哭有數千里來祭哭墓下者衛善教其言煦煦雖與
童子語如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

東坡全集卷之六

哭

隨其才昏明大小皆有所得可以爲世用所去人皆
哭泣不忍舍服念其教如金科玉條終身不敢忘或
未嘗及門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爲名世者往往有
之聽其言雖武人俗士異端之徒無不感悟者丞相
安童一見衛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千百
與千萬也翰林承旨王磐氣槩一世少所與可獨見
衛曰先生神明也諡文正詔從祀孔子廟廷

元吳澄

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高祖諱初居咸口里當華
蓋臨川二山間望氣者徐覺言其地當出異人澄生
前一夕鄉父老見異氣降其家隣媼復夢有物蜿蜒
降其舍旁池中旦以告于人而澄生三歲穎悟日發
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日受千餘言夜讀書至旦
毋憂其過勤節膏火不多與澄候母寢燃火復誦習
九歲從羣子弟試鄉校每中前列既長於經傳皆習
通之知用力聖賢之學嘗舉進士不中至元十三年
民初附盜賊所在蜂起樂安鄭松招澄居布水谷乃

東坡全集卷之六

聖

著孝經章句校定易詩書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侍
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
老辭歸鉅夫請置澄所著書於國子監以資學者朝
廷命有司卽其家錄上元真初游龍興按察司經歷
郝文迎至郡學日聽講論錄其問答凡數千言行省
掾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奧義歎
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子弟禮終其身左丞
董士選延之於家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既
入廟薦澄有道擢應奉翰林院文字有司教勸久之
乃至而代者已到官澄卽日南歸未幾除江西儒學

副提舉居三月以疾去官至大元年召爲國子監丞先是許文正公衡爲祭酒始以朱子小學書授弟子久之漸失其舊澄至且然燭堂上諸生以次受業日昃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質反覆訓誘之每至夜分雖寒暑不易也皇慶元年陞司業用程純公學校奏疏胡文定公六學教法朱文公學校貢舉私議約之爲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未及行又嘗爲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敝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

卷之六

天

五

故學必以德性爲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澄爲陸氏之學非許氏尊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陸之爲何如也澄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謂告而從之南者俄拜集賢直學士俾乘驛至京師次真州疾作不果行英宗卽位超遷翰林學士先是有旨集善書者粉黃金爲近寫浮屠藏經帝在上都使左丞速速詔澄爲序澄曰主上寫經爲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知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回之事彼習其學者猶或不言不過謂爲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也爲惡之人死則下淪污穢其

卷之六

天

五

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爲薦拔之說以惑世人今列聖人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幾舉若未効是無佛法矣若已効是誣其祖矣撰爲文辭不可以示後世請俟駕還奏之會帝崩而止泰定元年初開經筵首命澄與平章政事張珪國子祭酒鄧文原爲講官在至治末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乃作十三室未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於昭穆之次命集議之澄議曰世祖混一天下悉攷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各爲宮太祖居中左三廟爲昭右三廟爲穆昭穆

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以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黃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乎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爲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其早以斯文自任如此故出登朝署退歸于家與郡邑之所經由士大夫皆迎請執業而四方之士不憚數千里躡脣負笈來學山中者常不下千數百人少暇即著書至將終猶不置也於易春

卷之六

六

辛

秋禮記各有纂言盡破傳註穿鑿以發其蘊條歸紀叙精明簡繁卓然成一家言作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學之本與爲學之序尤有得於邵子之學校定皇極經世書又校正老子莊子太玄經樂律及八陣圖郭璞葬書初澄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爲草廬先生天曆三年朝廷以澄耆老特命次子京爲撫州教授以便奉養明年六月得疾有太星墜其舍東北澄卒年八十五諡文正長子文終同知郴州路總管府事京終翰林國史院典籍官澄嘗著尊德性道問學齊記曰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

爲人以此德性也然自孟氏以來聖傳不嗣士學靡宗誰復知有此哉漢唐千餘年間儒者各務所長奮迅馳騁而不自知其缺董韓二子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竟昧昧也則亦漢唐之儒而已矣宋初如胡如孫首明聖經以立師教一時號爲有體有用之學卓行異林之士多出其門不爲無補於人心世道然稽其所極度越董韓者無幾是何也於所謂德性未嘗知所以用其力也逮夫周程張邵興始能上通孟氏而爲一程氏四傳而至朱文義之精密句談而字議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而其學徒往往滯於此而溺

卷之六

六

壬

郭

其心夫旣以世儒記誦詞章爲俗學矣而其爲學亦未離乎言語之末甚至專守一藝而不復旁通它書掇拾腐說而不能自遣一辭反俾記誦之徒嗤其陋詞章之徒譏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弊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爲仁義禮智之根株是爲形質血氣之主宰舍此而它求所學果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爲習不著行不察亦不過爲資器之超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况止於訓詁之精講說之密

如北溪之陳雙峯之饒則與彼記誦詞章之俗學相
去何能以寸哉澄也鑽研於文義豪分縷析每猶以
陳爲未精饒爲未密也隨此科曰之中垂四十年而
始覺其非耳

儒之三

周荀卿

周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
而閎辨爽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
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奘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
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
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
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
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
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于巫祝信禳祥鄙儒小拘
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典
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荀卿嘗與臨武君
論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卿對曰要在附
民夫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
之於上也若子弟之事父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
胸腋也故兵要在於附民而已齊人隆技擊得一首
者賜贖鎰金無本賞矣事小敵彘則偷可用也事大
敵堅則渙然離耳是亡國之兵也其去貨市傭而戰
之幾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
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帶劔贏三日糧日

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氣力數年而
衰而復利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故地雖大其
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壓隘其使民
也酷烈恆之以慶賞錮之以刑罰使民所以要利於
上者非闔無由也使以功賞相長五長首而隸五家
是最為衆強長久之道然皆干賞蹈利之兵未有安
制募節之理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
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
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招
延募選隆勢詐尚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教化是齊之
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制隣敵若夫招延選
募隆勢詐尚功利之兵則勝無常相為讎讎耳夫
是謂之盜兵君子不由也王曰善請問為將卿曰號
令欲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處舍欲周以固徙舉進
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
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
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
見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
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
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百事之

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意則吉急
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
有功如幸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
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
制卿曰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
鼓聲而進金聲而退順命為上有功次之不殺老弱
不獵田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奔命者不獲凡誅非
誅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是亦賊
也故順外者生僚外者死奔命者賁有誅而無戰不
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
其上者欲其至也臨武君曰善陳壽問曰先生論兵
而以仁義為本然則又何以兵為哉卿曰仁者愛人
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故兵
有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

漢董仲舒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尤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粵有三仁仲舒對曰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如何柳下惠曰不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五

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庫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武秩之與美玉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奏未

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

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辜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仲舒在家朝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五

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蘊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問舉玉杯蕃露清明行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

楊雄

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亡爲少嗜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徵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宴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願嘗好辭賦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爲式又怙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爲君

卷之三

五

定

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廼作書往往離騷文而反之自崕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詞以下主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甘泉本因秦離宮既泰畤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外近則洪崖旁皇儲會弩法遠則石關封轡枝鵠路寒棠黎師得遊觀屈瓊瑰備非木摩而不雕墻塗而不畫周宣所考般庚所遷夏

卑宮室唐虞採椽三等之制也且其爲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默則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廼上比於帝室紫宮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爲黨鬼神可也又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豹尾中故雄卿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卻虛妃以微戒齊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其三月將祭后土上乃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陝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虛耶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爲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

卷之三

五

計

網還上河東賦以勸其十二月羽獵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克庖厨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凰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鵠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柝北繞黃山漸渭而東周家數百里穿昆

明池象瀕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馭姿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備禁禦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呂泉臺故卿因校獵賦以風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襄斜東至弘農南殿漢中張羅網且罟捕熊羆豪猪虎豹狢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罔爲周陸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持之自取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歛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哀帝時丁傳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雄以爲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旣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諷帝反縹緲有凌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於是輟而不復爲而大覃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有則三摹九居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

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書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爲三卷曰一二三與泰初歷相應亦有顛頊之歷焉揔之以三策闢之以休咎緝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智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生爲其泰曼漈而不可知故有首衝錯測攤瑩數文稅圖告十篇皆以解剝玄體離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玄文多故不著觀之者難知學之者難成客有難玄太深衆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氏詆訾聖人卽爲恠迂析辨詭辭以掩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誤以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贊曰雄之自序云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符籙賦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

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
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
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眾雄不侯以耆老久次轉
為大夫恬於勢利乃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
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
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莫善
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
屈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
必內不求於外於時皆忽之唯劉歆及范滂敬焉而
不譚以為絕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為上公莽既以
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
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
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
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問之曰雄
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
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
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為大夫家
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
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
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利祿然尚不能明易

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
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為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
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楊雄書豈
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
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
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
世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
遷皆有是言今楊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
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闡賢知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
子矣諸儒或譏以為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
之若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
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隋王通

隋王通字仲淹太原祁人也父隆傳先王之業教授門人千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帝從容謂隆曰朕何如主也隆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姿終以不學爲累帝默然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隆承詔著興衰要論七篇每奏帝稱善然未甚達也隆出爲昌樂令遷荷氏銅川所治著稱秩滿退歸遂不仕四年通始生九年江東平隆歎曰王道無叙天下何爲而一乎通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爲邦有長

卷之三

帝

郭

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後之爲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隆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通再拜受之十八年隆宴居歌伐木而召通通豐然再拜敢問夫子之志何謂也隆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而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已來斯廢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爾而後集於是四方之志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魯稽夏興同祖於河東關子明正

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其

精志如此仁壽三年通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策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畧稽今驗古恢恢乎運天下於指掌矣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變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四年帝

卷之三

奎

姜

崩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我周人也家於祁永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地始家於河汾故有墳隴於茲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有弊廬在茅簷上階撮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讀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講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允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

佐之道焉如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人隋季通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江都難作通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承厥齡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門弟子數百人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以來未之有也禮男子生有字所以昭德死有諡所以易名夫子生當天下亂莫予宗之故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聖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畢矣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

史纂左編卷第一

百二十二

在

在中也請諡曰文中子二子長曰福郊少曰福時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二十二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二十三

儒之三傳經

漢田何等附孫期

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五傳至齊田何及秦禁學易經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授雒陽周王孫丁寬丁寬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敏射過項生遂事何學成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寬為梁孝王將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碭田王孫王孫授施讐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施讐沛人也從田王孫受易與孟喜梁丘賀並為門人謙讓常稱學廢不教授及梁丘賀為少府事多迴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讐問讐自匿不肯見賀固請不得已乃授臨等於是賀薦讐結髮事師數十年賀不能及詔拜讐為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讐授張禹琅邪魯伯伯為會稽太守禹至丞相禹授淮陽彭宣沛戴崇子平崇為九卿宣為大司空魯伯授琅邪郎丹曼容著清名

此其知名者也孟喜東海蘭陵人也父號孟卿善爲禮春秋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以禮經多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許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於施讐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爲易飾易文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參茲也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云受而喜喜爲名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仍以此不見信喜

卷之三

二

子

舉孝廉爲郎曲臺署長病免爲丞相掾博士缺衆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梁丘賀瑯邪諸人也從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更事田王孫宣帝時聞京房爲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時爲都司空令坐事論免爲庶人待詔黃門數入說教侍中以召賀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爲郎會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先歐旄頭劍挺墜首垂泥中刃鄉乘輿車馬驚於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去服入廟居廊間執戟立廟門

待止至欲爲迎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縣是近幸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爲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終嘗傳子臨亦入說爲黃門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臨學精熟專行京房法琅邪王吉通五經聞臨說善之時宣帝選高材郎十人從臨講吉乃使其子郎中駿上疏從臨受易臨代五鹿充宗爲少府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爲延壽易即孟氏學孟氏弟子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說

卷之三

三

子

皆祖由何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爲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子不相與同房以明災異得幸爲石顯所譖誅繇是易有京氏之學費直東萊人也治易爲郎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傳至相相授子康康以明易爲郎及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誼譖舉兵誅莽事未發康候知東郡有兵私語門人門人上書言之後數月翟誼兵起莽召問對受師高康莽惡之以爲惑衆斬康繇是易有高氏學高費

皆未嘗立於學官

東漢孫期字仲或濟陰成武人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壘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齋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允鄭衆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爲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卷之六

四

晉王弼

王弼字輔嗣初而察惠年十餘好老氏通辯能言父業爲尚書郎時裴徽爲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無所不足尋亦爲傳徽所知于時何晏爲吏部尚書甚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以弼爲臺郎時曹爽專朝政黨與共相進用弼通儒不治不得在門下晏爲之歎恨弼

卷之六

五

在臺既淺事功亦雅非所長益不留意焉淮南人劉陶善論縱橫爲當時所推每與弼語常屈弼弼天才卓出當其所得莫能奪也性和理樂游晏解音律善技壺其論道附會文辭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拔得多晏也頗以所長笑人故時爲士君子所疾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校練爲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

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注老子爲之指畧致有理。統注易往往有高麗言。太原王齊好談病老莊。常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然弼爲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于是恨黎。與融亦不終正。始十年曹爽廢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無子。絕嗣。孫盛曰。易之爲書窮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世之注解殆皆妄也。況弼以附會之辯而欲籠統玄旨者乎。故其敘浮義則麗辭溢目。造陰陽則妙蹟無聞。至於六爻變化羣象所效日時歲月五氣相催。弼皆擯落多所不關。雖有可觀者焉。恐將泥夫大道。

卷之六

六

宋胡瑗

宋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以經術教授。吳中年四十餘。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瑗。白衣對崇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鍾律。分造鍾磬各一處。以一黍之廣爲分。以制尺律。徑三分四釐六毫四絲爲圓。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丁度等以爲非古制。罷之。授瑗試秘書省校書郎。范仲淹經畧陝西。辟州推官。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瑗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鍾磬。驛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于秘閣。遂典作樂。授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大理寺丞。瑗既居太學。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有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其瑗弟子也。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旣而疾不能朝。以太常博士致仕。歸老于家。諸生與朝士祖餞東門外。時以爲榮。旣卒。詔賻其家。陳

卷之七

七

璣嘗問徐積佛氏有悟儒者有之否積曰有之問先生之悟門云何曰積前從安定先生學先生晚畜二侍姬諸弟子莫見一日因延食中堂二女子侍側食已積請於安定曰門人或問見侍子否何以告之安定曰莫安排積由是有得此積之悟門也璣易傳十卷蓋門人倪天隱所纂非其目著故序首稱先生曰陳氏曰新安王炎晦叔嘗問南軒曰伊川令學者先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何也南軒曰三家不論互體故云爾然雜物撰德具於中又互體未可廢也南軒之說雖如此要之程氏專治文義不論象體也

八胡璣

八

五

數二家者文義皆坦明象數殆於掃除畧盡非特互

漢伏生歐陽生夏侯勝附論

漢伏生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師亡不涉尚書以教伏生教歐陽生歐陽生授兒寬寬又授業孔安國至御史大夫寬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上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地餘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爲博士論石渠元帝即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卽送汝財物慎勿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潔著可以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地餘少子政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夏侯勝魯人也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栢梁臺災日至

九一陽

六

期日果災時昌邑王以少子愛上爲選師始昌爲太
傳年老以壽終勝亦以儒顯名勝少孤好學從始昌
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簡卿又從歐陽
氏問爲學精熟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徵爲博士
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
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爲
妖言縛以屬吏吏白大將軍霍光光不舉法是時光
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爲
泄語安世實不言迺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
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

奏案在漢書卷五十二

十一

夫

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後十餘
日光卒與安世共白太后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光以
爲羣臣奉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勝用尚
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以與謀廢立定
策安宗廟益千戶宣帝初卽位欲褒先帝詔丞相御
史曰朕以耿身蒙遺德承聖業奉宗廟夙夜惟念孝
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北征匈奴單于遠遁南平氏
羌昆明曉駱兩越東定濊貉朝鮮靡地斥境立郡縣
百蠻率服款塞自至珍貢陳于宗廟協音律造樂歌
薦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開聖緒尊

賢顯功與滅繼絕褒周之後備天地之禮廣道術之
路上天報况符瑞並應寶鼎出白麟獲海效鉅魚神
人並見山稱萬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
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大議
廷中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勝獨曰武帝雖有攘
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亡
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過半蝗蟲大起赤地
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不
宜爲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
可用也人臣之誼宜正論非苟阿意順旨議已出口

奏案在漢書卷五十二

土

在

雖死不悔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劾奏勝非議
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
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爲世宗廟奏盛德文
始五行之舞天下世世獻納以明盛德武帝巡狩所
幸郡國凡四十九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勝霸旣久
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
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耳更冬講論不息至四年夏
關東四十九郡同日地震或山崩壞城郭室屋殺六
千餘人上乃素服避正殿遣使者弔問吏民賜死者
棺錢因大赦勝出爲諫大夫給事中霸爲楊州刺史

勝爲人質樸守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謂上爲君誤相
字於前上亦以是親信之嘗問出道上語上聞而讓
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
見誦臣以爲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
直謂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勝復爲長信少府遷
太子傳受詔撰尚書論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
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錢二百萬爲勝服五日以報
師傳之恩儒者以爲榮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
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
不明不如歸耕勝從父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

不更集

主

不

陽高左右采獲之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
牽引以次章句且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
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畧難以應敵建卒自
顯門名經爲議郎博士至太子少傳由是尚書有大
小夏侯之學周堪字少卿齊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
侯勝霸爲博士堪譯官令論於石渠經爲最高後爲
太子少傳而孔霸以太中大夫授太子及元帝卽位
堪爲光祿大夫與蕭望之並領尚書爲石渠等諸皆
允官望之自殺上愍之迺擢堪爲光祿勳堪授牟卿
及許商牟卿爲博士霸以帝師賜爵號成君傳子

光亦事牟卿至丞相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商善
爲算著五行論歷仕至九卿號其門人唐林爲德行
吳章爲言語王吉爲政事快欽爲文學王莽時林吉
爲九卿自表上師冢大夫博士郎吏爲許氏學者各
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欽章皆爲博士徒衆
尤盛章爲王莽所誅張山拊平陵人也事小夏侯建
爲博士論石渠至少府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尋善說
宋異爲騎都尉寬中有雋材以博士授太子成帝卽
位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遷光祿大夫領尚書事
甚尊重會疾卒公永上疏曰臣聞聖主尊師傅褒賢

不更集

主

不

儒顯有功臣則致其爵祿死則異其禮諡昔周公薨
成王葬以變禮而當天心公叔文子卒衛侯加以美
諡著爲後法近事大司空朱邑右扶風翁歸德茂天
年孝宣皇帝愍冊厚賜贊命之臣靡不激揚關內侯
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質包商饒之文學嚴然總五經
之眇論立師傳之顯位入則鄉唐虞之閭道王法納
乎聖聽出則參冢宰之重職功烈施乎政事退食自
公私門不開散賜九族田畝不益德配周召忠合羔
羊未得登司徒有功臣卒然早終尤可悼痛臣愚以
爲宜加葬禮賜之令諡以章尊師褒賢顯功之德上

弔賜寬中甚厚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以明穀梁春秋爲博士又傳左氏常授號徐敖又傳毛詩授王璜奎暉暉授桑欽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爲國師璜暉等皆貴顯

石林葉氏曰今世所見惟伏生大傳首尾不倫言不雅馴至以天地人四時爲七政謂金縢作於周公沒

後漢書

夏侯氏

志

夫

後何可盡據其流爲劉向五行傳夏侯氏災異之說失孔子本意益遠安國自以爲博攷經傳採摭羣言其所發明信爲有功然余讀春秋傳禮記孟子荀子問與今文異同孟子載湯誥造攻自牧官不言鳴條春秋傳述五子之歌衍率彼天常一句證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文乃無有疑亦未能盡善若荀卿引仲虺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引康誥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懌其謬妄有如此者禮記以申勸寧王之德爲田觀寧王庶言同則亡繹字其乖謬有如此者

朱熹曰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辭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然伏生倍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攷定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此又有不可曉者至于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可見

後漢書

夏侯氏

志

夫

後漢歐陽歙

歐陽歙樂安千乘人也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歙八世皆爲博士歙傳業而恭謙好禮讓更始立爲原武令世祖平河北到原武見歙在縣修政遷河南都尉世祖卽位始爲河南尹遷汝南太守推用賢俊政稱異迹歙在郡教授數百人視事九歲徵爲大司徒坐在汝南減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爲歙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歙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歙學爲儒宗八世博士而

卷之八

歐陽歙

去

仁

後漢孔僖

附年譜等師傳

孔僖字仲和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曾祖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爲建新大尹嘗勸子建仕對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袞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道旣乖矣請從此辭遂歸終於家僖與崔篆孫駟復相友善同遊太學拜僖蘭臺令史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

卷之八

孔僖

七

仁

以臧咎當伏重辜歙門弟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求爲廢絕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譏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身以代歙命書奏而歙已死獄中歙採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至帝乃賜棺木贈印綬賻縗三千匹濟陰曹曾從歙受尚書門徒三千人位至諫議大夫

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捐及孔氏男女錢帛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冬拜臨晉令崔駟以家林筮之謂爲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吉凶由已而由卜乎在縣三年卒官遺令卽葬二子長彥季彥並十餘歲蒲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

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

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扶
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
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

卷之六

六

太

漢申公

漢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
詩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于魯南宮
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
卒學元王薨郢嗣立爲楚王令申公傳太子戊戊不
好學病申公及戊立爲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歸魯
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
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
故以教亡傳疑疑者則闕弗傳蘭陵王臧旣從受詩
已通事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卽位臧乃上
書宿衛累遷一歲至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
公爲御史大夫綰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
事乃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東帛加璧安車以蒲裹
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上上問治
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
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
已招致卽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
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以讓上曰此
欲復爲新垣平也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
申公亦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十餘人孔安國

至臨淮太守周霸膠西內史徐偃膠西中尉其治官
理民皆有廉節稱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
夫郎掌故以百數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
盡而傳之徒衆最盛及魯許生皆守學教授章賢治
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又治禮至丞相傳子玄成
以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玄成以詩授哀帝
至大司馬由是魯詩有韋氏學王式東平人也事許
生式爲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
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
諫減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
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
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
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
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歸家不教授東
平唐長賔沛褚少孫皆事式聞經數篇式謝曰聞之
於師具是矣自潤色之不肯復授唐生褚生應博士
弟子選詣博士樞衣登堂頌禮甚嚴試誦說有法疑
者丘蓋不言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皆素聞其
賢共薦式詔除下爲博士式徵來衣博士衣而不冠
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官既至止舍中會諸大夫

博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爲
魯詩宗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
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
日諸君爲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
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徇曲也式恥之陽醉還墜式
客罷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諸生彊勸我竟爲墜子
所辱遂謝病免歸終于家唐生褚生皆爲博士唐生
楚太傅由是魯詩有唐褚氏之學

漢轅固

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廼弑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紂桀紂之民弗爲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爲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于首履雖新必貫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弑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卽天子之位非邪於是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廼使固入圜擊箠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辜廼假固利兵下固刺璠正中其心璠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復舉後上以固廉直拜爲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卽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及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后蒼東海鄆人也事夏侯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爲博士至少府

授翼奉蕭望之匡衡奉爲諫大夫望之前將軍衡丞相衡授師丹丹大司空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之學翼奉初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食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居知雨鄭作六藝論引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亥爲革命一際也辰則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典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其詩含此五際

漢韓嬰

韓嬰燕人也孝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貢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爲博士孝宣時丞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侍詔殿中曰所受易卽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孟喜

見泳韓生說易而好之卽更從受焉

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誼授王吉爲昌邑王中尉

毛公趙人也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授徐敖教授陳俠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後漢衛宏

衛宏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作訓旨由是古學大興光武以爲議郎宏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中興後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

六經自秦火後獨諱以諷誦相傳韓詩旣出於人之諷詠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穿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孟喜

先秦古書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北山蒸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而庚等六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間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肄業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流源子夏可乎唐人有云魯詩亡於魏魯詩亡于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今韓氏章句已不存矣而齊詩猶有見者然唐人旣謂之亡則書之真僞未可知也

晁氏曰毛公詩世謂其解經最密其序蕭統以爲卜
子夏所作韓愈嘗三事疑其非蓋本於東漢儒林傳
及隋志所言王介甫獨謂詩人所自製韓詩序未首
曰傷夫曰漢廣悅人也序若詩人所自製毛詩猶韓
詩也不應不同若是况文意繁雜其非出一人手明
甚不知介甫何以言之殆臆論歟

章如愚曰以詩序爲卜子夏所作者自沈重之言始
以詩序爲衛敬仲所作者自范曄之言始愚嘗以詩
序考之文辭敍亂知其非出於一人之手也何者史
記作於司馬氏而曰者等傳褚先生實補之漢史作

於班固而古今人表曹大家實續之然則詩序之作

謂專出於一人可乎姑試論之詩有六義一曰風至

六曰頌則見於周官太師之所掌情動於中而形於
言至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則見於戴經之樂記
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
則見於書之金縢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
齊其民則見於戴記之緇衣文公使高克將兵而禦
狄于境則見於春秋之左氏傳正考甫得商頌十二
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首則見於左氏之語持辭引
援往往雜出於傳記之文而謂一人爲之可乎若以

沈重之言爲子夏所作未必非敬仲若以范曄之言
爲敬仲所作則未必非子夏然則詩序果作之誰乎
昔昌黎議詩有曰子夏不序詩然後知詩序非子夏
所作實出於漢之諸儒也

章如愚曰以齊魯韓之義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
經傳合歐陽修曰關雎正風之首而齊魯韓三家皆
以爲康王政衰之刺詩也杜欽傳曰佩玉宴安關雎
歎之贊曰此魯詩也後漢明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關
雎刺世薛君韓詩章句曰今內頑於色故詠關雎說
淑女以刺時翼奉習齊詩五際卯酉午戌亥也司馬

遷言商頌乃作於宋襄公之世韓詩章句商頌美襄

公也其他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類皆爲康王時

詩主風爲魯詩鼓鍾爲昭王詩並見錯之序論其與
毛詩異同不可悉舉賈誼以騶虞爲天子之囿以木
瓜爲下之報上劉向以衛宣作邱桓舟黎莊公夫人
作式微陳婦道蔡人之妻作采芣苢至於賓之初筵或
以爲衛武公飲酒悔過作也采薇之詩又以爲懿王
時戎狄交侵詩人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前匈奴
奴傳類皆三家之說也楊雄亦曰周康之時頌聲作
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

王應麟曰詩四家異同唯韓詩畧見於釋文而魯齊無所攷劉向列女傳謂燕人妻作芣苢周南大夫妻作汝墳申人女作行露衛宣夫人作柏舟定姜送婦作燕燕黎莊公夫人及其傳母作式微莊姜傳母作碩人息夫人作大車新序謂伋之傳母作二子乘舟壽閔其兄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楚元王受詩于浮丘伯向乃元王之孫所述蓋魯詩也鄭康成注禮記以于嗟乎騶虞爲歎仁人以燕燕爲定姜之詩以生甫及申爲仲山甫申伯以商頌爲宋詩維鵜在梁以不濡其翼爲才上天之載讀曰裁至於楊齊讀爲躋

卷之六

注周禮云甸讀與維禹敝之之敝同康成從張恭祖受韓詩注禮時未得毛傳所述蓋韓詩也賈誼謂騶文王之囿虞虞官也歐陽子從之韋昭注國語謂采菽王賜諸侯命服之樂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與朱子集傳合太史公以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與彭彭城彼朔方爲周襄王時之詩班固謂靡家之詩懿王時作城彼朔方之詩宣王時作白虎通以相鼠爲妻諫夫之詩趙岐以小弁爲伯奇之詩漢時言詩其說不一如此關雎正風之始也魯齊韓以爲康王政衰之詩揚子云傷始亂鹿鳴正雅之始也太史公

云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聖人刪詩豈以刺詩冠風雅之首哉揚子又云正考甫常睢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睢正考甫矣正考甫得商頌而以爲作商頌奚斯作新廟而以爲作魯頌此皆先儒所不取許叔重說文謂其稱詩毛氏皆古文也而字多與今詩異豈詩之文亦如書之有古今歟併綴而錄之

詩攷五卷王應麟撰自序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賈逵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爲集注今唯毛傳鄭箋孤行韓厘存外傳而魯齊詩亡久矣諸儒說詩壹以毛鄭爲宗未有參攷三家者獨

卷之六

朱公集傳閱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康衡栢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其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警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唄者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諸楚辭一洗末師之陋學者諷詠涵濡而自得之雖如也公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嘗欲寫出應麟竊觀傳記所述三家緒言尚多有之網羅遺軼傳以說文爾雅諸書萃爲一編以扶微學廣異義云

漢胡毋生睦孟嚴彭祖

胡毋生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而董生為江都相弟子遂之者楮大嬴公呂步舒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長史唯嬴公守學不失師法為昭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魯睦孟孟少時好游俠關雞走馬長乃變節從嬴公受春秋以明經為議郎至符節令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是時昌邑有枯社木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辛

卧復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非人力所為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禮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

孟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時昭帝幼大將軍霍

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妄設祇言惑眾大逆不道皆伏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即位徵孟子為郎嚴彭祖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睦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為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顯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為宣帝博士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全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終授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壬

瑯邪王中為元帝少府家世傳業中授東門雲雲為荊州刺史坐為江賊拜辱命下獄誅顏安樂睦孟姊妹也

漢穀丘江公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爲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呐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授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沒微唯魯榮廣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材捷敏與公羊大師莊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皆從廣受學最爲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韋賢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也宜與穀梁時千秋爲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爲諫大夫給事中後有趙主遷平陵令復求能爲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迺以千秋爲郎中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迺徵廣弟子周慶丁姓待詔保官使卒授十人積十餘歲皆明習迺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太議殿中平公羊穀

春秋左傳卷之八

主

春秋左傳卷之八

主

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等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爲博士尹更始爲諫大夫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爲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房鳳咸至大司農方進丞相大司馬王根薦房鳳明經通達擢爲光祿大夫時光祿勳王龔以外屬內卿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爲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常博士太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上於是出龔鳳補更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乘王莽時爲講學大夫由是穀梁春秋有尹閭房氏之學

漢張蒼等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皆修春秋左傳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授清河張禹禹與蕭望之同時爲御史數爲望之言左氏望之嘗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護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寢盛支葉蔕茲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網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六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後漢何休

何休任城人也爲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闕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算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又辟司徒羣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臣不悅之乃拜議郎服虔榮陽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拜九江太守免遭亂行客病卒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六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後漢丁恭

丁恭山陽人也。習公羊嚴氏春秋恭學義精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爲博士。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爲大儒。鍾興汝南人也。少從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以授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卒於官。

卷之八

後漢書

美

後漢賈逵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滄。惲。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爲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自爲兒童。常在大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愷悌。多智思。傲儻有大節。尤明左氏傳。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祕館。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

卷之八

後漢書

美

以問臨邑侯劉復。復不能對。薦逵。博物多識。帝乃召見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鸞鷟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帝敕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爲郎。與班固並校祕書。應對左右。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發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摭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

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絕固以甚遠而冤抑積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詁藏之秘書建平中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孝哀皇帝重逆衆心故出歆爲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爲重讐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典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代異物損益

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并作周官解故遷逵爲衛士令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羨慕焉和帝卽位以逵爲左中郎將復爲侍中領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祕書近署甚見信用逵薦東萊司馬均陳國汝郁帝卽徵之並蒙優禮均安貧好學隱居教授不應辟命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不直者終無敢言位至侍中以老病乞身帝賜以大夫祿歸鄉里郁性仁孝及親歿遂隱處山澤後累遷魯相以德教化百姓稱之流人歸者八九千戶逵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又作詩頌誄書連珠酒令凡九篇學者宗之後世稱爲通儒然不脩小節當世以此頗譏焉故不至大官永元十三年卒時年七十二朝廷愍惜除兩子爲太子舍人

後漢鄭衆

鄭衆年十二從父興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於世建武中太子及山陽王荆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繅帛聘請衆欲爲通義引藉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風衆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聞而奇之亦不強也及梁氏事敗賓客多坐之唯衆不染於辭永平中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遷越騎司馬復留給事中是時北匈奴遣使

東漢書卷五十八 鄭衆

平

求和親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欲復遣使報之衆上疏諫曰臣伏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今西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漢使既到便偃蹇自信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羣臣駁議者不敢復言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且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爲邊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

北垂雖勿報荅不敢爲患帝不從復遣衆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氊裘獨拜如今匈奴遂能殺臣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遣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衆爲軍司馬使與馬廖擊車師至燉煌拜爲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巳校尉衆發兵解還武威太守謹脩邊備虜不敢犯遷左馮翊政有名迹

東漢書卷五十八 鄭衆

平

建初六年代鄧彪爲大司農肅宗議復鹽鉄衆諫不可詔切責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帝不從在位以清正稱其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

晉范甯

范甯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簡文帝爲相將辟之爲桓溫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溫之世兄弟無在列位者時以浮虎相扇儒雅日替甯以爲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曰或曰黃唐緬邈至道淪翳濠濮輟詠風流靡託爭奪兆於仁義是非成於儒墨平叔神懷超絕輔嗣妙思通微振千載之類綱落周孔之塵網斯蓋軒冕之龍門濠梁之宗匠嘗聞夫子之論以爲罪過桀紂何哉荅曰子信有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者德侔二儀道冠三才雖帝皇殊

卷之三

四

號質文異制而統天成務曠代齊趣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以惑世播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僞而辯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歟昔夫子斬少正於魯太公戮華士於齊豈非曠世而同誅乎桀紂梟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爲後世鑒戒耳豈能回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粱之傲誕畫牆魃以爲巧扇無檢以爲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吾固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

喪之衆小迷衆之愆大也甯崇儒抑俗率皆如此溫

死之後始解褐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累已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已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在職多所獻替有益政道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甯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諮訪之甯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甯之甥也以詔事會稽王道子懼爲甯所不容乃相驅扇因被疎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

卷之三

四

以身試死邪甯不信卜占固請行初甯之出非帝本意故所啓多合旨甯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磐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克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凝之言曰豫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甯入叅機省出宰名郡而肆其奢濁所爲狼藉郡城先有六門甯悉改作重樓復更開二門舍前爲八私立下舍七所臣伏尋宗廟之設各有品秩而甯自置家廟又下十五縣皆使左宗廟右社稷準之太廟皆資人力又奪人居

宅工夫萬計寧若以古制宜崇自當列上而敢專取
惟在任心州既聞知卽符從事制不復聽而寧嚴威
屬縣惟今速立願出臣表下太常議之禮典詔曰漢
宣云可與共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寧果如疑
之所表者豈可復宰郡乎以此抵罪子泰時爲天門
太宰棄官稱訴帝以寧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
初寧嘗患日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
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
以授左丘明遠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
堂隆晉左太冲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指

卷之六

四

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
早眠六凡六物然以神火下以氣徒蘊於胸中七日
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睫遠視尺捶之
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既
免官家于丹陽猶勤經學終年不輟年六十三卒于
家初寧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沉思積年爲之
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既而徐邈復爲之注世亦
稱之

唐叅助

炎助字叔佐趙州人後徙關中淹該經術天寶末調
臨海尉丹楊主簿秩滿屏居甘足疏糗善爲春秋考
三家短長縫旋漏闕號集傳九十年乃成復攝其綱
條爲例統其言孔子修春秋意以爲夏政忠忠之敝
野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
德救德莫若忠夫文者忠之末也設教於本其敝且
末設教於末敝將奈何武王周公承商之敝不得已
用之周公沒莫知所以改故其敝甚於二代孔子傷
之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敝故曰

卷之六

五

後代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蓋言唐虞之化難行
於季世而夏之忠當變而致焉故春秋以權輔用以
誠斷禮而以忠道原情云不拘空名不尚狷介從宜
抹亂因時黜陟古語曰商變夏周變商春秋變周而
公羊子亦言樂道堯舜之道以擬後聖是知春秋用
二帝三王法以夏爲本不壹守周典明矣又言幽厲
雖衰雅未爲風逮平王之季以隱公爲始所以拯
以周法正之故斷自平王之季以隱公爲始所以拯
薄勉善揀周之敝革禮之失也助愛公穀二家以左
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

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丘明者蓋如史佚遷任者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刺非一人所爲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傳者丘明非也助之鑿意多此類助門人趙匡陸賈其高弟也助卒年四十七質與其子異哀錄助所爲春秋集註總例請匡損益質纂會之號纂例匡者字伯循河東人歷洋州刺史質所稱爲趙夫子者大曆時助匡質以春秋施士句以詩仲子陵索彛章彤章鹿以禮蔡廣成以易強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而士句子陵最卓異士句吳人乘善左氏春秋以二經教授繇四明助教爲博士秋滿當去諸生封疏乞留凡十九年卒于官弟子共葬之士句撰春秋傳末其傳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句春秋可讀帝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爲異同但學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爲得耶子陵蜀人好古學舍峨眉山舉賢良方正擢太常博士通后蒼大小戴禮有司請正太祖東嚮位而遷獻懿二主子陵議藏主德明與聖廟其言典正後議論紛洄復爲通難示諸儒諸儒不能黜久之典與中選補乘傳過家西人以爲榮終司門員外

郎子陵以文義自怡及亡其家所存惟圖書及酒數斛而已

贊曰春秋詩易書由孔子時師弟子相傳歷暴秦不斷如系至漢與剗挾書令則儒者肆然講授經典或言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穀梁赤皆出子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回舛然猶悉本之聖人其得與失蓋十五義或繆誤先儒畏聖人不敢輒改也啖助有唐名治春秋摭訛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趙陸從而唱之遂顯于時嗚呼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己之固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徒令後生穿鑿詭辨詬前人拾成說而自爲紛紛助所階已

宋孫復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約本於陸淳而增新意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年四十不娶李迪知其賢以弟之女妻之復初猶豫石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欲託以子宜以因成丞相之賢名復乃聽孔道輔聞復之賢就見之介執杖屐立侍復左右升降拜則扶之其往謝亦然介既為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除秘

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車駕幸大學賜緋衣銀魚

哭

召為適英閣祇候說書楊安國言其講說多異先儒罷之魯狂人孔直溫敗得所遺復詩坐貶處州監稅歷通判陵州未行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言復經為人師不宜使佐州縣留為直講稍遷殿中丞奉賜錢十萬復與胡瑗不合在大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而教養諸生過之復既病韓琦言於仁宗選書史給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秘閣特官其一子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二十三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二十四

漢高堂生二載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蓋為頌孝文時徐生以頌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襄其資性善為頌不能通經延頗能不善也襄亦以頌為大夫至廣陵內史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諸言禮為頌者由徐氏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梁戴德及德兄子聖沛慶普為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為信都大傳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

小戴慶氏之學德在九江治行多不法前刺史以其

一

何祥

大儒優容之何武為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適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慶大小戴三家皆立博士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中興以後亦有大小戴博士雖相傳不絕然未有顯於儒林者建武中曹充

習慶氏學傳其子襄遂撰漢禮於是有慶氏之學

梁皇侃

皇侃吳郡人明三禮孝經論語爲國子助教於學講說聽者常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秘閣頃之召入壽光殿說禮記義梁武帝善之加員外散騎侍郎侃性至孝常誦孝經二十篇以擬觀世音經丁母憂還鄉里邵陵王欽其學厚禮迎之及至因感心疾卒所撰論語義禮記義見重於世學者傳焉

北齊熊安生

熊安生阜城人也少好學屬精不倦從陳遠受三傳從房紏受周禮後受禮於李寶鼎遠博通五經然專以三禮教授弟子自遠方至者千餘人乃討論闡緯摭撫異聞先儒所未悟者皆發明之河清中陽休之特奏爲國子博士宣政元年拜露門博士下大夫時年八十餘尋致仕卒於家安生既學爲儒宗常受其業擅名於後者劉焯劉炫等皆其門人所撰周禮義疏二十卷禮記義疏三十卷孝經義一卷並行於世安生與同郡宗道暉爲祖師道暉好著高翅帽大履

囊衣箱簪首而不簪室

四

州將初臨輒服以謁見仰頭舉肘拜於後上自言學士比三公後齊任城王潛鞭之道暉徐呼安偉安偉出謂人曰我受鞭不著體後躡履而去冀州爲之語曰顯公鍾宋公鼓宗道暉履李洛姬肚謂之四大顯公沙門也宋公安德太守也洛姬婦人也安生在山東時歲歲遊講從之者傾郡縣或誑之曰某村古塚安生河南將軍熊光去今七十二世舊有碑爲村人立安生掘地求之不得還年訟焉冀州長史鄭大業列之曰七十二世乃是義皇上人河南將軍晉無此說非理記安生率其族向塚而號將通名見徐

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徐之才諱雄和士開諱安乃稱觸觸生羣公哂之

北齊書卷五

不附卷

五

47

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初融懲於
鄧氏不敢復違忤勢家遂爲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
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羞年八十八卒於家遺
令薄葬族孫日殫獻帝時位至太傅論曰馬融辭命
鄧氏遂巡隴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貞乎既而羞曲士
之節惜不貲之軀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讖固知識
能匡欲者鮮矣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
之慮深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令也坐不垂堂者千金
之子也原其大畧歸於所安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
相笑也

卷之八

八

八

八

後漢鄭玄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玄少爲鄉耆夫得休歸
常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
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
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
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
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
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
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
論圖緯問玄算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

卷之九

九

九

九

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
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
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
俱被禁錮遂隱脩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
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
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
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
論古今學後馬融荅北地太守劉瓛及玄荅何休義
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
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脅玄不得

已而請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屢履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調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商山四皓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輝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修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玄爲趙相道斷不至會黃中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玄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或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

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闕劭有慙色紹乃舉玄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旣寤以識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操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綴經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禮禮祔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荅林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玄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熟稱爲純儒齊魯間宗之其門人山陽郝處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名於世又樂安國淵任嘏時並童幼玄稱淵爲國器嘏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論者曰毛詩鄭氏箋其失愈多不諫而入鄭以爲入宗廟狼跋言周公安閑得於讒疑之中故有公孫碩膚赤舄几几之句而鄭謂之公遜庭綜見宣王之怠政而鄭以爲不設難人之官綠衣之

詩而鄭氏文以為祿諸類此不可悉數玄注書序舜
典云入麓伐迷木注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汭注胤
征臣名又注禹貢引胤征云厥能玄黃昭我周王又
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注典寶引伊訓云載
孚在毫又曰征是三股又注旅葵讀曰毫謂是逆豪
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十
其汨作典寶等一十三篇見在而云已逸是不見古
文

魏王肅

王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為之解黃
初中為散騎黃門侍郎拜散騎常侍大司馬曹真征
蜀肅上疏諫於是遂罷青龍中山陽公薨漢主也肅
上疏曰昔唐禪虞虞禪夏皆三年之喪然後踐天子
之尊是以帝號無虧君禮猶存今山陽公承順天命
允答民望進禪大魏退處賓位公之奉魏不敢不盡
節魏之待公優崇而不臣既至其薨櫬歛之制與徒
之節皆同之於王者是故遠近歸仁以為盛美且漢
總帝皇之號號曰皇帝有別稱帝無別稱皇則皇是
其差輕者也故當高祖之時土無二王其父見在而
使稱皇明非二王之嫌也況今以贈終可使稱皇以
配其諡明帝不從乃追諡曰漢孝獻皇帝後肅以常
侍領秘書監兼崇文觀祭酒出為廣平太守公事徵
還拜議郎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
颺等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
此輩即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災開之戒何晏等
曰當共慎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坐宗廟事
免後為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于武庫之屋有司
以為吉祥肅曰魚生於淵而充於屋介鱗之物失其

隋劉焯

劉焯信都人也。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聰敏沉深，弱不好弄。少與河間劉炫結盟，為友，同受詩於同郡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嘗問禮於阜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武強劉知海家素多墳籍，焯就之讀書，向經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為州博士，復入京，與博士共論古今滯義。前賢所不通者，每升坐論難鋒起，皆不能屈。隋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勅與劉炫二人論義，深挫諸儒，咸懷妬恨，遂為飛章所謗，除名。于是優游鄉里，專以教授著述為務，孜孜不倦。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算術、周髀七曜曆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輕重，度山海之術，莫不覈其根本，窮其秘奧，著稽極十卷曆書十卷五經述議，並行于世。劉炫聰明博學，名亞于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為數百年已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然懷抱不廣，又嗇于財，不行束修者，未嘗有所教誨。時人以此少之。廢太子勇聞而召之，未及進，謁詔令事蜀王，非其好也。久之，不至。王聞而大怒，遣人枷送于蜀，配之軍防。其後典

校書籍，王以罪廢焯，又與諸儒修定禮律，除雲騎尉。煬帝即位，遷太學博士。俄以品卑，去職數年，復被徵以待顧問。因上所著曆書，與太史令張胄玄多不同，被駁不用。卒，劉炫為之請諡，朝廷不許。

劉炫

劉炫河間人也少以聰敏見稱與信都劉焯同戶讀書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強記默識莫與爲儔左畫圓右畫方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隋開皇中奉勅與王劭同修國史俄直門下省以待顧問又詔諸術者修天文律曆兼于內史省考定群言炫雖通直三省竟不得官爲縣司責其賦役炫自陳于內史內史送詣吏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爲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竝

藝文類聚卷一百一十八

劉炫

六

送

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故事咸誦于心天文律曆窮微妙至于公私文翰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然在朝知名之士十餘人保明炫所陳不謬于是除殿內將軍時牛弘奏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僞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人有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于家以教授爲務與諸儒修定五禮授旅騎尉吏部尚書牛弘建議以爲禮諸侯絕傍蕃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傍親一等議者多以爲然炫駁之曰古

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嫡其

宗子有分祿之義族人也與宗子雖疎遠猶服衰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嫡庶與古既異何降之有今之貴者多忽近親若或降之人道之疎自此始矣遂寢其事開皇二十年廢國子四門及州縣學唯置太學博士二人學生七十二人炫上表言學校不宜廢情理甚切帝不納時國家殷盛皆以遼東爲意炫以爲遼東不可伐作撫夷論以諷焉當時莫有悟者及大業之季三征不尅炫言方驗煬帝卽位牛弘引炫修律令始文帝時以刀筆吏類多

藝文類聚卷一百一十八

劉炫

九

送

小人年久長姦勢使然也又以風俗陵遲婦人無節于是立格州縣佐吏三年而代之九品妻無得再醮炫著論以爲不可弘竟從之諸郡置學官及流外給稟皆發于炫弘嘗問炫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于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勘覆鍛鍊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煩政弊職此之由弘又問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其事何由炫曰齊

氏立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通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僚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芥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納言楊達舉炫博學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歲餘以品卑去任還至長平奉勅追詣行在所或言其無行帝途罷之歸于河間時盜賊蜂起饑食踊貴經藉道息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聞不通糧餉絕斷其門人多隨盜賊哀炫窮乏詣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與之炫為賊所將過下城堡未幾賊為官軍所破炫饑餓無所依復投縣官縣官意炫與賊相知恐為後變遂閉門不納時夜冰寒因此凍餒而死其後門人論曰宣德先生炫性躁競頗好俳諧多自矜伐好輕侮當世為執政所醜由是宦途不遂著論語述議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經正名十二卷孝經述議五卷春秋述議四十卷尚書述議一十卷毛詩述議四十卷注詩序一卷算術一卷并所著文集並行于世是時南北所為章句好尚互有不

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至于毛公禮則同遵于鄭氏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得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

宋陳賜

陳賜字晉之福州人中紹聖制科授順昌軍節度推官徽宗初進迂衡集以勸導紹述得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禮部侍郎趙挺之言賜所著樂書二十卷貫穿明備乞援其兄祥道進禮書故事給札既上遷太常丞進駕部員外郎爲講議司參詳議禮樂魏漢津議樂用京房二變四清賜曰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四清樂之蠹也二變以變宮爲君四清以黃鍾清爲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太呂夾鍾或可分也而黃鍾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無二

樂書卷之六

五

上之旨哉時論方右漢津絀賜議進鴻臚太常少卿禮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嘗坐事奪已而復之卒年六十八祥道字用之元祐中爲太常博士終秘書省正字所著禮書一百五十卷與賜樂書並行于世

梁陸澄

陸澄吳人也齊永明元年累遷度支尚書尋領國子博士尚書令王儉謂之曰昔曹志繆悅爲此官以君係之殆無慙德又與儉書陳王弼注易玄學之所宗今若弘儒鄭注不可廢并言左氏杜學之長穀梁舊有麋信近益以范甯不足兩立世有一孝經題爲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玄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且爲小學之類不宜列在帝典儉荅曰易體微遠實貫羣籍豈可專據小王便爲該備依舊存鄭元凱注傳起邁前儒穀梁小書無俟兩注存麋畧

梁書卷之六

五

范甯由舊式凡此諸議並同雅論疑孝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畧藝文並陳之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澄謂曰僕少來無事唯以讀書爲業今君少便鞅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畧澄待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嘆服儉在尚書省出巾籍几案雜服飾令學士謀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舊物奪將去尋領國子祭酒竟陵王子

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車于以與蘇武子良詳視器底有字彷彿可識如澄所言以老疾轉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未拜卒澄靜子澄當世稱為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戒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厨也家多墳籍人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死後乃出澄弟鮮得罪宋世當死澄于路見舍人王道隆叩頭流血以此見原楊州主簿顧測以兩奴就鮮質錢鮮死子暉誣為買券澄為中丞測遂為澄所抑世以此少之

唐孔穎達

孔穎達黃州衛水人八歲就學誦記日千餘言閣記三禮義宗及長明服氏春秋傳鄭氏尚書詩禮記王氏易善屬文通步曆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河內郡博士煬帝召天下儒臣集東都詔國子祕書學士與論議穎達為冠又年最少老師宿儒耻出其下陰遣客刺之匿楊玄感家得免補太學助教隋亂避地虎牢太宗平洛授文學館學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時帝新即位穎達數以忠言進帝問孔子稱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非特匹夫君德亦然故易稱蒙以養正明夷莅衆若其據尊極之位衛聰耀明恃才以肆則上下不通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帝稱善除國子司業給事東宮帝幸太學觀釋菜命穎達講經畢上釋奠頌有詔褒美後太子稍不法穎達爭不已乳夫人曰太子既長不宜數面折之對曰蒙國厚恩雖死不恨劉劭至後致仕卒陪葬昭陵諡曰憲初穎達與顏師古等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號義鄴詔改為正義云雖包貫異家為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元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至相識

詆有詔更令裁定功未就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考正之于是僕射于志寧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頴達子志終司業志子惠元又為司業三世司業時人美之馬嘉運少為沙門還治儒學長論議貞觀初累除越王東閣祭酒退隱白鹿山諸方來授業至千人召拜弘文館學士以孔頴達正義繁釀故摘摭其疵當世諸儒服其精或曰安國之傳頴達之正義其有功于書信矣敢問傳義之中果盡得聖人之意而無失乎否也曰二子之于書其所得固多其失亦有之如安國以四嶽為四人以傳說板築為胥靡之類世共知其為非矣而頴達之陋不專在于解釋之間正在于引識繇之書以亂經也識繇之書出于漢哀平之間迂濶恠妄引聖經以折其誕可也而反援以證經則是以經為不足信而以識繇為可信也就二子而較之頴達得罪于經多矣

七緒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鈴考靈耀刑德祗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記歷檢柅含神務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也孝

經緯授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禮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威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華佑助期握誠圖

元黃澤 附趙汝

黃澤字楚望蜀資州人父某隨兄官九江蜀亂不復能歸因留家九江而貧日甚澤生有異質日誦數千言年十二三卽盡通當代進士經義論策之學內附國朝年十六矣慨然以明經學古篤志力行自勵好爲苦思屢以成疾疾止則復苦思如故嘗見邵子論天地自相依附卽以此思之因及河圖洛書渾天蓋天吾道異端不同之故以爲格物致知之端孰有大於此者晝夜思之弗得弗措也年二十餘始旁通古今史志別集詩文皆不習而能詩尤超邁清美久之

卷之八

宋

史

於周程張朱之書有得作顏淵仰高鑽堅論以自勉是時行省鉅公猶有尊賢敬學者屢以書院山長之祿起澤教授江之景星洪之東湖考滿卽歸閉門授徒以爲養悉取六經百氏傳註疑義千餘條離析辯難以致其思不復言仕矣始澤嘗夢見夫子以爲適然旣而屢夢見之最後乃夢夫子親授所校六經字畫如新其家無一畝之殖而決意歸休以繼絕學爲已任蓋深有所感發也時澤年四十五自是以來十餘年間屢悟聖經隱賸之義凡數十處而失傳之旨以漸可通乃作思古吟十章極言聖人德容之盛上

進於文王周公以致其寤寐不忘之意時郡守寓公嘗有能敬重澤者待澤以學校賓師之禮月致米六斛鈔三十千蓋國初賢守設以奉前代寓公之無歸者方二親高年廬巷破窻不蔽風雨澤敬共奉持救水驟然如有三牲之養也又十餘年而二親相繼終澤年近六十矣數經歲太侵家人米未實草根索然行部有蔡副使者考學糧之籍謂澤一耆儒爾月廩大豐削其三分之二時澤老不復能教授而家人輩寒餓自此始矣當其絕食相視默默不知所出而澤瞑目端居涵泳優游未嘗少變或與客談論終日揖讓

卷之八

元

史

如平時客不知澤未飯也然終不爲一日降志以謀溫飽唯以聖人之心不明經學失傳若已有罪用是以大戚蓋自昔所聞儒學之士貧窶空乏以終其身未有若斯盛者而澤晏然曾不少動其意非有高明卓絕之見堅苦特立之操其孰能與於此卒年八十有七以郡人王儀甫所歸棺斂九江學者蓋少澤又深自韜晦不求聞知唯待人接物則無貴賤長幼一致其誠故死之日遠近聞者莫不哀之澤於經學以積思自悟爲主以自然的當不可移易爲則故其悟也或待諸幽閒寂寞之餘或待諸顛沛流離之頃或

得諸疾病無聊之日或得諸道途風雨之中及其久也則豁然無不貫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以前沿而下之凡遠古之初萬化之原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如示諸掌然後由伏羲神農五帝三王以及春秋之末其人倫之端禮樂之本皇道帝德神化宜民之妙井田區畫之初封建自然之勢鬼神祭祀之始神物前民之用起數立象之機聲教文治之原制作因革之漸忠質文異尚之體世變禮失之由以力假仁之習皆若身在其間而目擊其事者於是易春秋傳註之失詩書未決之疑周禮非聖人書之謫凡歷代聚訟不決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冰解凍釋怡然各就條理蓋由專精積久而後得之每澤經學自得之說爲多以其書不大傳故擬其關於體要者著之當是時唯臨川吳澄辨學正誼盡通諸經最爲知澤者嘗拜集賢之命至揚而還養疾九江濂谿書院見澤所著易學濫觴春秋指要心大善之題其卷端曰楚望父之著經也其志可謂苦矣易欲明象春秋欲明書法蓋將前無古而後無今又得六經辨釋補註觀之謂學者曰今人無能知黃楚望者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楚望其人乎亦爲序以

歸之然澤雅自慎重其學未嘗輕與人言以爲其人學不足以明聖人之心志不以六經明晦爲已任則雖與之言終日無益也學士李泂使還過九江請澤於濂谿書院會富公縉紳之士躬定師弟子禮假館廬山受一經之學又將經紀先生家爲子孫計先生謝曰以君之才輟菴歲之功何經不可明然亦不過筆授其義而已若予則於艱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李爲之歎息而去或謂澤幸經道已明於已而又闕於人如此豈無不傳之懼乎澤曰聖經興廢上關天運下以爲區區人力所致乎德化縣令王子翼請刊補註藏澤家澤猶慎重之非其人不傳也存經寇亂故宅爲墟遺書之存者鮮矣悲夫澤寧使其學不傳於後終不肯自枉以授諸人是故能以數十年之勤盡究諸經於闕塞之餘而不能使聖人之心大明於天下後世蓋其道若是也豈非天乎昔者吾夫子贊易刪詩定書正禮樂修春秋將以爲百王大典遺秦焚書滅學帝王經世之法遂斬然我紀于斯時蓋自開闢以來宇宙橫分一大變也鄭康成當專門固陋之世以一家之學纂釋羣經具書成說孔穎達考覈百家大明鄭義雖

於聖人之道無聞而博古窮經斯以勤矣自是四百餘年習爲定論至宋清江劉原父始以聰明博洽之資據經考禮欲盡排周秦以來傳註之失宋代經學之盛劉公實張之而說者日新矣及朱子出而羣言有所折衷遂定於一猶吾夫子之志也然朱子於易簡其辭微其義將使學者皆得自致於經晚歲猶拳拳禮學而弗克論著其成書貴闕疑而又深疑古今文之異體春秋獨得書法廢失之由折衷諸傳各極其當矣而門人學者於二經師說不能有所發明故君子論古今經註以爲自朱子詩集傳之外俱不無遺憾也澤乃欲以近代理明義精之學用漢儒博物考古之功加以精思沒身而止此蓋吳公所謂前無古人後無今者也嗚呼其遂不傳也與門人惟新安趙方爲高第得其春秋之學爲多方始拜澤于其門請問治經之要澤念其遠來不以爲不可教告之曰在致思而已然不盡悟傳註之失則亦不知所以爲思也請問致思之道澤曰當以一事爲例禮女有五不娶其一爲喪父長子註曰無所授命近代說者曰蓋喪父而無兄者也女之喪父無兄者多矣何罪而見絕於人如此其非先王之意明矣姑以此思之或

二三年或七八年倘得其說則知先儒說經其已通者未必皆當其未通者未嘗不可致思也訪退而思之女之喪父無兄者誠不當與逆亂刑疾之于同棄於世久之乃得其說曰此蓋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爾故曰無所受命註猶未失也若喪父而無兄則菁功之親皆得爲之主矣嘗以質於澤澤曰子能如是求之甚善然六經疑義若此者衆矣當務完養而慎思之母輕發也遂授以求春秋之要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外訪愚之經歲不得其說澤爲易置其語曰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內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外訪蓋自是始達春秋筆削之權乃知澤於六經之學以其所自得而教人者蓋如此惟易所謂象外之象則有不可得而盡聞者澤以六經復古之說設教九江嘗謂近代大儒繼出而後朱子四書之教大行然周易春秋二經實夫子手筆聖人精神心術所存必盡得其不傳之旨然後孔門之教乃備每患二經學者各以才識所及求之苟非其人雖問弗

答其所告誥亦皆引而不發姑使自思是以及門之士鮮能信從領會者而當世君子亦莫克知之唯臨川吳澄獨敬異焉

趙汭始就外傳受四書即多疑問師荅以初學毋過求意殊不釋夜歸別室取朱子大全集語類等書讀之如是者數年覺所疑漸解慨然有負笈四方之意乃往九江見澤稟學焉盡得其所舉六經疑義千餘條以歸所輯春秋師說蓋始於此嘗往淳安質諸教授夏某夏某殊不謂然乃為言其先人安正先生為學本末甚悉久之汭復念澤高年平生精力所到一

朱子大全集

卷一

七

旦不傳可惜也復如九江澤乃授以學春秋之要居二歲請受易得口授六十四卦卦辭大義後夏某教授洪都汭再往見焉夏某問易象春秋書法如何澤以所聞對夏某猶以枉用心力為戒特出其夏氏先天易書曰此義易一大象也又曰吾先人遺書當悉付子矣汭敬起謝之然於二經舊說訪求考索未嘗少後也遂如臨川見學士虞集集與黃澤有世契一見者問澤起居汭間日為言澤著書大意與夏某所以不然者時江西憲私試請題虞即擬策問江右先賢名節文章經學及朱陸二氏立教所以異同汭識

其意即具對卒言劉侍讀有功聖經及舉朱子去短集長之說虞大善之授館於家以所藏書資其玩索素誠夫吳文正公高第弟子也集其師說為四書目錄義多與朱子異求先生校正其書先生悉隨其新意極論得

袁公多所更定至論春秋則

確守師說不變先生亦以所得完非口舌可辨自是絕不與人談嘗以為春秋名家數十求其論筆削有據依無出陳氏右者遂合杜氏考之悉悟傳注得失之由而後筆削義例觸類貫通縱橫錯綜各有條理此左氏傳補註所由作也既歸故山始集諸家說有合於經者為春秋傳又恐學者格於舊聞因陋就簡於交互之義未能遽悉乃離經析義分為八類辨而釋之名曰春秋屬辭蓋集傳以明聖人經世之志屬辭乃詳著筆削之權二書相為表裏而春秋本旨煥然復明然後知六經失傳之旨未嘗不可更通澤有志而未就者庶可以無憾書成而澤亡矣當汭避地古朗山山在星谿上游高寒深阻人跡幾絕故雖疾病隱約而覃思之功日益超詣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其夏氏先天易說汭嘗以質諸虞虞復以得於前輩者授之於是遂契先天內外之旨而後天上下

經卦未易知也嘗得廬陵蕭漢中氏易說以八卦序分體論上下經所由分與序卦之意如示諸掌然上無徵於義皇成卦之序下無考於三聖彖象之辭則猶有未然者及春秋本旨既明乃悟文王據義皇之圖以爲後天卦序采夏商之易以成一代之經蓋與孔子因魯史作春秋無異然後知黃先生所謂周易春秋經旨廢失之由有相似者蓋如此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二十四

芳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二十五

儒之四

漢司馬談子遷

司馬談絳州龍門人談爲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悉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諄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法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太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叙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而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捐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徧美黜

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弊神形
系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開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
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
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
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紀綱故曰四
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
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
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
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
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採椽不斲飲土
飲水土刑糲糧之食熬菴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
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
萬民率故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
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強本節用則人
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
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尊尊親親之恩
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
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
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割決於名時失
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

六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
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
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後故能爲萬物之
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舍故曰聖
人不巧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牽
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
其聲者謂之款款言不聽茲適不生賢不肖自分白
黑適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沌冥
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
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
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
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
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司馬遷生龍
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
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
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厄困蕃薛彭城過梁
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畧邛
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下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
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
之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子先周室太史

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
乎乎女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
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子死爾必爲太史
爲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者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
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
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
達大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
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學者
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
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爲
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遷
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
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
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
建於明堂諸神受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
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有能紹而明之
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
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爲何作春秋哉太史
公曰余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之大
夫壺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

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傳表聚諸侯計大夫以達王
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
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皇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
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
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
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
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
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
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
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
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
秋春秋之中弑君二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
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
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故臣弑君子殺父非一朝一
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
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
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不
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
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

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
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
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
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
然之後法之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壹
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
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過明天子下
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
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
降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
獨刺譏而已也漢興已未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
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
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
不能盡宣其意且士賢能矣而不用有國者恥也主
上明聖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掌其官以明聖
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
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
君比之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
禍幽於縲紲廼喟然而嘆曰是余之辜夫身虧不用

失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卒
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
業周道既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
鎮玉版圖書散亂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
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
往間出自曹參蓋公言黃老而賈誼晁錯明申韓公
孫弘以儒显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
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
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
於余乎欽念哉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述所與原始
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畧推三代錄秦漢上記
軒轅下至於茲者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
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
神天人之際承倣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
十幅共一轂運行無窮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
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儻不令已失時立
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三十篇五十一萬六千
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畧以拾遺補載成一家言協
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竣後
聖君子遷既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

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爲史通子

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藉博矣至孔氏纂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

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

八

事訖於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採經撫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畧或有牴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該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

而示能以知自全旣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

述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論夫惟大雅難鳴且
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史遷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

元

東漢班彪子固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祖況成帝時爲越騎校尉父雅哀帝時爲廣平太守彪性沈重好古年二十餘更始敗三輔大亂時隗囂擁衆天水彪乃避難從之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于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生試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根本既微枝葉彊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事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

東漢書卷五十五

十一

班彪

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因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卽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嘆十餘年間中外搖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已可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踈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羈之時人復知漢乎彪既疾囂言又傷時方艱乃著王命論以爲漢德承堯有靈命之符王者興祚非詐力所致欲以感之而囂終不寤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爲從事深敬待

之接以師友之道彪乃爲融畫策事漢總河西以拒隗囂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對曰皆從事班彪所爲帝雅聞彪材因召入見舉司隸茂材拜徐令以病免後數應三公之命輒去彪旣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備貫異同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其略論曰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籍既於諸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檇杞晉之乘魯之

東漢書卷五十五

十一

班彪

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檇杞之事遂闕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二十篇而十篇缺焉遷之所紀從漢高至武以絕則其功也至於採經摭傳分

散百家之事甚多疎畧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為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六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挾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竝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今此後荷慎嚴其事整齊其文不為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彪復辟司徒王況府時東宮初建諸王國並開而官屬未備師保多闕彪上言曰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賈誼以為習與善人居不能無為善猶生長於齊不能無齊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

無為惡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言也是以聖人審所與居而戒慎所習昔成王之為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史佚入則太顓闕天南官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曠然太平是以春秋愛子教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詩云貽厥孫謀以宴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漢興太宗使晁錯導太子以法術賈誼教梁王以詩書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學保訓東宮以下莫不崇簡其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修習禮樂而傅相未置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為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備置官屬又舊置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廂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而已明不嫌黷廣其敬也書奏帝納之後察司徒廉為望都長吏民愛之建武三十年年五十二卒官所著賦論書記奏事合九篇二子固超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藉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

之父彪卒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先是扶風人蘇朗僞言圖織事下獄死固第超恐固爲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並與共成世祖本紀遷爲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紀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以爲漢紹先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爲漢書起元高祖終於漢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備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自爲郎後遂見親近時京師修起宮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佚之論及肅宗雅好文

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巡狩輒獻上賦誦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前賞賜恩寵甚渥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感東方朔揚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滂之時作賓戲以自通焉後遷玄武司馬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時北單于遣使貢獻求欲和親詔問群僚議者或以爲匈奴變詐之國無內向之心徒以畏漢威靈逼憚南虜故希望報命以安其離叛今若遣使恐失南虜親附之歡而成北狄猜詐之計不可固議曰竊自惟思漢興以來曠世歷年兵經夷狄尤事匈奴緩御之方其塗不一或修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以就之或臣服而致之雖屈申無常所因時異然未有拒絕棄放不與交接者也故自建武之世復修舊典數出重使前後相繼至於其末始乃暫絕永平八年復議通之而廷爭連日異同紛回多執其難少言其易先帝聖德遠覽瞻前顧後遂復出使事同前世以此而推未有一世闕而不修者也今烏桓就關稽首譯官康居月氏自遠而至匈奴離析名王來降三方歸服不以兵威此誠國家通於神明自然之徵也臣愚以爲宜依故事復遣使者上

可繼五鳳其露致遠人之會下不失建武永平羈縻之義虜使再來然後一往既明中國主在忠信且知聖朝禮義有常豈同逆詐示猜孤其善意乎絕之未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設後北虜稍彊能爲風塵方復求爲交通將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惠爲策近長固又作典引篇述叙漢德以爲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不實蓋自謂得其致焉固後以毋喪去官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與參議北單于聞漢軍出遣使款居延塞欲修呼韓邪故事朝見天子請大使憲上遣固行中郎將事將數

百騎與虜使俱出居延塞迎之會南匈奴掩破北庭

固至私渠海聞虜中亂引還及竇憲敗固先坐免官

固不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洛陽令种兢嘗行固奴干其事車騎吏推呼之奴醉罵競大怒畏憲不敢發心銜之及竇氏客皆逮考競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時年六十一詔以謫責競抵主者吏罪固所著典引賓戲應議詩賦銘誅頌書文記論議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繁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

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說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聲壺而不歇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人之爲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仁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七

宋范曄

范曄字蔚宗順陽人母如廁產之額爲磚所傷故以磚爲小字出繼伯弘之後襲封武興縣侯少好學善爲文章能隸書曉音律爲征南將軍檀道濟司馬後爲吏部郎元嘉元年彭城太妃薨將葬祖夕僚故並集東府曄與司徒左西屬王深夜酣飲開北牖聽曉歌爲樂彭城王義康大怒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謝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至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焉果遷左衛將軍與右衛將軍沈演之對掌禁旅曄有倚才而薄情凌行數犯名教爲士流所

范曄集卷之六

六

鄙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常快快不得志吏部尚書何尚之言之於帝曰范曄志趣異常請出爲廣州刺史若在內彙成不得不加銖鉞鉞亟行非國家之美也帝曰始誅劉洪復遷范曄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朕信知其如此無能爲害也曄長不滿七尺肥黑秃眉髮善彈琵琶能爲新聲上欲聞之屢諷以微旨曄偏若不曉終不肯爲上嘗飲晏歡適調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既曄亦止弦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有縱橫才志文史算無不兼善爲員外散騎侍郎不爲時知久不得調初熙先父默之爲廣州刺

史以賊下廷尉彭城王義康保持之故免及義康被黜遷豫章熙先密懷報効以畢意常不滿欲引之無因進說畢甥謝綵雅爲畢所知熙先藉嶺南遺財家甚富足乃傾身事綵與綵諸弟共博故爲拙行以物輸之情意稍款綵乃引熙先與畢戲熙先故爲不敵前後輸畢物甚多畢既利其財寶又愛其文藝遂與申其逆之好熙先始以微言動畢畢不同畢素有閨庭論議朝野所知故門習雖華而國家不與姻以此激之曰丈人若謂朝廷相待厚者何故不與丈人婚爲是門戶不得耶人作犬豕相遇而丈人欲爲之死

范曄集卷之六

元

不亦惑乎畢默然不答其意乃定時畢與沈演之並爲上所相待每被見多同畢若先至必待演之演之先至常獨被引畢又以此爲怨曄累經義康府佐見待素厚及宣城之授意好乖離綵爲義康參軍隨鎮豫章綜還申義康意於畢求解晚隙復敦往好畢既有逆謀欲探時旨乃言於上曰臣歷觀前史二漢故事諸藩王政以奴詛幸災便正大逆之討況義康姦心彙迹彰著還邇而至今無急臣竊惑焉且大梗常存將成亂皆上不納熙先業善天文云文帝必以非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爲義康當

之綜父述亦爲義康所遇綜弟約又是義康女夫故文帝使綜隨從南上旣爲熙先獎說亦有酬報之心廣州人周靈甫有家兵部曲熙先以六十萬錢與之使於廣州合兵靈甫一去不反大將軍府史仲承祖有寵於義康聞熙先有謀密相結納丹陽尹徐湛之素爲義康所愛雖爲舅甥恩過子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承祖南下申義康意於蕭思話及畢云本欲與蕭結婚恨始意不果與范本情不薄中間相失傍人爲之耳時思話鎮襄陽有法畧道人先爲義康所養粗被知待又有王國寺法靜尼出入義康家內皆感激舊恩規相拯拔並與熙先往來使法畧罷道改名景玄以爲臧質參軍質時爲徐兗二州刺史與畢厚善熙先善療病兼能診脉法靜尼妹夫許耀領隊在臺宿衛殿省嘗有疾因法靜尼就熙先乞療得愈因成周旋熙先以耀膽幹因告逆謀耀許爲內應法靜尼南上熙先遣婢隨之付以錢書陳說圖識法靜還義康餉熙先銅七銅鑼袍段茶奩等物熙先慮事泄酖婢殺之湛之又謂畢等臧質見與異常質與蕭思話並受大將軍眷遇必無異同不憂兵力不足但當勿夫機耳乃備相署置湛之爲撫軍將軍

畢中將軍熙先左衛將軍其餘皆有選擬凡素所不善及不附義康者又有別簿並入死目熙先使弟休先豫爲檄文言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蹕禍流諸宰乃奉戴義康又以旣爲大事宜須義康意旨乃作義康與湛之言宣示同黨二十二年九月南平王鐸出鎮上於虎帳岡祖道畢不敢視俄而坐散差互不得發十一月徐湛之上表告狀於是悉出檄書選事及同惡人名手跡詔收綜等並皆款服唯畢不肯上頻使窮詰乃曰熙先苟誣引臣熙先聞畢不服笑謂殿中將軍沈邵之凡諸處符檄書疏皆畢所造及改定云何方作此抵上示以畢墨迹畢乃引罪明日送畢付廷尉入獄然後知爲湛之所發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奇其才使謂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熙先於獄中上書陳謝并陳天文占候誠上有骨肉相殘之禍其言深切畢乃稱徐湛之小名曰乃是徐僮也在獄爲詩云禍福本無兆性命歸有極必至定前期誰能延一息在生已可知來緣慳無識奸醜共一兵何足異枉直豈論東陵上寧辨首山側雖無稽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信于此路行復卽上有白團扇甚佳送畢令書出詩

賦美句畢受旨援筆而書曰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上循覽悽然畢本謂入獄便死而上窮其獄遂經二旬畢便有生望獄吏因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畢聞之驚音綜熙先笑之曰詹事嘗昔論事無不據實瞋目及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以爲一世之雄而今撥攘紛紜畏死乃爾設令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畢謂衛獄將曰惜哉埋如此人將曰不忠之人亦何足惜畢曰大將言是也及將詣市畢最在前於獄門顧綜曰次第當以位邪綜曰賊將當爲先在道語笑初無慙耻至市問綜曰時欲至未綜曰勢不復久畢既食又苦勸綜曰此異疾篤何事強飯畢家人悉至市畢妻先撫其子回罵畢曰君不爲百歲阿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睥乾笑云罪至而已睥所生母對泣曰主上念汝無極汝曾不能感恩又不念我老今日奈何仍以手擊睥頸及頰畢妻云罪人阿家莫憶莫念妹及妓妾來別睥乃悲泣流連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睥收淚而止綜母以子弟自陷逆亂獨不出視睥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也睥轉醉子藹亦醉取地上及果皮以擲睥呼爲別駕數十聲睥問曰

汝瞋我邪藹曰今日何緣復瞋但父子同死不能不悲耳睥常謂死爲滅欲著無鬼論至是與徐湛之書當相訟地下其謬亂如此又語人寄語何僕射天下決無佛鬼若有靈自當相報收睥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亦盛飾母住止單陋唯有二厨盛蕪薪冬無被叔父單布衣睥及黨與並伏誅睥時年四十八睥性精微有思致觸數多善衣裳器物莫不增損制度世人皆法學之撰和香方其序之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蘄虛燥唐唐黏濕耳松蘇合安息薑金奈多和羅之屬並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唯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麝本多忌比庾仲文零蘄虛燥比何尚之唐唐黏濕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耳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沈實易和以自比也畢獄中與諸生姪書以自序其畧曰吾少懶學問年三十許始有尚耳自爾以來轉爲心化至於所通處皆自得之胸懷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華振其金石耳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年少中謝莊

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於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
方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
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唯志可推耳博
瞻可不及之正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
旨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
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管共比方班氏
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前漢可有者悉
今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
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不復果贊自是吾文傑思殆
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

卷之五

五

五

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爲舉其大畧耳諸
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
盡知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吾於音樂聽功
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爲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
復何異耶其中體趣言之不可盡絃外之意虛響之
音不知所從而來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
者此永不傳矣吾書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餘竟不
成就每愧此名畢自序並實故存之畢少時兄晏常
云此兒進利終破門戶果如其言初何尚之處銓衡
自謂天下無滯才及熙先就拘帝詰尚之曰使孔熙

先年三十猶作散騎侍郎那不作賊尚之曰臣昔謬
得待罪選曹誠無以濯汗揚清然君子之有智能猶
鵠鳳之有文采俟時而振羽翼何患不出雲霞之上
若熙先必蘊文采自棄於汙泥終無論矣上曰昔有
良才而不遇知己者何嘗不遺恨於後哉

卷之五

五

五

晉陳壽附王陵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仕蜀爲觀閣令史官人黃皓專弄威權大臣皆曲意附之壽獨不爲之屈由是屢被譴黜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及蜀平坐是沉滯者果年司空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厚情不至貶廢舉爲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補陽平令撰蜀相諸葛亮集上之除著作郎領本郡中正撰蜀魏吳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嘆已書而罷張華深善之

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爲時所重如此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爲立傳壽父爲馬謖叅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爲亮立傳謂亮將畧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張華將舉壽爲中書郎荀勗忌華而疾壽遂諷吏部遷壽爲長廣太守辭母老不就杜預將之鎮復薦之於帝宜補黃散由是授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洛陽壽遵其志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初譙周嘗謂壽曰

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
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後數歲起爲太子中庶
未拜病卒時年六十五尚書郎范頽等上表曰昔漢
武帝詔曰司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書使者得其
遺書言封禪事天子異焉臣等按故治書御史陳壽
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
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洛
陽令就家寫其書壽又撰古國志五十篇益都耆舊
傳十篇餘文章傳於世 ○王隱字處叔陳人也世
寒素父銓歷陽令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

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儒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太興初典章稍備乃召隱及郭璞俱爲著作郎冷撰晉史豫平王敦功封平陵鄉侯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于言色預既豪於文與權貴共爲朋黨以斥隱竟以諷免黜歸于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言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文體混漫意不可解者視之作也年七十餘卒於家

晉習鑿齒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也宗族富盛世爲鄉豪鑿齒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筆者稱荊州刺史桓溫辟爲從事江夏相袁橋深器之數稱其才於溫輒西曹主簿親遇隆密時溫有大志追蜀人知天文者執手問國家祚運修短答云世祀方末溫疑其難言乃飾辭云如君言豈獨吾福乃蒼生之幸然今日之語自可今盡必有小小厄運亦宜說之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官氣候如此決無憂虞至五十年外不論耳溫不悅乃止異日送絹一疋錢五千文以與之星人

奏鑿齒書至

天

天

乃馳詣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爲標碣棺木耳鑿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疋今僕自裁惠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十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溫別溫問去意以鑿齒言答溫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累遷別駕溫出征伐鑿齒或從或守所在任職每處機要蒞事有績善尺牘論議溫甚器遇之時清談文章之士韓伯伏滔等並相友善後使至京師

簡文亦雅重焉使還溫問相王何似答曰生年所未見以此大忤溫意左遷戶曹參軍時有桑門道安俊辯有高才與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爲佳對初鑿齒與其二舅羅崇羅友俱爲州從事及遷別駕以坐越舅右屢經陳請溫既激怒乃超拔其二舅相繼爲襄陽都督出鑿齒爲榮陽太守是時溫觀觀非望鑿齒在都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爲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爲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與而爲禪

奏鑿齒書至

天

天

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凡五十四卷後以脚疾遂廢千里巷及襄陽陷於苻堅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興而致焉既見與語大悅之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俄以疾歸襄陽尋而襄鄧反正朝廷欲徵鑿齒使典國史會卒不果臨終上疏曰臣每謂皇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爲三恪而身微官卑無由上達懷抱愚情三十餘年今沉淪重疾微命難保謹力疾著論一篇寫上如左願陛下考尋古義求經常之表超然遠覽不以臣微賤廢其所言論曰或

問魏武帝功蓋中夏文帝受禪於漢而吾子謂漢終有晉豈實理乎且魏之見廢晉道亦病晉之臣子寧可以同此言哉答曰此乃所以尊晉也昔漢氏失御九州殘隔三國乘間鼎峙數世干戈日尋流血百載雖各有偏平而其實亂也先帝勢逼當年力制魏氏幾屈從時遂羈戎役晦明之耀龍潛下位俛眉重足鞠躬屏息道有不容之難躬蹈履霜之險可謂危矣魏武既亡大魏獲免始南擒孟達東蕩海隅西抑勁蜀旋撫諸夏推吳人入侵之鋒掃曹爽見忌之黨植靈根以跨中嶽樹羣才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既恢非常之業亦固景文繼之剋伐貳違以定厥庸席恭梁益奄征西極至於武王遂并疆吳混一宇宙又清四海同軌二漢除三國之大害靜漢末之交爭開九域之蒙晦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而推魏繼漢以晉承魏比義虞自託純臣豈不惜哉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道不足則不謂制當年當年不制於魏則魏未曾為天下之主昔共工伯有九州秦政奄平區夏鞭撻華戎專總六合猶不見序於帝王淪沒於戰國何況暫制數州之人威行境內而已便可推為一代者乎若

以晉嘗事魏懼傷皇德拘惜禪名謂不可割則惑之甚者也何者魏雖據隴公孫帝蜀蜀隴之人雖服其役取之大義於彼何有且吳楚僭號周室未亡子文延陵不見貶絕宣帝官魏逼於性命舉非擇木何休德美禪代之義不同堯舜校實定名必彰於後人各有心事胡可掩定空虛之魏以屈於已孰若杖義而以貶魏哉夫命世之人正情遇物假之際會必兼義勇宣皇祖考立功於漢世篤爾勞思報亦深魏武越志在傾主德不素積義險冰薄宣帝與之情將何重雖形屈當年意申百世降心全已憤慨於下固非造服北面有純臣之節畢命曹氏亡濟世之功者也大成業者係于所為不係所籍立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起是故漢高稟命於懷王劉氏乘蹙於亡秦超二僞以遠嗣不論近而計功考五德於帝典不疑道於力政季無承楚之號漢有繼周之業取之既美而已德亦重故也凡天下事有可借喻於古以曉於今定之往昔而足為來證者當春秋之時吳楚二國皆僭號之王也若使楚莊推鄙郢以尊有德周閔舉三江以奉命世命世之君有德之主或籍之以或撫之而光宅彼必自係於周室不推吳楚以為更代

明矣況積勲累功靜亂寧衆數之所錄衆之所與不資於燕噲之授不賴於因藉之力長轡廟堂吳蜀兩號運奇二紀而平定天下服魏武之所不能臣蕩累葉之所不能除者哉自漢末鼎沸五六十一年吳魏犯順而強蜀人履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萬姓曠而無主夫有定天下之大功爲天下之所推執如見推於闇人受尊於微弱配天而爲帝方駕於三代豈比俛首於曹氏側足於不正卽情而恒實取之而無慚何與詭事而託僞開亂於將來者乎是故故舊之恩可封魏後三恪之數不宜見列以晉承漢功實顯然正名當事情體亦厭又何爲虛尊不正之魏而虧我道於大通哉昔周人誅祖宗之德追述翦商之功仲尼明大孝之道高稱配天之義然后稷勤於所職聿來未以翦商異於司馬氏仕乎曹族三祖之寓於魏世矣且夫魏自君之道不正則三祖臣魏之義未盡義未盡故假塗以運高畧道不正故君臣之節有殊然則弘道不以輔魏而無逆取之嫌高拱不勞汗馬而有靜亂之功者蓋勲足以王四海義可以登天位雖我德慙於有周而彼道異於殷商故也今子不疑共工之不得列於帝王不嫌漢之係周而不係秦何至

於一魏猶疑滯而不化哉夫欲尊其君而不知推之於堯舜之道欲重其國而反厝之於不勝之地豈君子之高義若猶未悟請於是止矣

北齊魏收

魏收字伯起，鉅鹿下曲陽人也。收年十五，頗已屬文。及隨父赴邊，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榮陽鄭伯戲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慚，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誦讀，積年板牀爲之減，而精力不輟。以文華顯。孝武時，爲散騎侍郎，尋兼中書舍人，與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齊魯世號三才。時孝武與高歡內有間隙，收遂以疾固辭，而免其舅崔孝芬恠，而問之收曰：「懼有晉陽之甲，尋而歡南上，帝西入關，收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使梁，昕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梁

書卷之五

五

主及其羣臣咸相敬異。先是南北初和，李諧、盧元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並爲鄰國所重。至此，梁主稱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來復何如耳。」收在館，遂賈吳婢入館，其部下有賈婢者，收喚取，適行姦，機梁朝館司皆爲之獲罪，人稱其才而鄙其行。及高澄死，高洋如晉陽，令與黃門郎崔季舒吏部郎中尉瑾於北第掌機密，轉秘書監，兼著作郎。又除定州大中正。時洋將築楊悌奏收置之別館，令撰禪代詔冊諸文。遣人守門不聽出。天保元年，除中書令，仍兼著作郎。二年，詔撰魏史。四年，除魏尹，故優以祿力專在史閣。

書卷之五

五

不知部事。初，帝令羣臣各言爾志，收曰：「臣願得直。」東觀早成，魏書帝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署名而已。帝敕收曰：「好古，等我終不作魏大武誅史官。始魏初，鄧彥模代記十餘卷，其後崔浩典史，李彪、崔光之徒世修其業，浩爲編年體，彪始分作紀表志傳書，猶未出。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書。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鴻補續下訖。孝明事甚委悉，濟陰王暉業撰辯宗室錄三十卷，收於是部通直常侍房延祐司空馬辛元植、國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書郎高孝幹、專總斟酌，以成魏書，辨定名稱，隨條甄舉，又搜採亡遺，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表而上之，勒成一代大典。所引史官，恐其凌逼，唯取學流，先相依附者。房延祐、辛元植、暉、仲讓雖夙涉朝位，並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業見知，全不堪編緝。高孝幹以左道求進，修史諸人祖宗姻戚多被書錄，飾以美言，收頗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毋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初，收在高歡時，爲太常少卿，修國史，得陽休之助，因謝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爲卿作佳傳。」休之父固，魏世爲北平太守，以貪虐爲中尉李平所彈，獲罪載在魏

起居注收云固為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
李平深相敬重爾朱榮於魏為賊收以高氏出自爾
朱且納榮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論云若修德義
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時論既言收著史不平
文宜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討前後投
訴百有餘人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其家不見記錄
或云妄有非毀收皆隨狀答之范陽盧斐父同附出
族祖玄傳下斐議議史書不直收性急不勝其憤啓
誣其欲加屠害帝大怒親自詰責斐曰臣父任魏位
至儀同功業顯著名聞天下與收無親遂不立傳博

史書卷一百一十五

七

陵崔綽位止本郡功曹更無事迹是收外親乃為傳
首收曰綽雖無位名義可嘉所以合傳帝曰卿何由
知其好人收曰高允曾為綽讚稱有道德帝曰司空
才士為人作讚正應稱揚亦如卿為人作文章道其
好者豈能皆實收無以對戰慄而已但帝先重收才
不欲加罪時太原王松年亦謗史及斐並獲罪各被
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然猶以羣口沸騰救魏史且
勿施行今羣官博議不實者陳牒於是衆口誼然號
為穢史投牒者相次以抗之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
高德正二人勢傾朝野與收皆親收遂為其家並作

傳二人不欲言史不實抑塞訴辭終文宣世更不重
論又尚書陸操嘗謂愔曰魏收魏書可謂博物矣才
有大功於魏室愔謂收曰此謂不刊之書傳之萬古
但恨論及諸家枝葉親姻過為繁碎與舊史體例不
同耳收曰往因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畧盡是以
具書其支派望公觀過知仁以免尤責八年夏除太
子少傅監國史復參議律令三臺成文宣曰臺成須
有賦愔先以告收收上三臺賦其文甚壯麗時所作
者自邢邵已下咸不逮焉收上賦前數日乃告邵邵
後告人曰收甚惡人不早言之帝曾遊東山勅收作

史書卷一百一十五

七

詔宣揚威德譬喻關西俄頃而訖詞理宏壯帝對百
寮大嗟賞之仍兼太子詹事收娶其舅女崔肇之妹
產一女無子魏太常劉芳孫女中書郎崔肇師女夫
家坐事帝並賜收為妾時人比之賈充置左右夫人
然無子後病甚恐身沒嫡媵不平乃殺二姬及疾瘳
追憶作懷離賦以伸意文宣每以酣宴之次云太子
性懦宗社事重終當傳位常山收謂楊愔曰古人云
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後每言傳位常
山令臣下疑貳若實便須決行此言非戲魏收既奏
師傳正當守之以死但恐國家不安愔以收言白於

帝自此便止收始與溫子昇邢邵稍爲後進邵既被
疎出子昇以罪幽死收遂大被任用獨步一時議論
更相訾毀各有朋黨收每議陋邢邵文邵又曰江南
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倫竊收聞乃曰
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倫任昉任沈俱有
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黃門郎顏之推以二公
意問僕射祖珽珽荅曰見邢魏之臧否卽是任沈之
優劣收以溫子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
長常云會須作賦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誌自許
此外更同兒戲自武定二年以後國家大事詔命軍

書

表

文

國文詞皆收所作每有警急受詔立成或時中使催
促收筆下有同宿構敏速之工邢溫所不逮其參典
禮與邢相埒其後羣臣多言魏史不實武成復勅更
審收又回換遂爲盧同立傳崔綽返更附出楊愔家
傳本云有魏以來一門而已至是加此八字又元云
弘農華陰人乃改自云弘農以配王惠龍自云太原
人此其失也收性褊不能達命體道見當途貴遊每
以言色相悅然提獎後輩以名行爲先浮華輕險之
徒雖有才能弗重也收既輕疾好聲樂善胡舞文宣
末數於山東與諸優爲獼猴與狗闕帝寵狎之旣緣

史筆多偏於人齊亡之歲收塚被發棄其骨於外

宋書

元

唐姚思廉

姚思廉本名簡以字行陳吏部尚書察之子陳亡察自吳興徙京兆遂為萬年人思廉少受漢書于察盡傳其業察嗜慾惟一千學未嘗問家人生費入隋為漢王府參軍初察在陳嘗脩梁陳二史未就死以屬思廉表父遺言有詔聽續遷代王府侍讀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亡獨思廉侍王兵將升殿思廉厲聲曰唐公起義兵安王室若等不宜無禮于王眾始却布列階下帝義之聽扶王至順陽閣下泣辭去觀者嘆曰仁者有勇謂此人乎俄受秦王府文學王討徐圓

平

朗嘗語隋事慨然嘆曰思廉家素不以明大節古所難者時思廉在洛陽遣使遺物三百段致書曰景想節義故有是贈王為太子遷洗馬改著作弘文館學士詔與魏徵共撰梁陳書思廉采謝靈運野王等諸家言推究總括為梁陳二家史以卒父業帝幸九成宮思廉以為離宮游幸是秦皇漢武事非堯舜禹湯所為帝諭曰朕嘗苦氣疾熱即頓劇豈為游賞者乎賜帛五十疋拜散騎常侍豐城縣男卒贈太常卿諡曰康簡葬昭陵孫璿六后時以符瑞進拜同平章事徵後左右史唯對仗承旨伏下謀議不得聞璿

以帝王謨訓不可闕紀請伏下所言軍國政要責宰相自撰號時政記以授史官從之時政有記自璿始

唐姚思廉

平

唐李延壽

李延壽者世居相州貞觀中累補太子典膳丞崇賢館學士以脩撰勞轉御史臺主簿兼直國史初延壽父太師多識前世舊事嘗以宋齊梁陳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北爲索虜北方指南爲島夷其史于本國詳他國畧往往贊美失傳思所以改正擬春秋編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歿延壽既數與論撰所見益廣乃追終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元年謂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盡陳祚三年謂之南史凡八代上之其書頗有條理刪落繁辭過本書遠甚時人見

李延壽書

聖

第

太宗政典調露中高宗觀之咨美直筆賜其家帛五十段藏副秘閣

唐劉知幾

劉子玄名知幾以玄宗諱嫌故以字行年十二父藏器爲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爲諸兄講春秋左氏潛聽退輒辨析所疑嘆曰書如是兒何意父奇其意許授左氏踰年遂通覽羣史推進上第調獲嘉主簿子玄與徐堅元行沖吳兢等善嘗曰海內知我者數子耳累遷鳳閣舍人兼脩國史中宗時擢太子率更令介直自守累歲不遷會天子西遷子玄自乞留東都二年或言子玄身史臣而私著述驛召至京領史事遷秘書少監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

李延壽書

聖

華

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皆領監脩子玄病女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數責論次無功又仕偃蹇乃奏記求罷去因爲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聞藉功子衆唯漢東觀集傳儒蔡述無主徐章不建今史司取士多入自爲苟袁家自爲政駁每記一事載一言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漢郡國計書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爲廣今史臣唯自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弗通行狀二不可史局亦藉禁門所以杜顏面防請謁也今作者如林修

史氏未絕口而朝綰咸知孫盛取嫉權門王邵見
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古者史氏各有
指歸故司馬遷退處士進姦雄班固抑忠臣設令史
官注記類稟監脩或須直辭或當隱惡十羊九牧其
令難行四不可令監者不肯指授脩者又不遵奉務
相推避以延歲月五不可又言朝廷厚用其才而薄
其禮至忠得書悵惜不許楚客惡其言詆切諸史官
曰是子作書欲致吾何地始子玄脩武后實錄有所
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為見用於時而志不遂
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議評今古徐堅讀之嘆曰

史氏未絕口而朝綰咸知孫盛取嫉權門王邵見

史

史

為史氏者宜署此坐右也又嘗自比楊雄者四雄好
雕蟲小伎老而為悔吾幼喜詩賦而壯不為期以述
者自名雄准易作經當時笑之吾作史通俗以為愚
雄著書見尤於人作解嘲吾亦作釋蒙雄少為范逵
劉歆所器及聞作經以為必覆瓿吾始以文章得
譽晚談史傳由是減價其自感慨如此子玄內負有
所未盡乃委國史於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及譜考上
世漢為陸終苗裔非堯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楚孝
王臨曾孫居集侯般不承元王按據明審議者高其
傳曰吾若得封必以居巢紹司徒舊邑後果封居

巢縣子鄉人以其兄弟六人俱各有名號其鄉曰高
陽里曰居巢累遷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太子
將釋奠國學有司具儀從臣着衣冠乘馬子玄議古
大夫以上皆乘車以馬為駢服魏晉後以牛駕車江
左尚書歸輒輕乘馬則御史劾治顏延年罷官乘馬
出入閭里世稱放誕此則乘馬宜從曩服之明驗今
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士庶親迎則盛服冠履乘輅車
他事無車故貴賤通乘馬比法駕所幸侍臣皆馬上
朝服且冠履惟可配車故博帶褒衣華履高冠是車
中服輅而銕蹠而鞍非惟不師於古亦自取驚流俗

史氏未絕口而朝綰咸知孫盛取嫉權門王邵見

史

史

馬逸人顛受嗤行路太子從之因著為定令開元初
遷左散騎常侍嘗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舉十二
條左證其謬當以古文為正易無子夏傳老子書無
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論奏與
諸家質辯博士司馬貞等阿意共黜其言請二家兼
行惟子夏易傳請罷詔可會子貺為太樂令抵罪子
玄請於執政玄宗怒貶安州別駕卒年六十一子玄
領國史且三十年官雖徙職常如舊禮部尚書鄭惟
忠嘗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
學識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

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榘枘斧斤弗能成室
善惡必書使屬君賊臣知懼此爲無可加者時以爲
篤論子玄善持論辯據明銳視諸儒皆出其下朝有
論著輒陳歿後帝詔河南就家寫史通讀之稱善追
贈工部尚書諡曰文

唐吳兢

吳兢汴洲浚儀人少屬志貫知經史方直寡諧比惟
與魏元忠朱敬則游二人者當路薦兢才堪論譔詔
直史館修國史遷右拾遺內供奉神龍中改右補闕
節閤太子之難奸臣誣構安國相王與謀朝廷大怒
兢上書文明後皇運不殊如帶陛下龍興恩被骨肉
相王與陛下同氣親莫加焉今賊臣日夜陰謀必欲
置之極法相王仁孝遭荼苦哀毀以陛下爲命而自
託于手足若信邪佞委之于法傷陛下之恩失天下
望芟刈股肱獨任胸臆可爲寒心自昔翦伐宗支委
任異姓未有不亡者秦任趙高漢任王莽晉家自相
魚肉隋室猜忌子弟海內糜沸驗之覆車安可重跡
且根朽者葉枯源涸者流竭子弟國之根源可使枯
竭哉皇家枝幹夷芟畧盡陛下卽位四年一子弄兵
被誅一子以罪謫去惟相王朝夕左右手栗之刺蒼
蠅之詩不可不察累遷起居郎與劉子玄徐堅等並
職玄宗初立收還權綱銳于決事羣臣畏伏兢慮帝
果而不及精乃上疏切諫始兢在長安景龍間任史
事時武三思張易之等監領阿貴朋佞譖澤浮辭事
多不實兢不得志私撰唐書唐春秋未就至是丐官

筆札冀得成書詔兢就集賢院論次時張說罷宰相
在家修史大臣奏國史不容在外詔兢等赴館撰錄
久之坐書事不當貶荊州司馬以史草自隨蕭嵩領
國史奏遣使者就兢取書得六十餘篇天寶初入爲
恒王博雖年老衰憊甚意猶願還史職李林甫嫌其
衰不用卒年八十兢叙事簡核號良史晚節稍疎
時人病太簡初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實錄叙張昌宗
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邀
勵苦切故轉禍爲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爲相讀之
心不善知兢所爲卽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
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
書之其草故在聞者歎其直說屢以情辭辭曰徇
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改世謂今董狐云

卷八

果

華

宋宋祁

宋祁字子京雍丘人與兄庠同舉進士禮部奏祁第
一庠第二章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庠第一而
寅祁第十人呼曰二宋以大小別之穉穉復州軍事
推官累遷同知禮儀院有司言太常舊樂數增損其
聲不和詔祁同案試李昭定新樂胡瑗鍾磬祁皆典
之成遷尚書工部員外權三司度支判官次當知制
誥而庠方叅知政事乃以爲天章閣待制庠罷祁亦
黜知壽州還知制誥爲翰林學士庠復知政事罷祁
翰林學士改龍圖閣學士史館修撰修唐書庠爲樞
密使祁復爲翰林學士景祐中詔求直言祁奏人主
不斷是名亂春秋書殞霜不殺菽天威暫廢不能殺
小草猶人主不斷不能制臣下又謂與賢人謀而與
不肖者斷重選大臣而輕任之大事不圖而小事急
是謂三患意主于疆君威別邪正急先務皆切中時
病會進溫成皇后爲貴妃故事命妃皆發冊妃辭則
罷冊禮然告在有司必峻旨而後進又凡制詞旣授
閣門宜讀學士院受而書之送中書結三省衙官告
院用印乃進納祁適常制不俟旨寫告不送中書徑
取官告院印用之函封次進后方愛幸覲行冊禮得

卷八

史

華

告大怒擲于地祁坐是出知許州甫數月復召爲侍讀學士出知成德軍請弛河東陝西馬禁又請復唐馱幕之制徙定州又上言請合鎮定爲一路損馬益步又上禦戎論七篇持遷吏部侍郎知益州尋除三司使右司諫吳及嘗言祁在定州不治縱家人公使錢數千緡在蜀奢侈過度旣而御史中丞包拯言祁益部多游燕且其兄方執政不可任三司乃鄭州唐書成遷左丞以羸疾請便醫藥入判尚書省踰月拜翰林學士承旨詔遇入直許一子主湯藥尋卒遺奏曰陛下享國四十年東宮虛位天下係望

人心未安爲社稷深計莫若擇宗室賢材進爵親王爲七鬯之主若太宮有就館之慶聖嗣蕃衍則宗子降封郡王以避正嫡此定人心防禍患之大計也又自爲銘銘及治戒以授其子三日歛三月葬慎無爲流俗陰陽拘忌棺用襍木潔其四會三塗卽止使數十年足以腊吾骸朽衣巾而已毋以金銅櫟物置冢中且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爲吏在良二千石下勿請謚勿受贈典冢上植五株栢墳高三尺石翁仲俱不得用若等不可違命若等兄弟十四人惟二孺兒未仕以此諉甚公甚公在若等不孤

矣甚公兄庠也後贈尚書祁兄弟皆以文學顯而祁尤能文善議論然清約莊重不及庠論者以祁不至公輔亦以此云修唐書十餘年自守亳州出入內外嘗以藁自隨爲列傳五百十卷預修籍田記集韻又撰大樂圖二卷文集百卷祁所至治事明峻好作條教其子遵治戒不請謚久之學士承旨張方平言祁法應得謚謚曰景文

宋鄭樵

鄭樵字漁仲興化軍莆田人好著書不爲文章自貢不下剡向楊雄居夾祭山謝絕人事久之乃游名山大川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去超鼎張浚而下皆器之初爲經肯禮樂文字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辨紹興十九年上之詔藏秘府樵歸益厲所學從者二百餘人以薦得召對因言班固以來歷代爲史之非帝曰聞卿名久矣數陳古學自成一家何相見之晚也授右迪功郎禮兵部架閣改監潭州南嶽廟給札抄所著通志書成爲樞密

卷之五

五

元歐陽玄

歐陽玄字原功其先家廬陵與文忠公修同所自出至會大父新始遷居瀏陽玄幼岐嶷始從鄉先生張貫之學日記數千言卽知屬文十歲有黃冠師注目視玄謂貫之曰是兒神氣凝遠目光射人異日當以文章冠世廬廟之器也言訖而去亟追與語已失所之部使者行縣玄以諸生見命賦梅花詩立成十首晚歸增至百首見者駭異之年十四益從宋故老習爲詞章下筆輒成章每試座序輒占高等弱冠下帷數年人莫見其面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諸儒源

卷之五

五

委尤爲淹貫延祐元年詔設科取士玄以尚書與貢明年賜進士出身授岳州路平江州同知陞歷國子監丞致和元年遷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時當兵興玄領印攝院事日直內廷參決機務凡遠近調發制書檄皆經撰述之明年初置奎章閣學士院又置藝文監隸焉皆選清望官居之文宗親署玄爲藝文少監奉詔纂修經世大典元統元年拜翰林直學士編修四朝實錄俄兼國子祭酒至正改元詔修遼金宋三史召爲總裁官發凡舉例俾論撰者有所據依史官中有悻悻露才論議不公者玄不以口舌爭

俟其呈請授筆寬定之統系自正至論贊表奏皆玄
屬筆五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御史臺奏除福建廉訪
使行次浙西疾作乃上休致之請作南山隱居優游
山水之間有終焉之志十四年汝穎盜起蔓延南北
州縣幾無完城玄獻招捕之策千餘言鑿鑿可行當
時不能用十七年卒年八十五中書以聞追封楚國
公諡曰文玄性度雍容含弘縝密處已儉約爲政廉
平歷官四十餘年在朝之日殆四之三三任成均而
兩爲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修實錄大典三史
皆大製作屢主文衡兩知貢舉及讀卷官凡宗廟朝
廷雄文大冊播告萬方制誥多出玄手海內名山大
川禪老之宮王公貴人墓隧之碑得玄文辭以爲榮
片言隻字流傳人間咸知寶重之文章道德卓然名
世玄無子有圭齋文集若干卷傳于世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二十五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二十六

儒之六文

唐韓愈

附錄 韓愈集 卷之六 文

韓愈字退之鄆州南陽人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
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
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
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會愈從喪出不四日
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
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
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
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拜河南令遷
職方員外郎愈坐事復爲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
選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
中史館脩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
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案視及還具言賊可
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脩器械防守
金帛糧畜耗於給賞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
餉於其後得不償費比聞畜馬皆上槽櫪此譬有十
夫之力自朝抵夕跳躍叫呼勢不支久必自委頓當
其已衰三尺童子可制其命況以三州殘弊困劇之

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取勝必勝之師不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疆場之上日相攻劫近賊州縣賦役百端小遇水旱百姓愁苦方此時人人異議以惑陛下陛下持之不堅半途而罷傷威損費為弊必深所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乃可圖功又言諸兵羈旅單弱不足用而界賊州縣百姓習戰聞知賊深淺若募以內軍教不二月一切可用又欲四道置兵道率三萬畜力伺利一日俱縱則蔡首尾不救可以責功執政不喜會有人詆

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為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帝得表頗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鏊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之令其屬秦濟以一年一豚投谿水而祝之祝之夕暴風震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為鰥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為鰥召拜國子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陋容學官多豪傑子擯之不得共食愈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奏儒生為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奔走聽聞者相喜曰韓公來為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宜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廷湊嚴兵近之甲士陳庭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為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為國擊

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旌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謹曰善廷湊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爲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卽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

卷之六

四

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凡令史皆不鎖聽出入或問愈愈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則勢輕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始終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

韓門弟子愈官顯稍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遣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爲服著以報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原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衍閱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他文造端置辭要爲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名於時愈性弘通與人交榮悴不易少時與洛陽人孟郊東郡人張籍友善二人名立未振愈不避寒暑

卷之六

五

稱薦於公卿間而藉終成科第榮于祿仕後雖通貴每退公之隙則相與談讌論文賦詩如平昔而觀諸權門豪士如僕隸焉睨然不顧而頗能誘厲後進館之者十六七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意大抵以興起名教弘獎仁義爲事凡嫁內外及交用孤女僅十人常以爲自魏晉已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詰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矣故愈所爲文務反近體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爲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焉然時有恃才肆意亦有矣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池神

而愈譔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爲賀作諱辯令舉進士又爲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時謂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敘事拙于取捨頗爲當代所非穆宗文宗嘗詔史臣添改時愈增李漢蔣係在顯位諸公難之而韋處厚竟別撰順宗實錄三卷愈自叙云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損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彙堅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醖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聲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闔其中而肆其外矣又曰不專一能惟恠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怡婿李漢序其文曰先生自知讀書爲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醖排釋氏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汗瀾卓蹕齋沍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

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慙惻當世遂大拯頽風教人自爲時人始而驚中而咲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愈與李翱書曰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于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于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以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柳宗元曰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爲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爲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

畫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
暇言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摸擬竄竊取青妃白肥
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爲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
宜唐史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
蠅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
薰醲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
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刊以
樸剗僞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楊雄至班固以
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騫
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牴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

卷之六

八

軻以荀況楊雄爲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
卹孤矯拂偷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
訖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義助
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踰而
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
子纔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
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
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孟郊者字東野湖州武康人少隱嵩山性介少諧合
愈一見爲忘形交年五十得進士第調溧陽尉縣有

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間往坐水旁
裴回賦詩而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
奉鄭餘慶爲東都留守署水陸轉運判官餘慶鎮興
元奏爲參謀卒年六十四張籍諡曰貞曜先生郊爲
詩有理致最爲愈所稱然思苦奇澁李觀亦論其詩
曰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顧二謝云

張籍者字文昌和州烏江人第進士爲太常寺太祝
久次遷祕書郎愈薦爲國子博士歷水部員外郎主
客郎中當時有名士皆與游而愈賢重之籍性狷直
嘗遺書責愈喜博纂及爲駁雜之說論議好勝人其

卷之六

九

排釋老不能著書若孟軻楊雄以垂世者籍爲詩長
於樂府多警句仕終國子司業

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進士第爲陸渾尉仕
至工部郎中下急使酒數忤同省求分司東都留守
裴度辟爲判官度脩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
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卽
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
曰自吾爲顧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字二繼
何過我薄邪度笑曰不羈之才也從而酬之湜嘗爲
蜂螫指購小兒飲蜂螫取其液一日命其子錄詩一

字誤詬躍呼杖杖未至嚙其臂血流

盧仝居東都愈為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仝自號玉川子嘗為月蝕詩以譏切元和逆黨愈稱其工時又有賈島劉叉皆韓門弟子

賈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為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為詩自傷愈憐之因教其為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雖逢值公卿貴人皆不之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諱詰之久乃得釋累舉不中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主簿會昌初以晉州司倉參軍遷司戶未受命卒年六十五

秦系字季公

十

劉叉者亦一節士少放肆為俠行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更折節讀書能為歌詩然恃故時所負不能俛仰貴人嘗穿履破衣聞愈接天下士步歸之作永柱雪車二詩出盧仝孟郊右樊宗師見為獨拜能面道人短長其服義則又彌縫若親屬然後以爭語不能下賓客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歸齊魯不知所終

唐李翱

李翱字習之涼武昭王之後父楚金貝州司法參軍翱幼勤於儒學博雅好古為文尚氣質貞元十四年登進士第授校書郎三遷至京兆府司錄參軍元和初轉國子博士史館脩撰翱性剛急論議無所避執政雖重其學而惡其激訐故久次不遷翱以史官記事不實奏狀曰臣諤得秉筆史館以記注為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紀聖朝功德述忠賢事業載姦臣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凡人事迹非大善大惡則衆人無由得知舊例皆訪於人又取行狀論議

秦系字季公

十

以為一據今之作行狀者多是其門生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此不唯處其心不實苟欲虛美於受恩之地耳蓋為文者又非游夏遷雄之列務於華而忘其實溺於文而乖其理故為文則失六經之古風紀事則非史遷之實錄臣今請作行狀者但指事實直載事功假如作魏徵傳但記其諫諍之辭足以為正直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印以追逆兵以象笏擊朱泚足以為忠烈若考功視行狀不依此者不得受依此則考功下太常牒史館然後定論伏乞以臣此奏下考功從之尋權知職方員外郎

授考功員外郎並兼史職翔與李景儉友善初景儉拜諫議大夫舉翔自代至是景儉貶黜出翔爲朗州刺史俄而景儉復爲諫議大夫翔亦入爲禮部郎中翔自負辭藝以爲合知制誥以久未如志鬱鬱不樂因入中書謁宰相面數李逢吉之過失逢吉詭不校翔心不自安乃請告滿百日有司准例停官逢吉奏授廬州刺史太和初入朝爲諫議大夫尋以本官知制誥中書舍人初諫議大夫和者將使滄州軍前宣諭翔嘗贊成此行和者尋以擅入滄州得罪翔謬舉左授少府少監俄出爲鄭州刺史遷桂管都防禦使

李翱

三

改授湖南觀察使徵爲刑部侍郎遷襄州刺史克山南東道節度使會昌中卒于鎮諡曰文翔蒼朱載言書蓋行已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道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設之於事而察其厚薄問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才賢不肖分以此此聞之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浹朋友六經之旨也浩乎若江海高乎若丘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重稱詠津潤怪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

李翱

三

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如未嘗有易也其讀易如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辨理辨則氣直氣直則詞盛詞盛則文工如山有恒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淮濟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色黃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雜焉其同者飽于腹也其味醎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也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尚意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敘意苟通而已其溺于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于時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義不深不至於理言不信不在于教勸而詞句恠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僅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劉氏人物表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詞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群小此非對也又曰遘閑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莠彼柔桑其下侯

荀捋采其劉瘼此下人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旋今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陳者非吾之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列禦寇莊周鶡冠田穰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況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子貢

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鞬猶犬羊之鞬此之謂也陸機曰休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攸爾則班固言之矣驥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吾所以不協于時而學古文者悅古人之行也悅古人之行者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循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禮古之人相接有等輕重有儀列於經傳皆可詳引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

於師則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嬰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夏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驗也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德爵年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足下之書常君詞揚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先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非求益者欲速成者竊懼足下不思乃蹈于此韋踐之與翻書亟敘足下之善故敢書辭以復足下之厚意計必不以爲犯又答皇甫湜書云辱書覽所寄文章詞高理直歡悅無量有足發予者自別足下來僕口不曾言文非不好也言無所益衆亦未信祗足以招謗忤物於道無明故不言也僕到越中得一官三年矣材能甚薄澤不被物月費官錢自度終無補益累求罷去尚未得以爲愧僕性不解諂佞生不能曲事權貴以故不能齒于朝廷而足下亦抱屈在外放

畧有所說凡古賢聖得位于時道行天下皆不著書以其事業存於制度足以自見故也其著書者蓋道德克積既推於時身卑處下澤不能潤物恥灰燼而泯又無聖人爲之發明故假空言是非一代以傳無窮而自光耀於後故或往往有著書者僕近爲得唐書史官才薄言詞鄙淺不足以發明高祖太宗列聖明德使後之觀者文采不及周漢之書僕以爲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惟文宣二帝爲優自惠景以下亦不皆賢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跡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班固敘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曄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溫習哉故溫習者事跡彰而罕讀者事跡晦讀之疎數在詞之高下理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敘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爲況足擬望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僕所以爲恥當茲得于時者雖負作者之材其道旣能被物則不肯著書矣僕竊不自度無位于朝幸有餘暇而詞句足以稱讀明盛紀一代功臣賢士行跡灼然可傳於後自以爲能不減者不敢爲讓故欲筆削園

史記集解

卷之六

去

史成不刊之書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天下公是非爲本群黨之所謂是者僕未必以爲是群黨之所謂非者僕未必以爲非使僕書成而傳則富貴而功德不著者未必聲名於後貧賤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烜赫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奸諛於旣死發潛德之幽光是黜心也僕文采雖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馬子長足下視僕敘高愍女楊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耶仲尼有言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僕所爲雖無益於人比之博奕猶爲勝也足下以爲何如哉古之聖賢當仁不讓於師仲尼則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又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孟軻則曰予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安能使予不遇乎司馬遷則曰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以俟後聖人君子僕之不讓亦非大過也

史記集解

卷之六

去

唐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曾伯祖爽高祖朝宰相父鎮太常博士終侍御史宗元少聰警絕衆尤精西漢詩騷下筆構思與古爲侔精裁密綴璨若珠貝當時流輩咸推之登進士第應舉宏辭授教書郎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順宗卽位王叔文章執誼用事尤奇待宗元與監察呂溫密引禁中與之圖事轉尚書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與同輩七人俱貶宗元爲邵州刺史在道再貶永州司馬既罹竄逐涉履蠻瘴崎嶇埋厄蘊騷人之鬱悼寫情緒事

卷之六

六

動必以文爲騷文十數篇覽之者爲之悽惻元和十年例移爲柳州刺史時朗州司馬劉禹錫得播州刺史制書下宗元謂所親曰禹錫有母年高今爲郡蠻方南絕域往復萬里如何與母偕行如母子異方便爲求訣吾於禹錫爲執友胡忍見其若是卽草章奏請以柳州授禹錫自往授播州會裴度亦奏其事禹錫終易連州柳州土俗以男女質錢過期則沒入錢主宗元革其法已沒者仍出私錢贖之歸其父母江嶺間爲進士者不遠數千里皆隨宗元師法凡經其門必爲名士著述之盛名動於時時號柳州云有文

卷四十卷本年四十七子周六周七纔三四歲觀察

使裴行立爲管護其喪及妻子還於京師時人義之韓愈曰吾嘗評其文堆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崔蔡者東漢崔駰蔡邕也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謂愈言爲然宗元自述曰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僣蹇而驕也抑之欲其

卷之六

九

與揚之欲其明疎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叅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叅之荀孟以暢其文叅之莊老以肆其端叅之國語以博其趣叅之離騷以致其幽叅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宗元寄許京兆孟容書云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勤勤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爲志以典堯

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
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觀元事既雍隔恨忤貴近狂
踈繆戾陷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率素
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
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詎訶萬
端旁午搆扇便為敵讐協心同攻外連疆暴失職者
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為他人道說懷不
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
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
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癩以希望外之

卷之五

十一

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
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自古賢人才
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
兄盜嫂娶孤女云揭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
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為功臣章被不孝之名
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實為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
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
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
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
自期必免范座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為齊上

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
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
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此皆瓊偉博辨奇壯之
士能自解脫今以恒怯澳浚下才末技又嬰恐懼痼
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疎濶矣賢者不得志
於今必取貴于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
此然才薄力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觀縷神志荒耗
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蹶滯今
皆頑然無後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
仲春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藉復

卷之五

主

為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與韓愈書曰前獲書言史
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藥私心甚不喜愈
劉秀才書曰愚以為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
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尚非
淺陋偷情者所能就况褒貶邪孔子聖人作春秋厚
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亦無所不至隱微退死家習鑿
齒無一足崔浩范曄亦誅魏收天絕宋孝王諫死足
下所稱吳兢亦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史
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所黨脂愛不同巧造
誣言盤空構立善惡事迹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
率爾為也神將不福人僕雖驥亦粗知自愛實不敢
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
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

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是也其特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過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過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諫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闖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于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宗元答韋中立書曰辱書云欲相

韓愈集

六 韓愈

三

出則犬吠以為過言前六七十僕來南二年冬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大皆蒼皇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曰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真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羣目以召閭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臃氣病漸不喜閭豈可使吠者早暮吠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憤愈不可過矣平居率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為人師耳

韓愈集

六 韓愈

三

宋歐陽修附梅堯臣

蔣之奇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生四歲而孤母鄭氏守節自
誓親教修讀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修敏悟過人
所覽輒能誦比成人將舉進士爲一時偶儷之文已
絕出倫輩翰林學士胥偁時在漢陽見而奇之曰子
必有名於世館之門下修從之京師兩試國子監一
試禮部皆第一人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宋興
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鏤刻駢偶洪湏
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欽柳開穆修輩咸
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修遊隨得唐韓愈遺藁於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五

廢書篋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賸至忘寢食必欲并
轡絕馳而追與之並始從尹師魯遊爲古文議論當
世事迭相師友與梅聖俞遊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
章名冠天下景祐初召試選館閣校勘始錢惟演置
守西京修及尹洙爲官屬皆有時名修等游宴無
節惟演去王曙繼至嘗厲色謂修等曰諸君知寇萊
公晚年之禍乎政以縱酒過度爾修對曰寇公之禍
政以老而不知止耳曙默然終不怒更薦修及洙置
之館閣議者賢之時范仲淹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
時政得失宰相惡之斥守饒州修見諫官高若訥詆

諫仲淹以爲當黜修爲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修
復與尹洙書曰五六年來此輩沉默畏懼布在世間
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間老婢亦相驚怪徒武成
軍節度判官康定初仲淹起爲陝西經畧招討安撫
使辟修掌書記修笑曰吾論范公豈以爲利哉同其
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召還復校勘遷太子中允
與修崇文總目廖曆初遷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
求補外通判滑州事時西師未解契丹初復舊約京
東西盜賊蜂起國用不給仁宗知朝臣不任事始登
進仲淹及杜衍富弼韓琦分列二府增諫員取敢言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五

士修首被選以太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未幾修起
居注修每勸上延見諸臣訪以政事上再出手詔使
仲淹等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紙筆使
具疏於前仲淹等惶恐退而上時所宜先者十數事
於是有所謂農桑興學校革磨勘任子等弊中外悚
然而小人不便相與騰口謗之修知其必爲害常爲
上分別邪正勸力行諸臣之言初仲淹之貶饒州修
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黨人自是朋黨
之論起久而益熾修乃爲朋黨論以進言君子以同
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人君但當退小人之僞朋

用君子之真朋其言懇惻詳盡其後諸臣卒以黨議不得久留於朝修性疾惡論事無所回避小人視之如仇讐而修愈奮厲不顧上獨深知其忠改右正言知制誥仍知諫院嘗因奏事論及人物上目修曰如歐陽修何處得來蓋欲大用而未果也四年大臣有言河東芻糧不足請廢麟州徙治合河津或請廢其五寨命修往視利害修曰麟州天險不可廢也麟州廢則五寨不可守五寨不守則府州遂為孤壘今五寨存故虜在二三百里外若五寨廢則夾河皆虜巢穴河內州縣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清塞堡緩急不失應副而平時可省轉輸由是麟州得不廢初保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既而悉誅之脅從二千人亦分隸諸州富弼為宣撫使恐後生變與修相遇於內黃時修為河北轉運使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誅之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為變不細弼悟乃止會弼與杜衍韓琦范仲淹等相繼以黨議罷去修慨然上書論之杜衍等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顛權其故何也

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一求瑕唯指以為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王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唯有顛權是上之所惡必須此說方可傾之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臣為朝廷惜之用事者益怒會修之外甥女張嫁修族人晟以失行繫獄言事者乘此欲并中修遂起詔獄窮治張資產上使中官監劾之卒辨其誣猶降官知滁州事徙潁州復學士留守南京丁母憂至和初服除入見鬚髮盡白上怪之問勞惻然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銓小人畏修且大用偽為修奏乞澄汰宦官宦官聞之果怒會選人胡宗堯常改官宦官有密奏者曰宗堯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右之私也遂出修知州言者多謂修無罪上悟留刊修唐書俄入翰林為學士自滁州之貶至是十二年矣上臨御既久遍閱天下士羣臣未有以大稱上意上思富韓之賢復召寘二府時慶曆舊人惟二人與修在朝廷嘉祐初判太常寺二年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為文以詭異相高文體大壞修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為貴

凡以發怪知名皆黜去殆盡勝出怨謫紛然向之器薄者伺修出聚謀於馬首街還不能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而變復古三年權知開封府事所代包拯以嚴威御下名震都邑修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拯之政勵修者修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四年遷給事中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修在翰林凡八年知無不言所言多聽河決商胡賈昌朝畱守北京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有李仲昌者欲道商胡入六塔河詔兩省臺諫集議修以爲河水重濁理無不淤淤從下起下流既淤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必決於上流耳橫壠功大難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能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漫之憂數十年之利也陳執中當國主橫壠之議執中罷去而宰相復以仲昌之言爲然行之而敗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狄青爲樞密使奮自軍伍多戰功軍中服其威名上不豫諸軍訛言籍籍修言

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不便鮮不以爲身害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遂罷知陳州修嘗因水災上言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宮未建此久闕之典也漢文帝卽位羣臣請立太子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然漢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窺覲陷于大禍後唐遂亂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修言事不擇劇易類如此五年爲樞密副使明年爲參知政事修與韓琦同心輔政每議事心所未可必力爭琦亦開懷不疑故嘉祐之政世多以爲得時東宮猶未定臣僚間有言者然皆不克行最後諫官司馬光知江州呂誨言之中書將因二疏以請幸上有可意相與力贊之一日奏事垂拱讀二疏未及有言上曰朕有意久矣顧未得其人耳宗室中誰可者韓琦對曰宗室不接外人臣等無由知之抑此事非臣下所敢議當出自聖斷上乃稱英宗舊名曰宮中嘗養此人今三十許歲矣惟此人可耳是日若臣定議於殿上琦等奏曰此事旣行不可中止乞陛下斷之於心內批付臣等行之可也上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中書行之足矣仁宗崩皇

子嗣位海內泰然有磐石之固然後天下皆詠歌仁宗之聖以及諸臣之賢而向之黨議消釋無餘至於小人亦磨滅不見矣英宗卽位之初以疾未親政太后臨朝左右交構幾成嫌隙韓琦奏事太后泣語之故琦以帝疾爲解太后意不釋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耶太后意稍和修復曰仁宗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彌縫其間卒復明辟樞密使嘗闕人修當次補琦等議將進擬不以告修修覺其意謂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琦等大服而止神宗卽位遷尚書左丞修性剛直平生與人盡言無隱及在二府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喻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此得怨而修不卹也初朝廷議加濮王典禮詔下禮官與從官定議衆欲改封大國稱伯父修引喪服記以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期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然

據追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太后出手書許帝稱親尊王爲皇帝不敢當於是御史呂誨等詆修主此議爭論不已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修意修薦爲御史衆目爲奸邪之奇患之則思所以自解修婦弟薛宗孺有憾于修造帷薄不根之謗推辱之展轉達于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卽上章劾修神宗初卽位欲深護修訪故官臣孫思恭思恭爲辯釋修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永之奇問所從來辭窮皆坐黜修亦堅求退除觀文殿學士知亳州熙寧初知青州時諸縣散青苗錢修乞令民上納本錢以示不爲利罷提舉管局聽民以願請不報三年判太原府辭求知蔡州從之修自歷官至爲兩府凡有建明於上前其詞意堅確持守不變且勇於敢爲王安石嘗歎其可任大事及荆公輔政多所更張而同列少與合者是時脩罷參知政事以觀文殿學士知蔡州安石乃進之爲宣徽使判太原府許朝覲意在引之執政以同新天下之政而脩懲濮邸之事深畏多言遂力辭恩命繼以請老而去安石深歎惜之修以風節自持旣數被汙譏年六十卽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

青苗錢爲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脩在毫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請四年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修年未及謝事天下益以高修修昔守穎上樂其風土因卜居焉及歸而居室未完處之怡然不以爲意修之在滁也自號醉翁作亭瑯琊山以醉翁名之晚年又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自爲傳刻石亦名其文曰居士集居穎一年而卒享年六十有六謚文忠太常初謚曰文常秩曰修有定策之功請加以忠乃謚文忠修喜薦

事之態陸贄之文遺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蘇軾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詩賦似李白叙事似司馬遷蘇轍曰公之於文天材有餘豐約中度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短章大論施無不可有欲效之不詭則俗不浮則陋終不可及是以獨步當世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嘗奉詔撰唐紀志撰五代史二書舉紀法嚴而詞約多取春秋遺意其表傳志考與遷固相上下修篤於朋友不以貴賤生死易意尹洙石介孫復梅聖俞既沒皆經理其家或言之朝廷官其子弟尤獎進文士一有所長必極口稱道惟恐人不知也天資剛勁見義勇爲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離流至於再三志氣自若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爭錯不可勝數於是仰天嘆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也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不見治跡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故所至民便之或問爲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畧爲簡則政

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為苛急簡者不為繁碎耳修嘗語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貴之至人家也僕馬鮮明進退有禮為人診脉案醫書述病證口辯如傾聽之可愛然病兒服藥云無効則不如貧賤貧賤無僕馬舉止生疎為人診脉不能應對病兒服藥云已愈矣則便是良醫凡治人者不問吏才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故修為數郡不見治迹不求聲譽以寬簡不擾為意故所至民便既去民思如楊青南京皆大郡修至三五日間事已十減五六一兩月後官舍如僧舍修前後歷七郡守吏民

卷之五

五

安之人至為立生祠修父嘗有遺訓戒慎用死刑毋以語修修終身行之以謂漢法惟殺人者死今法多雜犯死罪故據此則雜犯原擬死刑死罪非殺人者多所平反蓋父意也修於經術務寬大本所發明簡易明白論詩曰察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為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也因其失傳妄自為之說者末也今學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善矣得其本不通其末開其所疑可也以至先儒注疏有所不通務勇斷不惑平生所辯明十數事皆前世人以為非未有說者如五帝世次皆出於黃帝春秋趙盾弑君非趙穿許

世子非不嘗樂武王卒有一年非受命之年數及力破漢儒災異五行之說正統論破以秦為偽閔或以功德或以國地不相臣屬則必立一姓以為主之說以為正者正天下之不正統者一天下之不一至於各據地而稱帝正朔不相加則為絕統惟合天下於一者為正統統或絕或續而正統之說遂生焉不求異於諸儒嘗曰先儒於經不能無失而所得者固多矣盡其說而得以論正予非好為異論也其於詩易多所發明為詩本義所改十餘篇其餘則曰毛鄭之記是矣復何云乎被召謾唐書又自謾五代史其為

卷之六

六

紀一用春秋法於唐禮樂志明前世禮樂之本出於一而後世禮樂為空名五行志不書事應盡破漢儒災異附會之說其論著類此五代史辭約而事備及正前史之失為尤多修唐書最後置局專修紀志而已列傳則尚書宋祁修也朝廷以一書出于兩手體不能一遂詔修刊詳列傳令刪削為一體修雖受命退而嘆曰宋公於我為前輩且人所見多不同豈可悉如已意於是一無所易及書成奏御吏白舊制修書尺列書局中官高者一人姓名云某等奉敕譔而公官高當書修曰宋公於列傳用功深而為日久豈

可排其名而奪其功乎於是紀志書修姓名列傳書
宋姓名此例皆前未有自修爲始也和聞而喜曰自
古文人不相讓而好相陵掩此事前所未聞也修修
五代史記褒貶善惡其法甚精發論必以嗚呼曰此
亂世之書也吾用春秋之法師其意而不襲其文其
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紀以治
法而正亂君此其志也書減舊史之半而事迹比舊
史添數倍議者以爲功不下司馬遷又謂筆力馳騁
相上下而無駁雜說至於紀例精密則遷不及也亦
嘗謂我作伶官傳豈下滑稽者也神宗嘗問王安石

纂要編卷末不歸併

卷一

修所爲五代史如何安石曰臣方讀數冊其文辭多
不合義理上曰責以義理則修止於如此每卷後論
說皆稱烏乎是事事皆可嘆嗟楊時曰孟子過人便
道性善未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未叔論別
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內全無見處
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
亦率是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
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人作處天地
懸隔修嘗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儵然者何今
世之辭也僧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

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修深服之

西清詩話云潁陽石唐山一峯特峙勢雄秀獨岐遶
通絕頂有石室邢和璞筭心處也治平中許昌齡者
安世諸父蚤得神仙術杖策來居天下傾焉後遊太
清宮時歐陽文忠公守亳杜公生平不肯信老佛聞
之遂致州舍與語豁然有悟贈之詩曰綠髮青瞳瘦
骨輕飄然一乘鶴吹笙郡齋坐覺風生竹疑是孫登
長嘯聲公集中許道人石唐山隱者皆昌齡也一日
公問道許告以公屋宅已壞難復語此但明了前境
猶庶幾焉且道公昔遊嵩山見神清洞事公默有所

纂要編卷末不歸併

卷一

契語秘不傳後公歸汝陰臨薨以詩寄之石唐仙室
紫雲深穎陽真人此算心真人已去升寥廓歲歲岩
花自開落昔公曾爲洛陽客偶向岩前坐盤石四字
丹書萬仞崖神清之洞鎖樓臺雲深路絕無人到鸞
鶴今應待我來公又嘗手書昌齡詩南莊相對北莊
居更入深山十里餘幽路每尋樵徑上真心還與世
情疎雲中犬吠流星過天外鷄鳴曉日初昨日有人
相問訊旋將落葉寫回書讀此想見其人矣神清洞
世固許其事而昌齡尤瑰異信公真神仙中人也
梅堯臣字聖俞宣城人工爲詩以深遠古淡爲意間

出奇巧初未爲人所知用陰爲河南主簿錢惟演
守西京特嗟賞之爲忘年交引與酬倡一府盡傾歐
陽修與爲詩友自以爲不及竟臣益刻厲精思苦學
由是知名於時宋與以詩名家爲世所傳如竟臣蓋
少也嘗語人曰凡詩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
爲善矣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
於言外然後爲至也世以爲知言

蔣之奇常州宜興人以蔣得官擢進士第中春秋三
傳科至太常博士又舉賢良方正試六論中選及對
策失書問目報罷英宗覽而善之擢察院御史神宗

卷一百二十六

史

立轉殿中侍御史初之奇爲歐陽修所厚制科既黜
乃詣修盛言濮議之善以得御史復懼不爲衆所容
因修妻弟薛良孺得罪修誣修及婦吳氏事遂劾
修神宗批付中書問狀無實吳氏育之女於是修與
育皆上章自辯後數日復取其奏以入因謂執政曰
言事者以閨門曖昧之事中傷大臣此風不可長貶
監道州酒稅仍榜朝堂修尋亦外遷故其謝上表曰
未乾薦禰之墨已彎射羿之弓之奇後爲翰林學士
卒之奇爲部使者十二任六典會府以治辦稱且致
致以人物爲已任在閩薦處士陳烈在淮南薦孝子

徐積每行部至必造之特以畔歐陽修之故爲清議
所薄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二十六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二十七

宋蘇洵

蘇洵字明允眉州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歲餘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退而嘆曰此不足爲吾學也悉取所爲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爲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涵蓄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怒故得之精嘉祐間與其二

子軾轍皆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脩上其所著書二

十二

十二篇卽出士大夫爭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爲文章所著權書衡論機策殿陽修稱曰荀卿子之文也罕相韓琦見其書善之奏於朝召試舍人院辭疾不至遂除校書郎會太常脩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霸州文安縣王簿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修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卒賜其家銀二百子軾辭所賜求贈官特贈光祿寺丞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洵自述其文曰洵自分禾棄與世俗日踈隔得大肆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精

孟韓之溫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

無不如意嘗以爲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晁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故作權書衡論以擬之又自叙曰少年不學生二十七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旣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已同列者皆不勝已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已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旣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曾輩曰洵蓋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其畧如此以余之所

於余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明允每於其窮達得喪憂歡哀樂念有所屬必發之於此於古今治亂興壞是非可否之際意有所擇亦必發之於此於應接酬酢萬事之變雖錯出於外而用心於內者未嘗不在此也

宋蘇軾

蘇軾字子瞻眉山人生十年而父洵宦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母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軾時侍側曰軾若爲滂夫人亦許之否乎母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耶軾亦奮厲有當世志母喜曰吾有子矣比冠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嘉祐二年殿陽脩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梅堯臣時與其事得軾論刑賞以示脩脩驚喜以爲異人欲以冠多士疑門生曾鞏所爲乃寘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以書謝諸公脩見之以書語堯臣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士聞者始諱不厭久乃信服丁母憂終喪授河南福昌主簿脩以直言薦之秘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軾始具草文義粲然比答制策復入三等簽書鳳翔府判官長吏意軾文人不以吏事責之軾盡心其職老吏畏服治平二年罷還判登聞鼓院英宗在藩開軾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欲召試秘閣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如蘇軾有不能耶宰相猶不可及試二論皆入三等得直史館丁父憂服除時熙寧二年也安石用事

多所建立軾與安石議論素異既還朝上曰欲用蘇軾修中書條例安石曰軾與臣所學及議論皆異別試以事可也上初欲用蘇軾起居注安石曰軾豈是可獎之人上曰軾有文學朕見似為人平靜司馬光韓維王存俱稱之安石曰險邪之人臣非苟言之皆有事狀軾遭父喪韓琦等送金帛不受却敗數船蘇木入川司馬光言呂惠卿受錢反言蘇軾平靜斯為厚誣陛下欲變風俗息邪說驟用此人則士何由知陛下好惡所在上乃罷軾不用寘之官告院四年安石欲變更科舉上疑焉使兩制三館議之軾議上上悟曰吾固疑此得蘇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問何以助朕辭避久之乃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竦然聽受曰卿三言朕當詳思之安石之黨皆不悅命攝開封推官意以多事困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有旨市浙燈軾密疏舊例無有不宜以玩好示人即有旨罷時安石行新法軾上書論結人心厚風俗存綱紀三事殿前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非是軾為考官退擬答以進深中其病自是論事愈力安石愈恨御史知雜事者為誣奏軾

過失窮治無所得軾未嘗以一言自辨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筦庫乘勢驕橫至與鈐轄抗禮軾使人謂之曰遠夷慕化而來理必恭順今乃爾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也不悅當奏之押伴者懼為之小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軾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以為得體吏民畏愛及罷去猶謂之學士而不言姓自杭徙知密州郡嘗有發竊盜而未獲安撫轉運司憂之遣一三班使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鬪至殺人畏罪驚散欲為亂民訴之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潰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自密徙徐是時河決曹村泛於梁山泊溢於南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百步扼之匯於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履屨杖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為我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效命之秋也執挺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

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隄成水至隄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徐人至今思焉徙知湖州以表謝上言事者通其語以爲謫遣官逮赴御史獄初軾既補外見事有不便於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視也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言者從而媒孽之御史舒亶言蘇軾作爲歌詩頗有譏切時事之言蓋陛下發錢本以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羣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卽事應口所言無非以詆毀爲主小則錢板大則刻石傳播中外自以爲能詔知諫院張璪御史中丞李定推治以聞軾繫御史獄上本無意深罪之宰臣王珪言蘇軾有不臣之意因舉軾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蜚龍知之句對曰陛下飛龍在天而求之地下之蜚龍非不臣而何上曰彼自詠檜何預朕事珪語塞軾初下獄張方平范鎮皆上書救之不報衆危之莫敢正言者直舍人院王安禮乘間進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語言謫人案軾文士本以才自奮謂爵位可立取顧際

祿如此其中不能無餽望今一旦致於法恐後世謂不能容才願陛下無庸竟其獄上曰朕固不深譴特欲申言者路耳行爲卿贊之其後獄果緩卒薄其罪遂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幅巾芒屨與田父野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五年神宗數有意復用輒爲當路者沮之神宗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鞏進太祖總論神宗竟不允遂手札移軾汝州有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饑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入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止欲革此今四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安石笑而不言前此京師盛傳軾已白日仙去上

對左丞蒲宗孟嗟惜故軾表有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饑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之句也至常以哲宗卽位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爲禮部郎中軾舊嘗門下侍郎司馬光及知樞密院章惇二人米炭不相入惇每以譴侮困光光苦之求助於軾見惇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王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爲累先王納之乃以靖爲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惇以爲然光賴以少安既而朝廷緣先帝意欲用軾除起居舍人軾辭之見宰相蔡確自言確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軾固辭確曰今日誰當在公前者軾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確曰希固當先公耶卒不許然希亦由此繼補記註元祐二年遷中書舍人時光方議改免役爲差役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爲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顧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若量出爲入毋多取於民則足矣光爲人忠信有餘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

役代之方差官置局軾亦與其選獨以實告而光始不悅嘗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笑而止時臺諫官皆希合以求進惡軾以直形已爭求軾瑕疵既不可得則因緣熙寧謫訕之說以病軾軾自是不安於朝矣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復除侍讀每進讀至治亂盛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觀上有所覺悟上雖恭默不言聞軾所論說輒首肯喜之軾嘗鎖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曰臣爲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禁不能言軾寬其禁約使得盡其技而巡捕內臣伺其坐起過爲凌辱軾以傷動士心虧損國體素之有旨送內侍省撻而逐之

士皆悅服嘗侍上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西流而強之使東夏人寇鎮戎殺掠幾萬人帥臣掩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恐寔成衰亂之漸當軸者恨之軾知不見容乞外任四年知杭州時諫官言宰相蔡確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刺時事大臣議逐之嶺南軾密疏言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爲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爲小累謂宜皇帝降勅置獄逮治而太皇太后內出手詔赦之則仁孝兩得矣宜仁皇后心善軾言而不能用軾至杭

不棄

十一

吏民習軾舊政不勞而治歲適大旱饑疫并作軾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湯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方春卽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宋廢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積爲田一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湖潮渾濁多淤河行閘關中三年一淘爲市井大患

六井亦幾廢軾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湖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爲湖水蓄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軾間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如雲將安所糞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於湖中爲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種菱收其利以備修湖則湖當不復堙塞乃取救荒之餘得錢糧以買石數者萬復請於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

不棄

十二

圖畫杭人名之蘇公堤杭僧有淨源者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牟利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源死其徒竊持其畫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附舶來祭祭訖乃言國母使以金塔二祝皇帝太皇太后壽公不納而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厚利意欲來朝矣未測朝廷所以待之薄厚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禮意尠薄蓋可見矣若受而不答則遠夷或以怨怒因而厚賜之正墮其計臣謂朝廷宜勿與知而使州郡以理却之且庸僧猾商敢擅招誘外夷邀求厚利爲國生事其

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高麗貢使果至軾案舊例使之所至吳越七州實費二萬四千餘緡而民間之費不在乃令諸郡量事裁損比至民獲交易之利而無侵撓之害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于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湫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軾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竝山而東鑿爲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於江又竝山爲岸不能十里以達於龍山之大慈浦自浦北拆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于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以達于龍山運河以避浮山之險人皆以爲便奏聞有惡軾成功者會軾罷歸使代者盡力排之功以不成軾復言三吳之水渚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嘗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嘗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曆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爲千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恨之軾二十年間再莅此州有德於其人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作生祠以報六年召入爲翰林承旨復待選英時三黨之論起御史攻軾

軾之自汝移常也授命於宋會神考晏駕哭于宋而南至揚州常人爲軾買田書至軾喜作詩有聞好語之句言者妄謂軾聞諱而喜乞加深譴然詩刻石有時日朝廷知言者之妄皆逐之軾懼請外補乃出守潁七年徙揚州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召還尋遷禮部復兼二學士高麗遣使請書於朝朝廷以故事盡許之軾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與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之乎不聽軾臨事必以正不能俯仰隨俗乞守郡自効八年知定州定久不治軍政尤弛武衛卒驕愷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故不敢誰何軾取其貪汙甚者配隸遠惡然後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以戰法衆皆畏服然諸校多不自安者有卒史復以贓訴其長軾曰此事吾自治則可汝若得告軍中亂矣亦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軍禮久廢將吏不識上下之分軾命舉舊典元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出軾召書吏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去不見此禮至今矣北戎久和邊兵不試臨事有不可用之憂惟沿邊弓箭社兵與寇爲鄰以戰射自衛

猶號精銳故相龐籍守邊因其故俗立隊伍將校出入賞罰緩急可使歲久法弛復爲保甲所挽漸不爲用軾奏爲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長吏以時訓勞不報時方例廢舊人軾坐爲中書舍人日草呂惠卿降官制直書其罪云均輸之政自同於商賈手實之禍下及於雞豚先皇帝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鯨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言者誣以謗訕紹聖元年知英州復安置惠州軾以侍從齒嶺南編戶獨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貊所侮胷中泊然無所帶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疾苦者昇之藥殞斃者納之棺又率衆爲二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居三年大臣以流竄者爲未足也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食無有初僦官屋以避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甕以助之爲屋三間人不堪其憂軾食芋飲水著書以爲樂時從其父老游亦無間也元符三年大赦北還已乃提舉成都玉局觀居從其便軾渡海北歸將居許病暑暴下中止於常卜居陽美時邵民瞻從軾游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爲樂邵爲軾買一宅爲縉五百軾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將入居夜與邵步

月偶至村落聞婦人哭聲極哀軾徙倚聽之與邵推扉而入則老嫗軾問嫗何爲哀傷至是嫗言吾有一居相傳百年吾子不肖舉以售人今日遷徙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所以泣也軾亦爲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則軾以五百緡所得者因再三慰撫謂曰嫗之故居乃吾所售不必深悲當以是居還嫗卽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迎毋還舊居不索其值軾遂還毘陵不復買地建中靖國元年六月請致仕遂以不起未終旬日獨以諸子侍側曰吾生無惡死必不墜慎無哭泣以怛化間以後事不答湛然而逝子三人長曰邁知河間縣事次曰迨次曰過皆承務郎葬於汝州郊城縣軾之於文得之於天少與翁轍皆師父洵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爲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嘆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嘗謂軾曰吾視今世學者獨子可與我上下耳既而謫居於黃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嘗作韓愈廟碑一日思得頗久因起不得逃卓走一

二十過忽得兩句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遂掃將去後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也洵晚歲讀易玩其象得其剛柔遠近喜怒逆順之情以觀其詞皆迎刃而解作易傳未完疾革命軾述其志卒以成書復作論語說最後居海南作書傳既成三書撫之嘆曰今世要未能信後有君子當知我矣至其遇事所爲詩騷銘記書檄論議率皆過人軾詩本似李杜晚喜陶淵明追和之者幾遍凡四卷幼而好書老而不勌自言不及晉人至唐褚薛顏柳昇歸近之其於人見善稱之

卷之六

七

物

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於敢爲而不顧其害用此數困於世然終不以爲恨一時文人如黃廷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未之識軾待之如朋儕未嘗以師資自予也自爲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羣臣無出其右但爲小人忌惡擠排不使安於朝廷之上高宗卽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孫符爲禮部尚書又以其文寘左右讀之終日不倦謂爲文章之宗畢仲游士安之孫也舉進士元祐初爲軍器衛尉丞召試學士院同策問者九人乃黃廷堅張耒晁補之輩蘇軾異

其文擢爲第一仲游爲文切於事理而有根底不爲浮誇詭誕戲弄不莊之語蘇軾在館閣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孟軻不得已而後辯孔子欲無言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來禍福利害繫身者未嘗言顧直惜其言爾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爲言其形於詩歌贊於賦頌託於碑銘著於序記者亦語言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天下論君之文如

卷之六

八

風

孫臏之用兵隔鵠之醫疾固所指名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是入所非是危身觸諱以游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軾得書聳然後竟如其慮軾自爲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曆聖德詩至蜀中者軾歷舉詩中所言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師師恠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頗頡當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旣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

爲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
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爲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
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爲也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
而喜曰朕今日爲子孫得兩宰相矣仁宗尤愛其文
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爲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
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脩先識之其名遂與之
齊豈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
相由命焉嗚呼軾不相又豈非幸歟或謂軾稍自韜
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
所爲尚得爲軾哉軾嘗云余少不喜殺生時未斷也
近年始能不殺羊然性嗜蟹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
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
見餉蟹蛤者放之江中雖無活理然猶庶幾萬一便
使不活亦愈於煎烹也非有所求覲但已親經患難
不異鷄鵝之在庖厨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
受無量怖苦爾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又曰今
日從者買一鯉長尺有咫雖困尚能微動乃置水瓮
中須其死食生卽放之

佛印與東坡書東坡在惠州其家居江浙以地遠無
人致書爲憂有道人卓契順慨然嘆曰惠州不在天

上行卽到矣因請書以行佛印因致書云常讀退之
送李愿歸盤谷序愿不遇之於主上者猶能坐茂樹
以終日子瞻中大科登金門上玉堂遠於寂寞之濱
權臣忌子瞻爲宰相耳人生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三
二十年功名富貴轉眴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尋取自
家本來面目萬似常住永無墮落縱然未得到如來
地亦自可聯駕鸞鶴翱翔三島爲不死人何乃膠柱
守株待入惡趣昔有問師佛法在甚麼處師云在行
住坐臥處着衣喫飯處病屎刺溺處沒理沒會處死
活不得處子瞻曾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到這
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麼三世諸佛
則是一箇有血性漢子子瞻若能脚下承當把三十
年富貴功名賤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也又傳
是王喬書葉夢得云蘇子瞻元豐間入獄與長子
邁俱行與之期送食惟菜與肉有不測齋徹二物而
送以魚使伺外間以爲候邁謹守踰月不食盡出謀
於陳留委其一親戚代送而忘與其約齋戒偶得肥
鮮送之不兼他物子瞻大駭知未免將獄祈哀於上
而無一字達乃作二詩寄子由祝獄吏錄之蓋意獄
吏不敢隱則必以聞已而果然神宗初問無殺意見

詩益動心自是一意以從寬釋凡爲深文者皆掩之
二詩不載集中今附於此栢臺霜氣夜凄凄風動琅
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鷄額中
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媿老妻他日神遊定何所桐
鄉知葬浙江西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了須還債十口無家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
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今世爲兄弟更結來生未
了因

宋蘇轍

蘇轍字子由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又同策制
舉仁宗春秋高轍慮或倦于勤因極言得失而於禁
廷之事尤爲切至曰往者實元慶曆之間西夏作難
陛下盡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
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
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
深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
有事則大懼臣以爲憂樂之節易矣臣踈遠小臣聞
之道路不知信否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
舞飲酒優笑無度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三
代之衰漢唐之季女寵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
止百端將由之而出內則蠱惑之所汙以傷和伐性
外則私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陛下無謂好色於內
不害外事也今海內窮困生民愁苦而宮中好賜不
爲限極所欲則給不問有無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
諫執契持敕迅若兵火國家內有養士養兵之費外
有契丹西夏之奉陛下又自爲一阱以耗其遺餘臣
恐陛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策入轍自謂必見
黜考官司馬光第以三司范鎮難之蔡襄曰吾三司

使也司會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考官胡宿以爲不遜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棄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等授商州軍事推官時父洵被命脩禮書兄軾祭書鳳翔判官轍乞養還京師三年軾還轍爲大名推官逾年丁父憂服除神宗立已二年轍上書言事召對延和殿時王安石已執政與陳升之領三司條例命轍爲之屬呂惠卿附安石轍輿論多相牾安石出青苗書使轍熟議曰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爲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糶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晏之所言則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脩公誠能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奏乞度僧牒數千爲本錢於陝西漕司

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歛與安石意合於是青苗法遂行安石因遣八使之四方訪求遺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皆莫敢言轍往見陳升之曰昔嘉祐末遣使寬恤諸路各務生事還奏多不可行爲天下笑今何以異此又以書抵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以罪升之止之轍言每於本司商量公事動皆不合乞除一合入差遣詔依所乞上閱轍狀問轍與軾如何觀其學問頗相類王安石曰軾兄弟大抵以飛箝捫闔爲事上曰如此則宜合時事何以反爲異論以爲河南推官會張方平知陳州辟爲教授授齊州掌書記復從方平養書南京判官坐兄軾以詩得罪謫監筠州鹽酒稅五年不得調移知績溪縣哲宗立以祕書省校書郎召元祐元年爲右司諫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光呂公著欲革弊事而舊相蔡確韓縝樞密使章惇皆在位窺伺得失轍皆論去之呂惠卿始誦事王安石行新政以害天下及勢鉤力敵則傾陷安石甚於仇讐世尤惡之至是自知不免乞宮觀以避貶竄轍具疏其姦以散官安置建州司馬光以王安石願役之害欲復差役不知其害相半於願役轍言自罷差役僅二十年吏民皆未習慣况役法關涉衆事

根芽盤錯行之徐緩乃得審詳若不窮究首尾忽遽更行恐既行之後別生諸弊今州縣役錢例有積年寬剩大約足支數年且依舊顧役盡今年而止催督有司審議差役趁今冬成法來年役使鄉戶但使既行之後無復人言則進退皆便光不能從遷中書舍人進戶部侍郎轍因轉對言曰財賦之原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爲國者藏之于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唐制天下賦稅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於今上供之數可謂少矣然每有緩急王命一出舟

車相銜大事以濟祖宗以來法制雖殊而諸道蓄藏

車

之計猶極豐厚是以欽散及時縱舍由已利柄所在所爲必成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術欲徵富貴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司既困故內帑別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爲朽壤無益於算也尋又言臣以祖宗故事考之今日本部所行體例不同利害相遠宜隨事措置以塞弊原謹具三弊以聞其一曰分河渠案以爲都水監其二曰分胄案以爲軍器監其三曰分脩造案以爲將作監三監皆隸工部則本部所專其

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他司頃者司馬光秉政知其爲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當時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尤爲他司所擅深可惜也蓋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爲聰明手足賴之以爲力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沉安且壽乎今戶部之在朝廷猶口腹也而使他司分治其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羣臣每因一事不舉輒建他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他司以辦事爲效則不恤財之有無

戶部以給財爲功則不問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

其

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戶部得材智之臣終亦無益能否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哲宗從之代軾爲翰林學士尋權吏部尚書使契丹館客者侍讀學士王師儒能誦洵軾之文及軾伏莽賦恨不得見全集使還爲御史中丞自元祐初一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風怨謂之調停宣仁后疑不決轍面斥其非復上疏曰臣近面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聖意似不以臣言爲非者

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臣子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從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也故臣謂小人雖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無所偏廢可也若遂引之於內是猶患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入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垆牧無是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

蓋謂此矣先帝聰明聖智疾頽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二聖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則前者用事之臣今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於邪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謂之調停此輩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勿為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入宣仁后命宰執讀於簾前曰轍

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轍又奏曰竊見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大臣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因弊脩法為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同反覆之心蓋亦不足慮矣但患朝廷舉事類不審詳棄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汨五行之理及陛下遣使案視知不可為猶或固執不通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來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制築二壘以浸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餞功未可覲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邊釁關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者也昔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顧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眾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顧去年之秋又復差法又熙寧額役之法三等入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戶皆不充役今遣出

錢故此二等人戶不免咨怨至於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顧法之行最爲其便罷行顧法上下二等欣躍可知唯是中等則反爲害且如畿縣中等之家例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爲錢三十貫而已今差役既行諸役手力最爲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爲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爲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爲費七千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閑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顧役十年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條目不便非一故天下皆思顧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

奏在案

五

其

弊條法爲安民靖國之術者也臣以聞見淺狹不能盡知當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況於心懷異同志在反覆幸國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識於心多造謗議待時而發以搖撼衆聽矣伏乞宣諭空執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脩之無倦苟民心既得則異議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逡巡以安富貴海內蒙福上下攸同豈不休哉大臣耻過終莫肯改六年拜尚書右丞進門下侍郎時三省除李清臣吏部尚書給事中范祖禹封還詔書直言姚覲亦言之三省復除蒲宗

孟兵部尚書轍奏前除清臣給諫紛然爭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宣仁后曰柰關官何轍曰尚書關官已數年何嘗關事今日用此二人正與去年用鄧溫伯無異此三人者非有大惡但昔與王珪蔡確輩並進意思與今日聖政不合見今尚書共關四人若並用似此四人使黨類互進恐朝廷自是不安靜矣議遂止紹聖初哲帝起李清臣爲中書舍人鄧潤甫爲尚書左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稍復言熙豐事以激怒哲宗意會廷試進士清臣撰策題卽爲邪說轍諫曰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元

奏在案

五

其

豐之意臣謂先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爲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抑宗室息止袒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顧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黜罷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懾情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夏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如此類皆先帝之睿算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也至於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征內

典宮室財用價竭於是脩鐵雅輟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頗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識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卽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本朝真宗右文偃武號稱太平而羣臣因其極盛爲天書之說章獻臨御境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及仁宗聽政絕口不言英宗自藩邸入繼大臣創濮廟之議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帝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臣不勝區區願陛

奏蔡襄言主不羣

主

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辭大事去矣哲宗覽奏以爲引漢武方先朝不悅落職知汝州居數月元豐諸臣皆會於朝再責知袁州試少府監筠州居住三年又責化州別駕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卽位徙永州復大中大夫提舉鳳翔太平宮崇寧中蔡京當國罷祠居許州築室於許號穎濱遺老自作傳萬餘言不復與人相見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政和二年卒年七十四追復端明殿學士淳熙中諡文定轍性沉靜簡潔爲文汪洋澹泊似其爲人

不願人知之而秀傑之氣終不可掩其高處殆與兄軾相迫所著詩傳春秋傳古史老子解樂城文集並行於世

軾在黃州及嶺外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出而訪客所與遊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放蕩不復爲畛畦有不能談者則強之使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於時聞者無不絕倒轍南遷既還居許下多杜門不通賓客有鄉人自蜀來見之伺候於門彌旬不得通宅南有叢竹竹中爲小亭遇風日清美或徜徉亭中鄉人既不得見謀之闌人使待於亭後旬

奏蔡襄言主不羣

主

日果出鄉人因趨進轍見之大驚慰勞久之曰子姑待我於此翩然而入迨夜竟不復出

宋曾鞏

曾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生而警敏讀書數百言脫口輒誦年十二試作六論援筆而成辭其偉甫冠名聞四方歐陽脩見其文奇之嘉祐二年進士第調太平州司法叅軍太守張伯玉前輩人也歐陽脩王安石諸名士共稱鞏文章伯玉殊不顧間語子固吾方作六經閣其爲之記子固凡脫藁六七終不當伯玉之意謂鞏曰吾自爲之其書於紙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云云鞏始大畏服益自厲於學矣召編校史館書藉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爲

實錄檢討官出通判越州歲饑度常平不足以賑給

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羣聚有疾厲

之虞前期喻屬縣石富人使自實粟數摠得十五萬

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爲平徙知齊州其治以疾姦盜爲本章丘民聚黨村落間號霸王社椎剽奪囚無不如志鞏配三十一人又屬民爲保伍使譏察其出入有盜則鳴鼓相援每發輒得盜有葛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出首鞏飲食冠裳之假以騎從鞏所賄金帛隨之奔狗四境盜聞多出自首鞏外示章顯實欲携貳其

徒使之不能復合也徙襄州洪州加直龍圖閣知

州劔將樂盜廖思既赦罪出降餘衆潰復合陰相給

附旁連數州尤桀者呼之不至居人憎恐鞏以計羅

致之繼自歸者二百輩在官有所市易取賈必以厚

予賈必以薄于門生故吏以幣交者一無所受福州

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鞏曰大

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徙明毫

滄三州爲州務去民疾苦急奸強而寬貧弱曰爲人

害者不去則吾民不寧鞏所至出教事應下縣責其

屬度緩急與之期期未盡不復移書督促期盡不報

鞏其罪期與事不相當聽縣自言別與之期而案與

期者即有所追逮州不遣人至縣縣毋遣人呼其門

縣初未甚聽鞏小則罰典吏大則并劾縣官於是莫

敢慢事皆先期而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鞏

負才名久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一時後生輩鋒出

鞏視之泊如也過闕神宗召見勞問甚寵遂留判三

班院上疏議經費帝曰鞏以節用爲理財之要世之

言理財者未有及此帝以三朝兩朝國史各自爲書

將合而爲一加鞏史館脩撰專典之不以大臣監總

既而不克成會官制行拜中書舍人時自三省至百

執事選授一新除書日至十數人人舉其職於訓辭
典約而盡論者謂有三代之風尋掌延安郡王牋奏
故事命翰林學士至是特屬之甫數月丁母艱去又
數月而卒年六十五輩自爲小官至在朝廷挺立無
所附遠迹權貴由是愛輩者少爲編校書籍積九年
自求補外轉徙六州更十餘年輩於是時既典任事
者不合而小人乘間又欲擠之一時知名士往往坐
刺譏辭語廢逐輩於慮患防微絕人遠甚政事弛張
操縱雖出于已而未嘗廢法自用以其故莫能中傷
輩亦不爲之動也輩性孝友父亡奉繼母益至撫四
弟九妹於委廢羸弱之中宦學婚嫁一出其力爲文
章上下馳騁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遷
韓愈一時工作文詞者鮮能過也舍人王震序輩之
文曰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久矣異時齒髮壯志氣銳
其文章之標驚奔放雄渾瓌偉若三軍之朝氣猛獸
之挾怒江湖之波濤烟雲之姿狀一何奇也方是時
先生自負要似劉向不知韓愈爲何如耳中間從外
徙世頗謂僂蹇不偶一時後生輩鋒出先生洎如也
晚還朝廷天下望用其學而屬新官制遂掌書命於
是更置百官舊舍人無在者已試卽入院方除目填

委古紙肆書初若不經意午漏盡授草院吏上馬去
凡除郎御史數十人所以本法意原職守而爲之訓
敎者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而衍裕雅重自成一家始
知先生之學雖老不衰而大手筆自有人矣王安石
作許氏世譜篇與歐陽修看修一日因曝書見了將
看不記是誰作意中以爲安石作又云介甫不解做
得恁地恐是曾子固所作陳師道曾見曾輩於襄漢
間師道謗所作以謂之輩一見愛之因留款語適欲
作一文字事多因托師道爲之且授以意師道文思
亦澁窮目之力方成僅數百言明日以呈輩輩云大
畧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爲畧刪動否師道因請
改竄輩就坐取筆抹數處每抹處連一兩行便以授
師道削去一二百字師道讀之則其意尤完因嘆服
遂以爲法所以師道文字簡潔如此輩又當令師道
一年看伯夷傳少與王安石游安石聲譽未振輩導
之於歐陽修輩嘗有書與安石曰歐陽公更願兄稍
開廓其文辭勿用規規摹擬前人孟韓之文雖高不
必似之取其自然耳及安石得志遂與之異神宗嘗
問安石何如人對曰文學行義不減楊雄以吝故不
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答也曰臣所謂吝者謂其勇

於有爲者於改過耳帝然之朱熹曰曾子固初與介甫極厚善入館後出倅會稽令集中有詩云知者尚復然悠悠誰可語必是曾諫介甫來介甫不樂故其當國不曾引用後介甫罷相子固方召入又却專一進諛辭歸美神宗更新法度得箇中書舍人丁艱而歸不久遂亡不知更活幾年又做如何合殺呂公著嘗告神宗以鞏爲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云司馬光日錄曰元素云曾公亮知山陰賤市民田數十頃爲人所訟鞏父易占時在越幕說守倅曰曾宰高科他日將貴顯用茲事欺之可惜

朱熹集卷之三

三

父會爲明守袁老宜與謀但代其子倅守倅從之會由是坐賊追停公亮深德易占後易占以信州縣宰坐賊英州編管亡匿於公亮別墅會赦自出鞏訟冤再劾復往英州因死焉鞏時不奔喪爲鄉議所貶安石爲作辨曾子以解之朱熹曰按鞏父死南都杜祁公爲治其喪時鞏在側今文集有謝杜公書可見又荆公撰墓誌亦云至南京病卒此言不奔喪者溫公傳聞之誤也鞏及第鄉人作感聖恩道場以爲去害也鞏好依漕勢以陵州依州以陵縣依縣以陵民

宋張耒

張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幼穎異十三歲能爲文十七時作函關賦已傳人口游學於陳學官蘇轍愛之因得從轍游轍亦深知之稱其文汪洋冲澹有一倡三歎之聲弱冠第進士歷遷秘書丞著作郎史館檢討居三館八年顧義自守泊如也擢起居舍人紹聖初知潤州坐黨籍徙宣州謫監黃州酒稅徽宗立召爲太常卿南數月復出知潁州汝州崇寧初復坐黨籍落職主管明道宮初耒在潁聞蘇軾訃爲舉哀行服言者以爲言遂貶房州別駕安置於黃五年得自

朱熹集卷之三

三

三

便居陳州耒儀觀甚偉有雄才筆力絕健于騷詞尤長時二蘇及黃冕輩相繼歿耒獨存士人就學者分日載酒殺飲食之誨人作文以理爲主嘗著論云自六經以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氏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故學文之端急于明理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波濤激之爲風颭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鼈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

潰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于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文之陋也學者以爲至言作詩晚歲亦務平淡效白居易體而樂府效張籍久於投閒家益貧郡守翟汝文欲爲買公田謝不取晚監南嶽廟主管崇福宮卒年六十

元姚燧

姚燧字端甫生三歲而孤育於伯父樞樞隱居蘇門謂燧蒙暗教督之甚急燧不能堪楊奐馳書止之曰燧令器也長自有成爾何以急爲且許醮以女年十三見許衡於蘇門十八始受學於長安時未嘗爲文視流輩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則心弗是也二十四始讀韓退之文試習爲之人謂有作者風稍就正於衡衡亦賞其辭且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

與非其人而拒之鉤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至元七年衡以國子祭酒教貴胄奏召舊弟子十二人燧自太原驛致館下燧年三十八始爲秦王府文學未幾提舉陝西四川中興等路學校遷爲翰林直學士修世祖實錄拜江西行省叅知政事仁宗居藩邸開官師府燧年已七十遣正字呂洙如漢徵四皓故事起燧爲太子賓客未幾除承旨學士尋拜太子少傅武宗面諭燧燧拜辭謝曰昔臣先伯父樞樞除是官尚不敢拜臣何敢受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得告南歸中書以承旨召燧以病不赴卒于家

年七十六諡曰文燧先在蘇門山時讀通鑑綱目嘗
病國統散于逐年不能一覽而得其離合之槩至告
病江東著國統離合表若干卷年經而國統之如史
記諸表將附朱熹凡例之後其學有得於許衡由窮
理致知反躬實踐爲世名儒爲文閱肆該洽豪而不
宕剛而不厲審容盛大西漢風宋末弊習爲之一
變蓋自延祐以前之文章大匠莫能先之或謂世無
知燧者曰豈惟知之讀而能句句而得其意者猶寡
燧曰世固有厭空桑而思聞鼓缶者乎然文章以道
輕重道以文章輕重彼復有班孟堅者出表古今人

文章卷之五

單

吳

物九品中必以一等置歐陽子則爲去賢聖也有級
而不遠其文雖無謝尹之知不害於行後豈有一言
幾乎古而不聞之將來乎當時孝子順孫欲發揮其
先德必得燧文始可傳信其不得者每爲愧耻

元虞集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曾祖剛簡爲利
州路提刑有治績嘗與臨邛魏了翁成都范仲黼李
心傳輩講學蜀東門外得程朱氏微旨著易詩書論
語說以發明其義蜀人師尊之祖珪知連州亦以文
學知名父汲黃岡尉宋亡僑居臨川崇仁與吳澄爲
友澄稱其文清而醇晚稍起家教授於諸生中得字
木魯仲歐陽玄而稱許之以翰林院編修官致仕娶
楊氏國子祭酒文仲女咸淳間文仲守衡以汲從未
有子爲禱於南岳集之將生文仲晨起衣冠坐而假
寐夢一道士至前牙兵啓曰南嶽真人來見既覺聞
物館得男心頗異之集三歲卽知讀書歲乙亥汲挈
家趨嶺外于炎中無書冊可携楊氏口授論語孟子
左氏傳歐蘇文聞輒成誦北還長沙就外傳始得刻
本則已盡讀諸經通其大義矣文仲世以春秋名家
而族弟參知政事棟明於性理之學楊氏在室卽盡
通其說故集與弟槃皆受業家庭出則以契家子從
吳澄遊授受具有源委大德初始至京師以大臣薦
授大都路儒學教授雖以訓迪爲職而益自克廣不
少暇佚除國子助教卽以師道自任諸生伺其退每

挾策趨門下卒業他館生多相率詣集請益丁內艱
服除再爲助教除博士仁宗卽位責成監學拜臺臣
爲祭酒除吳澄司業皆欲有所更張以副帝意集力
贊其說有爲異論以沮之者澄投檄去集亦以病免
未幾除太常博士丞相拜住方爲其院使間從集問
禮器祭義甚悉集爲首先王制作以及古今因革治
亂之由拜住歎息益信儒學者有用朝廷方以科舉
取士說者謂治平可力致集獨以謂當治其源遷集
賢修撰因會議學校乃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
校者士之所受教以至於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學
官假以資格授彊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爾有
司弗信之生徒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
道之立可乎下州小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
其子弟初無必爲學問之實意師友之游從亦莫辯
其邪正然則所謂賢材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
之理哉爲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成德者
身師尊之至誠懇惻以求之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
觀感也其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爲詭異駭俗者
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爲奇論者衆所敬服
而非鄉愿之徒者延致之月詠誦其書使學者習之

人耳著心以正其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
取卿貢至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藝猶足以聳動其
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柢者矣六年除翰林待制兼國
史院編修官仁宗嘗對左右歎曰儒者皆用矣惟虞
伯生未顯擢爾會晏駕不及用英宗卽位拜住爲相
頗起用賢後時集以憂還江南拜住言于上遣使求
之使至受命趨朝則拜住不及見矣泰定初考試禮
部言於同列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註各有所主
者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
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可盡
試藝之文推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先定主
意則求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後再爲考官率持
是說故所取每稱得人泰定初除國子司業遷祕書
少監天子幸上都以講臣多高年命集與集賢侍讀
學士王結執經以從自是歲嘗在行經筵之制取經
史中切於心德治道者用國語漢文兩進讀潤澤之
際患夫陳聖學者未易於盡其要指時務者尤難於
極其情每選一時精於其學者爲之猶數日乃成一
篇集爲反覆古今名物之辭以通之然後得以無忤
其辭之所達萬不及一則未嘗不退而竊歎焉拜輪

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嘗因講罷論京師侍東南運糧爲實竭民力以航不測非所以寬遠人而因地利也與同列進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荏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於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

卷一百一十五

六

星

道生而知之朕早歲跋涉難阻視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於國家治體豈能周知故立奎章閣置學士員以祖宗明訓古昔治亂得失日陳於前卿等其悉所學以輔朕志若軍國機務自有省院臺任之非卿等責也其勿復辭有旨采輯本朝典故徵唐宋會要脩經世大典命集與中書平章政事趙世延同任總裁既而以累朝故事有未備者請以翰林國史院脩祖宗實錄時百司所具事蹟參訂翰林院臣言於帝曰實錄法不得傳於外則事蹟亦不當示人又請以國書脫卜赤顏增修太祖以來事蹟承旨塔失海牙曰脫卜赤顏非可令外人傳者邊皆已俄世延歸集專領其事再閱歲書乃成凡八百帙既上進以目疾丐解職不允乃舉治書侍御史馬祖常自代不報御史中丞趙世安來問爲集請曰虞伯生久居京師甚貧又病日幸假一外任便醫帝怒曰一虞伯生汝輩不容邪帝方嚮用文學以集弘才博識無施不宜一時大典冊成出其手故重聽其去集每承詔有所述作必以帝王之道治忽之故從容諷切冀有感悟承顧問及古今政治得失尤委曲盡言或隨事規諫出不語人諫或不入歸家悒悒不樂家人見其然不敢問

卷一百一十六

六

星

多

其故也時世家子孫以才名進用者衆患其知遇日隆每思有以間之既不效則相與摘集文辭指爲譏訕賴天子察知有自故不能中傷然集遇其人未嘗少變一日命集草制封乳母夫爲營都王使貴近阿營囁嚅傳旨二人者素忌集繆言制封榮國公集具藁俄丞相自榻前來索制詞甚急集以藁進丞相愕然問故集知爲所給卽請易藁以進終不自言二人者愧之其雅量類如此論薦人材必先器識心所未善不爲牢籠以沽譽評議文章折之於至當而止其詭於經者文雖善不與也雖有此二者忤物速謫終不爲動光人龔伯璉以才俊爲馬祖常所喜祖常爲御史中丞伯璉將其門祖常亟稱之欲集爲薦引集不可曰是子雖小有才然非遠器亦恐不得令終祖常猶未以爲然一日邀集過其家設宴酒半出薦櫝求集署集固拒之祖常不樂而罷文宗崩集在告欲謀南還弗果幼君崩大臣將立妥歡帖穆爾太子用人告之曰御史有言乃謝病歸臨川初文宗在上都將立其子阿剌忒納答剌爲皇太子乃以妥歡帖穆爾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黜之

江南驛召翰林學士孫介阿鄰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忽都魯篤彌實書六事于脫卜赤顏又召集使書詔播告中外時省臺諸臣皆文宗素所信用同功一體之人御史亦不敢斥言其事意在諷集速去而已伯璉後以用事敗殺其身世乃服集知人元統二年遣使賜上尊酒金織文錦二召還禁林疾作不能行屢有敕卽家撰文褒錫勳舊侍臣有以舊詔爲言者帝不憚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邪至正八年五月已未以病卒年七十有七公集山林之士知古學者必折節下之接後進雖少且賤如敵已當權門赫奕未嘗有所附麗集議中書正言譙論多見容受屢以片言解疑誤出人於瀕死亦不以爲德張珪趙世延尤敬禮之有所疑必咨焉家素貧歸老後食指益衆登門之士相望於道好事者爭起邸舍以待之然碑板之文未嘗苟作南昌富民有伍真父者貲產甲一方娶諸王女爲妻克本位下郡總管旣卒其子屬豐城士甘慙求集文銘父墓奉中統鈔伍百錠準禮物集不許慙愧歎而去其束修羔鴈之入還以爲賓客費雖空乏弗恤也集學雖博洽而究極本原研精探微心解神契其經緯彌綸之妙一寓諸文藹然慶曆乾

淳風烈嘗以江左先賢甚衆其人皆未易知其學皆未易言後生晚進知者鮮矣欲取太原元好問中州集遺意別爲南州集以表章之以病目而止平生爲文萬篇藁存者十二三早歲開書舍爲二室左室書陶淵明詩於壁題曰陶庵右室書邵堯夫詩題曰邵庵故世稱邵庵先生游其門見稱許者莆田陳旅旅亦有文行世國學諸生若蘇天爵王守誠輩終身不名他師皆當世稱名卿者其交游尤厚者曰范梈元明善早以文章自豪出入秦漢間晚益精詣有文集行世初在江西金陵每與虞集劇論以相切劘明善言集治諸經惟朱子所定者耳自漢以來先儒所嘗盡心者考之殊未博集亦言凡爲文辭得所欲言而止必如明善云若雷霆之震驚鬼神之靈變然後可非性情之正也二人初相得甚驩至京師乃復不能相下董士選之自中臺行省江浙也二人者俱送出都門外士選曰伯生以教導爲職當早還復初宜更送我集還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選下馬入邸舍中爲席出橐中有酌酒同飲乃舉酒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求得佳士數人爲朝用之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顯然恐不免爲人

卷之六

七

八

卷之六

七

明善之言告之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二十七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二十八

儒之七

周屈原

周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諛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病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謫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堯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

楚辭卷之七

文辭

類通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大興師伐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浙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疎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

楚辭卷之七

文辭

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與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

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啜其醢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眴兮窈窕孔靜幽鬱結紆軫兮離愁而長鞠撫情効志兮冤屈而自抑矧方以爲圖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內直質正兮大人所賊巧倖不斷兮孰察其揆正玄文處幽兮朦朧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替以爲無明變白而爲墨兮倒上以爲下鳳凰在笈兮雞鶩翔舞同糝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惟黨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賦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而不知所示邑犬羣吠兮吠所咋也非駿疑桀兮固庸態也文質疎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材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遇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強離潛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進路北次兮日

昧昧其將暮含憂虞哀今限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
湘分流汨兮修路幽蔽道遠忽兮曾嗟恒悲兮永歎
慨兮世既其吾知今人心不可謂今懷情抱質兮獨
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兮各有
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愛哀永歎喟兮
世溷不吾知人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
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爲類兮於是懷石遂自投
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
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
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

宋玉集卷之六

五

漢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學擊
劍名犬子相如既學慕蘭相如之爲人也更名相如
以辟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
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
淮陰枚乘吳嚴忌大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
容游梁得與諸侯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
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
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困來過我於是相如
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爲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
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多富人
卓王孫僮客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乃相謂曰令有
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
中請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臨臨邛令不敢嘗食
身自迎相如相如爲不得已而強往一坐盡傾酒酣
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
謝爲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
相如終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時從車騎雍
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美琴文君竊從戶窺心說而
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令侍人重賜文君侍

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不材我不忍殺一錢不分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爐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恥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夏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既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柰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焉有先生者焉有此事也爲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以爲郎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畧通夜郎

西夷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人用軍興法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唐蒙已畧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唐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使時相如之君長問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爲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壹克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父尚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相如使畧定西南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爲臣妾除邊關邊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爲徼通零山道橋孫水以通邛都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爲用唯大臣亦以爲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藉蜀父老爲辭而已詰難之

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後
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爲郎
相如口喫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
故其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常稱病閒居不
慕官爵常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羆
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上善之還過宜春宮奏賦以
哀二世行失因拜爲孝文園令天子既美子虛之事
相如見上好僊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
者臣嘗爲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爲列僊
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儒意也乃遂

奏大人賦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飄飄有凌

九

文

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
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後失之矣
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
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爲一
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
禪事所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司馬相如既卒五歲天
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封于太山至梁父
禪肅然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
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魏王粲

如建安七子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冀祖父暢皆爲
漢三公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
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
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
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
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
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
弱通悅不甚重也粲羈旅無聊作登樓賦以見志表
卒粲勸表子琮令歸曹操操辟爲丞相掾賜爵關

侯操置酒漢清粲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杖

十

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法奇士去之劉表
雍容荆楚坐觀時變自以爲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荆
州者皆海內之僞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
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卽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
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儔而置之列位使
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
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魏國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識
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粲恒典之初粲與
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

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棋局壞聚為覆之甚者不信以帋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疆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畧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為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一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祭二子為魏諷所引諒後絕

始曹不為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聚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幹為司空

卷之八

士

大

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幹清玄體道大行修備聰識洽聞操斬成章輕官忽祿不耽世榮建安中曹操特加旌命以疾休息後除上艾長又以疾不行琳前為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進曰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日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遂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微於他人兵合聚彊者為

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祇為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嘗為紹檄曹操云操祖父中常侍騰養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勾誘養因賊假位云云袁氏欺琳歸操操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操愛其才而不咎瑀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為屈操並以琳瑀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操操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

卷之八

士

大

數加厚賜操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操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操摩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琳徙門下督瑀為倉曹掾屬瑒瑒各被操辟為丞相掾屬瑒轉為平原侯庶子後為五官將文學曹丕常賜瑒廊下帶其後師死欲借取以為像因書嘲瑒云夫物因人為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瑒答曰瑒聞荆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獨眾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麗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汙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

亦皆未能初自接於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植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植辭旨巧妙皆如是由是特爲諸公子所親愛其後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咸伏而植獨平視操聞之乃收植減死輸作咸皆文賦數十篇瑤以十七年卒幹琳瑒植二十二年卒曹丕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

羣芳集卷之六

六

七

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于後德雖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偶也典論曰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不

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騁騁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粲長於辭賦幹時有逸氣然非粲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援漏卮圓扇橋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瑒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之儔也潁川邯鄲淳字子叔博學有才章又善蒼雅蟲篆許氏指初平時從三輔客荊州荊州內附曹操素聞其名召與相見甚敬異之時五官將博延英儒亦宿聞淳名因啓淳欲使在文學官屬中會

羣芳集卷之六

六

七

臨苗侯植亦求淳操遣淳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傳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邪於是乃更着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義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諫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侔者及淳歸對其所知數植之材謂之天人而于時世子亦立操俄有意於植而淳屢稱植材由是五官將頗

不悅及黃初初以淳爲博上給事中淳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曹丕以爲工賜帛千匹陳留路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初平中隨車駕至三輔建安初以高才與京兆嚴像擢拜尚書郎像以兼有文武出爲揚州刺史粹後爲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及孔融有過操使粹爲奏承指數致融罪其大畧言融在北海見王室不寧招合徒衆欲圖不軌言我大聖之後也而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又云融爲九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唐突宮掖又與白衣櫛衡言論放蕩衡與融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也融

登蔡邕集卷之六

主

答曰顏淵復生凡說融諸如此輩辭語甚多融誅之後人觀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畏其筆也至十九年粹轉爲秘書令從大軍至漢中坐違禁賤請驢伏法太子素與粹善聞其死爲之歎惜及卽位特用其子爲長史魚豢曰尋省往者魯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以解締結誠彼時文辭之雋也今覽王徐阮陳路諸人前後文旨亦何昔不若哉其所以不論者時世異耳余又竊怪其不甚見用以問大鴻臚卿韋仲將仲將云仲宜傷於肥憊休伯都無格檢元瑜病於體弱孔璋實自羸疏文蔚性頗忿驚如是彼爲非徒以脂

晉阮籍 附咸陽平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於世籍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羣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歎服之以爲勝已由是咸共稱異籍嘗隨叔父至東郡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自以不能測太尉蔣濟聞其有雋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曰伏惟明公以合一之德據上台之位英豪超首俊賢抗

登蔡邕集卷之六

主

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掾屬辟書始下而下走爲首昔子夏在千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處于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爲道存也今籍無鄒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稱當方將耕于東臯之陽輸黍稷之餘稅負薪疲病足力不彊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于是鄉親共喻之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爲尚書郎少時又以病免及曹爽輔政召爲參軍籍因以疾辭屏于里歲餘而爽誅時人

服其遺職司馬懿爲太傅命籍爲從事中郎及帝崩復爲司馬師大司馬從事中郎高貴鄉公卽位封關內侯徙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昭初欲爲子炎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醉獲免及司馬昭輔政籍嘗從容言于昭曰籍平生曾游東平樂其風土昭大悅卽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安法令清簡旬日而還昭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子殺母者籍曰嘻殺

裴全遷言天入阮籍

木一

父乃可至殺母乎生者恠其失言昭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朝論以其名高欲顯崇之籍以世故多祿仕而已籍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恒游府內朝宴必與焉會昭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爲其辭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埒案醉眠使者以告籍籍書案使寫之無所改竄其清壯爲時所重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棊對者求

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脍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哀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瘡骨立殆致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旁畢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爲禮籍既不哭君何爲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時人歎爲兩得籍又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讎而師每保護之籍嫂嘗歸寧籍相

裴全遷言天入阮籍

九一

見與別或議之籍固執曰豈爲我設邪鄰家少婦有美色當醢沽酒籍嘗詣飲醉便臥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其外坦蕩而內淳至皆此類也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處歎曰時無英雄使堅子成名登武平山望京邑而歎于是賦豪傑詩景元四年冬卒時年五十四籍能屬文初不留思作詠懷詩八十一餘篇爲世所重著述莊論敘無爲之貴文多不錄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畧終古及棲神導氣之術

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其畧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群蠱之處揮中逃乎深縫匿乎壤絮自以爲吉兆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揮榴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群蠱處于揮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蠱之處揮中乎籍又假蘇門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代爲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俯仰間貧賤何必終又歎曰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頽我騰而上將何懷此亦籍之冒懷本趨也籍口不論人過而自然高邁故爲禮法之士何曾等深所仇疾司馬昭常保持之卒以壽終子渾字長成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太康中爲太子庶子或又言籍不當爲鄭冲作勸晉王賤然攷其文大槩謂褒德賞功禮典之常不必固讓之意演義論安兵心乎王室有同淵明勸進之文醉不欲爲而強迫爲之非楊雄甘爲美

新者比但惜其不能一死而曲自免不得爲全美耳咸字仲容父熙武都太守咸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游當世禮法者譏其所爲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絜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于庭人或恠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歷仕散騎侍郎山濤舉咸典選曰阮咸真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職必絕于時武帝以咸耽酒浮虛遂不用太原郭奕高爽有識量知名于時少所推先見咸心醉不覺歎焉而居母喪縱情越禮素幸姑之婢姑嘗歸于夫家初云留婢既而自從去時方有客咸聞之遽借客馬追婢既及與婢累騎而還論者甚非之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惟共親知弦歌酣飲而已與從子修特相善每以得意爲歡諸阮皆飲酒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觴斟酌以大盆盛酒環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群豕來飲其酒咸直按去其上便共飲之群從昆弟莫不以放達爲行籍弗之許荀勗每與咸論音律自以爲遠不及也疾之出補始平太守以壽終二千贈孚

默識其要過理而辯辭不足而音有餘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神氣冲和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由是識者歎其恬澹不可榮辱矣舉止灼然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容喟良久卽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太尉王衍亦雅重之瞻常辟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衆人競趨之瞻逡巡在後須飲者畢乃進其夷退無競如此東海王越黃許昌以瞻爲記室參軍與王承謝鯉鄧攸俱在越南越與瞻等書曰禮年八歲

史纂要卷六十六

重

出就外傳明始可以加師訓之則十年曰幼學明可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旨音小兒毗旣無令淑之質不聞道德之風望諸君時以閑豫周旋誨接永嘉中爲太子舍人瞻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可以辯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辯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其傳君何得獨言無卽侯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大惡後歲餘病卒於倉垣

子字遙集其母卽胡婢也予之初生其姑取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而以字焉初辟大傅府遷騎兵屬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時帝旣用申韓以救世而予之徒未能棄也雖然不以事任處之轉丞相從事中郎終日酣縱恒爲有司所按帝每優容之琅邪王裒爲車騎將軍鎮廣陵高選綱佐以乎爲長史帝謂曰卿旣統軍府郊壘多事宜節飲也乎答曰陛下不以臣不才委之以戎旅之重臣僂勉從事不敢有言者竊以今王莊鎮威風赫然皇澤遐被賊寇歛迹氛授旣

史纂要卷六十六

重

澄日月自朗臣亦何可燭火不息正應端拱嘯詠以樂當年耳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嘗以金貂換酒復爲所司彈劾帝宥之轉太子中庶子左衛率領屯騎校尉明帝卽位遷侍中從平王敦賜爵南安縣侯轉吏部尚書領東海王師稱疾不拜詔就家用之尚書令卿鑒以爲非禮帝曰就用之誠不快不爾便廢才及帝疾大漸溫嶠入受顧命過乎要與同行升車乃告之曰主上遂大漸江左危弱實資羣賢共康世務卿時望所歸今欲屈卿同受顧託乎不答固求下車嶠不許垂至臺門告嶠內迫求暫下便徒步還家初

祖約性好財乎性好屨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麓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屨因自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緡履神色甚閑暢於是勝負始分咸和初拜丹陽尹時太后臨朝政在舅族乎謂所親曰今江東雖累世而年數實淺主幼時艱運終百六而庾亮德信未孚以吾觀之將兆亂矣會廣州刺史劉顗卒遂苦求出王導等以孚踈放非京尹才乃除廣州刺史假節未至鎮卒年四十九尋而蘇峻作逆識者以爲知幾

晉書

嵇康字叔夜譙郡人家世儒學少有雋才廣邁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譽寬簡有大量土木形骸不事修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學不師授博洽多聞恬靜無欲性好服食常採御上藥善屬文論彈琴詠詩自足于懷抱之中以爲神僊者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知自厚者所以喪其所生其求益者必失其性超然獨達遂放世事縱意於塵埃之表撰錄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遁世遺名者集爲傳贊自混沌至于管寧凡百一十有九人蓋求之於宇宙之內而發之乎千載之外者矣故世人莫得而名焉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之游者未嘗見其喜愠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劉伶相與交善遊於竹林號爲七賢康居貧以鍛自給鍾會爲司馬昭所昵聞康名而造之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爲之禮康問會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有所聞而來有所見而去會深銜之昭嘗欲辟康康有絕世之言又從子

不善避之河東或云避世及山濤爲選曹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昭聞而怒焉初康與東平呂昭子異及異弟安親善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則千里命駕會異淹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爲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力鍾會勸昭因此除之遂殺安及康康臨刑自若援琴而鼓旣而歎曰雅音於是絕矣時人莫不哀之初康採藥於汲郡其北山中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踰時將去康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

卷之六

文

文

康又遇王烈共入山得石髓如飴自服半餘半與康皆疑而爲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烈乃歎曰叔夜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及遭已安事爲詩自責曰欲寡其過謫誠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懸柳下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報良朋康所著諸文論六七萬言皆爲世所玩詠康別傳云孫登謂康曰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稱康臨終之言曰哀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固之不與廣陵散今絕矣與盛所記不同登字公和不知何許人無家屬於汲縣北山土窟中得之夏則編草爲裳

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琴見者皆親樂之每所止家輒給其衣服食飲得無辭讓世語曰毋丘儉反康有力且欲起兵應之以問山濤濤曰不可儉亦已敗康子紹字延祖少知名山濤啓以爲秘書郎稱紹平簡溫敏又曉音且父子罪不相及帝曰紹如此便可爲丞不足復爲郎也遂歷顯位以侍中從惠帝北伐成都王王師敗績百官奔走惟紹獨以身扞衛兵交御輦飛矢雨集遂死於帝側帝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穢侍中血勿去追贈太尉諡曰忠穆公

卷之六

文

文

文

晉陸機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鍾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禮不動抗卒領父兵爲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爲將相有大勲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辯亡論二篇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又嘗食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答云千里草萊未下鹽豉時人稱爲名對張華薦之諸公後太傅楊駿辟爲祭酒會駿誅還著作郎范陽盧志於衆中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盧毓盧瑤志默然既起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各不相悉何至於此哉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趙王倫輔政引爲相國參軍豫誅賈謐功賜爵關中侯倫將篡位以爲中書郎倫之誅也齊王冏以機職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焉遂收機等九人付廷尉賴成都王穎收理之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

晉書陸機

宋

文

晉書陸機

元

大

志匡世難故不從同既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冏不之悟而竟以敗機又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採其遠指著五等論時成都王穎推功不居勞謙下士機既感全活之恩又見朝廷屢有變難謂穎必能康寧管室遂委身焉穎以機參大將軍事表爲平原內人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顥起兵討長沙王又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軍率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機以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又羈旅入官頓告群士之右而王粹率秀等皆有怨心固辭都督穎不許機鄉人孫惠亦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將謂吾爲首鼠避賊適所以速禍也遂行穎謂機曰若功成事定當爵爲郡公位以台司將軍勉之矣機曰昔齊桓任夷吾以建匡合之功燕惠疑樂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也穎左長史盧志心害機寵言於穎曰陸機自比管樂擬君閣主自古命將遣師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濟事者也穎默然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于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長沙王又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死計如積澗水爲之不流初

宦人孟玖弟超並爲穎所嬖寵超領萬人爲小都督
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
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終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
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又還
書與玖言機持兩端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
輕兵獨進而沒玖疑機殺之遂譖機於穎言其有異
志將軍公師藩等皆玖所用與牽秀等共證之穎大
怒使秀密收機其夕機夢黑幢繞車手決不開天明
而秀兵至機釋戎服着白帟與秀相見神色自若謂
秀曰自吳朝傾覆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入侍帷幄
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
非命也因與穎牋詞甚悽惻既而歎曰華亭鶴唳豈
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時年四十三二子蔚夏亦
同被害機既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是日昏
霧盡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爲陸氏之冤機
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爲文常恨
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
輒欲燒其筆硯君苗應璩從弟也後葛洪著書曰機
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其弘麗妍贍美銳漂逸
亦一代之絕乎其爲人所推服如此然好游權門與

卷之六

三十一

文

賈謐親善以進超獲譏所著文章凡三百餘篇並行
於世

卷之六

三十一

晉左思

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公子因爲氏焉家世儒學少雅殿中侍御史思少學鍾胡書及琴瑟皆不成雅謂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少時思遂感激勤學兼善陰陽之術貌瘠口訥而詞藻壯麗不好交遊惟以閒居爲事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卽疏之復以所見不博求爲秘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謐稱善爲其賦序繼

卷之六

七

晉陶潛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爲鄉鄰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爲號焉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

卷之六

七

謂之實錄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石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仕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劉敬宣以破桓歆功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潯陽辟潛參其軍事時潛年四十也潛當年抱經濟之器藩輔交辟遭時不競將以振復宗國爲已任回翔十載卒屈于戎幕佐吏用是志不獲騁而良圖弗集明年決策歸休矣謂親朋曰聊欲紓

歌以爲三逕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秫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義熙三年解印去縣在縣八十日乃賦歸去來辭頃之徵著作郎不就既絕州郡謁其鄉親張野及周旋人羊私齡龐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辭醉便反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刺史王弘以元熙中臨州

卷之六

七

八

甚欽遲之後詣潛潛稱疾不見既而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爲榮邪大諸以不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謫君子其罪不細也弘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具先於半道要之潛比遇便引酌野亭欣然忘返弘乃出與相聞遂歡宴窮日潛無履弘顧左右爲之造屐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申脚令度馬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荅云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門生二兒共輿之至州言笑賞適不覺有美於華軒也弘後欲見輒於田澤間候之至於酒

卷之六

九

十

米乏絕亦時相贍其親朋好事或載酒肴而往潛亦無所辭焉先是顏延之爲劉抑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潛飲焉每往必酣飲致醉弘欲邀延之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歸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常候之值其釀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著之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惠遠彭城劉遺民亦遁迹匡山潛又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隱後刺史檀韶苦請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餽校所住公廨近於馬隊是故潛示其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與其同志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每一醉則大適融然唯性又不營生業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有喜愠之色唯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嘗言夏月虛閣高臥北窓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旨而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

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以宋元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三所有文集並行於世世號靖節先生初廬山東林寺主釋慧遠集繇素百二十有三人於山西巖下般若臺精舍結白蓮社歲以春秋二節會同社朝宗靈像也及義熙十年命劉遺民撰同誓文以中嚴斯事其間與皇尤著爲當世推重者號社中十八賢劉遺民雷次宗周續之等預焉時秘書丞謝靈運才學爲江左冠而負才傲物少所推挹一見惠遠遠改容致敬因於神殿後鑿二池植白蓮以規求入杜惠遠察其心難拒之靈運晚節疎放不檢果不克令

裴左傳卷五

美

終中書侍郎范甯直節立朝爲權貴諸忌出守豫章惠遠移苦邀入社甯辭不至蓋未能頓委世緣也潛與惠遠雅素寧爲方外交而不願齒社列惠遠遂作詩博酒鄭重招致竟不可詘按梁僧慧皎高僧傳惠遠持律精苦雖鼓米汁及蜜水之微且誓死不犯乃飲潛風栗顧我能致之者力爲之不假卹潛反麾而謝之或與樵蘇田父班荆道舊于何庸流能窺其趣哉潛每來社中一日謁惠遠甫及寺外聞鍾聲不覺振容遽命還駕法眼禪師晚叅示衆云今夜鍾鳴復來有何事若是陶淵明攢眉却迴去此靖節洞明

心要惟法眼特爲掄揚惠遠居山二十餘年影不出山蹟不入俗送賓游履常以虎溪爲界他日偕潛簡寂禪觀主陸修靜語道不覺過虎溪數百步虎輒驟鳴因相與大笑而別後人遂作三笑圖蕭統云淵明文章不群詞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旁流千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是乎文選五臣注云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

裴左傳卷五

老

文

二姓故以異之蘇軾曰所貴於枯淡者謂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亦何足道佛言譬如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也黃庭堅曰謝靈運更信之詩鑪錘之功不遺餘力然未能窺彭澤數仞之墻者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持是以論淵明亦可以知其關鍵也又曰寧律不諧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信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爲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

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爲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說者曰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觀無真不俗淵明之詩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又曰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耳淵明不爲詩寫其胸中之妙耳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樂天耳朱熹曰晉宋人物雖曰尚清高然箇箇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真箇是能不以此所以高於晉宋人物又曰作詩須從陶柳門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冲澹之趣不免於局促塵埃無由到古人佳處又曰陶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某後生見人做得詩好銳意要學遂將淵明詩平仄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于方得作詩之法又曰韋蘇州詩直是自在其氣象近道陶却是有力但詩健而意閒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人爲之陶欲有爲而不能者也又好名韋則自在葛立方韻語陽秋曰陶潛謝眺詩皆平淡有思致非後來詩人怵心剗目雕琢所爲也老杜云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紫燕自起諸翠駭誰剪剔

是也大抵欲造平淡當自組麗中來落其紛華然後可造平淡之境如此則陶謝不足進矣今之人多作拙易詩而自以爲平淡識者未嘗不絕倒也梅聖俞和晏相詩云因令適性情稍欲到平淡苦詞未圓熟刺口劇菱芡言到平淡處甚難也李白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彫飾平淡而到天然處則善矣玉露曰陶淵明神釋形影詩曰大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神自謂也人與天地並立爲三才以此心之神也若塊然血肉豈足以並天地哉末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乃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養神之道也淵明可謂知道之士

宋謝靈運

謝靈運祖玄晉車騎將軍靈運少好學博覽群書文章之美典顏延之爲江左第一縱橫俊發過於延之深密則不如也從叔琨特加愛之襲封康樂公爲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性豪侈車服鮮麗衣物多改舊形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宋武帝在長安靈運奉使慰勞宋受命降公爵爲侯又爲太子左衛率靈運多怨禮度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自謂才能宜參權要既不見知常懷憤惋廬陵王義真少好文籍與靈運情款異常少帝卽位權在大臣靈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旣不得志遂肆意遊遨徧歷諸縣動踰旬朔理人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爲詩詠以致其意在郡一周稱疾去職從弟晦弘微等並與書止之不從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修舊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等放盪爲娛有終焉之志每有一首詩至都下貴賤莫不競寫宿昔間士庶皆偏名動都下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文帝誅羨之等徵爲秘書監令撰晉書麗立條流書竟不

宋書

謝靈運

中

文粹

宋書

謝靈運

王

文粹

尋遷侍中賞遇甚厚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爲二寶旣自以名輩應參時政至是唯以文義見接每侍上宴談賞而已王曇首殷景仁等名位素不踰之並見任遇意旣不平多稱疾不朝直穿池植菱種竹樹果驅課公役無復期度出郭游行或一百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旣無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大臣諷旨令自解靈運表陳疾賜假東歸將行上書勸伐河北而游娛宴集以夜續晝復爲御史中丞傅隆蔡免官是歲元嘉五年也靈運旣東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等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游時人謂之四友惠連幼有奇才不爲父方明所知靈運去永嘉還始寧時方明爲會稽靈運造方明遇惠連大相知賞靈運性無所推唯重惠連與爲刎頸交時何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爲絕倫謂方明曰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兒遇之長瑜當今仲宣而飴以下客之食尊旣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載之而去靈運因祖父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旣衆義從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重莫不備盡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

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
為山賊末知靈運乃安又要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
琇詩曰邦君難地嶮旅客易山行在會稽亦多從來
驚動縣邑太守孟顓事物精懇而為靈運所輕嘗謂
顓曰得道應須慧業丈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
在靈運後顓深恨此言又與王弘之諸人出千秋亭
飲酒僕身大呼顓深不取遣信相聞靈運大怒曰身
自大呼何聞癡人事會稽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求決
以為田文帝令州郡復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
姓惜之顓堅執不與靈運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寧休

靈運集卷之六

三

文

壘湖為田顓又固執靈運謂顓非存利人政慮決湖
多害生命言論傷之與顓遂隙因靈運橫恣表其異
志發兵自防露板上言靈運馳詣關上表自陳本末
文帝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復使東歸以為臨川內
史在郡游放不異永嘉為有司所糾司徒遣使隨州
從事鄭望生收靈運靈運與兵叛逸遂有逆志為詩
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
子追討禽之送廷尉廷尉論正斬刑上愛其才降死
徙廣州後秦郡府將宋齊受使至涂口行達桃墟村
有七人下路聚語疑非常人還告郡縣遣兵隨齊掩

討禽之其一人姓趙名欽云同村薛道雙先與靈運
共事道雙因同村成國報欽云靈運犯事徙廣州給
錢令買弓箭刀楯等物使道雙要合鄉里健兒於三
江口募之若得者如意後功勞是同遂合部黨要謝
不得及還饑饉緣路為劫有司奏收之文帝詔於廣
州棄市臨死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嵇公
理既迫霍生命亦殞所稱龔勝李業猶前詩子房魯
連之意也時元嘉十年年四十九所著文章傳於世

靈運集卷之六

聖

文

宋顏延之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也祖含晉左光祿大夫
延之少孤貧居負郭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冠絕當
時好飲酒不護細行後爲宋武帝章公世子中軍
行參軍及武帝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延之慶殊命
行至洛陽周視故宮室盡爲禾黍悽然詠黍離篇道
中作詩二首爲謝晦傳亮所賞武帝受命補太子舍
人鴈門周續之隱廬山儒學著稱永初中徵詣都下
開館以居之武帝親幸朝衣卑至延之官官列卑引
升上席上使問續之三義續之推揚辭辯延之每以
簡要連控續之上又使還自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
善時尚書令傅亮自以文義一時莫及延之負其才
不爲之下亮甚疾焉廬陵王義真待之甚厚徐美之
等疑延之爲同里意甚不悅少帝卽位累遷始安太
守領軍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郡
今卿又爲始安可謂二始黃門郎殷景仁亦謂之曰
所謂人惡俊異世疵文雅延之郡道經汨潭爲湘州
刺史張邵祭屈原文以致其意元嘉三年薨之等誅
徵爲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賞遇甚
厚延之疎誕不能取容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

宋書卷之六

卷

六

宋書卷之六

卷

六

任意有不平常言天下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辭
意激揚每犯權要湛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爲永嘉太
守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
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云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
詠阮籍云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云屢薦
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云韜精日沈飲誰知非
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湛及義康以其辭旨不遜大
怒欲黜爲遠郡文帝與義康詔曰宜令思愆里閭猶
復不悛當驅往東土乃至難恕者自可隨事錄之於
是延之屏居不豫人間者七載中書令王球以名公
子遺務事外與延之雅相愛好每振其罄匱文帝嘗
召延之傳詔頻不見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
對他日醉醒乃見帝掌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
臣筆測得臣文冀得臣酒何尚之嘲曰誰得卿狂答
曰其狂不可及尚之爲侍中在直延之以醉詣焉尚
之望見便陽眠延之發廉熟視曰朽木難彫尚之謂
左右曰此人醉甚可畏閑居無事爲庭誥之文以訓
子弟劉湛誅後起延之爲御史中丞在任從容無所
舉奏遷國子祭酒坐啓買人田不肯還直尚書左丞
荀赤松奏之時沙門釋慧琳以才學爲文帝所賞朝

廷政事多與之謀遂士庶歸仰上每引見常升獨榻延之甚疾焉因醉白上曰昔同子參乘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上變色延之性既褊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回隱故論者多不與之謂之顏彪居身儉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為適旁若無人三十年政事元凶弒立以為光祿大夫長子竣為孝武參軍及義師入討竣定密謀兼造書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問曰此筆誰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又問何以知之答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劭又曰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竣尚不顧老臣何能

史纂要卷第八

美

齊

為陛下劭意乃釋由是得免孝武登祚以為光祿大夫領湘東王師嘗與何偃同從上南郊偃於路中遙呼延之曰顏公延之以其輕脫恠之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為公偃羞而退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車逢竣園簿即屏住道側又好騎馬遨遊里巷遇知舊輒據鞵索酒得必傾盡欣然自得嘗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見竣起宅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表解師職加給親信二十人嘗早候竣遇賓客盈

史纂要卷第八

美

美

齊

門峻方臥不起延之怒曰恭敬樽俎福之基也驕倨傲慢禍之始也況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延之有愛姬非食不飽寢不安姬憑寵嘗盪延之膝牀致損竣殺之延之痛惜甚至常坐靈上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以冬日臨哭忽見寒排屏風以墜延之延之懼墜地因病孝建三年卒年七十二贈特進諡曰憲子延之與謝靈運俱以辭采齊名而遲速懸絕文帝嘗各敕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延之嘗問鮑照已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延之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謠耳方當誤後士是時議者以延之靈惠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焉

宋鮑照

鮑照字明遠東海人文詞瞻逸尤長于樂府始謁臨川王義慶貢詩言志擢爲國侍郎遷秣陵令文帝選爲中書舍人上方以文章自高頗多忌由是賦述不敢盡其才後臨海王子項鎮荊州以爲前軍參軍時江外諸王皆拒命子項敗遂遇害

齊謝朓

齊謝朓

齊謝朓

齊謝朓

謝朓字玄暉有美名齊隨王子隆鎮荊州以爲文學以詞賦深被賞愛爲長史王秀之所疾求還都除尚書殿中郎轉中書郎出補宣城太守後遷主吏部郎永元初江祐謀立始安王遙光引以爲黨不從收下獄死年三十六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二十八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二十九

唐陳子昂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子昂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尚氣決弋博自如他日入鄉校感悔卽痛修飭文明初舉進士時高宗崩將遷梓宮長安於是關中無歲子昂感言東都勝壇可營山陵上書曰天子以四海爲家舜葬蒼梧禹葬會稽豈愛夷裔而鄙中國耶示無外也周平王漢光武都洛而山陵寢廟並在西土者實以時有不可故遺小存大去禍取福也今景山崇秀北對嵩邱右眴汝海祝融太昊之故墟在焉園陵之美復何以加且太原府鉅萬之倉洛口儲天下之粟乃欲捨而不顧儻鼠竊犯盜西入陝郊東犯虎牢取敖倉一杯粟陛下何與過之武后奇其才召見金華殿子昂貌柔野少威儀而占對慷慨擢麟臺正字垂拱初詔問羣臣調元氣當以何道子昂因是勸后興明堂大學后召見賜筆札中書省令條上利害子昂對三事其三言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動則有禍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者是也今軍旅之弊夫妻不得安父子不相養五六年矣自劔南盡河隴山東由青徐曹汴河北舉滄

瀛趙鄭或因水旱或頌兵疫死亡流離略盡尚賴陛下憫其失職凡兵戍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妻子相見父兄相保可謂能靜其機也然臣恐將相有貪夷狄利以廣地疆武說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則禍構宜修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疲民蠻夷知中國有聖王必累譯至矣于時吐蕃九姓叛詔田揚名發金山道十姓兵計之十姓君長以三萬騎戰有功遂請入朝后責其嘗不奉命擅破回紇不聽子昂上疏曰國家能制十姓者繇九姓強大臣服中國故勢微弱弱委命下吏今九姓叛亡北蕃喪亂君長無主回紇殘

史纂要卷之六

二

破磧北諸姓已非國有欲掎角亡叛唯金山諸蕃共為形勢有司乃以揚名擅破回紇歸十姓之罪拒而遺還不使入朝恐非羈戎之長策也大戎猶鳥獸親之則順疑之則亂今阻其善意則十姓內無國家親信之恩外有回紇報讎之患懷不自安鳥獸狼顧則河西諸蕃自此拒命矣且夷狄相攻中國之福今回紇已破既無可言十姓非罪又不當絕罪止揚名足以慰其酋領矣后方謀開蜀山山雅州道蕭生羗因以襲吐蕃子昂上書以七驗諫止之曰臣聞亂生必由於怨雅州羗未嘗一日為盜今無罪蒙戮怨必甚

然甚則蜂駭且亡而邊邑連兵守備不解蜀之禍矣東漢喪敗亂始諸羗一驗也吐蕃點獐抗天誅者二十餘年前日薛仁貴郭待封以十萬衆敗大非川一甲不返李敬玄劉審禮舉十萬衆困青海身執賊廷關隴為空今廼欲建李處一為上將驅疲兵襲不可幸之吐蕃舉為賊笑二驗也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昔蜀與中國不通秦以金牛美女啖蜀侯侯使五丁力士棧褒斜鑿通谷迎秦之饋秦隨以兵而地入中州三驗也吐蕃愛蜀富思盜之矣徒以障隧隘絕頓餓不得噬今撤山羗開阪險使賊得收奔亡以

史纂要卷之六

三

以攻邊是除道待賊舉蜀以遺之四驗也蜀為西南一都會中國之寶府又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濟中國今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羗得羗地不足耕得羗財不足富是過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五驗也蜀所恃有險也蜀所安無役也今開蜀險役蜀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及見羗而茲盜在其中矣兵時益州長史李崇真託言吐蕃寇松州天子為出軍帥趣轉餉以備之不三年巴蜀大困不見一賊而崇真姦賊已鉅萬今得非有姦臣圖利復以生羗為資六驗也蜀士疋孱不知兵一虜持矛百人不敵

當若西戎不卽破滅臣見蜀之邊垂且不守而爲羌夷所暴七驗也國家近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疏勒天下以爲務仁不務廣務養不務殺行太古三皇事今狗貪夫之議誅無罪之羌遺全蜀患此臣所未諭方山東饑關隴弊生人流亡誠陛下寧靜思和天人之時安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又西軍失守北屯不利邊人駭情今復舉輿師投不測小人徒知議夷狄之利非帝王至德也善爲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據安念危值利思害願陛下審計之后復召見使論爲政之要適時不便者子昂乃奏

史纂要編卷之六 陳子昂

四

至

大畧謂今百度已備但刑急網密非爲政之要凡大入初制天下必有凶亂叛逆之人爲我驅除以明天誅凶叛已滅則順人情赦過宥罪蓋刑以禁亂亂靜而刑息不爲承平設也太平之人樂德而惡刑刑之所加人必慘怛故聖人貴措刑也比大赦漂蕩羣罪天下蒙慶咸得自新近日詔獄稍滋鉤捕支黨誅蔓推窮蓋獄吏不識天意以抵慘刻誠宜廣愷悌之道敕法慎罰省自誣寃此太平安人之務也應賊于紀自取屠滅罪止魁逆無復緣坐宗室子弟皆得更生然臣願陛下重曉慰之使明知天子慈仁下得自安

臣聞人情不能自明則疑疑則懼懼則罪生惟賜愷悌之德使居無逼之地俄遷右衛曹參軍后既稱皇帝改號周子昂上周受命頃以媚悅后雖數召見問政事論亦詳切故奏聞輒罷擢右拾遺子昂多病居職不樂會武攸宜討契丹高置幕府表子昂參謀大漁陽前軍敗舉軍震恐攸宜輕易無將略子昂諫曰陛下發天下兵以屬大王安危成敗在此舉安可忽哉今大王法制不立如小兒戲願審智愚量勇怯度衆寡以長攻短此刷恥之道也夫按軍尚威嚴擇親信以虞不測大王提重兵精甲頓之境上朱亥竊發

史纂要編卷之六 李百

五

之變良可懼也王能聽愚計分麾下萬人爲前驅契丹小醜指日可禽攸宜以其儒者謝不納屠數日復進計攸宜怒徙署軍曹子昂知不合不復言聖曆初以父老表解官歸待詔以官供養會父喪廬塚次每哀慟聞者爲涕縣令段簡食暴聞其富欲害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之見捕自筮卦成驚曰天命不祐吾殆死乎果死獄中年四十三子昂資程蹠然輕財好施篤朋友與王無競房融盧藏用最厚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子昂始變雅正初爲感遇詩三十八章王適曰是必爲

內文宗乃請交子昂所論著當世以爲法大曆中
永川節度使李叔明爲立旌德碑於梓州而學堂至
今猶存

史纂要編卷五十九 陳子昂

六

唐李白 附張旭裴旻

李白字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其先隋末以罪徙西
域神龍初遁還客巴西白之生毋夢長庚星因以命
之十歲通詩書既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爲
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
比相如然喜縱橫術擊劍爲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
城與孔巢父等五人居徂來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
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
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
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

史纂要編卷五十九 李太白

七

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沈香子
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
水頰面稍解授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帝愛其才
數宴見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鞵力士素貴恥之
搥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
爲親近所容益驕放不自修與知章李適之汝陽王
璣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中八仙人懇求還山
帝賜金放還白浮遊四方嘗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
至金陵着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安祿山反轉側
宿松匡廬間永王璘辟爲府僚佐璘起兵逃還彭澤

發敗當誅初白游并州見郭子儀奇之子儀嘗犯法
白爲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會
赦還尋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吳兵三千赴河南
道尋陽釋囚辟爲參謀未幾辭職李陽水爲當塗令
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白
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盡焉及
卒葬東麓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冢禁樵
採訪後裔惟二孫女嫁爲民妻進止仍有風範因泣
曰先祖志在青山頃葬東麓非本意傳正爲改葬立
二碑焉告二女將改妻士族辭以孤窮失身命也不
願更嫁傳正嘉歎復其夫徭役范傳正作李太白墓
志云白常欲一鳴驚人一飛冲天彼漸陸遷喬皆不
能也及其謫退乃歎曰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
撞折牙而求息機安能効碌碌者蘇而復上哉用是
脫屣軒冕釋羈轡鎖因肆性情大放于宇宙間意欲
耗壯心而遺餘年此數語足以盡太白爲人劉全白
有李翰林墓碣記云太白廣漢人性倜儻知縱橫術
善賦詩才調逸邁往往與會屬詞恐古之善詩者亦
不逮裴敬有李白墓碑曰白爲詩格高古遠若在天
上物外任華送李白之曹南序曰彼碌碌者徒見三

河之遊倦百鎰之金盡乃議子於得失虧成之間曾
不知才全者無虧成志全者無得失進與退於道德
乎何有以上諸文附見李白集古本有之今不傳矣
全白指太白爲廣漢人蓋唐世彰明縣屬廣漢郡故
獨舉郡爲稱耳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
草書爲三絕
旭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呌狂走乃下筆或以頭
濡墨而書旣醒自視以爲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顛
初仕爲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其
煩責之老人曰觀公筆奇妙欲以藏家爾旭因問所
藏盡出其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旭
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
倡公孫舞劍器得其神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
論至旭無非短者傳其法惟崔邈顏真卿云
旻嘗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爲奚所圍旻舞刀立馬
上矢四集皆迎刀而斷奚大驚引去後以龍華軍使
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休山下有
老父曰此虎也稍北有真虎使將軍遇之且敗旻不
信怒馬趨之有虎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大吼旻馬
辟易弓矢皆墮自是不復射

唐王維

王維字摩詰九歲知屬辭與弟縉齊名資孝友開元初擢進士調大樂丞坐累爲濟州司倉參軍張九齡執政擢右拾遺監察御史母喪毀幾不生服除累遷給事中安祿山反玄宗西狩維爲賊得以藥下利陽瘖祿山素知其才迎置洛陽迫爲給事中祿山大宴凝碧池悉召梨園諸工合樂諸工皆泣維聞悲甚賦詩悼痛云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賊平皆下獄或以詩聞行在時縉位已顯請削官贖維罪肅宗亦自憐

卷之六

十三

夫

之下遷太子中允久之遷中庶子三遷尚書右丞縉爲蜀州刺史未還維自表已有五短縉五長臣在省戶縉遠方願歸所任官放田里使縉得還京師議者不之罪久乃召縉爲左散騎常侍上元初卒年六十一疾甚縉在鳳翔作書與別又遺親故書數幅停筆而化贈秘書監維工草隸書畫名盛於開元天寶間豪英貴人虛左以迎寧薛諸王待若師友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識維徐曰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兄弟皆篤志奉佛食不葷衣不文綵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欽湖竹里館

卷之六

十一

夫

柳浪萊蕪汴辛夷塢與裴迪游其中賦詩相酬爲樂喪妻不要孤居三十年母亡表輞川第爲寺終葬其西寶應中代宗語縉曰朕嘗於諸王座聞維樂章今傳幾何遺中人王承華往取縉裏集數十百篇上之維善畫尤精山水雲勢石色當時之畫家者流以謂天機所到而學之者皆不及維所畫不下吳道元觀其思致高遠初未見於丹青時時詩篇中已有畫意由是知維之畫出於天性故落花寂寂啼山鳥楊柳青青渡水人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及白雲回望合青靄入看無之類以其句法皆所畫也送元二

唐杜甫

杜甫字子美京兆人祖審言以詩名甫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天寶十三載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奇之使得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

卷之九

十一

甫

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斂給楊雄枚臯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為賊所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與房琯為布衣交琯時敗陳淸斜又以客董廷蘭罷宰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鎰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甫謝且稱琯宰相子少自樹立為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琯才堪公輔陛下果委而相之觀其深念主憂義形於色然性失於簡酷嗜鼓琴廷蘭託琯門下貧疾昏老依倚

卷之九

十一

甫

為非琯愛惜人情一至玷汙臣歎其功名未就志氣挫衄觀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涉近訐激違忤聖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賜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獨蒙然帝自是不甚省錄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艱窶孱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出為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劔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劔南東西川往依焉武再帥劔南表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詣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挺之武父名武亦暴猛外若不為忤中衡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毋奔救得止獨殺彝武卒崔旰等亂甫往來梓夔間大曆中出瞿唐下江陵沂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年五十九甫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汙為歌詩傷時撓弱情不

忘君人憐其忠云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間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襲沿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舉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哀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

元稹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

卷之六

四

焉始堯舜之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遺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採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興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音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詞意闊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舉賦詩故其詞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

卷之六

五

作尤極於古晉世風靡稍存齊宋之間教失根本士子以簡慢矯飾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固無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爲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然而好古者遠近務華者去實放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雅下詠沈宋才旁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如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圖其多乎哉苟以爲能所不能無可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有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奮邁而風調雨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籬况壹與乎

唐韋應物

韋應物京兆人天寶時爲三衛郎後累遷櫟陽令以疾辭歸尋除尚書員外郎出爲滁州刺史擢左司郎中貞元初復出刺蘇州少時扈從遊幸豪縱不羈玄宗崩始折節讀書工爲詩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故其詩清深閒淡而詞格不減沈謝云

大集左編卷百九

韋應物

十六

夫

宋黃庭堅

黃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幼警悟讀書數過輒成誦舅李常過其家取架上書問之無不通常驚以爲一日千里舉進士調葉縣尉熙寧初舉西京學官第文爲優教授北京國子監留守文彥博才之留再任蘇軾嘗見其詩文以爲超軼絕塵獨立萬物之表世久無此作由是聲名始震知太和縣以平易治時課頒鹽筴諸縣爭占多數太和獨否吏不悅而民安之哲宗立召爲校書郎神宗實錄檢討官踰年遷著作佐郎加集賢校理實錄成擢起居舍人丁母艱庭堅性篤孝母病彌年晝夜視顏色衣不解帶及亡廬墓下哀毀得疾幾殆除服爲秘書丞提點明道宮兼國史編修官紹聖初出知宜州改鄂州章惇蔡卞與其黨論實錄多誣俾前史官分居畿邑以待問摘千餘條示之謂爲無驗證既而院吏考閱悉有據依所餘才三十二事庭堅書用鐵籠爪治河有同兒戲至是首問焉對曰庭堅時官北都嘗親見之真戲耳凡有問皆直辭以對聞者壯之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言者猶以處善地爲骭法以親嫌遂移戎州庭堅泊然不以遷謫介意蜀士慕從之游講學不倦凡經指授

大集左編卷百九

黃庭堅

十七

下筆皆可觀徽宗卽位起監鄂州稅以吏部員外郎召辭不就丐郡得太平州至之九日罷王管玉龍觀庭堅在河北與趙挺之有微隙挺之執政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旨上其所作荆南承天院記指爲老矣復除名羈管宜州三年徙永州未聞命而卒年六十一庭堅學問文章天成性得陳師道謂其詩得法杜甫學甫而不爲者善行草書楷法亦自成一家與張耒晁補之秦觀俱遊蘇軾門天下稱爲四學士而庭堅於文章尤長於詩蜀江西君子以庭堅配軾故稱蘇黃軾爲侍從時舉以自代其詞有瓌偉之文妙絕當

宋史卷九十八

文

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之語其重之也如此初游瀟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林泉之勝因自號山谷道人云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庭堅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庭堅詮釋得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庭堅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庭堅乃服庭堅曰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強諫爭於庭怨忿詬於道怒鄰罵坐之爲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喜同林而不察並世而不開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宵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于羽

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爲謗訕侵陵引頸以承戈拔祿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爲詩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又云詩意無窮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模其意形容之謂之奪胎法法秀師嘗語黃魯直曰公作豔歌小詞可罷之魯直曰空中語耳非殺非偷不至坐此墮惡道師曰君以邪言蕩人淫心使踰禮越禁其罪豈止墮惡道而已魯直由此不作詞曲庭堅嘗濂溪居上書曰前辱累紙存問久別懷思增深得此開慰多矣文

宋史卷九十八

文

字久欲以所聞改作因循至今張南浦遣人行適作就恐眼痛大字書往不審可意否知命學識與筆力皆進於舊但學道絕不知蹊徑今之學道者類皆然爾往雖久在江南能明此事者不過三數人耳頗有聰明善於般若文句似與經教不悖或苦行孤潔不愧古人或放蕩獨往似能解脫割著並不知痛痒可嘆也公旣在湓城可那工夫過山致敬歸宗文老此人極須傾蓋乃肯動手不然祇以賓客待耳真實道人不易識直須高著眼目餘事未能具道千萬珍重

宋陳師道

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少而好學苦志年十六蚤以文謁曾鞏一見奇之許其以文著時人未之知也留受業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鞏典五朝史事得自擇其屬因薦師道朝廷以白衣難之元祐初蘇軾傳堯俞孫覺薦其文行起爲徐州教授又用梁燾薦爲太學博士言者謂在官嘗越境出南京見軾改教授潁州又論其進非科第罷歸調彭澤令不赴家素貧或經日不炊妻孥慍見弗恤也久之召爲秘書省正字卒年四十九

宋史卷一百九十六

五

友人鄒浩買棺歛之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於諸經尤邃詩禮爲文精深雅與喜作詩自云學黃庭堅至其高處或謂過之然小不中意輒焚去今存者纔十一世徒喜誦其詩文至若與學至行或莫之聞也嘗銘黃樓曾子固謂如秦石初游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傳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曰是人非持刺字倪顏色伺候平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堯俞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爲餽比至聽其論議益敬畏不敢出章惇在樞府將薦于朝亦屬觀延至師道答曰辱

書諭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耶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使貧爲臣則不見於三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敝必至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

宋史卷一百九十六

五

下澤候公於東門外尚未晚也及惇爲相又致意焉終不往官潁時蘇軾知州事待之絕席欲參諸門弟子間而師道賦詩有嚮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之語其自守如是與趙挺之友壻素惡其人適預郊祀行禮寒衣無綿裏就假於挺之家問所從得師道曰汝豈不知我不着他衣裳却去不肯服遂以寒疾死

儒之七字

晉王羲之附諸子孫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父曠淮南太守元帝之過江也曠首創其義羲之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嘗謁周顒顒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啖顒先割啗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辯贈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爲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爲飄若浮雲矯若驚龍深爲從伯敦導所器重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婿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

東晉書卷之六

王羲之

三

末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婿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起家秘書郎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參軍累遷長史亮臨薨上疏稱羲之清貴有鑒裁遷江州刺史羲之既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頻召爲待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遷護國將軍又推遷不拜揚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勸使應命乃遣羲之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時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不若豁然開懷當知萬物之情也羲之遂報書曰吾素自無廊廟宜王丞相時吳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是

下參政而方進退自見娶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

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

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故當

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無外此所益

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

不以吾輕微無所爲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

命羲之既拜護軍又苦求宣城郡不許乃爲右軍將

軍會稽內史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羲之以國家之安

在於內外和因與浩書以試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

羲之以爲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爲姚

襄所敗復圖再舉又遣浩書曰知安西敗喪公私惋

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管綜如此天下寒

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

願思弘將來今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

道勝寬和爲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

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

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

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士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

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

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已求賢

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政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董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閭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

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衆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參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又與會稽王牋陳浩不宜北伐并論時事曰古人耻其君不為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况遇千載一時之運願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寧

內憂以深古之私功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以濟一時功者亦往往而有之然獨運之明足以邁衆羣芳之獎終獲永遠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筭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卽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為難况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軍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獎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數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苟羨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為不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考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地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閭閻行陣之間尚或干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為譏况厠太臣末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

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實爲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鑒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爲存轉禍爲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時東土飢荒義之輒開倉賑貸然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義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又遣尚書僕射謝安書曰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生業若不爾此一郡久以蹈東海矣今事之大者未布漕運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

卷之六

六

王

可歎也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反者衆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擒家及同伍尋復亡叛百姓流亡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亡絕沒家戶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怠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克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五歲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爲重於殺戮可以絕姦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邪義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義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爲之序以申其志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

卷之六

六

王

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覽得於已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爲陳迹猶不能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

史纂在編卷五九

六

卷五

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義之比於石崇聞而甚喜性愛鴟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鴟善鳴求市未得遂攜親友命駕就觀姥聞義之將至烹以待之義之歎惜彌日又山陰有一道士養好鴟義之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義之欣然寫畢籠鴟而歸甚以爲樂其任率如此嘗詣門生家見渠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爲

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者累日又嘗在戴山見一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義之書其扇各爲五字姥初有愠色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邪姥如其言人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義之笑而不答其書爲世所重皆此類也每自稱我書與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鴈行也曾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義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嘗以章草答庾亮而翼深歎伏因與義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俱遂乃亡失常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

史纂在編卷五九

六

卷五

書煥若神明頃還舊觀時驃騎將軍王述少有名譽與義之齊名而義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述先爲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義之代述止一弔遂不重詣述每聞角聲謂義之當候已輒灑掃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義之竟不顧述深以爲恨及述爲揚州刺史就徵周行郡界而不過義之臨發一別而去先是義之常謂賓友曰懷祖正當作尚書耳投老可得僕射更求會稽便自逸然及述掌顯授義之耻爲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州行人失辭大爲時賢所笑既而內懷愧歎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

適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述後檢察會稽郡辨其
刑政王者疲於簡對義之深耻之遂稱病去郡於父
母墓前自誓曰維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
亥小子義之敢告二尊之靈義之不天夙遭閔凶不
蒙過庭之訓母兄鞠育得漸庶幾遂因人乏蒙國寵
榮進無忠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每仰詠老氏周任
之誠常恐死亡無日憂及宗祀豈在微身而已是用
寤寐永歎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之於今謹以今月
吉辰肆筵設席稽顙歸誠告誓先靈自今之後敢渝
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予也子而不予
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容信誓之誠有如皦日
義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爲娛又
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徧游東中
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謝安嘗
謂義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
惡義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須正賴絲竹陶寫恒
恐兒輩覺其樂懼之趣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
時劉惔爲丹陽令許詢嘗就惔宿牀帷新麗飲食豐
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
吾安得保此義之在坐曰今某許遇稷契當無此言

二人並有愧色初義之既優游無事與吏部郎謝萬
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汚身穢跡可謂難
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天賜達
天不祥頃東游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幸諸子抱弱
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
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戒以輕薄庶
今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
石東游山海并田視地利願養閒暇衣食之餘欲與
親知時共惟譙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蒲語田里
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邪常依陸
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夫志願盡於
此也萬後爲豫州都督又遺萬書誡之曰以君邁往
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爲意然所謂通識正自
當隨事行藏乃爲弘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
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
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萬不
能用果敗年五十九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諸子尊先
旨固讓不受有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早卒次凝之
亦王草隸仕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王氏世
事張氏五斗米道凝之謂爲孫恩之攻會稽察佐請

爲之備疑之不從方入靖室請禱出語諸將佐曰吾已請大道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爲孫恩所害微之字子猷性卓犖不羈爲大司馬桓溫參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爲車騎桓沖騎兵參軍沖問卿署何曹對曰似爲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嘗從沖行值天雨微之因下馬排入車中謂曰公豈得獨擅一車冲嘗謂微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微之初不酬荅直高視以手版柱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時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出坐輿

史纂要編纂卷八

卷八

卷八

造竹下韻爾良久主人灑掃請坐微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微之便以此賞之盡懽而去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微之但肅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邪嘗居山陰下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微之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耶安道達字也微之雅性放誕好聲色嘗夜與弟獻之共讀高士傳讚獻之賞并丹高繁微之曰未若長卿慢世也其傲達若此時人皆欽其才而穢其行後爲黃門侍

郎棄官東歸與獻之俱病篤時有術人云人命應終而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微之謂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已年有餘得以足亡者矣今君與弟筭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微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兀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絕先有背疾遂潰裂月餘亦卒子楨之楨之字公幹歷位侍中大司馬長史桓玄爲太尉朝臣畢集問楨之我何如君亡叔在坐咸爲氣咽楨之曰亡叔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皆悅操之字子重歷侍中尚書豫章太守獻

史纂要編纂卷八

卷八

卷八

之字子敬小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閑居終日密止不怠風流爲一時之冠年數歲嘗觀門生搏蒲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嘗與兄微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嘗與微之共在一室忽然火發微之遽走取履獻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夜卧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氍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盜驚走工草

蘇晉丹青七八歲時學書數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
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爲方丈大字羲之
甚以爲能觀者數百人桓溫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畫
作鳥駸特牛甚妙起家州主簿祕書郎轉丞以選尚
新安公主嘗經吳郡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相識乘
平肩輿徑入時辟疆方集賓友而獻之游歷既畢傍
若無人辟疆勃然數之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
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齒之僮耳便驅出門獻之傲
如也不以屑意謝安甚欽愛之請爲長史安進號衛
將軍復爲長史太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使獻之題

卷之九

書

榜以爲萬代寶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陵雲殿榜未
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登書之比
訖鬚髮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揣
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
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安又問曰君書何
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人那
得知尋除吳興太守徵拜中書令及安薨贈禮有同
異之議惟獻之與徐邈共明安之忠勳獻之乃上疏
曰故太傅臣安少振玄風道譽洋溢弱冠返棲則契
齊箕皓應運釋褐而王猷允塞及至載宣威靈強猾

消殄功勳既融投報高讓且服事先帝眷隆布衣陞
下踐祚陽秋尚富盡心竭智以輔聖明考其潛躍始
終事情繼緒實大晉之雋輔義篤於義臣矣伏惟陛
下留心察臣澄神於省察孝武帝遂加安殊禮未幾
獻之遇疾家人爲上章道家法應首過問其有何得
失對曰不覺餘事惟憶與鄒家離婚獻之前妻鄒曇
女也俄而卒於官安僖皇后立以后父追贈侍中光
祿大夫謚曰憲無子以兄子靜之嗣位至義興太守
時議者以爲羲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
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桓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爲

卷之九

書

一表置左右以詵之始羲之所與共游者許邁字叔
玄丹陽句容人也家世士族而邁少恬靜不慕仕進
未弱冠嘗造郭璞璞爲之筮遇泰之上六爻發璞謂
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
跡潛遁人莫知之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父母尚存
未忍違親謂餘杭懸壺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
門潛通五嶽陳安世茅季偉常所游處於是立精舍
於懸壺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絕世務以尋仙館朔
望時節還家自省而已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家
遂攜其同志徧游名山焉初採藥於桐廬縣之桓山

解木涉三年時欲斷穀以此山近人不得專一四面
藩之好道之徒欲相見者登樓與語以此爲樂常服
氣一氣千餘息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
眇爾自得終焉之志乃改名玄字遠游與婦書告
別又著詩十二首論神仙之事焉羲之造之未嘗不
彌日忘歸相與爲世外之交玄遺羲之書云自山陰
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
末諸得道者皆在焉羲之自爲之傳述靈異之跡甚
多不可詳紀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
制曰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
去朴歸華舒展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
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遠乎鍾王
以降畧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爲迫絕論其盡善
或有所疑至於布纖濃分疎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
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
爲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疎瘦如隆
冬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
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
者故翰墨之病歟蕭子雲近世擅名江表然僅得成
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鶩春蚓字字如縮秋蛇卧王

蒙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禿千兔之翰聚無一毫
之筋窮萬較之皮歛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溫
名邪此數千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
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
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
正詎之不覺爲倏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
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陸羽曰徐吏部不受右軍筆法而體裁似右軍顏太
保受右軍筆法而點畫不似何也有博古君子曰蓋
以徐得右軍皮膚眼鼻也所以似之顏得右軍筋骨
心肺也所以不似也

唐懷素

唐僧懷素姓錢氏疎放不拘細行萬緣解膠心自得之於是飲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時酒酣興發遇寺壁里墻衣裳器皿靡不書之貧無紙可書嘗於故里種芭蕉萬餘株以供揮灑書未足乃漆一盤書之又漆一方板久之盤板皆穿懷素伯祖惠融禪師者也先時學歐陽詢書世莫能辨至是鄉中呼爲大錢師小錢師吏部韋尚書陟見而賞之曰此沙門札翰當振宇宙大名懷素心悟曰夫學無師授如不由戶而出乃師金吾兵曹錢瑋邸形授其筆法至中夕謂懷

素曰草書古勢多矣惟

素

素曰草書古勢多矣惟太宗以獻之書如凌冬枯樹寒寂勁硬不置枝葉張旭長史又嘗私謂形曰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余師而爲故得奇恠凡草聖盡於此懷素不復應對但連叫數十聲曰得之矣經歲餘辭去形曰萬里之別無以爲贈吾有一寶割而相與先時人傳形有右軍惡溪小王騷勞三帖擬此書課以一本相付及臨路曰草書豎牽似古釵脚勉旃至晚歲顏太師真卿以懷素爲同學邸兵曹弟子問之曰夫草書於師授之外須自得之張長史觀孤蓬驚沙之外見公孫大娘劍器舞始得低昂迴翔之狀未知

邸兵曹有之乎懷素對曰似古釵脚爲草書豎牽之怪真卿於是微笑經數月不言其書懷素又辭之去其卿曰師豎學古釵脚何如屋漏痕懷素抱顏公脚自賊賊久之真卿徐問之曰師亦有自得之乎對曰貧道觀夏雲多奇峯輒嘗師之夏雲因風變化乃無常勢又遇壁拆之路一一自然顏公曰噫草聖之淵妙代不絕人可謂聞所未聞之旨

素曰草書古勢多矣惟

素

元趙孟頫

趙孟頫字子昂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也五世祖子偁四世祖伯圭高宗無子立子偁之子是爲孝宗伯圭其兄也賜第于湖州故孟頫爲湖州人孟頫幼聰敏讀書過目輒成誦爲文操筆立就年十四用父蔭補官宋亡家居益自力於學至元二十三年御史程鉅夫奉詔搜訪遺逸于江南得孟頫以之入見孟頫才氣英邁神采煥發如神仙中人世祖顧之喜使坐右丞葉李上或言孟頫宋宗室子不宜使近左右帝不聽時方立尚書省命孟頫草詔頒天下帝覽之

卷之九

早

喜曰得朕心之所欲言者矣詔集百官於刑部議法衆欲計至元鈔二百貫贓滿者死孟頫曰始造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今二十餘年間輕重相去數十倍故改中統爲至元又二十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爲直雖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贓最爲適中況鈔乃宋時所創施於邊郡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廼欲以此斷人死命似不足深取也或以孟頫年少初從南方來識國法不便意頗不平責孟頫曰今朝

延行至元鈔故犯法者以是計贓論罪汝以爲非豈欲沮格至元鈔耶孟頫曰法者人命所係議有重輕則人不得其死矣孟頫奉詔與議不敢不言今中統鈔虛故改至元鈔謂至元鈔終無虛時豈有是理公不揆於理欲以勢相陵可乎其人有愧色帝初欲大用孟頫議者難之授兵部郎中使桑哥鍾初鳴時即坐省中六曹官後至者則皆之孟頫偶後至斷事官遽引孟頫受答孟頫入訴於都堂右丞葉李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養其廉耻教之節義且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桑哥亟慰孟頫使出自是所答唯曹史以下帝聞孟頫素貧賜鈔五十錠遷集賢直學士是歲地震北京尤甚地陷黑沙水涌出人死傷數十萬帝深憂之時駐蹕龍虎臺遣撒里馳還召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災之由議者畏忌桑哥但泛引經傳及五行災異之言以修人事應天變爲對莫敢語及時政先是桑哥遣忻都王濟等理筭天下錢糧已徵入數百萬未徵者尚數千萬官民特甚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逃山林者則發兵捕之皆莫敢沮其事孟頫與撒里甚善勸令奏帝赦之天下盡與蠲除庶幾民變可弭撒里入奏如孟頫所言帝從之詔草已具

哥志謂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糧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何所從取非及是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

倘以失陷錢糧數千萬歸咎尚書省豈不爲丞相深累耶桑哥悟民始獲蘇帝嘗問葉李留夢炎優劣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而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夢炎賢於李耶夢炎在宋爲狀元位至丞相當賈似道誤國罔上夢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汝以夢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賦詩譏之孟頫所賦詩有往

蘇桑哥傳事九本

孟

孟

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之語帝歎賞焉孟頫退謂奉御徹里曰帝論賈似道誤國責留夢炎不言桑哥罪甚於似道而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然我疏遠之臣言必不聽侍臣中讀書知義理慷慨有大節又爲上所親信無踰公者夫捐一旦之命爲萬姓除殘賊仁者之事也公必勉之旣而徹里至帝前數桑哥罪惡帝怒命衛士批其頰血涌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對如初時大臣亦有繼言者帝遂按誅桑哥罷尚書省大臣多以罪去帝欲使孟頫與聞中書政事孟頫固辭有旨令出入宮門無禁

每見必從容語及治道多所裨益帝問汝趙太祖孫耶太宗孫耶對曰臣太祖十一世孫帝曰太祖行事汝知之乎孟頫謝不知帝曰太祖行事多可取者朕皆知之孟頫自念久在上側必爲人所忌力請補外出同知濟南府會修世祖實錄召還久之遷知汾州未上有旨書金字藏經既成除江淞儒學提舉至大三年召至京師以翰林侍讀學士與他學士撰定祀南郊祝文及擬進殿名議不合謁告去仁宗在東宮素知其名延祐元年除翰林侍講學士帝眷之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帝嘗與侍臣論文學之士以孟頫

桑桑哥傳事九本

孟

比唐李白朱蘇子瞻又嘗稱孟頫操履純正博學多聞善畫絕倫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及有不悅者聞之帝初若不聞者又有上書言國史所載不宜使孟頫與聞者帝乃曰趙子昂世祖所簡拔朕特優以禮貌置於館閣典司述作傳之後世此屬吹噓何也孟頫嘗累月不至宮中帝以問左右皆謂其年老畏寒勅御府賜貂鼠裘初孟頫以程鉅夫薦起家爲郎及鉅夫爲翰林學士承旨求致仕去孟頫代之先往拜其門而後入院時人以爲衣冠盛事得請南歸帝遣使賜衣幣趣之還朝以疾不果行至治元年英宗

進使卽其家俾書孝經賜上尊及衣二襲是歲卒年六十九諡文敏孟頫所著有尚書註有琴原樂原得律呂不傳之妙詩文清邃奇逸讀之使人有飄飄出塵之想篆籀分隸真行草書無不冠絕古今遂以書名天下天竺有僧數萬里來求其書歸國中寶之其畫山水木石花竹人馬尤精緻前史官楊載稱孟頫之才頗爲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人以爲知言云子雍奕並以書畫知名

歷代史纂左編卷一百二十九

宋

歷代史纂左編卷一百二十九

歷代史纂左編卷一百三十

明都察院右都御史孫汝匯等奉旨纂修歷代史纂左編卷一百三十
李太僕臣商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東軍務新安明宗憲校刊

門告與王革

武進左 孫校正

隱逸

周魯仲連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倜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游于趙趙孝成王時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于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者前所與齊滑王爭彊爲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滑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必非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于外今又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

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于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交之于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曷

成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君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斲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毋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于秦若僕耶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于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莞簟攝衽抱机視膳于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簞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于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

平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
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而弔也鄒之羣臣曰必
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于鄒鄒魯之臣生則
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膊槨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
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
國也俱據萬乘各有稱王之名賭其一戰而勝欲從
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
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
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
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官梁王安得晏然而已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六 魯世家

四

林

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于是新垣衍起再拜謝
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
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
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
引而去于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
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
魯連笑曰所貴于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
有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
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
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譏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

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
下魯連乃爲書納之矢以射城中燕將見魯連書泣
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
殺虜於齊甚衆恐已而後見辱謂然歎曰與人刃我
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
欲爵之魯連逃隱于海上曰吾與富貴而絀於人寧
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魯世家

五

漢王貢兩龔傳叙

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維維邑伯夷叔齊薄之餓死于首陽不食其祿周猶稱盛德焉然孔子賢此二人以爲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而孟子亦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莫不興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漢興有園公綺里季角里先生夏黃公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聞而召之不至其後呂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東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以爲

卷一百一十五

六

六

林

重遂用自安詔在留侯傳其後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詘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

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執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傳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楊雄少時從游學已而仕

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膺

素善雄久之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

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疆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嘆曰楊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及雄著書言當世士稱此二人其論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執諸名卿可幾曰君子德名爲幾梁齊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虐成其名谷口鄭子真不詘其志耕于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楚兩龔之潔其清矣乎蜀嚴湛冥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

卷一百一十五

七

七

華

漢梅福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諫上遂不納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爲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殷後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武帝時始封周後姬嘉爲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爲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時匡衡議以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爲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

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述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語在成記是時福居家常以讀書養性爲事至元始中王莽顯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云

後漢嚴光

嚴光字子陵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學及光武卽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數馬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于北軍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司徒侯霸素與光舊遣使奉書使人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卽詣造迫于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答乃投刺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 equal 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

卷之六

十一

王

也車駕卽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卽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于是升輿歎息而去後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諫議大夫不屈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建武十七年復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惜之詔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後漢郭泰

郭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臯屈伯彦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地理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並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

卷之六

十一

王

貌魁偉褒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後遭母憂有至孝稱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數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閎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弟子以千數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關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旣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明年春卒于家時年

四十八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爲文旣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初太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黃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太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沈澁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頃之陂澄之不清撓之不清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太以是名問天下後之好事或益附增張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今錄其章章效於事者著之篇末左原爲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嘗過諸路爲設酒肴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駟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遠邇頗回尚不能無過況其餘乎慎勿悲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林宗不絕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林宗在學原愧召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衆人咸謝服焉茅容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其言因請寓宿旦日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旣而已共其毋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

德孟敏巨鹿人也客居太原荷甌墮地不顧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甌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庾乘少給事縣廷爲門士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官遂爲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第窮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讐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爲貴徵辟並不起號曰徵君宋果性輕悍意與人報讐爲郡縣所疾林宗乃訓之義方懼以禍敗果感悔叩頭謝罪遂改節自勑後以烈氣聞辟公府侍御史并州刺史所在能化賈淑林宗鄉人也雖世有冠冕而性險邑里患之林宗遭母憂淑來脩弔旣而鉅鹿孫威直亦至威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恠之不進而去林宗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淑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鄉里有憂患者淑輒傾身營救爲州閭所稱史叔賓者陳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論議阿枉數名云黃允濟陰人也以儒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婚見允而歎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

姑曰今當見棄方與王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
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
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世謝
甄汝南人也與陳留邊讓並喜談論俱有盛名每共
侯林宗未嘗不達日達夜林宗謂門人曰二子英才
有餘而並不入道惜乎甄後不拘細行爲人所毀讓
以輕侮曹操操殺之王柔弟澤林宗同郡人也兄弟
總角共侯林宗以訪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以仕
進顯季道當以經術通然違方政務亦不能至也後
果如所言柔爲護身奴中郎將澤爲代郡太守又識

卷之三

六

十四

王

後漢黃憲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
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
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旣而前至
袁閔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閔曰
見吾叔度耶是時同郡戴良才高裾傲而見憲未嘗
不正容及歸問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從復牛醫
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爲不及也旣覩其
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
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
存乎心及蕃爲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
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
能屈憲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閔不宿而退進往
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
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之波澄之不清
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
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
八終天下號曰徵君語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
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疵吝將以道周性
全無德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爲憲隤然其處順淵

卷之三

六

五

乎其似道淺深莫辨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故電通論云

卷之八

書

去

芳

後漢徐穉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爲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天挺俊乂爲陛下出常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閔潁州李曇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並不至帝因問陳蕃曰徐穉袁閔韋著孰爲先後蕃對曰閔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而雕至于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爲先穉嘗爲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及于途容爲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爲我謝郭林宗大樹

卷之八

徐穉

七

何

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及林宗有母
憂稱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恠不知其
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平生芻
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靈帝初欲蒲輪聘稱
會卒時年七十二子胤字季登為行孝悌亦隱居不
仕太守華歆禮請相見固稱病不詣漢末寇賊縱橫
皆敬胤禮行轉相約敕不犯其閭

後漢袁閔

袁閔字夏甫彭之孫也少厲操行苦身脩節父賀為
彭城相閔往省謁變姓名徒行無旅既至府門連日
吏不為通會阿母出見閔驚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
而辭去賀遣車送之閔稱眩疾不肯乘反郡界無知
者及賀卒郡閔兄弟迎喪不受賻朋衰經扶柩冒犯
寒露體貌枯毀手足流血見者莫不傷之服闕累徵
聘舉召皆不應居處側陋以耕學為業從父逢隗並
貴盛數饋之無所受閔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
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
為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卽晉三郤矣延嘉末黨事將
作閔遂散髮絕世欲投迹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
築土室四周於廷下為戶自牖納飲食而已且于室
中東向拜母母恩閔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
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歿不為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
以為狂生潛身八年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
閔誦經不移賊相約語而入其閭鄉人就閔避難皆
得全免年五十七卒於上室閔臨卒勅其子曰勿設
殯棺但著禪衫疏布單衣幅巾親尸於板牀之上以
五百鑿為藏

後漢陳寔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出於單微自爲兒童雖在戲弄爲等類所歸少作縣吏常給事廨役後爲郡亭刺史佐而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試甚奇之聽受業太學後令復召爲吏乃避隱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楊吏以寔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爲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召楊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家貧復爲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爲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

卷之六

六

五

文

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惟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爲尚書郡中士大夫迭至輪氏傳舍倫謂衆人言曰吾前爲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小自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寔固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旬月以暮喪去官復再遷除太丘長脩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人戶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欲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

拘司官聞而歎之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于人乎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歛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及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持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以爲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耻之寔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寔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于梁上寔陰見之起

卷之六

六

五

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刻已反善然此當由貧困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賜等常歎寔大位未登愧于先之及黨禁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乃謝使者曰寔久絕人事飾以待終而已時三公每缺議者歸之累見徵命遂不起閉門懸車接遲養老中平四年年八十四卒于家何進遣使

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袞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謚爲文範先生有子六人紀譔最賢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後漢王烈

王烈字彥方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王得之盜請罪曰刑戮自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耻惡必能改過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于路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于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遭黃巾董卓之亂乃與管寧邴原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訪州政事欲以爲長史烈乃爲商賈自穢得免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于遼東年七十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後漢管寧

管寧字幼安北海人也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贈賙悉辭不受稱財以送終長八尺美須眉與平原華歆同縣郡原相友俱游學於異國並敬善陳仲弓天下大亂關公孫度令行于海外遂與原及太原王烈等至於遼東度虛館以候之既往見度乃廬于山谷時避難多居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後漸來從之隣人有牛暴寧田寧爲牽牛著涼處自與飲食過于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寧所居屯落會井而汲男女錯雜至爭汲關閱寧多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使知來者得而怪之問知是寧乃各相悔責不復關訟曹操爲司空辟寧度子康絕命不宜中國少安客人皆還唯寧晏然若將終焉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薦寧曹丕篡位徵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送之南郊加贈服物自寧之東也度康恭前後所資遺皆受而藏諸既而西渡盡封還之詔以寧爲太中大夫固辭不受明帝卽位太尉華歆遜位讓寧詔以寧爲光祿勳又詔青州刺史命別駕從事郡丞承奉詔以禮發遣寧詣行所在給安車吏從茵蓐道上厨食上道先奏寧稱

草莽臣上疏固辭自黃初至於青龍徵命相仍常以八月賜牛酒詔書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爲守節高平審老疾廷頻邪喜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爲州吏與寧鄰北臣常使經營消息貢說寧常著皂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出入園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祭輒自力強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識形象常特加觴沽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甯水中澡洒手足闕于園圃臣揆寧前後辭讓之意獨自以生長潛逸者艾智衰是以栖遲每執謙退此寧志行所欲必全不爲守高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求寧衛尉孟觀侍中孫資中書侍郎王基薦寧曰伏見太中大夫管寧應二儀之中和總九德之純懿含章素質冰潔淵清玄虛澹泊與道遙娛心黃老遊志六藝升堂入室究其間奧韜古今于胃懷包道德之機要中平之際黃巾陸梁華夏傾蕩王綱弛頓遂邀時艱乘桴越海羈旅遼東三十餘年在乾之始歷景藏光嘉遁養浩韜韞儒墨潛化傍流暢於殊俗黃初四年高祖文皇帝時咨羣公思求儒又故司徒華歆舉寧應選公車特徵振翼遐裔翻然來翔行遇屯厄遭

羅疾病卽拜大中大夫烈祖明皇帝嘉美其德登爲
光祿勳寧疾彌留未能進道今寧舊疾已瘳行年八
十志無衰倦環堵簞門偃息窮巷飯糲糊口并日而
食吟詠詩書不改其樂因而能通遭難必濟經危蹈
險不易其節金聲玉色久而彌彰揆其終始殆天所
祚當贊大魏輔亮雍熙袞職有闕羣下翫望昔高宗
刻象營求賢哲周文啓龜以卜良佐況寧前朝所表
名德已著而久栖遲未時引致非所以奉尊明訓繼
成前志也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聘仍受几杖延登
東序敷陳墳素坐而論道上正旋璣協和皇極下阜

耆素在編卷五十八

美

羣生彝倫攸序必有可觀光益大化若寧固執匪石
守志箕山追迹淇崖參蹤巢許斯亦聖朝同符唐虞
優賢揚歷垂聲千載雖出處殊塗俯仰異體至於興
治美俗其揆一也于是特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
焉會寧卒時年八十四拜子藐郎中後爲博士初寧
妻先卒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
嘉之豈自遭之而違本心哉

漢田疇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擊劍初平
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歎曰賊
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海俄然莫有固志身備宗室遺
老不得自同於衆今欲奉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命
之士乎衆議咸曰田疇雖年少多稱其奇疇時年二
十二矣虞乃備禮請與相見大悅之遂署爲從事具
其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
爲衆所指名願以私行期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
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慕從者二十騎俱往

耆素在編卷五十八

毛

族

虞自出祖而遣之既取道疇乃更上西關出塞傍北
山直趣朔方循間徑而去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
尉疇以爲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
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並辟皆不就得報馳還未至
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
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墓
而不送章報于我也疇答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唯
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
故不進也且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旣滅無罪之
君又讐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皆蹈東

海而死耳豈忍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釋不誅也
拘之軍下禁其故人莫得與通或說瓚曰田疇義士
君弗能禮而又囚之恐失衆心瓚乃縱遣疇疇得北
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讐不報
吾不可以立于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
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
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爲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都
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地願推擇其賢長者以
爲之主皆曰善同僉推疇疇曰今來在此非苟安而
已將圖大事復怨雪耻竊恐未得其志而輕薄之徒

卷之五

天

新

自相侵侮快一時無深計遠慮疇有愚計願與諸君
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爲約束相殺傷犯盜爭訟
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餘條又制爲婚姻
嫁娶之禮興舉學校講授之業施行其衆衆皆便之
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丸鮮卑並各遣
譯使致貢遺疇悉撫納令不爲寇袁紹數遣使招命
又卽授將軍印因安輯所統疇皆拒不當紹死其子
尚又辟焉疇終不行疇常忿烏丸多賊殺其郡寇
蓋有欲討之意而力不能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烏
丸未至先遣使辟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謂曰

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
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笑而謂之曰此非君所識也
遂隨使者到軍署司空戶曹掾引見諮議明日出令
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卽舉茂才拜爲脩令不之
官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滄下漳滯不通
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操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
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
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自建武以
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
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

卷之五

天

新

盧龍山越白檀之險出虛空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
備蹋頓之首可不戰而禽也操曰善乃引軍還而署
大木表于水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候秋
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爲大軍去也操令疇
將其衆爲鄉道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挂
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操于交
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封疇
亭侯邑五百戶疇自以始爲君難率衆遁逃志義不
立反以爲利非本意也固讓操知其至心許而不奪
遼東斬送袁尚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疇以嘗爲

尚所辟乃往弔祭操亦不問疇盡將其家屬及宗人三百餘家居鄴操賜疇車馬穀帛皆散之宗族知舊從征荊州還操追念疇功殊美恨前聽疇之讓曰此成一人之志而虧王法大制也於是乃復以前爵封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操不聽欲引拜之至于數四終不受有司劾疇猶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刑操重其事依違者久之乃下世子及大臣博議世子以疇同於子文辭祿申胥逃賞宜勿奪以優其節尚書令荀彧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爲可聽操猶欲俟之疇素與夏侯惇善操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自從君

登鹿門山因採藥不反

子

華

後漢龐公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龜穴于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于隴上而妻子耘于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畝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携其妻子登鹿門山因採藥不反

圭

薛

晉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一弦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恙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時時游人間所經家或設衣食者一無所受辭去皆捨棄嘗住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亦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又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仍作幽憤詩曰昔慚柳下今愧孫登或謂登以魏晉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者也竟不知所終

晉書

卷一

贊

晉劉伶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身長六尺容貌其陋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爲心澹嘿少言不妄交游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不以家產無有介志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鍾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遇其求酒于其妻妾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見之言慎不可聽仍飲酒御肉隗然復醉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伶雖陶兀昏放而機應不差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其辭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蜂起先生于是方捧甕承槽銜盃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恍然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

晉書

卷一

贊

視不覩太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
觀萬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騖
羸之與螟蛉嘗爲建威參軍秦始初對策盛言無爲
之化時輩皆以高第得調伶獨以無用罷竟以壽終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

卷一

晉皇甫謐

皇甫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
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游蕩無度
或以爲癡嘗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
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
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
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
之甚也脩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
謐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
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沈靜寡欲始有高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

尚之志以著述爲務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賢之
論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或勸謐脩名廣交謐以
爲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
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後爲名乎作玄
守論以答之曰或謂謐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
所惡何故委形待於窮而不變乎且道之所貴者理
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饑寒不勝
轉死溝壑其誰知乎謐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
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擾全道
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所欲哉吾聞食人之祿

懷人之憂形強猶不堪況吾之弱疾乎且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憂孰與富貴擾神耗精者乎又生爲人所不知死爲人所不惜至矣嗚呼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號者以爲損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爲益也然則號笑非益死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體足也如迴天下之念以追損生之禍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之病豈道德之至乎夫唯無損則至堅矣夫唯無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真立乎損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則我道全矣遂不仕耽玩典籍忘寢食時人謂之書淫或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謚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之修短分定懸天乎叔父有子旣冠謚年四十喪所生後母遂還本宗城陽太守梁柳謚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謚餞之謚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豈古人之道是非吾所安也時魏郡召上計掾舉孝廉景元初相國辟皆不行武帝頻下詔敦逼不已謚上疏自稱草莽臣曰臣以疋弊迷於道輒因疾抽簪散髮林阜人綱不閑烏

獸爲群陛下披榛採蘭并收蒿艾是以臯陶振褐不仁者遠臣惟頑蒙備食晉粟猶識唐人擊壤之樂宜赴京城稱壽闕外而小人無良致災速禍及嬰篤疾軀半不仁右脚偏小十有九載又服寒食藥違錯節度辛苦荼毒於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當暑煩悶加咳嗽逆或若溫瘡或類傷寒浮氣流腫四肢酸重於今因劣救命呼喻父兄見出妻息長訣仰迫天威扶輿就道所苦加焉不任進路委身待罪伏枕歎息臣聞韶衛不並奏雅鄭不兼御故御子入周禍延王叔虞丘稱賢樊姬掩口君子小人禮不同器況臣糠粃糠之彫胡庸夫錦衣不稱其服也竊聞同命之士咸以畢剄唯臣疾疢抱甕牀羸雖貪明時懼斃命路隅設臣不疾已遭堯舜之世執志箕山猶當容之臣聞上有明聖之主下有輪實之臣上有在寬之政下有委情之人唯陛下留神垂恕更旌瓌俊索隱於傳巖收釣於渭濱無令泥滓久濁清流謚辭切言至遂見聽歲餘又舉賢良方正並不起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謚雖羸疾披閱不怠初服寒食散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嘗悲恚叩頭欲自殺叔母諫而止并陰太守文立表以命士有贊爲煩請絕其禮幣詔

從之謚聞而歎曰之夫不可與圖存而以革

歷代之制其可乎夫東周變易之明義玄纁之費自古之舊也故孔子稱風夜強學以待問席上之珍以待聘士於是乎三揖乃進明致之難也一讓而退明去之易也若殷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太公或身卽莘野或就載以歸唯恐禮之不重豈吝其煩費哉且一禮不備真女耻之况命士乎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棄之如何政之失賢於此乎在矣咸寧初又詔曰男子皇甫謐沈靜履素守學好古與流俗異趣其以謚爲太子中庶子謐固辭篤疾帝初雖

卷之六

宋

不奪其志尋復發詔徵爲議郎又召補著作郎司隸校尉劉毅請爲功曹並不應者論爲葬送之制名曰篤終曰玄晏先生以爲亡存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也故禮六十而制壽至於九十各有等差防終以素豈流俗之多忌者哉吾年雖未制壽然嬰疾彌紀仍遭喪難神氣損劣困頓數矣常懼天隕不期慮終無素是以畧陳至懷夫人之所貪者生也所惡者死也雖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可逃遁人之死也精歇形散竟無不之故氣屬於天寄命終盡窮體反真故尸藏於地是以神不存體則與氣升降尸不久寄於地

卷之六

宋

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隔真故桓司馬石槨不如速朽季孫與璠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爲華元不臣楊王孫親上漢書以爲賢於秦始皇如今竟必有知則人鬼異制黃泉之親死多於生必將備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況終非卽靈之意也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損之無益而啓奸心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爲棺槨備贈存物無異於埋金路隅而書表於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厚葬以啓姦心或剖破棺槨或牽曳形骸或剝臂將金環或捫腸求珠玉焚如之形不痛於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無不發之墓也故張釋之曰使其中有欲雖因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斯言達矣吾之師也夫贈終加厚非厚死也生者自爲也遂生意於無益棄死者之所屬知者所不行也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是以死得歸真亡不損生故吾欲朝夕葬夕死朝葬不設棺槨不加纆斂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殯舍之物一皆絕之吾本

欲露形入院以身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又頻革理
今故掘爲之制奢不石柳儉不露形氣絕之後便
卽時服幅巾故衣以遽祿裹尸麻約二頭置尸牀上
擇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長一丈五尺廣六尺阮訖
舉床就阮去牀下尸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齋孝經
一卷示不忘孝道遽祿之外便以親上上與地平還
其故草使生其上無種樹木削除使生迹無處自求
不知不見可欲則姦不生心終始無怵惕千載不忘
患形骸與后土同體魂爽與元氣合靈真篤愛之至
也若亡有前後不得移柩柩葬自周公來非古制也

史纂卷之五

不盡

平

劉

葬葬蒼梧二妃不從以爲一定何必周禮無問師工
無信卜筮無拘俗言無張神坐無十五日朝夕上食
禮不墓祭但月朔於家設席以祭百日而止臨必昏
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
今之封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傷魂
而有靈則究悲沒世長爲恨鬼王孫之子可以爲誠
死誓難違幸無改焉竟不仕太康三年卒年六十八
子童靈方回等遵其遺命謚所著詩賦誄頌論難其
多又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玄晏春
秋並重於世門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爲晉名臣

宋陶弘景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初弘景母郝氏夢兩
天人手執香爐至其所已而有娠以宋孝建三年戊
申歲夏至日生幼有異操年四五歲恒以荻爲筆畫
灰中學書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
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觀白日不覺爲遠矣父爲安
所害弘景終身不娶及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
朗目疎眉細形長額聳耳耳各有七十餘毛出外二
寸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餘卷一事
不知以爲深耻善琴棋工草隸弱冠齊高帝作相引

史纂卷之五

不盡

王

劉

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影不交外物唯以
披閱爲務朝儀故事多所取焉家貧求宰縣不遂求
明十年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
帛敕所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及發
公鄉祖之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咽咸云宋齊以
來未有斯事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
是第八洞宮名金陵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
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
山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札卽以隱居代名
始從東陽孫游嶽受符圖經法爲歷名山尋訪仙藥

身既輕捷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且未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爲今日之事豈惟身有仙相亦緣勢使之然沈約爲東陽郡守高其志節累書要之不至弘景爲人員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隨覺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僅得至其所本便馬善射晚皆不爲唯聽吹笙而已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

卷之八 梁武帝

四

其響欣然爲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性好著述尚奇異傾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筭山川地理方圓產物醫術本草帝代年歷以筭推知漢熹平三年丁丑冬至加時在日中而天實以乙亥冬至加時在半夜凡差三十八刻是漢歷後天二日十二刻也又以歷代皆取其先妣母后配饗帝祇以爲神理宜然碩學通儒咸所不悟又嘗造渾天象高二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與天相會云修道所須非止史官用是深慕張良爲人云古賢無比齊末爲歌曰水丑木爲梁字及

梁武帝至新林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奉表及聞議擇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武帝既早與之游及卽位後恩禮愈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弘景既得神符秘訣以爲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及帝服飛丹有驗益敬重之每得其書燒香虔受帝使造年歷至己巳歲而加朱點實太清三年也帝手敕招之錫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並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數曳尾

卷之八 梁武帝

四

之龜豈有可致之禮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以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爲山中宰相二宮及公王貴要參候相繼贈遺未嘗脫時多不納受縱留者卽作功德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弘景辟穀導引之法自隱處四十年許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修本草遇神仙桓闔謂曰君之陰功極著以所修本草用童垂水蛭輩爲藥功雖及人而害物命以此一紀後方得解形曾夢佛授其菩提記云名爲勝方菩薩凡詣鄒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後簡文臨南徐

欽其風素召至公堂以葛巾進見與談論數日而去
簡文甚敬異之天監中獻丹於武帝中大通初又獻
二丹其一名善勝一名成勝並為佳寶無疾自知應
逝逆剋亡日仍為告逝詩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
顏色不變屈申如常香氣累日氣氤滿山道令既沒
不須沐浴不須施牀止兩重席于地因所著舊衣上
加生絨裙及臂衣鞋冠巾法服左肘錄鈴右肘藥鈴
佩符絡左腋下繞腰穿環結於前釵符於髻上通以
大袈裟覆裳蒙首足明器有車馬道人道士並在門
下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内夜常點燈且常香火弟子
遵而行之詔贈太中大夫諡曰真白先生弘景妙解
術數逆知梁祚覆沒預制詩云夷甫任誕散平叔坐
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官詩秘在篋裏化外門
人方稍出之大同未人士兢談玄理不習武事後侯
景墓果在昭陽殿初弘景母夢青龍無尾自己升天
弘景果不妻無子從兄以子松喬嗣所著學苑百卷
孝經論語集註帝代年曆本草集註効驗方肘後百
一方今古州郡記圖像集要及王匱記七曜新舊術
疏占候合丹法式其秘密不傳及撰而未訖又十部
唯弟子得之

隋王績附錄者傳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也性簡放不喜拜揖兄通
隋大儒也聚徒河汾間倣古作六經又為中說以擬
論語不為諸儒稱道故道不顯惟中說獨傳通知績
誕縱不嬰以家事鄉族慶弔冠昏不與也與李播呂
才善大業中舉孝弟廉潔授秘書省正字不樂在朝
求為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時天下亦亂因劾遂解
去歎曰網羅在天吾且安之乃還鄉里有田十六頃
在河渚間仲長子光者亦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渚
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績愛其真徒與相近子光瘠
未嘗交語與對酌酒懽甚績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
釀酒養鳬鴈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
他書罕讀也欲見兄弟輒渡河還家遊北山東臯著
書自號東臯子乘牛經酒肆留或數日高祖武德初
以前官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
何樂邪答曰良醖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曰給一
斗時稱斗酒學士貞觀初以疾罷復調有司時太樂
署史焦革家善釀績求為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績固
請曰有深意竟除之革死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死績
曰天不使我酣美酒邪棄官去自是太樂丞為清職

述華酒法爲經又采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爲譜
李淳風曰君酒家南董也所居東南有盤石立杜康
祠祭之尊爲師以華配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
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酒邀者無貴賤輒往著五
斗先生傳刺史崔喜悅之請相見荅曰奈何坐召嚴
君平邪卒不詣杜之松故人也爲刺史請續講禮荅
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醉醪也之松歲時
贈以酒脯初兄疑爲隋著作郎撰隋書未成死續續
餘功亦不能成諫知終日命薄葬自誌其墓續之仕
以醉失職鄉人斬之託無心子以見趣曰無心子居
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無喜色越國法曰穢
行者不齒俄而無心子以穢行聞王黜之無愠色退
而適茫蕩之野過動之邑而見機士機士撫髀曰嘻
子賢者而以罪廢邪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見教曰
子聞蜚廉氏馬乎一者朱鬣白毳龍髯鳳臆驪馳如
舞終日不釋轡而以熱死一者重頭昂尾駝脰貉膝
跟齧善蹶棄諸野終年而肥夫鳳不憎山棲龍不差
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罹患不避穢而養精也其自處
如此

昔者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弟子捧書北面還

成列講罷程生退省於松下語及周易薛收嘆曰不
及伏羲氏乎何詞之多也俄而有負苓者睹瞻然委
檐而息曰吾子何嘆也薛生曰叟何爲者而徵吾嘆
負苓者曰夫麗朱者丹附墨者黑蓋漸而得之也今
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有嘆是六府五藏不能無受也
吾是以問薛生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畫
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文矣以爲文王病也吾是以
嘆負苓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
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
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而費畫也自伏
羲氏洩道之密漏神之幾分張太和礫裂元氣使天
下之智者詭道逆出曰我善言象而識物情陰陽相
磨遠近相取作爲剛柔之說以駭人志於是知者不
知而大朴散矣則伏羲氏始兆亂者安得嘆而嗟
文王負其苓而行追而問之居與姓名不荅文中子
聞之曰隱者也

唐武攸緒

武攸緒則天皇后兄惟良子也恬淡寡欲好易莊周書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後更授太子通事舍人累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鴻臚少卿后革命封安平郡王從封中岳固辭官願隱居后疑其詐許之以觀所爲攸緒廬巖下如素遁者后遣其兄攸宜敦諭卒不起后乃異之盤桓龍門沙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所賜金銀鑑鬲野服王公所遺鹿裘素障瘳栝塵尾皆流積不御市田穎陽使家奴雜作自混於民晚年肌肉消青目瞳有紫光晝能見星中宗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初降封巢國公遣國子司業杜慎盈齋書以安車召拜太子賓客苦祈還山詔可安樂公主出降又遣通事舍人李邈以璽書迎之將至帝敕有司卽兩儀殿設位行問道禮詔見日山帔葛巾不名不拜攸緒至更冠帶伏入通事舍人贊就位攸緒趨就常班再拜帝愕然禮不及行朝廷歎息賜予無所受親貴來謁道寒溫外默無所言及還中書門下學士朝官五品以上並祖城東俄而諸韋誅武氏連禍唯攸緒不及睿宗恐其不自安下詔慰諭復召拜太子賓客不就譙王重福之亂攸緒以誣被繫張說表置廬山中書

令姚元崇奏攸緒在武后時未嘗輒出今州縣逼遣士爲驚嗟願詔賜嵩山舊居令州縣存問詔可開元十一年卒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史九

唐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通百家說善言老子莊周洛州
管獨孤信見其少異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爲用
爾及長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以國子博士召不拜
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
詣京師年已老而聽視聰瞭帝嘆曰有道者欲官之
不受顯慶中復召見拜諫議大夫固辭上元元年稱
疾還山高宗賜良馬假鄱陽公主邑司以居之思邈
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善並說虛照隣等事之照隣
有惡疾不可爲戚而問曰高醫愈疾奈何答曰天有

史纂左編卷五十一

辛

女

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爲雨怒爲風疑爲雪霜張爲
虹蜺天常數也人之四支五藏一覺一寐吐納往來
流爲榮衛章爲氣色發爲音聲人常數也陽用其形
陰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則蒸生熱否生寒結爲瘤
贅陷爲瘡疽奔則喘乏竭則焦槁發乎而動乎形天
地亦然五緯縮贏字彗飛流其危診也寒暑不時其
蒸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瘤贅山崩土陷是其瘡疽奔
風暴雨其喘乏川瀆竭涸其焦槁高醫導以藥石救
以鍼劑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
有可振之災照隣曰人事奈何曰心爲之君君尚

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也膽之
爲將以果決爲務故欲大詩曰起起武夫公侯干城
大之謂也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爲利回不
爲義疚方之謂也智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幾
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復問養性之要答曰天有
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
慎也慎以畏爲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墜
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値子無畏則
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勲不立君無畏則治
不亂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

史纂左編卷五十一

五

女

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人者不制於彼
慎於小者不懼于大戒於近者不侮於遠知此則人
事畢矣初魏徵等修齊梁周隋等五家史屢咨所遺
其傳最詳永寧初卒年百餘歲遺令薄葬不藏明器
祭去牲牢孫處約嘗以諸子見思邈曰俊先顯侑晚
貴佗禍在執兵後皆驗太子詹事盧齊卿之少也思
邈曰後五十年位方伯吾孫爲屬吏願自愛時思邈
之孫溥尚未生及溥爲蕭丞而齊卿徐州刺史

唐司空圖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少有俊才咸通中一舉登進士第雅好爲文躁於進取頗自矜伐端士鄙之初從事使府隨衆登朝驟歷清要巢賊之亂車駕播遷圖有先人舊業在中條山極林泉之美圖自禮部員外郎因避地焉日以詩酒自娛屬天下版蕩士人多往依之互相推獎由是聲名藉甚昭宗反正以戶部侍郎徵至京師圖既負才慢世謂已當爲宰輔時要惡之稍抑其銳圖憤憤謝病復歸中條與人書疏不名官位但稱知非子又稱奈辱居士其所居曰禎

唐司空圖

五

五

貽谿谿上結茅屋命曰休休亭常自爲亭記云云已梁史臣謹案圖河中虞鄉人少有文彩未爲鄉里所稱會王凝自尚書郎出爲絳州刺史圖以文謁之大爲凝所賞歎由是知名未幾凝入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知貢舉擢圖上第頃之凝出爲宣州觀察使辟圖爲從事既渡江御史府奏圖監察下詔追之圖感凝知己之恩不忍輕離幕府滿百日不赴闕爲臺司所劾遂以本官分司久之徵拜禮部員外郎俄知制誥故集中有文曰戀恩稽命點繁洛師於今十年方忝聞此豈躁於進取者邪舊史不詳一至於此圖見

唐政多僻中官用事知天下必亂卽棄官歸中條山尋以中書舍人徵又拜禮部戶部侍郎皆不起及昭宗播遷華夏圖以密邇乘輿卽時奔問復辭還山故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誰憐借笏赴朝參此豈有意於相位邪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請圖撰碑得納數千匹圖致于虞鄉市心恣鄉人所取一日而盡是時盜賊充斥獨不入王官谷河中士人依圖避難獲全者甚衆昭宗東遷又以兵部侍郎召至洛下爲柳璨所阻一謝而退梁祖受禪以禮部尚書徵辭以老病卒年八十餘臣按梁室如敬翔李振杜曉楊等

唐司空圖

五

五

也

宋种放

种放字名逸河南洛陽人也放沉默好學七歲能屬文不與羣兒戲父嘗令舉進士放辭以業未成不可妄動每往來嵩華間慨然有山林意未幾父卒數兄皆于進獨放與母俱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峯結草爲廬僅庇風雨以講書爲業從學者衆得束脩以養母母亦樂道薄滋味放得辟穀術爲堂于峯頂盡日望雲危坐每山林暴漲道路阻隔糧糗乏絕止食芋栗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日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幅巾短褐負琴勢壺泝長溪坐盤石採

卷之八

种放

香

沈

卷之八

种放

香

章

三日廬于墓側翰林學士宋提集賢院學士錢若水知制誥王禹偁言其貧不克葬詔賜錢三萬帛三十匹米三十斛以助其喪四年兵部尚書張齊賢言放隱居三十年不遊城市十五載孝行純至可勵風俗簡朴退靜無謝古人復詔本府遣官詣山以禮發遣赴闕賚裝錢五萬放辭不起明年齊賢出守京兆復條陳放操行請加旌賁即賜詔曰汝隱居丘園博通古今孝弟之行鄉里所推慕古人之遺榮挹君子之常道屢覽守藩之奏彌彰遁世之風載謂來儀副予延佇今遣官齎詔召汝赴闕賜帛百匹錢十萬九月放至對崇政殿以幅巾見命坐與語詢以民政邊事放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謙讓不對即曰授左司諫直昭文館賜巾服簡帶館于都亭驛大官供饌翌日表辭恩命上知放舊與陳堯叟游令堯叟諭意又謂宰相曰朕求茂異以廣視聽資治道如放終未樂仕亦可遂其請也中書傳詔放曰病居山林天恩累加禮聘嚴狹溪鳥之性固不敢以祿仕爲意然主上虛懷待士旰食憂人之心亦不敢以祿賜束爲念遂詔不聽其讓數日復召見賜緋衣象簡犀帶銀魚御製五言詩寵之賜昭慶坊第一區加帷

帳什物銀器五百兩錢三十萬中謝日賜食學士院
自是屢得召對六年春再表暫歸故山詔許之將行
又遷起居舍人命館閣官宴餞于瓊林苑上賜七言
詩三章十月遣使就山撫問園其林泉居處以獻優
詔趣其入覲放以疾未平為請景德十月來朝言歸
山之久請計月不受俸詔特給之嘗因觀書賦詩上
曰放體格高古聞其歸私居終日默坐一室山水之
樂亦天性也每所詢問皆極經以對頗多裨益朕優
待之蓋以激浮兢也放每至京師泰雍生徒多就而
受業二年擢為右諫議大夫表乞嵩少養疾許之令

宋史李綱傳

李綱

綱

河南府檢校召對資政殿曲宴學士院是冬復來朝
三年以兄喪請告歸終南營葬復召宴賜詩放山居
草舍五六區啖野蔬蕎麥表求太宗御書及經史音
疏悉給焉十月復至上謂宰相曰放比來高尚其事
每所詢問頗有可采朝廷雖加爵秩而未能大用即
物議未厭所慮放卷而懷之即遣內侍齎詔諭之曰
朕臨御寰區憂勤旰食詳延茂異物色隱淪思訪話
言用熙庶績以卿棲心巖壑屏跡羣塵躊躇之遐
踪有曾顏之志行特舉貴園之典果無前習之心每
所諮詢備詳理道載觀敷納蔚有材謀深簡朕懷頗

思大用然以羣情未悉成命是稽今四隩來同萬區
思又方崇政本庶厚時風卿必能酌斟化源丹青王
度恢富國強兵之術味制禮作樂之規返朴還淳措
刑息訟輔予不逮馴至太平登用機衡弼成寡昧卿
宜體茲眷遇罄乃誠明敘經國之大猷迷致君之遠
略盡形奏牘以沃朕心副涼德之倚毗塞外朝之觀
聽乃司樞務式洽至公放上言曰臣讀書業文實自
父師之誨學古嗜退本求山林之樂思率天性以奉
至道豈有意于塵鹿蓋無心於紱冕其所幸者邦家
化成疆場兵偃群黎鼓舞庶彙胥悅蒲帛之聘寵渥

宋史李綱傳

李綱

綱

巖谷君命薦及肅聽祇受既朝象魏之下但愧林巖
之賤奉聖賢於咫尺聆德音之教論列迹侍從裁冠
諫諍雖愚者之慮竭忠規而屢陳而大君之明懼誓
言之無補今又訪以禮樂之制詢其刑政之方且小
器微材欲加大用蓋念沿革之攸宜歷三五而既異
弛張之體豈一二而可述國家謀建皇極躋納富壽
惟二聖之光宅總百王之闕漏豈伊莚非敢預論述
方今德義宣朗鸞驥戾止如臣之材儼爾駢列伏望
洞知臣之鑒憐守節之志偶泛駕無覆壓之害使為
器免溢蕩之咎寢此過聽遂其夙心况臣首獻納之

行不爲無位預清閑之對不爲疎隔又安敢碌碌而依違默默而曠素願且齒于諫署庶少觀朝制斯亦不能適名器無假唯茲保全之惠仰繁仁聖之賜時先俾陳堯叟論旨堯叟手筆審其意效云自被聘召及遷諫垣所無補報爲幸多矣今主上聖明朝無闕政處之顯位則是重增其過及覽表上曰放能守分懇讓益可嘉也大中祥符元年命判集賢院從封泰山拜給事中二年四月求歸山宴餞于龍圖閣命學士卽席賦詩製序上作詩卒章云我心虛佇日無復醉山中初放作詩嘗有溪上醉眠都不知之句故及之三年正月復召赴闕表乞賜告手詔優答之作歌賜之乃齋衣服器幣令京兆府每季遣幕職就山存問四年正月復來朝從祠汾陰拜工部侍郎放屢至闕下俄復還山人有詒書嘲其出處之迹且勸以棄位居岩谷放不荅放終身不要尤惡置雜故京城賜第爲擇僻處然祿賜既優晚節頗飾與服于長安廣置良田歲利甚博亦有強市者遂致爭訟門人屬族依倚恣橫王嗣宗守京兆放常乘醉慢罵之嗣宗屢遣人責放不法乃條上其事詔工部郎中施護推究會赦恩而止四月求歸山又賜宴遣之所居山林

民多縱樵採特詔禁止放遂表徙居嵩山天封觀側遣內侍就興觀基起第賜之假踰百日續給其俸然猶往來終南按視田畝每行必給驛乘在道或親詣驛吏規算糧具之直時議浸薄之當曲安令羣臣賦詩杜鎬以素不屬辭誦比山移文以譏之上嘗語近臣曰放爲朕言事甚衆但外庭無知者因出所上時議十三篇其目曰議道議德議刑議器議文武議制度議教化議賞罰議官司議軍政議訟獄議征賦議邪正八年十一月乙丑晨興忽取前後章疏索志焚之服道士衣召諸生會飲于次酒數行而卒計聞上甚嗟悼親製文遣內侍致祭歸葬終南贈工部尚書錄其姪世雍同學究出身初放嘗見陳搏曰子他日必白衣諫議然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全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之子其戒哉放之晚節果如圖南之言以此知士大夫有名節易全名節難

宋林逋

林逋字君復杭州錢塘人少孤力學不為章句性恬淡好古弗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加也初放游江淮間久之歸杭州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真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常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復入籠中逋常泛小艇西湖諸寺有客至逋所居則一童子應門延客坐為開籠縱鶴良久逋必棹小船而歸蓋常以鶴飛為客至之驗薛映李及在杭州每造其廬清談終日而去嘗自為墓於其廬側臨終為詩有茂陵他日求遺藥

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既卒州為上聞仁宗嗟悼賜謚和靖先生贈粟帛逋善行書喜為詩其詞澄深峭特多奇句既就藁隨輒棄之或謂何不錄以示後世逋曰吾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詩名一時况後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竊記今所傳尚三百餘篇逋嘗客臨江時李諮方舉進士未有知者逋謂人曰此公輔器也及逋卒諮適罷三司使為州守為素服與其門人臨七日葬之刻遺句內壙中逋不娶無子教兄子省登進士甲科

張鑒

張鑒字子厚常州人登進士甲科以無他兄弟獨養其親不忍斯須去左右親友強之仕乃調清溪主簿亦不之官閉戶讀書四十年手校數萬卷無一字舛窮經著書至夜分不寐元豐中近臣荐其高行至元祐大臣復荐之起教授潁州辭不就于是孫覺胡宗愈范祖禹交章言曰鑒且死草萊後世必以為朝廷失士蘇軾言之尤切詔拜秘書郎敕郡縣致禮敦遣竟不出鑒孝翁修于家忘信行于友聲名聞于人陷中守常從容不迫為當時名流所慕以不造門為

恥崇寧四年卒明年詔以鑒配德立園聲聞顯著賜謚曰正素先生

宋蘇雲卿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待隣曲有恩禮無良賤老穉皆愛敬之稱曰蘇翁身長七尺美頰髯寡言咲布褐草屨終歲不易未嘗疾病披荆畚礫爲圃藝樹耘艾灌溉培壅皆有法度雖隆暑極寒土焦草凍圃不絕蔬滋爵暢茂四時之品無闕者視他圃尤勝又不二價市鬻者利倍而售速先期而輸直夜織屨堅韌過革爲人爭買之以饋遠以故薪米不乏有羨則以周急應貸假者召償一不經意溉園之際閉門高臥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

耆老編卷下不蘇卿

卷一

七

浚爲布衣交浚爲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邁迹湖海有年矣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廬必爲我致之帥漕密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爲將士入其園翁運鋤不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也延入室土銼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二冊二客悅若自失默計此爲蘇雲卿也旣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洽遂扣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于知君子短於知小人

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在二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由金帛寘几上雲卿鼻間隱隱作聲若自咎歎者二客力請其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且遣使迎伺則扁戶閒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竟不知所往遺一詩于案曰多年別作一家風豈料間名達帝聰自有時人貪富貴莫將富貴汗蘇公帥漕復命浚拊几歎曰求之不早實懷竊位之羞作箴以識之曰雲卿風節高於傅霖予期與之共濟當今山

耆老編卷下不蘇卿

卷三

七

潛水杳邈不可尋弗力弗早予罪曷鍼

元劉因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世爲儒家因生之夕父述夢神人馬載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既覺而生乃名曰駟字夢驥後改今名及字因天資絕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過目卽成誦六歲能詩七歲能屬文落筆驚人甫弱冠才氣超邁日閱方冊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聖解國子司業硯彌堅教授真定因從之游同舍生皆莫能及初爲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評其學之所長而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其高見遠識率類此因蚤喪父事繼母孝有父祖喪未葬投書先友翰林待制楊恕憐而助之始克襄事因性不苟合不妄交接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家居授受師道尊嚴弟子造其門者隨材器教之皆以成就公卿過保定者衆聞因名往往來謁因多遜避不與相見不知者或以爲傲弗恤也嘗愛諸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脩不忽末以因學行荐于朝至元十九年有詔徵因擢承德郎右贊善大夫初裕皇建學宮中命贊善

卷之五

五

卷之五

五

王恂教近侍子弟恂卒迺命因繼之未幾以母疾辭歸明年丁內艱二十八年詔復遣使者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徵因以疾固辭且上書宰相曰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如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歟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知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亘萬古而不可易而莊周氏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因生四十三年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因尚敢僊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遇之恩而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教也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爲嚙呿卓絕甚高難繼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者皆知因之此心也但或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於蹤跡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惟閣下亦知因之未嘗以此自居也向者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卽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卽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親不幸彌留竟遽憂制遽不復出初豈有意于不仕邪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

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况因平昔非
隱晦者邪况加以不次之寵處之以優崇之地邪是
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臥空齋惶恐待罪因素有
羸病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瘡癰屢夏及秋後
雖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
八日瘡疾復作至七月初一日暴發背精腹痛如刺
下血不已至八月初偶起念自歎勞無期功之報家
無紀綱之儲恐一旦身危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於
容城先人墓側脩營一櫟備病勢不逞當居處其中
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
減至二十一日使者持命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不
知所措徐而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
命則不敢不扶病而趨因又慮若稍涉遲疑則不惟
臣子之心有所不安且蹤跡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
是以即日拜受留使者候病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
今服療百至累無寸效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
道恒納上鋪馬聖旨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閣下
俯加矜憫曲為保全因竊疏遠微賤之臣與帷幄諸
公不同其進與退若非難處之事惟閣下始終成就
之書上朝廷不為強致帝問之亦曰古有所謂不召

東坡志林

卷一

七

之臣其斯人之徒與三十年四月六日卒年四十五
無子聞者嗟悼延祐中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護軍
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歐陽玄嘗贊因畫像曰微點
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
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畧
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
有也然而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
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孔子周公之後為往
聖繼絕學為來王開太平者邪蓋者以為知言因所
著有四書精要三十卷詩五卷號丁亥集因所自選
東坡志林卷一 刻四

東坡志林

卷一

七

七

獨行

漢楊王孫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羸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爲布囊盛之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然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之心又不忍廼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請前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羸葬今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羸見

索隱

索隱

索隱

索隱

索隱

索隱

索隱

索隱

索隱

索隱

索隱

索隱

索隱

索隱

索隱

索隱

索隱

索隱

索隱

索隱

索隱

索隱

索隱

索隱

索隱

索隱

索隱

索隱

索隱

索隱

索隱

索隱

索隱

索隱

先人竊謂爲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爲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願王孫察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羸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亡形亡聲廼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兩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

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畏以幣帛隔以棺槨肢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乃得歸土就其真宅由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堯之葬也窾木爲匱葛藟爲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瘳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於無用不損財於無謂今費財厚葬留歸南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爲也祁侯曰善遂羸葬

索隱

索隱

索隱

索隱

索隱

索隱

索隱

索隱

索隱

索隱

索隱

索隱

索隱

索隱

索隱

索隱

索隱

索隱

索隱

後漢李善

李善字次孫南陽濟陽人本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疾疫元家相繼死沒維孤兒續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婢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出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重推燥就溼備嘗艱勤續雖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行皆相率修義續年十歲善與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爲瑕丘令上書荐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以

李善

李

最

後漢范式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少遊太學爲諸生與汝南張邵爲友邵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尅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醢酒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式仕爲郡功曹後元伯寢疾薦同郡郗君章殷子微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微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徒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吾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寤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心雖不信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會葬者十人咸爲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

范式

李

最

是乃前式遂留止塚次為修墳樹然後去後到京師
 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
 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
 士也所以託死吾後但以尸埋巨卿戶前乃裂素
 為書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書
 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以為死友乃營護平子妻
 兒身自送葬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
 哭別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長沙上計掾吏
 上書表式行狀三府並辟不應舉州茂才四遷荊州
 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備為新野
 縣阿里街卒式行部新野而縣選嵩為導騎迎式式
 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對之歎息
 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息帝學吾蒙國恩
 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
 侯嬴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子欲居九夷不
 患其陋貧者士之宜豈為鄙哉式敕縣代嵩嵩以為
 先備未竟不肯去嵩在阿里正身勵行街中子弟皆
 服其訓化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竊其馬尋
 問知其嵩也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
 於是送馬謝之嵩至南河太守式後遷廬江太守卒

後漢趙苞

趙苞字威豪甘陸東武城人從兄忠為中常侍苞深
 耻其門族有宦官名勢不與忠交通初仕州郡舉孝
 廉再遷廣陵令視事三年政教清明郡表其狀遷遼
 西太守抗厲威嚴名振邊俗以到官明年遣使迎母
 及妻子垂當到郡道經柳城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
 鈔苞母及妻子遂為所劫質載以擊郡苞率兵二萬
 與賊對陣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
 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
 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母
 遙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昔王陵
 母對漢使伏劍以固其志爾其勉之苞即時進戰賊
 悉摧破其母妻皆為所害苞殞歛母畢自上歸靈
 帝遣策弔慰封鄒侯苞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
 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有何面目立於天
 下遂歐血死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三十終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三十一

明都察院左都御史楊繼宗奏為請嚴禁私修國史事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巡撫等處官校新刻胡憲校刊

明憲聖草

武進左丞校正

烈婦

漢班婕妤成帝初卽位選入後宮始爲少使俄而大幸爲婕妤居增成舍再就館有男數月失之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

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通有嬖女今欲同

聖

輩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傳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內寵婕妤進侍者李平得幸立爲婕妤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迺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婕妤也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自微賤興隆越禮制寢處於前班婕妤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見鴻嘉三年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婕妤挾妬道呪詛後宮晉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考問班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有

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喜其對憐閔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婕妤恐久見危求共養太后長信宮上許焉婕妤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至成帝崩婕妤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

漢渤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

乃悉歸侍御服飾更着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宣哀帝時官至司隸校尉子永中興初爲魯郡太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不對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

二

聖

漢太原王霸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霸已見逸人傳妻亦美志行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作不能

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臥不起妻怪問其故始不肯告妻請罪而後言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爾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柰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

後漢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

史纂要編卷五

不烈婦

三

表

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及劉太后臨朝與聞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闢內侯官至齊相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永初中太后兄太將軍鄧騭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欲許以問昭昭因上疏曰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闢四門而開四聰采狂夫之謦言納薊莠之謀慮妾昭得以愚朽身當盛明敢不披露肝膽以効萬一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

祇降福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太伯違邠孔子稱為三讓所以光昭令德揚名於後者也論語曰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由是言之推讓之誠其致遠矣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靜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蠅之赤心太后從而許之於是騰等各還里第焉作女誡七篇有助內訓其辭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四執箕帚於曹氏于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

史纂要編卷五

不烈婦

四

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爾吾性疏頑教導無素恒恐子殺負辱清朝聖恩橫加猥賜金紫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為憂也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他門取恥宗族吾今疾在沈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間作女誡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墀而齋告焉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墀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

祀也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謙讓恭敬
先人後已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
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
易所作必成手跡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
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祖宗是謂
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
未之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遠
哉夫婦第二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
之弘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
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婦
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
夫則禮義頽墮方斯二者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
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
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
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禮八歲
始教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矣獨不可依此以爲則哉
敬慎第三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爲德陰以柔
爲用男以彊爲貴女以弱爲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
狼猶恐其虺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
避強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敬非他

持久之謂也夫順非他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
也寬裕者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旁室周旋
遂生嫖黷嫖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
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
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
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尚恭下者
也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爲夫
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
既宜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女行第四女有
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
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
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閑貞靜
守節整齊行已有耻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
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
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
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
人之大德而不可乏者也然爲之甚易唯在存心爾
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此之謂也
專心第五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
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

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三
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
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
義居絜耳無淫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
聚會羣輩無看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
靜輕脫視聽陟輸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
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曲從
第六夫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欲
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失哉物有以
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
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
於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今姑云爾而非猶
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
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和叔妹第七婦人之
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妹
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誠否毀譽一由叔妹叔妹之
心復不可失也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
以求親其蔽也哉自非聖人鮮能無過故顏子貴於
能改仲尼嘉其不二而况婦人者也雖以賢女之行
聰哲之性其能備乎是故室人和則謗掩外內離則

惡揚此必然之勢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
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也夫嫂妹者體敵而尊恩疏
而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則能依義以薦好崇恩以
結援使徽美顯章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
美聲譽曜於邑隣休光延於父母若夫愆愚之人於
嫂則託名以自高於妹則因寵以驕盈驕盈既施何
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宣姑忿
而夫愠毀譽布於中外耻辱集於厥身進增父母之
羞退益君子之累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可
不慎哉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讓於謙順矣謙則德
之柄順則婦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詩云在彼無
惡在此無射其斯之謂也馬融善之令妻女習焉昭
女妹曹豐生亦有才惠為書以難之辭有可觀昭年
七十餘卒皇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賦
頌銘諫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
氏為撰集之又作大家讚焉
漢陳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有二男而
前妻四子文矩為安眾令喪於官四子以母非所生
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
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遠

之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
興遇病困薦母惻隱自然親調藥膳恩情薦密與疾
久乃瘳於是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於天授吾兄
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
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
刑辟縣言之於郡郡守表異其母蠲除家徭遣散四
子許以脩華自後訓導愈明並為良士穆姜年八十
餘卒臨終敕諸子曰吾弟伯度智達士也所論薄葬
其義至矣又臨亡遺令賢聖法也汝曹遵承勿與俗
同增吾之累諸子奉行焉

卷之六 列婦

九

漢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為巫祝
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婆娑神溺死不
得屍骸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
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
南道傍為立碑焉

漢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規初喪室家後
更娶之妻善屬文能草書時為規答書記眾人怪其
工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為相國慕
其名聘以輶輜百乘馬二十四匹奴婢錢帛克路妻乃
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傳奴侍者悉

挽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
行于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
毒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
武上才為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
禮于爾君夫人邪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轆轤撲
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為惠遂死車下
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漢南陽陰瑜妻者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文荀聰
敏有才藝年十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而瑜卒采時
尚豐少常慮為家所逼自防禦甚固後同郡郭奕喪

卷之六 列婦

十

妻奕以采許之因詐稱病薦召采既不得已而歸懷
刃自誓奕令傳婢執奪其刃扶抱載之猶憂致憤激
救衛甚嚴女既到郭氏乃偽為歡悅之色謂左右曰
我本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於此素情
不遂奈何乃命使建四燈盛裝飾請奕入相見共談
言辭不輟奕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敕令
左右辦浴既入室而掩戶權令侍人避之以粉書屏
上曰尸還陰陰字未及成懼有來者遂以衣帶自縊
左右玩之不為意比視已絕時人傷焉

吳孫翊妻徐氏翊為丹陽守孀覽為都督督兵戴員

爲郡丞與左右親近邊洪等數爲翊所困常欲叛逆因吳主出征遂其奸計時諸縣令長並會見翊翊妻徐氏頗曉卜翊入語徐吾明日欲爲長吏作主人卿試卜之徐言卦不能佳可須異日翊以長吏來又宜速遣乃大請賓客翊出入常持刀爾時有酒色空手送客洪從後斫翊郡中擾亂無救翊者遂爲洪所殺迸走入山徐氏購募追捕中宿乃得覽員歸罪殺洪諸將皆知覽員所爲而力不能計覽入居軍府中悉取翊嬪妾及左右侍御欲復取徐徐恐逆之見害乃給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時月垂竟覽聽須祭畢

卷之六

十一

徐潛使所親信語翊親近舊將孫高傳嬰等說覽已虜略婢妾今又欲見偏所以外許之者欲安其意以免禍爾欲立微計願二君哀救高嬰涕泣答言受府君恩遇所以不卽死難者以死無益欲思惟事計事計未立未敢啓夫人爾今日之事實夙夜所懷也乃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以徐意語之共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更於他室安施幃帳言笑歡悅示無戚容大小悽愴怪其如此覽密覘視無復疑意徐呼高嬰與諸婢羅住戶內使人報覽說已除凶卽吉惟府君敕命覽盛

意入徐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更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得殺覽餘人卽就外殺員夫人乃還練經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以爲神異吳主續至悉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爲牙門其餘皆加賜金帛殊其門戶

卷之六

十一

魏酒泉龐清母者趙氏之女也字娥父爲同縣人所殺而娥兄第三人時俱病物故譬乃喜而自賀以爲莫已報也娥陰懷感憤乃潛備刀兵常帷車以候譬家十餘年不能得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讐已報請就刑戮福祿長尹嘉義之解印綬欲與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分明結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閭太常張奐嘉歎以束帛禮之魏涇州貞女兒氏者許嫁彭老生爲妻婢幣旣畢未及成禮兒氏率行貞淑居貧常自春汲以養父母老生輒往逼之女曰與君婢命雖畢二門多故未及相見何由不稟父母擅見陵辱若苟行非禮正可身死耳遂不肯從老生怒而刺殺之取其衣服女尚能言臨死謂老生曰身生何辜與君相遇我所以執節自固者寧更有所邀正欲奉給君耳今反爲君所殺若

魂靈有知自當相報言終而絕老生持女衣服珠纓
全其叔宅以告叔曰此是汝婦奈何殺之天不祐汝
遠執送官太和七年有司劾以死辜詔曰老生不仁
侵凌貞淑原其強暴便可戮之而女守禮履節沒身
不改雖處草莽行合古跡宜賜美名以顯風操其標
墓旌晉號曰貞女

晉羊耽妻辛氏字憲英隴西人魏侍中毗之女也聰朗
有才學初魏文帝得立爲太子抱毗項謂之曰辛君
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
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
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第敝爲大將軍曹爽叅

卷之六

三

乳

軍宣帝將誅爽因其從魏帝出而閉城門爽司馬魯
芝率府兵斬關赴爽呼敞同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
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
憲英曰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可不爾
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屬以後事此言猶在朝士之
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於王
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爽耳敞曰然則
敞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
人在難猶或恤之爲人執鞭而重其事不祥也且爲

人任爲人死親昵之職也汝從衆而已敞遂出宣帝
果誅爽事定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其
後鍾會爲鎮西將軍憲英謂毓從子祐曰鍾士季何
故西出祐曰將爲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
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將行請其子琇
爲叅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
琇固請於文帝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
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
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
濟者其唯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琇果以全歸祐嘗送

卷之六

四

乳

錦被憲英嫌其華反而覆之其明鑒儉約如此泰始
五年卒年七十九
晉姚氏婦楊氏者閬人荷承祖姨也家貧及承祖爲
文明太后所寵貴親姻皆求利潤唯楊獨不欲常謂
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每
遺其衣服多不受強與之則云我家世貧好衣美
服則使人不安與之奴婢云我家無食不能供給終
不肯受常着破衣自執勞事時受其衣服多不著密
埋之設有著者汚之而後服承祖每見其寒悴深恨
其家謂不供給之乃啓其母曰今承祖一身何所乏

少而使嬖如是毋具以語之承祖乃遣人乘車往迎之則厲志不起遣人強舉於車上則大哭言爾欲殺我也由是符家內外皆號爲癡姨及承祖歿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致法以姚氏婦衣裳樊匭特免其辜其誠機雖呂須亦不如也

隋南陽公主者煬帝長女也美風儀有志節十四嫁於許國公宇文述子士及以謹厚聞述病且卒主親調飲食手自奉上世以此稱之及宇文述及弒逆公主隨至聊城而化及爲竇建德所敗士及自濟北西歸大唐時隋代衣冠引見建德莫不惶懼失常唯主

卷之六

主

乳

神色自若建德與語主自陳國破家亡不能報怨雪耻淚下盈襟聲辭不輟情理切至建德及觀聽者莫不爲之動容隕涕咸敬異焉及建德誅化及時主有一子名禪師年且十歲建德遣武賁郎將於士澄謂主曰字文化及躬行弒逆禪師還當割愛亦聽留之主泣曰武賁既是隋室貴臣此事何須見問建德竟殺之公主尋請建德剃髮爲尼及建德敗將歸西京復與士及遇於東都主不與相見士及就之請復爲夫妻主拒曰我與君讐家今恨不能手刃君者且謀逆之際察君不預知耳固與告絕士及固請主怒曰

必就死可相見也士及知不可屈乃拜辭而去

隋譙國夫人洗氏者高涼人也世爲南越首領部落十餘萬家夫人幼賢明在父母家撫循部衆能行軍用師壓服諸越每勸宗族爲善由是信義結於本鄉越人倍好相攻擊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強侵掠傍郡嶺表苦之夫人多所規諫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僑耳歸附者千餘洞梁大同初羅州刺史馮融聞夫人有志行爲其子高涼太守寶聘以爲妻融本北燕苗裔也初馮弘之南投遣融大父業以三百人浮海歸宋因留於新會自業及融三世爲守牧他鄉

卷之六

夫

乳

羈旅號令不行至夫人誠約本宗使從百姓禮每與夫寶參決辭訟首領有犯法者雖是親族無所縱捨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違後遇侯景反廣州都督蕭勃徵兵援臺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臯口遣召寶寶往夫人疑其反止之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率兵入潯石寶以告夫人夫人曰平虜入潯與官兵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爲也宜遣使詐之云身未敢出欲遣婦往矣彼必無防慮我將千餘人步攜雜物唱言輸取得至柵下賊亦可圖寶從之遷仕果大喜覘夫人衆皆攜物不設備夫人擊大捷因總

兵與長城侯陳霸先會於瀘石還謂寶曰陳都督極得衆心必能平賊君厚資給之及寶卒嶺表大亂夫人懷集百越數州晏然陳永定二年其子傑年九歲遣帥諸首領朝於丹陽拜陽春郡守後廣州刺史歐陽紇謀反召僕至南海誘與爲亂僕遣使歸告夫人夫人曰我爲忠貞經今兩代不能惜汝負國遂發兵拒境紇徒潰散僕以夫人之功封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將轉石龍太守詔使持節冊夫人爲高涼郡太夫人賚繡幃油絡駟馬安車一乘給鼓吹一部并麾幢旌節一如刺史之儀至德中僕卒後陳國亡嶺南未

卷之五

七

七

有所附數郡共奉夫人號爲聖母隋文帝遣總管韋洸安撫嶺外陳將徐璽以南康拒守洸不敢進初夫人以扶南犀杖獻陳主至此晉王廣遣陳主遣夫人書諭以國亡命其歸化并以犀杖及兵符爲信夫人見杖驗知陳亡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遣其孫寬帥衆迎洸洸至廣州嶺南悉定表寬爲儀同三司冊夫人爲宋康郡夫人未幾番禺人王仲宣反圍洸進兵屯衡嶺夫人遣其孫暄帥師授洸時暄與逆黨陳佛智素相友故遲留不進夫人大怒遣使執暄係州獄又遣孫益討佛智斬之進兵至南海與陸恩軍會

共敗仲宣夫人親被甲乘介馬張錦傘領毅騎衛詔使裴矩巡撫諸州其蒼梧首領陳坦岡州馮岑翁梁化鄧馬頭藤州李光峇羅州龐靖等皆來參謁還令統其部落嶺南悉定帝拜益爲高州刺史仍赦出暄拜羅州刺史追贈寶爲廣州總管封洸氏譙國夫人幕府署長史已下官屬給印章聽發部落六州兵馬若有機急便宜行事降敕書褒美賜物五千段皇后以首飾及宴服一襲賜之夫人並盛於金篋并梁陳賜物各藏於一庫每歲時大會皆陳於庭以示子孫曰汝等宜盡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

卷之五

八

八

今賜物具存此忠孝之報時番禺州總管趙訥貪虐諸俚僚多有亡叛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言訥臯狀上遣推納得其賊竟致於法敕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諭諸俚僚所至皆降文帝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一千五百戶贈僕爲崖州總管平原郡公仁壽初卒諡爲誠敬夫人

隋劉昶女者河南長孫氏婦和在周尚公主爲上柱國彭國公位望甚顯與隋文帝有舊及受禪甚見親禮歷左武衛大將軍慶州總管其子居士爲千牛備

身不違法度數得罪上以和故每原之居士轉
大言曰男兒要當辯頭反縛遮除上作獠舞取公卿
子弟膂力雄健者輒將歸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棒之
殆死能不屈者稱為壯士釋而與之交黨與三百人
其趨捷者號為餓鷹隊武力者號為蓬轉隊獠鷹繼
犬連騎道中毆擊路人多所侵奪長安市里無貴賤
見者辟易至於公卿妃主亦莫敢與校其女則居士
姊也每垂泣誨之居士不改至破家產和年高奉養
甚薄其女時寡居哀和如此每歸寧於家躬勤紡績
以致其肥鮮有人告居士與其徒遊長安城登故未

卷一百一十五

不烈婦

九

烈

央殿基向南坐前後列隊意有不遜每相約曰當作
一死耳又時有人言居士遣使引突厥令南寇當於
京師應之上謂和曰今日事當如何果猶恃舊恩不
自引咎直前曰黑白在於至尊上大怒下果獄捕居
士黨與憲司又奏果事毋不孝其女知果必不免不
食者數日每親調飲食手自捧持詣大理餉父見獄
卒跪以進之戲歔嗚咽見者傷之居士斬果賜死於
家詔百寮臨視時其女絕而復蘇者數矣公卿慰諭
之其女言父無辜坐子及祖詞情哀切人皆不忍聞
見遂布衣蔬食以終其身上聞數曰吾聞袁門之女

興門之男固不虛也

唐楊烈婦者李侃妻也建中末李希烈陷汴謀襲陳
州侃為項城令希烈分兵數千畧定諸縣侃以城小
賊銳欲逃去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焉君而逃
尚誰守侃曰兵少財乏若何婦曰縣不守則地賊地
也倉廩府庫皆其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於國家何
有謂重賞募死士尚可濟侃乃召吏民入廷中曰令
誠若主也然滿歲則去非如吏民生此土也墳墓存
焉宜相與死中忍失身北面奉賊乎眾泣許諾乃徇
曰以瓦石擊賊者賞千錢以刀矢殺賊者萬錢得數

卷一百一十五

不烈婦

十

烈

百人侃率以乘城婦身自爨以享眾報賊曰項城父
老義不下賊得吾城不足為威宜亟去徒失利無益
也賊大笑侃中流矢還家婦責曰君不在人誰肯固
守死於外猶愈於牀也侃遽登城會賊將中矢死遂
引去縣卒完詔遷侃太平令先是萬歲通天初契丹
寇平州鄒保英為刺史城且陷妻奚率家僮女丁乘
城不下賊詔封誠節夫人默啜攻飛狐縣令古玄應
妻高能固守虜引去詔封徇忠縣君史思明之叛衛
州女子侯滑州女子唐青州女子王相與歃血赴行
營討賊滑濮節度使許叔冀表其忠皆補果毅雖敢

決不忘於罔然不如楊烈婦慨知君臣大義云
唐宜都內人考武后女侍也后暴既久頗放縱耽內
習不敬宗廟四方日有叛逆防禦不暇時宜都內人
以唾壺進思有以諫者后坐帷下倚檀機與語問四
方事宜都內人曰大家知古女卑於男耶后曰知內
人曰古有女媧亦不正是天子佐伏羲理九州耳後
世嬖姥有越出房閤斷天下事者皆不得其正多是
輔昏主不然抱小兒獨大家革天姓改去釵釧襲服
冠冕符瑞日至大臣不敢動真天子也然今內之弄
臣抑人朝夕進御者又未屏去妾疑此未當天意后

不烈婦

主

軋

曰何內人曰女陰也男陽也陽尊而陰卑雖大家以
陰事主天下然宜體取剛亢明烈以消羣陽陽消然
後陰得志也今狎弄日至處大家夫宮尊位其勢陰
求陽也陽勝而陰亦微不可久也大家始今日能屏
去男安獨立天下則陽之剛亢明烈可有失如是過
萬萬世男子益削女子益專妾之願在此后雖不能
盡用然即日下令詠作明堂者

李新聲者邯鄲人李嚴女也太和中張各納之備歌
舞具及長大妍麗豐足殆不似下賤物又能傳故都
聲以牽課人擢沮有時涼曉寒轉歷歷見趙家之遺

臺老樹雖驚離帛往之懷似不能多也雅為谷所愛
因目曰新聲及劉從諫得父封谷以窮遊佐其事新
聲亦從去然性本便慧雖谷之起居謀慮皆預有承
迎故頗聞中外消息時從諫得志後勾聚亡命以窺
脅朝廷大為四方人怪訝有實其事於谷者谷不以
介意新聲曰妾於公直巾屨間狎玩者耳除歌酒外
不當以應顧命然食人之食憂人之憂理常也况妾
乎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使時非從諫有戰野之功
拔城之績蓋以其先父挈齊還我去就問未能奪其
嗣耳而公不幸為其屬則牽制之道在此不在彼也

不烈婦

主

軋

自劉氏奄有全趙更改歲時未嘗開以一縷一蹄為
天子壽而指使輩率無賴人且章武朝數鎮覆皆以
雄才傑器尚不能固天子恩况從諫擢自兒女子手
中一旦襲如何家業苟以不法而得亦宜以不法而
終此倚伏之常數也而又率伍佻險言語不祥是不
為齊鬼所酬而死於帳者幸矣孰謂公從其事反不
知其事者哉姑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宜
脫旅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穢兒衣食
言訖悲涕流落谷不決者三月新聲後進以其業不
用也縊殺之會昌中從諫死以其子露父意族之谷

竟從逆鳴呼謀及婦人者必亡而新聲之言惜云不用余前過太行時有傳吏能道當時事因拾於繩簡宋四烈婦薰氏沂州滕縣人許適劉氏子建炎元年盜季昱攻剽滕縣悅其色欲亂之誘諭再三曰汝不我從當劉汝萬段女終不屈遂斷其首劉氏子聞女死狀大慟曰烈女也葬之爲立祠三年春盜馬進掠臨淮縣王宣要其妻曹氏避之曹曰我聞婦人死不出閨房堅卧不起衆賊劫持之大罵不屈爲所害四年盜祝友聚衆於滁州龔家城掠人爲糧東安縣民丁國兵者及其妻爲友所掠妻泣曰丁氏族流亡已盡乞存夫以續其祀賊遂釋夫而害之同時叛卒楊就寇南劍州道出小常村掠一民婦欲與亂婦毅然誓死不受污遂遇害棄屍道傍賊退人爲收瘞屍所枕藉處跡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濕或削去卽復見覆以他土其跡愈明

宋謝枋得妻李氏饒州安仁人也色美而慧通女訓諸書嫁枋得事舅姑奉祭待賓皆有禮枋得起兵守安仁兵敗逃入閩中武萬戶以枋得豪傑恐其扇變購捕之根及其家人李氏携二子匿貴溪山荆棘中採草木而食至元十四年冬信兵蹤跡至山中令曰

苟不獲李氏屠而墟李聞之曰豈可以我故累人吾出事塞矣遂就俘明年徙囚建康或指李言曰明當没入矣李聞之撫二子凄然而泣左右曰雖没入將不失爲官人妻何泣也李曰吾豈可嫁二夫耶顧謂二子曰若幸生還善事吾姑吾不得終養矣是夕解裙帶自縊獄中死枋得母桂氏尤賢達自枋得遭播婦與孫幽遠方處之泰然無一怨語人問之曰義所當然也人稱爲賢母云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三十一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三十二

明都察院左都御史提督巡撫事務刑部奏有諫議院樞密通府順之編輯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東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書與王革

武進左 恭校正

方技 一文

西漢李尋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
寬中等守師法教授尋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

五

今陰陽事丞相翟方進方進亦善為星歷陰尋為吏
數為翟侯言事帝舅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票騎將
軍厚遇尋是時多災異根輔政數虛以問尋尋見漢
家有中衰阨會之象其意以為且有洪水為災乃說
根曰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太微四
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緯尊術顯士翼張舒布燭臨四
海少微處士為比為輔故次帝廷女官在後聖人承
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天官上相上將皆顯面正朝
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
昔秦穆公說談談之言任仇仇之勇身受大辱社稷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

二

亡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伯西域德
列王道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夫十者國家之大
寶功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以來
臣子貴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
友疆輔庶可以保身命全子孫安國家書曰歷象日
月星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也日月消息候星
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縣俗以制法度考禍福
舉錯諄逆咎敗將至徵兆為之先見明君恐懼脩政
側身博問轉禍為福不可救者即蓄備以待之故社
稷亡憂竊見往者赤黃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
下擾亂之徵也彗星爭明庶雄為桀大寇之引也此
二者已頗效矣城中說言大水奔走山城朝廷驚駭
女孽入宮此獨未效間者重以水泉湧溢有官闕仍
出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日數湛於極陽之
色羽氣乘官起風積雲又錯以山崩地動河不用其
道盛冬雷電潛龍為孽繼以隕星流彗維填上見日
蝕有背鄉此亦高下易居洪水之徵也不憂不改洪
水迺欲盪滌流彗迺欲掃除改之則有年亡期故屬
者頗有變改小貶邪猾日月光精時雨氣應此皇天
右漢亡已也何况致大改之宜急博求幽隱拔摧賢

士任以大職諸聞其佞調抱虛求進及用殘賊酷虐
聞者若此之徒皆嫉善憎忠壞天文敗地理涌起邪
陰湛潛太陽爲主結怨於民宜以時廢退不當得居
位誠必行之凶災銷滅子孫之福不旋日而至政治
感陰陽猶鐵炭之低仰見效可信者也及諸蓄水連
泉務通利之修舊隄防省池澤稅以助損陰邪之盛
案行事考變易詭言之效未嘗不至請徵韓放掾周
敞王望可與圖之根於是薦尋哀帝初卽位召尋待
詔黃門使侍中衛尉傳喜問尋曰聞者水出地動日
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極言母有所諱尋對曰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三

七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
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
卽新位開大明除惡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
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太官衣御府久汗玉堂之
署比得召見亡以自效復時見延問誠自以逢不世
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迴庶幾萬分有一可采
唯棄須臾之間宿留警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
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
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大日者衆陽之長
暉光所燭萬里同咎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

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
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暉光君德盛明大臣奉
公日將入專以一君就房有常節君不脩道則日失
其度晡昧亡光各有云爲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陰
雲邪氣起者法爲牽於女謂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
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營
聞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瑱蜺數作本起
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瘡小臣不知
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
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四

八

下執竟剛之德發志守度毋聽女謂邪臣之態諸保
阿乳母昔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強大誼絕小不
淫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
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桀得
作闇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
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
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茲爲繩墨
望戒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
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大微帝庭揚光輝犯上將近
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爲母后與政亂朝陰陽

似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卽如此近
臣已不足伏矣屋大柱小可爲寒心唯陛下親求賢
士無疆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
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爲之節度歲星主歲事
爲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爲
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
奎婁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亡常周歷兩宮作態低
卽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大白發越犯庫兵寇之
應也貫黃龍入帝庭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
而分欲與熒惑爲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
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佞巧依執微言毀譽進類
蔽善太白出端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不以
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
忽親疏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芽以滌滌濁歲消散
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至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
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
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
見而爲彗弗四孟皆出爲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
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也宜
示自政治國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歲

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
之師也問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惡歲小收
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
爵其月土溼與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
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
有效於人設上農失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
然有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
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民
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
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今朝廷忽
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
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
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爲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
所紀終始所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
落脉通偏黨失綱則湧溢爲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
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
決溢所爲最大今汝潁吠會皆川水漂踊與雨水並
爲民害此詩所謂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
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
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

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爲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此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爲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虛言也陛下乘四海之衆會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爲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以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僞並興外戚顓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官作亂此行事之

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凡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太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以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以示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願留神反覆愚臣之言是時哀帝初立成帝外家王氏未甚抑黜而帝外家丁傳新貴祖母傳太后尤驕恣欲稱尊號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執政諫爭久之上不得已遂免光丹而尊傳太后語在丹傳上雖不從尋言然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對屢中遷黃門侍郎以尋言且有水災故拜尋爲騎都尉便護河隄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太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東平夏賀良容丘丁廣世東郡郭昌等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衆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賀良等坐挾學忠可書以不敬論後賀良等復私以相教哀帝初立司隸校

尉解光亦以明經通災異得幸白賀良等所挾忠可書事下奉車都尉劉歆歆以爲不合五經不可施行而李尋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獄歆安肯通此道時郭昌爲長安令勸尋宜助賀良等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嗣今陛下久疾變異屢見天所以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號乃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道不行咎殃且亡不有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滌盪民人哀帝久寢疾幾其有益遂從賀良等議於是制詔丞相御史蓋聞尚書五曰考終命言大運一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歷定紀數如甲子也朕以眇身入繼太祖承皇統總百僚子元元未有應天心之效卽位出入三年災變數降日月失度星辰錯謬高下貿易大異連仍盜賊並起朕甚懼焉戰戰兢兢唯恐陵夷惟漢興至今二百載歷紀開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漢國再獲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爲太初元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爲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月餘上疾自若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爭以爲不可許

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尋輔政上以其言亡驗遂下賀良等吏而下詔曰朕獲保宗廟爲政不德變異屢仍恐懼戰栗未知所繇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幾爲百姓獲福卒無嘉應久旱爲災以問賀良等對當復改制度皆背經誼違聖制不合時宜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今也皆蠲除之賀良等反道惑衆姦態當窮竟皆下獄光祿勳平當光祿大夫毛莫如與御史中丞廷尉雜治當賀良等執左道亂朝政傾覆國家誣罔主上不道賀良等皆伏誅尋及解光減死一等徙燉煌郡

郎顗

推光北海安丘人也父宗學京氏易善風角

第六日七分能望氣占候吉凶常賣卜自奉安帝

之對策為諸儒表後拜吳令時卒有暴風宗占知

京師當有大火記識時日遣人參候果如其言諸公

聞而表上以博士徵之宗耻以占驗見知聞徵書到

夜縣印綬於縣廷而遁去遂終身不仕顗少傳父業

兼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百人晝研精夜占

象度勤心銳思朝夕無倦州郡辟召舉有道方正不

就順帝時災異屢見陽嘉二年公車徵顗乃詣闕拜

章曰伏見往年以來園陵數災炎光熾猛驚動神靈

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違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

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

下不節災火並作燒君室自頃繕理西苑脩復太學

官殿官府多所構飾昔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

貫何必改作臣愚以為諸所繕脩事可省減廩郵貧

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土者地祇陰性澄靜宜以

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

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

亂也又曰賢德不用厥異常除大賢者化之本雲

卦法一為
元士二為
大夫三為
三公四為
諸侯五為
卿六為
大夫七為
士八為
庶人九為
士十為
庶人十一為
庶人十二為
庶人十三為
庶人十四為
庶人十五為
庶人十六為
庶人十七為
庶人十八為
庶人十九為
庶人二十為

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
數日寒過其節水既解釋還復凝合夫寒往則暑來
暑往則寒來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
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
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伏案飛候參
察衆政為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焚惑
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興鬼環繞軒轅火精南方夏之
政也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焚惑失行正月三日至
乎九日三公卦也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政失其
道則寒陰反節節被南山詠自周詩股肱良哉著於
虞典而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
憂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
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眚與致升平其可得
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
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
愈甚所謂大綱疎小綱數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
之作所謂發憤忘食愁懣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
平非不能面譽也書奏帝復使對尚書顗對七事一
事陵園至聖神位馮而災火炎赫迫近寢殿魂而
有靈將驚動尋官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未積便

更脩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房別觀本不常居而皆務精土水營建無已消功單賄巨億爲計易內傳曰人居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其災火是故魯僖遭旱脩政自敕下鍾鼓之縣休繕治之官雖則不寧而時雨自降由此言之天之應人敏於影響陽嘉二年正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日加申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申皆徵也不有火災必當爲旱願陛下校計繕脩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減彫文之飾損庖厨之饌退宴私之樂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如是則景雲降集青沚息矣二事去年以來

奏案彙纂卷一

三

兌卦用事類多不効易傳曰有親無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寒溫爲實清濁爲貌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內在以虛事上無佐國之實故清濁效而寒溫不效也是以陰寒侵犯消息占曰日乘則有妖風日蒙則有地裂如是三年則致日食陰侵其陽漸積所致立春前後溫氣應節者詔令寬也其後復寒者無寬之實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拔非所以求善贊務弘濟元元宜採納良臣以助聖化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已往將遂

動涉歷天門災成戊巳今春當旱夏必有水臣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水旱之災雖尚未至然君子遠覽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饑也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故孝文皇帝綈袍革屨木器無文約身薄賦時致升平陛下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天下幸甚四事臣竊見皇子未立儲官無主仰觀天文太子不明榮惑以去年春分後十六日在婁五度推步三統榮惑今當在翼九度今反在柳三度則不及五十餘度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榮惑歷輿鬼東入軒轅出后星北東去四度北旋復還軒轅者後宮也榮惑者至陽之精也

奏案彙纂卷一

四

天之使也而出入軒轅繞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其意昭然可見禮天子一娶九女嬪嬙畢具今宮人寺御動以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榮惑入軒轅理人倫垂象見異以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宮之女表商容之間以理人倫以表賢德故天授以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官人以違天意故皇胤多天嗣體莫寄方今之福莫若廣嗣廣嗣之術可不深思可簡出宮女聽其姻嫁則天自降福子孫千億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巳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起左足入玉

日乃滅春秋曰有星孛於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爲大辰罰又爲大辰北極又爲大辰所以孛一宿而連三宿者言北辰王者之官也凡中官無節政教亂逆威武衰微此三星以應之也罰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國趙魏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金氣爲變發在秋節臣恐立秋以後趙魏關西將有寇寇畔戾之患宜豫宣告諸郡使敬授人時輕徭役薄賦歛勿妄繕起堅倉獄備守衛回選賢能以鎮撫之金精之變責歸上司宜以五月丙午遣太尉服干戚建井旗書玉板之策引白氣之異於西郊責躬求愆謝咎皇天消滅妖氣蓋以火勝金轉禍爲福也六事臣竊見今月十四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日傍氣色白而純者名爲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見於春者政變常也方今中官外司各各考事其所考者或非急務又恭陵火災主名未立多所收捕備經考毒尋火爲天戒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已內省以備後災凡諸考案并須立秋又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見者則譴在中召自司徒居位陰陽多謬久無虛已進賢之策天下興議異人同咨且立春以來金氣再見

金能勝木必有兵氣宜黜司徒以應天意陛下不早禳之將負臣言遺患百姓也七事臣伏惟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戊仲十年詩汜歷樞曰卯酉爲革政辛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於易雄維秘歷今值困乏凡九二困者衆小人欲共困害君子也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惟獨賢聖之君遭困遇險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陛下乃者潛龍養德幽隱屈尼卽位之元紫宮驚動歷運之會時氣已應然猶恐妖祥未盡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臣以爲成仲已竟奉年入季文帝改法除肉刑之罪至今適三百載宜因斯際大蠲法令官名稱號與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爲小去奢就儉機衡之政除煩爲簡改元更始招求幽隱舉方正徵有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臣陳引際會恐犯忌諱書不盡言未敢究暢臺詒顓曰對云白虹貫日政變常也朝廷率由舊章何所變易而言變常又言當大蠲法令革易官號或云變常以致災或云改舊以除異何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據何經典其以實封顓對曰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發養導萬物

王莽因天視聽奉順時氣宜務崇溫柔遵其行今而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故白虹春見掩蔽日曜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斯皆臣下執事刻急所致殆非朝廷優寬之本此其變常之咎也又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當則拒之重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公府門巷賓客填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相薦調各遣子弟克塞道路開長姦門興致浮僞非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機衡官禁嚴密私曲之意竟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臣誠愚戇不知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七

折中斯固遠近之論當今之宜又孔子曰漢三百載計斗歷改憲三百四歲為一德五德千五百一十歲五行更用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者也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微之禁漸以殷積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故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夫奢即儉以先天下改易名號隨事稱謂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同歸殊塗一致百慮是知變常而善可以除災變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始歷運變改故可收元所以順天道也臣顓愚蔽不足以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大

聖問顓又上書薦光祿大夫黃瓊處士李固并陳消災之術復條便宜四事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厚之德順助元氣含養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不則太陽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霍霧蔽日自立春以來果經旬朔未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疾於影響而自從入歲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宜曜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豈獨陛下倦於萬機惟惓之政有所闕歟何天戒之數見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勤求機衡之寄以獲斷金之利臣之所陳輒以太陽為先者明其不可及聞急當改正其異雖微其事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思二事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若臣疆從解起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之中雷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興也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從德殷薦之上帝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陰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故經曰雷以動

之雨以潤之王者崇寬大順春令則雷應節不則發
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陽弱也今
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效也雷者號令其德生養
號令殆廢當生而殺則雷反作其時無歲陛下若欲
除災昭祉順天致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斥黜
以安黎元則太皓悅和雷聲乃發二事去年十月二
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太白在北歲星在
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宮
孝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尚書洪範記日月
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重華者謂歲
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反同
合此以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房心東方其國主
宋石氏經曰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
歲星在南是為出右恐年穀不成宋人饑也陛下宜
審詳明堂布政之異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四
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早陽無德者人君
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也
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朝廷勞心
廣為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臣聞皇天感物不為
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已若令雨可晴降水可禳止

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
也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
寡賑恤貧弱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擊纖介
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處比有光曜明此天災非人
之咎丁丑大風掩蔽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
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粟麥若一
穀不登則饑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贖
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年之蓄者簡稅防災
為其方也願陛下早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
朝政不改者立夏之後乃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
也若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臣為誣上愚不知量分
當鼎鑊書奏特詔拜郎中辭病不就即去歸家至四
月京師地震遂陷其夏大旱秋鮮卑入馬邑城破代
郡兵明年西危寇隴右皆略如顓言後復公車徵不
行同縣孫禮者積惡凶暴好為游俠與其同里人常
慕顓名德欲與親善顓不顧以此結怨遂為禮所殺

東漢蘇竟

蘇竟字伯況扶風人也平帝世竟以明易爲博士講書祭酒善圖緯能通百家之言王莽時劉歆等共典校書拜代郡中尉時匈奴擾亂北邊多罹其禍竟終完輯一郡光武卽位就拜代郡太守使固塞以拒匈奴建武五年冬盧芳略得北邊諸郡帝使偏將軍隨弟屯代郡竟病篤以兵屬弟請京師謝罪拜侍中數月以病免初延岑護軍鄧仲况擁兵據南陽陰縣爲寇而劉歆兄子襲爲其謀主竟時在南陽與襲書曉之曰君執事無恙走昔以摩研編削之才與國師公

東漢書卷八

主

從事出入校定秘書竊自依依未由自遠蓋聞君子愚同類而傷不遇人無智愚莫不先避害然後求利先定志然後求名昔智果見智伯窮兵必亡故變名遠逝陳平知項王爲天所棄故歸心高祖皆智之至也聞君前權時屈節北面延岑乃後覺悟棲遲養德先世數子又何以加君處險中土多賢士若以須臾之間研考異同探之圖書測之人事得失利害可陳於目何自負畔亂之困不移守惡之名乎與君子之道何其反也世之俗儒末學醜陋不分而稽論當世疑誤視聽或謂天下迭興未知誰是稱兵據土可圖

非望或曰聖王未啓宜觀時變倚賴附大願望自守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孔丘秘經爲漢赤制玄包幽室文隱事明且火德承堯雖昧必亮承前世之祚握無窮之符王氏雖乘間偷篡而終嬰大義支分體解宗氏屠滅非其效歟皇天所以眷顧卽憂漢子孫者也論者若不本之於天參之於聖猥以師曠雜事輕自眩惑說士作書亂失大道焉可信哉諸儒或曰今五星失野天時謬錯辰星久而不効太白出入過度熒惑進退見態填星繞帶天街歲星不舍氏房以爲諸如此占歸之國家蓋災不徒設皆應之分野各

東漢書卷八

主

有所主夫房心卽宋之分東海是也尾爲燕分漁陽是也東海董憲逆惑宋降漁陽彭寵起亂擁兵王赫斯怒命將並征故熒惑應此憲寵受殃太白辰星自亡新之末失行算度以至於今或守東井或沒羽林或襄回藩屏或躡蹏帝宮或經天反明或潛藏久沈或衰微闇昧或煌煌北南或盈縮成鉤或偃蹇不禁皆大運蕩除之祥聖帝應符之兆也賊臣亂子往往錯互指麾妄說轉相壞誤由此論之天文安得遵度哉乃者五月甲申天有白虹自子加午廣可十丈長可數丈正臨倚彌倚彌卽黎丘秦豐之都也是時月

入畢畢爲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伐紂上祭於畢求助天也夫仲夏甲申爲八魁八魁上帝開塞之將也主將惡攘逆流星狀似蚩尤旗或曰管頭或曰天槍出奎而西北行至延岑營上散爲數百而滅奎爲毒螫主庫兵此二變郡中及延岑士衆所共見也是故延岑遂之武當託言發兵實避殃今年比卦部歲坤主立冬坎主冬至水性滅火南方兵受歲禍也德在中官刑在木木勝土刑制德今年兵事畢已中國安寧之效也五七之家三十五姓彭秦延氏不得豫焉如何怪惑依而恃之葛纍之詩求福不回

秦書卷之三

三

其若是乎圖讖之占衆變之驗皆君所明善惡之分去就之決不可不察無忽鄙言大周公之善康叔以不從管蔡之亂也景帝之悅濟北以不從吳濞之畔也自更始以來孤恩背逆歸義向善藏否粲然可不察歟良醫不能救無命彊梁不能與天爭故天之所壞人不得支宜密與太守劉君共謀降議仲尼棲棲墨子遑遑憂人之甚也屠羊救楚非要爵祿茅焦于秦豈求報利盡忠博愛之誠憤懣不能已耳又與仲況書諫之文多不載於是仲況與龔遂降龔字孟公長安人言論議扶風馬援班彪並器重之竟終不伐

其功潛樂道術作記誨篇及文章傳於世年七十卒於家

後漢襄楷曰伏見太白北入數日復出東方其占當有大兵中國弱四夷強臣又推步焚惑今當出而潛必有陰謀皆由獄多冤結忠臣被戮德星所以久守執法亦爲此也

秦書卷之三

三

三

東漢張衡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世爲著姓。祖父堪。蜀郡太守。衡少善屬文。游於三輔。因入京師。觀太學。遂通五經。貫六藝。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常從容淡靜。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舉孝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傳會。十年乃成。文多故不載。大將軍鄧騭奇其才。累召不應。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常好玄經。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

卷之三

五

王

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復二百歲。殆將終乎。所以作者之數必顯。一世常然之符也。漢四百歲。玄其興矣。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爲太史令。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璇璣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言甚詳明。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陽嘉元年。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圓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蟬蜺狀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

卷之三

五

王

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蟬蜺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記未之有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後。乃令史官記地動所從方起。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曰。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辰逆順。寒煖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識書。識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識。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識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亦無識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識云。共工理水。凡識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識獨以爲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託于成

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執無若是殆必虛
僞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擅識互異三千
餘事諸言識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
八十篇何爲不戒則知圖識成于哀平之際也且河
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傳無所容纂永元中清河
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僞稱洞視玉版或者至
於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以爲
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以昧
執位情僞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侯九宮風角數
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
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僞不窮也宜
收藏圖識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藉無瑕玷矣
後遷侍中帝引在帷幄諷議左右嘗問衡天下所疾
惡者宦官懼其毀已皆共目之衡乃詭對而出闕墜
恐終爲其患遂共譏之衡常思圖身之事以爲吉凶
倚伏幽微難明乃作思立賦以宣寄情志永和初出
爲河間相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共爲不
軌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姦黨名姓一時收擒
上下肅然稱爲政理視事三年上書乞骸骨徵拜尚
書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著官訓詁崔瑗以爲不

有異於諸儒也又欲繼孔子易說彖象殘缺者竟
不能就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憲應間七辯述詁懸圖
凡三十二篇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駒駘
等著作東觀漢記因定漢家禮儀上言請衡參
論其事會並卒而衡常嘆息欲終成之及爲侍中上
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補綴又條上司馬
遷班固所叙典與舊不合者十餘事又以爲王莽本
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爲元后
本紀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爲其將然後卽
真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聽及
後著述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

梁庾季才

庾季才江陵人幼穎悟八歲誦尚書十二通易好占玄象梁湘東王繹引授外兵參軍西臺建累遷中書郎領太史帝亦頗明星曆謂曰朕猶慮禍起蕭牆季才曰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荆陝還都以避其患俄而江陵覆滅宇文泰一見深加優禮令參掌太史曰卿宜盡誠事孤當以富貴相答初荆州覆亡衣冠士人多沒爲賤季才散所賜物購求親故泰問何能若此季才曰郢都覆敗君信有罪縉紳何咎皆爲賤隸誠竊哀之故贖購耳泰乃悟曰微君遂失天

卷之三

元

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爲奴婢者數千口武定二年與王褒庾信同補麟趾學士累遷稍伯大夫後宇文弼執政問以天道微祥對曰頃上台有變不利宰輔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護沈吟久之曰吾今意如此但辭未獲免自是漸疎及護夷戚閱其書記有假託符命妄造異端者皆誅唯得季才兩紙盛言緯候宜免政歸權帝謂少宗伯斛斯徵曰季才甚得人臣之禮因賜粟帛遷太史中大夫詔撰靈臺祕苑宣帝嗣位加開府儀同三司及楊堅爲丞相嘗夜召問天時人事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悉察竊以人事卜之

卷之三

三

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得爲箕穎事乎堅默然久之曰吾今譬騎虎誠不得下矣因賜以綵帛曰愧公此意大定元年正月季才上言今月戊戌平旦青氣如樓閣見國城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雨皇王不能無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卽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謂之二八之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爲六甲之始子爲十二辰之初甲數九子數又九九爲天數其日卽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帝以二月甲午卽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爲得天數今月甲子宜應天受命堅從之開皇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帝將遷都夜與高穎蘇威二人定議季才旦奏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漢營北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爲遷徙計帝愕然謂頽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謂曰朕自今已後信有天道於是令季才與其子質撰垂象地形等志謂曰天道祕奧指測多途執見不同不欲令外人干預此事故令公父子共爲之及書成奏之賜米帛甚優以年老頻求去職優旨每不許會張胃

玄歷行及袁克言日景長上以問季才因言克謬上大怒由是免職給半祿歸弟所有祥異常令人就家訪焉仁壽三年卒撰靈臺祕苑一百二十卷垂象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並行於世子質亦爲太史令楊玄感反煬帝問曰玄感成乎質曰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曰樊噲入斗如何對曰斗楚分玄感之封今火色衰謝終必無成

唐嚴善思

嚴善思名撰同州朝邑人以字行父延通儒術該曉圖讖善思傳延業武后時擢監察御史兼右拾遺內供奉數言天下事方酷吏構大獄以善思爲詳審使平活八百餘人原千餘姓長壽中按囚司刑寺罷疑不實者百人來俊臣等疾之誣以罪謫交趾五歲得還是時李淳風死候家皆不效乃詔善思以著作佐郎兼太史令聖曆二年樊噲入與鬼后問其占對曰大臣當之是年王及善卒長安中樊噲入月鎮犯天關善思曰法當亂臣伏罪而有下謀上之象歲餘張東之等起兵誅二張遷給事中后崩將合葬乾陵善思建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今啓乾陵是以卑動尊術家所忌且玄闕石門治金錮隙非攻鑿不能開神道幽靜多所驚駭若別攻隧以入其中卽往昔葬時神位前定更且有害曩營乾陵國有大難易姓建國二十餘年今又營之難且復生合葬非古也尤事有不妥豈足循據漢世皇后別起陵墓魏晉始合葬漢積祀四百魏晉祚率不長亦其驗也今若更擇吉地附近乾陵取從葬之義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亦何益山川精氣上爲列星葬得其所則

而後嗣昌失其宜則神危而後嗣損願剖私愛使社稷長久中宗不納神龍中遷禮部侍郎表皇后擅政爲社稷憂求汝州刺史嘗語姚崇曰韋氏禍且塗地相王所居有華蓋紫氣必位九五公善護之及睿宗立崇以語聞召拜右散騎常侍初譙王重福徙均州遇汝善思爲刺史及謀反僞除禮部尚書重福敗坐關通論死吏部尚書宋璟戶部郎中李邕薄其罪給事中韓思復固請乃流靜州始善思爲御史中書舍人劉允濟爲酷吏所陷且死善思力訟其寃得免戶部尚書王本立見之曰祁奚之救叔向嚴公有之後見允濟語未嘗及之思復之解善思也亦不自德時稱長者之報後遇赦還開元十六年卒子向乾元中爲鳳翔尹三世皆年八十五云

史纂要卷三十八 禮儀

三

宋周克明

周克明祖傑開成中進士僖宗在蜀傑上書言治亂萬餘言擢水部員外郎三遷司農少卿傑精於曆筭嘗以大衍曆數有差因敷衍其法著極衍二十四篇以究天地之數時天下方亂傑以天文占之惟嶺南可以避地棄官攜家南適嶺表南漢主劉隱素聞其名每令占候天文災變傑自以年名嘗策名中朝耻以星曆事僭偽乃謝病不出襲襲位強起之令知司天監事因問國祚脩短傑以周易筮之得比之復曰卦有二土土數生五成於十二五相比以歲言之當五百五十襲大喜賓饗甚厚襲以梁貞明三年僭號至開寶四年國滅止五十五年蓋傑舉成數以避害耳克明精於數術凡律曆天官五行讖緯及三式風雲龜策之書靡不究其指要開寶中爲春官正有大星出氏西衆莫能辯或言國皇妖星爲兵凶之兆克明時使嶺表及還亟請對言臣按天文錄荊州占其星名曰周伯其色黃其光煌煌然所見之國大昌是德星也臣在塗聞中外之人頗惑其事願許文武稱慶以安天下心上嘉之又權判監事天禧元年夏火犯靈臺克明語所親曰去歲太白犯靈臺曆者悉

史纂要卷三十八 禮儀

三

三

被降譴上天垂象深可畏也今榮感又犯之吾其不起乎八月疽發背卒年六十四

寶儼善推步星曆與盧多遜楊徽之同在諫垣謂二公曰丁卯歲五星當聚奎奎主文明又在魯分自此天下始太平二拾遺必見之老夫不預也至乾德間五星果聚於奎

劉敞嘗齊太乙宮與內第王欽臣夜語曰歲星往來虛危間色甚明盛以吾觀之當有興於齊者歲餘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繼大統遂登大位

宋胡宿

胡宿毘陵人官至樞密副使宿通陰陽五行天人災異之說南京鴻慶宮災宿以謂南京聖宋所以受命建號而大火主於商丘國家乘德而王者也今不領于數祠官而比年數災宜脩火祀事下太常歲以長吏奉祠商丘自宿始慶曆六年夏河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而登萊尤其宿以歲推之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于子而極于亥然陰猶強而未即伏陽猶微而未即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而其位在乾今西北二虜中國之陰也宜爲之備不

然必有內盜起于河朔明年王則以貝州叛宿又以爲登萊祝京師爲東北易艮少陽之位也今二州並置金坑多聚民以鑿山谷陽氣損泄故陰盛而動縣官入金歲幾何小利而大害可即禁止以寧地道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宮災是歲冬至祀天南郊以三聖並配明年大旱宿曰五行火禮也去歲大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丘並配之失即言宜用迭配如初

金馬貴忠

馬貴忠爲司天提點與校書郎高守元奏天象災異
忤旨海陵皆杖之黜貴忠大同判官久之遷司天監
正隆三年三月辛酉朔日當食不食海陵謂貴中曰
自今凡遇日食皆面奏不須頒示內外海陵伐宋問
曰朕欲自將伐宋天道何如貴中對曰去年十月甲
戌熒惑順入太微至屏星留退西出占書熒惑常以
十月入太微庭受制主伺無道之國十二月太白晝
見經天占爲兵喪爲不臣爲更主又主有兵兵罷無
兵兵起鎮戎軍地震大風海陵以問貴中曰伏陰逼

卷一百一十五

毛

陽所以震也又問曰當震大風何也對曰土失其性
則地震風爲號令人君命令嚴急則有烈風及物之
災六年二月甲辰朔日有暈珥戴皆海陵問近日天
道何如貴中曰前年八月二十九日太白入太微右
掖門九月二日至端門九日至左掖門出並歷左右
執法太微爲天子南宮太白兵將之象其占兵入天
子之廷海陵曰今將征伐而兵將出入太微正其事
也貴中又曰當端門而出其占爲受制歷左右執法
爲受事此常有出使者或爲兵或爲賊海陵曰兵興
之際小益固不能無及被害於楊州貴中之言皆驗

金武亢

管勾子武亢寡言笑不妄交嘗與一學生終日相對
握籌布畫目炯炯若有所營見者莫測也袁宗至蔡
州右丞完顏仲德薦其術召至屏人與語大悅除司
天長行賞資甚厚上書曰此者有星變於周楚之分
彗星起於大角西之左軸蓋除舊布新之象又
言鄭楚周三分野赤地千里兵凶大起王者不可
居也又曰蔡城有災之兆楚有亡國之徵三軍苦
戰於西垣前後有日矣城壁傾頽內無見糧外無應
兵君臣數盡之年也聞者悚然奪氣袁宗惟嗟嘆良
久不以爲罪性頗倨傲朝士以此非之

卷一百一十五

天

天

天

方技二曆法

南齊祖沖之

祖沖之字文遠范陽遵人也沖之稽古有機思宋孝武使直華林學省解褐南徐州從事公府參軍始元嘉中用何承天所製歷比古十一家爲密沖之以爲尚疎乃更造新法上表言之孝武令朝士善歷者難之不能屈會帝崩未及施行歷位爲婁縣令謁者僕射初宋武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杼每行使人於內轉之昇明中蕭道成輔政使沖之追修古法沖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均以來未之有也時有北人索馭驎者亦云能造指南車高帝使與沖之各造命於樂游苑對共校試而頗有差僻乃毀而焚之晉時杜預有巧思造欽器三改不成宋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沖之造欽器獻之與周廟不異文惠太子在東宮見沖之歷法啓武帝施行文惠尋薨又寢轉長水校尉領木職沖之造安邊論欲開屯田廣農殖建武中明帝欲使沖之巡行四方與造大業可以利百姓者會連有軍事事竟不行沖之解鍾律博塞當時獨絕莫能對者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

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於樂游苑造水碓唐武帝親自臨視又特善算永元二年卒年七十二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注九章造綴術數十篇子晁之少傳家業究極精微亦有巧思入神之妙般倅無以過也當其詣微之時雷霆不能入嘗行遇僕射徐勉以頭觸之勉呼乃悟父所改何承天歷時尚未行梁天監初晁之更修之於是始行焉位至大舟卿

隋張胄玄

張胄玄勃海蓀人也博學多通尤精術數冀州刺史趙嬰薦之隋文帝徵授雲騎尉直太史參議律曆事時輩多出其下由是太史令劉暉等甚忌之然暉言多不中胄玄所推步甚精密上異之令楊素與術士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暉與胄玄等辯析之暉杜口一無所答胄玄通者五十四焉由是擢拜員外散騎侍郎兼太史令賜物千段暉及黨與八人皆斥逐之改定新歷言前差一日內史通事顏慤楚上言漢時洛下閭改顓頊歷作太初歷云後

宋書

卷一百一十五

史

四

當差一日八百有聖者定之計今相去七百一十年術者舉其成數聖者之謂其在今乎上大悅漸見親用胄玄所謂歷法與古不同者三事其一宋祖沖之於歲周之末創設差分冬至漸多不循舊軌每四十六年却差一度至梁虞翻歷法嫌沖之所差太多因以一百八十六年久至後一度胄玄以此二術年限縣隔追檢古注所失極多遂折中兩家以爲度法冬至所宿歲別漸移八十二年却行一度則上合堯時日末星火次符漢曆宿起牛初明其前後並皆當其二周馬顯造丙寅元歷有陰陽轉法加減

星

分進退蝕餘乃推定日創開此數當時術者多不能曉張賓因而用之莫能考正胄玄以爲加時先後逐氣參差就月爲斷於理未可乃因二十四氣列其盈縮所出實由日行遲則月逐日易及今合朔加時早日行速則月逐日少遲今合朔加時晚檢前代加時早晚以爲損益之率日行自秋分已後至春分已後速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八十度自春分已後至秋分日行遲計一百八十一日而行一百七十六度每氣之下卽其率也其三自古諸歷朔望逢交不問內外入限便蝕張賓立法創有外限應蝕不蝕猶未能明胄玄以日行黃道歲一週天月行月道二十七日有餘一週天月道交絡黃道每行黃道內十三日有奇而出又行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終而復始月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度以下卽爲當蝕若月行內道則在黃道之北蝕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也雖遇蝕正無由掩映蝕多不驗遂因前法別立定限隨交遠近逐氣求差損益蝕分事皆明著其超古獨異者有七事其一古歷五星行度皆守恒率見伏盈縮悉無格準胄玄候之各得真率合見之數與古不同其差多者至加減三十許日

宋書

卷一百一十五

史

四

歷

卽如熒惑平見在雨水氣卽均加二十九日見在小
雪氣則均減二十五日加減平見以爲定見諸星各
有盈縮之數皆如此例但差數不同特其積候所知
時人不能原其旨其二辰星舊率一終再見凡諸古
歷皆以爲然應見不見人未能測曹玄積候知辰星
一終之中有時一見及同類感召相隨而出卽如辰
星平晨見在雨水者應見卽不見若平晨見在啓蟄
者去日十八度外三十六度內晨有木火上金一星
者亦相隨見其三古歷步術行有定限自見已後依
率而推進退之期莫知多少曹玄積候知五星遲速

歷

歷

歷

養

留退真數皆與古法不同多者差八十餘日留回所
在亦差八十餘度卽如熒惑前疾初見在立冬初則
二百五十日行一百七十七度定見在夏至初則一
百七十日行九十二度追步大驗今古皆密其四古
歷食分依平卽用推驗多少實數罕符曹玄積候知
月從木火上金四星行有向背月向四星卽速背之
則遲皆十五度外及循本率遂於交分限其多少其
五古歷加時朔望同術曹玄積候知日蝕所在隨方
改變傍正高下每處不同交有淺深遲速亦異約時
立差皆會天象其六古歷交分卽爲蝕數去交十四

度者食一分去交十三度食二分去交十度食三分
每近一度食益一分當交卽蝕旣其應多反少自古
諸歷未悉其原曹玄積候知當交之中月掩日不能
畢盡故其蝕反少去交五六度時月在日內掩日便
盡故其蝕乃旣自此以後更遠者其蝕又少交之前
後在冬至皆爾若近夏至其率又差曹玄所立蝕分
最爲詳密其七古歷二分晝夜皆等曹玄積候知其
有差春秋二分晝多夜漏半刻皆由日行遲疾盈縮
使其然也凡此曹玄獨得於心論者服其精密大業
中卒於官

歷

歷

歷

唐傅仁均

傅仁均滑州白馬人也善曆算推步之術武德初太史令庾儉太史丞傅奕表薦之高祖因召令改修舊曆仁均因上表陳七事其一曰昔洛下閎以漢武太初元年歲在丁丑創曆起元元在丁丑今大唐以戊寅年受命甲子日登極所造之曆卽上元之歲歲在戊寅命日又起甲子以三元法一百八十去其積歲武德元年戊寅爲上元之首則合璧連珠懸合於今日其二曰堯典爲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前代造曆莫能允合臣今創法五十餘年冬至輒差一度則却檢

史集卷之三

星

四

周漢千載無違其三曰經書日蝕毛詩爲先十月之交朔日辛卯臣今立法推却得周幽王六年辛卯朔蝕卽能明其中間並皆符合其四曰春秋命曆序云魯僖公五年壬子朔旦冬至諸曆莫能符合臣今造曆却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則同自斯以降並無差爽其五曰古曆日蝕或在於晦或在二日月蝕或在望前或在望後臣今立法月有三大三小則日蝕常在於朔月蝕在望前却驗魯史並無違爽其六曰前代造曆命辰不從子半命度不起虛中臣今造曆命辰起子半度起於虛六度命合辰得中於子

史集卷之三

星

六

行陰陽之始會曆術之宜其七日前代諸曆月行或有晦猶東見朔以西朏今以遲疾定朔未無此病經數月曆成奏上號曰戊寅元曆高祖善之武德元年七月詔頒新曆授仁均員外散騎常侍賜物三百段後中書令封德彝奏曆術差謬勅吏部郎中祖孝孫考其得失又太史丞王孝通執甲辰曆法以駁之曰案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孔氏云七宿畢見舉中者言耳是知中星無定故互舉一分兩至之星以爲成驗也昴西方處中之宿虛爲北方居中之星一分各舉中者卽餘六星可知若乃仲冬舉鳥仲夏舉火此一至一分又舉七星之體則餘二方可見今仁均專守昴中而爲定朔執文害意不亦謬乎又按月令仲冬昏在東壁明知昴中則非常準若言陶唐之代定是昴中後代漸差遂至東壁然則堯前七千餘載冬至之日卽便合翼中逾遠彌却尤成不隱且今驗東壁昏中日體在斗十有三度若昏於翼中日應在井十有三度夫井極北去人最近而斗極南去人最遠在井則大熱在斗乃大寒然堯前冬至卽應翻熱及於夏至便應反寒四時倒錯寒暑易位以理推尋必不然矣又鄭康成博達之士也對弟子孫皓云

日永星火只是大火之次三十度有其中者非謂心之火星也實正中也又平朔定朔舊有二家平望定望由來兩術三大三小是定朔定望之法一大一小是平朔平望之義且日月之行有遲有疾每月一相及謂之合會故晦朔無定由人消息若定大小合朔者合會雖定而節元紀首三端並失若上合履端之始下得歸餘於終合會時有進退履端又皆允協則甲辰元曆爲通術矣仁均對曰宋代祖冲之久立差術至於隋代張胃玄等同而修之雖度不同各明其意今孝通不達宿度之差移未曉黃道之遷改乃執

卷之五

星

天

南斗爲冬至之恒星東井爲夏至之常宿率意生難豈爲通理夫太陽行於宿度如郵傳之過逆旅宿度每歲既差黃道隨而變易豈得以膠柱之說而爲幹運之難乎又案易云治曆明時禮云天子玄端聽朔於南門之外尚書云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孔氏云上日朔日也又云季秋月朔辰不集於房孔氏云集合也不合則日蝕隨可知矣又云先時不及時皆殺無赦先時謂朔日不及時也若有先後之差是不知定朔之道矣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又春秋日蝕三十有五左丘明云不書朔官失之也明聖人之教

不論於晦唯取朔耳自春秋以後去聖久遠曆術差違莫能詳正故秦漢以來多非朔蝕而宋代御史中丞何承天微欲見意不能詳究乃爲太史令錢樂之散騎侍郎皮延宗抑止孝通今語乃是延宗舊辭承天既非甄明故有當時之屈今略陳梗槩申以明之夫理曆之本必推上元之歲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夜半甲子朔旦冬至自此以後既行度不同七曜分散不知何年更得餘分普盡還復總會之時也唯日分氣分得有可盡之理因其得盡卽有三端之元故造經立法者小餘盡卽爲元首此乃紀其日數之

卷之五

星

天

元不關合璧之事矣時人相傳皆云大小餘俱盡卽定夜半甲子朔旦冬至者此不達其意故也何者冬至自有常數朔名由於月起既月行遲疾無常三端豈得卽全故必須日月相合與冬至同日者始可得名爲合朔冬至耳故前代諸曆不明其意乃於大餘正盡之年而立其元法將以爲常而不知七曜散行氣朔不合今法唯取上元連珠合璧夜半甲子朔旦冬至合朔之始以定一九相因行至於今日常取定朔之宜不論三端之事皮延宗本來不知何承天亦自未悟何得引而相難耶孝孫以仁均之言爲然真

觀初有益州入陰弘道又執孝通舊說以駁之終不能屈李淳風復駁仁均曆十有八事勅大理卿崔善為考二家得失七條改從淳風餘一十一條並依舊定仁均後除太史令卒官

唐李淳風

李淳風岐州雍人也其先自太原徙焉父播隋高唐尉以秩卑不得志棄官而為道士頗有文學自號黃冠子注老子撰方志圖文集十卷並行於代淳風幼俊爽博涉羣書尤明天文曆算陰陽之學貞觀初以駁傳仁均曆議多所折衷授將仕郎直太史局尋又上言曰今靈臺候儀是魏代遺範觀其制度疎漏寔多臣案虞書稱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是古以混天儀考七曜之盈縮也周官大司徒職以土圭正日景以定地中此示據混天儀日行黃道之明證也

暨於周末此器乃亡漢孝武時洛下閎復造渾天儀事多疎闕故賈逵張衡各有營鑄陸續王蕃述加修補或綴附經星機應漏水或孤張規郭不依日行推驗七曜並循赤道今驗冬至極南夏至極北而赤道當定於中全無南北之異以測七曜豈得其真黃道渾儀之闕至今千餘載矣太宗異其說因令造之至貞觀七年造成其制以銅為之表裏三重下據準基狀如十字末樹菴足以張四表焉第一儀名曰六合儀有天經雙規渾緯規金常規相結於四極之內備二十八宿千十二辰經緯三百六十五度第二名

三辰儀圓徑八尺有璣璣規道月遊天宿矩度七曜所行並備於此轉於六合之內第三名四遊儀玄樞爲軸以連結五衡遊筭而貫約規矩又玄樞北樹北辰南距地軸傍轉於內又玉衡在玄樞之間而南北遊仰以觀天之辰宿下以識器之晷度時稱其妙又論前代渾儀得失之差著書七卷名爲法象志以奏之太宗稱善置其儀於凝暉閣加授承務郎十五年除太常博士尋轉太史丞預撰晉書及五代史其天文律曆五行志皆淳風所作也又預撰文思博要二十二年遷太史令初太宗之世有秘記云唐三世之

史纂要續卷之三

不孝風

三

三

後則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嘗密召淳風以訪其事淳風曰臣據象推算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宮內從今不踰三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唐氏子孫殲盡帝曰疑似者盡殺之如何淳風曰天之所命必無讓避之理王者不死多恐枉及無辜且據上象今已成復在宮內已是陛下眷屬更三十年又當衰老老則仁慈雖受終易姓其於陛下子孫或不甚損今若殺之卽當復生少壯嚴毒殺之立讎若如此卽殺戮陛下子孫必無遺類太宗善其言而止淳風每古候吉凶合若符契當時術者疑其別有役使不因學

習所致然竟不能測也顯慶元年復以國史功封昌樂縣男先是太史監侯王思辯表稱五曹孫子十部算經理多踳駁淳風復與國子監算學博士梁述太學助教王真儒等受詔注五曹孫子十部算經書成高宗令國學行用龍朔三年改授秘閣郎中時戊寅曆法漸差淳風又增損劉焯皇極曆改撰麟德曆奏之術者稱其精密咸亨初官名復舊還爲太史今年六十九卒所撰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秘閣錄并演齊人要術等凡十餘部多傳於代子諱孫仙宗並爲太史令

史纂要續卷之三

不孝風

三

唐僧一行

僧一行姓張氏昌樂人襄州都督鄒國公公謹之孫也父檀武功令一行少聰敏博覽經史尤精曆象陰陽五行之學時道士尹崇博學先達素多墳籍一行詣崇借楊雄太玄經讀之數日復詣崇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旨稍深吾尋之積年尚不行曉吾子試更研求何遽見還也一行曰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大衍玄圖及義決一卷以示崇崇大驚因與一行談其奧蹟甚嗟服之謂人曰此後生顏子也由是大知名武三思慕其學行就請結交一行逃匿以避之尋出家爲

大衍行

三

經

僧隱於嵩山師事沙門普寂睿宗卽位勅東都留守韋安石以禮徵一行固辭不應命後往荊州當陽山依沙門悟真習梵律開元五年玄宗令其族叔禮部郎中洽齋勅書就荊州強起之一行至京置於光大殿數就之訪以安國撫人之道言皆切直無所隱開元十年末穆公主出降勅有司優厚發遣依太平公主故事一行以爲高宗末年唯有一女所以特加其禮又太平驕僭竟以得罪不應引以爲例上納其言遽追勅不行但依常禮其諫諍皆此類也一行尤明著述撰大衍論三卷攝調伏藏十卷天乙太乙經

太乙局遁甲經釋氏系錄各一卷時麟德曆經推步漸疎勅一行考前代諸家曆法改撰新曆又令率府長史梁令瓚等與工人創造黃道游儀以考七曜行度互相證明於是一行推周易大衍之數立衍以應之故撰開元大衍曆經至十五年卒年四十五賜諡曰大慧禪師初一行從祖東臺舍人大素撰後魏書一百卷其天文志未成一行續而成之上爲一行製碑文親書於石出內錢五十萬起塔於銅人之原明年幸溫湯過其塔前又駐騎徘徊令品官就塔以告其出豫之意更賜絹五十匹以蔣塔前松栢焉初一

大衍行

書

利

行求訪師資以窮大衍至天台山國清寺見一院古松十數門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聞院僧於庭布算聲而謂其徒曰今日有弟子自遠求吾算法已合到門豈無人導達也卽除一算又曰門前水當却西流弟子亦至一行承其言而趨入稽首請法盡授其術而門前水果却西流道士那和璞嘗謂尹惜曰一行其聖人乎漢洛下閎造曆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必有聖人正之今年期畢矣一行造大衍正其差謬則洛下閎之言信矣非聖人而何時又有黃州僧弘者善葬法每行視山原卽爲之圖張說深信重之

元郭守敬

郭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生有異操不爲嬉戲事大父榮通五經精於算數水利時劉秉忠張文謙張易王恂同學於州西紫金山榮使守敬從秉忠學中統三年文謙薦守敬習水利巧思絕人世祖召見面陳水利六事其一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引玉泉水以通舟歲可省雇車錢六萬緡通州以南於蘭榆河口徑直開引由蒙村跳梁務至楊村還河以避浮灘洶盤淺風浪遠轉之患其二順德達泉引入城中分爲三渠灌城東地其三順德灋河東至古任城失其

郭守敬

至

井

故道沒民田千三百餘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即可耕種自小王村徑滹沱合入御河通行舟楫其四磁州東北溢漳二水合流處引水由滏陽縣鄆洛州未年下經雞澤合入灋河可灌田三千餘頃其五懷孟沁河雖流灌翁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引東流至武陟縣北合入御河可灌田二千餘頃其六黃河自孟州西開引少分一渠經由新舊孟州中間順河古岸下至溫縣南復入大河其間亦可灌田二千餘頃每奏一事世祖歎曰任事者如此人不爲素餐矣授提舉諸路河渠四年加授銀符副河渠使至

郭守敬

至

井

元元年從張文謙行省西夏先是古渠在中興者一名唐來其長四百里一名漢延長二百五十里他州正渠十皆長二百里支渠大小六十八灌田九萬餘頃兵亂以來廢壞淤淺守敬更立牐堰皆復其舊二年授都水少監守敬言舟自中興沿河四晝夜至東勝可通漕運及見查泊兀郎海古渠甚多宜加修理又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分引盧溝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灌田若干頃其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典守者懼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視故蹟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又言當於金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帝善之十二年丞相伯顏南征議立水站命守敬行視河北山東可通舟者自陵州至大名又自濟州至沛縣又南至呂梁又自東平至綱城又自東平清河逾黃河古道至與御河相接又自衛州御河至東平又自東平西南水泊至御河乃得濟州大名東平泗汶與御河相通形勢爲圖奏之初劉秉忠以大明曆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後天議欲修至而卒十三年江左既平帝思用其言遂以守敬與

王雱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推步於下而命宰相王
文謙與樞密張易爲之主領裁奏於上左丞許衡參
預其事守敬首言曆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
先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
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
欹側守敬乃盡考其失而移置之既又別圖高爽地
以木爲重棚創作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爲天樞
附極而動昔人常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
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
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莫若以圓求圓作
仰儀古有經緯絡而不動守敬易之作立運儀日有
中道月有九行守敬一之作證理儀表高景虛罔象
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闕凡曆法之驗
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
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又作正方案九表懸正
儀座正儀爲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圖異
方渾蓋圖日出入未短圖與上諸儀互相參攷十六
年政局爲太史院以恂爲太史令守敬爲同知太史
院事給印章立官府及奏進儀表式守敬當帝前指
陳理致至於日宴帝不爲倦守敬因奏唐一行開元

間今南宮說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疆宇
比唐尤大若不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
晝夜長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卽目測驗
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帝可其奏遂設監候
官一十四員分道而出東至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
崖北盡鐵勒四海測驗凡二十九所十七年新曆告
成守敬與諸臣同上奏曰臣等竊聞帝王之事莫重
於曆自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
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曆無定法周秦之
間閏餘乖次西漢造三統曆百二十年而後是非始
定東漢造四分曆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
一年劉洪造乾象曆始悟月行有遲速及魏黃初間
始以日食課其疎密及魏楊偉造景初曆始立交食
起虧術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曆始悟以月
食衡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曆
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及以晷影驗氣又六
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曆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
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
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張胃玄
造大業曆始立五星入氣加減法及月應食不食術

劉焯造皇極曆始悟日行有盈縮及立推黃道月道
術又三十五年傳仁均造戊寅元曆頗采舊儀始用
定制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曆以古曆章部元
首分度不齊始爲總法用進朔以避晦辰月見又六
十三年一行造大衍曆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
軌漏交食之異及創立歲星差合術又九十四年徐
昂造宣明曆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七十二
年邊岡崇玄歷始立相減相乘法以求黃道月道又六
十三年王朴欽天歷始變五星法遲留逆行舒亟有
漸又九十八年李琮造明天曆始悟日法積年自然
之數又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曆始悟食甚泛餘
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曆經七十改其創法
者十有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聖朝專命臣等改
治新曆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其測實數所考正
者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
晷景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爲準得丁丑年
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又定丁丑夏至在庚
子日夜半後七十一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
後三十三刻巳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
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後八十一刻名減大明曆

十八刻遠近相符前後應準二曰歲餘自大明曆以
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有六用以相距
各得其時合用歲餘今考驗四年相符仍自宋大明
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百六十
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爲今曆歲餘
合用之數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月食
既推求日躔得冬至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箕九度
有奇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憑星測月或憑月
測日或徑憑星度測日立術推算起自丁丑正月至
巳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躔於箕
與日食相符四曰月離自丁丑以來至今憑每日測
到逐時太陰行度推算變從黃道求入轉極遲疾并
平行處前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內除去不真的
外有三十事得大明曆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
大明曆三十刻與天道合五曰入交自丁丑五月以
來憑每日測到太陰去極度數比疑黃道去極度得
月道交於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
食分得入交時刻與大明曆所差不多六曰二十八
宿距度自漢太初曆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大明
曆則於度下餘分附以太半少皆私意牽就未嘗

測其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爲三十六分以距線代管窺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七日日出入晝夜刻大明曆日出入晝夜刻皆據汴京爲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內外度立術推求每日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求爲定式所創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爲升降限依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積度比古爲密

分擬以爲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爲盡十九年尙卒時曆雖頒然其推步之式與夫立成之數尙皆未有定業守敬於是比次篇類整齊分秒裁爲推步七卷立成二卷曆議擬彙三卷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層注式十二卷二十三年繼爲太史令遠上表奏進又有時候箋注二卷修改源流一卷其測驗書有儀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二十卷五星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測二十八舍雜坐諸星入宿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考一卷並藏之官二十八年有言漆河自永平挽舟踰山而上可至開平有言瀘溝自麻峪可至尋麻林朝廷遣守敬相視漆河不可行瀘溝舟亦不通守敬因陳水利十有一事其一大都運糧河不用一畝泉舊原別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瓮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匯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運糧河每十里置一牌比至通州凡爲牌七距牌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爲提闕以通舟止水帝覽奏曰當速行之於是復置都水監俾守敬領之帝命丞相以下皆親操舂舂倡工待守敬指授而後行事

船既通行公私省便先是通州至大都陸運官糧歲若干萬石方秋霖雨驢畜死者不可勝計至是皆罷之三十年帝還自上都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大悅名曰通惠河賜守敬鈔萬二千五百貫仍以舊職兼提綱惠河漕運事守敬又言於澄清肺稍東引與北渠河接且立牌麗正門西令舟楫得環城往來志不就而罷三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大德二年召守敬至上都議開鐵幡竿渠守敬奏山水頻年暴下非大爲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各於工費以其言爲過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没人畜廬帳幾犯行殿成宗謂宰臣曰郭太史神人也惜其言不用耳七年詔內外官年及七十並聽致仕獨守敬不許其請自是翰林太史司天官不致仕定著爲令延祐三年卒年八十六守敬以純德實學爲世法師然其不可及者三一曰水利之學二曰曆數之學三曰儀象制度之學決金水以下西山之祇而京師之材用是饒復唐來瀕河之地而靈夏軍儲用足引汶泗以接江淮之派而燕吳漕運平通通斗牖以開白浮之源而公私陸費由省又前後條奏便宜凡二十餘事相治河渠泊堰大小

數百餘所其在西夏嘗挽舟遡流而上究所謂河源者又嘗自孟門以東循黃河故道縱廣數百里間各爲測量地平或可以分殺河勢或可以灌溉田土具有圖誌又嘗以海而較京師至汴梁地形高下之差謂汴梁之水去海甚遠其流峻急而京師之水去海至近其流且緩其言信而有徵此水利之學其不可及者也古曆天周與歲周小餘同於日度四分之一漢魏以來漸覺不齊遂有破分之說而立法未均任意進退守敬乃每以百年爲率小餘之下增損各一以之上推往古下驗方來無不脗合且自太初迄于大明各曆七十餘家其見施用於世者四十有三類多寫分換母誇詭一時間有翹出如宋元嘉唐大衍近世紀元不過三數然亦未臻至當考驗天事始雖親密旋已不效守敬所爲曆測驗既精設法詳備行幾五十年未嘗一見先後天之差去積年日法之拘無寫分換母之陋此曆數之學其不可及者也舊儀既多蔽礙且距齒但有度刻而無細分以管望星漸外則所見漸展尤難取的守敬所爲儀但用天常赤道四游三環三距設四游於赤道之上與相套在內同附直距於四游之外與雙環兩間同結線距端凡

測日月星則以兩線相望劈取其正中所當之刻之度之分之秒之數舊八尺謂夏至之影尺有五寸千里而差一寸其說見于周官周髀等書千里而差一寸唐一行已嘗駁議八尺之表庫景促古今承用未之或革守敬所為表五倍其舊懸施橫梁每至日中以符窺夾測橫梁之景折取中數與舊表但取表之景者為審當守敬於世祖朝進七寶燈漏今大明殿每朝會張設之其中鐘鼓皆應時自鳴又嘗進木牛流馬雖不盡得諸葛舊制亦自機妙成宗朝進櫃香漏又作屏風香漏行漏以備郊廟臨幸大德二年起

靈臺水渾運渾天漏大小機輪二十五皆以刻木為

奎

天

靈臺水渾運渾天漏大小機輪二十五皆以刻木為衝牙轉相撥擊上為渾象點畫周天星度日月二環斜絡其上象則隨天左旋日月二環各依行度退而左轉又嘗欲倣張平子為地運儀及候氣密室事雖未就莫不究極指歸此儀象制度之學其不可及者也初守敬年十五六得石本蓮花漏圖已能盡究其理又隨張忠宣公奉使大名因大為鼓鑄即今靈臺所用銅壺又得尚書璇璣圖規行夜為儀積土為臺以望二十八宿及諸大星及大兒用觀其規畫之簡以測望之親切功智不能私其議羣衆無以參其功

王太史剛克自用者也每至守敬所觀其匠制未嘗不為之心服魯齊先生言論為當代法因語及守敬以手加額曰天佑我元似此人世豈易得鳥乎其可謂度越千古矣

歷代史集左編卷第一百三十二

漢京房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元帝時為郎中知五音六十律之數上使太子太傅玄成諫議大夫章雜試問於樂府房對受學於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宮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呂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

十四也必據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太族為商沽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為宮而商徵以類從焉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此之謂也以六十律分卦之日黃鍾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煥風雨之占生焉於以揀攝羣音考其高下苟非草木之聲則無不有所合虞書曰律和聲此之謂也京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而長丈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

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畫分寸以為六十律

清濁之節房言律詳於歆所奏其術施行於史官候部用之文多不悉載截管為律吹以考聲列以效氣道之本也術家以其聲微而體難知其分數不明故作準以代之準之聲明暢易達分寸又粗然弦以緩急清濁非管無以正也均其中弦令與黃鍾相得按畫以求諸律則無不如數而應者矣續漢志具載其六十律準度數其相生之次與呂覽淮南同漢章帝元和元年待詔候鍾律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故待詔嚴嵩具以準法教子男宜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詔曰嵩子學審曉律別其族協其聲者審試不得依託父學以葬為聰聲微妙獨非莫知獨是莫曉以律錯吹能知命十二律其十二中不失一乃為能傳嵩學爾試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宜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為準靈帝熹平六年東觀召典律太子舍人張光等問準竟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畫猶不能定其絃緩急音不可書以曉人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故史官能辯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候氣而已

宋錢樂之因京房南事之餘更生三百律至梁博士

沈重鍾律議曰易以三百六十策當暮之日此律曆之數也淮南子云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三音因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律曆之數天地之道也此則自古而然矣重乃依淮南本數用京房之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月之本律以為一部以一部律數為母以一中氣所有日為子以母命子隨所多少各一律所建日辰分數也以之分配七音則建日冬至之聲黃鍾為宮太簇為商林鍾為徵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五音七聲於斯和備其次日建律皆依次類運行當日者各自為宮而商徵亦以次從類者微氣辨識時序萬類所宜各順其節自黃鍾終於壯進一百五十律皆三分損一以下生自依行終於億兆二百九律皆三分益一以上生唯安運一律為終不生其數取黃鍾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為本以九三為法各除其實得寸分及小分餘分皆委之即各從其律之長也修其律部則上生下生宮徵之次也今略其名次云右黃鍾一部三十四律每律直三十四分日之三十一

右大呂一部二十七律每律直三十一分日之三十七分日之三餘律並同

漢翼奉

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二人經術皆明衡為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學不仕好律曆陰陽之占元帝初即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宴見天子敬焉時平昌侯王臨以宣帝外屬侍中稱詔欲從奉學其術奉不肯與言而上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人誠鄉正雖愚為用若迺懷邪知益為害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

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

四

貴

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應今陛下明聖虛靜以待物至萬事雖衆何聞而不論豈況乎執十二律而御六情於以知下參實亦甚優矣萬不失一自然之道也乃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主姦邪申主貪狼風以

大陰下抵建前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氣也平昌侯比
三來見臣皆以正辰加邪時辰爲客時爲主人以律
知人情王者之祕道也愚臣誠不敢以語邪人上以
奉爲中郎召問奉來者以善日邪時孰與邪日善時
奉對曰師法用辰不用日辰爲客時爲主人見於明
主侍者爲主人辰正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
見者邪侍者正忠正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大邪
之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即以自知侍者之邪而時
邪辰正見者及邪即以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
見者及正辰爲常事時爲一行辰疏而時精其效同

東漢書卷八

五

功必參互觀之然後可知故曰察其所繇省其進退
參之六合五行則可以見人性知人情難用外察從
中甚明故詩之爲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
興廢觀性以曆觀情以律明主所宜獨用難與二人
共也故曰顯諸仁藏諸用露二則不神獨行則自然
矣唯奉能用之學者莫能行明年地震詔求直言奉
上疏曰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
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
其形猶人之有五臟六體五臟象天六體象地故臟
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今年太陰建

陽日三本在木歲

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曆以甲午從春歷中甲庚
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百年之精歲也
正以精歲未首王位日臨終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
連月久陰雖有蠲除大令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古者
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
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
通故同姓一異姓五乃爲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
舅后之家爲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
處位執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
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
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若
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
之事也及諸侯王園與其後宮宜爲設員出其過制
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
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及爲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
宋伯姬是矣唯陛下下財察明年四月乙未孝武園白
鶴館災奉自以爲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際地震之効
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聽未見省荅臣竊內
不自信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宿亢災
與前地震同法臣奉乃深知道之可信也不勝拳拳

願復賜間卒其終始上復延問以得失奉以爲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虛已累年之畜所繇來久不改其本難以未正乃上疏曰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徭役其時未有北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爲其積土甚至今猶存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洽足德流後嗣如今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有常也必有非常之王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於咸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爲前鄉崧高後介大河建榮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爲關而入敖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羌胡之難陛下共已亡爲按成周之君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爲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宜居而改作故願陛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

一年之畜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爲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母若殷王紂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於殷駿命不易今漢初取天下起於豐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乃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入世九主矣雖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今東方連年飢饉加之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繇此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牀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之禮雖周之隆盛亡以加此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書奏天子異其意答曰問奉今國廟有七云東徙狀何如奉對曰昔成王徙洛盤庚遷殷其所避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

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臣奉愚慙狂惑唯陛下裁赦
其後貢禹亦言當定迭毀禮上遂從之及匡衡爲丞
相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奉以中郎爲博士
諫大夫年老以壽終子及孫皆以學在儒官

漢陸弘

陸弘字孟魯國蕃人也少時好游俠關雞走馬長乃
變節從嬴公受春秋以明經爲議郎至符節令孝昭
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徇徇有數千人聲民
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
尺三石爲足石立後有鳥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
有枯社木卧復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卧地亦
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
秋之意以爲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
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非
人力所爲此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
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卽
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
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
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
以承順天命孟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時昭帝幼
大將軍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秦賜孟安設妖
言惑衆大逆不道皆伏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
卽位徵孟子爲郎

魏管輅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輅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
得人輒問其名夜不肯寐父母常禁之猶不可止自
言我年雖小然眼中喜視天文常云家雞野鵠猶尚
知時況於人乎與隣比兒共戲土壤中輒畫地作天
文及日月星辰每答言說事語皆不常宿學者人不
能折之皆知其常有神異之才及成人果明周易仰
觀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微體性寬大多所含受憎
已不雙愛已不褒每欲以德報怨嘗謂忠孝信義人
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足為務也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史記

自言知我者稀則我貴矣安能斷江漢之流為激石
之清樂與季主論道不欲與漁父同舟此吾志也其
事父母孝篤兄弟順愛士友皆仁和發中終無所闕
臧否之士晚亦服焉父為瑯琊即丘長時年十五來
至官舍讀書始讀詩論語及易本便開漏布筆辭義
斐然于時譽上有遠方及國內諸生四百餘人皆服
其才也瑯琊太守單子春雅有材度聞輅一贊之備
欲即見輅父即遣輅造之大會賓客百餘人坐上有
能言之士輅問子春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既
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史記

酒然後言之子春大喜便酌三升清酒獨使飲之酒
盡之後問子春今欲與輅為對者若府君四座之士
邪子春曰吾欲自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始讀書論易
本學問微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
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也子春言此最難者而卿
以為易邪於是倡大論之端遂經於陰陽文采葩流
枝葉橫生少引聖藉多發天然子春及眾士互共攻
劫論難蜂起而輅人人對答言皆有餘至日向暮酒
食不行子春語眾入曰此年少盛有材聽其言論正
似司馬大人游獵之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以茂必
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有言也於是發聲徐
州號之神童輅容貌粗醜無威儀而嗜酒飲食言戲
不擇非類故人多愛之而不敬也利漕民郭恩有材
學善周易春秋又能仰觀輅就恩讀易數十日中午
意便開發言難踰師於此分著下卦用思精妙占贊士
諸生疾病死亡貧富喪衰初無差錯莫不驚怪謂之
神人也又從恩學仰觀三十日中通夜不臥語恩君
但相語墟落處所耳至於推運會論災異自當出吾
天分學未一年恩反從輅問易及天文事要恩每聽
輅語未嘗不推機慷慨自言聞君至論忘我篤疾明

開之不相遠何其遠也恩設主人獨請輅具告辛苦
自說兄弟三人俱得癡疾不知何故試相爲作卦知
其所由若有咎殃者天道救人當爲吾祈福於神明
勿有所愛兄弟俱行此爲更生輅便作卦思之未詳
會日夕因留宿至中夜語恩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
有女鬼非君伯母當叔母也昔饑荒之世當有利其
數升米者排著井中噴噴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
孤魂冤痛自訴於天恩悲涕沾衣曰皇漢之末實有
斯事君不名主諱也我不得言禮也兄弟癡米三十
餘載脚如棘子不可復治但願不及孫子耳輅曰火
形不絕水形無餘不及後也輅往見安平太守王基
基令作卦輅曰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兒墮地便走入
竈中死又牀上當有一大蛇銜筆小大共視須臾去
之也又烏來入室中與鷺共鬪鷺死烏去有此三怪
基大驚問其吉凶輅曰直官舍久遠魍魎魍魎爲怪
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朱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
大蛇銜筆直老書佐耳烏與鷺鬪直老鈴下耳今卦
中見象而不見其凶知非妖咎之徵自無所憂也後
卒無患或問輅君往者爲王府君論怪云老書佐爲蛇
老鈴下爲烏此本皆人何化之微賤乎爲見於父象

出君意平輅言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父象而任胃
心者乎夫萬物之化無有常形人之變異無有常體
或大爲小或小爲大固無優劣夫萬物之化一側之
道也是以夏鯀天子之父趙王如意漢祖之子而鯀
爲黃熊如意爲蒼狗斯亦至尊之位而爲黔喙之類
也况蛇者協辰巳之位烏者棲太陽之精此乃騰黑
之明象白日之流景如書佐鈴下各以微軀化爲蛇
烏不亦過乎時信都令家婦女驚恐更互疾病使輅
筮之輅曰君此堂西頭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
持弓箭頭在壁內脚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重
痛不得舉也持弓箭者主射胃腹故心中縣痛不得
飲食也書則浮游夜來病人故使驚恐也於是掘徙
骸骨家中皆愈清河王經去官還家輅與相見經曰
近有一怪大不喜之欲煩作卦卦成輅曰父吉不爲
怪也君夜在堂戶前有一流光如燕爵者入君懷中
殷殷有聲內神不安解衣仿佯招呼婦人覓索餘光
經大笑曰實如君言輅曰吉遷官之徵也其應行至
頃之經爲江夏太守輅又至郭恩家有飛鳩來在梁
頭鳴甚悲輅曰當有老公從東方來攜豚一頭酒一
壺主人雖喜當有小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恩使客

節酒戒曰慎火而射雞作食箭從樹間激中數歲女
于手流血驚怖恩從輅學鳥鳴之候輅言君雖好道
天才既少又不解音律恐難爲師也輅爲說八風之
變五音之數以律呂爲衆鳥之商六甲爲時日之端
反覆款曲出入無窮恩靜默沉思馳精數日卒無所
得恩言才不出位難以追徵於此遂止安德令劉長
仁有辯才初雖開輅能曉鳥鳴後每見難輅曰夫生
民之音曰言鳥獸之音曰鳴故言者則有知之貴靈
鳴者則無知之賤名何由以鳥鳴爲語亂神明之所
異也孔子曰吾不與鳥獸同羣明其賤也輅答曰夫
天雖有大象而不能言故運星精於上流神明於下
驗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表異者必有浮沉之
候通靈者必有官商之應是以宋襄失德六鷁並退
伯姬將焚鳥唱其災四國未火融風已發赤鳥夾日
殃在荆楚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符考之律呂
則音聲有本求之人事則吉凶不失昔在秦祖以功
受封葛盧聽音者在春秋斯皆典謨之實非聖賢之
虛名也商之將興由一燕卵也文王受命丹鳥唧書
此乃聖人之靈祥周室之休祚何賤之有乎夫鳥鳴
之聽精在鶉火妙在入神自非斯倫猶于路之於死

生也長仁言君辭雖茂華而不實未之敢信須臾有
鳴鵲來在閣屋上其聲甚急輅曰鵲言東北有婦昨
殺夫牽引西家人夫離妻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
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鄰婦手殺其夫
詐言西家人與夫有嫌來殺我婿長仁乃服輅至列
人典農王弘直許有飄風高三尺餘從申上來在庭
中幢幢回轉息以復起良久乃止直以問輅輅曰東
方富有馬吏至恐父哭子如何明日膠東吏到直子
果亡直問其故輅曰其日乙卯則長子之候也未落
於申斗建甲申破寅死喪之候也日加午而風發則
馬之候也離爲文章則吏之候也申未爲虎虎爲大
人則父之候也有雄雉飛來登直內鈴柱頭直大以
不安令輅作卦輅曰到五月必遷時三月也至期直
果爲渤海太守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輅往祖
餞之賓客並會原自起取燕卵蠶窠蠶著器中使
射覆卦成輅曰第一物含氣須變依乎宇堂雄雉以
形翅翼舒張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縣門戶衆多
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蠶窠也第三物蔽蔭長足吐
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此蠶籠也舉坐驚喜輅
族兄孝國居在斥丘輅往從之與二客會客去後輅

謂孝國曰此二人天庭及口耳之間同有凶氣異變俱起雙魂無宅流魄於海骨歸於家少許時當並死也復數十日二人飲酒醉夜共載車牛驚下道入漳河中皆即溺死也當此之時輅之鄰里外戶不閉無相偷竊者清河太守華表召輅為文學掾安平趙孔曜薦輅於冀州刺史裴微曰輅雅性寬大與世無忌仰觀天文則同妙甘石俯覽周易則齊思季主今明使君方垂神幽數情留九臯輅宜蒙陰和之應得及羽儀之時微於是辟為文學從事引與相見大善友之徙部鉅鹿遷治中別駕初應州召與弟季儒共載

至武城西自封吉凶語儒云當在故城中見三狸爾

七

者乃顯前到河西故城角正見三狸共踞城側兄弟並喜正始元年舉秀才吏部尚書何晏請之鄧颺在晏座晏謂輅曰聞君著爻神妙試為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否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頭來在鼻上驅之不肯去有何意故輅曰夫飛鵠天下賤鳥及其在外食堪則懷我好音况輅心非草木敢不盡忠昔元凱之辭重華宣慈惠和周公之翼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休應非卜筮之所可也今君侯位重山岳勢若雷電而懷德者鮮畏威者

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鼻者長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焉位峻者巔輕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數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裒多益寡壯則非禮不履未有損已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願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然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對曰夫

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晏曰過歲更當相見

十

君論陰陽此世無雙時鄧颺言君見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故也輅尋聲答之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晏含笑而讚之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請輅為卦輅既稱引鑒誠晏謝之曰知機其神乎古人以為難交疏而吐其誠今人以爲難君今一面而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輅還邑舍具以此言語舅氏舅氏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謂輅狂悖歲朝西北大風塵埃蔽天十餘日間晏颺皆誅然後舅氏乃服舅問輅前見何鄧之曰爲已有凶氣未也輅言與禍人共會然後知神明交錯與吉人相近又知聖賢求精之妙夫鄧之行步則筋不束骨髓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謂之鬼躁何之視候則鬼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謂之鬼幽故鬼躁者爲風所收鬼幽者爲火所燒自然之

符不可以敵也輅後因得休裴使君問何平叔一代
才名其實何如輅曰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見者清不
見者濁神在廣博志不務學弗能成才欲以盆盎之
水求一山之形形不可得則智由此惑故說老莊則
巧而多華說易義則美而多僞華則道浮僞則神虛
得上才則淺而流絕得中才則游精而獨出輅以爲
少功之才也裴使君曰誠如來論吾數與平叔共說
老莊及易常覺其辭妙於理不能折之又時人吸習
皆歸服之焉益令不了相見得清言然後灼灼耳魏
郡太守鍾毓清逸有才難輅易二十餘事自以爲難
之至精也輅尋聲投響言無留滯分張爻象義皆殊
妙毓卽謝輅輅因言卜可知君生死之日毓使筮其
生日月如言無蹉跌毓大愕然曰聖人運神通化連
屬事物何聰明乃爾輅言幽明同化死生一道悠悠
太極終而復始文王損命不以爲憂仲尼曳杖不以
爲懼緒煩著筮宜盡其意毓曰生者好事死者惡事
哀樂之分吾殆不能齊且以付天不以付君也石苞
爲鄴典農與輅相見問曰聞君鄉里翟文耀能隱形
其事可信乎輅言此但陰陽蔽匿之數苟得其數則
四岳可藏河海可逃況以七尺之形混變化之內哉

雲霧以幽身布金水以滅迹術足數成不足爲難苞
曰欲聞其妙君且善論其數也輅言夫物不精不爲
神數不妙不爲術故精者神之所合妙者智之所遇
合之幾微可以性通難以言論是故魯班不能說其
手離朱不能說其目非言之難孔子曰書不盡言言
之細也言不盡意意之微也斯皆神妙之謂也請舉
其大體以驗之夫白日登天運景萬里無物不照及
其入地一炭之光不可得見三五盈月清耀燭夜可
以遠望及其在晝明不如鏡今逃日月者必陰陽之
數陰陽之數通於萬類鳥獸猶化況於人乎夫得數
者妙得神者靈非徒生者有驗死亦有徵是以杜伯
乘火氣以流精彭生託水變以立形是故生者能出
亦能入死者能顯亦能幽此物之精氣化之游覓人
鬼相感數使之然也苞曰目見陰陽之理不過於君
君何以不隱輅曰夫陵虛之鳥愛其清高不願江漢
之魚淵沼之魚樂其濡溼不易騰風之鳥由性異而
分不同也僕自欲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親義見數不
以爲異知術不以爲奇夙夜研機華溫故而素隱
行恠未暇斯務也故郡將劉邠好易而不能精與輅
相見意甚喜歡自說注易向訖也輅言今明府欲勞

不世之神經緯大道誠富美之秋然輅以爲注易之急急於水火水火之難登時之驗易之清濁延於萬代不可不先定其神而後垂明思也自旦至今聽探聖論未有易之一分易安可注也輅不解古之聖人何以處乾位於西北坤位於西南夫乾坤者天地之象然天地至大爲神明君父覆載萬物生長無首何以安處二位與六卦同列乾之象豕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夫統者屬也尊莫大焉何由有別位也邪依易繫辭諸爲之理以爲注不得其要輅尋聲下難事皆窮折曰夫乾坤者易之祖宗變化之根原今明府論清濁者有疑疑則無神思非注易之符也輅於此爲論八卦之道乃父象之精大論開廓衆化相連邪所解者皆以爲妙所不解者皆以爲神自說欲注易八年用思勤苦歷載靡寧定相得至論此才不及易不愛久勞喜承雅言如此相爲高枕偃息矣欲從輅學射覆輅言今明府以虛神於注易亦宜絕思於靈著靈著者二儀之明數陰陽之幽契施之於道則定天下吉凶用之於術則收天下毫末纖微未可以爲易也邪曰以爲術者易之近數欲求其端耳如來論何事於斯留輅五日不違恤官但共清譚

邪自言數與何平叔論易及老莊之道至於精神還流與化周旋清若金水鬱若山林非君侶也邪又曰此郡官舍連有變怪變怪多形使人怖恐君似當達此數者其理何由也輅言此郡所以名平原者本有原山無木石與地自然含陰不能吐雲含陽不能激風陰陽雖弱猶有微神微神不真多聚凶奸以類相求魍魎成羣或因漢末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汙染丘岳疆域相感變化無常故因昏夕之時多有怪形也昔夏禹文明不恠於黃龍周武信時不惑於暴風今明府道得高妙神不懼妖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願安百祿以光休寵也邪曰聽雅論爲近其理每有變怪輒聞鼓角聲音或見弓劍形象夫以土山之精伯有之鬼實能合會干犯明靈也邪問輅易言剛健篤實光輝日新斯爲同不也輅曰不同之名朝旦爲輝日中爲光邪取印囊及山雞毛著器中使筮輅曰內外方員五色慶文含寶守信則有章此印囊也高岳巖巖有鳥朱身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雞毛也清河令徐季龍使人行獵令輅筮其所得輅曰當獲小獸復非食禽雖有爪牙微而不彊雖有文章蔚而不明非虎非雉其名曰狸獵人暮歸果如輅言季龍取

十三種物者大篋中使輅射云器中藉藉有十三種物先說雞子後道鸞鷟逐一一名之惟以梳爲枕耳季龍有才機與輅共論龍動則景雲起虎嘯則谷風生以爲火星者龍參星者虎火出則雲應參出則風到此乃陰陽之變化非龍虎之所致也輅言夫論難當先審其本然後求其理理夫則機謬機謬則榮辱之主若以參星爲虎則谷風更爲寒霜之風寒霜之風非東風之名是以龍者陽精以潛爲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夫虎者陰精而居於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氣相感故能運風若磁石之取鐵不見其神而金自來有徵應以相感也況龍有潛飛之化虎有文明之變招雲召風何足爲疑乎季龍言夫龍之在淵不過一井之底虎之悲嘯不過百步之中形氣淺弱所通者近何能剽景雲而馳東風輅言君不見陰陽燧在掌握之中形不出手乃上引太陽之火下引太陰之水噓吸之間煙景以集苟精氣相感縣象應乎二燧苟不相感則二女同居志不相得自然之道無有遠近季龍言世有軍事則感雞雉先鳴其道何由復有他古惟在雞雉而已輅言貴人有所事其應在天在天則日月星辰也兵動民憂

豈

其應在物在物則林鳥獸也夫雞者兌之畜金者兵之精雉者離之鳥獸者武之神故太白楊輝則雞鳴焚感流行則雉驚各感數而動又兵之神道布在六甲六甲推移其占無常是以晉軻牛响果有西軍鴻嘉石鼓鳴則有兵不專近在於雞雉也季龍言魯昭八年有石言於晉師曠以爲作事不時怨讎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於理爲合輅言晉平奢泰崇飾宮室斬伐林木殘破金石民力既盡怨及山澤神痛人感二精並作金石同氣則兌爲口舌口舌之妖動於靈石傳曰輕百姓飾城郭則金不從革此之謂也季龍欽嘉留輅經數日輅占獵既驗季龍曰君雖神妙但不多藏物耳何能皆得之輅言吾與天地參神著龜通靈抱日月而游杳冥極變化而覽未然况茲近物能蔽聰明季龍大笑君既不謙又念窮在近矣輅言君尚未識謙言焉能論道夫天地者則乾坤之卦著龜者則卜筮之數日月者坎離之象變化者陰陽之爻杳冥者神化之原未然者則幽冥之先此皆周易之紀綱何僕之不謙季龍於是取十三種物欲以窮之輅射之皆中季龍乃嘆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豈此之謂平輅隨軍西行過毋丘儉墓下倚樹

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
碑誄雖美無後可守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
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滅族不過二載其應至矣
卒如其言後得休清河倪太守時天旱倪問輅雨期
輅曰今夕當雨是日陽燥晝無形似倪猶未信輅曰
夫造化之所以爲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十六日壬
子直滿畢星中已有水氣水氣之發動於卯辰此必
至之應也又作檄召五星宣布星符刺下東井告命
南箕使召雷父電父風伯雨師羣岳吐陰衆川激精
雲漢垂澤蛟龍含靈燁燁朱電吐咀杳冥殷殷雷聲
呼吸雨靈習習谷風六合皆同欬唾之間品物流形
天有常期道有自然不足爲難也倪曰譚高信寡相
爲憂之於是便留輅往請府丞及清河令若夜雨者
當啖二百斤犢肉若不雨當住十日輅曰言念費損
至日向暮了無雲氣衆人並嗤輅輅言樹上已有少
女微風樹間又有陰鳥和鳴又少男風起衆鳥和翔
其應至矣須臾果有昆風鳴鳥日未入東南有山雲
樓起黃昏之後雷聲動天到鼓一中是月皆沒風雲
並興玄氣四合大雨河傾倪調輅言誤中耳不爲神
也輅曰誤中與天期不亦工乎正元二年第辰謂輅

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嘆曰吾自知
有分直耳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
間不見女嫁兒娶婦也若得免此欲作洛陽令可使
路不拾遺抱鼓不鳴但恐至太山治鬼不得治生人
如何辰問其故輅曰吾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
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此皆不壽之
驗又吾本命在寅加月食夜生天有常數不可得諱
但人不知耳吾前後相當死者過百人畧無錯也是
歲八月爲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第辰嘗欲
從輅學卜及仰觀輅言卿不可教耳夫卜非至精不
能見其數非至妙不能觀其道孝經詩論足爲三公
無用知之也於是遂止子弟無能傳其術者辰叙曰
夫晉魏之士見輅道術神妙占候無錯以爲有隱書
及象甲之數辰每觀輅書傳惟有易林風角及鳥鳴
仰觀星書三十餘卷世所共有然輅獨在少府官舍
無家子弟隨之其亡沒之際好奇不衰喪者盜輅書
惟餘易林風角及鳥鳴書還耳夫術數有百數十家
其書有數千卷書不少也然而世鮮名人皆由無才
不由無書也裴冀州何鄧二尚書及鄉里劉太常穎
川兄弟以輅稟受天才明陰陽之道吉凶之情一得

其源遠涉其流亦不為難常歸服之輅自言與此五
君共語使人精神清發昏不暇寐自此以下皆白日
欲寢矣又自言當世無所願欲得與魯梓慎鄭裨竈
晉卜偃宋子常楚甘公魏石申共登靈臺披神圖步
三光明災異運著龜決狐疑無所復恨也辰不以闇
淺得因孔懷之親數與輅有所咨論至於辯人物析
臧否說近義彈曲直拙而不工也若敷皇羲之典揚
文孔之辭周流五曜經緯三度口滿聲溢微言風集
若仰眺飛鴻漂漂兮景沒若俯臨深溪杳杳兮精絕
偏以攻難而失其端欲受學求道尋以迷昏無不扼

卷之六

七

七

腕推指追響長嘆也昔京房雖善卜及風律之占卒
不免禍而輅知四十八當亡可謂明哲相殊又京房
目見遊讒之黨耳聽青蠅之聲面諫不從而猶道路
紛紜輅處魏晉之際藏智以朴巷舒有時妙不見求
愚不見遣可謂知機相逸也京房上不量萬乘之主
下不避佞語之徒欲以天文洪範利國利身困不能
用卒陷大刑可謂枯龜之餘智膏燭之末景豈不哀
哉世人多以輅疇之京房辰不敢許也至於仰察星
辰俯定吉凶遠期不失年歲近期不失日月辰以甘
石之妙不先也射覆名物見術流連東方朔不過也

觀骨形而審貴賤覽形色而知死生許負唐舉不超
也若夫疎風氣而探微候聽鳥鳴而識神機亦一代
之奇也向使輅達為宰相大臣膏腴流於明世華曜
列乎竹帛使幽驗皆舉秘言不遺千載之後有道者
必信而貴之無道者必疑而怪之信者以妙過真夫
妙與神合者得神則無所惑也恨輅才長命短道貴
時賤親賢避潛不宜於良史而為鄙劣所見追述既
自闇濁又從來久遠所載卜占事雖不識本卦据拾
殘餘十得二焉至於仰觀靈曜說魏晉興衰及五運
浮沉兵革災異十不收一無源何以成河無根何以

卷之六

八

八

垂榮雖秋菊可採不及春英臨文慷慨伏用哀慙將
來君子幸以高明求其義焉往孟荆州為列人典農
常問亡兄昔東方朔射覆得何卦正知守宮蜥蜴二
物者亡兄於此為安卦生象辭喻父錯微義豪起變
化相推會於辰已分別龍蛇各使有言理言絕之後孟
荆州長嘆息曰吾聞君論精神騰躍殆欲飛散何其
汪汪乃至於斯耶輅始見聞由于為隣婦卜亡牛云
當在西面窮牆中縣頭上向教婦人令視諸丘冢中
果得牛婦人因以為藏已牛告官案驗乃知以術知
故裴冀州遂聞焉又云路中小人失妻者輅為卜教

使明且於東陽城門中伺擔豚人牽與共鬪具如其言豚逸走卽共追之豚入人舍突破主人甕婦從甕中出劉侯云甚多此類辰所載纔十一二耳劉侯云辰孝廉才也中書令史紀玄龍輅鄉里人云輅在田舍嘗候遠鄰主人患數失火輅卜教使明日于南陌上伺當有一角巾諸生駕黑牛故車必引留爲說賓主此能消之卽從輅戒諸生有急求去不聽遂留當宿意大不安以爲圖已主人罷入生乃把刀出門倚兩薪積間側立假寐歛有一小物直來過前如獸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驚舉刀斫正斷腰視之則狐由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五

卷

此主人不復有災輅卜亦不悉中十得七八駁問其故輅云理無差錯來卜者或言不足以宣事實故使爾輅隨父在利漕時有治下屯民捕鹿者其晨行還見毛血人取鹿處來詣脫告輅輅爲卦語云此有盜者是汝東巷中第三家也汝徑往門前伺無人時取一瓦子密發其碓屋東頭第七椽以瓦著下不過明日食時自送還汝其夜盜者父病頭痛壯熱煩疼然亦來詣輅卜輅爲發祟盜者具服輅令擔皮肉藏還著故處病當自愈乃密教鹿主往取又語使復往如前舉椽棄瓦盜父亦差又都尉治內史有失物者輅

使明晨于寺門外看當逢一人使指天畫地舉手四向自當得之暮果獲於于故處矣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五

卷

晉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父瑗尚書都令史時尚書杜預有所增損瑗多駁正之以公方著稱終於建平太守璞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爲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曆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爲人所焚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而歎曰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剪爲龍荒乎於是潛結姻昵及交遊數十家欲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爲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固趣出曰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廟社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此馬活矣果如其言得一物似猴持歸此物見馬死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常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行至廬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召爲軍諮祭酒時江淮清宴孟康安之無心南渡璞爲占曰敗康不之信璞將促裝去之愛主

晉書卷六十八

羊

仁

晉書卷六十八

羊

仁

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爲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因令人賤買此婢復爲符投於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於井主人大悅璞携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璞既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爲參軍時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脚脚類象鼻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衆咸異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兇匪虎身與鬼并精見二午法當爲禽兩翼不許遂被一創還其本墅按卦名之是爲驢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綱紀上祠請殺之巫云廟神不悅曰此是郡亭驢山君鼠使詣荆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祐遷石頭督護璞復隨之時有鼯鼠出延陵璞占之曰此郡東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尋亦自死矣後當有妖樹生然若瑞而非瑞辛螫之木也儻有此者東南數百里必有作逆者期明年矣無錫縣敘有茱萸四株交枝而生若連理者其年盜殺吳興太守袁琇或以問璞璞曰卯爻發而殄金此木

不曲直而成災也王導深重之引參已軍事嘗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可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栢樹截斷如身長置常寢處災當可消矣導從其言數日果震栢樹粉碎時元帝初鎮建鄴導令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鐔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縣有陽名者井當沸其後晉陵武進縣人於田中得銅鐔五枚歷陽縣中井沸經日乃止及帝爲晉王又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鍾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錄辭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者也及帝卽位太興初會

稽刺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鍾長七尺二分口徑四寸

重

七

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獄命餘字時人莫識之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塞天人心之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觀五鐔啓號於晉陵棧鍾告成於會稽瑞不失類出皆以方豈不偉哉若夫鐔發其響鍾徵其象器以數臻事以實應天人之際不可不察帝甚重之璞著江賦其辭甚偉爲世所稱後復作南郊賦帝見而嘉之以爲著作佐郎於是陰陽錯繆而刑獄繁興璞上疏曰臣聞春秋之義貴元慎始故分至啓閉以觀雲物所以顯天人之統存休

咎之徵臣不睽淺見輒依歲首粗有所占卦得解之既濟按爻論思方涉春木王龍德之時而爲廢水之氣來見乘加升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爲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以義推之皆爲刑獄殷繁理有壅滯又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白蝕月月者屬坎羣陰之府所以照察幽情以佐太陽精者也太白金行之星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壞其所以爲法者也臣術學庸近不練內事卦理所及敢不盡言又去秋以來沉雨跨年雖爲金家涉火之祥然亦是刑獄亢溢怨歎之氣所致往建興四年十二月

中行丞相令史淳于伯刑於市而血逆流長標伯者

重

七

小人雖罪在未允何足感動靈變致若斯之恠邪明皇天所以保佑金家子愛陛下屢見災異殷勤無已陛下宜側身思懼以應靈譴皇極之謫事不虛降不然恐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蠶戾之妖以益陛下旰食之勞也按解卦繇云君子以赦過宥罪既濟云思患而豫防之臣愚以爲宜發哀矜之詔引在予之責蕩除瑕釁贊陽布惠使幽蹙之人應蒼生以悅育否滯之氣隨谷風而紆散此亦寄時事以制用籍開塞而曲成者也疏奏優詔報之

頃之遷尚書郎數言便宜多所匡益明帝之在東宮與溫嶠庾亮並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學見重埒於嶠亮論者美之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于寶常諷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之爲患乎璞既好卜筮縉紳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卑乃著容傲以自解有曰支離其神憔悴其形形廢則神正跡麗而名生體全者爲犧至獨者不孤傲俗者不得以自得默覺者不足以涉無故不灰心而形遺不外累而智喪無巖穴而冥寂無江湖而放浪永昌元年皇孫生璞上疏曰臣去春啓事以圉圉克斥陰陽不和推之卦理宜因郊祀作赦以蕩滌瑕穢不然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其後月餘日果薄闕去秋以來諸郡並有暴雨水皆洪潦歲用無年適聞吳興欲有構妄者咎徵漸成臣甚惡之頃者以來役賦轉重獄犴日結百姓困擾甘亂者多小人愚嶮共相扇惑雖勢無所至然不可不虞按洪範傳君道虧則日蝕人憤怨則水涌溢陰氣積則下代上此微理潛應已著實於事者也假令臣遠不幸謬中必貽陛下側席之憂今皇孫戴青天

固靈基黔首顙顙實望惠潤又歲涉午位金家所忌宜於此時崇恩布澤則火氣潛消災譴不生矣陛下上籌天意下順物情可因皇孫之慶大赦天下然後明罰敕法以肅理官克厭天心慰塞人事兆庶幸甚禎祥必臻矣疏奏納焉卽大赦改年時暨陽人任谷因耕息於樹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後詣闕上書自云有道術帝留谷於宮中璞復上疏曰任谷所爲妖異無有因由陛下玄鑒廣覽欲知其情狀引之禁內供給安處臣聞爲國以禮正不聞以奇邪所聽惟人故神降之吉陛下簡默居正動遵典刑按周禮奇服怪人不入宮况谷妖詭怪人之甚者而登講肄之堂密邇殿省之側塵黜日月穢亂天聽臣之私情竊所以不取也陛下若以谷信爲神靈所憑者則應敬而遠之夫神聰明正直接以人事若以谷爲妖蠱詐妄者則當投畀裔土不宜令褻近紫闈若以谷或是神祇告譴爲國作眚則當克已修禮以弭其妖不宜令谷安然自容肆其邪變也臣愚以爲陰陽陶甄變化萬端亦是狐狸魍魎憑陵作慝願陛下採臣愚懷特遣谷

出臣以人乏忝荷史任敢忘直筆惟義是規其後元帝崩谷因亡走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卽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未若王敦起璞爲記室參軍是時潁川陳迹爲大將軍掾有美名爲敦所重未幾而沒璞哭之哀甚呼其子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幾而敦作難時明帝卽位踰年未改號而榮感守房璞時休歸帝乃遣使齎手詔問璞會暨陽縣復上言曰赤烏見璞乃上疏請改年肆赦璞嘗爲人葬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邪答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醢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爲之將以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王敦之謀逆也溫嶠庾亮使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復令占已之吉凶璞曰大吉嶠等退相謂曰璞對不了是不敢有言或天奪敦

魄今吾等與國家共舉大事而璞云大吉爲是舉事有姓崇者構璞於敦敦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疑璞之勸嶠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佳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詣南崗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崗頭璞曰必在雙栢樹下旣至果然復云此樹應有大鵲巢衆索之不得璞更令尋覓果於枝間得一大鵲巢密葉蔽之初璞中興初行經越城間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褙帽遺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當知其入遂受而去至是果此人行刑時年四十九至王敦平追贈弘農太守初庾翼幼時嘗令璞筮公家及身卦成曰建元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彫零及康帝卽位將改元爲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耶丘山上名此號不宜用水撫心嘆恨及帝崩何充改元爲永和庾翼嘆曰天道精微乃當如是長順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冰又令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並當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徵至矣若墓碑生金庾氏之大忌也後冰子蘊爲廣州刺史妾房內忽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所由來其妾祕愛

之不令蘊知狗轉長大蘊入見狗眉眼分明又身至長而弱異於常狗蘊甚怪之將出共視在衆人前忽失所在蘊慨然曰殆白龍乎庾氏禍至矣又墓生金俄而爲桓溫所滅終如其言璞之占驗皆如此類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爲洞林又抄京費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韻一篇注釋爾雅別爲音義圖譜又注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皆傳於世所作詩賦誄頌亦數萬言子騫官至臨賀太守

晉戴洋

戴洋吳興長城人也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說死時天使其爲酒藏吏授符籙給吏從僂魔將上蓬萊崑崙積石太室恒廬衡等諸山旣而遣歸逢一老父謂之曰汝後當得道爲貴人所識及長遂善風角爲人短陋無風望然好道術妙解占候卜數吳末爲臺吏知吳將亡託病不仕及吳平還鄉里後行至瀨鄉經老子祠昔洋昔死時所見使處但不復見昔物耳因問守藏應鳳曰去二十餘年嘗有人乘馬東行過老君而不下馬未達橋陰馬死者不鳳言有之所問

之事多與洋同楊州刺史嘗問吉凶於洋荅曰熒惑入南斗八月有暴雨九月當有客軍西南來如期果大水而石冰作亂冰旣據楊州洋謂人曰視賊雲氣四月當破果如其言王導遇病召洋問之洋曰君侯本命在申金爲土使之主而於申上石頭立台火光照天此爲金火相燂水火相煎以故受害耳導卽移居東府病遂差鎮東從事中郎張闔舉洋爲丞相令史元帝將登阼使洋擇日洋以爲宜用三月二十四日丙午太史令陳卓奏用二十二日言昔越王用甲辰三月反國范蠡稱在陽之前當王壽出上下盡空

德將出游刑入中宮今與此同洋曰越王爲吳所囚
雖當時遜媚實懷怨憤故用甲辰乘德而歸留刑
吳宮今大王內無咎外無怨憤當承天洪命納祚
無窮何爲追越王去國留殃故事邪乃從之及祖約
代兄鎮譙請洋爲中典軍遷督護永昌元年四月
中時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洋謂約曰十月必有賊
到譙城東至歷陽南方有反者王簿王振以洋爲妖
白約收洋付刺奸而絕其食五十日言語如故約知
其有神術乃赦之而讓振振後有罪被收洋救之約
曰振往日相擊今何以救之洋曰振不識風角非有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王

臣

宿嫌振往時垂餓死洋養活之振猶尚遺忘夫處富
貴而不棄貧賤甚難約義之卽原振賜洋米三十石
至十月三日石勒騎果到譙城東洋言於約曰賊必
向城父可遣騎水南追之步軍於水北斷要路賊必
敗約竟不追賊乃掠城父婦女輜重而去約將魯延
求追賊洋曰不可約不從使兄子智與延追之賊僞
棄婦女輜重走智與延等爭物賊還掩之智延僅以
身免士卒皆死約表洋爲下邑長時梁國人反逐太
守袁晏梁城峻嶮約欲討之而未決洋曰賊以八月
辛酉日反日辰俱王辛德在南方酉受自刑梁在譙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王

北乘德伐刑賊破亡又甲子日東風而雷西行譙在
東南雷在軍前爲軍驅除昔吳伐關羽天雷在前周
瑜拜賀今與往同故知必尅約從之果平梁城太寧
三年正月有大流星東南行洋曰至秋府當移壽陽
及王敦作逆約問其勝敗洋曰太白在東方辰星不
出兵法先起爲主應者爲客辰星若出太白爲主辰
星爲客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先起兵者敗今有客無
主有前無後宜傳檄所部應詔伐之約乃率衆向合
肥俄而敦死衆敗遂往壽陽洋又曰江淮之間當有
軍事譙城虛曠宜還固守不者雍丘沛皆非官有也
約不從豫土遂陷於賊咸和元年春約南行佃遇大
雷雨西南來洋曰甲子西南天雷其夏必失大將至
夏汝南人反執約兄子濟送於石勒約府地忽赤如
丹洋曰按河圖徵云地赤如丹血九九當有下犯上
者恐十月二十七日胡馬當來飲淮水至時石勒騎
大至攻城大戰其日西南兵火俱發約大懼會風迴
賊退時傳言勒遣騎向壽陽約欲送其家還江東洋
曰必無此事尋而傳言果妄咸和初日暈在角有赤
白珥約問洋洋曰角爲天門開布陽道官門當有大
戰俄而蘇峻遣使招約俱反洋謂約曰蘇峻必敗然

其初起兵鋒不可當可外和內嚴以待其變約不從遂與峻反至三年五月大風雷雨西北來城內晦冥洋謂約曰雷鳴人上明使君當遠倭近直受下賑貧昔秦有此變卒致亂亡約大怒收洋繫之遣部將李榮將兵到廬江其衆盡散約召洋出問之曰吾還東何如留壽陽若留壽陽何如入胡洋曰東入失半入胡滅門留壽陽尚可約欲東向歷陽其衆不樂東下皆叛約劫約姊及嫂奔於石勒約到歷陽祖煥問洋曰君昔言平西在壽陽可得五年果如君言今在歷陽可得幾時洋曰得六月耳約問洋臺下及此氣候何如洋曰此當復有反者臺下來年三月當太平江州當大喪後南方復有軍事去此千里尋而牽騰叛約約率所親將家屬奔於石勒二月而天子反正四月而溫嶠卒郭默據浚口以叛後勒誅約及親屬並盡皆如洋言約既敗洋往尋陽時劉胤鎮尋陽胤問洋曰我病常差不洋曰不憂使君不差憂使君今年有大厄使君年四十七行年入庚寅太公陰謀曰六庚爲白獸在上爲客星在下爲害氣年與命并必凶當忌十二月二十二日庚寅勿見客胤曰我當解職還野中治病洋曰使君當作江州不得解職胤曰

溫公不復還邪洋曰溫公雖還使君故作江州俄如其言九月甲寅申時迴風從東來入胤兒船中西過狀如匹練長五六丈洋曰風從咸池下來攝提下去咸池爲刀兵大殺爲死喪到甲子日申時府內大聚皆埋之胤問在何處洋曰不出州府門也胤架府東門洋又曰東爲天牢牢下開門憂天獄至十二月十七日洋又曰臘近可開門以五十人備守并以百人備東北寅上以却害氣胤不從二十四日壬辰胤遂爲郭默所害南中郎將桓宣以洋爲參軍將隨宣往襄陽太尉陶侃留之住武昌時侃謀北伐洋曰前年十一月熒惑守胃昴至今年四月積五百餘日昴趙之分野石勒遂死熒惑以七月退從畢右順行入黃道未及天關以八月二十二日復逆行還鉤繞畢向昴昴畢爲邊兵主胡火故置天弓以射之熒惑逆行司無德之國石勒死是也勒之餘燼已自殘害今年官與太歲太陰三合癸巳癸爲北方北方當受災歲鎮二星共合翼軫從子及已狎狎六年荆楚之分歲鎮所守其下國昌豈非功德之徵也今年六月鎮星前角亢角九卿之分歲星移入房太白在心心房宋分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石季龍若與兵東南此其

會也官若應天伐刑徑據宋鄭則無敵矣若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侃志在中原聞而大喜會病篤不果行侃薨征西將軍庾亮代鎮武昌復引洋問氣候洋曰天有白氣喪必東行不過數年必應尋有大鹿向西城門洋曰野獸向城主人將去城東家夜半望見城內有數炬火從城上出如大車狀白布幔覆與火俱出城東北行至江乃滅洋聞而嘆曰此與前白氣同時亮欲西鎮石城或問洋此西足當欲東不洋曰不當也咸康三年洋言於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昔吳用壬寅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八載洋

五

章

來上創立宮城至己酉還下秣陵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擇吉處武昌不可久住五年亮令毛寶屯邾城九月洋言於亮曰毛豫州今年受死昨朝大霧晏風當有怨賊報仇攻圍諸侯誠宜遠慎避寶問當在何時答曰五

為臣丁為征西府友為邾城功曹為賊神加子時十月水王木相王相氣合賊必來寅數七子數九賊高可九千人下可七千人從魁為貴人加丁下剋上有空亡之事不敢進武昌也賊果陷邾城而去亮問洋曰故當不失石城否洋曰賊從安陸向石城逆太白當伐身無所慮亮曰天何以利胡而病我洋曰天符有吉凶土地有盛衰今年害氣三合己亥己為天下亥為戎胡石虎亦當受死今乃不憂賊但憂公病耳亮曰何方救我疾洋曰荊州受兵江州受災公可去此二州亮曰如此當有解否洋曰恨晚猶差不也亮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不載洋

五

橋

竟不能解二州遂至大困洋曰昔蘇峻時公於白石祠中祈福許賽其牛至今未解故為此鬼所考亮曰有之君是神人也或問洋曰庾公可得幾時洋曰見明年時亮已不識人咸以為妄果至正月一日而薨庾翼代亮洋復為占候少時卒年八十餘所占驗者不可勝紀

隋蕭吉

蕭吉梁武帝兄長沙宣武王懿之孫博學多通尤精陰陽筭術江陵覆亡歸於魏為儀同隋受禪進上儀同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陰陽書吉性孤峭不與公卿相浮沉又與楊素不協由是摈落鬱鬱不得志見上好徵祥之說欲乾沒自進遂矯其述為悅媚焉開皇十四年上書曰今年歲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辛酉為冬至來年乙卯正月朔旦以庚申為元日冬至之日即在朔旦樂叶圖徵云天元十二月朔旦冬至聖王受享祥今聖主在位居天元之首而朔旦冬至

卷之六

星

曆

此慶一也辛酉之日即至尊本命辛德在丙此十一月建丙子酉德在寅正月建寅為本命與月合德而居元朔之首此慶二也庚申之日即是行年乙德在庚卯德在申來年乙卯是行年與歲合德而在元旦之朝此慶三也陰陽書云年命與歲月合德必有福慶洪範傳云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主王者經書並謂三長應之者延年福吉况乃甲寅部首十一月陽之始朔旦冬至是聖王上元正月是正陽之月歲之首月之先朔旦是歲之元月之朝日之先嘉辰之會而本命為九元之先行年為三長之首並與歲月合

卷之六

星

曆

德所以靈寶經云角音精其祚日彊來歲年命納音俱角歷之與經如令符契又甲寅乙卯天地合也甲寅之年以辛酉冬至來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陽始郊天之日即是至尊本命此慶四也夏至陰始祀地之辰即是皇后本命此慶五也至尊德並乾之覆育皇后仁同地之載養所以二儀元氣並會本辰上覽之大悅賜物五百段房陵王時為太子言東宮多鬼魘鼠妖數見上令吉詣東宮禳邪氣於宣慈殿設神坐有回風從其地鬼門來掃太子坐吉以桃湯葦火驅逐之風出官門而止又謝土於未地設壇為四門置五帝坐於時至寒有蝦蟆從西南來入人門升赤帝坐還從人門而出行數步忽然不見上大異之賞賜優洽又上言太子常不安位時上陰欲廢立得其言是之由此每被顧問及獻皇后崩上令吉卜擇葬所吉歷筮山原至一處云十年二十世二百具圖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父葬豈不卜乎國尋滅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當為天子若云不凶我第不當戰沒然竟從吉言吉表曰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雞未鳴前有黑雲方圓五六百步從地屬天東南又有旌旗車馬帳幕布滿

七八里并有人往來檢校部伍甚整日出乃滅同見者十餘人謹案葬書云氣王與姓相生大吉今黑氣當冬王與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孫無疆之候也上大悅其後上將親臨發殯士復奏曰至尊本命辛酉今歲斗魁及天岡臨卯酉謹按陰陽書不得臨喪上不納退而告族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副余云公前稱我當為太子竟有其驗終不忘也今上

葬書卷之五

四九

恩

云卜年二千者是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世二運也吾言信矣汝其誌之及煬帝嗣位拜太府少卿加位開府嘗行經華陰見楊素冢上有白氣屬天密言於帝帝問其故吉日其後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者庶可免乎帝後從容謂楊玄感曰公宜早改葬玄感亦微知其故以為吉祥託以遼東未滅不遑私門之事未幾而玄感以反族滅帝彌信之後歲餘卒官著金海三十卷相經要錄一卷宅經八卷葬經六卷樂譜二十卷及帝王養生方二卷相手版要訣一卷太一立成一卷並行於世

北齊榮陽麴紹善占候侯景欲試之使與郭生俱卜二伏牛何者先起卜得火兆郭生曰赤牛先起紹曰青牛先起景問其故郭生曰火色赤故知赤牛先起紹曰火將然煙先起煙上色青故知青牛起既而如紹言

葬書卷之五

入葬

手

十六

唐呂才

呂才博州清平人貞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與音家王長通白明達更質難不能決太宗詔侍臣舉善音者中書令溫彥博白才天悟絕人間見一接輒究其妙侍中王珪魏徵咸稱才製尺凡十二枚長短不同與律諧契即召才直弘文館參論樂事帝嘗覽周武帝三局象經不能通或言太子洗馬蔡允恭能召問允恭少通其畧老乃忘試問才退一昔即解且圖以聞允恭記其舊與才正同由是知名擢累太常博士帝病陰陽家所傳書多謬僞淺惡世益拘畏命才與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

宿學老師刪落煩訛極可用者為五十三篇合舊書四十七凡百篇詔頒天下才與持議儒而不俚以經誼推處其驗術諸家共訶短之又舉世相惑以禍福終莫悟云才之言不甚文要欲救俗失切時事俾易曉也故剏其三篇卜宅篇曰易稱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諸大壯殷周時有卜宅之文詩稱相其陰陽書卜洛食近世乃有五姓謂官也商也角也徵也羽也以爲天下萬物悉配屬之以處吉凶然言皆不類如張王爲商武庚爲羽是以音相諧附至柳爲宮趙爲角則又不然其間一姓而兩

屬後姓數字不得所歸是宜野

師說爾按堪輿

經黃帝對天老始言五姓且黃帝世賜族者寢多然管蔡紂霍會葬畢原鄴卽本之姬姓孔殷宋華向蕭亳皇甫本之子姓至因官命氏因邑賜族本同末異臣爲配官商哉春秋以陳衛秦爲水姓齊鄭宋爲火姓或所出之祖所分之星所居之地以著由來非官商角徵羽相管攝也祿命篇曰漢宋忠賈誼識司馬季主曰卜筮者高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

人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規人財王充曰見骨體知命祿見命祿知骨體此則言祿命尚矣推索本原固不其然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豈建祿而後吉乎積惡之家必有余殃豈劫殺而後災乎皇天無親常與善人天人之交如影響有夏多罪天命勦絕宋景修德妖星退舍學也祿在其中不生當建學文王憂勤損壽非初值空亡長平坑降卒非俱犯三刑南陽多近親非俱當六合歷陽成湖不共河魁蜀郡炎火不盡災厄世有同建與祿而貴賤殊域共命若胎而天壽異科魯桓公六年七月子同生是爲莊公按曆歲在乙亥月建申然則值祿空亡據法應窮賤又觸句敎六害偕驛馬身尅驛馬三刑法無官命火也生

當病鄉法曰為人廼弱繼陋而詩言莊公曰猗嗟昌
兮頤而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唯向命一物法當
壽而公薨止四十五一不驗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
皇帝生以正月故名政是歲壬寅正月命借祿於法
無官假得祿奴婢應少又破驛馬三刑身剋驛馬法
望官不到命金也正月爲絕無始有終老而吉又建
命生法當壽帝崩時不過五十二不驗漢武帝以乙
酉歲七月七日平旦生當祿空亡於法無官雖向驛
馬乃隔四辰法少無官老而吉武帝卽位年十六末
年戶口減耗三不驗後魏高祖孝文皇帝生皇興元
年八月是歲丁未爲背祿命與驛馬三刑身剋驛馬
於法無官又生父死中法不見父而孝文受其父顯
祖之禪禮君未踰年不得正位故天子無父事三老
也孝文率天下以事其親而法不合識父四不驗宋
高祖癸亥三月生祿與命皆空亡於法無官又生子
中法宜嫡子雖有次子當早卒而高祖長子先弒次子
義隆享國又生祖祿下法得嫡孫財若其孫劭溥皆
篡逆幾失宗祧五不驗堊篇曰易稱古之葬者衣之
以薪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
不諸大過經曰葬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見也又曰卜

其宅兆而安厝之以是爲感慕之所也蒐神之宅也
朝市貨遷不可知石泉頽齧不可常是其謀及卜筮
庶無後艱斯則備於慎終之禮也後代葬說出於巫
史一物有失便謂災及死生多爲妨禁以售其術附
妄憑妖至其書乃有百二十家春秋王者七日而殯
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士庶
人逾月而已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此直爲起弔遠近
之期量事制法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也後期不葬
謂之怠禮也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與月一也又曰
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於戊午襄事君子善之禮
卜先遠日者自末而進避不懷也今法已亥日用墓
最凶春秋是日葬者二十餘族此葬不擇日二也周
禮尚赤大事用旦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
用昏大事者何喪禮也此直取當代所尚而不擇時
早晚也鄭卿子產及子太叔葬簡公於是司墓大夫
室當柩路若壞其室卽平旦而殯不壞其室卽日中
而殯子產不欲壞室欲待日中子太叔曰若日中而
殯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然子產太叔不問時
之得失惟論人事可否而已曾子曰葬逐日蝕舍於
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按法葬家多取乾艮

二時乃近夜半文與禮乖此葬不擇時三也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易謂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而法曰官爵富貴葬可致也年壽修促子姓蕃衍葬可招也夫日慎一日澤及無疆德則不建而祚乃無永滅孫有後於魯不開葬得吉也若敖絕祀於荆不聞葬得凶也此葬有吉凶不可信四也今法皆據五姓爲之古之葬並在國都之北趙氏之葬在九原漢家山陵或散處諸域又何上利下利大墓小墓爲哉然劉之子孫本文不絕趙後與六國等王此則葬用五姓不可信五也且人有初賤而後貴始泰而終否者子文爲令尹三仕三已展禽三黜於士師彼冢墓已定而不改此名位不常何也故知榮辱升降事關諸人而不由於葬六也世之人爲葬巫所欺忘擗踴荼毒以期微幸由是相塋隴希官爵擇日時規財利謂辰日不哭欣然而受弔謂同屬不得臨曠吉服遊送其親詭譎禮俗不可以法七也帝又詔造方域圖及教飛騎戰陣圖屢稱指擢太常丞麟德中以太子司更大夫卒生平豫修書及著述甚多

唐桑道茂

桑道茂者寒人善太乙遁甲術乾元初官軍圍安慶緒於相州勢危甚道茂在圍中密語人曰三月壬申西師潰至期九節度兵皆敗後召待詔翰林建中初上言國家不出三年有厄會奉天有王氣宜高垣堞爲王者居使可容萬乘者德宗素驗其數詔京兆尹嚴郢發衆數千及神策兵城之時盛夏趣功人莫知其故及朱泚反帝蒙難奉天賴以濟李晟爲右金吾大將軍道茂齋一縑見晟再拜曰公貴威無比然我命在公手能見赦否晟大驚不領其言道茂出懷中一書自具姓名署其左白爲賊逼脇固請晟判晟笑曰欲我何語道茂曰第言準狀赦之晟勉從已又以縑願易晟衫請題衿膺曰他日爲信再拜去道茂果汗朱泚僞官晟收長安與逆徒縛旗下將就刑出晟衫及書以示晟爲奏原其死是時藩鎮惶地無寧時道茂曰年號元和寇盜翦滅矣至憲宗乃驗道茂居有二柏甚茂曰人居而木蕃者去之木盛則土衰土衰則人病乃以鐵數十鈞埋其下復曰後有發其地而死者大和中溫造居之發藏鐵而造死

楊筠松寶州人唐僖宗朝國師官至金紫光祿大夫

掌靈臺地理事因黃巢破京城始斷髮入崑崙山步
龍一過慶州將地理之術授曾文迪劉江東諸徒世
稱救貧仙人是也

掌靈臺地理事

至七

元張康

張康湘潭人康早孤力學旁通術數宋呂文德江萬
里留夢炎皆推重之辟置幕下宋亡隱衡山至元十
四年世祖遣中丞崔或祀南嶽就訪隱逸或兄湖南
行省參政崔斌言康隱衡山學通天文地理或還具
以聞遣使召康與斌偕至京師十五年夏四月至上
都見帝親試所學大驗授著作佐郎仍以內嬪松夫
人妻之十八年康上奏歲壬午太一理民宮主大將
客參將囚直符治事正屬燕分明年春京城當有盜
兵事干將相十九年三月盜果起京師殺阿合馬等
帝欲征日本命康以太乙推之康奏曰南國甫定民
力未蘇且今年太一無算舉兵不利從之嘗賜太史
院錢分千貫以與康不受衆服其廉久之乞歸田里
優詔不許遷奉直大夫秘書監丞卒

張康

至一

高

方技四 星命

唐李虛中

李虛中官至殿中侍御史其學無所不通最深於五行書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時所直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王相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輒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二其說汪洋與夫關節開解萬端千緒參錯重出學者就傳其法初若可取卒然失之星官曆翁莫能與其校得失元和八年疽發背死虛中又好道士說於蜀得秘方能以水銀爲黃金服之黃果不死將疾謂其友韓愈曰吾夢大山裂流出赤黃物

卷之八 李虛中

星元

如金左人曰是所謂太還者今三矣虛中旣歿愈追占其夢曰山者艮爲背裂而流赤黃疽象也大還者大歸也其告之矣

方技五 易數

宋穆修

穆修字伯長汝陽人後居蔡州師陳搏傳易學性豪褻少合多避京洛間人嘗書其句于禁中壁間真宗見之深加賞嘆問侍臣曰此爲誰詩或以穆修對上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以不爲宰相丁謂在側曰此人行不逮文由是上不復問蓋修與謂有布衣舊謂起薨漕修猶未仕相遇漢上謂意欲修先致禮修竟不一揖而去謂銜之由是短于上前後謂貶珠崖徙道州修有詩云却謫有虞刑政失四凶何事不量移可見其不相能也登進士第後爲韻文學參軍故當時呼之曰穆參軍老益貧家有唐本韓柳集乃丐于所親厚者得金用工鏤板印數百帙携入京師相國寺設肆鬻之坐其旁有儒生數輩至其輒取閱修奪取怒視謂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一部相送遂終年不售時學者方後事聲律不知古文修始爲之倡其後尹洙始從之學古文又傳其書以學

卷之八 穆修

卒

章

宋李之才

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也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爲人朴直坦率自信無少矯厲師南河穆修修性卞嚴寡合雖之才亦頻在訶怒中之才事之益謹卒能受易時蘇舜欽輩亦從修學易其專授受者惟之才爾修之易受之种放放受之陳搏源流最遠圖書象數變通之妙秦漢以來鮮有知者之才初爲衛州獲嘉主簿權共城令時邵雍居母憂於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以養父之才叩門以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之外未有適也之才曰

史纂要編卷之三

李之才

章

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於是先示之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而終焉其後雍卒以易名世之才器大難乎識者棲遲久不調或惜之則曰宜少貶以圖榮進石延年獨曰時不足以容君益不去之隱去再調孟州司法叅軍時范雍守孟亦莫之知也雍初自洛建節守延安送者皆出境外之才獨別近郊或病之謝曰故事也頃之雍謫安陸之才沿檄見之洛陽前日遠送之人無一來者雍始恨知之之晚交人尹

洙以書薦於中書舍人葉道卿因石延年致之曰孟

州司法叅軍李之才年三十九能爲古文章語直意遂不肆不窘固足以昭及前輩非洙所敢品目而安於卑位無仕進意人罕知之其才又達世務使少用於世必過人遠甚恨其貧不能決其歸心知之者當共成之延年復書曰今衆文好古之士至而且不敢苟遺若人其學益衰矣延年素不喜謁貴任凡四五至道卿門通其書乃已道卿薦之遂得應銓新格有保任五人改大理寺丞爲緱氏令未行會延年與龍圖閣直學士吳遵路調兵河東辟之才澤州簽署判

史纂要編卷之三

李之才

官澤人劉義叟從受曆法世稱義叟曆法遠出古今有楊雄張衡所未喻者實之才啓之在澤轉殿中丞後寶曆五年卒于懷州官舍

宋劉義叟

劉義叟字仲更澤州晉城人歐陽修使河東薦其學術試大理評事權趙州軍事判官精算術兼通大衍諸曆及修唐史今專修律曆天文五行志尋爲編修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以母喪去詔令家居編修書成擢崇文院檢討未入謝疽發背卒義叟強記多識尤長於星曆術數皇祐五年日食心時胡瑗鑄鐘弁而直聲鬱不發又陝西鑄大錢義叟曰此所謂害金再興與周景王同占上將感心腹之疾其後仁宗果不豫又月入太微曰後宮當有喪已而張貴妃薨至和元年日食正陽客星出於昴曰契丹宗真其死乎事皆驗義叟未病嘗曰吾及秋必死自擇地於父冢旁占庚穴以語其妻如其言塋之著十三代史志劉氏輯脩春秋災異諸書

卷之八

三

四

宋邵伯溫

邵伯溫字子文洛陽人康節處士雍之子也雍名重一時如司馬光韓維呂公著程頤兄弟皆交其門伯溫入聞父教出則事司馬光等而光等亦屈名位輩行與伯溫爲再世交故所聞日博而尤熟當世之務先入相嘗欲薦伯溫未果而薨後以河南尹與部使者薦特授大名府助教調潞州長子縣尉初蔡確之相也神宗崩哲宗立邢恕自襄州移河陽詣確謀造定策事及司馬光子康詣闕恕召康詣河陽伯溫謂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若從之必爲異日之悔康竟往恕果勸康作書稱確以爲他日全身保家計康恕同年登科恕又出光門下康遂作書如恕言恕蓋以康爲光子言確有定策功世必見信既而梁燾以諫議召恕亦要燾至河陽連日夜論確功不休且以康書爲證燾不悅會吳處厚奏確誹謗朝政燾與劉安世共請誅確且論恕罪亦命康分析康始悔之康卒子植幼宜仁后憫之召大防謂康素以伯溫可託請以伯溫爲西京教授以教植伯溫既至官則誨植曰溫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天下可畏

卷之八

三

四

也植聞之力學不懈卒有立紹聖初章惇爲相惇嘗
事康節欲用伯溫伯溫不往會法當赴吏部銓程頤
謂伯溫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溫曰豈不欲見先公於
地下耶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論及康節
之學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溫曰先君先
天之學論天地萬物未有不盡者其信也則人之仇
怨反覆者可忘矣時惇方興黨獄故以是動之惇悚
然猶薦之於朝而伯溫願補郡縣吏惇不悅遂得監
永興軍鑄錢監時元祐諸賢方南遷士鮮訪之者伯
溫見范祖禹於咸平見范純仁於永昌或爲之恐不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五

齊

顧也會西邊用兵復夏人故地從軍者得累數階伯
溫當行輒推同列秩滿惇猶在相位伯溫義不至京
師從外臺辟環慶路帥幕實避惇也徽宗卽位以日
食求言伯溫上書累數千言大要欲復祖宗制度辨
宣仁誣謗解元祐黨錮分君子小人戒勞民用兵語
極懇至宣仁太后之謗伯溫既辨之又著書名辨誣
後崇寧大觀間以元符上書人分邪正等伯溫在邪
等中以此書也出監華州西嶽廟久之知陝州靈寶
徙主管永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童貫爲宣撫使
八夫爭出其門伯溫聞其來出他州避之除知果

州請罷歲輸瀘南諸州綾絹絲綿數十萬以寬民力
擢提點成都路刑獄賊史斌破武休入漢利窺劔門
伯溫與成都帥臣盧法原合謀守劔門賊竟不能入
蜀人德之除利路轉運副使提舉太平觀紹興四年
卒年七十八初邵雍嘗曰世行亂蜀安可避居及宣
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於難伯溫嘗論元祐紹聖
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
何足惜然嘗爲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有文正
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言既不用退而行
確詞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仁人用心也確死南荒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五

大

豈獨有傷國體哉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
餘然疾惡已甚不知國體以貽後日縉紳之禍不能
無過也趙鼎少從伯溫游及爲相乞行追錄始贈秘
閣修撰嘗表伯溫之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
紹聖以言廢於崇寧世以此三語盡伯溫出處云著
書有河南集聞見錄皇極系述辨誣辨惑皇極經世
序觀物內外篇解近百卷伯溫辨惑云沈存中筆談
言江南人鄭夬字揚庭曾爲一書談易其間一說曰
乾坤大父母也復垢小父母也乾一變生復得一陽
坤一變生垢得一陰云云至乾六變生歸妹本得三

十二陽坤六變生漸本得三十二陰乾坤錯綜陰陽各得三十二生六十四卦之爲書皆荒唐之論獨有此變卦之說未知其是非予後見兵部員外郎秦珩論夫所談駭然曰何處得此法珩曰嘗遇一異人受此曆數推往古興衰運曆無不皆驗嘗恨不能盡其術西都邵雍亦知大畧已能洞知吉凶之變此人乃形之於書必有天譴此非世人所得聞也切惟我先君易學微妙玄深不肖所不得知也其傳授本末則受易於李之才挺之挺之師穆修伯長伯長師陳搏圖南先君之學雖有傳授而微妙變通則其所自得也平時未嘗妄以語人惟大名王天悅榮陽張子望嘗從學又皆蚤死秦珩鄭夫嘗欲從先君學先君以珩頗好任數夫志在口耳多外慕皆不之許珩嘗語天以王天悅傳先君之學夫力求之天悅不許天悅感疾且卒夫賂其僕於卧內竊得之遂以爲己學著易傳易測宋範五經明用數書皆破碎妄作穿鑿不根嘗以變卦圖示秦珩夫竊天悅書入京師補國子監解試策問八卦次序夫以所得之說對有司異之擢在優等既登第以所著書投贄公卿之門後以贗罪寘秦謂必有天譴恐指此秦既如夫竊書乃謂

夫何處得此法又謂西都邵某聞大畧近乎自欺矣然謂得之異人蓋指希夷而言也

宋朱震

朱震字子發荆門軍人登政和進士第仕州縣以廉稱胡安國一見大器之薦於高宗召爲司勳員外郎震稱疾不至會江西制置使趙鼎入爲參知政事上諮以當世人才鼎曰臣所知朱震學術深博廉正守道士之冠冕使位講讀必有益於陛下上乃召之既至上問以易春秋之旨震具以所學對上說擺爲祠部員外郎兼川陝荆襄都督府詳議官震因言荆襄之間沿漢上下膏腴之田七百餘里若選良將領部曲鎮之招集流亡務農種穀寇來則禦寇去則耕不

朱震字子發荆門軍人登政和進士第仕州縣以廉稱胡安國一見大器之薦於高宗召爲司勳員外郎震稱疾不至會江西制置使趙鼎入爲參知政事上諮以當世人才鼎曰臣所知朱震學術深博廉正守道士之冠冕使位講讀必有益於陛下上乃召之既至上問以易春秋之旨震具以所學對上說擺爲祠部員外郎兼川陝荆襄都督府詳議官震因言荆襄之間沿漢上下膏腴之田七百餘里若選良將領部曲鎮之招集流亡務農種穀寇來則禦寇去則耕不

李

過三年兵食自足又給茶鹽鈔於軍中募人申糴可以下江西之州通湘中之粟觀釁而動席捲河南此以逸待勞萬全計也轉起居郎建國公出就傳以震爲贊讀遷中書舍人兼翊善轉給事中遷翰林學士是時虔州民爲盜天子以爲憂選良太守往慰撫之將行震曰使居官者廉而不擾則百姓自安雖誘之爲盜亦不爲矣願詔新太守到官之日條具本郡及屬縣官吏有貪墨無狀者一切罷去聽其自擇慈祥仁惠之人有治效者優加獎勵上從其言故事當喪無享廟之禮時徽宗未祔廟太常少卿吳表臣奏行

朱震字子發荆門軍人登政和進士第仕州縣以廉稱胡安國一見大器之薦於高宗召爲司勳員外郎震稱疾不至會江西制置使趙鼎入爲參知政事上諮以當世人才鼎曰臣所知朱震學術深博廉正守道士之冠冕使位講讀必有益於陛下上乃召之既至上問以易春秋之旨震具以所學對上說擺爲祠部員外郎兼川陝荆襄都督府詳議官震因言荆襄之間沿漢上下膏腴之田七百餘里若選良將領部曲鎮之招集流亡務農種穀寇來則禦寇去則耕不

李

明堂之祭震因言玉制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爲越紳而行事春秋書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公羊傳曰議始不三年也國朝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皇后喪既易月而除服明年遂享太廟合祀天地於圓丘當時未行三年之喪專行以日易月之制可也在今日行之則非也詔侍從臺諫禮官參議卒用御史趙渙禮部侍郎陳公輔言大嚮明堂七年震謝病丐祠旋知禮部貢舉會疾卒震經學深醇有漢上易解云陳搏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修穆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許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穆修以太極圖傳周惇頤頤傳程顥程頤是時張載講學於二程邵雍之間故雍著皇極經世書牧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惇頤作通書程顥著易傳載造太和參兩篇臣今以易傳爲宗和會雍載之論上采漢魏吳晉下逮有唐及今包括異同庶幾道離而復合蓋其學以王弼盡去舊說雜以莊老專尚文辭爲非是故其於象數加詳焉其論圖書授受源委如此蓋莫知其所自云

宋廖應淮

廖應淮字學海建昌南城人也幼不事筆墨獨於天地圖關古今升降家國興廢人物消息銳欲鑽其所自來自經史百氏天文地理難素本草律曆卜筮壬遁太乙風角鳥占識緯厭勝至方士内外丹火候符訣呪步嘯風叱靈御景騰虛等術覽即識識即洞燭幽玄已而曰是足爲學邪去游俠江湖落魄不一偶年三十客京師叩關投匭疏丁大全誤國狀大全中以法配漢陽軍應淮荷校行歌出國門道傍噴噴壯之多遺之錢醉飽監送者倍多遇都邑聚落監送者

卷之八

三

輒慙應淮數日乃去抵漢陽遇蜀道士杜可久漢江濱謂日子非盱江應淮耶應淮爽然曰先生何自知之道士曰宇宙太虛一塵耳人生其間伊塵幾何茫茫者既瞭然乎余心而况子乎雖然余待子久矣自邵堯夫以先天學授王天悅天悅死葬未一百年而吳曦叛盜掘其塚有皇極經世體要内外視象數十篇兼名公手澤具存余賄盜得之逆數順知一毫髮莫遁如今五十年數當授子余待子久矣爲之禱郡將脫軍籍館諸道官盡授以塚中書算由聲音起應淮神鑒警敏一問萬了道士指畫未到處應淮先意

卷之八

三

逆悟道士自以爲不及居逾年告別道士又教之闡宣歙間如其言怡神物表素隱環中如是者十年著玄玄集曆髓星野指南象滋統會聲譜畫前妙旨約數十萬言自號守一翁溟濤子謁余安裕於弋陽將教之安裕知其平生頗詳且勸讀中庸應淮瞠目曰俗儒辱康節矣拂袖行再之京師僦賃外史臨街樓寓焉晝市大衍數夜酤酒痛飲飲卽吐吐復飲不爛醉不休嘗抵掌大呼曰始余謂天非宋天今地非宋地矣語洩似道使聞其醒叩之應淮曰某年某月地髮徧白剡水西流是其祥矣至淳咸八年夏四月八日果然賈似道使徵應淮來叩應淮曰某年樊陷襄降某年長江飛渡某年宋亡似道畏惡甚然以地髮驗不加罪應淮嘗謁殿院曾淵子索酒酒酣歌曰禽聲兮啾啾草色兮幽幽風燭兮火怒泉殷兮血流屋時焚兮燕咷喃以未已鼎沸婆娑其未休歸去來今不歸兮焉求歌罷座有朝士數十輩雷然以爲誕曾酷信之應淮潛不之顧啼哭而出又謂太學熊希聖曰吾嘗端居層樓俯瞰通衢聞風中戎馬百萬來人鬼作哭泣聲某年官車晏駕某年似道殛死某年紀后皇子親王卿相南北走噓吸事耳公念此奚爲又

謂進士尹應許曰吾數中甲戌無殿試丙子無科舉奈何自是朝大夫都邑人至戒門以絕而識與不識皆望而却走矣唯國子監簿吳浚進士彭復願從授易應淮許諾嘗醉戲之曰黃口兒可與語先夫人皆邵子矣又袒裼呼曰大莫大乎範圍精莫精乎曲城安得起安樂窩中於九京與評造化事耶及論後天則尊羲畫爲經姬爻孔繫爲傳黜文言彖象爲九師之辭又曰說卦非聖人筆不能作繫辭上下門人偷焉序卦直俗儒陋爾又謂二人曰汝欲潛心周易慎勿爲程張輩所惑浚以先天易箋陰符經八陣圖六

史集左編卷一百三十三

主

花陣法上似道應淮擲其藁於地曰誤人家國天下者必是書也又字呼浚曰允文某年某月某日汝卽形於禁所汝來知之浚禮遇少衰且參江閩幕議莫能竟其業而復執弟子禮逾恪於是道士塚書及自著數十萬言珍護靳惜若終身不以示人者應淮口發例手布籌一舉而授復焉應淮以數取諱忌於時時無過問大行者問亦問不酬乃閉賀樓按劍蓄一髮鎮日坐起則鍛少僂髮當人已而坐如初髮三月一易遣往聘來耦且腆幣倚辦於鍛爲多癸酉甲戌間宋事棘曾淵子術似道命詢世道如何應淮始默

不敢對俄攢眉曰殺風向福泉潮惠去余不知死所矣言訖慟哭曾亦哭頃之應淮遁朝野物色莫能得杭人神之以後四年病處郡學死年五十二無子一義女從及嫁仍處子云論曰孔聖沒伏羲氏之易不傳至華山陳圖南穆脩伯長李之才挺之邵雍堯夫王豫天悅始潛相授受世言神仙得道者而豫塚中書亦賴黃冠師口授應淮豈先天學儒者不及講逸而歸之丹火候耶不然何應淮幼艾而業鍛也應淮卦富貴貧賤壽夭十問失一二至論軍勝敗及存亡天地大變畧刻不愆期倘與堯夫並世尚其門當不

史集左編卷一百三十三

主

在天悅下然尚氣使酒難近譏評儒先訕笑名檢又僕僕名公大人門下洩漏不自貴重蓋聰明絕人未聞道而驟語數不假學問涵養如此而道士深遠矣應淮死鄆城曹彥禮自以爲得其學者應淮未死前三日令其義女曰我死三日後朝廷有人來召恨不及見以玄玄集與之曰汝可得官田若干畝養老應淮卒之三日崔奉御來宣女如其言崔神之因撥官田與之玄玄集今在傳立初菴處

歷代史集左編卷一百三十三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三十四

方技六 占夢

魏周宣

周宣字孔和樂安人也爲郡吏太守楊沛夢人曰八月一日曹公當至必與君杖飲以藥酒使宣占之是時黃巾賊起宣對曰夫杖起弱者藥治人病八月一日賊必除滅至期賊果破後東平劉楨夢蛇生四足穴居門中使宣占之宣曰此爲國夢非君家之事也當殺女子而作賊者頃之女賊鄭姜遂俱夷討以蛇女子之祥足非蛇之所宜故也文帝問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爲雙鴛鴦此何謂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帝曰吾昨卿耳宣對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畢而黃門令奏宮人相殺無幾帝復問曰我昨夜夢青氣自地屬天宣對曰天下當有貴女子冤死是時帝已遣使賜甄后璽書聞宣言而悔之遣人追使者不及帝復問曰吾夢磨錢文欲令滅而更愈明此何謂邪宣依然不對帝重問之宣對曰此自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文欲滅而明耳時帝欲治植之罪偏於太后但加貶爵以宣爲中郎屬太史嘗有問宣曰吾昨夜夢見芻狗

有種如意

其占何也宣對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芻狗何也宣曰君欲墮車折腳宜戒慎之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宣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君耳何以皆驗邪宣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也又問宣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既訖則芻狗爲車所轢故中夢當墮車折腳也芻狗既車轢之後必載以爲樵故復夢憂失火也宣之敘夢凡此類也十中八九世以比建平之相矣其餘敘故不次列明帝末卒

晉索統

索統字叔微敦煌人也少游京師受業太學博綜經籍遂爲通儒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司徒辟除郎中知中國將亂避世而歸鄉人從統占問吉凶門中如市統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無爲多事多事多患遂說言虛說無驗乃止惟以占夢爲無悔吝乃不逆問者孝廉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統曰冰上爲陽冰下爲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追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與冰下人語爲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爲人作媒冰泮而婚成策曰老夫耄矣不爲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爲子求鄉人張公徵女仲春而成婚焉郡主簿張宅夢走馬上山還繞舍三周但見松栢不知門處統曰馬屬離離爲火火禍也人上山爲凶字但見松栢墓門象也不知門處爲無門也三周三暮也後三年必有大禍宅果以謀反伏誅索克初夢天上有二棺落克前統曰棺者職也當有京師貴人舉君二官者頻再遷俄而司徒王戎書屬太守使舉克太守先署克功曹而舉孝廉克後夢見一虜脫上衣來詣克統曰虜去上留下半男字夷狄陰類君婦生男終如其言宋桶夢內中有一人着赤衣桶手

把兩杖極打之統曰內中有人肉字也肉色赤也兩杖箸象也極打之飽肉食也俄而亦驗焉黃平問統曰我昨夜夢舍中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此何祥也統曰馬者火也舞爲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歸而火作索綬夢東有二角書詣綬大角朽敗小角有題常囊角佩一在前一在後統曰大角朽敗腐棺木小角有題題所詣一在前前胃也一在後後背也當有胃背之間時綬父在東居三日而凶問至郡功曹張邈嘗奉使詣州夜夢狼啖一脚統曰脚肉被啖爲却字會東虜反遂不行凡所占莫不驗太守陰澹從求占書統曰昔入太學因一父老爲主人其人無所不知又匿姓名有似隱者統因從父老問占夢之術審測而說實無書也澹命爲西閣祭酒統辭曰少無山林之操游學京師交結時賢希申鄙藝會中國不靖欲養志終年老亦至矣不求聞達又少不習勤老無吏幹濫泥之年弗敢聞命澹以束帛禮之月致羊酒年七十五卒于家

方技七 相術

魏朱建平

朱建平沛國人也善相術於閭巷之間效驗非一太祖操爲魏公聞之召爲郎文帝不爲五官將坐下會客三十餘人文帝問已年壽又令徧相衆賓建平曰將軍當壽八十至四十時當有少厄願謹護之謂夏侯威曰君四十九位爲州牧而當有厄若得過可年當有厄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而旁人不見也謂曹彪曰君據藩國至五十七當厄於兵宜善防之初

魏書卷一百一十五

五

文

穎川荀攸與鍾繇相與親善攸先亡子幼繇經紀其門戶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啗之曰惟當嫁卿阿騫耳何意此子竟早隕沒戲言遂驗乎今欲嫁阿騫使得善處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也文帝黃初七年年四十病困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吾其決矣頃之崩夏侯威爲兗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日上旬得疾念建平之言自分必死豫作遺令及送喪之備咸使素辦至下旬轉差垂以平復三十日日晏請紀綱大吏設

酒曰吾所苦漸平明日鷄鳴年便五十建平之戒眞必過矣威罷客之後合瞑疾動夜半遂卒璩六十一爲侍中直省內欵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數聚會并急游觀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六十三卒曹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與王陵通謀賜死凡說此輩無不如言不能具詳故粗記數事惟相司空王昶征北將軍程喜中領軍王肅有蹉跌云肅年六十二疾篤衆醫並以爲不愈肅夫人問以遺言肅云建平相我踰七十位至三公今皆未也將何慮乎而肅竟卒建平又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人建平之遇

魏書卷一百一十五

六

之語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將乘馬爲馬蹏長香爲齧文帝膝帝大怒即便殺之建平黃初中卒

唐袁天綱

袁天綱成都人仕隋爲鹽官今在洛陽與杜淹王珪
韋挺游天綱謂淹曰公蘭臺學堂全且博將以文章
顯謂珪法令成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謂挺面如
虎當以武處官然三君久皆得譴吾且見之淹以待
御史入天策爲學士珪太子中允挺善隱太子薦爲
左衛率武德中俱以事流荷州見天綱曰公等終且
貴杜位三品難以言壽王韋亦三品後於杜而壽過
之但晚節皆困見賓軌曰君伏犀貫玉枕輔角完起
十年且顯立功其在梁益間邪軌後爲益州行臺僕
射天綱復曰赤脉干腫方語而淳赤入大宅公爲將
必多殺願自戒軌果坐事見召天綱曰公母憂右輔
澤而動不久必還果還爲都督貞觀初太宗召見曰
古有君平朕今得爾何如對曰彼不逢時臣固勝之
武后之幼天綱見其母曰夫人法生貴子乃見二子
元慶元爽曰官三品保家主也見韓國夫人曰此女
貴而不利太后最幼姆抱以見給以男天綱視其步
與目驚曰龍瞳鳳頸極貴驗也若爲女當作天子帝
在九成宮今視岑文本曰學堂聲爽眉過目故文章
振天下首生骨未成自前而視法三品肉不稱骨非

袁天綱傳

七

綱

壽兆也張行成馬周見曰馬君伏犀貫腦背若有負
貴驗也近古君臣相遇未有及公者然面澤赤而耳
無根後骨不隆壽不長也張晚得官終位宰相其術
精類如此高士廉曰君終作何官謝曰僕及夏四月
數既盡如期以火山令卒子容師亦傳其術爲廩犧
令高宗置一鼠於廕令術家射皆曰鼠師獨曰雖實
鼠然入則一出則四發之鼠生三子嘗渡江入舟而
還左右請故曰舟中人鼻下氣皆墨不可以濟俄有
男子跛而負直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江中
風忽起幾覆而免跛男子乃真師德也時有長社人
張憬藏技與天綱埒魏元忠尚少往見憬藏問之久
不答元忠怒曰窮通有命何預君邪拂衣去憬藏遽
起曰君之相在怒時位必卿相郎中裴珪妻趙見之
憬藏曰夫人目修緩法曰豕視滯又曰目有四白五
夫宅宅夫人且得罪俄坐姦沒入掖廷裴光廷當國
憬藏以紙大署台字投之光廷曰吾旣台司矣尚何
事後三日貶台州刺史隋末又有高唐人乙弗弘禮
當煬帝居藩召見弘禮賀曰大王爲萬乘主所戒在
德而已及卽位悉詔諸術家坊處之使弘禮總攝海
內寔亂帝曰而昔言朕旣驗然終當奈何弘禮遂巡

張憬藏傳

八

藏

帝知之乃曰不言且死弘禮曰臣觀人臣相與陛下
類者不長然聖人不相故臣不能知由是勅有司監
視毋得與外語薛大鼎坐事沒為奴及貞觀時有請
於弘禮答曰君奴也欲何事請解衣視之弘禮指腰
而下曰位方岳玄宗時有金梁鳳者頗言人貴賤天
壽裴冕為河西留後梁鳳輒言不半歲兵起君當以
御史中丞除宰相又言一日向雒一日向蜀一日向
朔方此時公當國冕妖其言絕之俄而祿山反冕以
御史中丞召因問三日荅曰雒日即滅蜀日不能久
朔方日愈明肅宗即位而冕薦于帝拜都水使者梁
鳳謂呂諲曰君且輔政須大怖乃得諲貢驛史榜之
史突入射諲兩矢幾中走而免明年知政事李揆盧
允毀服給謁梁鳳不許二人語以情梁鳳曰李自舍
人閱歲而相盧不過郎官揆已相擢允吏部郎中

卷之六

九

九

唐王遠知

王遠知系本琅邪後為揚州人父曇選為陳揚州刺
史母晝寢夢鳳集其身因有娠浮屠寶誌謂曇選曰
生子當為世方士遠知少警敏多通書傳事陶弘景
傳其術為道士又從臧兢游陳後主聞其名召入重
陽辯論超詣甚見咨挹隋煬帝為晉王鎮揚州使人
介以邀見少選髮白俄復髡帝懼遣之後幸涿郡詔
遠知見臨朔宮帝執弟子禮咨質仙事詔京師作王
清玄壇以處之及幸揚州遠知謂帝不宜遠京國不
省唐高祖尚微遠知密語天命武德中平王世充秦
王與房玄齡微服過之遠知未識迎語曰中有聖人
非王乎乃諗以實遠知曰方為太平天子願自愛太
宗立欲官之苦辭貞觀九年詔潤州即茅山為觀俾
居之璽詔曰省所奏願還舊山已別詔不違雅素并
勅立祠觀以仲曩懷未知先生早晚至江外祠舍何
當就功令太史令薛願等往宣朕意遠知多性言詭
其弟子潘師正曰吾少也有累不得上天今署少室
伯吾將行即沐浴加冠衣若寢者遂卒或言壽蓋百
二十六歲云遺命子紹業曰爾年六十五見天子七
十見女君調露中紹業表其言高宗召見臨堂追贈

遠知太中大夫謚升真先生武后時復召見皆如其年又贈金紫光祿大夫天授中改謚升玄

方技八 聲律

魏杜夔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也以知音為雅樂郎中平五年以疾去官州郡司徒禮辟以世亂奔荊州荊州牧劉表令與孟曜為漢王合雅樂樂備表欲庭觀之夔諫曰今將軍號不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納其言而止後表子琮降曹操操以夔為軍謀祭酒叅太樂事因令創制雅樂夔善鍾律聰思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長時散郎鄧靜尹齊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

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統研精遠考諸經近采故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紹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也黃初中為太樂令協律都尉漢鑄鐘工柴玉巧有意思形器之中多所造作亦為時貴人見知夔令玉鑄銅鐘其聲韻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厭之謂夔清濁任意頗拒捍夔夔玉更相白於操操取所鑄鐘雜錯更試然後知夔為精而玉之妄也於是罪玉及諸子皆為養馬士文帝丕愛待玉又嘗令夔與左願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瑟夔有難色由是帝意不悅後因他事繫夔使願等就學夔自謂所習者雅仕

官有本意猶不滿遂黜免以卒弟子河南邵登張泰
桑葭各至太樂丞下邵陳碩司律中郎將自左延年
等雖妙於音咸善鄭聲其好古存正莫及夔

一 隋萬寶常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齊後
誅還江南事泄復誅由是寶常被配爲樂戶妙達鐘
律通工八音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
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
於絲竹大爲時人所賞然歷周隋俱不得調開皇初
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初爲黃鐘調寶常雖爲伶人譯
等每召與議然言多不用後譯樂成奏之上召寶常
問其可不寶常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所宜聞上不
悅寶常因極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

尺爲律以調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并撰樂譜
六十四卷且論八音旋相爲宮法改弦移柱之變爲
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聲時以
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以來知音不能通見寶常特
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爲之應手成曲無所疑滯
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
不爲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又太子洗馬
蘇夔以鐘律自命尤忌寶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
者附之而短寶常數詣公卿怨望蘇威因詰寶常所
爲何所傳受有一沙門謂寶常曰上雅好符瑞有言

得祥者上皆悅之先生當言從胡僧受學云是佛家菩薩所傳音律則上必悅先生當言所為可以行矣寶常遂如其言以荅威威怒曰胡僧所傳乃四夷之樂非中國宜行其事竟寢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泫然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海全盛開言者皆謂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寶常貧而無其妻曰其臥疾遂竊其資物而逃無人膳遺寶常竟餓死將死也取其所著書焚之曰何用此為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於世開皇中鄭譯何妥盧賁蘇夔蕭吉並討論墳籍撰著樂書皆為當時所用至於

宋書卷一百一十五

樂

卷一百一十五

天然識樂不及寶常遠矣安馬駒曹妙達王長通郭令樂等能造曲為一時之妙又習鄭聲而寶常所為皆歸於雅此輩雖公議不附寶常然皆心服謂以為神時樂人王令言亦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嘗於戶外彈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驚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興自早晚其子曰頃來有之令言遂歔歔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弒於

宋魏漢津

魏漢津本蜀縣卒也自言師事唐仙人李良號李八百者授以鼎樂之法嘗過三山龍門聞水聲謂人曰其下必有玉卽脫衣沒水抱石而出果玉也皇祐中與房庶俱以善樂薦時阮逸方定黍律不獲用崇寧初猶在朝廷方協考鐘律得召見獻樂議漢津言曰臣聞黃帝以三寸之器名為咸池其樂曰大卷三三而九乃為黃鐘之律禹效黃帝之法以聲為律以為為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為宮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節三寸謂之物指裁為羽聲之管

宋書卷一百一十五

樂

卷一百一十五

第三指為民為角大指為事為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為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為九寸卽黃鐘之律定矣黃鐘定餘律從而生焉臣今欲請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節先鑄九鼎次鑄帝坐大鐘次鑄四韻清聲鐘次鑄三十四氣鐘然後均弦裁管為一代之樂制其後十三年帝一日忽夢人言樂成而鳳凰不至乎蓋非帝指也帝寤大悔歎謂崇寧初作樂請吾指寸而內侍黃經臣執謂帝指不可示外人但引吾手畧比度之曰此是也蓋非人所知今神告朕如此且奈何於是再出中指寸付蔡京密

今謂商試之時尚終唐漢津初說但以其前議爲度
作一長笛上之帝指寸皆長於舊而長笛始不可易
以動人觀聽於是遂止蓋京之子條云條又曰初漢
津獻說請帝三指之三寸三合而爲九爲黃鐘之律
又以中指之徑圍爲容盛度量權衡皆自是而出又
謂有太聲有少聲太者清聲陽也天道也少者濁聲
陰也地道也中聲其間人道也合三才之道備陰陽
之奇偶然後四序可得而調萬物可得而理當時以
爲迂怪蔡京獨神之漢津密爲京言大晟獨得古意
十三四爾他多非古說異日當以訪任宗堯宗堯學
於漢津者也漢津曉陰陽數術多奇中嘗語所知曰
不三十年天下亂矣未幾死京遂召宗堯爲典樂復
欲有所建而爲田爲所奪後卽鑄鼎之所建寶成殿
祀黃帝夏禹成王周召而良漢津俱配食謚漢津爲
成沃

方技九

秦扁鵲

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
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
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
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
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
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
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
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爲名耳爲醫或在齊

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諸大夫彊而公
族弱趙簡子爲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
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子問扁鵲
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
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與曰我之帝所甚藥吾所
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常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
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今而國男女無別
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
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
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問問必有言也居二日

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能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羸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號太子死扁鵲至號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扁鵲

九

章

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郅視文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爲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瞋舌橋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扁鵲

十

章

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
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脇下太
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
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
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
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
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
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
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
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
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
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
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
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
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
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
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治病道少故病有
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
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
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

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
婦人卽爲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卽爲耳目
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卽爲小兒醫隨俗爲
變秦太醫今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
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魏華佗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游學徐土兼通數經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曉養性之術時人以爲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又精方藥其療疾合湯不過數種心解分劑不復稱量煮熟便飲語其節度舍去輒愈若當灸不過一兩處每處七八壯病亦應除若當針亦不過一兩處下針言當引某許若至語人病者言已到應便拔針病亦行差若病結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剗創病者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頗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瀉洗縫

華佗傳

五

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間卽平復矣故甘陵相夫人有娠六月腹痛不安佗視脉曰胎已死矣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人在左於是爲湯下之果下男形卽愈縣吏尹世苦四支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熱食得汗則愈不汗後三日死卽作熱食而不汗出佗曰藏氣已絕於內當啼泣而絕果如佗言府吏兄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故治之宜殊卽各與藥明旦並起鹽漬嚴昕與數人共候佗適至

華佗傳

五

佗謂昕曰君身中佳否昕曰自如常佗曰君有急病見於面莫多飲酒坐畢歸行數里卒頭眩墮車人扶將還載歸家中宿死故督郵頓子獻得病已差詣佗視脉曰尚虛未得復勿爲勞事御內卽死臨死當吐舌數寸其妻聞其病除從百餘里來省之止宿交接中間三日發死一如佗言督郵徐毅得病佗往省之毅謂佗曰昨使醫曹吏劉租針胃管訖便苦欬嗽欲臥不安佗曰刺不得胃管誤中肝也食當日減五日不救遂如佗言東陽陳叔山小男二歲得疾下利常先啼日以羸困問佗佗曰其母懷軀陽氣內養乳中虛冷兒得母寒故今不時愈佗與四物女宛丸十日卽除彭城夫人夜之廁蠶螫其手呻吟無賴佗令溫湯近熱漬手其中卒可得寐但旁人數爲易湯湯令煖之其旦卽愈軍吏梅平得病除名還家居廣陵未至二百里止親人舍有頃佗偶至主人主人令佗視平佗謂平曰君早見我可不至此今疾已結促去可得與家相見五日卒應時歸如佗所刻佗行道見一人病咽塞嚥食而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齏大酢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卽如佗言立吐

地一枚縣車邊欲造佗佗尚未還小兒戲門前逆見
自相謂曰似逢我公車邊病是也疾者前入坐見佗
北壁縣此地輩約以十數又有一郡守病佗以其爲
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治無何棄去留書
罵之郡守果大怒令人追捉殺佗郡守子知之屬使
勿逐守瞋恚既甚吐血數升而愈又有一士大夫
不快佗云君病深當破腹取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
不能殺君忍病十歲壽俱當盡不足故自剝裂士大
夫不耐痛癢必欲除之佗遂下手所患尋差十年竟
死廣陵太守陳登得病胃中煩懣面赤不食佗脉之

史記卷之六

圭

齊

曰府君胃中有虫數升欲成肉疽食腥物所爲也卽
作湯二升先服一升斯須盡服之食頃吐出三升許
虫赤頭皆動半身是生魚膾也所苦便愈佗曰此病
後三期當發遇良醫乃可濟救依期果發動時佗不
在如言而死曹操聞而召佗佗常在左右操苦頭風
每發心亂目眩佗針鬲隨手而差有人病兩脚蹇不
能行舉詣佗佗望見云已鈞針灸服藥矣不復須看
脉便使解衣點背數十處相去或一寸或二寸縱邪
不相當言灸此各十壯灸創愈卽行後灸處夾背一
寸上下行端直均調如引繩也李將軍妻病甚呼佗

史記卷之六

圭

視脉曰傷娠而胎不出將軍言聞實傷娠胎已去矣
佗曰按脉胎未去也將軍以爲不然佗舍去婦稍小
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此脉故是有胎前當生
兩兒一兒先出血出甚多後兒不及生母不自覺旁
人亦不寤不復迎遂不得生胎死血脉不復歸必燥
著毋脊故使多脊痛今當與湯并針一處此死胎必
出湯針既加婦痛急如不欲生者佗曰此死胎久枯
不能自出且使人探之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具色黑
長可尺許佗之絕技凡類此也然本作士人以醫見
業意常自悔後操親理得病篤重使佗專視佗曰此
近難濟恒事政治可延歲月佗久遠家思歸因曰當
得家書方欲暫還耳到家辭以妻病數乞期不反操
累書呼又勅郡縣發遣佗恃能厭食事猶不上道操
大怒使人往檢若妻信病賜小豆四十斛寬假限日
若其虛詐便收送之於是傳付許獄考驗首服荀彧
請曰佗術實工人命所縣宜含宥之操曰不憂天下
當無此鼠輩邪遂考竟佗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
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強索火燒之佗
死後操頭風未除操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
自重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爲我斷此根原耳及

後愛子倉舒病困操歎曰吾悔殺華佗今此兒強死也初軍吏李成苦欬嗽晝夜不寤時吐膿血以問佗佗言君病腸癰欬之所吐非從肺來也與君散兩錢當吐二升餘膿血訖自養一月可小起好自將愛一年便健十八歲當一小發服此散亦行復差若不得此藥故當死復與兩錢散成得藥去五六歲親中人病如成者謂成曰卿今強健我欲死何忍無急去藥以待不祥先持貸我我差爲卿從華佗更索成與之已故到譙適值佗見收怒怒不忍從求後十八歲成病竟發無藥可服以至於死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治多所全濟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不朽是也是以古之仙者爲導引之事熊經鴟顧引輓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並利蹄足以當導引體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沾濡汗出因上著粉身體輕便腹中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針術凡醫咸言背及胃臟之間不可妄針針之不過四分而阿針背入一二寸巨闕胃臟針下五六寸而病

輒皆瘳阿從佗求可服食益于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升青黏屑十四兩以是爲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臟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云

唐許胤宗

許胤宗義興人仕陳爲新蔡王外兵參軍王太后病風不能言脉沈難對醫家告術窮胤宗曰餌液不可進卽以黃耆防風煮湯數十斛置牀下氣如霧熏薄之是夕語擢義興太守武德初累進散騎侍郎關中多骨蒸疾轉相染得者皆死胤宗療視必愈或勸其著書貽後世者答曰醫特意耳思慮精則得之脉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古之上醫要在視脉病乃可識病與藥值惟用一物攻之氣純而愈速今之人不善爲脉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

卷之八

无

許

年七十餘

宋龐安時

龐安時字安常蘄州蘄水人兒時能讀書過目輒記父世醫也授以脉訣安時曰是不足爲也獨取黃帝扁鵲之脉書治之未久已能通其說時出新意辯詰不可屈父大驚時年猶未冠已而病瞶乃益讀靈樞太素甲乙諸秘書凡經傳百家之涉其道者靡不通貫嘗曰世所謂醫書予皆見之惟扁鵲之言深矣蓋所謂難經者扁鵲寓術於其書而言之不詳意者使後人自求之歟予之術蓋出於此以之視淺深決死生若合符節且察脉之要莫急於人迎寸口是二脉

卷之八

辛

龐

陰陽相應如兩引繩陰陽相均則繩之大小等故定陰陽於喉手配覆溢於尺寸寓九候於浮沉分四溫於傷寒此皆扁鵲畧開其端而予參以內經諸書考究而得其說審而用之順而治之病不得逃矣又欲以術告後世故著難經辯數萬言觀草木之性與五臟之宜秩其職任官其寒熱班其奇偶以療百疾著主對集一卷古今異宜方術脫遺備陰陽之變補仲景論藥有後出古所未知今不能辨嘗試有功不可遺也作本草補遺爲人治病率十愈八九踵門求診者爲辟邸金居之親視飭粥藥物必愈而後遣其不

可爲者必實告之不復爲治活人無數病家持金帛來謝不盡取也嘗詣舒之桐城有民家婦孕將產七日而子不下百術無所效安時之弟子李百全適在傷舍邀安時往視之纔見卽連呼不死令其家人以湯溫其腰腹自爲上下拊摩孕者覺腸胃微痛呻吟間生一男子其家驚喜而不知所以然安時曰兒已出胞而一手誤執母腸不能復脫故非符藥所能爲吾隔腹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既痛卽縮手所以速生無他術也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鍼痕存焉其妙如此有問以華佗之事者曰術若是非人所能爲也其

卷之六

三

史之妄乎年五十八而疾作門人親請自視脉笑曰吾察之審矣且出入息亦脉也今胃氣已絕死矣遂屏卻藥餌後數日與客坐語而卒

宛丘張氏跋傷寒論曰張仲景傷寒論論病處方纖悉必具又爲增損進退之法以預告人嗟夫仁人之心哉且非通神造妙不能爲也安常又竊憂其有病證而無方者續著爲論數卷用心爲術追儷古人淮南謂安常能與傷寒說話豈不信哉

山谷黃氏龐安常傷寒論後序安常自少時善醫方爲人治病處其生死多驗名傾江淮諸醫然爲氣狂

俠鬪雞走狗蹴踘擊毬少年豪縱事無所不爲博奕音技一工所難而兼能之家富多後房不出戶而所欲得人之以醫聘之也皆多陳其所好以順適其意其來也疾家如市其疾已也君脫然不受謝而去之中年乃屏絕戲弄閉門讀書自神農黃帝經方扁鵲八十一難經靈樞甲乙葛洪所綴緝百家之言無不貫穿其簡策紛錯黃素朽蠹先師或失其讀學術淺陋私智穿鑿曲士或竄其文安常悉能辨論發揮每用以視病如是而生如是而不治幾乎十全矣然人以病造之不擇貴賤貧富便齋曲房調護以寒暑之

卷之六

三

宜珍膳美饌時節其饑飽之度愛其老而慈其幼如痛在已也未嘗輕用人之疾常試其所不知之方蓋其輕財如糞土而樂義耐事如慈母而有常似秦漢間游俠而不害人似戰國四公子而不爭利所以能動而得意起人之疾不可縷數它日過之未嘗有德色其所論著傷寒論多得古人不言之意其所師用而得意於病家之陰陽虛實今世所謂良醫十不得其五也余始欲掇其大要論其精微使士大夫稍知之適有心腹之疾未能卒業然未嘗游其庭者雖得吾言而不解若有意於斯者讀其書自足攬其精微

特著其行事以爲後序云其前序海上道人諾爲之故虛右以待

金張元素

張元素字潔古易州人學醫無所知名夜夢有人用大斧長鑿鑿心開竅納書數卷於其中自是洞徹其術河間劉完素病傷寒八日頭痛脉緊嘔逆不食不知所爲元素往候完素面壁不顧元素曰何見待之早如此哉旣而診脉謂之曰脉病云云曰然初服其藥用某味乎自然曰子誤矣某味性寒下降走太陰陽亡汗不出今脉如此當服某藥則效矣完素大服如其言遂愈元素自此顯名元素治病不用古方其說曰運氣不齊古今異軌古法新病不相能也自爲家法云

金劉完素

劉完素字守真河間人嘗遇吳人陳先生以酒飲守真大醉及寤洞達醫術若有授之者乃撰運氣要旨論精要宣明論慮醫或出妄說又著素問玄機原病式特舉二百八十八字注二萬餘言然好用涼劑以降心火益腎水為主自號通玄處士云

史集卷之三

金劉完素

三

金

元張從正

張從正字子和睢州考城人精於醫貫穿難素之學其法宗劉守真用藥多寒涼然起疾救死多取效古醫書有汗下吐法亦有不當汗者汗之則死不當下者下之則死不當吐者吐之則死各有經絡脉理世傳黃帝岐伯所為書也從正用之最精號張子和汗下吐法妄庸淺術習其方劑不知察脉源病往往殺人此庸醫所以失其傳之過也其所著有六門二法之目存於世云

史集卷之三

元張從正

五

高

元李杲

李杲字明之鎮人也世以貨雄鄉里杲幼歲好醫藥時易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杲捐千金從之學不數年盡傳其業家既富厚無事於技操有餘以自重人不敵以醫召之大夫士或病其資性高蹇少所降屈非危急之疾不敢謁也其學於傷寒癰疽目病爲尤長北京人王善甫爲京兆酒官病小便利不利目睛凸出腹脹如鼓膝以上堅硬欲裂飲食且不下甘淡滲泄之藥皆不效杲謂衆醫曰疾深矣內經有之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氣化乃出焉今用滲泄之劑而病

益甚者是氣不化也啓玄子云無陽者陰無以生無

妻

陰者陽無以化甘淡滲泄皆陽藥獨陽無陰其欲化得乎明日以羣陰之劑投不再服而愈西臺掾蕭君瑞二月中病傷寒發熱醫以白虎投之病者面黑如墨本證不復見脉沉細小便不禁杲初不知用何藥及診之曰此立夏前誤用白虎湯之過白虎湯大寒非行經之藥正能寒腑藏不善用之則傷寒本病隱曲於經絡之間或更以大熱之藥投之以苦陰邪則他證必起非所以求白虎也有溫藥之升陽行經者吾用之有難者曰白虎大寒非大熱何以救之

妻

妻

奈何杲曰病隱於經絡間陽不升則經不行經行本證見矣本證又八何難焉果如其言而愈魏邦彥之妻目翳鼻生從下而上其色綠腫痛不可忍杲云翳從下而上病從陽明來也綠非五色之正殆肺與腎合而爲病耶乃瀉腎之邪而以入陽明之藥爲之使既效矣而他日病復作者三其所從來之經與腎色各異乃曰脉皆屬於目脉病則目從之此必經絡不調經不調則目病未已也問之果然因如所論而治之疾遂不作馮叔獻之姪櫟年十五六病傷寒目赤而頓渴脉八九至醫欲以承氣湯下之已煮藥而杲適從外至馮告之故杲切脉大駭曰幾殺此兒內經有言在脉諸數爲熱諸遲爲寒今脉八九至是熱極也而會要大論云病有脉從而病反者何也脉之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傳而爲陰証矣令持薑附來吾當以熱因寒用法處之藥未就而病者爪甲變頻服者八兩汗尋出而愈陝帥郭巨濟病偏枯二指著足底不能伸杲以長針刺骹中深至骨而不知痛出血一二升其色如墨又且謬刺之如此者六七服藥三月病良已裴擇之妻病寒熱月事不至者數年已喘嗽矣醫者率以蛤蚧桂附之藥投之杲曰不然

夫病陰爲陽所搏溫劑大過故無益而反害投以寒血之藥則經行矣已而果然果之設施多類此當時之人皆以神醫目之所著書今傳於世云

朱震亨

元

元朱震亨

朱震亨字彥修婺之義烏人也號丹溪震亨自幼好學日記千言稍長從鄉先生治經爲舉子業後聞許謙得朱子四傳之學講道金華山復往拜焉益聞道德性命之說宏深粹密遂爲專門一日謙謂曰吾臥病久非精於醫者不能以起之子聰明異常人其肯游藝於醫乎震亨以母病脾於醫亦粗習及聞謙之言卽慨然曰士苟精一藝以推及物之仁雖不仕於時猶仕也乃悉焚棄向所習舉子業一於醫致力焉時方盛行陳師文裴宗元所定大觀二百九十七方

朱震亨

元

震亨窮晝夜是習習既而悟曰揅古方以治今病其勢不能以盡合苟將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必也素難諸經乎然吾鄉諸醫鮮克知之者遂治裝出游求他師而叩之乃渡浙河走吳中出宛陵抵南徐達建業皆無所遇及還武林忽有以其郡羅氏告者羅名知悌世稱太無先生宋理宗朝寺人學精於醫得金劉完素之再傳而旁通張從正李杲二家之說然性褊甚恃能厭事難得意震亨往謁焉凡數往返不與接已而求見愈篤羅乃進之曰子非朱彥修乎時震亨已有醫名羅故知之震亨既得見遂北面再拜以

請受其所教羅遇震亨亦其權即授以劉張李諸書爲之敷揚三家之旨而一斷於經且曰盡去而舊學非是也震亨聞其言渙焉無少凝滯於胃臆居無何盡得其學以歸鄉之諸醫泥陳裴之學者聞震亨言卽大驚而笑且排獨謙喜曰吾疾其遂瘳矣乎謙得未疾醫療者十餘年震亨以其法治之良驗於是諸醫之笑且排者始皆心服口譽數年之間聲聞頗著震亨不自滿足益以三家之說推廣之謂劉張之學其論臟腑氣化有六而於濕熱相火三氣致病爲最多遂以推陳致新瀉火之法療之此固高出前代矣

生陽五性感動之說有合其言陰道虛則又與禮記之養陰意同因作相火及陽有餘陰不足二論以發揮之於是震亨之醫益聞四方以病來迎者遂輻輳於道震亨咸往赴之其所治病凡幾病之狀何如施何良方飲何藥而愈自前至今驗者何人何縣里主名得諸見聞班班可紀浦江鄭義士病滯下一夕忽昏仆目上視洩注而汗瀉震亨診之脉大無倫卽告曰此陰虛陽暴絕也蓋得之病後酒且內然吾能愈之急命治人參膏而且促灸其氣海頃之手動又頃而唇動及參膏成三飲之甦矣其後服參膏盡數斤病已天台周進士病惡寒雖暑亦必以錦蒙其首服附子數百增劇震亨診之脉滑而數卽告曰此熱甚而反寒也乃以辛涼之劑吐痰一升許而蒙首之錦減半仍用防風通聖飲之愈周固喜甚震亨曰病愈後須淡食以養胃內觀以養神則水可生火可降否則附毒必發殆不可收彼不能然後告疽發背死浙省平章南征閩粵還病反胃暨以爲可治震亨診其脉告曰公之病不可言也卽出獨告其左右曰此病得之驚後而使內火木之邪相挾氣傷液亡腸胃枯損食雖入而不化食既不化五臟皆無所稟去此十

日死果如言鄭義士家一少年秋初病熱口渴而妄語兩額火赤醫作大熱治震亨診之脉弱而遲告曰此作勞後病溫惟當服補劑自己今六脉皆搏手必涼藥所致竟以附子湯啜之應手而瘥浙東憲幕傅氏子病妄語時若有所見其家奴之震亨切其脉告曰此病痰也然脉虛弦而沉數蓋得之當暑飲酸又大驚傳曰然嘗夏因勞而甚渴恣飲梅水一二升又連得驚數次遂病震亨以治痰補虛之劑處之旬浹愈里人陳時叔病脹腹如斗醫用利藥轉加震亨診之脉數而溜告曰此得之嗜酒嗜酒則血傷血傷則脾土之陰亦傷胃雖受穀不能以轉輸故陽升陰降而否矣陳曰某以嗜酒前後洩見血者有年震亨用補血之劑投之驗權貴人以微疾來召見震亨至坐堂中自如震亨診其脉不與言而出使詰之則曰公病在死法中不出三月且入鬼錄顧猶有驕氣耶後果如期死一老病目無見使來求治震亨診其脉微甚為製人參膏飲之目明如常時後數日震亨復至忽見一豎在庭煉礞石問之則已服之矣震亨愕然曰此病得之氣大虛今不救其虛而反用礞石不出此夜必死至夜參半氣奄奄不相屬而死一男子病

小便不通鑒治以利藥益甚震亨診之右手頗弦滑曰此積痰病也積痰在肺肺為上焦而膀胱為下焦上焦閉則下焦塞譬如滴水之器必上竅通而後下竅之水出焉乃以藥大吐之吐已病如失一婦人病不知入稍蘇即號咷數四而復昏震亨診之肝脉弦數而且滑曰此怒心所為蓋得之怒而強酒也詰之則不得於夫每遇夜引滿自酌解其懷震亨治以流痰降火之劑而加香附以散肝分之鬱立愈一女子病不食面北臥者且半載鑒告術窮震亨診之肝脉弦出左口曰此思男子不得氣結於脾故耳叩之則許嫁夫入廣且五年震亨謂其父曰是病惟怒可解蓋怒之氣擊而屬木故能衝其土之結今第觸之使怒耳父以為不然震亨入而掌其面者三責以不當有外思女子號泣大怒怒已進食震亨復潛謂其父曰思氣雖解然必得喜則庶不再結乃詐以夫有書旦夕且歸後三月夫果歸而病不作一婦人產後有物不上如衣裾鑒不能喻震亨曰此子宮也氣血虛故隨子而下即與黃芪當歸之劑而加升麻舉之仍用皮工之法以五倍子作湯洗濯其皮少選子宮上震亨慰之曰三年後可再生兒無憂也如之一貧

婦寒居病癩震亨見之惻然乃曰是疾世號難治者
不守禁忌耳是婦貧而無厚味寡而無欲庶幾可療
也卽自具藥療之病愈後復投四物湯數百遂不發
動震亨之爲醫皆此類也蓋其遇病施治不膠於古
方而所療皆中然於諸家方論皆靡所不通他人斬
斬守古震亨則操從取舍而卒與古合一時學者咸
聲隨影附震亨教之亶亶忘疲一日門人趙良仁問
太極之旨震亨以陰陽造化之精微與醫道相出入
者論之且曰吾於諸生中未嘗論至於此今以吾子
所問故偶及之是蓋以道相告非徒以醫言也趙出

卷之八

震亨

聖

林

語人曰翁之醫其殆橐籥於此乎羅成之自金陵來
見自以爲精仲景學震亨曰仲景之書收拾於殘篇
斷簡之餘然其間或文有不備或意有不盡或編次
之脫落或義利之乖舛吾每觀之不能以無疑因畧
摘疑義數條以示羅尚未悟及遇治一疾震亨以陰
虛發熱而用益陰補血之劑療之不三日而愈羅乃
嘆曰以某之所見未免作傷寒治今翁治此猶以芎
歸之性辛溫而非陰虛者所宜服又况汗下之悞乎
震亨春秋旣高乃狗張翼等所請而著格致餘論局
方發揮傷寒辨疑本草衍義補遺外科精要新論諸

書學者多誦習而取則焉震亨簡慤貞良剛嚴介特
非其友不友非其道不道好論古今得失慨然有天
下之憂世之名公卿多折節下之震亨爲直陳治道
無所顧忌然但語及榮利事則拂衣而起

卷之八

震亨

聖

方技十畫

晉顧愷之

顧愷之無錫人博學有才氣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爲自蒼生以來未之有也俗傳謂之三絕畫絕痴絕才絕愷之每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曰四體妍蚩本無闕少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每重嵇康四言詩因爲之圖常云手揮五弦目送歸鴻難嘗圖衰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爲謝鯤象在石巖裏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圖殷仲堪有目疾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爲眼耳若明點瞳

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然之愷之建層樓爲畫所疾風暴雨烈暑祁寒並不下筆炎涼皆過天地明朗時乃染毫登樓去梯妻子罕見金陵瓦棺寺初置僧衆設會請朝賢鳴糾注疏其時士大夫無有過十萬者既至愷之糾注一百萬愷之素貧時以爲大言僧後寺成請勾疏愷之曰宜置一壁遂閉戶往來一百餘日畫維摩一軀工畢將點眸

子謂寺僧曰第一日開見者責施十萬第二日可五萬第三日可任例責施及開戶光明照寺施者填咽俄而果百萬錢也愷之爲虎頭將軍一云小字虎頭

張僧繇

張僧繇于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每云點之即飛去人以爲妄誕因點其一須臾雷霆破壁一龍乘雲上天一龍不點眼者見在唐圖立本見僧繇江陵畫壁曰虛得名耳再往日猶近代名手也三往于是寢食其下數日而後去立本亦以畫名

張僧繇畫四龍不點睛

唐吳道元

吳道元字道子陽翟人也舊名道子少孤貧客游洛陽學書於張顥賀知章不成因工畫末冠深造妙處若悟之於性非積習所致初爲兗州瑕丘尉明皇聞之召入供奉更今名復以道子爲字由此名振天下大率師法張僧繇或者謂爲後身焉至其變態縱橫與造物相上下則僧繇疑不能及也且畫有六法世稱顧愷之能備愷之畫隣女以棘刺其心而使之呻吟道子畫驢於僧房一夕而聞有踏籍破進之聲僧繇畫龍點睛則聞雷破壁飛去道子畫龍則鱗甲

卷之六

一

庚

飛動每天雨則烟霧生且顧冠於前張絕於後而道子乃兼有之則自視爲如何也開元中將軍裴旻居母喪請道子畫鬼神於天官寺資母冥福道子使旻屏去綾服用軍裝纏結馳馬舞劍激昂頓挫雄傑奇偉觀者數千百人無不駭悚而道子解衣礮礪因用其氣以壯畫思落筆風生爲天下壯觀故庖丁解牛輪扁斲輪皆以技進乎道而張顥觀公孫大娘舞劍器則草書入神道子之於畫亦若是而已况能屈驍將如此氣槩而豈常者哉然每一揮筆必須酣飲此與爲文章何異正以氣爲主耳至於畫圓光最在後

韓臂運墨一筆而成觀者喧呼驚動坊邑此不幾於神耶且貴耳賤目者人之常情在當時猶取重若是况於傳遠乎議者謂有唐之盛文至於韓愈詩至於杜甫書至於顏真卿畫至於吳道元天下之能事畢矣世所共傳而知者惟地獄變相觀其命意得陰陽受陽作陰報之理故畫或以金胃雜於桎梏固不可以體與迹論當以情致而理推也蘇軾曰智者創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

卷之六

辛

庚

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外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邵氏錄曰古塑一法楊惠之與吳道子同師張僧繇學畫惠之見道子筆法已至不服居其次乃去學塑亦爲古今第一

宋李公麟

李公麟字伯時舒城人也熙寧中登進士第父虛一嘗舉賢良方正科任大理寺丞喜藏法書名畫公麟少閱視卽悟古人用筆意作真行書有晉宋楷法風格繪事尤絕爲世所寶博學精識用意至到凡目到卽領其要始畫學顧陸與僧繇道元及前世名手佳本至礫礪曾臆者甚富乃集衆所善以爲己用更自立意專爲一家若不蹈襲前人而實陰法其要凡古今名畫得之則必模臨蓄其副本故其家多得名畫無所不有尤工人物能分別品類望而知其廡廟館

宋李公麟字伯時舒城人也熙寧中登進士第父虛一嘗舉賢良方正科任大理寺丞喜藏法書名畫公麟少閱視卽悟古人用筆意作真行書有晉宋楷法風格繪事尤絕爲世所寶博學精識用意至到凡目到卽領其要始畫學顧陸與僧繇道元及前世名手佳本至礫礪曾臆者甚富乃集衆所善以爲己用更自立意專爲一家若不蹈襲前人而實陰法其要凡古今名畫得之則必模臨蓄其副本故其家多得名畫無所不有尤工人物能分別品類望而知其廡廟館

圭

宋

閣山林草野間動作態度羣伸俯仰小大笑惡與夫東西南北之人才分點畫尊卑貴賤咸有區別非若世俗畫工混爲一律貴賤妍醜止以肥紅瘦墨分之大抵公麟以立意爲先布置綠飾爲次其成染精緻俗工或可學焉至率畧簡易處則終不近也蓋深得杜甫作詩體制而移於畫如甫作鸛行不在鷄垂之得失乃在於注目寒江倚山閣之時公麟畫陶潛歸去來兮圖不在於田園松菊乃在於臨清流處甫作茅屋爲秋風所拔嘆雖食破屋漏非所恤而欲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公麟作陽關圖以離別慘恨

宋李公麟字伯時舒城人也熙寧中登進士第父虛一嘗舉賢良方正科任大理寺丞喜藏法書名畫公麟少閱視卽悟古人用筆意作真行書有晉宋楷法風格繪事尤絕爲世所寶博學精識用意至到凡目到卽領其要始畫學顧陸與僧繇道元及前世名手佳本至礫礪曾臆者甚富乃集衆所善以爲己用更自立意專爲一家若不蹈襲前人而實陰法其要凡古今名畫得之則必模臨蓄其副本故其家多得名畫無所不有尤工人物能分別品類望而知其廡廟館

圭

宋

爲人之常情而設釣者於水濱忘形塊坐哀樂不關其意其他種種類此唯覽者得之故創意處如吳生蕭灑處如王維謂華嚴會人物可以對地獄變相龍眠山莊可以對輞川圖是也此皆撫前輩精絕處會之在己直出塵表公麟初喜畫馬大率學韓幹畧有損增嘗寫驥驥院御馬如西域千闌所貢好頭赤錦膊聽之類寫貌至多至困人懇請恐并爲神物取去由是以畫馬得名有法秀師讓之曰伯時爲士大夫而以畫行已可耻又作馬忍爲之乎公麟志曰作馬無乃側能蕩人心墮惡道耶師曰公業已習此則日夕思其情狀求爲神駿繫念不忘一日眼花落地必入馬胎無疑非惡者而何公麟大驚不覺身去坐榻曰今當何以洗此過師曰但當畫大士像公麟悟其旨遂畫大士像絕妙天下一時公卿服師之善誘仕宦居京師十年不游權貴門得休沐遇佳時則載酒出城拉同志二三人訪名園陰林坐石臨水翛然終日當時富貴人欲得其筆跡者往往執禮願交而公麟新固不荅至名人勝士則雖昧平生相與追逐不厭乘輿下筆了無難色又畫古器如圭璧之類循名考實無有差謬從仕三十年未嘗一日忘山林故所

畫皆其曾中所蘊晚得痺疾呻吟之餘猶仰手畫被
作落筆形勢家人戒之笑曰餘習未除不覺至此其
篤好如此病少間求畫者尚不已公麟歎曰吾爲畫
如騷人賦詩吟詠情性而已奈何世人不察徒欲供
玩好耶後作畫贈人往往薄著勸戒於其間與君平
賣卜論人以禍福使之爲善同意歿後畫益難得至
有厚以金帛購之者由是寅緣模倣僞以取利不深
於畫者率受其欺然不能逃乎精鑒官至朝奉郎致
仕卒於家至今四方士大夫稱之不名以字行又自
號龍眠居士王安石取人慎許可以公麟相從於鍾
山及其去也作四詩以送之頗被稱賞考公麟平生
所長其文章則有建安風格書體則如晉宋間人畫
則追顧陸至於辨鍾鼎古器博文強識當時無與倫
比頃時段義得玉璽來上衆未能辨公麟先識之士
倫莫不歎服以沉於下條不能開達故止以畫稱

畫史卷之六

畫

五代郭忠恕

郭忠恕柴世宗朝以明經中科第歷官迄國朝太宗
最喜忠恕名節特遷國子博士忠恕作篆隸凌轢晉
魏以來字學喜畫樓觀臺榭皆高古置之康衢世目
未必售也頃錢塘有沈姓者收忠恕畫每以示人則
人輒大笑歷數年而後方有知音者謂忠恕必也如
韓愈之論文以謂時時應事作下俗文章下筆令人
慙及示人以爲好惜古文之難知也如此今於忠恕
之畫亦云忠恕隱於畫者後謫官江都踰旬失其所
在後閱數歲與陳博僉於華山而不復聞蓋亦仙去矣

畫史卷之六

畫

五代郭熙

郭熙河陽溫縣人爲御書院藝學善山水寒林得名于時初以巧瞻致工既久又益精深稍取李成之法布置愈造妙處然後多所自得至摠發智臆則於高堂素壁信手作長松巨木回溪沿崖巖岫巉絕峯巒秀起雲烟變滅烟霞之間千態萬狀論者謂熙獨步一時雖年老落筆益壯如隨其年貌焉熙後著山水畫論言遠近淺深風雨晦明四時朝暮之所不同則有春山艷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之說至於溪谷橋釣漁艇

畫論卷中不郭熙

畫

釣竿人物樓觀等莫不分布使得其所言皆有序可爲畫式文多不載至其所謂大山堂堂爲衆山之主長松亭亭爲竹木之長則不特畫矣蓋進乎道歟熙雖以畫自業然能教其子思以儒學起家提舉陝西等處茶馬監牧公事亦深於論畫但不能以此自名

蜀黃筌

黃筌成都人以工畫早得名時十七歲事蜀後主王衍爲待詔至孟昶加檢校少府監後主衍嘗詔筌於內殿觀吳道元畫鍾馗乃謂筌曰吳道元之畫鍾馗者以右手第二指抉鬼之目不若以拇指爲有力令筌改進筌於是不用道元之本則改畫以拇指抉鬼之目者進焉後主惟其不如旨筌對曰道元之所畫者眼目意思俱在第二指今臣所畫眼色意思俱在拇指後主悟乃喜筌所畫不妄下筆筌資諸家之善而兼有之花竹師滕昌祐鳥雀師刁光山水師李昇

畫論卷中不黃筌

畫

鶴師薛稷龍師孫過然其所學筆意豪瞻脫去格律過諸公爲多如世稱杜子美詩韓退之文無一字無來處所以筌畫兼得衆體之妙故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今筌於畫得之凡山花野草幽禽異鳥溪岸江島釣艇古槎莫不精絕嘗畫野雉於八卦殿有五方使呈薦於陛殿之下誤認雉爲生掣臂者數四時蜀主孟昶嗟異之梅堯臣嘗有詠筌所畫白鶻圖其畧曰畫師黃筌出西蜀成都范君能自知范云筌筆不敢恣自養鷹鵠觀所宜以此知筌之用意爲至悉取生態足豈蹈襲陳迹者哉蘇軾云古今畫水多作平遠

細皺其筆者不過能爲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
謂有窪隆以爲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龜
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
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號稱神
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作法始知微欲大
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
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畫其急奮快如風須臾而
成作輪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黃筌父子畫花
妙在賦色用筆極細始不見墨迹但以輕色染成謂
之寫生江南徐熙以墨筆畫之殊草草畧施丹粉而
氣神湧出別有生意筌惡其軋已言其粗俗不入格
罷之熙之子乃効黃格更不用墨筆直以彩色圖之
謂之溪骨圖筌不復致瑕疵遂得齒院品然其氣韻
皆不及熙遠甚

畫聖集卷之六

畫聖

卷一

倫

方技十一

巧匠

魏馬鈞

傳玄序之曰馬鈞天下之名巧也少而游豫不自知
其爲巧也當此之時言不及巧焉可以言知乎爲博
士居貧乃思緩機之變不言而世人知其巧矣舊綾
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鈞患其喪功
費目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猶
自然之成形陰陽之無窮此輪扁之對不可以言言
者又焉可以言校也鈞爲給事中與常侍高堂隆驍
騎將軍秦朗爭論於朝言及指南車二子謂古無指
南車記言之虛也鈞曰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遠之
有二子哂之曰先生名鈞字德衡鈞者器之模而衡
者所以定物之輕重輕重無準而模不模哉鈞曰虛
爭空言不如試之易効也於是二子遂以白明帝詔
鈞作之而指南車成此一異也又不可以言者也從
是天下服其巧矣居京都城內有地可以爲園患無
水以灌之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入
更出其巧百倍於常此二異也其後人有上百戲者
能設而不能動也帝以問鈞可動否鈞曰可動帝曰
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彫構使其

畫聖集卷之六

卷一

初

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爲女樂舞象至今
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嶽使木人跳丸擲劍綠綬倒立
出入自在百官行署春磨闔雞變巧百端此三異也
鈞見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者可
今加五倍又患發石車敵人於樓邊縣濕牛皮中之
則墜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縣大石數十以機
鼓輪爲常則以斷縣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電至嘗試
以車輪縣鉤斃數十飛之數百步矣有裴秀者上國
之士也精通見理聞而哂之乃難鈞口屈不對秀自
以爲難得其要言之不已玄謂秀曰子所長者言也
所短者巧也馬氏所長者巧也所短者言也以子所
長擊彼所短則不得不屈以子所短難彼所長則必
有所不解矣夫巧天下之微事也有所不解而難之
不已其相擊刺必已遠心乖于內口屈于外此馬氏
所以不對也玄見安鄉侯曹義言及裴秀之論安鄉
侯又與秀同玄曰聖人具體備物取人不以一揆也
有以神取之者有以言取之者有以事取之者有以
神取之不言而誠心先達德行顏淵之倫是也以言
取之者以變辯是非言語中我子貢是也以事取之
者若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雖聖人之明盡

物如有所用必有所試然則試冉季以政試游夏以
學矣游夏猶然况自此而降者乎何者懸言物理不
可以言盡也施之於事言之難盡而試之易知也今
若馬氏所欲作者國之精器軍之要用也費十尋之
木勞二人之力不經時而是非定難試易驗之事而
輕以言抑人異能此猶以已智任天下之事不易其
道以御難盡之物此所以多廢也馬氏所作因變而
得是則初所言者不皆是矣其不皆是因不用之是
不世之巧無由出也夫同情者相妬同事者相害中
人所不能免也故君子不以人害人必以考試爲衡
石廢衡石而不用此美玉所以見誣爲石荆和所以
抱璞而哭之也於是安鄉侯悟遂言之武安侯曹爽
武安侯忽之不果試也此既易試之事又馬氏巧名
已定猶忽而不察况幽深之才無名之璞乎後之君
子其鑒之哉鈞之巧雖古公輪般墨翟參爾近漢世
張平子不能過也公般墨翟皆見用於時乃有益於
世平子雖爲侍中鈞雖給事省中俱不與工官巧無
益於世用人不當其才聞賢不試以事良可恨也

元藝元

藝元薊之寶坻人始為黃冠師事青州把道錄傳其藝非一至元中凡兩都名利塑土範金搏換為佛像出元手者神鬼妙合天下稱之其上都三皇尤古粹識者以為造意得三聖人之微者由是兩賜宮女為妻命以官長其屬行幸必從仁宗嘗勅元非有旨不許為人造他神像後大都南城作東嶽廟元為造仁聖帝像巍巍然有帝王之度其侍臣像乃若憂深思遠者始元欲作侍臣像久之未措手適閱秘書圖書見唐魏徵像矍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為相臣於

是遠走廟中為之即日成士大夫觀者咸歎異焉其所為西番佛像多秘人罕得見者元官為昭文館大學士以壽終搏換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儼成像云

李

唐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三十五

明都察院右都御史孫汝匯奏劾有鑒於孫汝匯原編輯李士傑亦前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孫汝匯奏劾有鑒於孫汝匯原編輯

門生王草

武進左 孫汝匯

釋

佛祖

釋迦牟尼佛初生下乃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

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後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

我與天下太平世尊一日陞座大眾集定文殊白椎

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世尊昔

因文殊至諸佛集處值諸佛各還本處唯有一女人

近彼佛座入於三昧文殊乃白佛云何此人得近佛

坐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

自問之文殊遙女人三匝鳴指一下乃托至梵天盡

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曰假使千百文殊亦出此女

人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有罔明菩薩

能出此女人定須臾罔明大士從地湧出作禮世尊

世尊勅罔明出罔明卻至女子前鳴指一下女子於

是從定而出○世尊因波斯匿王問勝義諦中有世

不定法

三處入定

三處過夏

三處過夏

俗諦否若言無智不應二若言有智不應一一二之

義其義云何佛言大王汝於過去龍光佛法中曾問

此義我今無說汝今無聽無說無聽是名為一義二

義○世尊因外道問昨日說何法曰說定法外道曰

今日說何法曰不定法外道曰昨日說定法今日何

說不定法世尊曰昨日定今日不定○世尊因五通

仙人問世尊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佛召

五通仙人五通應諸佛曰那一通你問我○世尊因

普眼菩薩欲見普賢不可得見乃至三度入定徧觀

三千大千世界覓普賢不可得見而來白佛佛曰汝

但於靜三昧中起一念便見普賢普眼於是譏起一

念便見普賢向空中乘六牙白象○世尊因自恣日

文殊三處過夏迦葉欲白椎擯出纔拈椎乃見百千

萬億文殊迦葉盡其神力椎不能舉世尊遂問迦葉

汝擬擯耶過文殊迦葉無對○世尊因長爪梵志索

論義預約曰我義若墮我自斬首世尊曰汝義以何

為宗志曰我以一物不受為宗世尊曰是見受否志

拂袖而去行至中路乃省謂弟子曰我當回去斬首

以謝世尊弟子曰人天眾前幸當得勝何以斬首志

曰我寧於有智人前斬首不於無智人前得勝乃

三處過夏

歎曰我義兩處有墮是見若受負門處龍是見不受

負門處細一切人天二乘皆不知我義墮處惟有世

尊諸大菩薩知我義墮回至世尊前曰我義兩處有

墮故當斬首以謝世尊曰我法中無如是事汝當回

心向道於是同五百徒眾一時投佛出家證阿羅漢

○世尊因有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

外道讚歎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乃

作禮而去阿難白佛外道得何道理稱讚而去世尊

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世尊一日勑阿難食時

將至汝當入城持鉢阿難應諾世尊曰汝既持鉢須

依過去七佛儀式阿難便問如何是過去七佛儀式

世尊召阿難阿難應諾世尊曰持鉢去○世尊因有

比丘問我於世尊法中見處處有證處未是世尊當

何所示世尊曰比丘某甲當何所示是汝此問○世

尊因黑氏梵志運神力以左右手擎合歡梧桐花兩

株來供養佛佛召仙人梵志應諾佛曰放下著梵志

遂放下左手一株花佛又召仙人放下著梵志又放

下右手一枝花佛又召仙人放下著梵志曰世尊我

今兩手皆空更教放下箇甚麼佛曰吾非教汝放捨

其花汝當放捨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一時捨却無

法比音

布泥

林在遠

可捨處是汝免生死處梵志於言下悟無生惑○世尊因靈山會上五百比丘得四禪定具五神通未得法忍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見過去殺父害母及諸重罪於自心內各各懷疑於甚深法不能證入於是文殊承佛神力遂手握利劍持逼如來世尊乃謂文殊曰住住不應作逆勿得害吾吾必被害為善被害文殊師利爾從本已來無有我人但以內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我必被害即名為害於是五百比丘同讚歎曰文殊大智士深達法源底自手握利劍持逼如來身如劍佛亦爾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

法華經卷第六

四

芳

何殺○世尊敲觸髓問者婆生何道曰生人道又敲一生何道曰生天又敲一耆闍耆○世尊因地布髮掩泥獻花於然燈然燈見布髮處遂約退眾乃指地曰此一方地宜建一梵刹時眾中有一賢于長者持標於指處插曰建梵刹竟時諸天散花讚曰庶子有大智矣○世尊因七賢女遊屍陀林一女指屍曰屍在這裏人向甚處去一女曰作麼作麼諸姊諦觀各各契悟感帝釋散花曰惟願聖姊有何所須我當終身供給女曰我家四事七珍悉皆具足唯要三般物一要無根樹一株二要無陰陽地一片三要叫不響

法華經

法華經

山谷一所帝釋曰一切所須我悉有之若三般物我實無得女曰汝若無此爭解濟人帝釋因指遂同往白佛佛言憐尸迦我諸弟子大阿羅漢不解此義唯有諸大菩薩乃解此義○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生而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即便回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於十指掌中亦總是佛○殃崛摩羅因持鉢至一長者門其家婦人正值產難子母未分長者曰瞿曇弟子汝為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殃崛語長者曰我昨入道未知此法待我回問世尊却來相報及返具事白佛佛告殃崛汝速去

法華經卷第六

五

意

報言我自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奉佛語疾往告之其婦得聞當時分免○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偈伽黎圍之遂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汝汝當護持傳付將來○世尊臨入涅槃文殊大士請佛再轉法輪世尊咄曰文殊吾四十九年住世未曾說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邪○世尊於涅槃會上以手摩胷告眾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時百萬億眾悉皆契悟

文殊

龍化

地水火風

化鹿

文殊菩薩○一日令善財採藥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徧觀大地無不是藥却來白曰無有不是藥者殊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遠於地上拈一莖草度與文殊文殊接得拈起示眾曰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文殊問菴提遮女曰生以何為義女曰生以不生為生義殊曰如何是生以不生為生義女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所宜是為生義殊曰死以何為義女曰死以不死為死義殊曰如何是死以不死為死義女曰若能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離散而能隨其所宜是為死義菴提遮女又問文殊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為甚麼却被生死之所流轉殊曰其力未充

善財

善財○參五十三員善知識末後到彌勒閣前見樓閣門閉瞻仰讚歎見彌勒從別處來善財作禮曰願樓閣門開令我得入尋時彌勒至善財前彈指一聲樓閣門開善財入已閣門即閉見百千萬億樓閣一樓閣內有一彌勒領諸眷屬并一善財而立其前善財因無著菩薩問曰我欲見文殊何者即是財曰

汝發一念心清淨即是無著曰我發一念心清淨為甚麼不見財曰是真見文殊

跋陀

化鹿

涅槃

涅槃

秦跋陀禪師問生法師講何經論生曰大般若經師曰作麼生說色空義曰眾微聚曰色眾微無自性曰空師曰眾微未聚喚作甚麼生問措師又問別講何經論曰大涅槃經師曰如何說涅槃之義曰涅槃而生槃而不滅不生不滅故曰涅槃師曰這箇是如來涅槃那箇是法師涅槃曰涅槃之義豈有二邪某甲執如此未審禪師如何說涅槃師拈起如意曰還見麼曰見師曰見箇甚麼曰見禪師手中如意師將如意擲下地曰見麼曰見師曰見箇甚麼曰見禪師手中如意墮地師斥曰觀公見解未出常流何得名喧宇宙拂衣而去其徒懷疑不已乃追師扣問我師說色空涅槃不契未審師如何說色空義師曰不道汝師說得不是汝師祇說得果上色空不會說得因中色空其徒曰如何是因中色空師曰一微空故眾微空眾微空故一微空一微空中無眾微眾微空中無一微

諸祖

一祖摩訶迦葉尊者見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是時衆皆默然唯迦葉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頌古稍異

二祖阿難尊者一日問迦葉曰師凡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箇甚麼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刹竿着

四祖優波鞠多尊者在世化導證果最多每度一人以一籌置於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充滿其

史集左編卷五十六

八

華

間最後有一長者子名口香衆來禮尊者志求出家尊者問曰汝身出家心出家答曰我來出家非爲身心尊者曰不爲身心復誰出家答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故卽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卽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尊者曰汝當大悟心自通達宜依佛法僧紹隆聖種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九祖伏駄密多問祖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祖以偈答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卽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

非離

十祖脇尊者至一林中有富那夜奢合掌前立祖問汝從何來奢曰我心非往祖曰汝何處住曰我心非止祖曰汝不定邪曰諸佛亦然祖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祖知是法器卽與剃度付法說偈曰真體自然真因真說有理領得真真法無行亦無止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尋詣波羅奈國有馬鳴大士迎而作禮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卽是祖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曰佛旣不識焉知是乎祖曰旣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是鋸義祖曰彼是木義祖問鋸義者何

史集左編卷五十六

九

九

曰與師平出馬鳴却問木義者何祖曰汝被我解馬鳴豁然省悟

十四祖龍樹尊者至南印度彼國之人多信福業祖爲說法遍相會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能覩之祖曰汝欲見佛性先須除我慢彼人曰佛性大小祖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彼聞理勝悉回初心祖復於座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一切衆唯聞法音不覩祖相彼衆中有長者子名迦那提婆謂衆曰識此相否衆曰目所未覩安敢辨識提婆曰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以示我等何以知

之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言訖輪相卽隱復居本座而說偈言身現圓月相以表諸佛體說法無形形用辨非聲色彼衆聞偈頓悟無生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謁龍樹大士將及門龍樹知是智人先遣侍者以滿鉢水置於座前尊者觀之卽以一針投之而進欣然契會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北天竺國人也智慧淵冲化導無量後至羅閱城敷揚頓教彼有學衆唯尚辯論爲之首者名婆修盤頭此云常一食不臥六時禮佛清

淨無欲爲衆所歸

將欲度之先問彼衆曰此徧行

十

頭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衆曰我師精進何故不可祖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衆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祖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時徧行聞已發無漏智歡喜讚歎祖又語彼衆曰會吾語否吾所以然者爲其求道心切夫絃急卽斷故吾不贊令其住安樂地入諸佛智

二十四祖師子尊者自得法遊方至罽賓國有波利

五祖

迦者本習禪觀故有禪定知見執相捨相不語之五衆祖詰而化之四衆皆默然心服唯禪定師達磨達者聞四衆被責憤悱而來祖曰仁者習定何當來此既至于此胡云習定彼曰我雖來此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有處所祖曰仁者既來其習亦至既無處所豈在人習彼曰定習人故非人習定我當來此其定常習祖曰人非習定定習人故當自來時其定誰習彼曰如淨明珠內外無翳定若通達必當如此祖曰定若通達一似明珠今見仁者非珠之徒彼曰其珠明徹內外悉定我心不亂猶若此淨祖曰其珠無內

外仁者何能定穢物非動搖此定不是淨達磨達蒙

十

師開悟心地朗然祖既攝五衆名聞遐邇適○因罽賓國王秉劍至尊者所問曰師得蘊空否祖曰已得蘊空王曰離生死否祖曰已離生死王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祖曰身非我有何怪於頭王卽揮刀斷尊者首白乳涌高數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

三祖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東印度人也行化至南印度彼王名香至崇奉佛乘尊重供養度越倫等又施無價寶珠時王有三子曰月淨多羅曰功德多羅曰菩提多羅其季開士也祖欲試其所得乃以所施珠

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否第一王子第二王子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也非尊者道力孰能受之第三王子曰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於諸光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於諸明中心明爲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卽知是珠既知是珠卽明其實若明其實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卽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祖歎其辨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

是案在編纂書卷六覽

三

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祖因東印度國王請祖齋次王乃問諸人盡轉經唯師爲甚不轉祖曰貧道出息不隨衆緣入息不居蘊界常轉如是經百萬億卷非但一卷兩卷

鳩摩羅什

後秦鳩摩羅什天竺人也世爲國相父鳩摩羅炎聰懿有大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蔥嶺龜茲王聞其名郊迎之請爲國師王有妹年二十才悟明敏諸國交娉並不許及見炎心欲當之王乃逼以妻焉旣而羅什在胎其母慧解倍常及年七歲毋遂與俱出家羅什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義亦自通年十二其母携到沙勒國王甚重之遂停沙勒一年博覽五明諸論及陰陽書筭莫不必盡妙達吉凶若符契爲性率達不拘小檢修行

是案在編纂書卷六覽

三

者頗共疑之然羅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專以大乘爲化諸學者皆共師焉年二十龜茲王迎之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學徒莫之能抗有頃羅什母辭龜茲王往天竺留羅什住謂之曰方等深教不可思議傳之東土惟爾之力但於汝無利其可如何什曰必使大化流傳雖苦而無恨母至天竺道成進登第三果西域諸國咸伏羅什神雋每至講說諸公皆長跪坐側今羅什踐而登焉符堅聞之密有迎羅什之意會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賢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邪乃遣驍騎將軍呂

光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謂光曰若獲羅什卽馳驛送之光軍未至羅什謂龜茲王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勍敵從日下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出兵拒戰光遂破之乃獲羅什光見其年齒尚少以凡人戲之強妻以龜茲王女羅什距而不受辭其苦至光曰道士之操不踰先父何所固辭乃飲以醇酒同閉密室羅什被逼遂妻之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羅什曰在此必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人光密異之光欲留王西國羅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中路自有福地可居光還至涼州聞符堅已爲姚萇所害於是竊號河右光死子纂立有猪生一身三龍出東箱井中於殿前蟄臥比旦失之纂以爲美瑞號爲龍朔殿俄而有黑龍升於當陽九宮門纂改九宮門爲龍興門羅什曰此日潛龍出游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爲災肯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尅已修德以答天戒纂不納後果爲呂超所殺羅什之在涼州積年呂光父子既不弘道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姚興遣姚碩德西伐破呂隆乃迎羅什待以國師之禮仍使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

經羅什多所詣誦無不究其義旨既覽舊經多有純繆於是與使沙門僧叔鑒等八百餘人傳受其旨更出經論凡三百餘卷沙門慧叡才識高明常隨羅什傳寫羅什每爲慧叡論西方辭體商畧同異云云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絃爲善凡觀國王必有贊德經中偈頌皆其式也羅什雅好大乘志在敷演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子比也今深識者旣寡將何所論惟爲姚興著實相論三卷與秦之若神嘗誦經於草堂寺興及朝臣大德沙門千餘人肅容觀聽羅什忽下高坐謂興曰有二小兒登吾肩僉謂羅什曰大帥聰明超悟天下莫而生二子焉興常謂羅什曰大帥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種少嗣遂以伎女十人逗令受之爾後不住僧坊別立解舍諸僧多效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謂之曰若能見效食此者乃可入室耳因舉七進針與常食不別諸僧愧服乃止杯渡比丘在彭城聞羅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相見杳然未期遲有遇於來生耳羅什未終少日覺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

不遇殊失盡心方復後世惻愴可言死於長安姚興
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尸薪滅形碎惟舌不爛

卷之六

六

意

寶誌

寶誌者不知何許人有於宋太始中見之出入鍾山
往來都邑年已五六十矣齊宋之交稍顯靈被髮
徒跣語嘿不倫或被錦袍飲啖同於凡俗恒以銳銅
剪刀攝屬挂杖負之而趨或微索酒肴或累日不食
預言未來識他心智一日中分身易所遠近驚赴所
居噂沓齊武帝念其惑眾收付建康獄旦日咸見游
行市里既而檢校猶在獄中其夜又語吏門外有兩
與食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果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
子良所供養縣令吕文顯以啓武帝帝乃迎入華林

卷之六

七

園少時忽重若三布帽亦不知於何得之俄而武帝
崩文惠太子豫章文獻王相繼薨齊亦於此季矣靈
味寺沙門釋寶亮欲以衲被遺之未及有言寶誌忽
來牽被而去蔡仲熊嘗問仕何所至了自不答直解
杖頭左索繩擲與之莫之解仲熊至尚書左丞方知
言驗永明中住東宮後堂從平旦門中出入末年忽
云門上血汗衣褰裳走過至鬱林見害果以犢載旋
出自此門舍故闢人徐龍駒宅而帝頸血流於門限
焉梁武帝尤深敬事嘗問年祚遠近答曰元嘉元嘉
帝欣然以為享祚倍宋文之年寶誌雖剃髮而常

冠下褶帽納袍俗呼為誌公好為識記所謂誌公符是也高麗聞之遣使齋絲帽供養天監十三年卒將死忽移寺金剛像出置戶外語人云菩薩當去旬日無疾而終先是琅琊王筠至莊嚴寺寶誌遇之與交言歡飲至亡敕命筠為碑蓋先覺也

寶誌垂語曰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又曰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觀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又曰京都鄴都浩浩還是菩提大道法眼曰京都鄴都浩浩不是菩提大道

卷之六

本

何

達磨

菩提達磨大師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羅後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至本國受王供養知師密跡因試令與二兄辨所施寶珠發明心要既而尊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夫達磨者通大之義也宜名達磨因改號菩提達磨祖乃告尊者曰我既得法當往何國而作佛事願垂開示者曰汝雖得法未可遠遊且止南天待吾滅後六十載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接上根慎勿速行衰於日下祖恭慕教義服勤左右垂四十年未嘗廢闕迨

卷之六

元

尊者順世遂演化本國時有二師一名佛大先二名佛大勝多本與祖同學佛陀跋陀小乘禪觀佛大先既遇般若多羅尊者拾小趣大與祖並化時號二甘露門矣而佛大勝多更分徒而為六宗第一有相宗第二無相宗第三定慧宗第四戒行宗第五無得宗第六寂靜宗各封已解別展化源聚落崢嶸徒眾甚盛祖喟然歎曰彼之一師已陷牛跡况復支離繁興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言已微現神力至有相宗乃至寂靜宗所彼各尊者聞師指誨豁然開悟既而六眾咸誓歸依由是化被南天聲馳五印經六

王經

佛性

武帝

十載度無量眾○後值異見王輕毀三寶因問波羅
提尊者無相何者是佛者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
否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曰性在作用王曰是
何作用我今不見曰今現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
有否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
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
其八 出現當為我說波羅提即說偈曰在胎為身
處世為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
在手執提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
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鬼王聞偈已心即開悟

卷之六

干

懺謝前非○祖念震旦緣熟行化時至遠汎重溟凡
三周寒暑造于南海實梁晉通七年庚子歲九月二
十一日也廣州刺史蕭昂具主禮迎接衣開武帝帝
位已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祖曰並
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祖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
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其功德祖曰
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問
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
祖曰不識帝不領悟頃古上云師遂折肱渡江至魏後帝與問誌公公曰陛下識此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八否曰不識誌曰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曰當祖
述使部之誌曰真道陛下都盡國人去他亦不同祖
知機不契潛回江北留于洛陽當魏孝明帝正光元
年也寓止於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
之測謂之壁觀婆羅門○時有僧神光者近聞達磨
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遙當造玄境乃往彼晨夕參
承祖常端坐面壁莫聞誨勵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敲
骨取髓刺血濟飢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尚若此我
又何人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天六雨雪光堅立不動
遲明積雪過膝祖憫而問曰汝又立雪中當求何事
光悲淚曰惟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祖曰

卷之六

三

諸佛無上妙道廣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
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勞勤苦光聞祖誨
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于祖前祖知是法器乃曰
諸佛最初求道為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
祖遂因與易名曰慧可乃曰諸佛法門可得聞乎祖
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祖
曰將心來與汝安可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我
與汝安心竟○越九年欲返天竺命門人曰時將至
矣汝等盡各言所得乎時有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
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祖曰汝得吾皮尼總持

三序

佛印

五度

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閼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祖
 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
 無一法可得祖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依位而
 立祖曰汝得吾髓○乃顧慧可而告之曰昔如來以
 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我今我付汝
 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為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
 矣可曰請師指陳祖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
 裟以定宗旨後代流傳疑慮競生云吾西天之人言
 汝此方之子憑何得法以何證之汝今受此衣法却
 後難生但出此衣并吾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至
 此終身奉事不違

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
 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余汝當
 開揚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吾本
 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祖又
 曰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即是如來心地要門
 今諸衆生開示悟入吾自到此凡五度中盡我嘗自
 出而試之置石石烈緣吾本離南印來此東土見赤
 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遂踰海越漠為汝求人際會未
 諧如愚若訥今得汝傳授吾意已終○別記云祖初
 為二祖說法抵教外意諸緣內心無端心如牆壁可
 以入道慧可種種說心性曾未契理祖低遮其非不

此後

為說無念心體可忽曰我已息諸緣祖曰莫成斷滅
 去否可曰不成斷滅祖曰此是諸佛所傳心體更無
 疑言已端居而逝○葬熊耳山起塔於定林寺後三
 歲魏宋雲奉使西域回遇祖於蔥嶺見手攜隻履翻
 翩獨逝雲問師何往祖曰西天去雲歸具說其事及
 門人啓壙唯空棺一隻革履存焉舉朝為之驚歎奉
 詔取遺履於少林寺供養○初梁武遇祖因緣未契
 及聞化行魏邦遂欲自撰師碑而未暇也後閻宋雲
 事乃成之代宗諡圓覺大師塔曰空觀

此終身奉事不違

三

慧可

慧可大師得法傳衣事跡達磨章具之矣自少林託化西歸大師繼闡玄風博求法嗣○至北齊天平二年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名氏率來設禮而問祖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士良久曰覓罪不可得祖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士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祖深器之即為剃髮云是吾寶也宜名僧粲

卷之三

五

文

於光福寺受具自茲疾漸愈執侍經二載祖乃告曰菩提達磨遠自竺乾以正法眼藏并信衣密付於吾吾今授汝汝當守護無令斷絕

僧璨

僧璨大師初以白衣謁二祖既受度傳法隱於舒州之皖公山扇後周武帝破滅佛法祖往來太湖縣司空山居無常處積十餘載時人無能知者○至隋開皇十二年壬子歲有沙彌道信年始十四來禮祖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祖屢試以玄微知其緣熟乃付衣法○祖信心銘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為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大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冥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唯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遣有沒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返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真唯須息見二見不住慎莫追尋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由境滅境逐能沈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元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精究寧有偏黨大道

卷之三

五

文

體寬無易無難小兒狐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逍遙絕惱繫念乖真昏沉不好不好勞神何用疎親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爲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自愛着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具萬法一如一如體元兀爾忘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

覺察在續卷五下傳集

天

淨盡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真如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唯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從延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即是無無即是若有若不如是必不須守一卽一切一切卽一但能如是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道信

道信大師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門宛如宿習既嗣祖風攝心無寐脇不至席者僅六十年後住破頭山學侶雲臻一日往黃梅縣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異乎常童祖問曰子何姓答曰姓卽有不是常姓祖曰是何姓答曰是佛姓祖曰汝無姓邪答曰性空故無祖默識其法器卽俾侍者至其母所乞令出家母以宿緣故殊無難色遂捨爲弟子以至付法傳衣一日告衆曰吾武德中遊廬山登絕頂望破頭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汝等會否衆皆默然

覺察在續卷五下傳集

天

天

弘忍

弘忍大師新州黃梅人也○先為破頭山中栽松道者嘗請於四祖曰法道可得聞乎祖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邪儻若再來吾尚可遲汝迺去行水邊見一女子浣衣揖曰寄宿得否女曰我有父兄可往求之曰諾我即敢行女首肯之遂回策而去女周氏季子也歸輒孕父母大惡逐之女無所歸日幄紡里中夕止於衆館之下已而生一子以為不祥因拋濁港中明日見之汴流而上氣體鮮明大驚遂舉之成童隨母乞食里人呼為無姓兒逢一智者歎曰此子

卷之六

夫

拜

缺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於破頭山○咸亨中有一居士姓盧名慧能自新州來叅謁祖問曰汝自何來盧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盧曰惟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為得佛盧曰人即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知是異人乃訶曰着槽廠去盧禮足而退便入碓坊服勞於杵臼之間晝夜不息經八月祖知付授時至遂告衆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持為已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學道內外衆所尊仰咸推稱曰若非尋常秀譬敢當之神秀竊聆

卷之六

夫

別

衆譽不復思惟乃於廊壁書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祖因經行忽見此偈知是神秀所述乃讚歎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勝果各令念誦盧在碓坊忽聆誦偈乃問同學是何章句同學曰汝不知和尚求法嗣今各述心偈此則秀上座所述和尚深加歎賞必將付法傳衣也盧曰其偈云何同學為誦盧良久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學訶曰庸流何知勿輕狂言盧曰子不信邪願以一偈和之同學不答相視而笑盧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盧自秉燭讀別駕張日用於秀偈之側寫一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後見此偈曰此是誰作亦未見性衆聞斯語遂不之顧逮夜祖潛詣碓坊問曰米白也未盧曰白也未祖有篩祖於碓以杖三擊之盧即以三鼓入室祖告曰諸佛出世為一大事故隨機大小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旨以為教門然以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真實正法眼藏付于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屈于此土得可大師承襲以至于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於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

既無種無性亦無生盧行者跪受衣法啓曰法則既受衣付何人祖曰昔達磨初至人未之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且當遠隱俟時行化所謂受衣之人命如懸絲也盧曰當隱何所祖曰逢懷卽止遇會且藏盧禮足已捧衣而出是夜南邁大衆莫知

卷五十六

手

慧能

慧能大師造黃梅之東山忍大師一見默而識之○後傳衣法令隱于懷集四會之閭屆南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講涅槃經祖寓止廊廡間暮夜風颺剝檐聞二僧對論一曰旛動一曰風動往復酬答曾未契理祖曰可容俗流輒預高論否直以風旛非動動自心耳印宗竊聆此語竦然異之明日邀祖入室徵風旛之義祖具以理告印宗不覺起立曰行者定非常人師爲是誰祖更無所隱直敘得法因由於是印宗執弟子之禮請授禪要乃告四衆曰印宗具足凡夫今遇肉身菩薩乃指座下盧居士曰卽此是也因請出所傳信衣悉令瞻禮會諸名德爲之剃髮就法性寺智光律師授滿分戒後返曹谿雨大法雨學者不下千數○中宗神龍元年降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舊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並推讓曰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祖上表辭疾願終林麓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祖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見如來若坐

二乘
小見
大乘
見

心外
無
五

卷之三

三

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若無生滅
 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
 豈況坐邪簡曰弟子回主上必問願和尚慈悲指示
 心要祖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暗無盡亦
 是有盡相待立名故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
 明喻智慧暗况煩惱修道之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
 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祖曰煩惱即是菩提無二無
 別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見羊鹿等機大
 智上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祖曰明與
 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
 而不滅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
 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
 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
 滅何異外道祖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
 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
 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
 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
 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祖一日
 謂眾曰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
 能建立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

三行

至
不
傳

三

卷之三

三

心滅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
 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彼相中不生憎愛亦
 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
 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
 道場真成淨土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
 種能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
 說法猶如時雨溥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滋
 霑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
 妙果○先天元年告諸四眾曰吾忝受忍大師衣法
 今為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汝等信根淳熟決定不
 疑堪任大事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生頓
 悟華情已菩提果自成說偈已復曰其法無二其心
 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慎勿觀淨及空其心
 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嘗有僧舉
 臥輪禪師偈曰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
 起菩提日長祖聞之曰此偈未明心要若依而行
 之是加繫縛因示偈曰慧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
 鏡心數起菩提作麼長祖說法利生經四十載

法融

牛頭山法融禪師年十九學通經史尋闢大部般若
曉達真空忽一日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正
觀出世舟航遂隱茅山投師落髮後入牛頭山幽棲
寺北巖之石室有百鳥銜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遙
觀氣象知彼山有奇異之人乃躬自尋訪問寺僧此
間有道人否曰出家兒邪箇不是道人祖曰阿那箇
是道人僧無對別僧曰此去山中十里許有一懶融
見人不起亦不合掌真是道人麼祖遂入山見師端
坐自若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作恁麼師曰觀心祖

法融禪師

法融

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便起作禮曰大德高
棲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或東或西師曰還識道
信禪師否祖曰何以問他師曰嚮德滋久冀欲禮謁
祖曰道信禪師貧道是也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
相訪莫更有宴息之處否師指後面曰別有小菴遂
引祖至菴所遮菴唯見虎狼之類祖乃舉兩手作怖
勢師曰猶有這箇在祖曰這箇是甚麼師無語少選
祖却於師宴坐石上書一佛字師覩之竦然祖曰猶
有這箇在師曰猶有未曉乃稽首請說真要祖曰夫
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

石上
字

法融

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
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
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
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
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瞋莫懷
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
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爲佛
師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心不問
問佛非不心師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心如
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

法融禪師

法融

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徧知汝但隨心自
在無復對治即名常住法身無有變異吾受璨大師
頓教法門今付於汝汝今諦受吾言只住此山向後
當有五人達者紹汝緣化祖付法訖遂返雙峯終老
師自是法席大盛唐永徽中徒衆乏糧師往丹陽緣
化去山八十里躬負米一石八斗朝往暮還供僧三
百二時不闕三年

神秀

神秀禪師姓李氏汴州尉氏人少遍覽經史隋末出家為僧後遇蘄州雙峯山東三寺僧弘忍以坐禪為業乃歎伏曰此乃真吾師也便往事弘忍專以樵汲自役以求其道蓋自昔達磨傳慧可有衣鉢為記世相付授慧可傳璨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姓周氏黃梅人初弘忍與道信並住東山寺故謂其法為東山法門神秀既師事弘忍弘忍深器異之謂曰吾度多人矣至於懸解圓照無先汝者弘忍以成亨五年卒神秀乃往荊州居於當陽山則天聞其名追赴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都肩輿上殿親加跪禮勅當陽山置度門寺以旌其德時王公已下及京都士庶開風爭來謁見望塵拜伏日以萬數中宗即位尤加敬異中書舍人張說嘗問道執弟子之禮退謂人曰禪師身長八尺麗眉秀目威德巍巍王霸之器也初神秀同學僧慧能者新州人也與神秀行業相埒弘忍卒後慧能住韶州山中廣果寺韶州山中舊多虎豹一朝盡去遠近驚歎咸歸伏焉神秀嘗奏則天請追慧能赴都慧能固辭神秀又自作書重邀之慧能謂使者曰吾形貌短陋北土見之恐不敬吾法又先師以吾南中有緣亦不

北宗

可達也竟不度嶺而死天下乃散傳其道謂神秀為北宗慧能為南宗神秀以神龍二年卒士庶皆來送葬有詔賜諡曰大通禪師又於相王舊宅置報恩寺岐王範張說及徵士盧鴻一皆為其碑文神秀卒後弟子晉寂義福並為時人所重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慧忠

六祖

南陽慧忠國師一日喚侍者侍者應諾如是三召三

應師曰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師問趙州國

作廢生州云如人暗裏書○上堂禪宗學者應遵佛

語一乘了義契自心源不了義者互不相許如獅子

身中蟲夫爲人師若涉名利別開異端則自他何益

如世大匠斧斤不傷其手香象所負非驢能堪○僧

問若爲得成佛去師曰佛與衆生一時放却常處解

脫曰作麼生得相應去師曰善惡不思自見佛性曰

若爲得證法身師曰越毘盧之境界曰清淨法身作

麼生得師曰不着佛求耳曰阿那箇是佛師曰卽心

是佛曰心有煩惱否師曰煩惱自離曰豈不斷邪師

曰斷煩惱者卽名二乘煩惱不生名大涅槃曰坐禪

看靜此復若爲師曰不垢不淨寧用起心而看淨相

○問見十方虚空是法身否師曰以想心取之是顛

倒見○問卽心是佛可修萬行否師曰諸聖皆具二

嚴豈撥無因果邪又曰我今答汝窮却不盡言多去

道遠矣所以道說法有所得斯則野干鳴說法無所

得是名獅子吼○上堂青蘿實緣直上寒松之頂白

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萬法本閒而人自關○師問

六祖

僧近離甚處曰南方師曰南方知識以何法示人曰

南方知識祇道一朝風火散後如蛇退皮如龍換骨

本爾真性宛然無壞師曰苦哉苦哉南方知識說法

半生半滅曰南方知識卽如是未審和尚此間說何

法師曰我此間身心一如身外無餘曰和尚何得將

泡幻之身同於法體師曰你爲甚麼入於邪道曰甚

麼處是某入於邪道處師曰不見教中道若以色見

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有人問

如何是解脫師曰諸法不相到當處解脫曰怎麼卽

斷去也師曰向汝道諸法不相到斷甚麼○師問本

淨禪師汝已後見奇特言語如何淨曰無一念心愛

師曰是汝屋裏事○唐肅宗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

乃起立曰會麼帝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帝

又問曰如何是無諍三昧師曰檀越踰毗盧頂上行

帝曰此意如何師曰莫認自己清淨法身帝又問師

都不視之曰朕是大唐天子師何以殊不顧視師曰

還見虚空麼帝曰見師曰他還眨眼視陛下否師以

化緣將畢涅槃時至乃辭代宗代宗曰師滅度後弟

子將何所記師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帝曰就

師前取塔樣師良久曰會麼帝曰不會師曰貧道去

後有侍者應真却知此事乞詔問之師遷化後帝詔
應真問此意如何真述偈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
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琉璃殿上無知識應真
後住

卷之五

六

中

如

宗密

圭峯宗密禪師大和中徵入內賜紫衣帝累問法要
朝士歸慕唯相國裴公休深入堂奧受教為外護師
以禪教學者互相非毀遂著禪源諸詮寫錄諸家所
述詮表禪門根源道理文字句偈集為一藏以貽後
代○其都序畧曰禪是天竺之語具云禪那此云思
惟修亦云靜慮皆定慧之通稱也源者是一切眾生
本覺真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悟之名慧修之名定
定慧通名為禪此性是禪之本源故名禪源亦名禪
那理行者此之本源是禪理忘情契之是禪行故云
禪源禪理
理行然今所集諸家述作多譚禪理少說禪行故且
以禪源題之今時有人但目真性為禪者是不達理
行之旨又不辨華竺之音也然非離真性別有禪體
但眾生迷真合塵即名散亂背塵合真方名禪定若
直論本性即非真非妄無背無合無定無亂誰言禪
乎況此真性非惟是禪門之源亦是萬法之源故名
法性亦是眾生迷悟之源故名如來藏藏識出經亦
是諸佛萬德之源故名佛性涅槃亦是菩薩萬行之
源故名心地出經萬行不出六波羅蜜經者但是六
中之一當其第五豈可都目真性為一禪行哉然禪

定一行最爲神妙能發起性上無漏智慧一切妙用萬行萬德乃至神通光明皆從定發故三乘人欲求聖道必須修禪離此無門離此無路至於念佛求生淨土亦修十六觀禪及念佛三昧般舟三昧等也又真性卽不垢不淨凡聖無差禪門則有淺有深階級殊等謂帶異計欣上厭下而修者是外道禪正信因果亦以欣厭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真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真理而修者是大乘禪上四類皆有四色四空之異也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卽佛畢竟無異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真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習自然漸得百千三昧達磨門下展轉相傳者是此禪也達磨未到古來諸家所解皆是前四禪八定諸高僧修之皆得功用南嶽天台今依三諦之理修三止三觀教義雖至圓妙然其趣入門戶次第亦只是前之諸禪行相唯達磨所傳者頓同佛體迥異諸門故宗習者難得其旨得卽成聖疾證菩提失卽成邪速入塗炭先祖革昧防失故且人傳一人後代已有所憑故任千燈千照洎乎法久成弊錯認者多故經論

學人疑謗亦衆原夫佛說頓教漸教禪開頓門漸門二教二門各相符契今講者偏彰漸義禪者偏播頓宗禪講相逢胡越之隔宗密不知宿生何作熏得此心自未解脫欲解他縛爲法亡於軀命懸人切於神情亦如淨名經云若自有縛能解他縛無情有是處然欲罷不能驗是宿習難改故每歎人與法差法爲人病故別撰經律論疏大開戒定慧門顯頓悟資於漸修證師說符於佛意既本末而委示文乃浩博而難尋汎學雖多秉志者少况述涉名相誰辨金鎗徒自疲勞未見機感雖佛說悲增是行而自慮愛見難防遂捨衆入山習定均慧前後息慮相繼十年微細習情起滅彰於定慧差別法義羅列現於空心虛隙日光纖埃擾擾清潭水底影象昭昭豈比夫空守默之癡禪但尋文之狂慧者也然本因了自心而辯諸教故懇情於心宗又因辯諸教而解修心故虔誠於教義教也者諸佛菩薩所集經論也禪也者諸善知識所述句偈也但佛經開張羅大千八部之衆禪偈撮畧就此方一類之機羅衆則恭蕩難依就機則指的易用今之纂集意在斯焉裴休爲之序曰諸宗門中皆有達人然各安所集通少局多故數十年來師法益壞以承稟爲戶牖各自開張以經

論爲干戈立相攻擊情隨函矢而遷變法逐人我以
高低是非紛拏莫能辨析則向者世尊菩薩諸方教
宗適足以起諍後人憎煩惱病何利益之有我主峯
大師父而歎曰吾丁此時不可以默矣於是以前來
三種教義印禪宗三種法門鎔餅盤釵爲一金攪
酥酪醍醐爲一味振綱領而舉者皆順據會要而來
者同趣尚恐學者之難明也又復直指宗源之本末
真妄之和合空性之隱顯法義之殊殊頓漸之異同
遮表之回互權實之滌蕩通局之是非若吾師者捧
佛日而委曲回照疑壚盡除順佛心而橫亘大悲窮
劫蒙益則世尊爲闡教之主吾師爲會教之人本末
相符遠近相照可謂畢一代時教之能事矣或曰自
如來未嘗大都而通之今一旦違宗趣而不守廢闢
防而不據無乃乖秘藏密契之道乎答曰如來初雖
別說三乘後乃通爲一道故涅槃經迦葉菩薩曰諸
佛有密語無密藏世尊讚之曰如來之言開發顯露
清淨無翳愚人不解謂之秘藏智者了達則不名藏
此其證也故王道典則外戶不閉而守在戎夷佛道
備則諸法總持而防在魔外不當復執情攘臂於其
間也

卷之三

三

三

六

青原行思

曹洞宗

雲門宗

吉安青原山行思禪師聞曹谿法席乃往參禮問曰
當何所務卽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甚麼來師曰聖
諦亦不爲祖曰落何階級師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
之有祖深器之會下學徒雖衆師居首焉亦猶二祖
不言少林謂之得髓矣○一日祖謂師曰從上教法
雙行師資遍授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今得人何患
不信吾受衣來遭此多難况乎後代爭競必多衣卽
留鎮山門子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絕師旣得法歸住
青原○師令石頭持書與南嶽讓和尚曰汝違背了
速回吾有箇鉤斧子與汝住山頭至彼未呈書便問
不慕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嶽曰子問太高生何不
向下問頭曰寧可承劫受沉淪不從諸聖求解脫嶽
便休頭便回師問子返何速書信達否頭曰書亦不
通信亦不達去日蒙和尚許箇鉤斧子祇今便請師
垂一足頭便禮拜尋辭往南嶽○僧問如何是佛法
大意師曰廬陵米作麼價

卷之三

三

三

希遷

南嶽石頭希遷禪師諱青原原問師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師曰有人不道嶺南有消息曰若甚麼大藏小藏從何而來師曰盡從這裏去原然之○師於唐天寶初薦之衡山南寺寺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菴其上時號石頭和尚師因看肇論至會萬物爲己者其唯聖人乎師乃拈几曰聖人無已靡所不已法身無象誰云自他圓鑑靈照於其間萬象體玄而自現境智非一執云去來至哉斯語也遂掩卷不覺寢夢自身與六祖同乘一龜遊泳深池之內覺而詳之靈

吳

沈

龜者智也池者性海也吾與祖師同乘靈智遊性海矣遂著參同契曰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色本殊質象聲元異樂苦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句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母火熱風動搖水濕地堅固眼色耳音聲鼻舌舌鹹醋然依一法依根葉分布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當明中有暗勿以明相親明暗各相對比之前後步萬物自有功當言用及處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承言須

聲

會宗勿自立規矩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進步非近遠迷隔山河固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上堂吾之法門先佛傳授不論禪定精進唯達佛之知見卽心卽佛心佛衆生菩提煩惱名異體一汝等當知自己心靈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同應用無方離心意識三界六道唯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能知之無所不備時門人道悟問曹谿意旨誰人得師曰會佛法人得曰師還得否師曰不得曰爲甚麼不得師曰我不會佛法○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問如何是淨土師曰誰垢汝○

聖

教

道

問如何是涅槃師曰誰將生死與汝○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問取露柱曰學人不會師曰我更不會○問如何是禪師曰覩觀問如何是道師曰木頭○大顛問古人云道有道無俱是謗請師除師曰一物亦無除箇甚麼師却問併却咽喉唇吻道將來顛曰無這箇師曰若甚麼汝卽得入門○道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不得不知悟曰向上更有轉處也無師曰長空不礙白雲飛

寶通

潮州大顛寶通禪師初參石頭頭問：「師箇是汝心師？」曰：「見言語者是頭，便喝出經旬。」日師却問：「前者既不？」曰：「是除此外何者是心？」頭曰：「除却揚眉瞬目，將心來。」師曰：「無心可將來。」頭曰：「元來有心，何言無心？」無心盡同。謗師於言下大悟。○師侍立次，頭問：「汝是參禪僧？」是州縣白鵝僧。師曰：「是參禪僧。」頭曰：「何者是禪？」師曰：「揚眉瞬目。」頭曰：「除却揚眉瞬目，外將你本來面目呈看。」師曰：「請和尚除却揚眉瞬目，外將你本來面目呈看。」師曰：「將呈了也。」頭曰：「汝既將呈我心，如何？」師曰：「不異和尚。」

史集卷之三

頭曰：「不關汝事。」師曰：「本無物。」頭曰：「汝亦無物。」師曰：「既無物，即真物。」頭曰：「真物不可得。」汝心現量意旨如此也。大須護持。○上堂：「夫學道人須識自家本心，將心指示，方可見。這多見時，輩祇認揚眉瞬目一語一點。」

史集卷之三

頭印可以爲心，要此實未了。吾今爲你諸人分明說出，各須聽受。但除却一切妄運，想念現量，即汝真心。此心與塵境及守認靜默時，全無交涉。即心是佛，不待修治，何以故？應機隨照，冷冷自用，窮其用處了不可得。喚作妙用，乃是本心。大須護持，不可容易。韓文公一日相訪問，師春秋多少？師提起數珠曰：「會麼？」

公曰：「不會。」師曰：「晝夜一百八公，不曉遂回。次日再來至門前，見首座舉前話問意旨，如何？」座扣齒三下，及見師，理前問。師亦扣齒三下。公曰：「元來佛法無兩般。」師曰：「是何道理？」公曰：「適來問首座，亦如是。」師乃召首座，是汝如此對否？座曰：「是。」師便打趣出院。○文公又一日白師曰：「弟子軍州事繁，佛法省要處乞師一語。」師良久，公固措時，三平爲侍者，乃敲禪牀三下。師曰：「作麼？」平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公乃曰：「和尚門風高峻，弟子於侍者邊得箇入處。」

史集卷之三

不

史

勿

道悟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首謁徑山國一受心法服勤五載後參馬祖重印前解法無異說依止二夏乃謁石頭而致問曰離却定慧以何法示人頭曰我這裏無奴婢離箇甚麼曰如何明得頭曰汝還撮得空虛麼曰恁麼則不從今日去也頭曰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曰道悟不是那邊人頭曰我早知汝來處也曰師何以賊誣於人頭曰汝身現在曰雖然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人頭曰汝道誰是後人師從此頓悟磬殯前二哲匠言下有所得心

卷之六

入道

辛

天然

鄧州丹霞天然祖師於慧林寺遇天大寒取木佛燒火向院主訶曰何得燒我木佛師以杖子撥灰曰吾燒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師曰既無舍利再取兩尊燒主自後眉鬚墮落○往訪龐居士見女子靈照洗菜次師曰居士在否女子放下菜籃欽手而立又問居士在否女子提籃便行師遂回須臾居士歸女子乃舉前語士曰丹霞在麼女曰去也士曰赤土塗牛妳○上堂阿你渾家切須保護一靈之物不是你造作名遷得更說甚薦與不薦吾往日見石頭亦祇教切須自保護此事不是你談話得阿你渾家各有一坐具地更疑甚麼禪可是你解底物豈有佛可成佛之一字永不喜聞阿你自看善巧方便慈悲喜捨不從外得不着方寸善巧是文殊方便是普賢你更擬趣逐甚麼物不用經求落空去今時學者紛紛擾擾皆是參禪問道吾此間無道可修無法可證一飲一啄各自有分不用疑慮在在處處有恁麼底若識得釋迦即老凡夫是阿你須是看取莫一盲引衆盲相將入火坑夜裏暗雙陸賽彩若爲生無事珍重○有僧到參於山下見師便問丹霞山向甚麼處去

師指山曰青黯黯處曰莫秣這箇便是麼師曰真師
子見一撥便轉問僧甚麼處宿曰山下宿師曰甚麼
處喫飯曰山下喫飯師曰將飯與闍黎喫底人還具
眼也無僧無對

尸利

京兆尸利禪師問石頭如何是學人本分事頭曰汝
何從吾覓曰不從師覓如何即得石頭曰汝還曾失
麼師乃契會厥旨

頭

拓提慧朗禪師初參馬祖祖問汝來何求曰求佛知
見祖曰佛無知見知見乃魔耳汝自何來曰南嶽來
祖曰汝從南嶽來未識曹谿心要汝速歸彼不宜他
徃師歸石頭便問如何是佛頭曰汝無佛性師曰蠢
動含靈又作麼生頭曰蠢動含靈却有佛性曰慧朗
爲甚麼却無頭曰爲汝不肯承當師於言下信入住

史集全編卷五十五

六

書

後凡學者至皆曰去去汝無佛性其接機大約如此
時謂大朗

惟儼

豐州崇山惟儼禪師博通經論嚴持戒律一日自歎曰大丈夫當離法自淨誰能屑屑事細行於布巾邪首造石頭之室便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倉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師罔措頭曰子因緣不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師稟命恭禮馬祖仍伸前問祖曰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麼生師於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你見甚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某甲在石頭處如蚊子上鐵牛祖曰汝既如是善自護持師侍奉馬祖三年一日祖問子近日見處作麼生師曰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真實祖曰子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既然如是將三條篋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師曰某甲又是何人敢言住山祖曰不然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爲無所爲宜作舟航無久住此○師乃辭祖返石頭一日在石上坐次石頭問曰汝在這裏作麼曰一物不爲頭曰恁麼即閑坐也曰若閑坐即爲也頭曰

番

時

卷之五

重

汝道不爲不爲箇甚麼曰千聖亦不識頭以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祇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後石頭垂誨曰言語動用沒交涉師曰非言語動用亦沒交涉頭曰我這裏針劄不入師曰我這裏如石上栽花頭然之○道吾雲巖侍立入師指按山上枯榮二樹問道吾曰枯者是榮者是吾曰榮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又問雲巖枯者是榮者是巖曰枯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放教枯淡去高沙彌忽至師曰枯者是榮者是彌曰枯者從他枯榮者從他榮師顧道吾雲巖曰不是不是是○師久不陞堂院主白曰大衆久思和尚示誨師曰打鍾着衆纔集師便下座歸方丈院主隨後問曰和尚既許爲衆說話爲甚一言不措師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老僧○僧問元元地思量甚麼師曰思量箇不思量底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師曰非思量○上堂祖師祇教保後若貪真痴起來切須防禁莫教振觸是你欲知枯木石頭却須擔荷實無枝葉可得雖然如此更宜自看不得絕言語我今爲你說這箇語顯無語底他那箇本來無耳目等貌○遵布衲浴佛師曰這箇從汝浴還浴得衆箇麼連曰把

將那箇來師乃休○僧問已事未明乞和尚指示師
良久曰吾今爲汝道一句亦不難祇宜汝於言下便
見去猶較些子若更入思量却成吾罪過不如且各
各合口免相累及○師看經次僧問和尚尋常不許
人看經爲甚麼却自看師曰我祇圖遮眼曰某甲學
和尚還得也無師曰汝若看牛皮也須穿○僧問平
田淺草塵鹿成群如何射得麋中主師曰看箭僧放
身便倒師曰侍者拖出這死漢僧便走師曰弄泥團
漢有甚麼限○問身命急處如何師曰莫種雜種曰
將何供養師曰無物者問達磨未來時此土還有祖
師意否師曰有曰既有祖師祖師又來作甚麼曰祇
爲有所以來

鼎州李鄴刺史禱藥山玄化屢請不赴乃躬謁之山
執經卷不顧侍者曰太守在此守性褊急乃曰見面
不如聞名拂袖便出山曰太守何得貴耳賤目守回
拱謝問曰如何是道山以手指上下曰會麼守曰不
會山曰雲在青天水在餅守忻愜作禮而述偈曰鍊
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
雲在青天水在餅守又問如何是戒定慧山曰貧道
這裏無此閑家具守莫測玄旨山曰太守欲得保任

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閨閣中物捨
不得便爲滲漏

史纂要卷五十五

天像

至七

何詳

長髭曠

長髭曠禪師曹谿禮祖塔回參石頭頭問甚麼處來
曰嶺南來頭曰大庾嶺頭一舖功德成就也未師曰
成就久矣祇欠點眼在頭曰莫要點眼麼師曰便請
頭乃垂一足師禮拜頭曰汝見箇甚麼道理便禮拜
師曰據某甲所見如紅爐上一點雪○師見僧問訊
大師曰步步是汝證明處汝還知麼曰某甲不知師
曰汝若知我堪作甚麼僧禮拜師曰我不堪汝却好

長髭曠禪師曹谿禮祖塔回參石頭頭問甚麼處來

美

善道

石室善道禪師一日仰山問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師
曰道如展手佛似握拳曰畢竟如何的當可信可依
師以手撥空三下曰無恁麼事無恁麼事曰還假看
教否師曰三乘十二分教是分外事若與他作對卽
是心境兩法能所雙行便有種種見解亦是狂慧未
足爲道若不與他作對一事也無所以祖師道不來
無一物汝不見小兒出胎時可道我解看教不解看
教當恁麼時亦不知有佛性義無佛性義及至長大
便學種種知解出來便道我能我解不知總是客塵
煩惱十六行中嬰兒行爲最哆哆和和時喻學道之
人離分別取捨心故讚歎嬰兒可况喻取之若謂嬰
兒是道今時人錯會

善道

美

慶諸

石霜山慶諸禪師抵瀉山為米頭一日篩米次瀉曰
 施主物莫拋撒師曰不拋撒瀉於地上拾得一粒曰
 汝道不拋撒這箇是甚麼師無對瀉又曰莫輕這一
 粒百千粒盡從這一粒生師曰百千粒從這一粒生
 未審這一粒從甚麼處生瀉呵呵大笑歸方丈瀉至
 晚上堂曰大衆米裏有蟲諸人好看○後叅道吾問
 如何是觸目菩提吾喚沙彌彌應諾吾曰添淨餅水
 着良久却問師汝適來問甚麼師擬舉吾便起去師
 於此有省○吾將願世垂語曰我心中有一物久而
 爲患誰能爲我除之師曰心物俱非除之益患吾曰
 賢哉賢哉○後因僧自洞山來師問和尚有何言句
 示徒曰解夏上堂云秋初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直
 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曰祇如萬里無寸草處
 作麼生去師曰有人下語否曰無師曰何不道出門
 便是草僧回舉似洞山山曰此是一千五百人善知
 識語因茲囊錫始露果熟香飄

道虔

九峯道虔禪師嘗爲石霜侍者洎霜歸寂衆請首座
 繼住持師白衆曰須明得先師意始可座曰先師有
 甚麼意師曰先師道休去歇去冷冰冰地去一念萬
 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其餘卽
 不問如何是一條白練去座曰這箇祇是明一色邊
 事師曰元來未會先師意在座曰你不肯我那但裝
 香來香煙斷處若去不得卽不會先師意遂焚香
 煙未斷座已脫去師拈座背曰坐脫立亡卽不無先
 師意未夢見在○僧問諸聖間出祇是箇傳語底人
 豈不是和尚語師曰是曰祇如世尊生下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爲甚麼喚作傳語
 底人師曰爲他指天指地所以喚作傳語底人僧禮
 拜而退

宣鑒

常德德山宣鑒禪師簡州周氏子在蜀常講金剛般若時謂之周金剛因擔青龍疏鈔出蜀至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遂息肩買餅點心婆乃指擔問曰金剛經三心未審上座點那箇心師無語遂往龍潭至法堂曰父嚮龍潭及平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引身曰子親到龍潭師無語遂棲止焉○師一日侍立次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師珍重便出却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燭度與師師擬接潭復吹滅師於此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箇甚麼師曰從今向去更不疑天

下老和尚舌頭也至來日龍潭陞座謂眾曰可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去在師將疏鈔堆法堂前舉火炬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了巨壑遠焚之禮謝龍潭直抵瀉山挾梭子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西顧視方丈曰有麼有麼山坐次殊不顧盼師曰無無便出至門首乃曰雖然如此也不得草草遂具威儀再入相見繞膝門提起坐具曰和尚山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出瀉山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否座曰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也

山曰此子已後向孤峯頂上盤詰草菴呵佛罵祖去在○上堂若也於已無事則勿妄求妄求而得亦非得也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為自欺何故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營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為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止臘之又成大患終而無益○小參示眾曰今夜不答話問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話也未問和尚因甚麼打某甲師曰汝是甚麼處人曰新羅人師曰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法眼云大小德山為作兩擬圖明云大小德山

龍頭○上堂問即有過不問猶乖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始禮拜為甚麼便打師曰待汝開口堪作甚麼○雪峯問南泉斬貓兒意旨如何師乃打趁却喚曰會麼峯曰不會師曰我恁麼老婆心也不會○示眾曰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臨濟聞得謂洛浦曰汝去問他道得為甚麼也三十棒待伊打汝接住棒送一送看伊作麼生浦如教而問師便打浦接住送一送師便歸方丈浦回舉似臨濟濟曰我從來疑着這漢雖然如是你還識德山麼浦擬議濟便打

義存

開處

雪峯義存禪師初與巖頭至澧州鰲山鎮阻雪頭每

坐禪

日祇是打睡師一向坐禪一日喚曰師兄師兄且起

打睡

來頭曰作甚麼師曰今生不着便共文遠箇漢行脚

到處被他帶累今日到此又祇管打睡頭喝曰瞋眠

去每日牀上坐恰似七村裏土地他時後日魔魅人

色望

家男女去在師自點眉曰我這裏未穩在不敢自謾

偶過

頭曰我將謂你他日向孤峯頂上盤詰草菴播揚大

教猶作這箇語話師曰我實未穩在頭曰你若實如

從人

此據你見處一一通來是處與你證明不是處與你

刻却師曰我初到鹽官見上堂舉色空義得箇入處

智識

頭曰此去三十年切忌舉着又見洞山過水偈曰切

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頭

曰若與麼自救也未徹在師又曰復問德山從上宗

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棒曰道甚麼我

當時如桶底脫相似頭喝曰你不聞道從門入者不

是家珍師曰他後如何師曰他後若欲播揚大

教一一從自己智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師

於言下大悟便作禮起連聲呼曰師兄今日姑是鰲

山成道○師在洞山作飯頭淘米次山問淘沙去米

淘米去沙師曰沙米一時去山曰大衆喫箇甚麼師

遂覆却米盆山曰據子因緣合在德山○僧問寂然

無依時如何師曰猶是病曰轉後如何曰船子下揚

州○棲典座問古人有言知有佛向上事方有語話

分如何是語話師把住曰道道棲無對師遂踢倒棲

當下汗流問僧恁處來曰近離浙中師曰船來陸來

曰二塗俱不涉師曰爭到得這裏曰有甚麼隔礙師

便打問僧恁處去曰禮拜徑山和尚去師曰徑山若

問汝此間佛法如何汝作麼生祇對曰待問即道師

便打後舉問鏡清這僧過在甚麼處清曰問得徑山

徹因師曰徑山在浙中因恁麼問得徹因清曰不見

道遠問近對師曰如是如是○師行脚時參烏石觀

和尚纔敲門石問誰師曰鳳凰兒石曰來作麼師曰

來啗老觀石便開門搗住曰道道師擬議石拓開閉

却問師住後示衆曰我當時若入得老觀門你這一

隊墜酒糟漢向恁麼處摸索○問僧恁處來曰馮山

來師曰馮山有何言句曰某甲曾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馮山據坐師曰汝肯他否曰某甲不肯他師曰

馮山古佛汝速去懺悔○問僧甚麼處去曰識得即

知去處師曰你是了事人亂走作麼曰和尚莫塗污

說來

是甚

是甚

是甚

是甚

人好師曰我即不塗汚你古人吹布毛作麼生與我
說來看曰殘羹餽飯已有人喫了師休去○上堂南
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長慶出曰今
日堂中大人喪身失命雲門以拄杖撼向師前作
怕勢有僧舉似玄沙沙曰須是稜兄始得然雖如是
我即不然曰和尚作麼生沙曰用南山作麼○一日
有兩僧來師以手拓菴門放身出曰是甚麼僧亦曰
是甚麼師低頭歸菴僧辭去師問甚麼處去曰湖南
師曰我有箇同行住嚴頭附汝一書去書曰某書上
師兄某自鰲山成道後迄至於今飽不饑同參某
書上僧到嚴頭問甚麼處來曰雪峯來有書達和尚
頭接了乃問僧別有何言僧遂舉前話頭曰他道
甚麼曰他無語低頭歸菴頭曰噫我當初悔不向伊
道末後句若向伊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僧至夏末
請益前話頭曰何不早問曰未敢容易頭曰雪峯雖
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一句祇這是
○上堂盡大地撮來如粟米許大拋向面前漆桶不
會打鼓普請看長慶問雲門曰為甚麼道還有出
不可總作野狐精見○三聖問透網金鱗以何為食
師曰待汝出網來向汝道聖曰一千五百人善知識

話頭

入僧

因閩

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上堂盡大地是
箇解脫門把手拽伊不肯入時一僧出曰和尚怪某
甲不得又一僧曰用入作甚麼師便打○一日陞座
眾集定師輒出木毬玄沙遂捉來安舊處○一日在
僧堂內燒火閉却前後門乃叫曰救火救火玄沙將
一片柴從牕櫺中拋入師便開門○僧問古澗寒泉
時如何師曰瞪目不見底曰飲者如何師曰不從口
入僧舉似趙州州曰不從口入不可從鼻孔裏入僧
却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州曰苦曰飲者如何州曰死
師聞得乃曰趙州古佛遙望作禮自此不答話○師
因閩王封柑橘各一顆遣使送至東閩既是一般顏
色為恁名字不同師遂依舊封回王復馳問玄沙沙
將一張紙蓋却○僧問拈提豎拂不當宗乘未審和
尚如何師豎起拂子僧乃抱頭出去師不顧云大眾
看此一○上堂舉拂子曰這箇為中下僧問上上人
來時如何師舉拂子僧曰這箇為中下師便打○問
國師三喚侍者意如何師乃起入方丈○上堂我若
東道西道汝則尋言逐句我若羚羊挂角汝向甚麼
處捫摸○示眾云此事不從唇吻得不從黃卷上得
不從諸方老宿得合從恁麼處得也須子細

宗一

玄沙師備宗一禪師布衲芒屨食纔接氣常終日宴坐衆皆異之與雪峯本法門昆季而親近若師資峯以其苦行呼爲頭陀一日峯問阿那箇是備頭陀師曰終不敢誑於人○異日峯召曰備頭陀何不徧參去師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峯然之○師入室谷決罔替晨昏又閱楞嚴發明心地由是應機敏捷與修多羅冥契諸方玄學有所未決必從之請益至與雪峰徵詰亦當仁不讓峯曰備頭陀再來人也○上堂佛道閑曠無有程途無門解脫之門無意道人之意不在三際故不可昇沉建立乖真非屬造化動則起生死之本靜則醉昏沉之鄉動靜雙泯卽落空亡動靜雙收顛預佛性必須對塵對境如寒木枯灰臨時應用不失其宜鏡照諸像不亂光輝鳥飛空中不雜空色所以十方無影像三界絕行蹤不隨件來機不住中間意鍾中無鼓響鼓中無鍾聲鍾鼓不相交句句無前後如壯士屈臂不藉他力師子遊行豈求伴侶九霄絕翳何在穿通一段光明未曾昏昧若到這裏體寂寂常的日赫燄無邊表圓覺空中不動搖吞燦乾坤迥然照夫佛出世者元無出

史集卷五

宗一

宗一

何祥

入名相無體道本如如法爾天真不同修證秘長虛聞不昧作用不涉塵泥箇中纖毫道不盡卽爲魔王眷屬句前句後是學人難處所以一句當天八萬門永絕生死直饒得似秋潭月影靜夜鍾聲隨叩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道人行處如火銷水終不却成冰箭旣離弦無返回勢所以牢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若到這裏步步登玄不屬邪正識不能識智不能知動便失宗覺卽迷旨二乘膽顫十地竟驚語路處絕心行處滅直得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邪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花若與麼現前更疑何事沒棲泊處離去來今限約不得心思路絕不因莊嚴本來真淨動用語笑隨處明了更無欠少今時人不悟箇中道理妄自涉事涉塵處處染着頭頭繫絆縱悟則塵境紛紜名相不實便擬疑心歛念攝事歸空閉目藏睛終有念起旋旋破除細想纔生卽便遏捺如此見解卽是落空亡底外道竟不散底死人冥冥漠漠無覺無知塞耳偷鈴徒自欺誑這裏分別則不然也不是隈戶傍門句句現前不得商量不涉文墨本絕塵境本無位次權名箇出家兒畢竟無

史集卷五

何祥

何祥

史集卷五

宗一

宗一

何祥

辨妄
身命

宗是
佛是
法

踪跡真如凡聖地獄人天祇是癡狂子之方虛空南
無改變大道豈有昇沉悟則縱橫不離本際若到這
裏凡聖也無立處若向句中作意則沒溺殺人若向
外馳求人落空界如如向上沒可安排恰似鐵鑪不
藏蚊蚋此理本來平坦何用剗除動靜揚眉是真解
脫道不强為意度建立乖真若到這裏纖毫受指
意不差便是千聖出頭來也安一字不得又立珍重
○上堂我今問汝諸人且承當得箇甚麼事在何世
界安身立命還辨得麼若辨不得恰似捏目生花見
事便差知麼如今目前見有山河大地色空明暗種
種諸物皆是狂勞花相喚作顛倒知見夫出家人識
心達本源故號為沙門汝今既已剃髮披衣為沙門
相卽使有自利利他分如今看着盡黑漫漫地墨汁相
似自救尚不得爭解為得人仁者佛法因緣事大莫
作等閒相似聚頭亂說雜話趣謂過時光陰難得可
惜許大丈夫何不自省察看是甚麼事祇如從上宗
乘是諸佛頂族汝既承當不得所以我方便勸汝但
從迦葉門接續頭超去此一門起凡聖因果超毗盧
妙莊嚴世界海超他釋迦方便門直下永劫不教有
一物與汝作眼見何不急急究取未必道我且待

圭

夢
覺

夢
覺

夢
覺

夢
覺

夢
覺

夢
覺

三生兩生又積淨業仁者宗乘是甚麼事不可由汝
用工莊嚴便得去不可他心宿命便得去會麼祇如
釋迦出頭來作許多變弄說十二分教如餅灌水大
作一場佛事向此門中用一點不得用一毛頭伎倆
不得知麼如同夢事亦如寐語沙門不應出頭來不
同夢事蓋為識得知麼識得卽是大出脫大徹頭人
所以起凡越聖出生離死離因離果超毗盧越釋迦
不被凡聖因果所誤一切處無人識得汝知麼莫祇
長戀生死愛網被善惡業拘將去無自由分饒汝鍊
得身心同虛空去饒汝到精明湛不搖處不出識陰
古人喚作如急流水流急不覺妄為恬靜恁麼修行
盡出他輪迴際不得依前被輪迴去所以道諸行無
常直是三乘功果如是可畏若無道眼亦不究竟何
似如今博地凡夫不用一毫功夫便頓超去解省心
力麼還願樂麼勸汝我如今立地待汝撒去更不教
汝加工鍊行如今不恁麼更待何時還肯麼便下座
○上堂汝諸人如在大海裏坐沒頭浸却了更展手
問人求水喫夫學般若菩薩須具大根器有大智慧
始得若有智慧卽今便出脫得去若是根機遲鈍直
須勤苦耐志日夜忘疲無眠失食如喪考妣相似恁

圭

意切盡一生去更得人荷挾危骨究實不妨易得
攝去且况如今誰堪任受學底人仁者莫愁是記
言記語恰似念陀羅尼相似跏趺向前來口裏哆哆
和和地被人把住詰問着沒處去便喚道和尚不爲
我答話恁麼學事大苦知麼有一般坐繩牀和尚稱
善知識問着便搖身動手點眼吐舌瞪視更有一般
說昭昭靈靈靈臺智性能見能聞向五蘊身田裏作
主宰恁麼爲善知識大賺人知麼我今問汝汝若認
昭昭靈靈是汝真實爲甚麼睡瞌時又不成昭昭靈
靈若瞌睡時不是爲甚麼有昭昭時汝還會麼這箇
喚作認賊爲子是生死根本妄想緣起汝欲識根由
麼我向汝道昭昭靈靈祇因前塵色聲香等法而有
分別便道此是昭昭靈靈若無前塵汝此昭昭靈靈
同於龜毛兔角仁者真實在甚麼處汝今欲得出他
五蘊身田主宰但識取汝秘密金剛體古人向汝道
圓成正徧徧周沙界我今少分爲汝智者可以譬喻
得解汝還見南閭浮提日麼世間人所作典譽養身
活命種種心行作業莫非皆承日光成立祇如日體
還有許多般心行麼還有不周徧處麼欲識金剛體
亦須如是看祇如今山河大地十方國土色空明暗

卷一

七

五

及汝身心莫非盡承汝圓成威光所現直是天人
生類所作業次受生果報有情無情莫非承汝威光
乃至諸佛成道成果接物利生莫非盡承汝威光祇
如金剛體還有凡夫諸佛麼有汝心行麼不可道無
便得當去也知麼汝既有如是奇特當陽出身處何
不發明取因何却隨他向五蘊身田中鬼趣裏作活
計直下自誤去忽然無常殺鬼到來眼目誇張身見
命見恁麼時大難支荷如生脫龜殼相似大苦仁者
莫把瞌睡見解便當却去未解蓋覆得毛頭許汝還
知麼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且汝未是得安樂底人祇
大作群隊于他人世這邊那邊飛走野鹿相似但求
衣食若恁麼爭行他王道知麼國王大臣不拘執汝
父母放汝出家十方施主供汝衣食土地龍神荷護
汝也須具慚愧知恩始得莫孤負人好長連牀上排
行着地鋪將去道是安樂未在皆是粥飯將養得汝
爛冬瓜相似變將去土裏埋將去業識茫茫無本可
據沙門因甚麼到恁麼地祇如大地上蠢蠢者我喚
作地獄劫住如今若不了明朝後日入驢胎馬肚裏
牽犁拽杷銜鐵負鞍確磨磨水火裏燒煮去大不
容易受大須恐懼好是汝自累知麼若是了直下水

卷一

七

乳

劫不曾教汝有這箇消息若不了此煩惱惡業因緣
不是一劫兩劫是休直與汝金剛濟壽○師因
參大闍黎子聲乃曰深談實相善說法要便下座時
有僧請益曰某甲不會師曰去誰信汝○鼓山來師
作一圓相示之山曰人人出這箇不得師曰情知汝
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山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人
人出這箇不得山曰和尚與麼道却得某甲為甚麼
道不得師曰我得汝不得○僧侍立次僧以杖指面
前地上白點曰還見麼曰見如是三問僧亦如是答
師曰你也見我也見為甚麼道不會 因雪峯指火
臺卷之三
曰三世諸佛在火燄裏轉大法輪師曰近日王令稍
嚴峯曰作麼生師曰不許搬弄行市雲門曰火燄為
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僧問古人拈提
豎拂還當宗乘也無師不當古人意作麼生師舉拂于
僧曰宗乘中事如何師曰得得得○師垂語曰諸方老宿盡道
接拂利生祇如三種病人汝作麼生接患瘧者教伊說不得若
患瘧者語言三昧他又不得患瘧者教伊說不得若
接不得佛法無靈驗時有僧出曰三種病人還許學
人商量否師曰許汝作麼生商量其僧珍重出師曰
不是不是羅漢曰桂琛現有眼耳口和尚作麼生接

師曰慚愧便歸方丈中塔曰三種病人即今在甚麼
處又一僧曰非惟設他兼亦自設法眼云我當時見
便會三種病人雲居錫云然如此僧會不會若說我
法汝又道不是若道不會法眼為甚麼道我因此僧
事上來商量大家要知有僧請益雲門門曰汝禮
拜着僧禮拜起門以拄杖拄之僧退後門曰汝不是
患瘧麼復喚近前來僧近前門曰汝不是患瘧麼門
曰會麼曰不會門曰汝不是患瘧麼僧於是省○
師因僧禮拜師曰因我得禮汝○師一日遣僧送書
上雪峯峯開紙見白紙三幅問僧會麼曰不會峯曰
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僧回舉似師曰山頭老漢
過也曰和尚如何師曰孟春猶寒也不解道○師問
鏡清教中道不見一法為大過患且道不見怎麼法
清指露柱曰莫是不見這箇法麼同安顯別云也知
和尚不造次
師曰浙中清水白米從汝喫佛法未曾在○僧問如
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膿滴滴地○問如何是親切底
事師曰我是謝三郎○師與韋監軍喫果子韋問如
何是日用而不知師拈起果子曰喫韋喫果子了再
問師曰祇這是日用而不知○僧問如何是學人自
已師曰用自已作麼人一作是你自已雲門云沒量
學人自已雲門云忽然路上有人○師問明真大師
喚樹僧齊你也隨分得飯喫

善財參彌勒彌勒指歸文殊文殊指歸佛處汝道佛
指歸甚麼處曰不知師曰情知汝不知法眼別云喚甚麼作佛
○大普玄通到禮觀師曰你在彼住莫誑惑人家男
女曰玄通祇是開箇供養門晚來朝去爭敢作甚麼
事師曰事難曰其情是難師曰甚麼處是難處曰爲
伊不肯承當師便入方丈挂却門○僧問學人乍入
叢林乞師指箇入路師曰還聞偃溪水聲麼曰聞師
曰從這裏入○問古人皆以瞬視換人未審和尚以
何接人師曰我不瞬視換人曰學人爲甚麼道不得
師曰箇塞汝口爭解道得

法苑珠林卷之六

法苑

五世
明矣
山會

元安

洛浦山元安禪師○僧問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
一箇無心道人未審百千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
何德師曰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問
如何是本來事師曰一粒在荒田不耘苗自秀曰若
也不耘莫被草埋却也無師曰肌骨異葛菟稗稗終
難隱

嗣從
子同

盤山二世禪師○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師曰在裏頭
來多少時邪曰如何出得師曰青山不礙白雲飛

法苑珠林卷之六

法苑

師考

瑞巖師彥禪師初禮巖頭問曰如何是本常理頭曰動也曰動時何如頭曰不是本常理師良久頭曰肯即未脫根塵不肯水沉生死師遂領悟便禮拜頭每與語微醺如忒○後謁夾山山問甚處來曰臥龍來山曰來時龍還起也未師乃顧視之山曰矣瘡瘕上更著艾焦曰和尚又苦如此作甚麼山休去○師尋居丹丘瑞巖坐盤石終日如愚每自喚主人公復應語乃曰惺惺著他後莫受人謾

宋李在集卷五

宋

刺

太原孚

太原孚上座初在揚州光孝寺講涅槃經有禪者阻雪因往聽講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廣談法身妙理禪者失笑師講罷請禪者喫茶白曰某甲素志狹劣依文解義適蒙見笑且望見教禪者曰實笑座主不識法身師曰如此解說何處不是曰請座主更說一遍師曰法身之理猶若太虛豎窮三際橫亘十方彌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靡不周徧曰不道座主說不是祇是說得法身量邊事實未識法身在師曰既然如是禪德當為我說曰座主還信否師曰焉敢不信曰若如是座主輟講旬日於室內端然靜慮收心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却師一依所教從初夜至五更聞鼓角之聲忽然契悟便去扣門禪者曰阿誰師曰某甲禪者咄曰教汝傳持大教代佛說法夜來為甚麼醉酒臥街師曰禪德自來講經將生身父母鼻孔搗捏從今已去更不敢如是禪者曰且去來曰相見師遂罷講歷諸方

宋李在集卷五

宋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三十六

●良价曹洞宗

筠州洞山良价禪師會稽人也幼歲從師念般若心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處忽以手捫面問師曰某甲有眼耳鼻舌等何故經言無其師駭然異之曰吾非汝師卽指往五洩山禮默禪師披剃年二十二詣嵩山具戒○首偈南泉值馬祖諱辰修齋泉問衆曰來日設馬祖齋未審馬祖還來否衆皆無對師出對曰待有伴卽來泉曰此子雖後生甚堪雕琢師曰和尚莫壓良爲賤○次參爲山問曰頃聞南陽忠國師有

無情說法話某甲未究其微爲曰闍黎莫記得麼師曰記得爲曰汝試舉一徧看師遂舉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國師曰牆壁瓦礫是僧曰牆壁瓦礫豈不是無情國師曰是僧曰還解說法否國師曰常說哉然說無聞歇僧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國師曰汝自不聞不可妨他聞者也僧曰未審甚麼人得聞國師曰諸聖得聞僧曰和尚還聞否國師曰我不聞僧曰和尚旣不聞爭知無情解說法因師曰賴我不聞我若聞卽齊於諸聖汝卽不聞我說法也僧曰怎麼則衆生無分去也國師曰我爲衆生說不爲諸聖說僧曰衆生

聞後如何國師曰卽非衆生僧曰無情說法據何典

教國師曰灼然言不該典非君子所談汝豈不見華

嚴經云剎說衆生說三世一切說師舉了爲曰我這

裏亦有祇是罕遇其人師曰某甲未明乞師指示爲

豎起拂子曰會麼師曰不會請和尚說爲曰父母所

生口終不爲子說師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爲

曰此去禮陵攸縣石室相連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

瞻風必爲子之所重師曰未審此人如何爲曰他曾

問老僧學人欲奉師去時如何老僧對他道直須絕

滲漏始得他道還得不違師旨也無老僧道第一不

得道老僧在這裏師遂辭爲山徑造雲巖舉前因緣

了便問無情說法甚麼人得聞巖曰無情得聞師曰

和尚聞否巖曰我若聞汝卽不聞吾說法也師曰某

甲爲甚麼不聞巖豎起拂子曰還聞麼師曰不聞巖

曰我說汝尚不聞豈况無情說法乎師曰無情說

法該何典教巖曰豈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

念佛念法師於此有省乃述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無

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時方得知

○師問雲巖某甲有餘習未盡巖曰汝曾作甚麼來

師曰聖諦亦不爲巖曰還歡喜也未師曰歡喜

還米

五位

寶殿

無如垂掃堆頭拾得一顆明珠○師辭雲巖巖曰自此一別難得相見師曰難得不相見○師臨行又問百年後忽有人問還貌得師其否如何抵對巖良久曰抵者是師沉吟巖曰介閣黎承當箇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師因過水睹影大悟前旨有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踈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甚麼會方得契如如○師因供養雲巖真次僧問先師道祇這是莫便是否師曰是曰意旨如何師曰當時幾錯會先師意曰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師曰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師自唐大中末於新豐山接誘學徒厥後盛化豫章高安之洞山權開五位善接三根大闢一音廣弘萬品橫抽寶劒剪諸見之稠林妙叶玄通截萬端之穿鑿又得曹山深明的肯妙唱嘉猷道合君臣偏正回互由是洞上玄風播於天下故諸方宗匠咸共推尊之曰曹洞宗○師因雲巖諱日營齋僧問和尚於雲巖處得何指示師曰雖在彼中不蒙指示曰既不蒙指示又用設齋作甚麼師曰爭敢違背他曰和尚初見南泉為甚麼却與雲巖設齋師曰我不重先師道德佛法祇重他不為我說破曰和

卷六

五

安費

坐脫

尚為先師設齋還肯先師也無師曰半肯半不肯曰為甚麼不全肯師曰若全肯即孤負先師也○僧問寒暑到來如何迴避師曰何不向無寒暑處去曰如可是無寒暑處師曰寒時寒殺閤黎熱時熱殺閤黎○上堂還有不報四恩三有者麼衆無對又曰若不體此意何超始終之患直須心心不觸物步步無處所常無間斷始得相應直須努力莫閑過日○師與泰首座冬節喫果子次乃問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泰曰過在動用中同安別云不知師喚侍者搬退果卓○有僧不安要見師師遂往僧曰和尚不救取人家男女師曰你是恁麼人家男女曰某甲是大闢提人家男女師良久僧曰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老僧日前也向人家屋簷下過來曰回互不回互師曰不回互曰教某甲向甚麼處去師曰栗會裏去僧噓一聲曰珍重便坐脫師拄杖敲頭三下曰汝抵解與麼去不解與麼來一僧問相逢不指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乃合掌頂戴○問僧作甚麼來曰孝順和尚來師曰世間恁麼物最孝順僧無對上堂有二人在千人萬人中不肯一人不向一人你道此人具何面目雲居出

卷六

四

曰某甲參堂去○師有時曰體得佛向上事方有些
 子語話分僧問如何是語話師曰語話時閑黎不聞曰和
 尚還問否師曰不語話時即問○問和尚出世幾人肯師
 曰並無一人肯曰為甚麼並無一人肯師曰為他箇
 箇氣字如王○師問講維摩經僧曰不可以智知不
 可以識識喚作恁麼語曰讚法身語師曰喚作法身
 早是讚也○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火後
 一莖茆○問師尋常教學人行鳥道師曰不逢一人
 曰如何行師曰直須足下無絲去曰祇如行鳥道莫
 便是本來面目否師曰閑黎因甚顛倒曰恁麼處是
 學人顛倒師曰若不顛倒因恁麼却認奴作郎曰如
 何是本來面目師曰不行鳥道○師與密師伯過水
 乃問過水事作麼生伯曰不濕脚師曰老大大作
 這箇語話伯曰你又作麼生師曰脚不濕○師洗鉢
 次見兩鳥爭蝦蟇有僧便問這箇因恁麼到恁麼地
 師曰祇為閑黎○僧問三身之中阿那身不墮眾數
 師曰吾常於此切後有持北問曹山先生師道吾常於此切
 又同雪峯以拄杖勢劈口此切意作麼生山云要喚便喚上
 伯云爭前曾到洞山來師作五位君臣頌曰正中
 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
 嫌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觀面別無真休

史迷頭猶認影正中來無中有路隔塵埃但能不觸
 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兼中至兩刃交鋒不須避
 好手猶如火裏蓮宛然自有冲天志兼中到不落有
 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上
 堂向時作麼生奉時作麼生功時作麼生共功時作
 麼生功功時作麼生僧問如何是向師曰喫飯時作
 麼生曰如何是奉師曰背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功師
 曰放下饅頭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共功師曰不得色
 曰如何是功功師曰不共乃示頌曰向聖主由來法
 帝堯御人以禮曲龍腰有時闌市頭邊過到處文明
 賀聖朝奉淨洗濃粧為阿誰手規聲裏勸人歸百花
 落盡啼無盡更向亂峯深處啼功枯木花開却外春
 到騎王象起麒麟而今高隱千峯外月皎風清好日
 辰共功衆生諸佛不相侵山自高今水自深萬別千
 差明底事鷓鴣啼處百花新功功頭角纔生已不堪
 擬心求佛好羞慚迢迢空劫無人識肯向南詢五十
 三○師因曹山辭遂囑曰吾在雲巖先師處親印寶
 鏡三昧事窮的要今付於汝詞曰如是之法佛祖密
 付汝今得之宜善保護銀盤盛雪明月藏鷺鷥之弗
 齊混則知處意不在言來機亦起動成窠臼差落頭

作背觸俱非如大火聚但形文彩即屬染汚夜半正
 明天曉不露爲物作則用拔諸苦雖非有爲不是無
 語如臨寶鏡形影相親汝不是渠渠正是汝如世嬰
 兒五相完具不去不來不起不住婆婆和和有句無
 句終不得物語未正故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爲
 三變盡成五如莖草味如金剛杵正中妙挾敲唱雙
 舉通宗通塗挾帶挾路錯然則吉不可犯汗天真而
 妙不屬迷悟因緣時節寂然昭著細入無間大絕方
 所毫忽之差不應律呂今有頓漸緣立宗趣宗趣分
 矣卽是規矩宗通趣極真常流注外寂中搖係駒伏
 鼠先聖悲之爲法檀度隨其顛倒以綱爲素顛倒想
 滅肯心自許要合古轍請觀前古佛道垂成十劫觀
 樹如虎之缺如馬之馮以爲下劣寶几珍御以有驚
 異狸奴白牯界以巧力射中百步箭鋒相直巧力何
 預木人方歌石女起舞非情識到寧容思慮臣奉於
 君子順於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潛行密用如愚若
 魯但能相續名上中主（師又曰末法時代人多難
 慧若要辨驗真偽有三種滲漏一曰見滲漏機不離
 位隨在毒海二曰情滲漏滯在向背見處偏枯三曰
 語滲漏究妙失宗機昧終始濁智流轉於此三種下

宜知之又綱要偈三首一敲唱俱行偈曰金針雙鎖
 備叶路隱全該寶印當風妙重重錦縫開二金鎖玄
 路偈曰交互明中暗功齊轉覺難力窮忘進退金鎖
 網執鞵三不墮凡聖亦名理事不沙偈曰事理俱不涉回照
 絕幽微背風無巧拙電火燦難追○問僧世間何物
 最苦曰地獄最苦師曰不然在此衣線下不明大事
 是名最苦○問僧名恁麼曰某甲師曰阿那箇是闍
 黎主人公曰見抵對次師曰苦哉苦哉今時人例皆
 如此祇認得驢前馬後底將爲自己佛法平沉此之
 謂也賓中主尚未分如何辨得主中主僧曰如何是
 東臺主東臺主未入衆
 主中主師曰闍黎自道取曰某甲道得卽是賓中主
 雲居某甲道得不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恁麼道卽易
 代云是賓中主相續也大難遂示頌曰嗟見今時學道流千千萬萬
 認門頭恰似入京朝聖主祇到董關便卽休

本寂

曹山本寂禪師尋謁洞山山問閣黎名恁麼師曰本
寂山曰那箇禪師曰不名本寂山深契之自此入室
集桓數載乃辭去山遂密授洞山宗旨復問曰子向
恁麼處去師曰不變異處去山曰不變異處豈有去
邪師曰去亦不變異遂往曹谿禮祖塔回吉水衆
問五位君臣旨訣師曰正位卽空界本來無物偏位
卽色界有萬象形正中偏者背理就事偏中正者舍
事入理兼帶者眞應衆緣不墮諸有非染非淨非正

金華在靈臺言云云

九

非偏故曰虛玄大道無著真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
最妙最玄當詳審辯明君爲正位臣爲偏位臣向君
是偏中正君視臣是正中偏君臣道今是兼帶語僧
又問如何是君師曰妙德尊寰宇高明朗太虛曰如
何是臣師曰靈機弘聖道眞智利群生曰如何是臣
向君師曰不墮諸異趣疑情望聖容曰如何是君視
臣師曰妙容雖不動光燭本無偏曰如何是君臣道
合師曰混然無内外和融上下平師又曰以君臣偏
正言者不欲犯中故臣稱君不敢斥言是也此吾法
要乃作偈曰學者先須識自宗莫將其際雜頑空

金華在靈臺言云云

十

妙明體盡知傷觸力在逢緣不借中出語直教燒不
著潛行須與古人同無身有事超岐路無事無身落
始終復作五相并偈○白衣須拜相此事不爲奇積
代簪纓者休言落魄時○子時當正位明正在君臣
未離堯率界鳥鷄雪上行○餓寒寒米結楊花九月
飛泥牛吼水面木馬逐風嘶○王宮初降日玉兔不
能離未得無功旨人天何太遲○渾然藏理事朕兆
卒難明威音王未曉彌勒豈惶惶○稠布衲問披毛
帶角是甚麼墮師曰是類墮曰不斷聲色是甚麼墮
師曰是隨墮曰不受食是恁麼墮師曰是尊貴墮乃

金華在靈臺言云云

十一

曰食者卽是本分事知有不取故曰尊貴墮若執初
心知有自己及聖位故曰類墮若初心知有已事回
光之時擯却色聲香味觸法得寧謐卽成功勲後却
不執六塵等事隨分而昧任之則礙所以外道六師
是汝之師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食者卽是
止命食也亦是就六根門頭見聞覺知祇是不被他
染汚將爲墮且不是同向前均他本分事尚不取豈
况其餘事邪師凡言墮謂混不得類不許凡言初心
者所謂悟了同未悟耳師作四禁偈曰莫行心處路
不挂本來衣何須正恁麼切忌未生時○僧問學

對症

發

香翠

通身是病請師醫師曰不醫曰爲甚麼不醫師曰教汝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問五位對賓時如何師曰汝卽今問那箇位曰某甲從偏位中來請師向正位中接師曰不接曰爲甚麼不接師曰恐落偏位中去師却問僧祇如不接是對賓是不對賓曰早是對賓了也師曰如是如是○問三界擾擾六趣昏昏如何辨色師曰不辨色曰爲甚麼不辨色師曰若辨色卽昏也○師聞鐘聲乃曰阿哪阿哪僧問和尚作甚麼師曰打着我心僧無對五祖戒代云○師問金峯志曰作甚麼來曰蓋屋來師曰了也未曰這邊則了師曰那邊事作麼生曰候下工日和和尚師曰如是如是○師一日入僧堂向火有僧曰今日好寒師曰須知有不寒者曰誰是不寒者師笑火示之僧曰莫道無人好師拋下火僧曰某甲到這裏却不合師曰目照寒潭明更明○問幻本何真師曰幻本元真法眼別云幻本曰當幻何顯師曰卽幻卽顯法眼別云曰怎麼則始終不離於幻也師曰寬幻相不可得○僧問清稅孤貧乞師賑濟師召稅閣黎稅應諾師曰清原白家酒三盞喫了猶道未沾唇文覺云此酒處○鏡清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理卽如此事作

下紫

麼生曰如理如事師曰設曹山一人卽得爭奈諸聖眼何曰若無諸聖眼爭豈得箇不恁麼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僧問子歸就父爲甚麼父全不顧師曰理合如是曰父子之恩何在師曰始成父子之恩曰如何是父子之恩師曰刀斫不開○問雪覆千山爲甚麼孤峯不白師曰須知有異中異曰如何是異中異師曰不墮諸山色○問世間怎麼物最貴師曰死猫兒頭最貴曰爲甚麼死猫兒頭最貴師曰無人著價○問僧作甚麼曰掃地師曰佛前掃佛後掃曰前後一時掃師曰與曹山過鞍鞋來○僧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不雕琢曰爲甚麼不雕琢師曰須知曹山好手○紙衣道者來參師問莫是紙衣道者否者曰不敢師曰如何是紙衣下事者曰一裘纔掛體萬法悉皆如師曰如何是紙衣下用者近前應諾便立脫師曰汝祇解恁麼去何不解恁麼來者忽開眼問曰一靈真性不假胞胎如何師曰未是妙者曰如何是妙師曰不借借者珍重便化師示頌曰覺性圓明無相身莫將知見妄疎親念異便於玄體昧心差不與道爲隣情分萬法沉前境識鑒多端妄本真如是句中全曉會了然無事昔時人○師問強上座

九

若生

枯木

卷之三

本教

三

鏡

曰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
 說箇應底道理曰如驢覷井師曰道則太煞道抵道
 得八成曰和尚又如何師曰如井覷驢○陸亘大夫
 問南泉姓甚麼泉曰姓王曰王還有眷屬也無泉曰
 四臣不昧曰王居何位泉曰王殿若生後僧舉問師
 王殿若生意旨如何師曰不居正位曰八方來朝時
 如何師曰他不受禮曰何用來朝師曰違則斬曰違
 是臣分上未審君意如何師曰樞密不得旨曰恁麼
 則焚理之功全歸臣相也師曰你還知君意麼曰外
 方不敢論量師曰如是如是○僧問香嚴如何是道
 嚴曰枯木裏龍吟曰如何是道中人嚴曰觸體裏眼
 睛云妙別云僧不領乃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
 霜曰猶帶喜在曰如何是觸體裏眼睛霜曰猶帶識
 在又不領乃問師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血脈不
 斷曰如何是觸體裏眼睛師曰乾不盡曰未審還有
 得聞者麼師曰盡大地未有一人不聞曰未審枯木
 裏龍吟是何章句師曰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遂
 示偈曰枯木龍吟真見道觸體無識眼初明喜識盡
 時消息盡當人那辯濁中清○問朗月當空時如何
 師曰猶是墜下漢曰請師接上墻師曰月落後來相

見○問靈衣不挂時如何師曰曹山孝滿曰孝滿後
 如何師曰曹山好顛酒

卷之三

本教

三

客

道膺

雲居道膺禪師結菴于三峯經旬不赴堂山問子近
日何不赴齋師曰每日自有天神送食山曰我將謂
汝是箇人猶作這箇見解在汝晚間來師晚至山召
膺菴主師應諾山曰不思善不思惡是恁麼師回菴
寂然宴坐天神自此竟尋不見如是三日乃絕○師
曾令侍者送袴與一住菴道者道者曰自有嫌生袴
竟不受師再令侍者問嫌未生時著箇恁麼道者無
語後遷化有舍利持似於師師曰直饒得八斛四斗
不如當時下得一轉語好○上堂如人將三貫錢買
箇獵狗祇解尋得有蹤跡底忽遇於羊挂角莫道蹤
跡氣息也無

匡仁

疎山匡仁禪師初造洞山洞山順世乃到潭州參大
潯值大潯示衆曰行脚高士直須向聲色裏睡眠聲
色裏坐臥始得師不契後聞婺州明招謙和尚出世
徑往禮拜招問甚處來師曰閩中來曾到大潯否師
曰到招曰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招曰潯山可謂頭正
尾正祇是不遇知音師亦不省復問忽遇樹倒藤枯
句歸何處招曰却使潯山笑轉新師於言下大悟乃
曰潯山元來笑裏有刀遙空禮拜悔過招一日問虎
生七子那箇無尾巴師曰第七箇無尾巴後遷疎山
○上堂病僧咸通年前曾得法身邊事咸通年後會
得法身向上事雲門出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枯
椿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非枯椿曰還許某甲
說道理也無師曰許曰枯椿豈不是明法身邊事師
曰是曰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向上事師曰是曰回
指淨瓶曰祇如淨瓶還該法身麼師曰閣黎莫向淨
瓶邊覓門便禮拜

龍牙居遁禪師參洞山始悟厥旨上堂夫叅玄人須透過祖佛始得新豐和尚道祖佛言教似生冤家始有叅學分若透不得即被祖佛謾去僧問祖佛還有謾人之心也無師曰汝道江湖還有礙人之心也無乃曰江湖雖無礙人之心爲時人過不得江湖成礙人去不得道江湖不礙人祖佛雖無謾人之心爲時人透不得祖佛成謾人去不得道祖佛不謾人若透得祖佛過此人過却祖佛若也如是始體得祖佛意方與向上人同如未透得但學佛學祖則萬劫無有

史纂左編卷之六

屏道

主

出期僧曰如何得不被祖佛謾去師曰道者直須自

悟去始得

圓通德止禪師上堂山僧二十年前兩目皆盲了無
所覩唯是聞人說道青天之上有大日輪照三千大
千世界無有不徧之處籌策萬端終不能見二十年
後眼光漸開又值天色連陰濃雲亂湧四方觀察上
下推窮見雲行時便於行時作計較見雲住時便於
住處立箇窠臼正如是間忽遇著箇多知漢問道莫
是要見日輪麼何不向高山頂上去山僧却徵他道
那裏是高山頂上他道紅塵不到處是諸仁者好箇
端的消息還會麼長連牀上佛陀耶惠來曰思而知
處而得皆是鬼

史集卷之五

大

木

一、**殊**

文偃 雲門宗

六世 雲門

雲門 雲門

雲門文偃禪師嘉興人也初參睦州州繞見來便問却門師乃叩門州曰誰師曰某甲州曰作麼麼師曰已事未明乞師指示州開門一見便閉却師如是連三日叩門至第三日州開門師乃撥入州便擒住曰道道師擬讓州便推出曰秦時轆轤鑽遂掩門損師一足師從此悟入州指見雪峯師到雪峯莊見一僧乃問上座今日上山去那僧曰是師曰寄一則因緣問堂頭和尚祇是不得道是別人語僧曰得師曰上座到山中見和尚上堂衆纔集便出握腕立地曰這

老漢頂上帶枷何不脫却其僧一依師教雪峯見這

九

僧與麼道便下座攔胸把住曰速道速道僧無對峯拓開曰不是汝語僧曰是某甲語峯曰侍者將繩棒來僧曰不是某語是莊上一浙中上座教某甲來道峯曰大衆去莊上迎取五百人善知識來師次日上雪峯峯纔見便曰因恁麼得到與麼地師乃低頭從茲契合溫研積稔密以宗印授焉師出嶺徧謁諸方覈窮殊軌鋒辨險絕世所盛聞後抵靈樹真符知聖禪師接首座之說初知聖住靈樹二十年不請首座常云我首座生也我首座牧牛也我首座行脚也

廣主 雲門

雲門 雲門

雲門 雲門

雲門 雲門

一日令擊鍾三門外接首座衆出迓師果至直請入首座寮解包○後廣主命師出世靈樹開堂日主親臨曰弟子請益師曰目前無異路法眼列云不無益於人師乃曰莫道今日謾諸人好抑不得已向諸人前作一場狼藉忽遇明眼人見成一場笑具如今避不得已且問你諸人從上來有甚事欠少恁麼向你道無事已是相埋沒也雖然如是也須到這田地始得亦莫趁口快亂問自己心裏黑漫漫地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你若根思遲回且向古人建化門庭東觀西觀看是箇甚麼道理你欲得會麼都緣是你自家無量劫來妄想濃厚一期聞人說著便生疑心問佛問法問向上向下求覓解會轉沒交涉擬心卽差况復有言有句莫是不擬心是麼莫錯會好更有恁麼事珍重○上堂我事不獲已向諸人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了也更欲踏步向前尋言逐句求覓解會千差萬別廣設問難覓得一場口滑去道轉遠有恁麼休歇時此事若在言語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語因恁麼更道教外別傳若從學解機智得抵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呵責見性如隔羅縠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此若是得底人道火

不能燒口終日說事未嘗挂著唇齒未嘗道著一字終日著衣喫飯未嘗觸著一粒米挂一縷絲雖然如此猶是門庭之說也須是實得怎麼始得若約袖僧門下句裏是機徒勞竹思直饒一句下承當得猶是臨睡漢時有僧問如何是一句師曰舉○僧來參師乃拈起袈裟曰汝若道得落我袈裟團積裏汝若道不得又在鬼窟裏坐作麼生自代云某甲無氣力○上堂諸兄弟盡是諸方參尋知識決擇生死到處豈無尊宿垂慈方便之詞還有透不得底句麼出來舉看待老漢與你大家商量有麼有麼時有僧出擬伸問次師曰去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便下座○舉世尊初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師曰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貴圖天下太平○師在文德殿赴齋有鞠常侍問靈樹果子熟也未師曰甚麼年中得信道生○僧問如何是大修行人師曰一槓在手○上堂因聞鐘聲乃曰世界與麼廣闊為甚麼鐘聲披七條聯珠又云僧無語師曰上堂舉一則語教汝直下承當早是撒尿著汝頭上也直饒拈一毫頭盡大地一時明得也是剗肉作瘡雖然如此汝亦須是實到這

箇田地始得若未切不得掠虛却須退步向自己根脚下推尋看是箇怎麼道理實無絲毫許與汝作解會與汝作疑惑况汝等各各當人有一段事大用現前更不煩汝一毫頭氣力便與祖佛無別自是汝諸人信根淺薄惡業濃厚突然起得許多頭角擔鉢囊千鄉萬里受屈作麼且汝諸人有甚麼不足處大丈夫漢阿誰無分獨自承當得猶不著便不可受人欺謾取人處分纔見老和尚開口便好把特石驀口塞便是屎上青蠅相似闕唆將去三箇五箇聚頭商量苦屈兄弟古德一期為汝諸人不奈何所以方便垂一言半句通汝入路知是般事拈放一邊自著些子筋骨豈不是有少許相親處快與快與時不待人出息不保入息更有怎麼身心別處閑用切須在意珍重○僧問靈樹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樹默然遷化後門人立行狀碑欲入此語問師曰先師默然處如何上碑師對曰師○普請般柴次師遂拈一片拋下曰一大藏教祇說這箇○上堂人人自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作麼生是諸人自己光明自代曰廚堂三門又曰好事不如無○示眾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箇是你自己○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

見相

見相

見相

日餽餅○上堂故知時運澆漓代千像季近日師僧
 北去言禮文殊南去謂遊衡嶽恁麼行脚名字比丘
 徒消信施苦哉苦哉問著黑漆相似祇管取性過時
 設有三箇兩箇狂學多開記持話路到處覓相似語
 句印可老宿輕忽上流作誨福業他日閻羅王釘釘
 之時莫道無人向你說若是初心後學直須擺動精
 神莫空記人說處多虛不如少實向後祇是自賺有
 恁麼事近前○上堂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舉起手
 曰觀世音菩薩將前買餽餅放下手曰元來祇是饅
 頭○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
 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作麼生自代曰
 逐物意移又曰雲起雷興○示衆曰十五日已前不
 問汝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衆無對自代曰日日
 是好日○上堂拈拄杖曰凡大實謂之有二乘折謂
 之無圓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卽空衲僧家見拄杖
 便喚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不得動著○僧問如何
 是雲門一曲師曰臘月二十五日唱者如何師曰且
 緩緩○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家家觀世音
 曰見後如何師曰火裏蚰蟻在大蟲○問如何是雲
 門泥牛吼師曰山河走日如何是雲門木馬嘶師

卷六

三

三句

天地黑人天眼目互○問十二時中如何卽得不空
 過師曰向恁麼處著此一問曰學人不曾請師舉師
 曰將筆硯來師作一頌曰舉不顧卽差互擬思量何
 劫悟○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遊山說水曰如
 何是和尚自己師曰賴遇維那不在○僧問樹凋葉
 落時如何師曰體露金風○問如何是佛師曰乳屎
 橛○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東山水上行○問
 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曰念七○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日裏看山○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有
 讀書人來報○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北斗裏藏
 身○問承古有言牛頭橫說豎說猶未知有向上關
 楨子如何是向上關楨子師曰東山西嶺青○上堂
 函蓋乾坤目機鉢兩不涉世緣作麼生承當衆無對
 自代曰一鐵破三關○僧問如何是雲門劔師曰祖
 ○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普○問如何是啐啄之機
 師曰響○問如何是吹毛劔師曰豁又曰背○問如
 何是雲門一路師曰親○問殺父殺母向佛前懺悔
 殺佛殺祖向恁麼處懺悔師曰露○問如何是一代
 時教師曰對一說○問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
 如何師曰倒一說○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

卷六

三

上與汝道卽不難作麼生會法身曰請和尚鑒師曰
鑒卽且置作麼生會法身曰與麼與麼師曰這箇是
長連牀上學得底我且問你法身還解喫飯麼僧無
對○問僧近離恁處曰西禪師曰西禪近日有何言
句僧展兩手師打一掌僧曰某甲話在師却展兩手
僧無語師又打僧○問秋初夏末前程若有人問作
麼生祇對師曰大衆退後曰未審過在恁麼處師曰
還我九十日飯錢來○講僧參經時乃曰未到雲門
時恰是初生月及乎到後曲彎彎地師得知乃召問
是你道否曰是師曰甚好吾問汝作麼生是初生月

景德藏經卷第八

五十一

僧乃稱額作望月勢師曰你如此已後失却在僧
經旬日復來師又問你還會也未曰未會師曰你問
我僧便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曲彎彎地僧問措後
果然失且○示衆真空不壞有真空不異色僧便問
作麼生是真空師曰還聞鐘聲麼曰此是鐘聲師曰
驢年夢見麼○上堂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林
者是好手時有僧出曰與麼則堂中第一座有長處
也師曰蘇嚕蘇嚕○僧問佛法如水月是否師曰清
波無路曰和尚從何得師曰再問復何來曰正由
麼時如何師曰重疊關山路○上堂拈拄杖曰拄杖

子化爲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得來師有
偈曰不露風骨句未語先分付進步口喃喃知君大
同措○示衆一人因說得悟一人因與得悟一人聞
舉便回去你道便回去意作麼生復曰也好與三十
棒○上堂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
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
是光不透漏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爲法執
不忘已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
放過卽不可子細檢點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
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曰是師

景德藏經卷第八

五十二

曰話墮也○僧問一切智通無障礙時如何師曰掃
地潑水相公來○問如何是法身師曰六不收○問
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花藥欄曰便恁麼去時如何
師曰金毛獅子○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師曰須
彌山○問如何是摩鹿三昧起師曰鉢裏飯桶裏水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面看北斗○師到天童
童曰你還定當得麼師曰和尚道恁麼童曰不會則
目前包裹師曰會則目前包裹○師到曹山見示衆
云諸方盡把格則何不與他道却令他不疑去師問
密處爲恁麼不知有山曰祇爲密密所以不知有

僧衆
示衆

尚書
問行
問事

師曰此人如何親近山曰莫向密密處處親近師曰不
向密密處處親近時如何山曰始解親近師應諾諸○
師到鵝湖聞上堂曰莫道米了底人長時浮逼逼地
設使了得底明明得知有去處尚乃浮逼逼地師下
問首座適來和尚意作麼生曰浮逼逼地師曰首座
久在此住頭白齒黃作這箇語話日上座又作麼生
師曰要道卽得見卽便見若不見莫亂道曰祇如道
浮逼逼地又作麼生師曰項上著枷脚下著杻曰與
麼則無佛法也師曰此是文殊大人境界○僧舉灌
谿上堂曰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裸裸赤灑灑

宋孝宗皇帝百天

卷一五

沒可把師曰舉卽易出也大難曰上座不肯和尚
麼道那師曰你適來與麼舉那曰是師曰你驢年夢
見灌谿曰某甲話在師曰我問你十方無壁落四面
亦無門你道大梵天王與帝釋天商量恁麼事曰豈
干他事師喝曰逐隊喫飯漢○師到江州有陳尚書
者請齋纔見便問儒書中卽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
有座主作麼生是袖僧行脚事師曰冒問幾人來
曰卽今問上座師曰卽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書曰
黃卷赤軸師曰這箇是文字語言作麼生是教意
曰曰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忘師曰曰欲談而

聖

聖

喪爲對有言心欲緣而慮忘爲對妄想作麼生是教
意書無語師曰見說尚書看法華經是否書曰是師
曰經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
非非想天有幾人退位書無語師曰尚書且莫草草
三經五論師僧拋却特入叢林十年二十年尚不奈
何尚書又爭得會書禮拜曰某甲罪過師每見僧必
顧視曰鑒僧擬議乃曰噫後德山圓明大師刪去顧
字謂之拙顧叢林目雲門顧鑒噫○示衆云古佛與
露柱相交是第幾機自代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

實性

宋孝宗皇帝百天

卷一六

白雲子祥實性大師上堂諸人會麼但向街頭市尾
屠兒魁削地獄鑊湯處會取若甚麼會得堪與人天
爲師若向衲僧門下天地懸殊更有一般底祇向長
連牀上作好人去汝道此兩般人那箇有長處無事
珍重

澄遠

香林澄遠禪師上堂是汝諸人盡是擔鉢囊向外行脚還識得性也未若識得試出來道看若識不得祇是被人熱謾將去且問汝諸人是汝參學日久用心掃地煎茶遊山翫水汝且釘釘喚喚麼作自性諸人且道始終不變不異無高無下無好無醜不生不滅究竟歸於何處諸人還知得下落所在也未若於這裏知得所在是諸佛解脫法門悟道見性始終不疑不慮一任橫行一切人不奈汝何出言吐氣實有來處如人買田須是收得元本契書若不得他元本契書終是不穩遮莫經官判狀亦是不得其奈不收得元契書終是被人奪却汝等諸人參禪學道亦復如是還有人收得元本契書麼試拈出看汝且喚麼麼作元本契書諸人試道看若是靈利底纔聞與麼說著便知去處若不知去處向外邊學得千般巧妙記持解會口似傾河終不究竟與汝自己天地差小且去衣鉢下體當尋覓看若有箇見處上來却與汝證明若覓不得且依行隊去

雙峯欽

雙峯欽禪師上堂進一步則迷理退一步則失事饒你一向兀然去又同無情僧問如何得不迷理去師曰動靜施爲曰如何得不失事去師曰進一步退一步僧作禮師曰向來有人恁麼會老僧不肯伊曰請師直指師便打出

文益 法眼宗

八世
清涼

清涼文益禪師法眼大猷齡稟具於越州開元寺屬律

匠希覺師盛化於明州鄞山育王寺師往預聽習究

其微旨復傍食儒典遊文雅之場覺師目爲我門之

游夏也師以玄機一發難啓但相振錫南邁抵福州

參長慶不大發明○後同紹修法進三人欲出嶺過

地藏院阻雪少憩附爐次藏問此行何之師曰行脚

去藏曰作麼生是行脚事師曰不知藏曰不知最親

切又同三人舉肇論至天地與我同根處藏曰山河

大地與上座自己是同是別師曰別藏堅起兩指師

史纂卷八十一 入華

曰同藏又堅起兩指便起去雪簪辭去藏門送之問

曰上座尋常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乃指庭下片石

曰且道此石在心內在心外師曰在心內藏曰行脚

人着恁麼來由安片石在心頭師窘無以對即放包

依席下求決擇近一月餘日呈見解說道理藏語之

曰佛法不恁麼師曰某甲詞窮理絕也藏曰若論佛

法一切現成師於言下大悟○子方上座自長慶來

師舉長慶偈問曰作麼生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子方

舉拂子師曰恁麼會又爭得曰和尚尊意如何師曰

與恁麼作萬象曰古人不撥萬象師曰萬象之中獨

露身說恁麼撥不撥子方豁然悟解述偈投誠自是

諸方會下有存知解者翕然而至始則行行如也師

微以激發皆漸而服膺海參之衆常不減千計○上

堂大衆立久乃謂之曰抵恁麼便散去還有佛法道

理也無試說看若無又在這裏作麼若有大市裏人

叢處亦有何須到這裏諸人各曾看還源觀百門義

海華嚴論涅槃經諸多策子阿那箇教中有這箇時

佛法
道理

露身說恁麼撥不撥子方豁然悟解述偈投誠自是

諸方會下有存知解者翕然而至始則行行如也師

微以激發皆漸而服膺海參之衆常不減千計○上

堂大衆立久乃謂之曰抵恁麼便散去還有佛法道

理也無試說看若無又在這裏作麼若有大市裏人

叢處亦有何須到這裏諸人各曾看還源觀百門義

海華嚴論涅槃經諸多策子阿那箇教中有這箇時

節若有試舉看莫是恁麼經裏有恁麼語是此時節

麼有恁麼交涉所以道微言帶於心首嘗爲緣慮之

場實際居於目前翻爲名相之境又作麼生得翻去

史纂卷八十一 入華

若也翻去又作麼生得正去還會麼莫抵恁麼念策

子有恁麼用處僧問如何披露即得與道相應師曰

汝幾時披露即與道不相應○問六處不知音時如

何師曰汝家眷屬一羣子師又曰作麼生會莫道恁

麼來問便是不得汝道六處不知音眼處二不知音耳

處不知音若也根本是有爭解無得古人道離聲色

着聲色離名字着名字所以無想天修得經八萬大

劫一朝退墮諸事儼然蓋爲不知根本其實次第修

行三生六十劫四生一百劫如是直到三祇果滿它

古人猶道不如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

中還有異異若異於同今非諸佛意諸佛意總別何
曾有同異男子身中入正覺女子身中不留意不留
意絕名字萬象明明無礙意僧慧超問如何是佛
師曰汝是慧超僧於是悟入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六

蓋

秀

清登

靈隱清登禪師初參法眼指雨謂師曰滴滴落在上
座眼裏師初不諭後因閱華嚴感悟承眼印可○
上堂十方諸佛常在汝前還見麼若言見將心見將
眼見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
諸佛常現前又曰見色便見心且喚作麼作心山河
大地萬象森羅青黃赤白男女等相是心不是心若
是心爲什麼却成物象去若不是心又道見色便見
心還會麼祇爲迷此而成顛倒種種不同於無同異
中強生同異且如今直下承當頓豁本心皎然無一
物可作見聞若離心別求解脫者古人喚作迷波討
源卒難曉悟計源根塵俱泯爲什麼事理不明師曰
事理且從喚作麼不執事俱泯底根塵

道恒

百丈道恒禪師參法眼因請益外道問佛不問有言
不問無言敘語未終眼曰住住汝擬向世尊良久處
會那師從此悟入○僧問古人有言釋迦與我同參
未審參見何人師曰唯有同參方知曰未審此人如
何親近師曰怎麼則你不解參也○問如何是百丈
爲人一句師曰若到諸方總須問過乃曰實是無事
諸人各各是佛更有何疑得到這裏古人道十方同
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還佛場心空及第歸且作麼
生是心空不是那裏閉目冷坐是心空此正是意識
想解上座要會心空麼但目識心便見心空所以道
過去已是去未來更莫算凡然無事坐何曾有人喚
設有人喚上座應他好不應他好若應他阿誰喚上
座若不應他又不得也三世體空且不是木頭也
所以古人道心空得見法王還見法王麼也祇是老
病僧又莫道渠自伐好珍重

道潛

杭州永明道潛禪師初謁法眼眼問曰子於衆請外
看怎麼經師曰華嚴經眼曰總別同異成壞六相是
何門攝屬師曰文在十地品中據理則世出世間一
切法皆具六相也眼曰空具六相也無師憐然無
對眼曰汝問我我何汝道師乃問空還具六相也無
眼曰空師於是開悟踴躍禮謝眼曰子作麼生會師
曰空眼然之○因四衆士女入院眼問師曰律中道
隔壁聞釵釧聲卽名破戒現觀金銀合雜朱紫駢闐
是破戒不是破戒師曰好箇入路眼曰子向後有五
百義徒爲王侯所重在師禮辭駐錫於衢州古寺
閱大藏經忠懿王命入府受菩薩戒署慈化定慧禪
師建大伽藍號慧日永明請居之

玄則

報恩玄則禪師初問青峯如何是學人自己峯曰丙
丁童子來求火後謁法眼眼問甚處來師曰青峯眼
曰青峯有何言句師舉前話眼曰上座作麼生會師
曰丙丁屬火而更求火如將自己求自己眼曰與麼
會又爭待師曰某甲抵與麼未審和尚如何眼曰你
問我我與你道師曰如何是學人自己眼曰丙丁童
子來求火師於言下頓悟

謹

古賢謹禪師侍立法眼次眼問一僧曰自離此間恁

麼處去來曰入嶺來眼曰不易曰虛涉它如許多山

水眼曰如許多山水也不惡其僧無語師於此有省

德部

天台德韶國師上堂古聖方便猶如河沙祖師道非
風旛動仁者心勸斯乃無上心印法門我輩是祖師
門下客今作麼生會祖師意莫道風旛不動汝心妄
動莫道不撥風旛就風旛通取莫道風旛動處是甚
麼有云附物明心不須認物有云色卽是空有云非
風幡動應須妙會如是解會與祖師意旨有何交涉
既不許如是會諸上座便合知悉若於這裏徹底悟
去何法門而不明白千諸佛方便一時洞了更有甚
麼疑情所以古人道一了千明一迷萬惑上座豈是
今日會得一則明日又不會也莫是有一分向上事
難會有一分下劣凡夫不會如此見解說經塵劫祇
自勞神乏思無有是處○僧問一切山河大地從何
而起師曰此問從何而來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三十七

南嶽懷讓

馮仰宗
臨濟宗

南嶽懷讓禪師謁嵩山安和尚安啓發之乃直指諸曹谿參六祖祖問甚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甚麼物恁麼來師無語遂經八載忽然有省乃白祖曰某甲有箇會處祖曰作麼生師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師曰修證則不無汙染則不得祖曰祇此不汙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識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病在汝心不須速說師執侍左右一十五年○開元中有沙

卷一百三十七

一

門道一在衡嶽山常習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甚麼一日圖作佛師乃取一瓢於彼菴前石上磨一日磨作甚麼師曰磨作鏡一日磨鏡豈得成鏡邪師曰磨鏡既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一日如何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師又曰汝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聞示誨如飲醍醐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師曰令無相三昧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念故當

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曰心地法眼能見吾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一日有成壞否師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僧問如鏡鑄像像成後未審光向甚處去師曰如大德爲童子時相貌何在曰祇如像成後爲甚麼不鑑照師曰雖然不鑑照護他一點不得後馬大師闡化於江西師問衆曰道一爲衆說法否衆曰已爲衆說法師曰總未見人持箇消息來衆無對因遣一僧去囑曰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師旨回謂師曰馬祖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

賢師然之

卷一百三十七

二

全

道一

江西馬祖道一禪師一日謂衆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遠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衆生心地恐汝顛倒不自信此一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以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故三界惟心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隨時言說卽事卽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卽名爲色知色空故生卽不生若了此意乃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祇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卽不生僧問和尚爲甚麼說卽心卽佛師曰爲止小兒啼曰啼止時如何師曰非心非佛曰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師曰向伊道不是物曰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師曰且教伊體會大道○一夕西堂百丈南泉隨侍翫月次師問正恁麼時如何堂曰正好供養丈曰正好修行泉拂袖便行師曰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

願獨超物外○師問百丈汝以何法示人丈豎起

子師曰祇這箇爲當別有大拋下拂子○僧問如何

是西來意師便打曰我不打汝諸方笑我也○鄧隱

峯辭師曰甚麼處去曰石頭去師曰石頭路滑曰

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纔見石頭卽繞禪床一匝

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曰蒼天蒼天峯無語却

回舉似師師曰汝更去問待他有答汝便噓兩聲峯

又去依前問石頭乃噓兩聲峯又無語回舉似師師

曰向汝道石頭路滑○洪州康使問曰喫酒肉卽是

不喫卽是師曰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師入

室弟子一百三十有九人各爲一方宗主轉化無窮

○師示疾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日面佛

月面佛○龐居士問不昧本來人請僧高着眼師直

覲士曰一等沒絃琴惟師彈得妙師直上覲士禮拜

師歸方丈士隨後曰適來弄巧成拙

法常

大梅法常禪師初參大寂問如何是佛寂曰卽心是
佛師卽大悟遂之四明梅子其舊隱縛菰燕處○大
寂聞師住山乃令僧問和尚見馬大師得箇甚麼便
住此山師曰大師向我道卽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
僧曰大師近日佛法又別師曰作麼生日又道非心
非佛師曰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
我教管卽心卽佛其僧回舉似馬祖祖曰梅子熟也

法常

五

知藏

西堂知藏禪師○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
指西來意祖曰我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得問取智
藏其僧乃來問師師曰汝何不問和尚僧曰和尚令
某甲來問上座師曰我今日頭痛不能為汝說得問
取海兄去僧又去問海海曰我到這裏却不會
僧乃舉似馬祖祖曰汝豈異邪祖曰然雖如此汝
師曰子何不看經師曰經豈異邪祖曰然雖如此汝
向後為人也須得口智教痛思自養敢言為人祖曰
子末年必與於世師使禮拜馬祖滅後舉請開堂○
李尚書嘗問僧馬祖大師有甚麼言教僧曰大師或
說卽心卽佛或說非心非佛李曰總過這邊李却問
師馬大師有甚麼言教師呼李翎李應諾師曰鼓角
動也

知藏

太一已

慧海

大珠慧海禪師依越州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欲須何
事曰來求佛法祖曰我這裏一物也無求甚必佛法
自家實藏不顧拋家散走作麼曰阿那箇是慧海實
藏祖曰卽今問我者是汝實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
使用自在何假外求師於言下自識本心不由知覺
踴躍禮謝師事六載後以受業師老還歸本養乃晦
迹藏用外示寂訥自撰頓悟入道要門論一卷法姪
玄晏稱出江外呈馬祖祖覽訖告衆曰越州有大珠
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也時學侶漸多日夜扣激
事不得已隨問隨答其辨無礙

法會

泐潭法會禪師師問馬祖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曰
低聲近前來向汝道師便近前祖打一掴曰六耳不
同謀止去來日來師至來日獨入法堂日請和尚道
祖曰且去待老漢上堂出來問與汝證明師忽有省
遂曰謝大衆證明乃繞法堂一匝便去

恩藏

石華惠藏禪師初爲獵人射鹿因遇馬祖今自射鹿
下手處省悟師擲下弓箭投祖出家住後常以弓箭
接機○一日在厠作務次祖問作麼麼曰牧牛祖曰
作麼生牧曰一回入草去暮鼻拽將回祖曰子真牧
牛師便休

洪恩

中邑洪恩禪師○仰山問如何得見佛性我師曰我
與汝說箇譬喻如一室有六窓內有一獼猴外有一
獼猴從東邊呼猩猩猩猩從西邊應如是六窓俱應
仰山謝起曰適蒙和尚譬喻無不了知更有一事終
如內獼猴睡著外獼猴欲與相見又且如何師下經
牀執仰山手作舞曰猩猩與汝相見了也

惟寬

與善惟寬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大好山曰學人問道師何言好山師曰汝祇識好山何曾達道○問狗子還有佛性否師曰有曰和尚還有否師曰我無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和尚因何獨無師曰我非一切衆生曰既非衆生莫是佛否師曰不是佛曰究竟是何物師曰亦不是物曰可見可思否師曰思之不及議之不得故曰不可思議○憲宗詔至闕下侍郎白居易嘗問曰既曰禪師何於說法師曰無上菩提著被於身爲律說於口爲法行於心爲禪應用者三

變集左贊言主

元

其致一也譬如江河淮漢在處立名名雖不一水性無二律卽是法法不離禪云何以中妄起分別曰既無分別何以修心師曰心本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念起曰垢卽不可念淨無念可乎師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爲病曰無修無念又何異凡夫也耶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着離此二病是曰真修真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卽近執着忘卽落無明此爲心要云爾○僧問道在何處師曰祇在目前曰我何不見師曰汝有我故所以不見曰我有我故卽不見和尚還見否師曰

有汝有我展轉不見曰無我無汝還見否師曰無汝無我阿誰求見

自在

伏牛自在禪師參馬祖發明心地祖令送書與忠國師國師曰馬大師以何法示徒曰卽心卽佛國師曰是甚麼語話良久又問曰此外更有何言教師曰非心非佛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曰爲較些子師曰馬大師卽怎麼未審和尚此間如何國師曰三點如流水曲似刈禾鎌○上堂卽心卽佛是無病求藥句非心非佛是藥病對治句僧問如何是脫灑底句師曰伏牛山下古今傳

太毓

芙蓉太毓禪師龐居士問馬大師着實爲人處還分付吾師否師曰某甲尚未見它作麼生見他着實處士曰祇此見知也無討處師曰居士也不得一回言說士曰一向言說師又失宗若作兩向三向師還問曰否師曰直是開口不得可謂實也士撫掌而出

道通

宗玉道通禪師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去師曰汝在裏許得多少時也曰如何出離師曰青山不礙白雲飛○下頓相公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師曰下頓客作漢問恁麼事作麼于公失色師乃指曰這箇便是漂墮羅刹鬼國公又問如何是佛師喚相公公應諾師曰更莫別求

石臼

石臼和尚初參馬祖祖問甚處來師曰鳥曰來祖曰鳥曰近日有何言句師曰幾人於此茫然祖曰茫然且置悄然一句作麼生師乃近前三步祖曰我有七棒寄打鳥曰你還甘否師曰和尚先喫某甲後甘

亮座主

亮座主頗講經論因參馬祖祖問見說座主大講得經論是否師曰不敢祖曰將甚麼講師曰將心講祖曰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麼師抗聲曰心既講不得虛空莫講得麼祖曰却是虛空講得師不肯使出將下塔祖召曰座主師回首祖曰是甚麼豁然大悟便禮拜祖曰這鈍根阿師禮拜作麼師曰某甲所講經論將謂無人及得今日被大師一問平生功業一時水釋

利山

利山和尚○僧問衆色歸空空歸何所師曰舌頭不出口曰為甚麼不出口師曰內外一如故

水潦

水潦和尚初參馬祖問曰如何是西來的意祖曰禮拜着師纔禮拜祖乃當曾踏倒師大悟起來撫掌呵呵大笑曰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祇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禮拜而退住後每告衆曰自從一喫馬祖路直至如今笑不休

麗蘊

麗蘊居士唐貞元初謁石頭乃問不與萬法爲侶者
是甚麼人頭以手掩其口然有省後與丹陽
一日石頭問曰子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麼生曰
若間日用事卽無開口處乃呈偈曰日用事無別
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爲號
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般柴頭然之曰子以
緇邪素邪士曰願從所慕遂不剃染後參馬祖問曰
不與萬法爲侶者是恁麼人祖曰待汝一口汲盡江
西水卽向汝道士於言下頓領玄旨有偈曰有男不

史纂要續卷七

主

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樂頭共說無生話○因辭藥山
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士乃指空中雪曰好雪片
片不落別處有全禪客曰落在恁處士遂與一掌全
口也不得草草士曰甚麼稱禪客闍羅老子未放你
在全曰居士作麼生士又掌曰眼見如育口說如瘥
○麗行婆入鹿門寺設齋維那請意旨婆拈梳子挿
向髻後曰回向了也便出去士坐次問其女靈照曰
古人道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如何會照曰老老
大人作這箇語話士曰你作麼生照曰明明百草頭
明明祖師意士乃笑士將入滅謂靈照曰視日早晚

及午以報照遽報日已中矣而有蝕也士出戶觀次
靈照卽登父座合掌坐亡士笑曰我女鋒捷矣於是
更延七日州牧于公頓問疾次士謂之曰但願空諸
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嚮言訖枕于
公膝而化

史纂要續卷七

主

懷海

洪州百丈懷海禪師中歲離塵三學該練屬大寂闢
化江西乃傾心依附與西堂智藏南泉普願同號入
室時三大士爲角立焉○師侍馬祖行次見一牀野
鴨飛過祖曰是恁麼師曰野鴨子祖曰甚處去也師
曰飛過去也祖遂把師鼻搗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
過去也師於言下有省次日馬祖陞堂衆纔集師出
卷却席祖便下座師隨至方丈祖曰我適來未曾說
話汝爲甚便卷却席師曰昨日被和尚搗得鼻頭痛
祖曰汝昨日向甚處留心師曰鼻頭今日又不痛也
祖曰汝深明昨日事師作禮而退○師再參侍立次
祖目視繩床角拂子師曰卽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
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師取拂子豎起祖曰卽此用
離此用師掛拂子於舊處祖振威一喝師直得三日
耳聾自此雷音將震檀信請于洪州新吳界住大雄
山以居處巖巒峻極故號百丈旣處之未幾月叅玄
之賓四方磨至爲山黃檗當其首焉一日師謂衆曰
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
聾黃檗聞舉不覺吐舌師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
麼藥曰不然今日因和尚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然

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師曰如是如

是見與師齊滅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
超師之見藥便禮拜○瀉山五峰雲巖侍立次師問
瀉山併却咽喉麼作麼生道山曰却請和尚道師
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又問五峯峯曰和
尚也須併却師曰無人處所願望汝又問雲巖巖曰
和尚有也未師曰喪我兒孫○上堂有一老人隨衆
聽法衆退唯老人不去師問汝是何人曰某非人也
於過去伽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
落因果也無某云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
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師曰汝問老人曰大
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
大悟作禮曰某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乞依亡僧
津送師令維那白推告衆食後送亡僧大衆聚議一
衆皆安涅槃堂又無病人何故如是食後師領衆至
山後巖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師至晚
上堂舉前因緣黃檗便問古人錯祇對一轉語墮五
百生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箇甚麼師曰近前來向
汝道藥近前打師一掌師拍手笑曰將謂胡鬚赤更
有赤鬚胡瀉山與問師曰黃檗常用此機師承

亦是自性師通○僧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獨坐大
 雄峯僧禮拜師便打○上堂靈光獨耀迴光不塵體
 露其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交緣即
 如如佛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阿誰曰某甲師曰
 汝識某甲否曰分明箇師乃舉起拂子曰汝還見麼
 曰見師乃不語○普請鏝地次忽有一僧聞鼓鳴舉
 起鏝頭大笑便歸師曰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師
 歸院乃喚其僧問適來見甚麼道理便恁麼曰適來
 肚飢聞教聲歸喚飯師乃笑○問依經解義三世佛
 宛離經一字如同魔說時如何師曰固守動靜三世
 佛宛此外別求即同魔說○問如何是大乘頓悟法
 要師曰汝等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與不善世出世
 間一切諸法莫記憶莫緣念放捨身心令其自在心
 如木石無所辨別心無所行心地若空慧目自現如
 雲開日出相似但歇一切攀緣貪嗔愛取垢淨情盡
 對五欲八風不動不被見聞覺知所縛不被諸境所
 惑自然具足神通妙用是解脫人對一切境心無靜
 亂不攝不散透過一切聲色無有滯礙名為道人善
 惡是非俱不運用亦不愛一法亦不捨一法名為大
 乘人不被一切善惡空有垢淨有為無為世出世間

福德智慧之所拘繫名為佛慧是非好醜是理非理
 諸知見情盡不能繫縛處處自在名為初發心菩薩
 便登佛地○問如今受戒身口清淨已具諸善得解
 脫不師曰少分解脫未得心解脫亦未得一切處解
 脫曰如何是心解脫及一切處解脫師曰不求佛法
 佛乃至不求福智知解等垢淨情盡亦不守此無求
 為是亦不住盡處亦不忻天堂畏地獄縛脫無礙即
 身心及一切處皆名解脫汝莫言有少分戒身口意
 淨便以為了不知河沙戒定慧門無漏解脫都未涉
 一毫在努力向前須猛究取莫待耳聾眼暗面皺髮
 白老苦及身悲愛纏綿眼中流淚心裏惶惶一無所
 據不知去處到恁麼時節整理脚手不得也縱有福
 智名聞利養都不相救為心眼未開唯念諸境不知
 返照復不見佛道一生所有善惡業緣悉現於前或
 欣或怖六道五蘊俱時現前盡數嚴好舍宅升船車
 樂光明顯赫皆從自心貪愛所現一切惡境皆變成
 殊勝之境但隨貪愛重處業識所引隨著受生都無
 自由分龍畜良賤亦總未定○問如何得自由分師
 曰如今得即得或對五欲八風情無取舍慳貪愛
 我所情盡垢淨俱亡如日月在空不緣而照心心

有疑 木石念念如救頭然亦如香象渡河截流而過更無
有疑 疑滯此人天堂地獄所不能測也夫讀經者教語言
有疑 皆須宛轉歸就自己但是一切言教祇明如今鑒覺
有疑 自性但不被一切有無諸境轉是汝導師能照破一
有疑 切有無諸境是金剛慧即有自由獨立分若不能恁
有疑 麼會得縱然誦得十二韋陀典秘成增上慢却是謗
有疑 佛不是修行但離一切聲色亦不住於離亦不住於
有疑 知解是修行讀書看教若唯世間是好事若向明理
有疑 人邊數光是壅塞人十地之人脫不去流入生死河
有疑 但是三乘教皆治食瞋等病祇如今念念若有食瞋
有疑 等病先須治之不用求覓義句知解知解屬食食變
有疑 成病祇如今但離一切有無諸法亦離於離透過三
有疑 句外自然與佛無差既自是佛何慮佛不解語祇恐
有疑 不是佛被有無諸法縛不得自由以理未立先有福
有疑 智被福智截去如賤使貴不如先立理後有福智若
有疑 要福智臨時作得撮土成金撮金成土變海水為酥
有疑 酪破須彌為微塵攝四大海水入一毛孔於一義作
有疑 無量義於無量義作一義伏惟尊重○師有時說法
有疑 竟大衆下堂乃召之衆回首師曰是甚麼藥山曰
有疑 丈下○師凡作務必先於衆主者不忍密收作

具而請息之師曰吾無德爭合勞於人既偏求作具
不獲而亦忘食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流布
寰宇矣
具而請息之師曰吾無德爭合勞於人既偏求作具
不獲而亦忘食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流布
寰宇矣

大安

海宜

潭州長慶大安禪師號造自大禮而開日學人欲

求識佛何者即是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師曰識得後
如何丈曰如人騎牛至家師曰未審始終如何保任
丈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師自茲領
旨更不馳求○同參祐禪師創居瀉山師躬耕助道
及祐歸寂衆請接踵住持上堂汝諸人總來就安求
覓甚麼若欲作佛汝自是佛擔佛傍家走如渴鹿趁
陽燄相似何時得相應去汝欲作佛但無許多顛倒
攀緣妄想惡覺垢淨衆生之心便是初心正覺佛更

大安禪師集

主

向何處別討所以安在瀉山三十來年喫瀉山飯
瀉山屎不學瀉山禪抵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
便把鼻孔拽轉來纔犯人苗稼即鞭撻調伏既久可
憐生受人言語如今變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
日露迥迥地起亦不去汝諸人各自有無價大寶從
眼門放光照見山河大地耳門放光領采一切善惡
音響如是六門晝夜常放光明亦名放光三昧汝自
不識取影在四大身中內外扶持不教傾側如人負
重擔從獨木橋上過亦不教失脚且道是甚麼物任
持便得如是且無絲髮可見豈不見誌公和尚云內

外追尋覓總無境上施爲渾大有珍重

志勤

虎安

花悟

靈雲志勤禪師初在瀉山因見桃花悟道有偈曰三
十年來未嘗別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
直至如今更不疑爲覓偶語其所悟與之符契瀉曰
從緣悟達永無退失善哉護持

大安禪師集

至

法真

聖賢

二經

西川

大隨法真禪師南遊初見藥山道吾雲巖洞山次至嶺外大焉會下數載食不至充臥不求暖清苦鍊行操履不群為深器之一日問曰關黎在老僧此間不曾問一轉話師曰教某甲向甚麼處下口為曰何不道如何是佛師便作手勢掩滿口為歎曰子真得其髓○上堂此性本來清淨具足萬德但以染淨二緣而有差別故諸聖悟之一向淨用而成覺道凡夫迷之一向染用沒溺輪回其體不二故般若云無二無別分無別無斷故○僧問却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嘗

法真在蜀唐王二入志

五

金

普願

二經

所知

牛莊

聖賢

池州南禪普願禪師初習相部舊章究毗尼篇聚次遊諸講肆歷聽楞伽華嚴入中百門觀精練玄義後扣大寂之室頓然忘筌得遊戲三昧一日為眾偈行齊次馬祖問桶裏是恁麼師曰這老漢合取口作恁麼語語祖便休自餘同參之流無敢詰問○上堂然燈佛道了也若心相所思出生諸法猶如形影分別虛空如故心尚無有云何出生諸法猶如形影分別虛空如人取聲安置篋中亦如吹網欲令氣滿故老宿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教你兄弟行履據說十地菩薩住首楞嚴三昧得諸佛秘密法藏自然得一切禪定解脫神通妙用至一切世界普現色身或示現成等正覺轉大法輪入涅槃使無量入毛孔演一句經無量劫其義不盡教化無量億千眾生證無生法忍尚與作所知愚極微細所知愚與道全乖大難大難珍重○上堂曰王老師自小養一頭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食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牧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師有書與茱萸曰理隨事變寬廓非外事得理融寂寂非內僧達書了便問更如何是寬廓非外更曰問一答百也無

法真在蜀唐王二入志

五

妨曰如何是寂寥非內莫曰觀對聲色不是好手僧
又問長沙沙瞪目視之僧又進後語沙乃閉目視之
僧又問趙州州作喫飯勢僧又進後語州以手作拭
口勢後僧舉似師師曰此三人不謬爲吾弟子○上
堂道箇如如早似變了也今時師僧須向異類中行
歸宗曰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師曰孟八郎漢又
恁麼去也○上堂文殊普賢昨夜三更相打每人與
二十棒趣出院去也趙州曰和尚棒教誰喫師曰且
道王老師過在甚處州禮拜而出○師有時曰江西
馬祖說卽心卽佛王老師不恁麼道不是心不是佛

卷八

五

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麼趙州禮拜而出時有一僧
隨問趙州曰上座禮拜便出意作麼生州曰汝却問
取和尚僧乃問適來論上座意作麼生師曰他却領
得老僧意旨○師問黃蘗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
如何蘗曰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師曰莫是長老見
處麼蘗曰不敢師曰漿水錢且置草鞋錢教阿誰還
○師因東西兩堂爭貓兒師遇之曰衆曰道得則救
取貓兒道不得卽斬却也衆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
外歸師舉前語示之州乃脫履安頭上而出師曰子
若在卽救得貓兒也○有僧問訊义手而立師曰太

俗生其僧便令掌師曰太僧生僧無對○師與歸宗
麻谷同去參禮南陽國師師於路上畫一圓相曰道
得卽去宗便於圓相中坐谷作女人拜師曰恁麼則
不去也宗曰是甚麼心行師乃相喚便回更不去禮
國師○師在山上作務僧問南泉路向甚麼處去師
拈起鐮子曰我道非鐮子三十錢買得曰不問非鐮
子南泉路向甚麼處去師曰我使得正快○僧問卽
心是佛又不得非心非佛又不得師意如何師曰大
德且信卽心是佛便了更說甚麼得與不得祇如大
德喫飯了從東廊上西廊下不可總問人得與不得

卷八

五

也○師住菴時有一僧到菴師向伊道我上山去作
務待齋時作飯自喫了送一分上來少時其僧自作
飯喫了却一時打破家事就牀臥師待不見來便歸
菴見僧臥師亦就伊邊臥僧便起去師住後曰我往
前住菴時有箇靈利道者直至如今不見○陸亘大
夫問弟子家中有片石或時坐或時臥如今擬鐫作
佛還得否師曰得陸曰莫不得否師曰不得○師因
坐莊所莊主預備迎奉師曰老僧若常出入不與人
知何得排辦如此莊主曰昨夜土地報道和尚今日
來師曰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覩見侍者便問

應世

阿闍

尚既是善知識為甚麼被鬼神觀見師曰土地前更
 下一分飯玄竟云：甚麼處是土○第一座問和尚百
 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座曰
 某甲隨和尚去還得也無師曰汝若隨我即須銜取
 一莖草來○師與魯祖杉山歸宗四人離馬祖處去
 各住菴於路分袂處師捧拄杖曰道得也被這箇
 礙道不得也被這箇碍歸宗拽拄杖打師一下曰只
 是這箇王老師說甚麼碍與不碍魯祖曰只此一勾
 大搗天下宗曰還有不搗者麼祖曰有宗曰作麼生
 是不搗者祖作掌勢

雲際

雲際師祖禪師初參南泉問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
 義觀收得如何是藏泉曰與汝往來者是師曰不往
 來者如何泉曰亦是曰如何是珠泉召師祖師應諾
 泉曰去汝不會我話師從此信入

三教

應世

應世

希運

黃檗希運禪師初遊天台逢一僧與之言笑如舊相
 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屬澗水暴漲捐筇植杖
 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兄要渡自渡彼即褰衣蹕
 波若履平地回顧曰渡來渡來師曰咄這自了漢吾
 早知當祈汝脛其僧歎曰真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
 訖不見○師在鹽官殿上禮佛次時唐宣宗為沙彌
 問曰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僧求長老禮拜當何
 所求師曰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僧求常禮如是
 事彌曰用禮何為師便掌彌曰太龕生師曰這裏是
 甚處所在說庵說細隨後又掌○裴相國一日拓一
 尊佛於師前跪曰請師安名師召曰裴休公應諾師
 曰與汝安名竟公禮拜○師辭南泉泉門送提起師
 笠曰長老身材沒量大笠子太小生師曰雖然如此
 大千世界總在裏許泉曰王老師弊師戴笠便行○
 上堂大衆雲集乃曰汝等諸人欲何所求以拄杖趁
 之大衆不散師却復坐曰汝等諸人盡是瞋酒糟漢
 怎麼行脚取笑於人但見八百一千人處便去不可
 圖他熱鬧也老僧行脚時或遇草根下有一箇漢便
 從頂門上一錐看他若知痛痒可以布袋盛米供養

有禪
無禪

禪
非禪

宅可中總似汝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也汝等
既稱行脚亦須着些精彩好還知道大唐國內無禪
師麼時有僧問諸方尊宿盡聚衆開化爲甚麼知道
無禪師師曰不道無禪祇是無師閻黎不見馬大師
下有八十餘人坐道場得馬師正法眼者止三兩人
廬山歸宗和尚是其一夫出家人須知有從上來事
分始得且如四祖下牛頭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關
捩子有此眼目方辨得邪正宗黨且當人事宜不能
體會得但知學言語念向皮袋裏安看到處稱我會
禪還替得汝生死麼輕忽老宿入地獄如箭我纔見

大書

三

空

汝入門來便識得了也還知麼急須努力莫容易事
持片衣口食空過一生明眼人笑汝久後總被俗漢
算將去在且自看遠近是阿誰面上事若會即便會
若不會即散去珍重

楚南

千頃楚南禪師參黃檗問子未現三界影像時如何
師曰卽今豈是有邪檗曰有無且置卽今如何師曰
非今古檗曰吾之法眼已在汝躬

陳尊宿

聖賢

禪

禪

睦州陳尊宿言戒精嚴學通三藏遊方契旨於黃檗
後爲四衆諸比丘觀音院常百餘衆經數十載○學者
叩激隨問遍答詞語峻險既非循轍故淺機之流往
往嗤之唯玄學性敏者欽伏由是諸方歸慕咸以尊
宿稱後歸開元居房纖蒲鞋以養母故有陳蒲鞋之
號或見諸僧乃召曰座主主應諾師曰擔板漢○一
日晚參謂衆曰汝等諸人還得箇入頭處也未若未
得箇入頭處須覓箇入頭處若得箇入頭處已後不
得孤負老僧時有僧出禮拜曰某甲終不敢孤負和

大書

手

尚師曰早是孤負我了也又曰明明向你道尚自不
會何況蓋覆將來○師見僧乃曰現成公案放汝三
十棒曰某甲如是師曰三門頭金剛爲甚麼舉拳曰
金剛尚乃如是師便打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
要道有甚麼難曰請師道師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
○問以一重去一重卽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
何師曰昨日栽茄子今日種冬瓜問某甲講兼行脚
不會教意時如何師曰灼然實語當懺悔曰乞師指
示師曰汝若不問老僧卽緘口無言汝既問老僧不
可緘口去也曰請師便道師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師曰昨日有人問
 趙出了也曰和尚恐某甲不實那師曰拄杖不在若
 常柄聊與三十○問傳近離甚處僧便喝師曰老僧
 被你一喝僧又喝師曰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僧無語
 師便打口這掠虛漢○秀才訪師稱會二十四家書
 師以拄杖空中點一點曰會麼秀才曰指師曰又道
 會二十四家書未字八法也不識○上堂裂開也在
 我捏聚也在我時有僧問如何是裂開師曰三九二
 十七菩提涅槃真如解脫卽心卽佛我且與麼道你
 又作麼生曰某甲不與某道師曰蓋子撲落地磑子
 成七片曰如何涅槃聚師乃斂手而坐○師看經次陳
 操尚書問和尚看甚麼經師曰金剛經書曰六朝翻
 譯此當第幾師舉起經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
 ○師問秀才先輩治甚經才曰治易師曰易中道百
 姓日用而不知且道不知箇甚麼才曰不知其道師
 曰作麼生是道才無對○示衆曰大事未明如喪考
 妣大事已明亦如喪考妣千峯曉頭口揚子江頭波
浪深行人到此盡沉吟
 時到無波處
 堤有波時開心

從諗

趙州從諗禪師童稚從師披剃未納戒便抵池陽參
 南泉值泉偃息而問曰近離甚處師曰瑞像泉曰還
 見瑞像麼師曰不見瑞像祇見臥如來泉便起坐問
 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沙彌泉曰那箇
 是你主師近前躬身曰仲冬嚴寒伏惟和尚尊候萬
 福泉器之許其入室○他日問泉曰如何是道泉曰
 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趣向也無泉曰擬向卽乖師
 曰不擬爭知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
 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
 豁豈可強是非邪師於言下悟理○師一日問泉曰
 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泉曰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
 牯牛去師曰謝師指示泉曰昨夜三更月到窓○泉
 曰今時人須向異類中行始得師曰異卽不問如何
 是類泉以兩手拓地師近前一路踏倒却向涅槃堂
 裏叫曰悔悔泉令侍者問悔箇甚麼師曰悔不更與
 兩踏○師一日到茶更執拄杖於法堂上從東過西
 更曰作甚麼師曰探水更曰我這裏一滴也無探箇
 甚麼師以拄倚壁便下○上堂如明珠在掌胡來胡
 現漢來漢現老僧把一枝草爲丈六金身用把丈六

花摘

花摘

花摘

金身爲一枝草用佛是煩惱煩惱是佛僧問未審佛是誰家煩惱師曰與一切人煩惱曰如何免得師曰用免作麼○僧辭師曰甚處去曰諸方學佛法去師豎起拂子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曰與麼則不去也師曰摘楊花摘揚花○僧問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不師曰鎮州出大蘿蔔頭○上堂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內裏坐菩提涅槃真如佛性盡是貼體衣服亦名煩惱實際理地甚麼處著一心不生萬法無咎汝但究理坐看三二十年若不會截去老僧頭去

夢幻空花徒勞把捉心若不異萬法一如既不從外得更拘執作麼如羊相似亂拾物安向口裏老僧見藥山和尚道有人問着但教合取狗口老僧亦教合取狗口取我是垢不取我是淨一似獵狗專欲得物喫佛法在甚麼處千人萬人盡是覓佛漢子於中覓一箇道人無若與空王爲弟子莫教心病最難醫未

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一從見老僧後更不是別人祇是箇主人公道箇更向外覓作麼正恁麼時莫轉頭換腦若轉頭換腦卽失却也僧問承師有言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如何是此性師曰四

夢幻空花徒勞把捉

夢幻空花徒勞把捉

夢幻空花徒勞把捉

法眼云

法眼云

法眼云

法眼云

法眼云

大五陰曰此猶是壞底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不壞且作麼生會試斷看○尼問如何是密密意師以手指之尼曰和尚猶有這箇在師曰却是你有這箇在○有僧遊五臺問一婆子曰臺山路向甚處去婆曰驀直去僧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後有僧舉似師師曰待我去勘過明日師便去問臺山路向甚處去婆曰驀直去師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又恁麼去師歸院謂僧曰臺山婆子爲汝勘破了也○有一婆子令人送錢請轉藏經師受施利了却下禪床轉一匝乃曰傳與婆轉藏經已竟其人回舉似婆婆曰比來請轉全藏如何祇爲轉半藏○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柏樹子曰和尚莫將境示人師曰我不將境示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柏樹子曰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繞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時有僧問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甚麼師曰我亦不知僧曰和尚既不知爲甚道不在明白裏師曰問事卽得禮拜了退別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師曰曾有人問我老僧直得五年分疎不下○又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師曰

夢幻空花徒勞把捉

夢幻空花徒勞把捉

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曰此猶是揀擇師曰田庫奴甚處是揀擇僧無語○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和尚如何為人師曰何不引盡此語僧曰某甲私念得到這裏師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問如何是道師曰牆外底曰不問這箇師曰你問那箇曰大道師曰大道透長安問如何是佛師曰殿裏底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粥也未曰喫粥了也師曰洗鉢盂去其僧忽然省悟○上堂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答話也無僧舉似洛浦浦扣齒又舉似雲居居曰何必僧回舉似師師曰南方大有人

寒山轉苍苍

入觀

重 兄

喪身失命曰請和尚舉師纔舉前話僧指傍僧曰這箇師僧喫却飯了作恁麼語話師休去○問久嚮趙州石橋到來祇見畧約師曰汝祇見畧約且不見石橋曰如何是石橋師曰度驢度馬○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曰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皆有佛性狗子為甚麼却無師曰為伊有業識在○師問新到曾到此間麼曰曾到師曰喫茶去又問僧僧曰不曾到師曰喫茶去後院主問曰為甚麼曾到也云喫茶去不曾到也云喫茶去師召院主主應諾師曰喫茶去○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老師在青州作得

公案

經教

本上

一領布衫重七斤○其定師王公勢諸子入院師坐而問曰大王會麼王曰不會師曰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床王尤加禮重翌日令客將傳語師下禪床受之侍者曰和尚見大王來不下禪床今日將軍來為甚麼却下禪床師曰非汝所知第一等人來禪床上接中等人來下禪床接末等人來三門外接○因侍者報大王來也師曰萬福大王者曰未到在師曰又道來也○師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豎起拳頭師曰水淺不是泊船處便行又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亦豎起拳頭師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作禮○上堂正人說邪法邪法悉皆正邪人說正法正法悉皆邪諸方難見易識我這裏易見難識○僧問如何是趙州師曰東門西門南門北門○問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師曰急水上打毬子僧却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子曰念念不停留○問和尚姓甚麼師曰常州有曰甲子多少師曰蘇州有○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汝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乃曰兄弟莫久立有事商量無事向衣鉢下坐窮理好老僧行脚時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除外更無別用心處若不如是大遠戶

善信

嚴陽善信者初參趙州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曰放下者師曰既是一物不將來放下箇甚麼州曰放不下擔將去師於言下大悟

史集左編卷第一

三七

玄真

雙嶺玄真禪師初問道吾無神通菩薩為甚麼足跡難尋吾曰同道者方知師曰和尚還知否吾曰不知師曰何故不知吾曰去你不識我語師後於鹽官處悟旨焉

常通

聖賓常通禪師參長沙沙問何處人師曰邢州人沙曰我道汝不從彼來師曰和尚還曾住此否沙然之乃入室僧問如何是三世諸佛出身處師曰伊不肯知有汝三世僧良久師曰薦否不然者且向著佛不得處體取時中常在識盡功亡瞥然而起即是傷他而況言句乎

歷代史集左編卷第一百二十七

歷代文纂左編卷第一百三十八

靈祐 馮仰宗

澧州馮山靈祐禪師福州人也始究大小乘教後入
百丈丈一見許之入室遂居參學之首侍立次門
誰師曰某甲丈曰汝撥鑪中有火否師撥之曰無火
丈躬起深撥得火舉以示之曰汝道無這箇聲師
由是發悟禮謝陳其所解丈曰此乃暫時岐路耳經
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卽至如迷忽悟
如忘忽憶方省已物不從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
悟無心亦無法祇是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

自備足汝今既爾善自護持次日同百丈入山作務

黃欽判

人曰將得火來麼師曰將得來丈曰在甚處師乃拈
一枝柴吹兩吹度與百丈丈曰如蟲禦木○司馬頭
陀自湖南來謂丈曰頃在湖南尋得一山名大瀉是
一千五百人善知識所居之處丈曰老僧住得否陀
曰非知向所居丈曰何也陀曰和尚是骨人彼是肉
山設居徒不盈千丈曰吾衆中莫有人住得否陀曰
待歷劫之時華林覺爲第一座丈令侍者請至問曰
此人何如陀請答欽一聲行數步陀曰不可丈又令
與師師時爲典座陀一見乃曰此正是馮山主人也

丈是夜召師入室囑曰吾化緣在此馮山勝境汝當

居之嗣續吾宗廣度後學而華林間之曰某甲忝居

上首典座何得住持丈曰若能對衆下一語出格

當與住持卽指淨瓶問曰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甚

麼林曰不可喚作木楔也丈乃問師師踢倒淨瓶便

出去丈笑曰第一座輸却山子也師遂往焉○住後

上堂夫道入之心質直無偽無背無面無詐妄心一

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塞耳但情不

附物卽得從上諸聖祇說濁邊過患若無如許多惡

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澄淨清淨無爲濇汙無

礙喚他作道人亦名無事人時有僧問頓悟之人更

有修否師曰若其悟得本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

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

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卽是修

也不可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從聞入聖聞理深妙

心自圓明不居惑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

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計始得以要言之則實際理地

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刀直入則凡

聖情盡露其常理事不二卽如如佛○仰山問如

何是祖師○來意師指燈籠曰大好燈籠仰曰莫祇

這便是麼師曰這箇是甚麼仰曰大好燈籠師曰果然不見○一日師謂眾曰如許多人祇得大擔不得大用仰山舉此語問山下菴主曰和尚恁麼道意肯如何主曰更舉看仰擬再舉被菴主踴到仰歸眾似師師呵呵大笑○師摘茶次謂仰山曰終日摘茶祇聞子聲不見子形仰撼茶樹師曰子祇得其用不得其體仰曰未審和尚如何師良久仰曰和尚祇得其體不得其用師曰放子三十棒仰曰和尚棒某甲喫某甲棒教誰喫師曰放子三十棒○師坐次仰山入來師曰寂子速道莫入陰界仰曰慧寂信亦不立師

六

三

曰子信了不立不信不立仰曰祇是慧寂更信阿誰師曰若甚麼卽是定性聲聞仰曰慧寂佛亦不立○師問仰山涅槃經四十卷多少是佛說多少是魔說仰曰總是魔說師曰已後無人奈子何仰曰慧寂卽一期之事行履在甚麼處師曰祇貴子眼正不說子行履○師問仰山何處來仰曰田中來師曰禾好刈也未仰作刈禾勢師曰汝適來作青見作黃見作不青不黃見仰曰和尚背後是甚麼師曰子還見麼仰拈禾穗曰和尚何曾問這箇師曰此是爲王擇乳○師問仰曰天寒人寒仰曰大寒○在這裏師曰何不直

說仰曰這來也不曲和尚如何師曰直須隨流○上堂仲冬嚴寒年平事畢運推遷事若何仰山進前叉手而立師曰我情知汝答這話不得香嚴曰某甲偏答得這話師躡前問嚴亦進前叉手而立師曰賴遇寂子不會○師一日見劉鐵磨來師曰老特牛汝來也麼曰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師乃放身作臥勢磨便出去○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無心是道曰某甲不會師曰會取不會底好曰如何是不會底師曰祇汝是不是別人復曰今時人但直下體取不會底正是汝心正是汝佛若向外得一知一解將爲禪

八

四

道且沒交涉名運糞入不名運糞出汗汝心田所以道不是道○問如何是百丈真師下禪床叉手立曰如何是和尚真師師曰坐○師坐次仰山從方丈前過師曰若是百丈先師見子須喫痛棒始得仰曰卽今事作麼生師曰合取兩片皮仰曰此思難報師曰非子不才迺老僧年道仰曰今日親見百丈師翁來師曰子向甚麼處見仰曰不道見祇是無別師曰始終作家○師在百丈作典座司馬頭陀舉野狐話問師作麼生師撼門扇三下司馬曰太籠生師曰佛法不

是這箇道理○仰山省嚴侍立次師舉手曰如今

破
法
今

如
來

史集全編卷六

五

麼者少不怎麼者多嚴從東過西立仰從西過東立
 師曰這箇因緣三十年後如金擲地相似仰曰亦須
 是和尚提唱始得嚴曰即今亦不少師曰合取口師
 坐次仰山入來師以兩手相交示之仰作女人拜師
 曰如是如是○師方丈內坐次仰山入來師曰寂子
 近日宗門令嗣作麼生仰曰大有人疑着此事師曰
 寂子作麼生仰曰慧寂祇管因來合眼便即坐禪所
 以未能說着在師曰到這田地也難得仰曰據慧寂
 所見祇如此一句也著不得師曰汝爲一人也不得
 仰曰自古聖人盡皆如此師曰大有人笑汝怎麼祇
 對仰曰解笑者是慧寂同參師曰出頭事作麼生仰
 繞禪床一匝師曰破裂古今○仰山香嚴侍立次師
 曰過去現在未來佛佛道同人人得箇解脫路仰曰
 如何是人人解脫路師迴顧香嚴曰寂子借問何不
 答伊嚴曰若道過去未來現在某甲却有箇祇對處
 師曰子作麼生祇對嚴玃重便出師却問仰山曰智
 閑怎麼祇對還契寂子也無仰曰不契師曰子又作
 麼生仰亦玃重出去師呵呵大笑曰如水乳合○師
 問仰山妙淨明心汝作麼生會仰曰山河大地日月
 星辰師曰汝祇得其事仰曰和尚適來問甚麼師曰

牛
牛
牛

史集全編卷六

六

大

妙淨明心仰曰喚作事得麼師曰如是如是○師
 次仰山問訊師便回面向壁仰曰和尚何得如此師
 起曰我適來得一夢你試爲我原着仰取一盆水與
 師洗面少頃香嚴亦來問訊師曰我適來得一夢寂
 子爲我原了汝更爲我原着嚴乃點一碗茶來師曰
 二子見解過於鶻子○上堂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
 一頭水牯牛左脇下書五字曰爲山僧某甲當恁麼
 時喚作爲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爲山
 僧畢竟喚作甚麼仰曰得仰山出禮拜而退雲居代曰
 師無異號資福寶曰當時但作此○相拓呈之新羅
 和尚作此○相拓呈之又曰同道者方知芭蕉微作
 此○相拓呈之又曰說也說了也注也注了也悟取
 好乃連偈曰不是爲山不是牛一身兩號實難酬離
 却兩頭應須道如何道得出常流

智閑

香嚴智閑禪師在百丈時性識聰敏衆禪不得泊大
遷化遂參馮山山問我聞汝在百丈先師處問一茶
一問十答百此是汝聰明靈利意解識想生死根本
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師彼一問直得茫然歸寮
將平日看過底文字從頭要尋一句酬對竟不能得
乃自歎曰畫餅不可克飢屢乞馮山說破山曰我若
說似汝汝已後罵我去我說的足我的終不于汝事
師遂將平日所看文字燒却曰此生不學佛法也日
作箇長行喫飯僧免役心神乃泣辭馮山直過南陽

史纂要編卷百天

七

祝忠國師遺跡遂憇止焉一日芟除草木偶拋瓦礫
擊竹作聲忽然省悟遽歸沐浴焚香遙禮馮山讚曰
和尚大慈恩逾父母當時若爲我說破何有今日之
事乃有頌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
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踪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
咸言上上機馮山聞得謂仰山曰此子徹也仰曰此
是心機意識著述得成待某甲親自勘過仰後見師
日和尚讚歎師弟發明大事你試說看師舉前頌仰
曰此是風習記持而成若有正悟別更說看師又成
頌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

錫之地今年貧錫也無仰曰如來禪許師弟會祖師
禪未夢見在師復又頌曰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
不會別喚沙彌仰乃報馮山曰且喜閑師弟會祖師
禪也玄覺云且道如來禪與祖師禪分不分長慶後云一時坐却

史纂要編卷百天

八

八

慧寂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韶州人初謁耽源已悟玄旨後
參瀉山遂升堂與耽源謂師曰南陽忠國師當時傳
得六代祖師圓相共七十九箇授與老僧乃曰吾滅
後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彌到來大興此教次第傳授
無令斷絕我今付汝汝當奉持遂將其本過與師師
接得一覽便將火燒却耽源一日問前來諸相甚宜
秘惜師曰當時看了便燒却也源曰吾此法門無人
能會唯先師及諸祖師諸大聖人方可委悉予何得
焚之師曰慧寂一覽已知其意但用得不可執本也

東坡志林卷八

九

源曰然雖如此於子即得後人信之不及師曰和尚
若要重錄不難即重集一本呈上更無遺失源曰然
○耽源上堂師出衆作此○相以手拓呈了却叉手
立源以兩手相交作拳示之師進前三步作女人拜
源點頭師便禮拜○後參瀉山瀉問汝是有主沙彌
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曰主在甚麼處師從西過東立
瀉異之師問如何是真佛住處瀉曰以思無思之妙
返思靈寂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其
佛如如師於言下頓悟自此執侍前後盤桓十五年
○後參巖頭頭舉起拂子師展坐具巖拈拂子置背

持集

佛集

集

後師將坐且搭肩上而出巖曰我不肯放祇肯汝
收○師在瀉山爲直歲作務歸瀉問甚麼處去來師
曰山中來瀉曰田中多少人師掉鉢叉手曰今日
南山大有人刈茅師拔鉢便行○師
問瀉山大用現前請師辯白瀉山下座歸方丈師隨
後入瀉問于適來問甚麼話師再舉瀉曰還記得吾
答語否師曰記得瀉曰你試舉看師便珍重出去瀉
曰錯師回首曰開師弟若來莫道某甲無語好○師
臥次夢入彌勒內院衆堂中諸位皆足唯第二位空
師遂就座有一尊者白椎曰今當第二座說法師起

東坡志林卷八

十

白椎曰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諦聽衆皆散
去及覺舉似瀉瀉曰子已入聖位師便禮拜○瀉山
示衆曰一切衆生皆無佛性鹽官示衆曰一切衆生
皆有佛性鹽官有一僧往探問既到瀉山開瀉山舉
楊莫測其涯若生輕慢因一日與師言話次乃勸曰
師兄須是勤學佛法不得容易師乃作○相以手拓
呈了却拋向背後遂展兩手就二僧索二僧問指師
曰吾兄直須勤學佛法不得容易便起去時二僧却
曰鹽官行三十里一僧忽然有省乃曰當知瀉山
一切衆生皆無佛性信之不錯便回瀉山一僧更前

行數里因過水忽然有省自歎曰瀉山道一切衆生皆無節性灼然有他恁麼道亦同瀉山久依法席○瀉山同行牧牛次瀉曰此中還有菩薩也無師曰有瀉曰汝見那箇是試指出看師曰和尚疑那箇不是試指出看瀉便休○師夏末問訊瀉山次瀉曰予一夏不見上來在下面作何所務師曰某甲在下面鉏得一片畝下得一籬種瀉曰予今夏不虛過師却問未審和尚一夏之中作何所務瀉曰日中一食夜後一寢師曰和尚今夏亦不虛過道了乃吐舌瀉曰寂子何得自傷已命○瀉山餽鴉生飯回頭見師曰今日爲伊上堂一上師曰某甲隨例得聞瀉曰聞底事作麼生師曰鴉作鴉鳴鵲作鵲噪瀉曰爭奈聲色何師曰和尚適來道甚麼瀉曰我抵道爲伊上堂一上師曰爲甚麼喚作聲色瀉曰雖然如此驗過也無妨師曰大事因緣又作麼生驗瀉起拳師曰終是指東畫西瀉曰予適來問甚麼師曰問和尚大事因緣瀉曰爲甚麼喚作指東畫西師曰爲著聲色故某甲所以問過瀉曰並未曉了此事師曰如何得曉了此事瀉曰寂子聲色老僧東西師曰一千八百體下分水瀉曰應須與麼始得師曰如金與不終無異色豈

有異名瀉曰作麼生是無異名底道理師曰餅鑑釵釧券孟盆瀉曰寂子說禪如獅子吼驚散狐猢猻之屬○問僧近離甚處曰廬山師曰曾到五老峯麼曰不曾到師曰閑黎不曾遊山悲之故有落草之語○上堂汝等諸人各自迴光返照莫記吾言汝無始劫來背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難頓拔所以假設方便奪汝龐識如將黃葉止啼有甚麼是處亦如人將百種貨物與金寶作一鋪貨賣秣擬輕重來機所以道石頭是真金舖我這裏是雜貨舖有人來覓鼠糞我亦拈與他來覓真金我亦拈與他時有僧問鼠糞即不要請和尚真金師曰齧鐵擬開口驢年亦不會僧無對師曰索喚則有交易不索喚則無我若說禪宗身邊要一人相伴亦無豈況有五百七百萬衆邪我若東說西說則爭頭向前採拾如將空拳誑小兒都無實處我今分明向汝說聖邊事且莫將心湊泊但向自己性海如臂而修不要三明六通何以故此是聖末邊事如今且要識心達本但得其本不愁其末他時後日自具去在若未得本縱饒將情學他亦不得汝豈不見瀉山和尚云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事理二卽如如佛○師因歸瀉山省觀瀉問予旣稱善知

識爭辯得諸方來者知有不知有有師承無師承是義學是玄學子試說看師曰慧寂有驗處但見僧來便豎起拂子問伊諸方還說這箇不說又曰這箇且置諸方老宿意作麼生為歎曰此是從上宗門中牙爪○為問大地衆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知他有之與無師曰慧寂有驗處時有一僧從面前過師召曰闍黎僧回首師曰和尚這箇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為曰此是師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驢乳○師問僧甚處來曰幽州師曰我恰要箇幽州信米作麼價曰某甲來時無端從市中過踏折他橋梁師便休○師見僧來豎起拂子僧便喝師曰喝即不無無且道老僧過在甚麼處曰和尚不合將境示人師便打○有梵僧從空而至師曰近離甚處曰西天師曰幾時離彼曰今早師曰何太遲生日遊山玩水師曰神通遊戲則不無閑寂佛法須還老僧始得曰特來東土禮文殊却遇小釋迦遂出梵書具多葉與師作禮乘空而去自此號小釋迦○師住東平時為山令僧送書并鏡與師師上堂提起示衆曰且道是為山鏡東平鏡若道是東平鏡又是為山送來若道是為山鏡又在東平手裏道得則留取道不得則撲破

去也衆無語師撲破便下座○師坐次有僧來禮師不顧其僧乃問師識字否師曰隨分僧乃右旋一匝曰是甚字師於地上畫十字酬之僧又左旋一匝曰是甚字師改十字作卍字僧畫此卍相以兩手扣如修羅掌日月勢曰是甚麼字師乃畫此卍相對之僧乃作婁至德勢師曰如是如是此是諸佛之所護念汝亦如是吾亦如是善自護持其僧禮謝騰空而去時有一道者見經五日後遂問師師曰汝還見否道者曰某甲見出門騰空而去師曰此是西天羅漢故來探吾道道者曰某雖親種種三昧不辨其理師曰吾以義為汝解釋此是八種三昧是覺海變為義海體則同然此義合有因有果即時異時總別不離隱身三昧也○梵僧來參師於地上畫半月相僧近前添作一圓相以脚抹却師展兩手僧拂袖便去○劉侍郎問了心之旨可得聞乎師曰若要了心無心可了無了之心是名真了○陸郎中問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得箇安樂處師豎起拂子曰低如這箇作麼生入曰入之一字也不消得師曰入之一字一為相公○龐居士問久嚮仰山到來為甚麼却覆師語師曰拂子土曰恰是師曰是你是覆土乃打露柱曰雖然

無人也。要露柱證明師擲拂子。曰：若到方一任舉。

似○師指雲師子問衆有過得此身者。衆無對。雲

云：當時師問雙峯師弟。近日見處如何。據某見

處實無一法可當情。師曰：汝解猶在境。曰：某極如此。

師兄又如何。師曰：汝豈不知無一法可當情者。爲山

聞曰：寂子一句疑殺天下人。然燈佛與我授記。他道

還解說法也。無師曰：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曰：說

得底人在甚麼處。師推出枕子。爲山聞曰：寂子用劍

刃上事。師住觀音時出榜云：看經次不得問事。有

衆在左。師卷言天。五子

僧來問訊。見師看經旁立而待。師卷却經問會麼。曰：

某甲不看經。爭得會。師曰：汝已後會去。在其僧到巖

頭。頭問甚處來。曰：江西觀音來。頭曰：和尚有何言句。

僧舉前話。頭曰：這箇老師我將謂被故絕埋却。元來

猶在○僧思鄒問禪宗頓悟畢竟入門的意如何。師

曰：此意極難。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智。一聞千悟。得

大總持。其有根微智劣。若不安禪靜慮。到這裏總須

茫然。曰：除此一路別更有入處否。師曰：有。曰：如何。即

是師曰：汝是甚麼人。曰：幽州人。師曰：汝還思彼處否。

曰：常思。師曰：能思者是心。所思者是境。彼處樓臺林

苑人馬。驢闌汝父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曰：某甲到

這裏總不見有師。曰：汝解猶在心。信位即得人位。未

在。曰：除却這箇別更有意也。無師曰：別有別無。即不

堪也。曰：到這裏作麼生。即是師曰：據汝所解。祇得一

玄得坐披衣。向後自看。鄒禮謝之。○師將順寂數僧

侍立。師以偈示之。曰：一二三子平日復仰視兩口。

一無舌。即是吾宗旨。

義玄 臨濟宗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曹州人也初在黃檗會中行業
純一時時州為第一座乃問上座在此多少時師曰
三年州曰曾參問否師曰不曾參問不知問箇甚麼
州曰何不問堂頭和尚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便
去問聲未絕檗便打師下來州曰問話作麼生師曰
某甲問聲未絕檗便打某甲不會州曰但更去問師
又問檗又打如是三度被打師白州曰早承激勸問
法累蒙和尚賜棒自恨障緣不領深肯今日辭去州
云汝若去須辭和尚了夫師禮拜退州先到黃檗處

卷之五

七

曰問話上座雖是後生却甚奇特若來辭方便接伊
已後為一株大樹發騰天下人在師來日辭黃檗
檗曰不須他去祇往高安灘頭參大愚必為汝說師
到大愚愚曰甚麼來師曰黃檗來愚曰黃檗有何言
句師曰某甲三度問佛法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
某甲有過無過愚曰黃檗與麼老婆心切為汝得徹
困更來這裏問有過無過師於言下大悟乃曰元來
黃檗佛法無多子愚拈住曰這屎牀鬼子過來道有
過無過如今知道黃檗佛法無多子你見箇甚麼
連連道連道師於大愚肋下築三拳愚拓開曰汝師

國錄

黃檗非于我事師辭大愚却回黃檗檗見便問這
來來去去有甚了期師曰祇為老婆心切便人事了
侍立次檗問甚麼處去來師曰昨蒙和尚慈旨令參大
愚去來檗曰大愚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檗曰大愚老
漢饒舌待來痛與一頓師曰說甚待來師便打隨
後便掌檗曰這風癩漢來這裏捋虎鬚師便喝檗喚
侍者曰引這風癩漢參堂去時得大愚力得黃檗力
師亦解把虎尾○師普請鉏地次見黃檗來挂鏹而
立檗曰這漢因何師曰鏹也未舉因箇甚麼檗便打
師接住棒一送送倒檗呼維那扶我起來維那扶起

卷之五

六

轉堂

曰和尚爭容得這風癩漢無禮檗纔起便打維那師
鏹地曰諸方火葬我這裏活埋維那色作麼生仰云
正賊走却道○師一日在僧堂裏睡檗入堂見以拄
杖打板頭一下師舉首見是檗却又睡檗又打板頭
一下却往上問見首座坐禪乃曰下問後生却坐禪
汝在這裏妄想作甚麼首座曰這老漢患風邪檗又
打板頭一下便出去為山舉問仰云移如黃檗一
栽松大檗曰深山裏栽許多松作甚麼師曰一與山
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道了將鏹頭墊他
檗曰雖然如是子也喫吾三十棒了也師又擲地

下噓一噓藥曰吾宗到汝大興於此為山藥師
臨濟一人更有人在仰云有抵是年八月
人指南吳越令○黃藥因入厨下問飯頭作甚
日揀眾僧飯米藥曰一頓喫多少頭曰石五
莫太多麼頭曰猶恐少在藥便打頭舉似師師曰我
與汝勘這老漢纔到侍立藥舉前話師曰飯頭
請和尚代一轉語藥曰汝但舉師曰莫太多麼藥曰
來日更喫一頓師曰說甚麼來日即今便喫隨後打
一掌藥曰這風癲漢又來這裏將虎鬚師喝一喝便
出去為山藥師問仰山此二尊宿意作何生仰山云不
尚作麼生為山云養子方知父慈仰山云不然
史泰左編卷八藥
為山云子又作麼生仰○師辭黃藥藥曰甚處去師
山云大似勾賊破家
曰不是河南便歸河北藥便打師約住與一掌藥大
笑乃喚侍者將百丈先師禪板几案來師曰侍者將
火來藥曰不然子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去
在○師為黃藥馳書至為山與仰山語次仰曰老兄
向後北去有箇住處師曰豈有與麼事仰曰但去已
後有一人輔佐汝此人祇是有頭無尾有始無終
普化○師後住鎮州臨濟學侶雲集一日謂普化克符
二上座曰我欲於此建立黃藥宗旨汝且成就我
人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却上來問和尚三日前說

甚麼師便打三日後克符上來問和尚前日打普化
作甚麼師亦打至晚小參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
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
語具在○僧問如何是真佛真法真道乞師開示師
曰佛者心清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
光是三師一皆是空名而無實有如真正作道人念
念心不間斷自達磨大師從西土來祇是覓箇不受
人惑底人後遇二祖一言便了始知從前虛用工夫
山僧今日見處與祖佛不別若第一句中薦得堪與
祖佛為師若第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為師若第三
史泰左編卷八藥
句中薦得自救不了僧便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三
要印開朱點筆未密擬議主賓分曰如何是第二句
師曰妙解豈容無着問滙和爭負截流機曰如何是
第三句師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籍裏頭人乃
曰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
三要有三要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師謂
僧曰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師
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汝
作麼生會僧擬議師便喝○示眾參學之人人
細如賓主相見便有言論往來或應物現形或人

作用或機權喜怒或現半身或乘師子或乘象王。有真正學人便喝先拈出一箇膠盆子善知識不。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模樣被學人又喝前人不。肯放下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治喚作賓看主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祇隨學人問處即奪學人被奪抵。死不肯放此是主看賓或有學人應一箇清淨境出。善知識前知識辨得是境把得拋向坑裏學人言大。好善知識知識即云咄哉不識好惡學人便禮拜此。喚作主看主或有學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知識。史與安一重枷鎖學人歡喜彼此不辨喚作賓看賓。

出像左編卷五

善

主

大德山僧所舉皆是辨魔揀異知其邪正○師問洛浦從上來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阿那箇親曰總不親師曰親處作麼生浦便喝師乃打○上堂有一人論胡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那箇合受人天供養○師問院主甚處來曰州中糶黃米來師曰糶得盡麼主曰糶得盡師以往杖其一畫曰還糶得這箇麼主便喝師便打典座至師舉前話座曰院主不會和尚意師曰你又作麼生座禮拜師亦打○上堂一人在孤峯頂上無出身路一人在一字行頭亦無向背且道那箇在前那箇在後○作維摩

詰不作傳大士珍重○有一老宿參便問禮拜卽是不禮拜卽是師便喝宿便拜師曰好箇草賊宿曰賊賊便出去師曰莫道無事好時首座侍立師曰還有過也無座曰有師曰賓家有過主家有過曰二俱有過師曰過在甚麼處座便出去師曰莫道無事好開云官○師到京行化至一家門首曰家常添鉢有婆曰大無厭生師曰飯也未曾得何言太無厭生婆便閉却門○師壁堂有僧出師便喝僧亦喝便禮拜師便打○趙州遊方到院在後架洗脚次師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恰遇山僧洗脚師近前作聽

善

善

主

勢州曰會卽便會啗啄作甚麼師便歸方丈州曰三十年行脚今日錯爲人下註脚○師應機多用喝會下參徒亦學師喝師曰汝等總學我喝我今問汝有一人從東堂出一人從西堂出兩人一齊喝一聲這裏分得賓主麼汝且作麼生分若分不得已後不得學老僧喝○示衆我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有人先用後照有法在照用同時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敲骨取髓痛下針錐照用不同時有問有答立賓立主合水和泥應機接物若是過量人向未舉已前

捺起便行僧較些子○師行脚時到龍光位上堂師
出問不展鋒鏑如何得勝光據坐師曰大善知
無方便光瞪目曰噯師以手指曰這老漢今日敗關
也次到三峯平和尚處平問甚處來師曰黃檗來平
曰黃檗有何言句師曰金牛昨夜遭塗炭直至如今
不見踪平曰金風吹玉管那箇是知音師曰直透萬
重關不住青霄內平曰子這一問太高生師曰龍生
金鳳子衝破碧琉璃平曰且坐喫茶又問近離甚處
師曰龍光平曰龍光近日如何師便出去○麻谷問
十二面觀音那箇是正面師甚禪床擒住曰十二面
觀音甚處去速道速道谷轉身擬坐師便打谷接住
棒相促歸方丈○上堂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堅
起拂子僧便喝師便打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亦堅拂子僧便喝師亦喝僧擬議師便打乃曰大衆
夫爲法者不避喪身失命我於黃檗先師處三度問
佛法的大意三度被打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
一頓誰爲下手時有僧出曰某甲下手師度與拄杖
僧擬接師便打○同普化赴施主齋次師問手吞巨
海芥納須彌爲復是神通妙用爲復是法爾知然化
趣倒飯牀師曰太爺生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說說

細次日又同赴齋師復問今日供養有似昨日之人
趣倒飯牀師曰得卽得太爺生化喝曰噯噯噯噯
甚麼罷細師乃吐舌○師與王常侍到僧堂
一堂僧還看經麼師曰不看經曰還習禪麼師曰不
習禪曰既不看經又不習禪畢竟作箇甚麼師曰總
教伊成佛作祖去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師曰我將
謂你是箇俗漢○師上堂次兩堂首座相見同暗下
唱僧問師還有賓主也無師曰賓主歷然師召衆曰
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咸通八年丁
亥師將示滅說傳法偈曰沿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
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復謂
衆曰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三聖出曰爭敢
滅却和尚正法眼藏師曰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甚
麼聖便喝師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

紙衣

紙衣和尚即克初問臨濟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濟曰
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師曰如何是奪
境不奪人濟曰王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烟塵
師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濟曰并分絕信獨處一方師
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濟曰王登寶殿野老謳歌師
於言下領首有頌曰其一奪人不奪境緣自帶請訛
擬欲求玄旨思量反責麼驪珠光燦爛蟾桂影婆娑
覷面無差互還應滯網羅其二奪境不奪人尋言何
處其問禪禪是妄究理理非親日照寒光滄山搖翠

卷之八

五

定上座

定上座評頌初條臨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濟下禪
牀擒住師擬議濟與一掌師佇思傍僧曰定上座何
不禮拜師方作禮忽然大悟

繼成

淨因謁菴繼成禪師上堂茫茫盡是兌佛漢舉世難
尋真道人棒喝交馳成藥忌了亡藥忌未天具上
堂鼻裏音聲耳裏香眼中鹹淡舌玄黃意能覺觸身
分別冰室如春九夏涼如斯見得方知男子身中入
定時女子身中從定出葵花隨日轉犀紋翫月生香
楓化老人蟻蟻成螺嵐若也不知苦哉佛陀耶許你
具隻眼○師同圓悟法其慈受并十大法師禪講下
僧赴大尉陳公良弼府齋時徽宗皇帝私幸觀之太
師魯國公亦與焉有善華嚴者乃賢首宗之義虎也

卷之八

五

對眾問諸禪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於圓頓掃除空
有獨證真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為佛常聞禪宗一
喝能轉凡成聖則與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
入吾宗五教是為正說若不能入是為邪說諸禪視
師師曰如法師所問不足三大禪師之酬淨因小長
老可以使法師無惑也師召善善應諸師曰法師所
謂愚法小乘教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乃空義也
大乘終教者乃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者乃即有
即空義也一乘圓教者乃不有面有不空而空或作
不有有義也如我一喝非唯能入五教至於工巧技

崇

教

發

聖

問

法

藝諸子百家悉皆能入師震聲喝一喝問善曰問
 曰開師曰汝既聞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須少又
 問善曰聞麼曰不聞師曰汝既不聞適來一喝是無
 能入始教遂顧善曰我初一喝汝既道有喝又聲消
 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實有道有則而今實無不有
 不無能入終教我有一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
 無一喝之時無非是無因無故無即有即無能入頓
 教須知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但忘
 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徧虚空即此一喝
 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故能入圓
 教善乃起再拜師復謂曰非惟一喝為然乃至一語
 一默一動一靜從古至今十方虚空萬象森羅六趣
 四生三世諸佛一切聖賢八萬四千法門百十三昧
 無量法妙義契理契機與天地萬物一體謂之法身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四時八節陰陽一致謂之法性
 是故華嚴經云法性徧在一切處有相無相一聲一
 色全在一塵中合四義事理無邊周徧無餘奈而不
 離混而不一於此一喝中皆悉具足猶是建化門庭
 隨教方便謂之小歇場未至實所殊不知吾祖宗門
 下以心傳心以法印法不立文字見性成佛有千聖

法苑珠林卷第六

聖胡

不傳底向上二路在善又問曰如何是向上一路師
 曰汝且向下會取善曰如何是實所師曰非汝境界
 善曰望師慈悲師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為咎通善膠
 口而退聞者靡不嘆仰皇帝顧謂近臣曰禪宗玄妙
 深極如此淨因才辨亦罕有也近臣奏曰此宗師之
 結餘也

法苑珠林卷第六

聖五

龍牙才

龍牙才禪師上堂舉死和尚小叅曰若論此事如人家有三子第一子聰明智慧孝養父母接待往來主掌家業第二子克頑狡獪貪嬉嗜酒倒街臥巷破壞家業第三子盲聾瘡癰疥麥不分是事不能抵會喫飯三人中黃龍要選一人用更有四句死中有活活中有死死中常死活中常活將此四句驗天下衲僧師曰喚甚麼作四句三人姓甚名誰若也識得與黃龍把手並行更無纖毫間隔如或未然不免借水瀝花去也三人共體用非用四句同音空不容欲識

史集名錄卷百六 龍牙才 五元五

人并四句金烏初出一團紅

師遠

梁山廓菴師遠禪師上堂舉楊岐三脚驢子語乃召大衆曰揚其湯者莫若撲其火藥其流者莫若杜其源此乃智人之明鑒佛法之至論正在斯焉這因緣如今叢林中提唱者甚多商量者不少有般底祇進宗師家無固必凡有所問隨口便答似則也似是卽未是若恁麼祇作箇乾無事會不見楊岐用處乃至祖師千差萬別方便門庭如何消遣又有般底祇向佛邊會却與自己沒交涉古人道凡有言句須是一消歸自己又作麼生又有般底一向祇作自己會棄却古人用處唯知道明自己事古人方便却如何消遣既消遣不下却似抱橋柱洗澡要且放手不得此亦是一病又有般底却去脚多少處會若恁麼會此病最難醫也所以他語有巧妙處卒難摸索纔擬心則差了也前輩謂之楊岐宗旨須是他屋裏人到恁麼田地地方堪傳授若不然者則守死善道之謂也這公案五須還他透頂徹底漢方能了得此非止禪和子會不得而今天下叢林中出世爲人底亦少有會得者若要會去直須向威音那畔空却已前輕輕覷著提起便行捺著便轉却向萬仞峯前進一步可

史集名錄卷百六 師遠 五元五

以籠罩古今坐斷天下人舌頭如今還有甚麼者麼
有則出來道看如無更聽一頌三脚驢子弄蹄行直
透威音萬丈坑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
生湖南長老誰解會行人更在青山外師有十牛圖并頌行于世

東坡左編卷百六十一 師遠

主

宗杲

徑山大慧宗杲禪師年十七薙髮具毗尼偶閱古雲
門錄恍若舊習往依廣教理禪師葉遊四方從曹清
諸老宿既得其說去登寶峯謁湛堂準禪師堂一見
異之俾侍巾櫛指以入道捷徑師橫機無所讓堂訶
曰汝曾未悟病在意識領解則為所知障堂疾革囑
師曰吾去後當見川勤必能盡此機用勤即堂卒師
趣謁無盡居士求堂塔銘無盡門庭高少許可與師
一言相契下榻延之名師菴曰妙喜泊後再謁且囑
令見圓悟○師至天寧一日聞悟陞堂舉僧問雲門
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即
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只向他道
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於言下忽然前後際斷
雖然動相不生却坐在淨無緣處悟謂曰也不易你
得到這田地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言句是為大
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
須信有這箇道理遂令居擇木堂為不贅務侍者日
同上大夫入室擇木乃朝○悟每舉有句無句如
倚岩問之師纔開口悟便曰不是不是經半截遂
悟曰聞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這話不知五祖道基

麼悟笑而不答師曰和尚當時須對衆問如今說亦何妨悟不得已謂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師當下釋然曰我會也悟遂舉數因緣詰之師酬對無滯悟曰始知吾不汝欺遂著臨濟正宗記付之俾掌記室未幾令分坐室中撰竹篋以驗學者叢林浩然歸重名振京師左丞相呂公舜徒奏賜紫衣佛日之號會女真之變其首欲取禪僧十數人師在選得免趨吳虎丘度夏因閱華嚴至菩薩登七地證無生法忌洞曉向所請問湛堂歟

岷摩羅持鉢至產婦家因緣時圓悟詔住雲居師往省觀至山次日即請爲第一座時會中多龍象以圓悟久虛座元侯師之來頗有不平之心及冬至衆排昭覺元禪師出衆問曰眉間挂劍時如何師曰血熱梵天圓悟於座下以手約云住住問得極好答得更奇元乃歸衆叢林由是改觀○上堂正月十四十五雙徑推鐮打鼓要識祖意西來看取村歌社舞○上堂衆圓通秀禪師示衆曰少林九年冷坐剛被神光覷破如今玉石難分抵得麻纏紐裏這一箇那一箇更一箇若是明眼人何須重說破徑山今日不免徇

尾餘也有些子老胡九年話墮可惜當時放過致令默照之徒鬼窟大年打坐這一箇那一箇更一箇雖然苦口叮嚀却是樹頭風過○上堂水底泥牛嚼生鐵橋梵鉢提咬著舌海神怒把珊瑚鞭須彌燈王痛不欲○上堂纔方八月中秋又是九月十五卓拄杖曰唯有這箇不遷擲拄杖曰一衆耳聞目覩○圓悟禪師忌師拈香曰這箇尊慈平昔強項氣壓諸方逞過頭底顛預用格外底儼個自言我以木撻子換天下人眼晴殊不知被不孝之子將斷貫索穿却鼻孔索頭旣在徑山手裏要教伊生也由徑山要教伊死也由徑山且道以何爲驗遂燒香曰以此爲驗○僧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前百丈曰不落因果爲甚麼墮野狐身師曰逢人但甚麼舉曰抵如後百丈道不昧因果爲甚麼墮野狐身師曰逢人但甚麼舉曰或有人問徑山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未審和尚向他道甚麼師曰向你道逢人但甚麼舉○問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時如何師曰說言出親曰未審如何受持師曰但任麼受持決不相賺○問心佛俱忘時如何師曰貴有老婆子遮日○僧請益夾山境話聲未絕師便叫僧

茫然師曰你問甚麼僧擬舉師連打喝出○師纔見僧入便曰不是出去僧便出師曰沒量大人被語脈裏轉却○室中舉竹篋問僧曰喚作竹篋則觸不作竹篋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速道速道僧曰請和尚放下竹篋即與和尚道師放下竹篋僧拂袖便出師曰侍者認取這僧著

果

張無垢

侍郎張九成無垢居士丁巳秋大慧禪師董徑山學者仰如星斗公聞其語要歎曰是知宗門有人持以語尚釋師恨未一見及爲禮部侍郎偶參政劉公請慧說法于天竺公三往不值暨慧報謁公見但寒暄而已慧亦默識之尋奉祠還里至徑山與馮給事諸公議格物慧曰公祇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公茫然慧大笑公曰師能開論乎慧曰不見小說載唐人有與安祿山謀叛者其人先爲閔守有畫像在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劍擊其像首時閔守居陝西首忽墮地公聞頓領首題不動軒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立百慧始許可後守邵陽丁父難過徑山飯僧秉釣者意慧議及朝政遂策慧於衡陽令公居家守服服除安置南安丙子春蒙恩北還道次新淦而慧適卒與聯舟劇談宗要未常語往事丁丑秋丐祠枉道訪慧於育王越明年慧得旨復領徑山謁公於慶善院曰某每於夢中必誦語孟何如慧舉圓覺口由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公曰非老師莫聞此論也

知覺禪師塔銘

于伯生

天目之山有獅子巖高峯妙禪師居之設死關以辟決參學之士望崖而還者或衆矣得一人曰公是爲中峯和尚師生有異徵爲童兒嬉戲必爲佛事慧入鄉校尋棄去稍長閱經教然指臂求佛甚切晝夜禪廬困則首觸柱以自儆期必得乃已及入死關密受心要又之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處恍然開悟自是說法示人縱橫該貫如千江一源奔注放溢莫之能禦從容自在若不經思累千百言應問無礙隨其根器廣爲策勵推以爲大辨焉

書李樂事末

知覺

三五

縑素及門自以爲有得卽所聞受傳錄摸印行於四方所謂法語書疏題唱之屬不可勝計又有書五篇曰破胎息語妄傳曰開信心明義解曰擬寒山詩曰辨七徵心處曰說如幻法名曰一花五葉集虛公交禪師於師爲尊屬見而歎曰此佛祖向上事非下根小器所可識也仁宗皇帝聞而聘之不至製金闕哭獎賜之曰佛慈同昭屈禪師賜獅子院名曰正覺禪寺英宗皇帝亦封香製衣卽所居而修敬焉噯馬太尉潘王王璋使人從師問法意以爲未足請於上親往見之既見構亭巖前曰真際表得法也三歲

師沙津愛護持必納雅實理遊方時常從師參訪及事三朝每爲上道之翰林承旨吳興趙公孟頫每與師書必焚香望拜與師書必稱弟子行省丞相別不花行宣政院使張闡諸達官尤加敬愛每經山虛席必以待師師固不受迺已轉運使瞿霆發作大覺寺以奉師亦不受師踰浙絕江渡淮源汴至浮舟以居而避去之從之者如雲北極龍漠東涉三韓西域南詔之人遠出萬里之外莫不至焉所至結菴一名幻住信施金幣重寶交至一視之邈如也師相好魁碩見者稱歎皆畫象事之南詔人有奉其象者夜有神

史集卷重末

知覺

三五

光燭天其士感悅遂篤信禪宗云時人爲之語曰師乘大悲願力爲法檀度觀時識宜隨機應物多諸方便如摩尼珠無有定色爲未證得謂證得者我說無悟由爲求名聞利養者韜晦巖谷爲毀犯律儀者演毗尼法爲妄認法塵以資狂解者導以正悟爲圓機者直示向上師皆以身先之不事夫空言也而師方自以爲文字失於學問參究關於悟明尋常好事者所稱蓋報緣之偶然爾翩然爲退休之計蓋師之高邁過人遠甚而謙抑如此所以爲不可及也師諱明本宋景定癸亥歲生錢塘之新城姓孫氏年六十一

僧臘三十七大元至治癸亥八月十五日化於其山
東岡之草菴有訣別書偈誠門人勿行世俗禮而門
人及遠近來弔者哭師甚哀聲動山谷遂奉全身瘞
以西岡之上而塔焉後七年爲天曆二年正月甲子
天子使翰林學士承旨領國子監事阿璘帖木兒召
臣集至便殿命之夢曰其賜師號與塔名而汝爲之
銘俾其門人單檀密卽禮刻之中臣某再拜而言曰
國家崇尚佛乘至矣而禪宗惟東南爲盛然專席稱
師者豈無其人哉至於四十餘年之間浩然說法言
語文字汪洋廣博爲遠近信向未有若師之盛者也
元

請製智覺禪師法雲塔之銘曰

巍巍楞伽上極無際大雄善喻著無上義達摩之東
憂言多窮獨此不遺曰心之宗是故妙師高蹈天目
右海左江以表遐矚師子巖巖置死爲關孰當吾鋒
有造無還惟幻住叟登中據最示則絕學無倚無外
千偈淵翻夫豈好言昏蒙錮深挾提孔難如彼落疾
勝邪並受有大醫王出一法于砥礪塗摩揭嚙鍊
紛然百爲因病以生疾除醫已言亦如是得本不迷
何有一字悲願深弘智覺所敦受職度人鬱乎法雲
法雲彌天有蔭斯普協于皇風永光終古

斷崖和尚塔銘

昔西方聖人爲一大事出現於世法流中土時至
熱達摩之來直指人心而已至於大鑑其道大行五
宗並立枝葉扶疎戶庭雖分惟一不二臨濟一宗大
機大用收攝無量視彼孤絕接人爲廣自是以來幾
將千載弘法宇內多其子孫其最明著者自風穴小
止首山泮興汾陽慈明楊岐白雲東山圓悟灼有端
緒宋之南渡國於江海之間而慧命克昌有隆有果
所謂千古豪傑之士激揚宗要風動雷應聲光莫盛
焉葉公親承虎丘而受妙喜衣版之付佛照振其父

法雲在續集卷六

早

風演化相望而應菴以來相繼者密菴傑破菴先無
準範遂終宋之世矣皇元混一海內崇尚象教度越
前代時則有雪巖欽公擢荷此事一時坐太道場說
法東南無慮十數皆其法嗣師子巖頭立死關者高
峯妙公其長子乎能殺能活據其正令以接後人寥
寥曠絕之餘環視四顧能及之者鮮矣是故出其門
者辨才福德名行于世者不無其人至於實證實悟
正眼洞徹縱橫自在人天罔措則吾斷崖禪師而已
師俗姓楊氏父大宥母張氏以宋景定癸亥十一月
廿三日生師於湖州德清縣能食不茹葷酒六歲始

能言但從其母誦法華經於人世事情無所知矣貌
巖然志若有所待年十七有禪者過之誦高峯上堂
語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師忽言曰此大善知
識必能爲人拔釘去楔再能與我往見之乎母驚異
之畧具衣裝與之行見高峯于天目山師子巖之死
關爲童子峯謂之曰汝所持何多爲師曰以待寒暑
峯曰學佛者不如是師卽刻盡以散諸人乃令提萬
法歸一一歸何處話因名之曰從一他日峯爲僧舉
牛過憲樺話師聞之忿生大疑叅究不倦一日告峯
曰上極天宮下窮水際盡天地一琉璃瓶峯曰其作
聖解他日過鉢孟塘見松上雪墜有省卽詣峯呈頌
曰不分南北與東西大地山河一片雪聲未絕峯痛
棒之不覺殞身岸下懸崖壁立人意其必絕同學明
通捫蘿接磴以救之則已出山半無所苦也謂通曰
我往江西見欽公去也通曰汝辜負老漢棒矣力挽
之遂卽與通還山之西禪菴自誓曰我七日不證則
決去矣遂直堅壁忘廢寢食夜則攀樹露立達旦未
及所期豁然大悟馳至死關呼曰和尚今日瞞我
不得也呈頌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陽一照候無蹤
自此不疑諸佛祖更無南北與西東明日峯上堂云

我布縵天大網打鳳羅龍不曾遇得一箇今日
有曉頭蟲撞入三十年後向孤峯絕頂揚聲大叫且
道叫箇甚麼衆舉拂子云大地山河一片雪師便奪峯
拂子爲衆舉揚訶勵同學辭不少還復曰盡大地有
一人發其歸源從一皆知之峯歎其俊快有僧叅峯
次峯令見師師曰蓋直去其出言大抵如此父叅者
愧之幾有命如懸絲之慮遂歸德清其母爲貞簪珥
同入武康上栢山結茅以居人見其渾俗罔測其意
越五年還山見峯峯云大有人見你拖泥帶水師曰
兩眼對兩眼遂離落峯改其名曰了義元貞乙未高
峯示寂師亦韜晦或游禪林頽然居下板孤峭巖峻
不假借人辭色或觸其機鋒發言如奔雷諸方客衲
莫不驚歎居不擇地隨遇而休而律範大閑凜如水
雪所至四衆歸重公侯貴人爭相迎奉無虛日師于
正宗禪寺累請住持若不聞召未嘗受請立僧而咸
尊之曰義首座云中峯本公大揚高峯之道炬赫昭
著法席之盛中外罕及至治癸亥衆衆而化同門布
袍雅公見地明白提唱超卓而去世更久後泰定三
年師勉徇衆請歸坐祖庭者一載所謂正宗禪寺者
也叅學之衆輻湊而至或示衆曰除却語默動靜道

將一句來又嘗曰一息不來向何處安身立命然或嬉笑怒罵猶言穢語人所不堪或不因勸請自肆談說或成頌偈不待思惟應機而發人所莫測元統元年歲除日師忽謂從者曰有一件事天來大你還委悉麼良久云明日是年朝正月六日詣法塔西指空地曰更好立箇無縫塔其晚與禪者談笑至夜分乃曰老僧明日天台去也禪者曰某甲隨師去師曰你走馬也趕我不及跣趺而化世壽七十二僧臘四十九後七日藏其全身于師子巖之後雲深菴化之日雷砰雨射白晝晦冥葬之日雪花繽紛林木縞素

卷之二十一

三

送葬者數千人悲動哀戀聲撼山谷初華公示寂會葬齋大師笑謂眾曰後十二年更為老僧一會至是十二年矣至順二年七月文宗皇帝聞師道行有詔命宣政院使齊香幣入山宣問勅有司加護元統二年八月申書平章政事御史大夫撒迪奉今上皇帝明詔賜號佛慧圓明正覺普度大師璽書至山師已不及見也前住持普慶禪寺正印本蒙古人歷徑山第一座以常侍忝其席與同志以師事實來求塔銘後二年鄱陽張晉式從本公游居天目最久結輯師生緣悟由語錄平實可考乃按而序之集昔常與師

預見於吳郡忽已十七年矣周游南北空山思欲說見如師高明洞達者不可復得慨然古昔祖席之成後人之的何其宏偉絕哉虛空無盡佛法無盡有能得是者集雖老猶將往問之故為之銘曰傳法正宗臨濟最弘汾陽慈明揚岐大行佛果二子雙樹齊聳區區東南雷動海湧密付心傳惟證乃知孰為之祖孰為之宗我非不肖弟子海宴食息前際既往後者未來我於其間重關一開天子有詔於赫嚴護使未及山委席不住山高雲深靈骨在焉摩尼滄海浪月中天

卷之二十一

三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三十八

悟道因緣

師印肅號普菴袁州之宜春人也世姓余紹臨於十二世孫牧菴忠禪師之緒有宋之時生於縣之太平里初師未生時鄰夜有望其室者祥光燭天遠近相愕已而蓮生道周或現阡陌衆愈異之及師生互相豐潤即善世言由是人始知爲至聖之徵實乙未政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辰時也師夢一僧點其胸曰汝它日當自省既寤曰母黃氏視點紅瑩大似世之櫻珠遣師壽隆賢和尚賢授以法華師曰諸佛玄旨貴悟于心數墨循行何益於道賢甚器之聞牧菴

袁孝生編菴主

聖五

忠公唱道瀉山師入湘訪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牧菴堅拂示之有省歸壽隆時二十有九矣使謀請主慈化寺師利世不伐嘗言捨家出家當爲何事披緇削髮本屬何因若不報國責家虛負皇恩勅命若不導化檀那枉作空門釋子每指衣襦食藪杖芒屨膺不沾席者十有二年一日誦華嚴論至達本情忘知心體合豁然大悟徧體汗流適曰我今親契華嚴法界矣遂示衆曰李公長者於華嚴大經之首痛下一槌擊碎三千大千世界如湯消雪不留毫髮許於後進者作得滯碍普菴老人一見不覺吞却五十四十

八卷化成一氣充塞虛空方信釋迦老子出也不得之句然後破一微塵出此華嚴經徧合法界無聖不收無法不貫便見摩耶夫人是我身彌勒樓臺是我體善財童子是甚茄于文殊普賢與我同奈不動道場徧周法界悲涕歡喜踴躍無量大似死中得活如夢忽醒良久云不可說不可說又不可說始信金剛經云信心清淨即生實相實相既生妄想相滅金體法身徧一切處方得大用現前即說偈曰捏不成團撥不開何須兩嶽又天台六根門首無人用惹得胡僧特地來師一日復舉似心齋圖通三子云達本情

袁孝生編菴主

聖五

忘知心體合汝作麼生會二人顧笑云未達翌日各呈頌師因題云據宗眼一觀句到意未到其體未合其情未忘不免強書數字歌曰解佩今也明眼人前觀着三十拄杖不饒爲什麼如此不合雪上加霜解佩今元先天先地何名何樣阿曼陀無物比沉觸目菩提自是人不肯承當且輪回滯名着相圓融法界無思無想廬陵米不用商量血脉纔通便知道擊木無聲打虛空盡成金響栴檀立雪一場敗闕了無爲當下休歇百匝千回但只這孤圓心月不掛磨鎮常皎潔無餘無欠無曉無說韶陽老只得一槌十聖三

賢聞舉着魂消膽裂唯普巷迥然寂滅俄有僧道
存自蜀冒雲而來既見師曰此吾不請友也遂
詰棒喝交馳心心密密僧曰師再來人也大興吾
非師其誰因指雪書頌而行自是廣津梁崇塔廟禦
災捍患天動物與雖鬼神莫測其變符頌藥水驗世
非一嘗自贊云蒼天蒼天悟無生法談不說禪開兩
片皮拈地該天如何是佛十萬八千乾道五年七月
二十一日沐浴背偈于方丈之西壁云乍雨乍晴寶
象明東西南北亂雲深失殊無限人遭劫幻應權機
爲汝清書畢踟躕而逝至冬十一月一日奉全身于
塔淳熙六年正月弟子應世書請臨江良齋謝公諤
銘其塔慈昱不敏膺二十三傳之寄因次其畧以曉
來思其諸靈應祥見內傳云

歷代史纂左編卷一百三十九

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武進唐順之編輯

浙江布政使司布政使桐城吳用先

參政 高安陳邦瞻 校正
廬陵蕭近高

道

老聃尹喜

無上真人尹喜字公文初母氏嘗晝寢夢天下絳霄
流繞其身及喜生時家內陸地自生蓮花光色鮮盛
眼有日精姿形長雅垂臂下際堂堂有大人之貌少

老聃尹喜

好學墳索善於天文祕緯仰觀俯察莫不洞徹雖鬼
神無以匿其情大度恢傑不修俗禮損身濟物不求
聞達逸響遐宣周康王時爲大夫後召爲東宮賓友
結草爲樓仰觀乾象精思至道號爲樓觀喜於是時
瞻見東方有紫氣西邁天文顯瑞知有聖人當度關
而西乃求出爲函谷關令昔在浩劫有聖人名太上
老君自開闢以來傳弘大道歷世降爲帝者師自天
通玄天師至周郭叔子以至殷陽甲十七年自大清
後降氏詳見混元寶錄
境分神化氣下降託孕於玄妙玉女計八十一年於
武丁九年庚辰二月十五日降生生而皓首故號曰

老子老子者老君也於四十三年甲辰於亳州乘白鹿昇天至辛紂二十一年丁卯再降於岐山之陽周文王爲西伯召爲守藏史周武王時遷爲柱下史成王時仍爲柱下史乃遊西極大秦竺乾等國號古先生化導其國竺乾在崑崙之西非天壽之天竺也至康王時遠歸于周復爲柱下史昭王時去官歸亳隱焉老君復欲開化西域乃以昭王一十三年癸丑太上年也五月壬午駕青牛之車徐甲爲御將西度函關喜至關曰夫陽數極九星宿值金歲月並正法應九十日內有大聖人經過京邑乃敕關吏孫景曰若有形容殊俗車服

太上老君喜

二

異常者勿聽過喜卽預期齋戒至七月十二日甲子果有一老人皓首聃耳乘白輿駕青牛而至關吏入白喜喜曰今我得見聖人矣卽具朝服出迎跪伏叩頭邀之曰願丈人暫留神駕老君謝曰吾貧賤老翁居在關東田在關西今暫往取薪何故見留幸聽度喜復稽首曰丈人豈是取薪久承大聖常來西遊勞神蒙露願少憇神駕老君曰聞開導竺乾有古先生善入無爲永存綿綿是以昇就道經歷關子何苦留邪喜又曰今親丈人聖姿超絕乃天上之至尊邊夷何足往觀願不託言少垂哀愍老君曰子何所見而

知吾喜曰去冬十月天理星西行過昴斗中有天理星自今月朔融風三至東方真氣狀如龍蛇而西度此大聖人之徵喜少好墳易及天文秘緯凡仰觀俯察未嘗不驗故知必有聖人度關願垂慈誨開濟沉冥老君旣三試之皆過乃怡然笑曰善哉子之知吾吾亦已知子矣子有通神之見當得度世也喜忻躍叩頭再拜曰敢問大聖姓字可得聞乎老君曰吾姓字渺渺從劫至劫非可悉說吾今姓李字伯陽號曰老聃喜於是就官舍設座供養進盟櫛行弟子之禮老君之御者徐甲少賃於老君約日顧百錢至關時

太上老君喜

三

當七百三十萬錢甲見老君去官遠商來索錢老君謂曰吾往西海太秦觀寶天竺安息諸國令汝御車還當以黃金計直償汝甲如約及至關飯青牛于野老君欲試之乃以吉祥草化爲一美女行至牧牛之所輒以言戲甲甲惑之欲留遂負前約乃詣關令訟老君索傭錢老君謂甲曰汝隨我二百餘年汝久應死吾以太玄生符與汝所以得至今日汝奚不念此而訟吾言訖符自甲口中飛出冊篆如新甲卽成一聚白骨喜憫甲違心致死乃爲甲叩頭請命願赦其罪賜以更生乞爲出錢償之老君重喜慈捨曰善

乃復以太玄生符投之甲卽立生老君曰吾不責汝汝負本約道自去汝故死耳今償汝錢喜卽以錢給甲而禮遣之甲請留不許伏地搏頰曰已沐聖恩曲赦罪戾今此枯骨復見光明刻骨銘心願從雲駕老君竟弗許老君爲喜留闕下百有餘日喜跪請曰願聞大道老君曰夫大道守真三品爲則以一爲度以正爲德子能知一萬事畢閉塞情欲入與室鍛煉金氣爲第一子能知之守勿失喜曰鍊金奈何曰神方也自至真上帝莫不由金丹而得道履九幽而入杳冥上下虛無因神明而俱昇喜復稽首曰願聞其旨

老君曰

老君曰

四

老君曰紅鉛黑汞大丹頭從紅入黑是真修黑中取精赤取髓解取赤黑藥無比用赤入黑保長生用黑入赤天仙矣喜曰道則高矣妙矣末學未究願賜指示老君曰一者是鉛鉛爲君二者是汞汞爲臣若鉛不真其汞難親若鉛是親不失家臣青腰使者赤血將軍和合兩姓異族同羣曰汞作腦黃芽爲根化鉛爲粉煉汞成塵陰居陽位陽數陰勻日盈月昇寒暑區分開設法象井然有文惟吾此道天地常存喜拜曰藥物之旨敬聞命矣爐鼎之制水火之候奈何老君歌曰圓三五寸一分口四分兩寸唇長二寸厚薄

均服三齊坐垂濕陰在上陽下奔首尾武中間文始七十終三句內二百善調勻陰火白黃芽銀兩柒聚輔翼人子處宮得安存來去遊不出門漸成人性精純卽歸一還本根至一周甚辛勤密防護莫迷昏途路遠甚幽玄若達此會乾坤子午沾淨魄魂得長壽入山村樂道者尋其文諦思之勿須論又歌曰日月本是乾坤精封象周回甚著明前三五分後二五五六三十又還生生兮滅今周十二十二中分二十四二十四氣內推遷萬象交銖都在此水銀一味翻爲二變化陰陽成既未既未却配爲夫婦始覺壺中有

老君曰

老君曰

五

天地又歌曰金液還丹仙華流高飛雲翔登天丘赤黃之物成須臾當得雌雄紛亂珠可以騰變致行厨靈人玉女我與俱出入無間天同符其精凝霜善沈浮汝其震敬必來游金液之訣盡於此矣丹成作金以爲食器亦得長生先試作金金成乃可服故曰金可作世可度也於是授喜太清八符經太清觀天經九都經神丹經金液經及八煉九轉還丹伏火之訣焉老君復謂曰審欲神仙當先服還丹金液汝不服還丹金液虛自苦爾爲寒溫風濕鬼氣所擊司命不能救也可不勉哉努力作丹早自防衛勿示愚迷人

今訕毀神道益子之過嗟乎行尸雖富有萬物貴爲王侯不滿百年成土一簣爲甚可哀也合作神丹勞苦須臾一成便仙與天相畢恣心所欲樂可央乎喜曰煉金食氣道有二乎老君曰天地之精華陰陽之根本二氣之謂也陽龍陰虎木液金精一氣交會煉而成者謂之外丹合和煉藏吐故納新上入泥丸下注丹田循環不息朝于絳宮採於五府以哺百神此內丹也修道之士得內丹者可以延年得外丹者可

養氣金丹卷九

太

奉教矣敢問食氣奈何老君曰食氣固精受明玄經生道要妙出幽入冥上固雲門下固靈根知之甚易行之甚難夫形動德散氣越道叛精消魂損日動魄亂是以聖人靜形固氣畜精愛視則道德虛凝魂魄固守形一神萬道乃成就常以半夜之後偃臥握固納清氣口徐吐之復守三一入室九思神定氣安仙道近矣因授喜玉曆中經三十五章喜曰三一之旨願賜指示老君曰三一之道神仙所重世莫得聞子其秘之兩眉間却入一寸爲明堂二寸爲洞房三寸爲泥丸上丹田宮也中有赤子字元先名帝鄉心

中爲絳宮中丹田宮也中有真人字子丹名光堅臍却入三寸爲命門下丹田宮也中有嬰兒字元陽名玄谷皆長三寸同服赤幘赤衣赤履此三一也一云紫衣中一赤衣下一黃衣皆一嬰兒之狀下一座金牀玉几常以金爐玉七攪精華以哺上一中一下一當晝夜存之也子欲長生三一當明子能守一一亦守子矣氣變化爲精精變爲神神化爲嬰兒嬰兒上爲真人真人然後爲赤子此其一也又曰偽道養形真道養神神真道通能亡能存神能飛形亦能移山形爲灰土其何識耳目聲色爲子留戀鼻口所喜香味是寃身爲惱本

養氣金丹卷九

七

痛痒寒溫意爲形累愁毒憂煩弗疾去之則志氣日耗壽命不延其來久矣子當先損諸欲莫令意逸閒居靜處精思齋室丹書萬卷不如守一常以虛爲身以無爲心無身之身無心之心可謂守神守神玄通是爲道同其猶高山大澤非欲蟲魚鳥獸而蟲魚鳥獸歸之人能虛無無爲非欲於道道自歸之矣西晉經乃授喜太陽金真九煉之法謂之九室存思第一無邪思第二正身思第三致正思第四大正思第五極正思第六深正思第七正真思第八洞玄思第九大洞思入此九室行此九思卽與太陽合形同神

道喜皆得其秘再拜稽首敬佩玄思喜於是辭疾去
官十二月二十五日奉邀老君歸其家他日請曰卷
愚不知所問願請益老君曰子欲修身養性行道紀
形結氣成神終始無窮者莫先以靜故天靜以爲定
神靜以爲變人靜以爲生將靜之時反聽內觀心不
妄念口不妄言形不妄動無色之色爲之見無聲之
聲爲之聞無味之味爲之甘不言之言爲之教神景
爲之降福德爲之臻和氣爲之應矣子欲靜神先沐
浴齋戒二十五日然後精煉已身魂魄和平乃可入
室入室之後或丹蛇來著子心或王母來降或道身

老君書

老君書

八

應見此皆身中之神試子爾但勿驚怖有問不對有
所傷犯應勿爲懼但安心定志其物自去經二十五
日四十五日六十日八十五日一百五日一百二十
五日一百五十日一百八十日僉有神來皆是試子
安心勿對不能爲害若生怖懼爲試不過則失道矣
戒之謹之百八十日後室內自明安危存亡之事無
不預知身中官府一一顯見一百八十日後衆病皆
除一年之後癰痕皆滅千日之後形神俱妙爲真人
矣卽授喜妙真內解等太清上法三洞真經靈寶符
圖太玄等法俾教授至精仁者羽化神仙令母斷絕

稽首禮謝乃謂喜曰吾重告爾古先生者卽吾之
身管化乎竺乾今將返神還乎無名縉紳若存吾今
逝矣亦反一源老君將欲西適喜扣頭乞請特行老
君曰吾遊乎天地之表戲乎玄冥之間遊乎八極上
下無邊子欲隨吾鳥何得焉喜曰入火入水入地上
天灰身沒命願隨大仙老君曰得道之士目能洞觀
耳能洞聽變化不測隱顯莫定尚未可隨吾遠適爾
雖骨相合道法當成真然受道日淺未能通神安得
變化隨吾聖身喜再拜曰通神變化之道可得聞乎
君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

老君書

老君書

九

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
之化謂之幻造化者其巧妙其功深故難窮難終因
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
死也始可與語變化之道子能精修此道體入自然
斯可與子行化諸國爾越二十有八日喜復再拜請
曰喜幸聞至道欣慶難言願賜著書闡揚道旨以語
後世老君曰善以道德五千言授之喜拜受持誦遂
傳後學云老君次年甲寅歲四月二十八日將於
宅南山阜上辭次昇天老君所以來西適而復見
也喜悲戀請留老君重告喜以除垢止念靜心守一

人言戒喜曰千日之外可尋君於蜀青羊之肆也言
記聳身空中坐雲華之上面放五明身見金光洞照
十方冉冉昇空光燭館舍五色玄黃良久乃沒喜曰
斷雲霄涕泣攀戀其日江河汎漲山川震動有五色
光貫太微史記作紫微徧及四方自殷高宗九年至此喜
遂以老君所說理國修身之要去奢減欲之言敎而
編之爲三十六章以將昇西極之際所演故名西昇
經老君所乘薄奔車歷代寶之至今猶存其昇天臺
五色光貫紫微徧及四方昭王問太史以古向之微
太史云當有聖人西去千年之外聲教遠此昭王命
昭王甲寅至漢永平果十年也喜乃于草樓清齋

素靈篇卷第九 老聃尹喜

十

屏絕人事三年之內修煉俱畢心凝形釋無有飢渴
不畏寒暑窮數達變之微形一神萬之旨悉臻其妙
乃自著書九篇號關尹子至丁巳歲卽往西蜀尋訪
青羊之肆老君以甲寅年昇天至乙卯歲復從太微
宮分身降生於蜀國大官李氏之家已先敎青帝之
青龍化生爲羊毛體華紫色如青金常在嬰兒之側
愛翫無數忽一日失羊童子尋覓得于市肆喜至蜀
徧問居人無識青羊肆者忽見童子牽羊因自解云
既有青羊復在市肆聖師所約其所在邪因問此羊
家羊牽欲何往童子答曰我家大人十一兒愛翫

羊失來兩日兒啼不止今却尋得欲還家喜卽囑曰
煩爲告夫人之子云尹喜至矣童子如其言入白兒
卽振衣而起曰今喜前來喜旣入其家庭宇忽然高
廣湧出蓮花之座老君化數丈白金之身光明如日
項有圓光建七曜之冠衣展精之服披九色離羅之
帔坐於花座之上舉家見之皆驚怪老君曰吾太微
是宅真一爲身太和降精耀魂爲人主客相因何乃
恠邪尹喜匍匐獻歡悲啼踴躍喜慰無量稽首言曰
不謂慶會復奉天顏未審慈尊出無入有起居安否
老君從容告曰與子別後何得何喪汝存道守一亦

素靈篇卷第九 老聃尹喜

十一

有益乎喜稽首曰自奉秘要粗得其妙恩濟祖先咸
受無極之慶老君曰善吾所以留子者以子居世來
久深滌恩愛初受經訣未克成功是以待子於此今
子保形煉氣三年功畢已造真妙心結紫絡而有神
光金名表於玄圖玉札繫於紫房氣參太微解形合
重矣喜再拜稽首謝曰聖師德重天地恩過父母天
地能覆載喜不能令喜得道父母能生育喜不能令
喜長存老君曰亦汝之分致然卽命召三真人時
諸天帝君十方神王泊諸仙衆倏忽之頃浮空而至
各執香花稽首聽命老君敎五老上帝四極監典

喜玉冊金丈號文始先生位爲無上真人賜紫芙蓉冠飛青羽裙丹襪綠袖交泰霓裳羅紋黃綾九色之節及玉童玉女各五十八人居二十四天王之上統領八萬仙士喜降拜俯伏口塵凡孺子得遇大聖使枯骨再肉千生慶幸俾常則執掃除之役行則備僕御之徒喜之願也亦喜之榮也位號崇高禮文優渥愧何德以祇承敢辭老君曰子慕道積久隱德昇聞修煉勤勞玄功已遂非吾有私于子也子其勉之喜辭不獲乃再拜受命自此方得飛騰虛空參侍龍駕遊行八方老君遂爲大官聖母說元陽經其家長幼二百餘口卽時板宅昇天

卷八

老聃昇天

十一

列禦寇

列子鄭人名禦寇問道於關尹子復師壺丘子林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之道九年能御風雨行隱居鄭圃四十年無知者著書行於世劉向曰列子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爲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方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一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於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

卷八

列禦寇

十三

莊周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六萬餘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胾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洋自恣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噤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豚豕豈可得乎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莊周

十

魏伯陽

魏伯陽吳人也高門之子而性好道術不肯仕宦閑居養性時人莫知其所從來謂之治養身而已入山作神丹將三弟子知兩弟子心不盡誠丹成而誠之曰金丹雖成當先試之飼於白犬犬能飛者人可服之若犬死者卽不可服也伯陽入山時將一白犬自隨又丹轉數未足和合未至自有毒丹毒丹服之皆暫死伯陽故便以毒丹與白犬食之犬卽死伯陽乃復問諸弟子曰作丹恐不虛今成而與犬食犬又死恐是未得神明之意服之恐復如犬之奈何弟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十五

子曰先生當服之否伯陽曰吾背違世路委家入山不得仙道吾亦耻歸死之與生吾當服之耳伯陽便服丹丹入口卽死弟子相顧謂曰所以作丹者欲求長生耳而服之卽死當奈何惟一弟子曰師非凡人也服丹而死得無有意邪又服之入口復死餘二弟子乃相謂曰作丹求長生耳今服丹卽死當用此何爲若不服此自可得數十年在世間活也遂不服乃共出山欲爲伯陽及死弟子求棺木殯具二人去後伯陽卽起將所服丹內弟子及白犬口中吞之皆起將服丹弟子姓虞及白犬而去遂入山代新人作

手書與鄉里人寄謝二弟子弟子見書始大懊惱作
參同契五相類凡二卷其說似解周易其實假借父
象以論作丹之意一云東漢魏伯陽會稽上虞人也
世襲簪裾惟公不仕脩真潛默養志虛無每視軒裳
如糠粃焉不知師授誰氏得古人龍虎經盡獲妙旨
乃納周易撰參同契三篇又云未盡纖微復作補塞
遺脫一篇繼演丹經之與所述多以寓言借事隱顯
異文公撰參同契者謂脩丹與造化同途故託易象
而論之今行於世後來解註者數家惟真一子彭曉
所解最正丹成仙去書幸流傳

真一子彭曉

魏伯陽

十六

鍾離權

真人姓鍾離名權後改名覺字寂道號和谷子一號
正陽子又號雲房先生燕臺人也一云京兆咸陽人父列侯至雲中府生僊誕之時異光數丈狀若烈火侍衛皆驚真人之相頂圓額廣耳厚肩長目深鼻聳口方頰大唇臉如丹乳遠臂垂如三歲兒晝夜不聲不哭不食第七日躍而有聲曰身遊紫府名書玉京其音如鐘行如奔馬童稚莫之能及一云少攻文學仕漢至諫議大夫因表李北吐蕃兩軍交鋒忽天大雷電風雨晦冥人不相覩

真一子鍾離權

十七

兩軍不戰自潰一云晉武帝時命與偏真人獨騎奔逃山谷迷失道路夜進深林幽澗期以全生乃遇一胡僧前頭拂額體掛草結之衣引行數里到一村莊此東華先生成道之所將軍可以歌泊揖別而退云遇一僧人遂問而無語以手遙指東南廟宇門前見二青衣道者遂問此何方也答曰此紫府少陽帝君所居也真人未敢驚動莊中良久忽聞人語云此碧眼胡僧饒舌相撓莊中一老人披白鹿裘扶青藜杖抗聲前曰來者非大將軍鍾離權否真人應曰是老人復曰爾何事不寄宿山僧之所真人聞而大驚心想曰必異人也是時已失虎狼之處遇有鸞鶴之志

不覺回心向道哀度世之方於是老人授以長真訣赤符玉篆金科靈文金丹火候青龍劔法囑之勤行真人告辭出門回顧莊居不見其處自是領悟玄旨一云自知夙有仙骨故脫世緣冀紹僊果首遇上僊王玄甫得長生訣再遇華陽真人傳太乙刀圭火符內丹洞曉玄玄之道一云昔軒轅黃帝得金丹秘訣以玉匣藏於壽春縣東紫金山懸鐘洞真人得遇師傳之後復遊雲水至魯居鄒城入崆峒於紫金洞居峯居之遇僊人引入洞獲玉匣秘訣至德內全

於仙道

鍾離權

十八

呂巖

呂巖字洞賓一云初唐河中府永樂縣人一云滿吳曾祖延之終浙東節度使祖渭終禮部侍郎父讓海州刺史貞元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巳時生母就蓐時異香滿室天樂浮空一白鶴自天飛下竟入帳中不見生而金形木質道骨仙風鶴頂龜背虎體龍腮翠眉層稜鳳眼朝鬢頸脰脩頸露額闊身圓鼻梁聳直面色黃白左眉角一黑子左眼下黑子筋頭大兩足下紋隱起如龜少聰敏日記萬言矢口成文既長身五尺二十喜頂華陽巾衣黃白襦衫繫大皂條狀類張子房二十不娶始在襤褸馬祖見之曰此兒骨相不凡自是風塵表物他時遇盧則居見鍾則扣留心記取後遊於廬山始遇火龍真人傳天遁劔法自是混俗貨墨於人間號純陽子咸通中舉進士第開成中時年六十四歲一云年五十始知道六十四其後遊長安酒肆見一羽士青巾白袍長髯秀口手携紫帛腰掛大瓢書三絕句于壁一曰坐臥常携酒一壺不教雙眼識皇都乾坤許大無名姓疎散人中一丈夫二曰得道真仙不易逢幾時歸去願相從自言住處連滄海別是蓬萊第一峯三曰莫厭追歡笑語頻

十九

尋思離亂可傷神開來屈指從頭數得到清平有幾人洞賓訝其狀貌奇古詩意飄逸因揖問姓氏羽士曰吾鍾離姓權其名雲房其字一云字洞賓再拜延坐異人曰可吟一絕予欲觀之洞賓筆不停綴書二十八字曰生在儒家遇太平懸纓重滯布衣恒誰能世上爭名利臣事玉皇歸上清異人見詩喜曰予所居在終南鶴嶺可從予此行否洞賓因隨雲房同憩肆中雲房自起執炊洞賓忽欲昏睡枕案連假夢以舉子赴京狀元及第始自州縣小官擢朝署由是堂諫給舍翰苑秘閣郎曹從橐諸清要無不備歷升而

史記卷之九

呂岩

二十

復黜黜而復升前後兩娶富貴家女婚嫁蚤畢孫甥振振簪笄滿門如此幾四十年最後獨相十年權勢熏炙忽被重罪籍沒家資分散妻孥流於嶺表一身了然窮苦憔悴立馬風雪中方此浩歎恍然夢覺雲房在傍炊尚未熟笑曰黃梁猶未熟一夢到華胥洞賓驚曰君知我夢邪雲房曰子適來之夢升沉萬態榮悴多端五十年間一頃耳得不足喜喪何足憂且有大有大覺而後知此人問世其大夢也洞賓感悟慨歎知宦途不足戀矣再拜曰先生非凡人也願求度世術雲房詭曰子骨節未完志行未足若欲度世須更

數世可也翩然別去洞賓快快自失棄官歸隱盧生遇雲房自是十試洞賓皆過第一試者洞賓自外遠歸忽見家人皆病死洞賓心無悼怛但備葬具而死者皆起無恙第二試者洞賓鬻貨于市議定其直市者翻然止酬其直之半洞賓無所爭併直之半皆不取委貨而去第三試者洞賓元日出門忽丐者倚門求施洞賓與之錢物而丐者索不已且出惡言妓罵抽刃相向洞賓再三禮謝被襟受刃丐者笑而去第四試者洞賓牧羊山中遇一虎追逐漸逼洞賓推羊下峻阪獨以身當之虎即釋去第五試者洞賓

史記卷之九

呂岩

三十一

居山中草舍讀書一日危坐忽見一女年可十七八容華絕世光豔照人懼傷觀麗自言歸寧母家至此迷路日云暮矣足弱倦行借此少憩言訖顰眉嬌媚弱不自勝既而窈窕萬態調戲百端夜過同寢而洞賓竟不為動如是二日始辭去第六試者洞賓一日郊出暨歸則家資已為劫盜席捲殆無以供朝夕洞賓無愠色躬耕自給忽於鋤下見金數十餅速掩之一無所取第七試者洞賓見有貨銅器者市之以歸則皆金也即訪賣主還之第八試者有風狂道士坊陌上市藥自言服者立死旬日不售洞賓謂此必有

意因買藥歸道士曰子速備後事可也吾將行矣既而服之無恙第九試者洞賓因春潦汎溢衆方病涉獨棹一小舟至中流風濤掀舞而洞賓端坐不動任生任死竟亦無虞第十試者洞賓獨坐一室忽見奇形怪狀鬼神無數有見擊者有欲殺者洞賓一切不問復有夜叉數十械一死囚血肉淋漓哭泣號叫言汝宿世殺我今急償我命洞賓曰殺命償命宜也其又奚辭遽索刀繩欲自盡忽聞空中叱聲鬼神皆不復見一人撫掌大笑而下卽雲房也謂洞賓曰塵心難滅仙才難值吾之求人甚於人之求吾也吾十度

素齋集卷五

三

試子皆過了得道必矣但功行尚有未完吾今授子黃白秘方可以濟世利物使三千功滿八百行圓吾來度子洞賓曰所作庚辛有變異乎曰三千年後還本質耳洞賓愀然曰誤三千年後人不願爲也雲房笑曰子推心如此三千八百悉在是矣因與洞賓叙其得道來歷曾遇苦竹真君謂吾曰汝此去遊人間若遇人有兩口者卽汝弟子吾後遍遊山海竟未見人有兩口者今詳君姓實符竹之記矣又曰君能從我遊乎洞賓因隨之至鶴嶺見一小洞星月交輝四顧寂寥雲房執洞賓手偕行數步恍如騎快馬歷

山川俄頃已至洞南門下鑰矣雲房以碧條繫洞賓帶俱從門隙中入豁然開朗登一高峯至一大洞門東前有二虎踞守雲房叱之虎伏不動乃引洞賓入金樓玉臺珍禽琪樹光景照耀氣候如春相與坐盤陀石飲元和酒三杯談道永竟餞有一青衣雙髻金鈴朱裳翠袂雲履玉佩異香氤氳手持璽紙金書曰羣仙已集蓬萊上宮要先生赴天池會論五元真人神遊記事雲房將去洞賓送以詩曰得道從來相見難又聞東去幸仙壇杖頭春色一壺酒頂上雲攢五嶽冠飲海龜兒人不識燒山符子鬼難看先生去後

素齋集卷五

三

身須老乞與貧儒換骨丹蓋慮雲房之不返也雲房曰汝但駐此吾去不久遂望東南乘紫雲冉冉而去洞賓遂將雲房所付素書數卷披閱誦玩獨處洞中旬日雲房回曰子在是岑寂得無欲歸否洞賓曰既辦心學道豈有家山思乎雲房曰善哉汝等不知分合陰陽之妙守陰則只是鬼守陽則只是覓若能聚其陽氣以合陰氣使陰陽相會鬼覓同真是謂真人洞賓曰覓鬼覓冥至理甚深何以全形師曰慧發冥冥泰定神靈神既混合豈不粹真金形玉質本出精誠大藥既成身乃飛輕洞賓問天地曰乾三索而

天交于地乃生三陽坤三索而地交於天乃生三陰陽中藏陰乃曰真陰真陰到天因陽而生陰中藏陽乃曰真陽真陽到地因陰而發交合得道自然長久洞賓問日月曰月受日魂以陽變陰陰極陽純月華瑩淨修煉到此積氣成神洞賓問四時五行曰一心自有五行一日自有四時大抵陰陽相推而已陽不得陰不成到底無陰而不死陰不得陽不生到底陰盡而皆陽洞賓問水火龍虎曰身中有若火臣火民火真火出於水中恍恍惚惚其中有物視之不可見取之不可得真水生於火中杳杳冥冥其中有精見之不可留留之不可住腎水也水中氣名曰真火心火也火中液名曰真水以水生木腎氣足而肝氣生以絕腎之餘陰而氣過肝時即為純陽藏真一之水恍惚名真龍以火尅金心液盛而肺液生以絕心之餘陽而液到肺時即為純陰藏正陽之氣杳冥名真虎氣中取水水中取氣日得黍大歸於黃庭此大丹也洞賓問鉛汞曰鉛性沉重而喜墜此腎水以潤下而易漏汞性輕飛而喜升此心火以炎上而易散以鉛制汞以沉重而鎮輕飛內丹結矣洞賓問抽添曰冬至後陽升於地地抽其陰太陰抽而為厥陰少

陽添而為陽明厥陰抽而為少陰陽明添而為太陽夏至後陰降于天天抽其陽太陽抽而為陽明少陰添而為厥陰陽明抽而為少陽厥陰添而為太陰又如日月月受日魂日受月魄前十五日月抽其魄而日添其魄精華已滿光照下吐不然無初生而變上弦下弦而變月望也月還陰魄日收陽精後十五日日抽其魄而月添其魄光照已謝陰魄已定不然無月望而變下弦下弦而變晦朔也日月往復而變九六此抽添之象也洞賓問河車曰人身陽少陰多無非是水故有取於河車之誼河車起於北方正水中而非若旁門搬運力也洞賓問內觀坐忘之妙曰龍虎交媾陰陽配匹九重真人引一朱衣童子下降九皇真母引一皂衣女子上升相見黃屋之前有一黃衣老嫗接引如夫婦之合盡時歡洽女復下降男復上升如夫婦之離既畢產一物大如彈丸色同朱橘拋入黃屋以金氣盛留洞賓問如此脩行有魔難否日子知十魔九難乎衣食逼迫一難也恩愛牽纏二難也利名繫絆三難也災患橫生四難也盲師約束五難也議論差別六難也志意懈怠七難也歲月蹉跎八難也時世亂離九難也一六賊魔二富貴魔三

六情魔四思愛魔五患難魔六神佛為害是聖賢
七刀兵魔八女樂魔九女色魔十貨利魔洞賓問云
何證驗曰始也淫邪盡絕外行兼修採藥之際金鼎
克滿陰鬼銷融次心經湧溢口出甘露次陰陽擊搏
腹鳴如雷次鬼鬼未定夢寐驚恐次或生微疾不療
自愈次丹口夜暖形容晝清次若處暗室而神光自
現次若抱嬰兒而上歸金闕次雷鳴一聲關節通而
驚汗四溢次王液烹煉成凝酥而雪花散墜或化血
成乳而漸畏腥膻或塵骨將輕而漸變金玉次行如
奔馬次對景無心次吹氣療疾次內觀明朗次雙睛

紫雲集卷五

呂巖

王六

如漆次紺髮再生次真氣足而常自飽次食不多而
酒無量次神體光澤精氣秀媚次口生異味鼻有異
香次目視萬里次癰痕銷滅次涕淚涎汗皆絕次三
尸九蟲悉除次內志清高上合太虛凡情皆歇心境
俱空次鬼鬼不游夢寐自絕神采晶爽不分晝夜次
陽精成體靈府堅固寒暑不犯生死不干次虛呵可
乾外汞次神光常生坐臥次靜中時聞天樂金石絲
竹之清非世所常聞次內觀或游華胥樓臺殿閣之
麗非世所常見次見凡人腥穢次見內神出現次見
外神來朝功圖行滿膺錄受圖紫霞滿目金光罩體

或見火龍飛或見玄鶴舞綠雲繚繞瑞氣紛紛天
龍降神女下降出凡入聖逍遙自然此乃大丈夫功
成名遂之日也雲房悉傳以上真玄訣盡豁塵濁俄
有叩戶者乃清溪鄭思遠與大華施真人由東南而
來緩步凌虛體凝金碧相揖共坐曰契聞來久適尹
思遠煉丹 所遂造仙屏施真人曰此一侍者何
也師曰本朝呂海州讓之子少習儒墨失意上國避
近長安酒肆從吾奉道通陰陽制煉形神入妙之微
洞賓乃拜二僊鄭尹曰形清神在目秀精藏子欲脫
塵網可示一詩投洞賓金管霞牋靈膠 硯洞賓立

紫雲集卷五

呂巖

王七

獻詩曰萬劫千生到此生此生身始覺飛輕拋家別
國雲山外煉鬼全鬼日月精比見至人論九鼎欲窮
大藥訪三清如今獲遇真仙面紫府仙屏得姓名三
仙相視歎其才清句麗時春禽嚶嚶師謂洞賓曰可
題曰吾朝元有期十洲羽客至玉京奏此功行
功滿仙階汝恐不久居此洞後十年洞庭湖相見取
筆於洞中石壁草書一十六字曰晝日高明夜月圓
清陰陽鬼神混合上昇擲筆告洞賓曰世間游行當
施利濟之道行滿功成復相際會雲房人以靈寶畢

法授洞賓始雲房於終南石壁間得靈寶經三部上
部曰元始金誥中部曰元皇玉錄下部曰太上真元
義凡數千卷雲房撮其要為畢法分十二科及六義
蓋明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天地升降之道氣中生水
水中生氣心腎交合之機以八卦運十二時而其要
在良以三田互相反覆而其要在泥丸至下手工夫
姑借咽氣嗽液為喻而真機口訣實在口傳心授不
在文字間也雲房又以靈丹數粒示洞賓曰此非世
間五金八石乃世間異寶合成雖有質而無形如雲
如火如光如影可見而不可執服之與人覓鬼合為

靈寶經卷第九

上品

手八

一體輕虛微妙非如有形之丹也復贈詩一章曰知
君幸有英靈骨所以教君心恍惚含元殿上水晶宮
分明指出神仙窟大丈夫遇真訣須要執持心猛烈
五行匹配自刀圭執取龜蛇顛倒訣三尸神須打徹
進退天機明六甲知之三要萬神歸來駕火龍離九
關九九道至成真日三界四府朝元節氣翺翔今神
烜赫蓬萊便是吾家宅羣仙會飲天樂喧雙童引入
昇玄客道心不退故傳君立誓約言親洒血逢人兮
莫說亂遇有兮不須訣莫怪頻發此言辭輕慢必有
陰司折執手相別意如何今日為君重作歌說盡千

玄妙理未必君心信也廢子後分明說與汝保惜
吾言上大羅鍾呂授受將畢忽有二仙銷衣霞彩手
捧金簡寶符云上帝詔鍾離權為九天金闕選仙使
謂洞賓曰吾即昇天汝好住世間脩功立德他時亦
當如我洞賓再拜曰巖之志異於先生必須度盡天
下眾生方上昇未晚也於是翔鸞彩鳳金幢玉節仙
吹嘹唳鍾離先生與捧詔二仙乘雲冉冉而去洞賓
既得雲房之道又得火龍真人天遁劍法一斷煩惱
二斷色慾三斷貪嗔嘗有詩曰昔年曾遇火龍君一
劍相傳伴此身天地三河從結沫星辰日月任停輪

靈寶經卷第九

上品

手九

須知本性綿多劫空向人間歷萬春昨夜鍾離傳一
語六天宮殿欲成塵洞賓初游江淮試靈劍遂斬長
蛇之害隱顯變化不一迨今四百餘年其對雲房發
入誓願至今浮沉濁世行化度人洞賓今雖在世然
已出離世間矣洞賓曰世人競欲見吾既見吾而不
能行吾言雖日夕與吾同處何益哉人若能忠于國
孝于家信于交友仁于待下不慢自心不欺暗室以
方便濟物以陰騭格天人愛之鬼神敬之即此一念
已與吾同雖不見吾猶見吾也蓋人之性念于善則
屬陽明其性入于輕清此天堂之路念于惡則屬陰

濁其性入于粗重此地獄之階天堂地獄非果有主之者特由人心自成化耳宋藝祖建隆初洞賓自後苑出對上稱朱陵上帝以火德王天下留語移時語秘不傳上解絳袍玉帶賜之俄不見上命繪像于太清樓道錄陳景元傳其像於世

世傳神仙呂洞賓名巖洞賓其字之唐呂渭之後五代間從鍾離權得道權漢人邇者自本朝以來與權更出沒人間權不甚多而洞賓蹤跡數見好道者每以爲口實余記童子時見大父魏公自湖外罷官還道岳州客有言洞賓事者云近歲常過城南一古寺

史纂編卷五十一

三十一

題二詩壁間而去其一云朝遊岳鄂暮蒼梧袖有青龍膽氣飽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其一云獨自行時獨自坐無限時人不識我惟有城南老精分明知道神仙過說者云寺有大古松呂始至時無能知者有老人自松顛徐下致恭故詩云然先大父始與余誦之後得李觀所記洞賓事碑與少所聞正同青蛇世多言呂初由劍俠入非是此正道家以氣鍊劍者自有成法神仙事渺茫不可知疑信者蓋相半然是身本何物固自有主之者區區百骸亦何足言棄之則爲佛存之則爲仙在去留間爾洞賓

雖非余所得見然世要必有此人也

宿州天慶觀有神仙題詩二絕于五星門扉之上傳云呂先生神象其詩曰秋景蕭條葉亂飛庭松影裏坐移時雲迷鶴駕何方去仙洞朝元失我期又曰剛傳丹篆千年術口誦黃庭內卷經鶴觀古壇槐影裏悄無人跡戶長扃後爲人刮去墨迹猶存乃知非常人書也潭州士人夏鈞罷官過永州謁何仙姑而問曰世人多言呂先生今安在何笑曰今日在潭州興化寺設齋鈞專記之到潭州乃於興化寺取齋曆視之果其日有華州回客設供頃年滕宗亮謫守巴

史纂編卷五十一

三十一

陵郡有華州回道士上謁風骨聳秀神氣清邁滕知其異人口占一詩贈之曰華州回道士來到岳陽城別我遊何處秋空一劍橫回聞之撫然大笑而莫知誰之張洎家居忽外有一隱士通謁乃洞賓名姓洎見之洞賓自言呂渭之後渭四子溫恭儉讓讓終海州刺史洞賓系出海州讓所任官唐書不載索紙筆八分書七言四韻詞一章留與洎頗言將佐席之意其末句云功成當在破灰年以破灰字爲二八泊年六十四卒乃其識也又有詩云飲酒龜兒人不識燒山符子鬼難看一粒粟中藏世界二升鐺內

煮山川大率詞意多奇惟類此世所傳者百餘篇人多誦之

目錄

三十二

韓湘

韓湘字清夫韓文公愈之猶子也落魄不羈文公勉之學湘曰湘之所學非公知之公今作詩以觀其志詩曰青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後夜流瓊液凌晨阻絳霞琴彈碧玉調爐煉白硃砂寶鼎存金虎元田養白鴉一瓢藏世界三尺斬妖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有人能學我同共看儂葩公覽而戲之曰子能奪造化耶湘曰此甚易事公爲開樽湘聚土以盆覆之良久花開乃碧花二朵似牡丹差大顏色艷麗於花間擁出金字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

秦嶺秦嶺家何在

三十三

馬不前公未曉其意湘曰事久可驗遂告去未幾公以佛骨事謫官潮州一日途中遇雪俄有一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湘曰憶花上之句乎正今日事也公詢其地卽藍關嗟嘆久之曰吾爲汝足此詩詩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爲聖朝除弊事豈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遂與湘宿藍關傳舍方信此道之不誣及湘辭去公留之不可乃作別公詩云才爲世用古來多如子雄文世孰過好待功名成就日却收身去臥煙蘿公別湘詩云舉世都

爲名利醉伊予獨問道中醒他時定是飛昇去衝破
秋空一點青湘爲公往瘴毒之鄉難以保育乃出藥
一瓢曰服一粒可以禦瘴烟之氣公請湘曰吾實慮
不脫死鬼遊海外一思至此不覺垂淚吾不敢復希
富貴但得生入鬼門關足矣湘曰公非久卽西不惟
全家無恙公當復用於朝公曰此後復有相見之期
乎湘曰前約未可知也後皆如所說焉

譚峭

譚峭字景升唐國子司業洙之子幼而聰明及長
涉經史強記問無不知屬文清麗洙訓以進士爲業
而峭不然迥好黃老諸子及周穆漢武茅君列僊內
傳靡不精究一旦告父出遊終南山父以南山近京
都許之自經終南太白大行王屋嵩華泰嶽迤邐遊
歷名山不復歸寧父馳書責之復謝曰茅君昔爲人
子亦辭父學仙今峭慕之冀其有益於父母父母以
其堅心求道不以世事拘之乃聽其所從而峭師於
嵩山道士十餘年得辟穀養氣之術惟以酒爲樂常
醉騰騰獨遊無所不之夏則服烏裘冬則綠布衫或
臥於風雪霜中經日人謂已斃視之氣休休然父常
念之每遣家僮尋訪春冬必寄之衣及錢帛峭捧之
且喜復書遽遣家僮乃厚遺之纔去便以父所寄衣
出街路見貧寒者與之及寄於酒家一無所留人或
問之何爲如此曰何能看得爲盜所竊必累於人不
衣不食故無憂也常欣然或謂風狂每行吟曰線作
長江扇作天輟鞋拋向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路只
在譚生拄杖前後屢南嶽煉丹成服之人水不濡入
火不灼亦能隱化復入青城山去也峭嘗作化書內

唐朱齊丘竊其名爲已作見行于世宋仁宗嘉祐五年夏四月碧虛子題化書後序云鴻濛君曰吾嘗聞希夷先生誦此書至稚子篇掩冊而語吾曰吾師友譚景升始終南山著化書因遊三茅經歷建康見朱齊丘有仙風道骨雖溺機智而異乎黃埃稠人遂引此篇云稚子弄影不知爲影所弄狂夫侮像不知爲像所侮化家者不知爲家所化化國者不知爲國所化醉者負醉疥者療疥其勢彌顛其病彌篤而無反者也齊丘終不悞景升乃出化書授齊丘曰是書之化其化無窮願子序之流于後世於是杖輟而去齊

朱齊丘竊名爲已作見行于世

三六

丘奪爲已有而序之耳噫昔向秀述南華解義未傳而死郭象偷改成註誠罪人也今譚君名刻於白簡不老於人間齊丘敢縱其盜心蔽其仙迹其罪尤也果不得其死宜哉

藍采和

藍采和不知何許人也常衣破藍衫六銙黑木腰帶闊三寸餘一脚着靴一脚跣足夏則衫內加絮冬則臥於雪中氣出如蒸每行歌於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長三尺餘常醉踏歌老少皆隨看之機捷諧謔人問應聲答之笑皆絕倒似狂非狂行則振鞋踏歌云踏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光一擲梭占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雍更多朝騎鸞鳳到碧洛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暉在空際金銀官闕高峩峩歌詞多率爾而作皆神仙意人莫之測但以錢

藍采和

三七

與之繩穿拖行或散失亦不迴顧或見貧人卽與之或與酒家周遊天下人有自兒童時見之者及班白見之頭狀如故後踏歌濠梁間於酒樓上乘醉有雲鶴笙簫聲忽然輕舉於雲中擲下韓衫腰帶拍板冉冉而去其韓衫等旋亦失亡

何仙姑

何仙姑廣州增城縣何泰之女也唐太后時在雲母溪年十四五一夕夢神人教食雲母粉可得輕身不死因餌之誓不嫁常往來山頂其行如飛每朝去暮則持山菓歸遺其母後遂辟穀語言異常太后遣使召赴闕中路失之廣州會仙觀記云何仙姑居此食雲母唐中宗景龍中白日昇仙至玄宗天寶九載都虛觀會鄉人齋有五色雲起於麻姑壇衆皆看之有僊子縹緲而出道士蔡天一識其爲何仙姑代宗大曆中又現身於小石樓廣州刺史高輦具上其事於

唐書卷五十九 何仙姑

三十一

陳搏

陳搏字圖南號扶搖子亳州真源縣人也與老子同鄉里初生而不能言至四五歲戲澗水之濱有青衣媼召置懷中乳之自是始能言聰悟過人及長習經史一覽無遺年十五詩禮書數至方藥之書莫不通究親喪先生曰吾向所學足以記姓名而已吾將棄此遊泰山之巔長松之下與安期黃石輩論出世法合不死藥安能與世俗輩脂韋汨沒出入生死輪迴間哉乃盡其家業散以遺人惟攜一石鎖而去唐士大夫挹其清風欲識先生面如景星彩雲之出爭先睹之爲快先生皆不與之交由是謝絕人事野冠草服行歌坐樂日遊市肆若入無人之境或上酒樓或宿野店多游京國間後唐明宗聞先生名親爲手詔召先生至長揖人主明宗待之愈謹賜先生號清虛處士仍以宮女三人賜先生先生爲表謝上云趙國名姬漢庭淑女行尤婉美身本良家一入深宮久膺富貴昔居天上今落人間臣不敢納於私家謹用安之別館臣性如麋鹿迹若萍蓬飄若從風之雲泛如無纜之舸臣送彼復歸清禁及有詩云雪爲肌體玉爲顙多謝君王送到來處士不生巫峽夢空煩雲雨

唐書卷五十九 陳搏

三十一

下陽臺以書奏付官使卽時趣去因肆意山水間自言嘗遇鹿皮處士謂武當山九室岩可以隱居遂往棲焉服氣辟穀以恬默自處凡二十餘年撰指玄篇八十一章入室還丹詩五十首又作釣譚集萬餘字皆羅縷道妙包括至真嘗夜立庭間見金人持劍呼曰子道成矣當有歸成之地先生曰金人云歸成之地蓋秋爲萬物之所歛而歸者也吾其隱於西方乎是時年已七十餘俄移居華山得古雲臺觀基闢荆榛而居之以契歸成之語時境內有虎食人先生至叱虎令去自是不爲害唐開元中李琪者隱於華山

東華集卷五 八 陳搏

甲

顏有童色斯須行數百里與先生遊更相酬倡先生常閉戶臥累月不起周世宗顯德中有尋訪者窺其戶間其無人惟獸跡鳥聲而已有樵於山麓者見有遺骸生塵迫而視之乃先生也捫其心獨暖良久氣還而起曰睡酣奚爲擾我州將羅彥威以聞世宗召見禁中月餘方起因問以黃白事對曰陛下爲四海之主當以政治爲念夫何留意於小道邪世宗不以爲忤拜諫議大夫固辭賜號白雲先生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先生負經濟之才歷五季亂每聞一朝革命輒顰眉數日常作詩云十年蹤跡走紅塵

回首青山入夢頻紫陌纔榮爭似睡朱門雖貴不如貧愁聞劔戟扶危主悶聽笙歌聒醉人攜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一日乘驢遊華陰聞宋太祖登極大笑曰天下自此定矣遂隱華山不復出太祖召不至與國初始赴召太宗賜詩云曾向前朝出白雲後來蹤跡杳無音如今若肯隨朝詔總把三峯賜與君先生將至關上言求一靜室休息乃賜觀於建隆觀局戶熟寐月餘方起詔服華陽巾草屨垂條以賓禮見於延英殿賜坐延問甚久時上方欲征河東先生諫止之會軍已興上不樂其言詔復令寐於御

東華集卷五 八 陳搏

甲

死及兵還不利經百餘日乞歸山太平興國四年復來始云河東可取暨王師再舉果執劉繼元平并州上謂宰相宋琪等曰搏方外之士在華山已四十餘載度其年蓋百餘歲語論甚高因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搏不知金丹納養生之理神仙黃白之事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於世教聖上博達今古深究治亂真有道仁明之主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時勤行脩煉無以加此琪等稱善以其語白上上益重之下詔曰華山隱士陳搏晦迹丘樊棲心岩穴跌宕世

表滋味道腴往在周朝物色幽遜嘗應鶴板之詔終
遂鴻冥之心自爾以來多歷年所今復言迂高迹來
儀帝庭不有嘉名肩彰清範可賜號希夷先生被召
至闕有士大夫諸其所止願聞善言以自規搏曰優
好之所勿久戀得志之地勿再往聞者以爲至言康
節嘗誦希夷語曰得便宜事不得再作得便宜處不
可再去又曰落便宜事得便宜故康節詩云珍重至
人嘗有語落便宜處得便宜蓋可終身行之也上屢
與之屬和詩什上問曰若昔堯舜之爲天下今可至
否先生曰土階三尺茅茨不剪其迹似不可及然能

卷之九十八 陳搏

四十五

以清靜爲治卽今之堯舜也上善其對因出諸子使
視之先生密陳天命實在章聖上又欲拜諫議大夫
固辭乞歸山進詩云草澤吾皇詔圖南搏姓陳三峯
十載客四海一閑人世態從來薄詩情自得真乞全
麋鹿性何處不稱臣上知其不可留卽賜宴便殿詔
宰臣兩禁赴宴爲詩以寵行仍賜龜鶴鞍馬束帛又
詔華陽刺史王祚時就存問其願操几杖以師事者
不可勝數其後再遣中使就山宣召先生先生曰極
荷聖恩臣且乞居華山先生意甚堅使回具奏其事
上又遣中使齋手詔茶藥等物賜之仍仰所屬太守

縣令以禮遣之安車軟輪之異數迎先生先生乃爲
表謝上曰丁寧溫詔盡一札之細書曲軫宸思賜萬
金之良藥仰佩聖慈俯躬增感臣明時閑客唐室書
生堯道昌而優容許由漢世盛而善存四皓嘉遜之
士何代無之再念臣形如槁木心若死灰不曉仁義
之淺深安識禮儀之去就敢荷作服脫簪爲冠體有
青毛足無草履倘臨軒陛貽笑聖明願回天聽得隱
此山聖世優賢不忝前古數行丹詔徒煩彩鳳卿來
一片閑心已被白雲留住獲飲舊溪之水飽聆松下
之風咏味日月之清笑傲雲霞之表遂性所樂得意

卷之九十八 陳搏

四十三

何言精神超於物外肌體浮乎雲煙雖潛至道之根
芽盡陶聖域之水土敢祇庸庸俯順愚衷謹此以聞
先生經史浩博尤精易學鑒人察物辨別聖凡宋太
祖太宗龍潛時與趙忠獻公遊長安市先生與之同
入酒肆公因坐右席先生曰汝紫微帝垣一小星爾
敢據上次乎周世宗宋太祖同行先生則云城外有
二天子氣种放初從先生先生曰若當逢明主不假
進取跡動天庭名馳寰海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
所忌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之可戒也
至放晚節侈飾過度門人親識亦怙勢強併遂喪清

節卒如其言忠定張公詠爲布衣時先生一見而奇之公曰願分華山一半厯可乎先生曰於公固可及別去贈以毫楮公解其意曰是將嬰我以世務贈詩云征吳入蜀是尋常是時筵歌救火忙乞得東西佳麗地亦應多謝鬢還蒼後果登第以名動天下將赴劔南有詩寄先生云性愚不肯林泉住剛有清流擬致君今日星馳劔南去回頭慚華山雲及還有詩云人生大抵重官榮見我東歸夾道迎應被華山高士笑天真喪盡得浮名忠定晚年痕發於首乃出守昇州所贈詩無有不驗者陳康肅公堯咨既登第過

卷之五

陳

四

謁先生坐中有道人髮髻意象軒傲目康肅公連言曰南菴語已經去康肅公深異之問曰向來何人先生曰鍾離子也康肅公惘然欲去追之先生笑曰已在數千里外矣康肅公曰南菴何謂也先生曰他日自知之其後康肅公轉漕閩中巡行過墟里間聞田婦呼其子曰汝去南菴趣汝父歸康肅公大驚問南菴所在視之則廢伽藍也有碣云某年月日南菴主人滅祠其真身于此乃康肅公生辰也清源王世則與韓見素趙諫議同請先生世則爲僕隸拜階下先生曰侮人者自侮也指世則使坐於諸公之右曰將

來君獨首冠諸公盡如此會也明年世則果第一餘皆列于次又能逆知人意齋中有大瓢挂壁上道士賈休復心欲得之而不言先生謂休復曰子來非他蓋欲吾瓢爾呼侍者取與之有郭沆者少居華陰嘗宿觀下中夜先生呼令趣歸沆憚其遠先生與之俱往一二里有人號呼以報其母卒沆始悟其言先生因遺以藥使急去可救既至果卒沆其藥遠颺許諫議仲宣罷成都牧致書幣以問休咎先生召門人賈得昇曰爾爲我答書云給事此去更不出未幾果卒後先生稀到人間或遊華陰華陰令王睦聞先生來

卷之五

陳

四

倒履門迎既坐先生曰久不飲思得少酒睦曰適有美酒似知先生之來命滌器具饌既飲睦謂先生曰先生居溪巖寢止何室出使何人守之也先生微笑乃索筆爲詩云華山高處是吾官出卽凌空跨曉風臺榭不將金鎖閉來時自有白雲封睦得詩愧謝先生曰子更一年有大災吾之此來有意救子子守官如是雖有患神理亦祐焉睦居守廉潔清慎視民如子不忍鞭扑人性又明敏故也先生乃出藥一粒曰可以禦來歲之禍睦起再拜受藥服之飲至中夜先生如廁久而不回遂不見睦替回都下馬驚墮汴水

善沒者救之得不死先生亦時來山下民家至今
有人見者今西華有先生宮觀存焉昔先生多與
下崔古往還衣冠子金龜多遊山水之間謂古曰
願因子一見希夷先生古曰更待之先生方睡候其
覺方可見礪曰何時也古曰或半歲或三四月近亦
不暇月餘子有所之且去他日復來礪乃去後歲餘
再遊華山見古適會先生繼至礪伏謁甚恭乃請於
先生曰礪向遊華山欲見先生會先生睡未覺睡亦
有道乎願先生誨之聞其所未悟先生啞然有聲聳
肩收足昂面頽然曰不意子孱瑣若是也於起居寢
處尚不能識欲脫離生死躍出輪迴難矣今飽食逸
居汲汲惟患衣食之不豐饑而食倦而臥軒聲聞於
遠一夕輒數覺者名利聲色泊其神識酒醴膏膾
其心志此世俗之睡也若至人之睡留藏金息飲
三液金門牢而不可開玉戶閉而不可啓蒼龍守
乎青宮素虎伏於西室真氣運轉於丹池神水循環
乎五內呼甲丁以直其時召百靈以衛其室然後吾
神出於九宮恣遊青碧履虛如履實昇上若就下冉
冉與祥風遨遊飄飄共閑雲出沒坐至崑崙紫府徧
履福地洞天咀日月之精華翫煙霞之絕景訪真人

論方外之理朋仙子為異域之遊看滄海以成塵
陰陽而舒嘯與欲返則足躡清風身浮落景故其睡
也不知歲月之遷移安愁陵谷之改變因子請問為
子成詩曰常人無所重惟睡乃為重舉世以為息寬
離形不動覺來無所知貪求心愈動堪笑塵地中不
知身是夢又詩云至人本無夢其夢乃遊仙真人亦
無睡睡則浮雲煙爐裏長存藥壺中別有天欲知睡
夢裏人間第一玄夫大夢大覺也小夢小覺也吾睡
真睡也吾夢真夢也非世夢也先生曰吾非久復睡
子無所往他日訪吾令子見真睡先生乃去礪塊然
如醉者之醒不知出門遂歸其家他日再訪先生先
生論攝生秘訣敷演至妙之門發明太玄之奧曰吾
某日睡子可來礪如期而往至則先生已睡矣見先
生仰臥出入無息面色紅瑩礪拜禮於床下而去又
一日有一客訪先生適值其睡傍有一仙人諦聽其
息聲則以墨筆為塗於紙如是數次滿紙為塗莫辨
客怪而請問之仙人曰彼先生華胥調此混沌譜也
先生暇日間喜遨遊得興吟咏遇景成句嘗題西峯
詩云為愛西峯好吟頭盡日昂巖花紅作陣溪水綠
成行幾夜礙新月半川無夕陽寄言嘉遯客此處是

仙鄉又餘聯半夜天香入巖谷西風吹落巖頭蓮空
愛掌痕侵碧漢無人增歎巨靈先生時遇毛女因
贈之詩云藥苗不蒲筍又更上巖頭同指歸去路相
將入翠煙又詩云曾折松枝爲寶飾又編柵葉作羅
襦有時問着秦官事笑撚仙花望太虛關中逸人呂
洞賓有道術雖數百里頂戴到世以爲神仙常數
至先生齋酬倡如交友先生嘗當春月於華山水邊
石上閑坐見壺公赤松子呂洞賓相繼而至四仙言
語未久有地神獻菓一盤酒一器飲酌半酣各賦詩
一首先生曰春暖羣花半開逍遙石上徘徊曾垂玉
象羣靈重無不陳搏

四十八

勒金闕閉踏青莎碧苔洞中睡來幾載流霞獨飲千
杯逢人莫說人事笑指白雲去來壺公曰壺中自有
樓臺四季羣花競開開時則飲瓊液醉後或臥青苔
逍遙非聞名利落鬼不染塵埃逢人莫說人事笑指
白雲去來赤松子曰乍離南山竹齋因過舊隱天台
洞中美酒纔熟路上羣花半開我骨非是凡骨君才
亦是仙才逢人莫說人事笑指白雲去來呂洞賓曰
落鬼直至此來曾經幾度花開悶便着錢沽酒恣意
千杯萬杯開遊八十一天醉上茅君醮臺逢人莫說
人事笑指白雲去來先生一日謂買得昇曰今日有

佳客至當速見報少頃一人衣短褐青巾叩門買未
及報其人倏爾而去先生遽令出追之一里餘復遇
老人衣鹿皮因問曰前去者尚未遠否老人曰此神
仙李八百也動則行八百里言竟老人亦失所在又
悟老人鹿衣者乃太清得道白鹿先生李阮也先生
曰吾其不可久留世矣瑞拱元年一日語門人曰吾
來歲中元後當遊峨眉山遣門人鑿石壁於張超
谷既成先生往造之曰饒石太華斯谷猶爲勝處吾
其歸於此乎卽草遺表其畧云臣大數有期聖朝難
戀已於今年十月二十二日化形於蓮花峯下張超

四十九

谷中又草奏疏人莫見其言遣買得昇并龜鶴鞍馬
詣闕以進上獨覽久之以龜鶴鞍馬復賜得昇仍賜
紫服并賜號曰悟真又予錢五百萬俾營北極殿以
終其志先生初欲示化使盡夜然燈燭於石室中至
期以左手支頤而終逮七日容色不變其肢體尚溫
使得昇繼其觀事後有中使至峨眉山有客入謁衣
冠甚偉自稱東明專相然多語華山事數日方悟曰
此華山陳先生遽令召之已不知其所往矣祥符中
真宗祀汾睢回再幸雲臺瞻先生之遺像詔除其觀

田祖召對道士賈得昇并賜武子華等紫服俾建聖祖并真宗本命星宮元辰三殿又繪時容於北壁先是雍熙中先生謂賈得昇曰吾行老君殿後見神人服黑衣冠云北極紫微帝君汝可以前後所賜市材立北極殿又曰昔唐金仙公主以此爲祈真之館今吾復遇北辰以此酬其興矣惟汝當之逮真宗臨幸果三十年得昇當之其逆知來物多類此宋太宗嘗夏四月乙卯召華山道士真源丁少微至闕少微著服氣引年與陳搏濟名然少微志尚清潔樽酒放曠雖居室密邇未嘗仕來少微以金丹巨勝南芝玄芝等獻上留數月遣還

陳搏

五十一

河南節度使李守貞叛周高祖爲樞密使討之有麻衣道者謂趙普曰城下有三天子氣守正安得久未幾城破先是守正子婦符彥卿女也相者謂貴不可言守正曰有婦如此吾可知也叛意乃決城破舉家自焚符氏坐堂上不動兵人叱之曰吾父與郭公有舊汝輩不可以無禮見加或曰公命崇世宗納之後爲皇后三天子氣者周高祖宋世宗本朝藝祖同在軍中也麻衣道者其異人乎錢若水爲舉子時見陳希夷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

期往見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不語以火著畫灰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若水辭去希夷不復留後若水登科爲樞密副使年才四十致政希夷初謂若水有仙風道骨意未天命老僧觀之僧云做不得做不得故不復留然急流中勇退去神仙不遠矣老僧者麻衣道者也希夷素所尊禮云

一云搏唐長興中進士遊四方有大志隱武當山詩云他年南面去記得此山名蓋唐末時詩也常乘白驪從少年數百欲入汴州中途聞藝祖登極大笑墜

陳搏

五十二

驪曰天下於是定矣遂入華山爲道士葺唐雲臺觀屈之藝祖召不至太宗召以羽服見於延英殿顧問甚久帝以其善相人也遣詣南衙見真宗及門亟還問其故曰王門廝役皆將相也何必見王建儲之議遂定真宗卽位先生已化因西祀汾陰幸雲臺觀謁其祠加禮焉帝知建儲之有助也搏好讀易以數學授穆伯長穆授李挺之李授康節邵堯夫以象學授種放放授廬江許堅堅授范諤此一技傳於南方也世但以爲學神仙術善人倫風鑒而已非知國南者也

種放故字明逸隱居終南山豹林谷聞華山希夷先生之風往見之希夷先生一日令洒掃庭除曰當有佳客至明逸作樵夫拜庭下希夷挽之而上曰君豈樵者二十年後當爲顯官名聲聞天下明逸曰某以道義來官祿非所問也希夷笑曰人之貴賤莫不有命貴者不可爲賤亦猶賤者不可爲貴也君相當爾雖晦迹山林恐竟不能安異日自知之後明逸在真廟朝以司諫赴召帝勢其手登龍圖閣論天下事蓋眷遇如此及辭歸山還諫議大夫東封改給事中西祀改工部侍郎希夷又謂明逸曰君不娶可得中

暑齋集卷五十八陳傳

五十二

壽明逸從之至六十歲卒先是希夷爲明逸卜上世塋地於豹林谷下不定穴旣塋希夷見之言地固佳安穴稍後世世當出明將明逸不娶無子自其姪世衡至今爲將帥有聲希夷化於華山明逸立碑敘希夷先生之學曰明皇帝王伯之道云呼鳴仙者非希夷而誰歟

始太祖卽位初年十一月甲子召陳搏問享國長短曰今年是庚申麼睡而不答太祖又問搏答曰睡到五更醒方問此事回首舉杖畫地作又木字訖投杖而睡太祖命筆之得離之月夷搏變色曰陛下得國

中原而得南方火盛之卦非吉兆也太祖曰卿可言之搏用杖畫灰作兩卦象太祖曰朕壽幾何寶儀在側太祖命儀爲搏執帽搏取帽蓋巾頂拜曰萬歲但是子年子月子日陛下終於火日之下離爲火日陛下之子孫盡矣太祖愕然曰孰敢爲之搏指離九三及明夷之九三曰此人爲之太祖曰其人安出搏曰必在西北陛下之親也太祖又曰復若何搏曰後一百歲南方有妖氣入中國中國用之天下自此多事矣太祖曰宋之子孫若何曰甲午之歲有金安者出丁酉金爲妻才子孫生之其禍滋甚又六年而適于

暑齋集卷五十八陳傳

五十三

中國又六年丙午騰蛇宋其危乎明兩作乎焚如死如棄如有二君者實受其禍太祖曰然則遂亡乎搏曰宋火德也曰火德猶盛宋之子孫當有興於東北終於東南有近君者實竊其位太祖曰興於東北終於東南其人安在曰明夷之六四曰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東北之位也出涕沱若興復之志也近君者雖竊其位火德也丁巳歲其危乎太祖曰中原可復得乎曰陛下得國之初而卜得東南旺卦亦終而已矣歲在癸巳滅我者其衰乎甲午宋德復興有賢人扶之則可以復占如非其人雖能復之亦旋失之威

在庚申宋之祚其衰矣自辛酉至庚申已三百年
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又指地爐中餘木曰可能復過
此乎捨杖而睡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二十九卷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二十九卷

五十四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四十

⑩劉玄英

劉玄英號海蟾子初名操後得道改稱焉燕地廣陵人也以明經擢第仕燕王劉守光為相素喜性命之說欽崇黃老之教一日忽有道人來謁海蟾乃邀坐堂上待以賓禮問其氏族名字俱不對但自稱正陽子海蟾順風請益道人為演清靜無為之宗金液還丹之要既竟乃索雞卵十枚金錢十文以一文置之几上累十卵於錢若浮圖之狀海蟾驚異之歎曰危哉道人曰人居榮祿之場履憂患之地其危有甚於此者復盡以其錢擘破為二擲之遂辭而去海蟾因此大悟是夜命家人設宴棄擲金玉翌早解印辭朝易服從道有詩云拋離火宅三千指屏去門兵十萬家紀當時之實也一旦遽辭燕地遠泛秦川陶真於泰華之前遁跡於終南之下韶光隱晦人莫測其所向尚書郎李觀自言為進士時往遊南道過潭州聖亭買酒忽有一人荷竹奩持釘校之具徑至問觀曰聞君將之南岳頗識養素先生否觀曰固將往見之其人曰奉煩寄聲曰劉處士未問先生曰十月懷胎如何出得言訖徑出不顧觀至南岳訪方具道

其語方超然驚歎曰吾不遇此命也所謂劉海蟾者
也吾養聖胎已成患無術以出之念非斯人不足以
成吾道今聲聞相通而不得接吾之道不成矣觀急
回訪於潭州已亡所在是年方卒往來復結張無夢
种放訪陳希夷先生為方外友亦間作詩有詩集行
於世其詠脩煉則有還金篇行於世後隱代州之鳳
凰山宋仁宗天聖九年遊歷名山所至多有遺迹一
日於州壽寧觀題古詩十韻云醉走白雲來倒提銅
尾乘引箇碧眼奴檐着獨壺瘦口言秦世事家住葛
洪井不讀黃庭經豈燒龍虎鼎獨立都市中不受俗
吏差差差卷一百一十八 劉義
人請欲攜霹靂琴去上芙蓉頂吳牛買十箇溪田耕
半頃種秫釀白醪總是僊家境醉卧松陰下閑過白
雲嶺要去即便去直入秋霞影仍白寫真其傍撮襟
書龜鶴齊壽四字題云廣陵閑民劉某書至鳳凰山
來儀觀亦自寫真飛白清安福壽四字所書五星惟
土宿尚存其所寫真幅巾黃衣右肩拖酒瓢左肩提
布囊破綻處補之氣韻古澹人望之知為有道者又
嘗於城都府青年宮潑墨成壽山福海四字二處相
隔地理壽寧至來儀僅兩舍西蜀至代數千里皆同
月時而書之以示分形散景神變無方之妙用成尸

有白氣自頂門出化而為鶴飛而冲天全真傳云
十二月二十四日降世十一月二十七日上昇不記
何年元至元六年褒贈海蟾明悟弘道真君

張用成

張伯端天台人也少無所不學浪迹雲水晚傳泥元之道而未備孜孜訪問徧歷四方宋神宗熙寧三年陸龍圖公銑鎮益都乃依以遊蜀遂遇劉海蟾授金液還丹火候之訣乃改名用成字平叔號紫陽修煉功成作悟真篇行於世嘗有一僧修戒定慧自以為得最上乘禪肯能入定出神數百里間頃刻輒到一日與紫陽相遇雅志契合紫陽曰禪師今日能與同遊遠方乎僧曰可也紫陽曰惟命是聽僧曰願同往揚州觀瓊花紫陽曰諾於是紫陽與僧處一靜室相

紫陽集卷首

張用成

四

對瞑目趺坐皆出神遊紫陽繞至其地僧已先至遶花三匝紫陽曰今日與禪師至此各折一花為記僧與紫陽各折一花歸少頃紫陽與僧欠伸而覺紫陽云禪師瓊花何在僧袖手皆空紫陽於手中拈出瓊花與僧笑翫紫陽曰今世人學禪學偈如吾二人者亦間見矣紫陽遂與僧為莫逆之交後弟子問紫陽曰彼禪師者與吾師同此神遊何以有折花之異紫陽曰我金丹大道性命兼修是故聚則成形散則成形所至之地真神見形謂之陽神彼之所修欲速見不復修命直修性宗教所至之地人見無復形影

紫陽集卷首

張用成

五

明之陰神弟子曰唯紫陽常云道家以命宗立教故託言命而畧言性釋氏以性宗立教故詳言性而畧言命性命本不相離道釋本無二致彼釋迦生于西土亦得金丹之道性命兼修是為最上乘法故號口金僊傳大士詩云六年雲巖為何因只為調和氣與神一百刻中為一息方知大道是全身鍾離正陽亦云達磨面壁九年方起內院世尊冥心六載始出凡龍以此知釋迦性命兼修分曉其定中出陰神乃二乘坐禪之法奈何其神屬陰宅舍難固不免常用遷徙一念差誤則透靈別殼異胎安能成佛是即我教第五等鬼僊也其鬼僊者五僊之下一也陰中超脫神像不明鬼關無姓三山無名雖不入輪迴又難返蓬瀛終無所歸止於投胎奪舍而已其修持之人始也不悟大道而欲於速成形如槁木心若死灰神識內守一志不散定中以出陰神乃清靈之鬼非純陽之僊以其一志陰靈不散故曰鬼僊雖曰僊其實鬼故神僊不取釋迦亦云惟以佛求得滅度無有餘乘又曰世間無有二乘得滅度惟一佛乘得滅度爾釋迦之不取二乘即我教之不取鬼僊也奈何人之根分量不同所以釋氏說三乘之法道家分五等

三十六百傍門法也鍾離真人云妙法三千六百門此正釋迦所謂惟一佛乘得滅度之意也一云英宗治平中龍圖陸公帥桂林取紫陽帳下典機事公移他鎮皆以自隨取後公薨於成都紫陽轉徙秦隴久之事扶風馬默處厚於河東處厚被召臨行紫陽以悟真篇授之曰平生所學盡在是矣願公流布此書當有因書而會意者後處厚出爲廣南漕紫陽復從之遊於元豐五年三月十五日跌坐而化住世九十有歲有尸解頌云四大欲散浮雲已空一靈妙有法界圓通一好禪弟子用火燒化得舍利千百大者如

長壽聖王

張用成

六

次實色皆絳碧羣弟子至遂指謂曰此道書所謂舍利耀金姿也後七年劉奉真遇紫陽于王屋山留詩一章而去徽宗正和中紫陽一日通名姓謂黃公冕仲尚書於延平黃公素傳客成之道且酷嗜爐火年加耄矣語不契而去繼後寓書於黃敘述甚異其孫銓見其書秘不盡言其中大畧紫陽自謂昔與黃皆紫微天官號九皇真人因誤校勘劫運之籍遂謫於人間今垣中可見者大星而已潛耀者二用成冕仲洎維揚于先生也用成爲紫陽真人冕仲曰紫元于公曰紫華一時被謫官吏皆已復于清都矣今用成

又證僊品獨冕仲沉淪於宦海凡當爲人十世今九世矣來世苟復迷妄合塵別淪異趣無復昇遷之期紫陽故敘僊契力欲推援而黃公竟不契以歿惟自號紫元翁而已九皇不載于天宮卽微星也度弟子不一其弟子曰龍洞劉道人名奉真白曰飛昇卽建康府劉斗子也

長壽聖王

張用成

七

馬自然

馬自然不知何許人也少習修真煉氣之方年六十有四至建昌酒壚見四道人衣百結而儀觀甚偉有童在傍自然問其氏名答曰鍾離先生呂先生劉海蟾陳七子也自然大驚僕僕往拜之鍾離真人曰汝骨氣異凡曹吾類十年求可教者莫爾及也俄與呂陳二公偕去曰爾有師矣獨海蟾番乃爲自然演金丹之秘曰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恍恍惚惚其中有物物非常物也精非常精也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人得之以靈夫能抱元守一回天關轉地軸則陰會

紫雲齋卷五

馬自然

八

碧笠持大鐵杓化錢市酒醉則徜徉山澤間其後不知所終

紫雲齋卷五

馬自然

九

石泰

石泰常州人字得之號杏林一號翠玄子遇張紫陽得金丹之道初紫陽得道於劉海蟾海蟾曰異日有爲汝脫軀解鎖者當以此道授之餘皆不語其後紫陽三傳非人三遭禍患誓不敢妄傳乃作悟真篇行於世曰使宿有儒風道骨之人讀之自悟則是天之所授非人之輒傳矣中惟鳳州太守怒按以事坐黜竄經由邠境會大雪與護送者俱飲酒村肆杏林適中旣揖而坐見邀同席杏林笑顧爲此衆客方懼彼客未成飲盍來相就於是會飲酒酣問其故具以

告杏林念之曰邠守故人也樂善忘勢不遠千里能

十一

迂玉趾有因緣可免此行紫陽懇請護送者許之諾相與於邠杏林爲之先客一見獲免紫陽德之曰此恩不報豈人也哉子平生學道無所得聞今將丹法用傳於子杏林拜謝仰受付囑苦志修煉道成作還元篇行於世壽一百三十七於宋高宗紹興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尸解作頌曰雷破泥丸穴真身駕火龍不知誰下手打破太虛空後二年易介復見杏林於羅浮山

薛道光

薛道光一名式一名道源陝府雞足山人也一云閬州人字太源嘗爲僧法號紫賢一號毗陵禪師雲遊長安留開福寺參長老修嚴嚴與道眼因緣金雞未鳴時如何沒這音響又參僧如環得如何是超佛祖之談糊餅圓陀陀地因枯棹頓有省悟有頌曰軋軋相從觸發時不從他得豁然知枯棹說盡無生曲井裏泥蛇舞柘枝二老然之自爾頓悟無上圓明真寶法要機鋒迅捷宗說兼通且復雅意金丹導養宋徽宗崇寧五年丙戌冬寓鄱縣之青鎮聽講佛寺適遇

鳳翔府扶風縣杏林驛道人石泰年八十五矣髮綠

十二

朱顏神宇非凡夜事終紉紫賢心因異之問舉張平叔詩曲石矍然曰識斯人乎吾師也備言紫陽傳道之由紫賢乃稽首皈依請因受業卒學還丹傳受口訣真要且戒令往通邑大都依有力者即可圖之紫賢遂來京師棄僧迎黎幅巾縫掖和光混俗顯了此學乃註解悟真篇作復命篇及丹髓歌行世紫賢道必壽一百十四歲於光宗紹熙二年九月初九日尸解作頌云鐵馬奔入海泥蛇飛上天蓬萊三島路元不在西邊明年沙道昭復見紫賢於霍童山

陳楠

陳楠字南木號翠庵惠州博羅縣白水巖人以盤龍
龜桶為生浮湛俗間人無知者作盤龍龜桶頌盤龍
頌云終日盤盤圓又圓中間一位土為尊籙來籙去
知多少个裏全無斧鑿痕龜桶頌云有漏教無漏如
何水泄通既能圓密了內外一真空其言下超悟如
此根器槩可想見也後得太乙刀圭金丹法訣於毗
陵禪師得景雷大雷琅書於黎姥山神人每人求符
水翠虛拾土付之病多輒愈故人呼之為陳泥丸宋
徽宗政和中擢提學道錄院事後歸羅浮以道法行

纂要卷一百一

陳楠

十三

於世所至與人治鬼潮陽民家女苦狐厭狂易無度
翠虛用雷符熏狐魅殺之時披髮走日行四五百里
鶴衣百結塵垢滿身間食大肉終日爛醉莫測所如
而濟人利物效驗有不可殫者嘗之蒼梧遇郡禱旱
人憂賜死翠虛執鐵鞭下淵潭驅龍起須臾陰雲四
合雷雨交作境內霑足遂為豐年過三山大義渡洪
流湍悍舟不敢行翠虛浮笠而濟行欽管道上遇群
盜拉殺瘞之後三日盜散復甦遊長沙衝節節執拘
送邕州去數日又回長沙矣中夜坐或含水銀越宿
吐視已成白金乞與其徒不願翠虛常自言閱世四

纂要卷一百一

陳楠

十三

十三然有四世見之者潮陽中人常問翠虛竟詩但
自口縷縷而出皆虛妄理常不肯親書竟未解其故
有翠虛妙悟全集行世及作羅浮翠虛吟以丹法授
瓊山白玉蟾其出入玉蟾常侍左右翠虛於寧宗嘉
定六年四月十四日在漳州赴鶴會罷說與會王云
我常來會裏尸解會主不以為事遂留四句命玉蟾
題之曰頂上雷聲霹靂混元施落地無蹤今朝得路便
行騎箇無角火龍被將玉蟾隨侍在漳州梁山翠虛
與一龜桶老子摘月入水而逝其龜桶老子先有一
斧在地再尋其斧亦不見玉蟾歎曰此水解也當日
有葛縣尉在漳州寧鄉縣見之翠虛與尉之父為久
契因寄一書使尉歸潮達其父後方知當日在此尸
解在彼見也翠虛度為子三人鞠九思沙營虛白玉
蟾

白玉蟾

先生姓白母以玉蟾名之應夢也字以閱衆甫一字如晦世爲閩人以其祖任瓊州之日故生於海南乃自號爲海瓊子或號海南翁或號瓊山道人或號蟾庵或號武夷散人或號神霄散更勿舉童子長遊方外得翠虛陳泥丸先生之道當時士大夫欲以異科薦之弗就也自得道之後疏腸絕粒凡九年而四方學者如牛毛若夫出處之大槩與其著書立言之畧及所行有神異靈奇之處備見諸書其初先生事翠虛九年始得其道翠虛遊方外必與先生俱逮翠虛

足集卷之四

八自著

十四

解化于臨漳先生乃獨往還於羅浮霍童武夷龍虎大台九華九日諸山髣髴跣足一衲獎甚而神清氣爽與弱冠少年無異喜飲酒不見其醉博洽儒書究竟禪理出言成章文不加點隨身無片紙落筆滿四方大字草書視之若龍蛇飛動兼善篆隸尤妙梅竹而不輕作間自爲其容數筆立就工畫者不能及受清錄行諸階法於都天大雷坡著所用雷印常佩間所至祈禳輒有異應時言休咎聲動輦俗姓名於九重素素之褒笑而不受有願從之遊者莫得在京都遊西湖至暮臨水舟人甚驚遠而尋不

見遠旦則先生在水上猶醺然也一日有持刃迫脅者先生叱之其人不覺墜刃而走先生召之曰爾來勿驚遽以刃還之都人有稱先生入水不濡逢兵不害者後縱遊名山莫知所之或云尸解於海豐縣

足集卷之四

八自著

十五

彭耜

彭耜字季益世爲三山人爽世顯宦自其少時早有文聲自中銓後恬不問仕事海陵先生白玉蟾得太一刀圭火符之傳九鼎金砂永之書紫霄籙命風霆之文歸作鶴林賦復作詩曰買得螺江一葉舟功名如蠟阿休休我無曳尾乞憐態早作灰心不仕謀已學漆園耕白兆甘爲閑公候青牛刀圭底事憑誰會明月清風爲點頭其所立鶴林靖日以孔老娛其心以符治疾多所全濟鄉邦德之一時富貴多勉其仕牢不可破然而學問博洽趣高情遠雖古之孝廉不是過也當路欲以隱逸薦之子朝君聞而遜謝之終日杜門與世絕交遊凡生產家人之事曾不經意其內子潘藻殊厥志一也晨夕惟薰修而已耜得與則賦詩或亦飲酒飲必大醉冥然後止遇有鬼神加害者則以丹符療之遂愈其沉酣道法呼蕭風雷人所敬慕後尸解於福州今城東有鳳丘山鶴林院存焉

雲笈編卷四十一

廿六

朱橘

朱橘號翠陽居淮西安慶之望江橘之生也母嚴氏夢吞一星光大如斗已有娠十五月母常憂焉一日遇道人於門首手持一物如橘謂其母曰食此子生矣母喜而受之請問名氏道人乃出袖中一扇示之上有鞠君子三字曰吾姓名也言訖遂失其所移時而橘誕時壬戌仲冬二十有六日也父異之因命名橘子及六歲而估特俱失橘生而聰慧有志儒業尤精易數且謂丹道造化之妙無出於此嘗兩領鄉薦未遂科第之志喜閱道釋之書後因臨池顧影倏然驚悟乃厭薄名利欽慕修煉所至名山勝地必遂登覽意在得師以證入道歲在戊子因往惠之博羅一日塵中遇一道人手握一橘狀若風狂且行歌而笑今日橘橘橘無人識惟有姓朱人方知是端的衆皆疑之莫曉其意獨橘有所感隨至郊外無人之境乃乃而問曰真人非鞠君子乎道人驚曰子何人也橘以姓名告乃悟昔時之事道人曰子自謂平日所欲有何或富或貴汝惟擇之吾從所請橘笑而答曰人生富貴如海上瀛空中雲聚散何有定據惟聞神仙長生不死之旨換骨回陽之妙可得聞乎道人默

雲笈編卷四十一

朱橘

十七

弗答橘乃涕泣而復請曰宿生慶幸獲遇仙君不揣愚蒙願垂點化道人因為之說曰夫息者自心也元氣也乃虛無之根造化之主升降離合悉從心起衆生所以迷失本真輪迴六道流浪四生者爲不能了此心爾故古先上人惟欲人明了此心了心則見自性見自性則去聖不遠若此心不明了皆非正覺無上至真之妙道也橘一聆斯語恍如自失道人乃指山前一大石約以明日早至吾當度汝橘一再往道人已先坐於石上曰子來何遲橘乃愧謝而退及夜半而往焉道人曰子之來今其時矣遂與之盟天誓

朱橋

十八

地卽以九鼎刀圭火符之訣五雷金書玉篆之文九入飛神陽道之法心傳口訣悉以付之且誠令往院公山築室依法修煉後當有一小兒至宜以道法傳之繼汝後也餘皆勿許成功之日吾當保舉汝登雲天矣橘拜謝訖道人乘雲冉冉而去道人者卽橘母所遇之橘君子號九霞九霞之師則翠虛陳泥丸也橘敬遵其教入院公山築室修煉後有登山者見一小兒潔白如玉洗手庵前院水之上其行如流星之速及隨其所之入庵而不知其所止惟橘儼然而端坐人皆謂橘嬰兒之顯相也橘後爲寇所撓入閩至

患之博羅有鄉人陳六者在彼因爲少留與之終日醉酒爲樂茹葷食肉無所忌擇或訝而問曰先生平日齋戒如此今反嗜如彼何邪橘答曰吾所以混俗和光同塵不欲自異爾子不聞魚之與虎乎魚若異羣棄水躍岸則死虎若異羣棄山入市則捨吾但心與道冥超乎萬幻至理之妙身外有身故非世俗所得而知也橘留惠三載一日天氣嚴寒忽謂鄉人陳六曰吾將去矣汝盍爲我圖之陳莫能測翌日橘乃坐化於旅館中陳乃與其館主謀之扛擡橘於門首緣化得錢十餘貫爲殯埋之奉反次日橘乃復甦越

朱橋

十九

數日入城中又謂陳六曰吾今當立化於縣衙前陳從其言化後用泥塑之駭而聚觀者千餘人忽博羅很吏醉呼而前曰汝前日假爲坐化今復假爲立化遂執笏鞭之惟見堆泥墜地而已衆人方知橘示神變而尸解云時宋理宗淳祐二年十一月十三日也橘有弟子姓鄭名孺子號翠房

王嘉

師名嘉號重陽子京兆咸陽人母感異夢而妊二十
有四月始生時宋徽宗政和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二
日也師自幼不羣及長體貌雄偉美鬚髯個儼尚義
不拘小節弱冠業進士繫學籍好屬文才思敏捷偽
齊改元阜昌初金太宗天會八年封劉豫為王歲屢
國號齊時有宋建炎四年也歲屢
飢人至相食時咸陽醴泉惟師家富其大父乃出金
以贖之遠而不及者咸來劫取隣里三百戶餘亦因
而侵之家財為之一空有司率兵卒捕獲曰鄉人飢
荒拾路所得吾不忍寘之死地有司賢之隨釋不問
嘉集賢堂書子 手書 二十

曰速去東海投譚提馬已而俄失所在師乃捐妻子
送次女於姻家竟委而去行旬邸杜終南間舉止亦
若狂者人莫測也後別構庵於南時村起封高數尺
壙深丈餘以活死人口之又號曰行葢以方牌挂其
上書云王害風靈位又於庵四隅各植海棠一株
曰吾欲使他日四方教風為一亦如此殖三年遷厝
劉蔣北之水中中央肆口皆塵外語鄉人素待以害風
故莫審其意復自挈瓢壺以遊行歌且飲嘗從澗河
揭壺酒歸一人呼曰害風肯與我否師予之一吸而
盡令師取澗河水飲之蓋仙酎也問師云子識劉海
嘉集賢堂書子 手書 二十

蟾否師云是何能識但嘗見之畫像耳乃笑而去師
自此不復飲酒人或招之惟飲水而已人醉師亦醉
焉俄一夕自焚其庵鄉里驚救方躍躍而歌曰數載
殷勤居劉蔣庵中日日塵勞長豁然真火瞥然開便
教燒了歸無上奉勸諸公莫怙快我咱別有深深况
惟留灰燼不重遊蓬萊路上知來往人問其故荅曰
三年之後便有人來修此遂東行師嘗留題其河云
川來僑首冷漠上釣出鯨鯢未是雄又題終南山資
聖宮殿壁云終南山重陽子蓬萊肺別京兆指藍田
華岳人南京遊海島得知友赴蓬瀛其禮本師之

約嘗自寫真題其上曰來自何方去由何路一腳不移回頭即悟又自畫雲上山鶴爲一圖留醴泉弟子史公密收之其行辭諸道友皆與之歌詩所以寓其微意而人不悟也携鐵罐乞食而行曰我於東方有緣迺還出關抵登州夜歸觀中書陝西所作詩於壁云一別終南水竹村家無兒女亦無孫三千里外尋知者引入長生不死門明旦拂衣東邁世宗大定七年七月抵寧海徑詣儒者范明叔家主人適與郡人馬宜甫邀館於私第既久重而遇之初宜甫夢其終園一鶴從地湧出師至回師擇地立庵師指鶴起之

卷之四十八

王

處命名全真全真之名始於此矣師欲挽西遊宜甫家貨巨萬久而未決其室孫氏尤難之冬十月師乃入環堵約宜甫口饋一食鎖庵百日至於分梨與芋栗令宜甫夫婦食之各有其數每分送則必以詩詞或爲歌頌宜甫亦皆酬和又示神異罪福之報以驚之既啓戶宜甫乃始屏去塵累改衣冠而執弟子禮師名之曰鉅字玄寶號丹陽子冀師在宜甫宅會譚王者以宿疾來見師始拒之王固請爲弟子留宿庵中其疾頓愈王遂出其妻而從之師名以處端字通正號長真子繼有王公者居牛僊山聞師至來謁問

谷有契遂師禮之後住鐵查之雲光洞師飛蓋致其名號名處一號傘陽子曰者郝昇深於易賣卜於市師人其肆背而坐焉昇曰請公頭回師應聲曰君何爲不回頭耶昇悚然異之師出從至朝元觀師授之二詞以發至意昇大感悟乃執弟子禮後至煙霞洞賜名曰璘號恬然子且以無被衣昇之未幾師領馬鉅等住崑崙山始至指而言曰是有煙霞洞我先世修道之所也命鑿之其器具之朽者與玉池井尚在時栖霞丘公年十九雖已入道未知所從而盡桓崑崙聞師在全真庵因投謁於齋次師知其爲遠器

卷之四十八

王

贈之以詩賜名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自此門人頗集師以罵詈詈捶磨鍊之稍散去篤志不變惟馬譚丘而已八年八月師自煙霞遷文登姜實庵九月居縣北蘇翁庵九年四月寧海周伯通請師至則立金蓮堂金蓮會其井水荷藕呪之而甘美俄夜有光如晝人以爲火亟往視之見師行而光明隨之師嘗訓馬鉅之妻孫氏名不二號清淨散人又以天堂晝相示之五月五日令不二燒誓狀仍贈以詩又於文登立七寶會福川立三光會至登州立玉華會開遊蓬萊閣觀海大風忽起人見師隨風入海中有頃復躍

山惟墜失簪冠尋於波山泛泛而至有介公者素如
善事而請出家志甚懇切師竟不許介去師謂人曰
今二人於此欲建大殿宇一則基址既立材木既豐
未求匠者而匠者自至何哉材既備而功可成也一
則指其立基之所窪坎未平一工未集匠者望之而
去矣師在煙霞時張德昭有子聰明甫十六歲送之
入山就學以其宿有深契前後所贈歌詩畫反復曉
告者非一後出山省親而不復至師與德昭書又付
以真寶語其子內心領之雅知風有仙分而不能自
奮於塵凡師之度人也必審其分才淺深故於德昭

史纂卷四

王嘉

二十四

之子呼小張哥而未嘗以名百方勸誨而不能致介
公孜孜切切自請出家而卒不納其所處例如此在
萊州立平等會自是遠近風動與會者千餘人其五
會之榜畧云平等者道德之祖清靜之元爲玉華金
蓮之根本作三光七寶之宗源普濟羣生徧拔黎庶
人人願吐於黃芽箇箇不遊於黑路玉華者乃氣之
宗金蓮者乃神之祖神是氣之子氣是神之母子母
相見得爲神仙然則有真功真行澄心定意抱元守
一存神固氣真功也修仁蘊德濟貧拔苦先人後己
利物無私真行也又有金蓮定分疏開三光

華疏平等會規矩及諸詩篇文多不載師後往返
登萊海寧之間及行皆留詩爲別九月挈馬譚丘
二人西邁過登州太守紇石烈名邈者待以師禮及
邈曰再會何時師曰南京後師羽化而邈適除南京
副留守又指望仙門外畫橋語郡人曰他年逢河必
壞後一紀太守河邦彥以橋勢雄峭不開車馬遂命
收之其逆知類如此達掖城又得劉公者始隨其母
來謁師一見輒契論以出家母欣諾之遂以處玄號
長生子遂行至是所謂譚馬劉丘舉集席下矣故竹
枝歌云海上尋知友來元誰可教堪依托昨霄夢

史纂卷四

王嘉

二十五

裏見諸虬內有四虬能跳躍蓋預指而告之也所謂
詩詞與其事迹始末各載於本傳師至南京憩於王
氏族邸時孟宗獻友之以同知單州丁憂歸有神風
先生杜歌者嘗預言友之四魁事凡所發莫不應友
之以仙待之一日忽告友之曰元帥來我當參謁友
之令童僕蹣蹣其後徑入王氏邸中一膝跪見師方
卧而閱書殊不少顧友之雅重杜及聞太驚杜再往
始爲一盼三往笑而視之杜乃雀躍而去友之因之
就謁師閱書而不爲禮問讀何書亦不答就視樂章
果也問全乎師曰止一帙爾友之曰汝有金葉可觀

也卽爲送至師自到京日使馬鈺等四人乞錢於市而及斤之鯉煮食之秤不及則不食友之頗感默念道人看樂章集已非所宜又食魚必其斤重果何爲哉他日友之問樂章集微乎師不言但付其舊本友之檢閱其空行間逐篇和訖不覺嘆曰神仙語也卽還沐浴更衣焚香請教日益加敬師自是不復食魚蓋以友之爲大鯉故示意爾命馬鈺召匠者造獨坐風車工畢師云近日火燭我眼不能見使燃燈徧照之鈺卽頓悟又師自市四鯉穿而拖之入於邸中以羊肉二斤併煮之熟藏之月餘其魚肉皆臭敗令門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二十六

人弟子食之時各戒羶葷莫有敢食者師徧問皆曰不敢馬鈺獨稽首曰師令食弟子食之師叱曰汝自不斷得欲託我耶遂與蒲鉢師復曰到關西無此物與汝食之凡數朝先令鈺早食羊魚又令沽酒市大蒸棗蛋彈子師自食之詢鈺曰會得否鈺未悟卽愈加痛教狂罵捶楚不分晝夜且曰汝一日自當悟矣鈺拜謝曰蒙師慈誨無所可報師曰惟修行則可報後人開始悟京中之事一皆玄妙之教也臘月中時於鈺輩極煅煉之功踰往者百千錯行倒施一言一動悉受訶責以鈺等所乞錢物多市薪炭大然於所

寢之室其室福小令馬鈺譚處端入於內劉處玄斤處機立於外內則不任其熱外則不任其寒處玄不堪而遁去師將歿三子立於牀下師曰丹陽已得道長真已知道吾無慮矣處機所學一聽丹陽處玄長真當管領之又顧處機曰此子異日地位非常必大開教門者也甫正月師與衆別曰今可赴師真之期矣馬鈺等乞遺言師曰吾昔已書京兆藥村呂道人庵之壁口占頌曰地肺重陽子呼爲王害風來時長日月去後任西東作伴雲和水爲隣虛與空一需真性在不與衆心同且戒勿哭言訖而蛻衆皆號動師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二十七

忽開目曰何至如此囑馬鈺以來事若達關可化我鄉人仍付之密語勿輕傳之鈺再拜而受之又謂譚處端等曰汝輩前程皆在馬公手遂書物外親眷詩云一第一姪兩箇兒和予五逸做修持結爲物外真親眷擺脫塵中假合屍周匝種成清靜景通相傳受紫靈芝山頭並赴金華會我赴蓬萊先禮師書畢逸然而逝享年五十八歲時大定十年正月四日也友之謂衆曰我既爲弟子當王喪事日營謹甚至靈柩西遷不少懈焉告其子曰五人受重賜王公點化其其一也馬鈺等至京兆藥村訪呂道人處得所

頌又調和玉蟾李靈陽於終南師在南京以詩寄二公有首先一去三人同之句見體泉史公密乃出舊圖而皆應合相與茸師之故庵師素不爲鄉里信重及馬鉦至秦人方始追悔後鉦輩復往南京取其靈柩歸葬於劉蔣結廬三年然後各從所志馬鉦嗣其教與譚劉丘者繼爲宗盟而全真學者稱鍾呂劉爲三祖又以師爲祖師元至元六年贈重陽全真開元真君其遺文全真前後輯光集行於世云

馬鉦

馬鉦初名從義字宜甫鉦字玄寶更之也號丹陽子寧海人世業儒祖覺至孝通五經父師楊儀觀秀偉沉静有度量以孝義稱幼時客有驚走擲油褶於家者視之兼金也具白其父今藏之以待旬日客方至卽付之客謝曰吾爲呂仙住幽谷村世以淘採爲業得金兩鎰將鬻於市適監稅者逼逐賴公獲免請中分以報却而不受呂曰君有黃向風誼後當有高士出其家他日訪幽谷人無呂姓者始知其異有子五人以仁義禮智信名之時號五常馬氏師次子也母孕時夢麻姑賜丹一粒吞之覺而分瑞時金太宗天會元年五月二十二日師在兒時常誦乘雲駕鶴之語及長爲儒而不樂進取父奇其才俾掌庫物好周濟而無私心由是得輕財好施名李無夢見而奇之曰額有三山手垂過膝真大仙之才孫君以女妻師生三子庭珍庭瑞庭珪師嘗補試郡庠偶夜夢二人衣皆褐色其一素補其兩肩泣告師曰我輩十萬餘命在公所主言訖而去逐之入屠者劉清猪圈中壁上有一字是我輩已亥十萬人大半已經辛巳殺此門石是不慈悲後世軸頭常斷抹既覺聞屠猪聲起

之則清之小子縛二猪其一肩白已殺之矣方悟已亥猪也辛巳清之歲屬也師疑其夢不祥使術者孫子元占之因以稽其壽子元曰公壽不過四十九師乃大感悟曰生死果不由人耶子欲觀有道之士學長生又視又師與客奕常自誦云此一着不詰當不死矣世宗大定七年七月同遼陽高巨才鄉人戰師飲於范明叔怡老亭酒酣師題詩云抱元守一是工夫懶漢如今一也無終日嘯空暢神思醉中却有那人扶皆不曉其意中元後一日重陽祖師自終南來徑入怡老亭戰師問布袍竹笠自晉東來何勤如

卷之八

三十

焉曰宿緣仙契有知己之尋既食瓜即從蒂而食問其故曰甘向苦中來問從何方來曰路遠十里特來扶醉人師默念予從前所作有醉中人扶之語此公何以得知因問何名爲道曰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時明叔曰此十字耳曲盡妙意非神仙能出此語乎坐間談論尤與師合師邀歸私第而師事之始師夢一鶴從地湧出至是立菴於南園祖師指鶴起之地名之曰全真祖師必欲挽師西遊師以家事所繫未易猛棄祖師乃盛陳遠離鄉之高不離鄉之累與之開釋師由是與祖師契義日深是歲十月初祖師命

師鎖其菴日饋一食時隆冬候風雪四入而菴之所有惟筆硯枕席布衾草屨而已然神形冲暢如在春風和氣中識者謂至人有寒谷回春之妙鎖菴之一日賜師梨一枚令啖之每六日賜芋栗各六至是月十一分梨爲二令夫婦共食後六日之芋栗旬日之梨爲常期也其芋栗如初之賜梨則每旬例增其一至於九旬而積數爲五十有五每分送則必以詩詞寓其微意師亦隨韻酌答解者曰芋者遇也梨音離也立遇則離分之義又分者損之又損也五十有五者天地奇偶之數也欲使離其親戚里閭以至無所

卷之八

三十

不離耳又於夢中以十犯十戒獄警之八年正月十一日鎖啓祖師謂曰將行在三四日之間從我歸去乃作一場奇怪鎖害風百日師於是以貲產付庭珍輩以離書付孫氏入市求乞祖師以師夢中歌燒得白煉得金便是長生不死方之句賜今名號又夢隨入一山及旦祖師呼曰山侗因爲小字二月從祖師居崑崙之煙霞洞忽患頭痛殆不可忍祖師令醫於家一日語門衆曰馬公破道問何以知之曰昨夜夢飲酒使人往詢之藥用酒引不覺過多後由是疾益甚人回報云馬公將死矣祖師鼓掌曰吾二千

尋此知友寔復至於此極乎爲其信之篤故感此
與法水即可愈矣乃寄真言云凡人學道生須依
此一十二字斷酒色財氣榮華富貴憂愁思慮凡今
後更無言可說如不依此便做靈丹性命亦不能保
八月祖師在文登預戒門人曰馬公來勿納九月朔
師果至祖師傳語曰如今相見已後不相見要已後
相見今不相見師乞已後相見遂居縣北至十月初
令師燒誓狀贈詩云擲下金鉤却一年方吞香餌任
綸牽玉京山上爲鵬化隨我扶搖入洞天九年五月
五日祖師在金蓮堂令孫氏燒誓狀別菴居之十一

卷之四十一

馬年

三十二

日召師至范明叔宅以詞贈之亦不收領或容暫見
又復逐出後至南京始得其處矣祖師欲令化錢於
寧海師以有不還鄉之願辭之祖師怒自夜撻之至
旦從西行抵汴梁寓於王氏旅舍者久之祖師於師
等尤加煅煉責罵極楚逆順莫測飲食起居悉示僂
機是歲將終囑以後事而逝仍卽祖師舊菴爲環頭
分三髻居喪者三年三髻有三吉字祖師之諱也師
尊而戴之故多自稱三髻山側嘗與丘劉譚三人在
秦渡真武廟月夜各言其志師曰闕貪譚曰闕是劉
曰闕志丘曰闕閑師與諸公雖同出於重陽之門

祖師嘗有一弟一姪之語特稱師爲師叔十五年弟
運甫寄書邀師會葬其父母師答書云汝所葬者骨
子所度者神所行之迹有以異而契德之心無以異
也遂以煉丹砂詞答之師嘗問門人曰一日一夜凡
幾時對曰十二師曰十二時中天道運行斡旋造化
還頃刻有停息否對曰無之師曰學道者切須法天
之道斡旋身中造化十二時中營清營淨不起纖毫
塵念日就月將工夫既到神仙必矣十八年就化華
亭劉昭信李大乘十餘人不得其一焉乃作詩有云
錦鱗不得空勞漁收拾瓊竿歸去來大乘還悟乃執

卷之四十一

馬年

三十三

弟子禮賜號曰靈陽子師環居華陽亭牆外有來禽
一株枯已久矣四月四日師汲水沃之俄有門人姚
鉉攜純陽真人家譜告點其句讀始知純陽四月十
四日生於此樹之下師曰予生於五月二十日至日
此樹生葉矣大乘私謂人曰夏至不遠豈能復榮乎
師作頌云天上三十六地下三十六天地八寶瓶七
十二候足李請釋其旨師曰此隱語豈易知之其應
有日矣至其日綠葉藹然始知四月十四日至五月
二十日相去三十六日天地相合爲七十二候大乘
因作異水記芝陽道友崔公閱其文疑其過情遂於

四月移竹兩叢松一株於全真菴以移植不時枝葉皆黃萎崔啓師曰此松竹可活否師答詩云牕外不惟君子綠菴前又喜大夫青之句遂令門人于知一去其黃葉以滌面水灌之不旬日榮茂如初師率其徒欲西遊崆峒取道亭川官寮士庶請教者肩摩踵接惟恐其後師感其誠委曲開諭盡忘倦雖平日陸梁狂恣之徒率皆改心易慮以作非爲耻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師往長安祈雨有詩云一犁沾足待何時五五不過二十五明日雨足二十一年師在京兆謂門人來靈玉曰關中謂衣衾舊重脩潔者何名靈玉曰名折洗師曰東方教門年深弊壞吾當折洗之未喻旬官中有牒發事陝右道與不勝震慄惟長春謂大乘曰吾道東夫子雖在牒數不可出關若出關則關中教門掃地也師出關所至垂髮無白迎送不絕至濟南有韓陶清甫者慕師竟大之爲人所居號安樂園邀師詣之乞垂一語師曰天道以無心爲體以忘言爲用柔弱爲本清靜爲本欲食絕思慮靜生以調息安寢以養氣心不馳則性定形不勞則精全神不擾則丹結然後滅情於虛神於極不出戶庭而妙道得矣韓謝曰入道鴻濛無所叩叩今聞

全論得其門而入矣二十二年十二月師行化於文登漁者譚氏之壻下公輩焚網於瑯琊因召風回雪齊海市忽見之應士大夫有借蘇東坡海市詩韻以讚之者師亦繼作焉金蓮堂水素鹹苦師臨井呪之其耳如醴郡人號曰靈液構亭立碑以紀其異師在文登七寶菴門人鑿井九尺而大石障之師乃示洞中偈詞云穿鑿須加二尺深甘泉自有應清吟鑿之一尺八寸泉自湧出師一日謂門人曰今日當有非常之喜乃歌舞自娛俄有報云壬寅十二月晦日孫儒姑化於河南府嘗爲門人說內天地云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人膈之上爲天人膈之下爲地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上沖下和氣自圓矣又說四體用云行則指足於坦途住則凝神於太虛坐則勻鼻端之息卧則抱腹內之珠又聯句水中焰迸三丹結火裏蓮生一性圓學道男兒無我相脩真烈士没人情石女吹簫鸞鳳舞泥牛入海虎龍和玲瓏玉蛇敲龍角惺灑金童跨虎腰此類甚多皆道人身中事也師還海上初祖師嘗立五會師至則重開焉至寧海一日爲向屠者劉清舉及在家夢中事云計汝二十餘年所殺定數亦已足矣若不改業必入無間獄清悉

屠猪之具於郭外二十三年四月師欲往芝陽
壯半塗遇者百餘人或曰海而從且至午見而未滅
養者雖間有之非清且不可得而見也今師之來有
此非常里之漁者數輩不待勸誘聚網焚於其島過
午復有龍車鶴駕旌幢羽蓋之應夜聞空中報云重
陽真人至明日時祖師青巾白袍坐白龜於碧蓮
葉上龜提其尾眾會歡呼拜於泥下祖師回身側卧
南東而去九月晦日與僧燭律師士人范壽卿於城
北三教堂焚香宴坐鄜州王道師抱琴來鼓之是日
鄉人雲集師作歸山操云能無爲今無不爲能無知

卷之六 馬年

三十一

今無不知知此道今誰不爲爲此道今誰復知風蕭
蕭今木葉飛聲嗷嗷今雁南飛嗟人世今日月催老
欲死今猶食癡傷人世今魂欲飛嗟人世今心欲濯
難可了今人間非指青山今當早歸青山夜今明月
輝青山曉今明月懸饒餐霞今渴飲溪與世隔今人
不知無乎知今無乎爲此心滅今那復爲天庭復有
雙華飛登三宮今遊紫微未幾肆筆書委形贊其畧
云大哉登真路入青冥麟隨絳節鳳捧朱輶鳴鑾珮
玉履虛步雲超受真誥上登玉晨蓋寓其歸真之意
十二月祖師降辰醮于萊陽遊僊觀師屢瞻於雲表

門人曹瑣問其故曰祖師并和公師叔至當赴蓬瀛
師云堂堂歸去也作個快活僊人呼劉真一喝曰汝
等望作神僊須要積功累行縱過下魔萬難慎勿退
惰然後可領吾言我開眼也見瞑目也見元來不在
眼但心中了然則無所不見矣談話夜將二鼓風雨
大雷震一聲師東首枕肱而逝是月二十有二日是
是夜師叩酒監郭復中門郭素不相信出而邀之索
筆書頌云長年六十一在世無人識烈雷吼一聲浩
浩隨風逸書畢告別堅留之即趨而去又劉錫屋壁
間留一頌云三陽會裏行功圓風馬乘風已作僊勸

卷之六 馬年

三十一

汝降伏龍與虎自然有分亦登天以填人云師已逝
矣方悟所見皆師之陽神也經七日神質不變遂葬
於遊僊初師在崑崙紫金山東華卷傍有大松數十
枝葉變白半載不青師嘆曰松之白殆爲我乎二十
四年正月長生王醮於昌陽十八日巳午間進士徐
紹祖等見空中鸞鶴變態飛舞不可名狀重陽雲冠
絳服丹陽三髻素衣現於雲際移時乃去遂碑記之
二十五年邑人疑陝西徒衆盜去僊骨萊陽宰劉公
啓棺視之貌如生乃更衣於金玉堂而復葬之師之
歌詩有漸悟金玉摘微三寶行化圖成等集行於世

元至元六年贈丹陽抱一無爲真人云

史集卷一百一十八

手以

孫仙姑

仙姑孫氏名不二號清靜散人寧海豪族孫忠翊之幼女也金太祖天輔二年戊戌春母夢七鶴毳毼舞于家庭一鶴漸入于懷覺而有娠至三年己亥正月五日乃生生而聰慧柔淑真懿之態挺乎自然擇配之時父忠翊聞煉師無夢讚馬宜甫有真仙之材遂妻之而生三子咸教以義方宜甫以家鉅富常濟人貧乏仙姑必承順而輔之世宗大定七年丁亥重陽祖師自終南來化宜甫泊仙姑入道構全真庵以居之夫婦敬之若神事之若君嘗畫一骷髏志夫婦之

史集卷一百一十八

孫仙姑

三十九

從化題之以頌云堪笑人人憂裡愁我今須畫一骷髏生前只會食冤業不到如斯不肯休仙姑始未純信是冬祖師暫鎖庵百日約五日一食宜甫親爲供送屢示神變權以化之十可拯於地獄警三業之爲愆十度化以交梨示九丹之妙用又賜之以芋栗告之以道戒以見其留連貴產之汨沒始終不悟一日見祖師大醉徑造其宅臥於仙姑寢室姑責其非禮怒鎖之門使家僕呼宜甫於市而告之宜甫曰師與予談道不離几席寧有此事至家開鎖其室已空窺所鎖之庵祖師睡正濃美姑始生敬信又一日祖師

復畫天堂一軸示之曰果能出家決有此報後一載已丑夏四月郡人周伯通捨宅爲金蓮堂邀祖師丹陽等住持重五日仙姑拋棄三子屏絕萬緣詣堂以期度是旦祖師遂丹陽出堂姑至今燒誓狀於道前賜名不二號清靜散人仍贈以詩云分梨十化是前緣天與佳期本自然因甚當時不出離元來只待結金蓮祖師導之上街乞化令別作菴以居繼傳道要時仙姑年五十一矣是年秋祖師挈丘劉譚馬歸汴梁明年祖師昇仙十二年壬辰丹陽歸仙柩於終南劉蔣乃祖師結庵之地襄事既終丹陽持服守墳尸

卷之四百一 八仙姑

四十一

丘環堵十六年丙申仙姑亦過潼關將以參同至理而決疑情丹陽作浪淘沙以寄姑姑致禮逢謝二處環庵行其所傳東遷洛陽有風仙姑姑者俗呼小二娘按進士王宇作姑銘序云風仙姑始自皇統關西來寓東周不顯姓氏壽亦不言何處人以語音較之似秦人也乞食度日垢面蓬頭以穢汚身而遠世魔畫則狎狂於塵市夜則棲泊於荒祠不起愛憎不言非是無爲淡泊任性自然蓋內脩仙道外隱仙踪而能信口放言以暢玄旨有云綠葉漫天長黃花滿地問十里覓不得萬里捉將來又曰油盡燈乾燈自滅

感却見剔燈人若此語言不可殫錄仙姑至洛陽依而居焉風仙姑之居有二洞命仙姑居下洞已居上洞常積磚石於前凡男子過下洞者必以磚石擊之而外魔不能作障加之訓獎則六年道成行化度人而歸向者甚衆常作卜筮子示衆云握同披衣候水火頻交媾萬道霞光海底生一撞三關透仙樂頻頻奏自飲醍醐酒妙藥都無頃刻間九轉丹砂就二十二年壬寅季冬晦日忽謂門弟子曰師真有命當赴蓬池期卽至矣遂沐浴更衣問其左右以天道時刻對曰午刻矣命具紙筆寫頌以遺世云三千功滿超

卷之四百一 八仙姑

四十一

三界跳出陰陽包裹外隱顯縱橫得自由醉覓不復歸寧海書畢跣趺而坐奄然而化香風散漫瑞氣氤氲竟日不散時丹陽居寧海環堵中聞仙樂駭空仰而視之見仙姑乘彩雲而過仙童玉女旌節儀仗擁導前後附而告丹陽曰吾先歸蓬島矣逮大元辛丑春京兆總管田侯將葬重陽祖師仙蛻清和宗師偕祖庭諸師洎總管僚屬於終南縣李舍人莊躬慶真觀首發仙姑之墳移葬于觀之金蓮堂永爲十方女冠歸依之所甲辰歲奉朝命改觀爲宮至元己巳贈清靜淵真順德真人

譚處端

師初名玉字伯玉後名處端字通正號長真子蓋祖師授之也世爲寧海人以金太宗天會元年三月一日生生而骨相不凡六歲偶墮井其家人急救之則安坐水上出之無所傷又所居遺火巨棟折於臥榻前師方熟寢呼而起之神情自若人已知其爲異既入學記誦敏給同輩罕及十歲學詩一日其所親指木架葡萄令作詩有云一朝行上青龍架見者人人仰面看衆喜其蘊籍長而個儻不事邊幅以孝義見稱其於經史靡不涉獵尤工諸草隸因醉臥雪中卽

卷之五

譚處端

四十二

感風痺之疾自知非藥石可療乃暗誦北斗經以求濟忽夢大席橫空師飛起取之則諸星君坐其上師拜其下恍然而覺自是歸道之心遂決世宗大定七年聞祖師在馬丹陽家徑往乞備門弟子列祖師留宿庵中時嚴冬在候藉以海藻不任其寒祖師展足令抱之以頃汗出如置身甌中黎明以盥手餘水滌其面宿疾頓愈由是願推誠心終身事之他日妻嚴氏怪師不歸就詰其所以師遽離之祖師復嘉其勇斷遂授以秘訣立今名號又贈詞有達真譚玉之語其許可也明矣八年從祖師隱崑崙之烟霞九年從

至黃縣廬山延真觀觀有盧真君出世之迹師於王皇殿西壁題詩有杳杳馳輪去不迴鸞鶴破雲堆之句是歲冬從祖師遊梁十年春祖師蟬蛻於王氏旅邸同丹陽輩負仙骨塋於終南之劉蔣村持喪三年十四年復出關東至洛陽朝元宮題詩云紫詔師真歸去後未知孰繼大羅仙朝元寔朗然子登真之所故云迤邐至懷之脩武有張八哥者如狂如癡識者以爲道一日唱言於市曰來者譚先生神仙之總管也後居新鄉府君廟之庵因往獲嘉縣尋復寓衛州北關邸中新鄉之廟官溫六忽夜見庵中燈火

卷之五

譚處端

四十三

熒然竊視之則師面火獨坐溫拜於前師微荅不言而出溫待久不至迹之而不知所在急呼道衆白其事衆令朱四者詣衛質之主人曰先生自至未嘗出也朱回告其衆乃知其陽神也十五年乞食於磁州二祖鎮一狂徒問爾從何來遽以拳擊師之口尋致血流齒折而容色不變叱齒於手舞躍而歸於邸中見者咸怒欲訟於官師但云謝他慈悲教誨時丹陽在關中聞而讚之曰一拳消盡平生業師家所見其有如此十六年至洛州白家灘一農夫病累月治療方夢中遇一道者軀幹魁偉與之紅藥服之卽愈

六日見師愕然曰此夢中賜藥之師也欲以物酬師
不領而去嘗與濬州黃四郎者同合寸金九師之所
分治無不効王之所分効十四五互易之其効與否
如前始知非獨藥之神亦道氣法力之神也十七年
過高唐縣以茶肆吳六者奉待往來道侶甚勤乃遣
龜蛇二字懸其肆初不知其爲譚師真也一日隣舍
失火多所延及而吳肆獨存人以二字同純陽真人
辟火符蓋純陽嘗留題於博興縣之酒館縣被火其
館不災辟火符時人謂之耳又乞食宜村過渡新船
就功將真諸水聚人而挽之力不能動師因助之應

卷一百一十五

四十四

手而入是夜凡僧道渡者水工願設手焉東遊抵陽
武縣北夜起見北斗交換星如車輪亟呼道衆觀之
其星尚如雞卵動搖未定久之復故自後師念聖號
甚謹衛州淇門鎮石孔目問師持念之故師云衆亦
宜念今歲當有大水之災衆莫之省是年河決王洪
掃二十年復西遊至同州西里庵門人求親筆輒書
龜蛇二字筆力遒勁有龍蛇盤屈之狀凡求書者亦
多以二字與之蓋預指歸期人初不悟至乙巳四月
一日仙輓始應焉二十一年師在華陰純陽洞瘞生
於首曰其將死乎衆莫知所對良久曰今我未死逮

生於足則死矣因示衆云六年煉盡無明火十載修
成換骨丹湛湛虛堂無罣碍已知跳出死生關又云
恰十年來學得癡騰騰兀兀任東西欲詢風子脩行
事垢面蓬頭火滅時復至洛陽朝元宮之東得隙地
數畝築庵居之二十五年夢遇重陽丹陽報以僊飛
之期卽令門人預營葬事適足生瘡遂書長短句云
交泰一聲雷迸出雷光萬道輝龍遇迅雷重脫殼幽
微射出金光透頂飛一性赴瑤池得與丹陽相從隨
顯見長真真妙理無爲湧出陽神獨自歸書畢曲肱
而逝元至元六年贈長真雲水蘊德真人有水雲前

後集行於世

卷一百一十五

四十五

劉處玄

師名處玄字通妙長生其號也金熙宗皇統七年七月十二日生於東萊之武臣莊其先九世孝友相繼宋太宗太平興國間朝廷旌其門閭特免本部諸役其存恤親舊賑贍貧乏祖父皆有先世之風母王氏夜夢白衣翁呼出西南指之有玉樹而四枝枝各有一金葉令取其一曰他日必生異人意將取之其葉自墮於手視之則金蟬飛起而復投於口中翁失所在十有三月師乃生是夜紫氣二道從太基山橫貫其家師自幼而孤事母以孝聞母亦有栖隱之志太

史纂要卷一百一十八

劉處玄

早木

基在武官南二里許山之陽有道士谷乃光州太守鄭道昭成道之所師嘗盤桓其間弱冠母欲議娶師以素有學道之志竟弗許金世宗大定九年春於鄰居壁間人所不及處得二頌其墨尚濡末句云武官養性真仙地須作長生不死人是歲九月祖師與其徒丹陽長真自東而來師與母俱往參謁祖師一見問之曰汝解壁間語否師不言四人相視而笑正所謂曰擊道存之妙也祖師遺之詩云釣罷歸來又見鰲已知有分列仙曹鳴榔相喚知予意躍出洪波萬丈高乃授以名號未幾從祖師遊梁與馬譚丘三子

史纂要卷一百一十八

早七

俱一日祖師以詩示四子有我超蓬萊先禮師之句十年祖師羽化師與三人同負柩歸葬終南廬於墓側三年各聽所之因與長真東入洛陽長真居朝元師居中土地廟不語者三年俄遷城東北雲溪洞徒眾日集忽指地云中有井三鑿之二丈餘得之下貫泉源人問何以知之曰曩世居此二十年師指菴右馮氏園曰此我身後之緣四十年園之松栢死灑水西流其地當不售而得乃磨一碑埋於中云此緣興而碑立明年東之萊迨長春真人西遊道出雲溪門人陳其遺言其後東海郡侯大安二年入粟有司

史纂要卷一百一十八

劉處玄

早七

得長生觀額至宣宗興定三年四十年矣馮氏鸞其園蒲察清臣以白金百兩得之請師之門人于離峯住持官伐松栢為樓櫓之用又架雲橋取灑水經觀西流以護城師之言於斯皆驗師既至來築菴居之二十二年復居武官於是玄風大振四方受教者日益眾師遂註道德黃庭清靜等經是年丹陽自關中來師盛服見之丹陽責其侈師辨之曰予聞脩行之人日消萬兩黃金丹陽曰日消萬兩黃金正好拂衣淡飯終薦証明萊州縣事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丹陽羽化明年正月 守淨請師王顯於昌陽十

八日巳午間胡璋徐紹祖等忽見瑞鶴蟠繞空際祖師雲冠絳服丹陽三髻現於彩雲之上四月十五日登州醮海市見於竹島丹陽既歿師與王陽同王莖事守墳百日乃使門人張順真等持書詣洛請長真主教一日謂順真曰教門之事不在於我丹陽得遊仙吾得朝元後寄書中有歸逝之語兼委掌教事是年五月早登郡守請師祈雨海市復見於竹島明日丹陽現於應仙橋之西北是日雨足二十九年師嗣長真至教章宗明昌二年駙馬都尉出鎮萊州見師向者甚衆而不見有異於人疑之命尉司樂武節追捕下獄俄市人見師於城南與道友接談如平日鄒押獄王受事亦見之意師述出往視獄中師方熟睡二人驚駭具所見以白丞令出之又濰州溫迪罕明威來見留之三日告之曰汝可速歸汝慈欲壞矣既歸其慈無故人以病卒承安二年冬召赴闕勅寓天長觀問以玄旨所對皆合上意臣庶見者無不敬焉就禮部給觀額五日靈虛曰太微曰龍翔曰集仙曰城真明年三月得旨還山大興靈虛之緣吳六先高洞達者憚師嚴厲密謀他之師令郝命清諭之曰我不了道而且性急請別尋師友二人相視而語曰我

輩在心之事師能知之遂謝罪赤脚劉先生得疾一月不愈來乞早逝師振杖言曰汝向時有一年背道之愆世則以功準過陰理則功過各受其報前日之愆一年可準今既相遇一月亦可也劉因自警疾頓愈泰和二年主濱州醮正月月中旬小雪初霽古城濠水復冰上現瓊葩玉樹不啻千數若珊瑚之狀尤多又杏花約及二千其小枝攢臥者殆不可勝計觀之者皆曰常人至誠尚可動天地感鬼神况有道之士乎有此感應也宜矣同知東京留守事劉昭毅定海軍節度使劉師魯致政之後與師往來甚相得三年正月二公請講師弟禮師謝曰公等皆當代名臣深荷顧遇吾將過矣不足爲公等友輒示頌云正到崢嶸處如何拂袖歸我今須繼踵回首及希夷二公覽之愴然三月二十八日大師淄王請主醮票師所赴之期師云越八日二月六日師羽化乃八日也師魯哭之以詩云與君晚歲得相親相對忘形畧王賓日望師來虛正寢忽驚仙去泣同人聞溪聲憶廣長舌見山色思清靜身從此誰爲林下友靈虛寂寞鎖深春時春秋五十有六元至元六年贈長生輔化明德真人有太虛安間仙集般陽大成大同神光至真諡

錄等集行於世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四十卷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四十一

通丘處機

師名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登州栖霞人金熙宗皇統八年正月十九日生幼穎悟強記夙有道緣世宗大定六年師甫十九逝居崑崙山七年間重陽祖師於寧海全真庵卽往師焉重陽以詩贈之云細密金鱗戲碧流能尋香餌會吞鉤被予緩緩收綸線拽入蓬萊永自由其器重可見八年春從祖師往煙霞秋冬居文登九年與丹陽長真長生從祖師遊梁祖師日久訓誘比之餘人尤加切至未幾祖師羽化四人護喪葬之終南廬墓三年各任所適師居磻溪者六年龍門七年養其所受之於師者或時作歌詩以形容之由是聲名藉甚因京兆統軍夾谷公禮請遂復終南載揚祖教二十八年世宗召入見問以至道師首陳延生保命之要次及持盈守成之難又曰富貴驕淫人情所常當兢兢業業以自防爾誠能久而行之去仙道不遠諛詭幻恠非所聞也上嘉納之館於萬寧宮之西以便咨訪五月召見於長松島七月復召見師剖析至理進瑤臺第一層曲又應制五明日賜上林桃師不食茶果十餘年至是一啖之因上賜

也八月得旨還終南賜錢十萬辭不受二十九年世宗崩道逢哀詔挽之以詩章宗明昌元年東歸栖霞大建琳宮勅賜其額曰大虛三年十月芝陽醮忽塵中數騎西來衆驚以爲驛傳俄頃塵散杳無音迹三夜聖前之杯酒醕者十餘始悟塵中之騎神物也五年九月主醮於福山方請聖聞天關震響北辰下紅霄燭地可辨纖悉泰和七年元妃施道經一藏驛送栖霞東海郡侯大安改元作學仙記二年作開天記宣宗真祐四年師居登州上命東平監軍王庭玉齋詔召師歸汴師曰我循天理而行天使行則無敢違

史纂要編卷百一

八

二

二

也歲在己卯

時金宣宗興定三年南宋嘉定十二年

居萊州昊天觀時

齊魯陷於宋秋八月宋遣使召師命大帥彭義斌差官衛行不起州牧以爲異師曰吾之出處非若輩所可知他日恐不能留耳是年五月元太祖自奈蠻國遣侍臣劉仲祿請師其制畧曰七載之中成大業六合之內爲一統是以南連蠻宋北接回紇東夏西戎悉稱臣佐任大守重懼有關政且夫剗舟刻楫將以濟江河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朕踐祚以來勤心庶政三九之位未見其人伏聞先生體真履規博物洽聞探賸窮理道冲德著有古君子之遺風抱真

上人之雅操今知猶隱山東舊境朕心仰懷無已山川懸隔有失躬迎之禮朕但避位側身齋戒沐浴選差近臣備輕素車不遠數千里謹邀先生暫屈仙步不以沙漠遠行爲念或憂民當世之務或恤朕保身之術令朕得親仙座惟先生將咳嗽之餘但授一言八月仲祿抵燕至東萊傳所以宣召之旨師慨然許行庚辰正月弟子選可以從行者得一十八人二月入燕行省石抹公館於玉虛觀仲祿先遣人馳奏師亦奉表以聞四月作醮於太極宮師登寶玄堂傳戒有鶴自西北來焚簡之際一簡飛空五鶴翔舞其上

史纂要編卷百一

木

三

明日師北行道出居庸遇羣盜皆稽顙以退且曰母驚師父五月至德興寓龍陽觀中元日醮午後傳戒衆露坐暑甚須臾雲覆其上狀若圓蓋移時方散觀中井水僅給百衆至是汲之不竭八月大傳移刺公請居宣德之朝元觀公構聖殿及祖堂欲畫其壁時當十月畫工以寒辭師不許曰鄒律尚能回春況聖賢有所扶持耶畢工果無沍寒之阻是月進表者曷刺廻有詔曰勅具人丘師省所奏應召而來者惟師道逾三子德重多方命臣奉厥玄纁馳傳訪諸滄海時與願適天不人違兩朝屢詔而弗行單使一邀而

肯起謂朕天啓所以身歸不辭暴露於風霜自願跋
跡於沙蹟書章來上喜慰何言軍國之事非朕所期
道德之心誠云可尚顧川途之雖闊瞻几杖之非遙
爰答來章可明朕意秋暑師比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又勅仲祿無使真人飢且勞可扶持緩來其禮敬如
此辛巳二月道友餞行於西郊至有擁馬首而泣者
曰師去萬里外何時復獲瞻禮師曰三載歸矣五月
朔抵陸局河日食之既七月至阿不罕山鎮海來謁
言前有大山高峻廣澤沮陷不可以車留門弟子宋
道安九人立栖霞觀率趙虛靜輩輕騎以行中秋日
抵金山白骨甸皆云此地天氣陰黯魑魅魍魎爲祟
過者必以血塗馬首厭之師笑曰道人家何憂此過
之卒無所見抵陰山王官士庶道釋數百來見師因
問其故俗乃曰景龍三年楊何爲大都護有德政惠
及後人於今賴之十一月至邪迷思干大城之北大
師移刺國公等載酒以迎大設幃帳因駐車焉大師
以回紇艱食復多盜賊恐變生不測師曰道人任運
逍遙以度歲月白刃臨頭猶不足畏況盜賊未至而
預憂乎且善惡兩途必不相害衆遂安冬居等端氏
之新宮壬午三月上旬阿里鮮至自行宮宣諭仲祿

鎮海曰惟汝二人護從真人來仍勅萬戶播魯只以
甲士千人衛之過鐵門達於行在舍館定入見上勞
之曰他國徵聘皆不應今遠逾萬里而來朕甚嘉焉
對曰山野詔而起者天也咨訪焉上重其誠實設二
帳於御幄之東以居之約四月十四日及期有山賊
之報上欲親往改卜十月望吉師乞還舊館上曰再
來不亦勞乎師曰兩旬可矣上又曰無護送者越三
日命宣差楊阿狗督回紇酋長一千餘騎從行由他
路廻五月道邪迷思干諸官迎師入館時重五日也
師既還館館據北崖俯清流十餘丈溪水自雪山來
甚寒仲夏炎熱就軒風卧夜則寢屋顛之臺六月極
暑浴溪中師之在絕域也自適如此其館中賓客甚
少每以經書遊戲有詩云北出陰山萬里餘西過大
食半年居遐荒鄙俗難論道靜室幽巖且看書七月
遣阿里鮮奉表詣行宮稟論道日期八月七日得上
批答八日即行大師相送數十里二十二日田鎮海
來迎及行宮上遣鎮海曰便欲見耶且少憩耶師曰
入見是望既見賜酒醑竟乃辭上曰師每日來就食
可乎師曰山野修道之人惟愛靜處上令從便廿七
日車駕北廻在路屢賜葡萄酒瓜茶等九月朔渡航

橋而北師奏話期將至上召大師阿海其月既望是夕上設庭燎虛前席以延之大師阿海阿里鮮入侍上問以至道師曰夫道生天育地日月星辰鬼神人物皆從道生人止知天大不知道之大也輕清者爲天天陽也屬火重濁者爲地地陰也屬水人居其中負陰而抱陽故學道之人知修煉之術去奢屏欲固精守神惟煉乎陽是致陰消而陽全則昇乎天而爲仙如火之炎上也其愚昧者以酒爲漿以妄爲常恣情逐欲耗精損神是致陽衰而陰盛則沉於地而爲鬼如水之流下也修真者如轉石上山山愈高而進

愈難跬步顛沛前功俱廢以其難行舉世莫之爲也道人修真煉心一物不思如太虛止水水之風息也靜而清萬物照之燦然悉見水之風來也動而濁曷能鑑萬物乎本來真性靜如止水眼悅乎色耳好乎聲舌嗜乎味意著乎事此數者續來而疊舉若飄風之鼓浪也道人治心之初甚難歲久功深損之又損至於無爲道人一身爾治心尤難矧夫天子富有四海日覽萬機治心豈易哉但能節色欲減思慮亦獲天祐況復能全戒者乎古之人以立嗣而娶嗣立而戒欲則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蓋人生

四十以上血氣漸衰陛下春秋已高宜修德保身以介眉壽論以服藥獨周之理藥爲草精爲髓去髓添草譬如囊中貯金以金易鐵久之金盡囊之所存者鐵耳夫何益哉服藥者何以異此飲食居處珍玩貨物亦當依分不宜稍過四海之外所有國土誠衆奇珍異寶其產雖多然不如中原天垂經教治國治家之術爲之大備屢有異人成道昇天者山東河北天下美地多出良香美蔬魚鹽絲枲以給四方之用自古得之爲大所以歷代有國者惟重此地耳今盡爲陛下所有奈何兵火相繼流散未集宜選清幹官爲

之規畫量免稅賦使軍國足布帛之用黔黎復蘇息之期一舉兩得茲亦祈福之一端耳苟授非其才不徒無益反爲害也初金國之得天下以創業東土中原人情尚未諳悉封劉豫於東平使經營八年然後取之亦開創之良策也山野微陳梗槩其用之捨之惟在宸衷之斷而已上悅今左右書之於策此其大畧也其詳見慶會錄翌日上問以震雷事對曰山野聞國俗夏不浴於河不浣衣不造氈野有菌則禁其採畏天威也然非奉天之至道嘗聞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今聞國俗於父母未知孝道帝宜教戒之上

集太子諸王大臣諭以師前後之語且云天俾神仙
爲朕言此汝輩各銘於心神仙之名始於此矣癸未
二月七日因入見而辭上曰少俟三五日前日道語
有所未解者朕悟即行上獵東山射一大豕馬蹄失
馭豕傍立不敢前左右進馬遂罷獵師聞之入諫曰
天道好生今聖壽已高宜少出獵墜馬天戒也豕不
敢前天護之也上曰朕已深省以騎射少所習雖未
能遽已神仙之言在我衷焉自是乃簡出三月七日
又入辭制可而所賜備極豐腆皆辭之授尊重安慰
之旨以寵其歸因命阿里鮮護師東行送之者皆泣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八度

別至阿不罕山過栖霞觀至五月中師不食但飲湯
而已衆謔之曰師矣疾師曰予疾非爾輩所可測聖
賢琢磨故耳是夕尹清和夢人謂之曰師之疾公輩
勿憂至漢地當自愈六月晦抵豐州宣差俞公請止
其家奉以湯餅輒飽食是後如故衆相謂曰清和之
夢驗矣至雲中阿里鮮欲招諭山東請與清和行師
曰天意未詳雖往何益阿里鮮再拜曰若國王臨以
大軍生靈必遭殺戮師曰雖救之不得猶愈於坐視
也從其請八月至宣德居州之朝元觀河朔州府王
官將帥以書疏來請者若輻輳然師答云王室未寧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九度

道門先暢開度有緣恢弘無量羣方帥首志心歸向
恨不化身分酬衆望甲申二月朔居緡山之秋陽觀
燕京行省石抹威得不宜差便宜劉仲祿各持疏懇
請住太極宮許之乃度居庸初師之出武川也衆請
還期師曰三載歸至是如其言是月曷刺至自行在
傳旨神仙至漢地凡朕所有之城其欲居者居之衆
官咸曰師許太極矣請無他議是後道侶雲集玄教
日興乃建八會曰平等曰長春曰靈寶曰長生曰明
真曰平安曰消災曰萬運求法名者日益衆常以歌
頌示之時復出遊故園瓊華之上從者五六人宴坐
松陰或自賦詩或相屬和夕陽在山澹然忘歸乙酉
春師折梨花一枝持賜寧玄居士張公去華公重其
賜瓶以養之至秋結實二十有四無異其樹之生者
時以爲祥去華乃誡明之父也師之寓意微矣哉延
祥觀枯槐一株師以杖遶而擊之云此槐生矣及今
榮茂他槐莫及九月初宣撫王楫以熒惑犯尾宿主
燕境災將醮以禳之問所費師曰一物失所猶懷不
忍況闔境乎比年民苦徵役公私交困我當以常住
物給之但令衆官齋戒以俟行禮醮竟之夕宣撫喜
而賀曰熒惑已退數舍我輩無復憂矣師之德感何

其速哉師曰予何德祈禱之事自古有之但恐其不誠耳丙戌五月京師大旱行省請師至醮雨乃足僉曰神仙雨也名公領儒皆以詩賀丁亥五月復旱在京奉道會衆請作醮師徐謂曰我方留意醮事公等亦建此議所謂好事不約而同也仍云一日爲祈雨醮三日爲賀雨醮三日中有雨是名醮家瑞應雨過三日非醮家雨也或曰天意匪易度師對衆出是語萬一失期能無招衆口之訾也師曰非爾所知也後皆如師言是月門人王志明至自秦州奉旨改大極宮爲長春瓊華島爲萬安宮仍賜以虎符凡道家事

卷之三

卷之三

十

一委神仙處置六月師不出明日雷雨大作人報云太液之南岸崩裂水入東湖聲聞數十里鼉鼉魚鱉盡去池遂枯涸北口山亦摧師初無言良久笑曰山摧池枯吾將與之俱乎七月四日師謂門人曰昔丹陽嘗授記於予云吾歿之後教門大興四方往往化爲道鄉道院皆勅賜名額又當住持大官觀仍有使者佩符乘傳幹教門事此乃功成名遂歸休之時也丹陽之言一一皆驗吾歸無遺恨矣九日登寶玄堂留頌云生死朝昏事一般幻泡出沒水長閑微光見處跳烏兔玄量閑時納海山揮斤八紘如咫尺吹噓

萬有似機關狂辭落筆成塵垢寄在時人妄聽聞書畢而逝春秋八十便宜劉仲祿揮涕而嘆曰真人入觀以來君臣道合離闕之後上意眷慕未嘗少忘今師既昇化速當聞奏自是四方赴喪者哀慟如喪其親戊子三月朔清和建議爲師構堂於白雲觀期以十一月九日大葬六月霖雨皆慮有妨七月朔廓然晴霽及啓棺容色如生觀者如堵三日藏仙蛻於堂異香芬馥者移時既寧神大雨宣撫王楫會葬自爲主盟親勝其堂口處順至元六年贈長春演道主教真人師之歌文有磻溪鳴道集行於世

卷之三

十一

郝大通

師名大通字太古寧海人廣寧其號也金熙宗天眷三年正月初三日生世爲宦族郝朝列之從弟少孤事母甚孝嘗夢神人示以周易秘義由是動曉陰陽律曆卜筮之術厭紛華而樂淡薄隱德於卜筮中世宗七年祖師至寧海見其資稟高古所習不凡遂以背坐之機感動之翌日晚於朝元觀付以二詞言下領悟如走萬里迷途一呼知返蓋其根本知覺分上夙有薰染之力故耳既接言論其相與固結日深一日八年三月從祖師至崑崙烟霞洞請列門第中而

卷之三

主

求法焉祖師乃名之曰曉道號恬然子仍以雙袖去其袖畀之曰勿患無袖汝當自成蓋傳法之意也今之名號自言游鳳翔踞中偶得之師在文登常携瓦罐喫食經半載誤觸之碎祖師別賜之題頌於其上云撲碎真灰鐵却得害風觀直待悟殘餘有箇人人喚九年秋馬譚劉丘四師從祖師西去留師與王陽居查山後王陽以師不立苦志忠告而勸激之師遂西訪四師四師方廬於祖師墓表禮終師欲與同處聞譚長真激以隨人脚跟轉之語明日遂行至岐山遇神人復授以易之大義十五年坐於趙州橋下而

卷之三

主

不語常爲小兒輩戲累磚石爲塔於頂囑以勿壞頭竟不側河水泛濫而不動而亦不傷如是者六年其所守蓋如此真定少尹郭長倩過之下車致拜禮所贈甚厚覬師一顧終不能得嘆異而去二十二年居真定每陞堂講演遠近來聽者常數百人有問答歌詩周易參同演說圖象總三萬餘言目曰太古集後至咸平與高士王繪賢佐遊賢佐相從亦常十數人占筮之應卜得八九師則無不應者由是賢佐輩皆神之請當師席而受其秘義賢佐因之名動闕庭師嘗欲作易圖遽然索筆其徒范圖臆以粥熟告師曰速持來我方得意筆入手一朝揮三十圖至於天長預告侯子真之火恩州夜入王鎮國之夢人之休咎道之行否兵革所臨之期凡有言之於其前莫不驗之於其後史館張邦直予中所謂驚動人之耳目其後往往能道之故不著云東海郡侯崇慶元年十二月三十日仙曉於寧海先天觀春秋七十有三前此三年令預修墓事及期果然元至元六年贈廣寧通玄太古真人云

王處一

師名處一寧海東牟人王陽其號也金熙宗皇統二年壬戌三月十八日母周氏夜夢紅霞繞身驚寤是日乃生甫七歲嘗氣絕仆地移時方蘇母驚問曰汝何爲而若是曰但知熟寐不知其他師因悟生死之理一日偶至山中遇一老人坐大石謂之曰子異日揚名帝闕爲道教宗主遂摩頂令去又嘗聞空中人問云汝識我否對曰未識也曰玄庭宮主也是後狂歌謾舞冬寒跣足單衣顏色不變忽作頌自歌云爭甚名競甚利不如及早修心地自家修證自前程自

東華集卷五下

古

家不作爲羣類弱冠或告以婚事笑而不應世宗大定八年師在文登牛僊山庵居人告以祖師至卽詣全真庵請爲門弟子祖師知其爲玄門大器遂從其請二月晦從祖師至崑崙烟霞洞乃授以正法及今名其母拜祖師亦願學道師知其貞潔以德清名之號玄靜散人九年四月師在鐵杳山祖師與丹陽輩數人自文登將歸寧海取道龍泉時日方熾祖師執傘而行丹陽輩從之其傘忽騰空而去自辰及脯墮於師庵之前龍泉距查山幾二百里柄內得今號又曰傘陽子此字祖師撰之也暨有七人之名師在馬

東華集卷五下

生

錄

譚劉丘之次故祖師有云傘竹通爲七箇人以應金蓮之七數也又云結竹金丹出頂上五光射透彩雲棚九月祖師西邁師隱於雲光洞常臨危崖翹足駐立不移者數日人以鐵腳僊人目之師九年煅煉心地開明是後數往來於齊魯間二十四年秋居寧海丹陽真人來自關中同宿於金蓮堂從容謂師曰重陽祖師不遠數千里提挈吾儕吾儕殊無以報不愧於心歟且得道之士苟利其身功不及物恐非弘濟之旨誠欲光昭先師之德莫若昭玄應而福生靈公今抱道藏器而獨善其身乃無不可乎師曰且道無同異緣有行否先生道備一身德光四海使天下之人望風而敬服者無他是道興而緣行也今貧子緣之未行姑猖狂以混世耳丹陽然之二十七年世宗徵赴闕凡所應對大副宸衷館於天長觀者久之上聞有以鴆酒害師者遣使詢其酒之所自來雖至再三終不之告但托疾而已上聞益深嘉嘆乞還山侍親從之二十八年二月復詔至闕建脩真觀賜金書篆額俾居焉二月主萬春節醮事八月得旨歸仍賜金帛鉅萬辭不受十二月上弗豫遣使召師師謂使者曰何來之晚恐不及重睹聖顏矣明年春遼哀詔

於涿郡周辭來還章宗永安二年七月微見於便殿問以養生之道師以無爲清靜少私寡欲爲對又問性命之理師言內丹之說以心運氣是皆無爲自然斡旋造化玄元至道不爲而成者也上曰非朕所得而幾乃問以治國及邊境事所對莫不允合上心又謂曰先生凡有所問而必知之何也師曰偶然耳上曰毋讓朕願聞之師曰鏡明猶能鑒物而況天地之鑒無幽不燭何物可得而遁所謂天地之鑒自己靈明之妙也上嘆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其兆必先先生之謂也明年春奏母氏壽番九泰乞侍養上賜親額及體玄大師號物禮甚厚三年癸亥上命亳州大清真兩主背天醮事具戒度爲道士者千餘人得遇師之降日門人畢集師之母曰我今年耄如何得歸師言壽期或在今秋之七月也母因有不貪生不懼死之語及期得疾師乃速營葬事凡二十有五而逝逝之日人聞異香馥郁篋弦清雅移時方止北京按察使李本魯公久佩師旨訓名尊道凡與師遇或預言雨降之期或告以後會之處歷歷皆應一日詣聖水致懇而言曰尊道於神仙但聞其名自遇師之後凡伸祈禱必垂嘉應行止會遇示以預

知深愧塵凡不能從雲水之游事與願違徒增悵然也七年元妃施道經一藏驛送聖水玉虛觀觀之水洞前有大石斜出數丈俯其下過者懼懾一日集衆謂之曰大石今宜出之鎚鑿具舉攻之數日師問云幾何對曰百分之一爾師笑曰汝等安能辨此遂躬詣其傍運鎚三擊聲若雷霆響震崑崙谷其石乃墮見者莫不悚然真祐四年文登令溫迪罕龜壽迎師歸縣之天寶觀明年四月二十三日師語門人曰羣仙已約我矣言訖沐浴冠帶焚香朝禮十方乃辭世師之歌詩有雲光集行於世

元至元六年贈王陽體玄廣度真人先是明昌改元重五日萊陽縣劉植以無嗣告師曰公富而好禮未應絕也然吾稟之上蒼六月望日詣其居而植爲置具師曰特來送嗣豈可以常酒相待耶庫之西北所封者妙醞也植往索之得養酒一器師曰不惟此酒嗣亦如之索紙書一頌後批四四應真四字明年四月十有四日而生子乞名師曰已與之矣植良久曰四四則人所共知應真二字是其名否師曰是日純陽降世非應真乎遂名之至於叱遲金愈歷年之疾爲潘信起克徒之死臥凍雪於趙實之門復鳴雞於

老僂之架冬單衣而奕棋瓶無底而貯酒傳道則有
山鳴谷吼之應書符則有鬼恠潛出之靈此類甚多
是皆師應世之迹具載別記茲不備錄焉

王喬

王喬者河東人也漢明帝時爲尚書郎出爲葉縣令
漢法畿內長吏節朔還朝喬每月朔旦常自縣詣臺
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大史伺望之言其
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王舉羅張之
得一隻焉乃詔尚方詐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
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
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
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于城
東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
姓爲之立廟號葉君祠吏人所禱無不如應若有違
犯亦便見禍或云卽僂古人王子喬祠後改雙鳧觀
屬汝州

司馬承禎

後周瑒瑒公司馬裔玄孫名承禎字子微洛州溫人也事潘師正傳辟穀導引術無不通師正異之曰我得陶隱居正一法逮汝四世矣久之辭几席徧遊名山廬天台構層軒於壇上目爲衆妙臺唐武后嘗召之未幾去與陳子昂盧藏用宋之問王適畢構李白孟浩然王維賀知章爲仙宗十友睿宗復命其兄承禕就之詔曰煉師德超河上逍遙浮丘高游碧落之庭獨步清源之境朕初登寶位久藉微猷雖堯帝不圖翹心鵲缺軒皇御曆遠想崆峒綢惟彼懷寧妨此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顧朝欽夕佇述滯心飛欲遣使者專迎或慮煉師嘉遯故令禕往願與同來披遂不延先此母慮既至引入中掖延問其術對曰爲道曰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况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容私焉則天下治帝嘆詠曰廣成之言何以加此賜寶琴霞帔以還公卿賦詩送之常恒徐彥坦總而爲之序曰白雲記後復遣使迎至京師親庭符籙賞賜甚厚每固辭請歸廬藏用早隱終南山後登朝居要官見承禎將

還天台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對曰以僕觀之乃仕宦之捷徑爾藏用有慚色明皇詔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之承禎善篆隸金剪刀書自成一家體帝命以三體寫老子刊正文句嘗鑄含象鑑震景劔進之命光祿卿韋瓘至其居按金錄設祠厚賜上封太山因問承禎五嶽何神王之對曰嶽者山之巨鎮而能出雲降雨爲國之望然靈僊所隱別有僊官主之於是詔五嶽別立僊官廟時女貞焦靜貞泛海詣蓬萊求師至一山見道者指言曰天台山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貞良師也靜貞既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還詣承禎求度未幾昇天嘗降謂薛季昌曰先生得道高於陶都水之任當爲東華上清真人開元中文靖天師與承禎赴長生殿千秋節齋直中夜行道畢隔雲屏各就枕斯須忽聞小兒誦經聲玲玲如金玉響天師乃褰裳躡步而窺之見承禎額上有小日如錢光耀一席逼而聽之乃承禎腦中之聲也天師還謂其徒曰黃庭經云泥丸九真皆有房方圓一寸處此中又云左神公子發神語其先生之謂乎有弟子七十餘人忽曰吾玉霄峯東望蓬萊有靈真降駕今爲東海小清童君東華君所召必須往俄頃化去如

蟬脫晚弟子輩其末冠焉時年八十有九詔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正一先生帝親文其碑葦淞牟作傳嘗撰脩真秘指天地官府圖坐忘論登真系等行於世

葛洪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貨紙墨夜輒寫書誦習遂以儒學知名性寡慾無所愛翫爲人木納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游時或尋書問義不遠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覽究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晉成帝咸和初司徒王導召補州主簿後選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煉丹以期遐壽聞交趾出丹砂乃求爲句漏令帝以洪資

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爾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煉丹在山精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其自序云洪體乏進趣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陵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翮於斥鷃之羣藏逸迹於跛驢之伍何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驚之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豈敢力蒼蠅而慕沖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兔之軌哉是以望絕於榮華之塗而志安乎窮圯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華有藻祝之樂也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

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謫毀真正故予所著
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剝難通釋名曰外篇
內外凡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之名山且欲緘之
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樸子因以名書洪博聞深洽
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又精辨玄蹟析理深
微後忽與嶽疏云當遊行尋師尅期便發嶽得疏狼
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
見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
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云史臣曰稚川束髮從
師老而忘倦紬奇冊府總百代之遺編紀化仙都窮
九丹之秘術謝浮榮而損雜藝賤尺寶而惜分陰游
德樓眞超然方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眉山唐庚子
西贊云江左日陋無復德輝翔而不集翩然南飛鄧
嶽細兒處仲餘黨豈有識知亦復瞻仰吾緣內丹遂
居羅浮豈以嶽故而議去留所就者大寧卹其小吾
與嶽遊如狎鷗鳥

李筌

李筌號達觀子居少室山好神仙之道常歷名山博
採方術至嵩山虎口巖得黃帝陰符本經素書朱漆
玉緘以玉匣題云大魏太平眞君二年七月七日上
清道士寇謙之藏諸名山用傳同好其本摩爛筌抄
讀數千遍竟不曉其義理因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
嫗髮髻當頂餘髮半垂弊衣扶杖狀貌甚異路傍見
遺火燒樹因自言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尅筌驚而問
之曰此黃帝陰符老嫗何得而言之嫗曰吾受此經
已三元六周甲子矣少年從何而得之筌稽首再拜
且告所得嫗曰少年願貴貫於生門命門齊於日角
血腦未滅心影不偏德賢而好法神勇而樂智眞吾
弟子也然四十五當有大厄因出丹書符一道貫於
杖端令筌跪而受之嫗於是坐於石上與筌說陰符
之義曰陰符凡三百言一百言演道一百言演術上
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強兵戰
勝之術皆內出心機外合人事觀其精微黃庭八景
不足以爲玄察其至要經傳子史不足以爲文任其
巧智孫吳韓白不足以爲奇非有道之士不可使聞
之故至人用之得其道賢人用之得其法正人用之

得其術識分不同也如傳同好必清齋而投之有本者爲師無本者爲弟子也不得以富貴爲重貧賤爲輕違者奪紀二十本命日誦七遍益心機加年壽每年七月七日寫一本藏於名山石巖中得加算久之姥曰日已晡矣吾有麥飯相與爲食袖中出一瓢令盞谷中取水既滿矣瓢忽重百餘斤力不能制而沈於泉及還已失姥所在但留麥飯數升而已筌食之自此絕粒唐玄宗開元中爲江陵節度使副御史中丞筌有將畧作太白陰經十卷又著中台志十卷時爲李林甫所排位不顯竟入名山訪道後不知其所之也

史纂要編纂卷五

入李筌

五

張道陵

張道陵字輔漢沛豐邑人留侯子房八世孫子房初遊下邳遇黃石公授以素書後從漢高帝有功封侯養真辟山友亦松得東園公飛步之訣謚文成侯陰功隱行流芳後葉有子名不疑不疑次子高高子通通子無妄無妄子仁里仁子覺覺子起起子大順真人乃大順之長子也母初夢夫人自北斗魁星中降至地長丈餘衣繡衣以薔薇香授之既覺衣服居室皆有異香經月而不散感而有孕於東漢光武建武十年甲午正月望日生於吳地天目山時黃雲

史纂要編纂卷五

入張道陵

五

覆室紫氣盈庭室中光氣如日月復聞昔日之香夾日方散年及冠身長九尺二寸龐眉廣額綠睛朱頂隆準方頤目有三角伏犀貫腦玉枕峯起垂手過膝美鬚髯龍蹕虎步豐下銳上望之儼然雖親友見之肅如也七歲讀道德二篇十許遍而達其旨於天文地理河洛圖緯之書皆極其妙通習墳典所覽無遺從學者千餘人天目山南三十里西北八十里皆有講誦之堂臨安神仙觀餘杭通仙觀卽其地也後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中之身雖仕而志修煉形骸舉父之退隱北邙山三年有白虎銜符文置座傍

廷就徵爲博士稱疾不起和帝卽位聞其有道以三品印綬駟馬車等徵爲大傅後封冀縣侯三詔不就語使者曰爲我謝天子人生百歲光陰瞬息間父母妻子恩愛隆厚豈能長保哉九天之上無何有之鄉金闕帝君將詔吾以爲臣矣惟清靜寡慾則天下自治何以臣爲時永元四年壬辰歲也遂自河洛歷江淮名山徧禮洞府沂流入蜀簞笈而從學者數百人樂蜀之溪嶺深秀遂隱其山苦節學道齋氣養神謂諸弟子曰吾少嗜學研窮六籍大抵皆經世具也夫通爵顯秩贏金穀玉比吾身中一毫孰重然四體百骸又豈吾所固有也皆游塵聚沫爾剝心煉形與道合真乘雲駕龍白晝上賓豈不快哉人生有會則難有生則死死者精神冥冥不可復還惟昔軒轅味道松喬餐露並白日飛騰永劫無窮不亦美乎古人辭萬乘之貴千駟之富良有以矣旣不能兼才通俗與世俱濟請從所學各宜及時於此分別不亦可乎夫人情亦無極聚極則散去樂極則悲來豈可逃也吾今將遊涉山海遠離塵境構寓幽渺以究所學與汝等別離子等固如何也弟子有王長者習天文通貴老留侍左右遂散學徒以清虛淡薄爲務不交人事

事

王長負書行歌同往雲錦山居而真人修玄玄之道後乃按方煉龍虎大丹一年有紅光照室二年有五霧覆鼎夜不假燭髮髯有青龍白虎各一常遶丹鼎三年丹成丹成而龍虎見山因以名真人年六十餘餌之而容貌益少若三十許人行及奔馬又得祕書秘文制命山嶽檄召萬靈一日謂王長曰五嶽多仙子三蜀足名山吾將能借遊乎遂與北入嵩山崖嶺石居數年精思感徹有繡衣使者告曰中峯石室藏上三皇內文黃帝九鼎太清丹經得而脩之者昇天也真人感其言乃齋戒七日入其室足所履處蹇然有聲卽坎其地取之果得丹書進而受之遂復尋西極名山其地勝多名物因入陽平山精思服煉能飛行遠聽得分形散影之妙通神變化坐在立亡每泛舟池中誦經堂上隱几對客杖藜行吟一時並赴人皆莫測其靈異也真人惟讀五千文晝夜無倦色後往西城山築壇朝真以降五帝忽一鄉夫告曰西城房陵間有白虎神好飲人血每歲其民殺人祭之真人召其神戒之遂滅又告梓州有大蛇藏山穴中鳴則山石振動時吐毒霧行人未及三五里率中毒而死真人以法禁之不復爲害在葛瓊山隱形巖舍服

氣調神在秦中山脩九真祕法在昌利山採服五芝
衆藥在隸上山始授弟子養形輕身法在湧泉山得
入水入火之術於是度人救物已著陰功矣在真多
山思神念真在北平山有猛獸數百馴擾戶外在稠
稷山有一老翁化爲獐鬼來恐真人誦經不顧逡巡
自退在鶴鳴山服五雲氣其間石鶴鳴則有昇天者
先是章和間其鶴鳴焉後居渠亭山脩煉九鼎神丹
三年將成未敢服謂王長曰中天之士當功及生靈
佐國立家興利除害然後輕舉臣事三境則無愧焉
苟利一身功不及民非大道弘濟之旨吾觀蜀中蛇

史集左編卷五

張氏師

三

蜀

毒鬼氣綿亘山谷生民不知潛懼其害吾甚憫之今
且脩行清靜之化輔贊大道撫育元元爾於是精思
上徹金闕後聖時順帝漢安元年壬午歲正月十五
日午夜月明真人在鶴鳴山寢方酣熟老君駕飛錄
軒駐山東南顧謂衆真曰道陵脩行困苦吾感其志
將授以治身秘錄飛騰長生之道而遇其休息神遊
物外卿等勿驚今自覺也時真人夢見一人帶夜光
之甲冠通天之憤執命亮三氣之愴謂真人曰咄咄
道陵子何心生疲倦聖駕久駐待子夢覺真人忽然
驚起攘袂振衣疑爲外邪所亂良久鑒佩珊珊天樂

隱隱香花覆地紫雲滿空睜目東瞻紫雲之上有素
車一乘駕五白龍青袖朱衣金甲執戟者二十四人
左右環列車前對立玉女綵衣花帔雲髮頰肩各執
一幢上有玉榜金文曰命魔之幢次列二童青衣紺
首垂環曳裙各執一幡上左青龍右白虎金榜朱文
曰召僊之幡復次二人朱袖金甲各執三氣十絕旌
節上有丹榜素文曰倒景之節前立一人繡衣玉冠
捧三五斬邪雌雄二神劍上各有星斗日月之文車
右一人霞衣金冠捧一玉印文曰陽平治都功印其
餘翼衛侍從莫知其數素車之上九色輕霞濛濛然

史集左編卷五

不憂

三

蜀

須臾光景澄徹見車中一神人容儀若冰玉手執五
明寶扇項負八景圓光身六丈餘神光照人不可正
視車前一人勅真人曰子勿怖即太上老君也真人
歛簡前拜不敢仰視老君告曰吾等降蜀山立二十
四治乃二十八宿之下國實陰景黑簿之司分掌人
世死生罪福吾懸下元生人繫絙苦厄延累祖考積
成幽霧令人凶折終不成道卽在此獄之中吾以更
置福庭經今數劫僊僚不克職任墮廢近有六天鬼
神血食之輩侵奪以居晝夜不分人鬼無別枉累生
民安惟災害深可痛惜子可爲吾攝邪歸正分別人

鬼各于晝夜復典此治以福生民則子功無量矣吾以汝名在丹臺當爲真人故委汝也真人叩頭謝曰道陵性識愚戇萬劫幸遇遭會大道死鬼再生枯骨重肉欽佩道旨謹當奉行不敢懈怠老君遙召三五功曹須臾四方有五色氣勃勃而起其中有三僊乘龍虎二騎皆長數丈黑幘朱衣佩劍執圭從官百二十人皆黑幘繡衣持劍執戟侍衛進拜老君曰卿等三五功曹乎速爲吾開紫陽南宮玉宸內殿取正一盟威秘籙吾欲傳授俄傾之間南方起二十四生氣祥光瑞彩決然滿空其中各列玉童捧一玉函貯籙

鬼兵動億萬數周行人間劉元達領鬼行雜病張元伯行瘟病趙公明行下痢鍾子季行瘍腫史文業行紫汗寒瘧范巨卿行酸瘠姚公仲行五毒李公仲行狂魅赤眼皆五行不正殃禍之氣隨時更名在東方爲魔王在南方爲鬼帥在西方爲外道在北方爲鬼王在中央爲神鬼春三月百鳥鳴呼之時作禱詛五墓之鬼直入秋作人家親上部土公宅龍伏尸之鬼冬作塚墓攻食之鬼隨月建胎生或作畜類之形噓毒嘯禍暴殺萬民枉天無數其八部鬼帥領鬼衆居西蜀青城山顛有鬼市分形變化混雜人間布行疫癘人莫知之人鬼合雜市利交易真人以漢安二年九月一日佩盟威秘籙往青城山置琉璃高座左供大道元始天尊右置三十六部真經立十絕靈幡周匝法席鳴鐘扣磬燒香行道及誦道德諸經布龍虎神兵於城市衆鬼卽持兵刃矢石來害真人真人舉手一指化爲一大蓮花拒之鬼衆持火千餘炬來真人舉手一指鬼反自燒不能前進遙語真人曰師自住我眉山何爲來奪我居處師等速下山須臾必殺師真人曰汝等凶毒殘害衆生所以吾不使汝居此當擯於西方不毛之地元達等聞此語卽會鬼帥兵

馬各千萬眾精甲犀刃上山圍繞王長驚怖啓真人曰魔王衆來作何計術真人曰小鬼何足驚怖取丹筆來王長以進真人執筆遙書鬼陣其衆皆死小帥校一時僥倖八大鬼王因臥扣頭博頰求乞殘生真人聞語良久不言再以丹筆倒書之鬼衆復蘇卽呼鬼王曰汝等進前吾有處分鬼王各各前立真人曰汝等可速遠避自今勿復行病妄有殺害今之民庶皆吾子弟之家爾不然誅無留種鬼王曰天下人民本自隸我云何盡奪當分一半真人不許叱出之鬼王復會六大魔王領百萬鬼兵再來攻戰圍繞此山

唐書卷一百一十八

王長

王長曰鬼衆不可當復何作計真人笑曰子勿驚吾自能却之復以丹筆一畫鬼衆悉死惟六大魔王什地不能起扣頭搏頰乞殘生而去真人不顧復以丹筆一擬此山遂中爲二摩霄徹泉鬼兵欲度不能大聲求哀自今而去不敢復來乞往西方娑羅之國而居止焉真人乃許倒筆再書八帥六魔悉起呼之使前趨進不得真人乃令王長肩一大石爲橋度之鬼王方得進拱立侍前真人謂曰汝能以筆畫石得破亦當與汝分民若不破汝可急馳萬里也元達執筆交青石皆不破時雖攝伏鬼衆更欲盡制其心謂之

曰汝等既欲與吾分民當與汝輩各盡法力以分勝云元達等曰惟命是聽真人投身入大火中卽足履青蓮而出鬼帥投身爲火所燒真人入木身度木外木卽隨合鬼帥投身卽於地真人入水乘黃龍而出鬼帥入水爲水所溺真人以身入石透石而出鬼帥投身纒入一寸真人以身入鐵山透鐵而出鬼帥纒入半寸真人呪神符一道左手指之鬼斃右手指之復生鬼帥舉手指之無復生死元達等乃化八大虎奔攢而來真人化一獅子逐之奔走無地鬼帥又化八大龍欲來擒師真人再化金翅鳥啄龍目睛其

唐書卷一百一十八

王長

龍乃走又化作大神轟轟震吼雙持大槌欲擊真人真人乃化金剛身長七十二萬丈廣五十二萬圍戴大冠負圓光踏蓮花寶臺具十二種無量相一杵一拳一擬大神大神退走鬼帥等騰身十二丈卽墜真人騰空高百餘丈上無所攀下無所乘鬼帥作五色雲昏暗天地不見光明真人化五色瑞日炎光暉灼雲卽流散鬼帥變見窮盡更無所爲真人化一大石可重千餘斤以藕絲懸之徧滿鬼帥營上令二鼠爭齧其絲欲壓殺其衆鬼帥等無所逃避同聲哀告願乞餘生卽當遠去不敢害及生民真人遂命五方八

部六天鬼神會盟於青城山黃帝壇下使人處陽明
鬼行幽暗使六天鬼王歸於北酆八部鬼帥領眾竄
于西域伍行之毒又戒而釋之乃執丹筆曰吾筆所
指鬼眾盡滅嬰之人鬼分治幽明異境不欲盡滅汝
類卽與盟誓折石爲契刻作天地日月之形于黃壇
之下絕崖之上誓曰天地交日月合汝等若復行必
盡誅之勿留種矣乃以神印封鬼營市使不得相通
盟誓之後鬼眾躊躇不去真人口勅神符一道飛上
層霄于時風雨天僊兵馬風刀立至諸鬼滅影而走
於是戰鬼二十四敗蕩滌區藪奪鬼幽獄復爲二十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四陰官降二十八宿正氣以通地中每治立陰官一
人僊官一人分掌世人罪福有立功立行修齋設醮
騰章拜表謝過祈福薦拔祖考者則僊官錄其功行
奏名於上宮增其福壽如不孝不忠欺詐狠戾常行
惡事不能改過者則陰官錄其罪聞於地府損其福
壽或絕其後由是善惡報應如影響焉真人既行正
一之化攝三萬六千種外道惡魔誅絕邪僞於是百
姓翕然奉以爲師居弟子數萬立諸祭酒分領民
戶有如官長并立條制令民隨市輸出粟帛器皿紙
物薦薦樵薪所在貯之以備齋醮及供給行旅而人

卷之三

卷之三

稟行無敢欺竊教民立橋梁修道路置義井謂之立
功或有州縣官及人民疾病者持一手狀來投真人
檢察其所犯罪愆一一條列之令設齋醮布施謝
過其疾卽愈又教以廉勤理民不煩刑罰民畏罪遷
善盜賊不作物無疵厲皆天師之化也真人因至蒼
溪縣雲臺山觀山水秀異羣峯朝挹地無邪毒乃謂
王長曰此山乃吾成功飛騰之地遂卜居以修九還
七返之功一心存念大道經四十九日復聆昔日鑒
佩天樂之音其人整衣叩伏乃見老君如前導從千
乘萬騎來集空際久之徘徊不下其人再拜悲泣踴
什言曰臣昔自念夙承寶蔭親授秘文乃依天憲戰
鬼行化功成退居今殿駕再臨不我下降意者大道
離臣臣其爲尸敗乎遂舉手以身自什老君乃命使
者告曰卿之功業合得九真上僊吾往使卿入蜀奪
鬼幽獄區別人鬼布清靜之化而卿殺鬼過當擅興
風雨役使鬼神驅馳星斗震蕩山川陰景霹靂殺氣
穢空此非大道好生之意上帝責子之過所以吾不
得近子矣吾未能與子論功且當退居世間待吾於
下元之主當與申叙罪戾以雪重責真人悲泣請死
于今日老君復告曰子可閉目東視乃見一人黃衣

黑憤捧一玉函中有素書三卷題曰三八謝罪滅黑簿起度玄祖章真人再拜受訖老君告曰子可勤行修謝日月二十八宿二十四氣陰陽本命主者罪滅黑簿名昇紫清七祖父母同爲上僊謝過之後更修之三千六百日吾待子於無何有之卿上清八景宮中言訖聖駕已回真人遂依告文領弟子遷鶴鳴山築壇以醮大陽太陰遇三元八節奉命元辰庚申甲子三會五臘修齋設醮轉經燃燈懺謝日月星辰天地陰陽自己九玄七祖所犯之罪三年之後玄祖生天從學弟子再聚數日同往主簿山隱功馨聞衆瑞符應一夕神人授以玉璧謂曰羣僊使我以此光子居本竹山衆真授靈寶上經居蒙泰山有神人夜負真人以俱往三日乃返領弟子遷渠亭山是時從真人游者數十人一日告其徒曰諸弟子謝爾輩勤事我柰爾輩俗態未除不能棄世正可得吾行氣導引之術或可得服食草木數百數之方爾輩重緣薄未可遽議成道更三世可與吾會第往之乃指王長惟爾累世種善可以成就矣又曰東方有男子走小月者當飛昇不遠千里明年正月七日當來矣且說容貌長短形色及期真人曰日且午趙子其至乎言卒

而昇至皆如所言門人以告真人曰噫此人來矣未可遽納乃七試之初不受謁令人唾辱遣之不去露宿四十日志益確乃見之又使入山守黍驅獸夕有美女言遠行遇夜願寄宿昇與接席端坐達旦明日又告病足逗留治容托昇昇終不失正又行道見遺金數十餅過而不取又令伐薪有三虎哮吼而前昇色自若曰吾遠從聖人求不死之道汝爲山鬼試我邪虎乃去又使令入肆市帛付直訖而物主誣以未得昇了無所爭更貿衣以償之又令守稻有弊衣瘠容瘡瘍遍膚口齒臭敗扣頭乞食昇惕然動容解衣餉飯以餘糧遺之凡六試皆動心感色之事昇執心無二真人又領登雲臺絕崖之上逍遙嘯咏下臨萬仞之壑有桃生絕壁間其實甚異真人謂諸弟子有能得此實者當告之以道於是俯而窺者將二百餘莫不股慄駭汗謝曰此桃不可得也惟昇進曰聖師所護何峻險之有師在終不使昇殞於此谷分若可教此桃可得矣於是投身而下正及桃上足不蹉跌摘滿懷攀緣石壁欲上不可卽仰而擲之二百餘顆真人分諸弟子留一待昇臨谷以手援之衆見其臂不加長歎虛引而上徐曰昇猶以正心得桃不致殞

陰吾今試自投之當應大得獲也衆言不可惟昇長
不諫遂投身而下因失所在久而不上衆驚莫測昇
長默然良久乃曰師則父也父既往矣吾將安歸言
訖俱投谷中正墜師前見真人在瓊林寶帳之中七
寶臺上瞑目端坐笑曰吾知汝二人當至也遂授以
神丹及寶經秘訣其諸弟子守於雲臺絕崖之上二
日各散去真人與王趙三日復還治中一日領弟子
遙見陽山白氣屬天謂昇曰彼處必有妖怪當往除
之遂至其地值十二神女於山前姿態妖豔因詰其
由神女答曰妾等實土地陰靈也真人遂問鹹泉何
在神女曰前有大湫毒龍處之真人以法召之不出
遂書一符化為金翅鳳向湫上盤旋毒龍驚懼捨湫
而走出其湫卽竭遂得鹹泉煎之成鹽金翅鳳泊於
南山之上後人呼爲鳳凰臺鳥雀至今不敢棲其上
十二神女各捧一玉環來獻曰妾等願事箕箒真人
受其環以手揖之十二環合而爲一謂曰吾投此環
於井中能得之者應吾風命也神女聞語競解衣而
入爭取玉環真人遂掩之盟曰令作井神勿得復出
免爲生人之患真人方治鹹泉有一獵者至真人戒
其好殺因授以煮鹽之法其井深五百四十尺開一

丈日得鹹泉四十餘畝其利甚博真人遂指西北山
上曰此處可以築城又指城南下曰此處川嶽相朝
可建福庭後人感真人之言因而立祠至今崇奉祈
禱不絕真人領昇長往閭中居一日思神之際謂二
子曰吾向取神女衣深慮神女復取之出爲人害遂
再詣其所取衣藏於高峯石室中勅地神守護卽焔
陽洞也彼方之民至今不罹神女之害而獲鹹井之
利後以真人之諱旌其事今陵州是也蜀中鹽池皆
於其傍立清河府君之祠清河乃張氏郡也其山下
無江及井居人乏水真人以神劍插地因而成井遣
神衛之使之不竭真人謂昇長曰此山多巖人民居
焉慮山崖或墜落遂召其神誓之使不傷人真人與
弟子過宋江其中多異物爲人害真人置石函於江
中錄神姦之名以法召入鎖之復以大山篆符以鎮
焉其恠遂絕後人呼爲擒鬼符每水涸人多見之羣
歸供養以屏妖惡真人復領昇長往鶴鳴山亭午之
際忽見一人朱衣青襟曳履執版一人黑幘綃衣佩
劍捧一玉函從朱衣使者進曰奉上清真符召真人
遊於閬苑須臾東北有十四人皆龍虎鸞鶴龜鱗魚
鳥之騎執節持幢前後從引千乘萬騎獅子辟邪犬

丁甲卒無執騎東來迎真人次有黑龍駕一紫輦玉女二人引真人登車旋踵至關關前傍云擬太玄都正一真人開真人既至羣僊禮謁良久二黑木吏持天符佩劍執圖籍而至上云超度先祖之籍卽皆上朱陵府矣真人視事訖領弟子居渠亭山石室中調太真之氣一日忽有二青童引羣僊來皆朱衣絳節前導曰老君至矣中有一人長丈餘素髮朱顏項負圓光從者二人可二十許或指曰此子房也此子淵也坐頃乃引青車一兩別遣二人翼真人登車騰空而上至一處臺殿巍巍金堦玉砌或謂真人曰將朝

太上元始天尊也

聖

真

太上元始天尊也真人整衣趨進望見殿上圓光照人不可正視或語曰左侍無上大道君右侍太極真人前侍虛微元君後侍太上真人金童玉女傳香散花妙行真人執經俯而前立班成羣真皆謂曰今子等皆成真矣由汝一念而萬劫業緣皆盡於今日移時殿上勅青童諭真人以正一盟威之法使世世宣布爲人天之師拜真人爲太玄都正一平炁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勅還人間初度未悟仍密諭飛昇之期真人受命復返渠亭赤石崖舍出三天正一秘法付長昇復於離沅山中數演其法次還陽平山以飛

仙輕舉之法付嗣師又入鹿堂山中煉九鼎神丹遷平蓋山合九華大藥時有東治禁氣師姚徐二姓能收社廟之鬼回喪車起死尸周流九州之內常統陰鬼甲馬萬數聞師在蜀乃求見焉曰大道一氣爾神靈之間寧有隆卑邪吾等統八極陰兵億萬假令有道其如吾何麾其徒至戶外真人不納顧謂長昇曰此乃六天邪神不合與正氣相見今立道傍三晝夜不與進退弟子惟而問之真人曰此與羣精大邪共來試我今令立於門外亦無苦也姚徐呼曰聞師有道故來求見既蒙不納復令久立我何罪也真人乃

太上元始天尊也

聖

真

令弟子語曰今赦原汝不問往罪其衆乃得辭去真人領弟子還鶴鳴山於桓帝永壽元年乙未正月七日五更之初長昇見空中神仙騎吏一人駕雲車徘徊於山之東南大聲言曰張道陵功已行就將授以秘籙言訖老君駕龍輿真人乘白鶴自渠亭山會于成都城下老君同至萬神湊迎湧出一玉局高丈餘老君昇座爲真人再授道要重演正一盟威之旨說北斗延生經以十五日上元再會于成都說南斗經及演說真人聽畢老君已回玉局消散因成空洞真人往鹿堂治召四鎮太歲五嶽四瀆社稷神祇羣仙

悉集是時山前有一石筍可高丈餘真人執起以誓衆神曰太上有勅令吾誓衆當崇奉正道好生惡殺佐國安民其有不稟恭者吾遣萬人誅之乃擲石筍於巖下立於治側遂與定三十六靖廬七十二福地三百六十名山高低品秩各置一正神主守如世間郡邑之治遂領并長往雲臺治於西北隅築壇安爐復煉大丹丹成服之浴於水有神光亘天永壽二年丙申真人自以功成道著乃於治之西北半崖間舉身躍入石壁中自崖頂而出因成二洞今厓半曰峻仙洞崖上曰平仙洞是年九月九日在巴西赤城渠亭山中太上遣使者并五帝部從持玉冊授正一真人之號真人將以盟威都功等諸品秘籙斬邪二劔玉冊玉印以授其長子衡戒之曰此文總統三五步罡正一之樞要世世一子紹吾之位非吾家宗親子孫不傳謂長昇曰吾有餘丹在煉丹亭上金盃之中汝二子可分餌今日當隨吾矣是日亭午之際復見一人朱衣青襟曳履持版一人黑幘綃衣結旆佩劔各捧玉函從朱衣使者趨前再拜曰奉上清真符迎真人於閭苑須臾東北有二十四人皆龍虎鸞鶴之騎各執青幢絡節師子辟邪天驕甲卒皆至稱景陽

史印有黑龍駕一紫輿王女二人引真人與夫人雍氏登車前導後從天樂引迎於雲臺峯白日昇天時真人年一百二十三歲也

張繼先

三十代天師張諱繼先字希聞號儵然子宋元祐七年壬申十月二十日生於蒙谷庵五歲不言一日聞雞鳴忽笑賦詩曰靈雞有五德冠距不離身五更張大口喚醒夢中人九歲嗣教崇寧二年潞州奏鹽池水溢上以問道士徐神翁對曰蛟螭爲害宜宣張天師命有司聘之明年赴闕召見問曰卿居龍虎曾見龍虎否對曰居山虎則常見今日方覩龍顏上悅令作符進上覽笑曰靈從何來對曰神之所寓靈自從之上問能書否臣嘗書道德經遂取進上問修丹之術若何對曰此野人事也非人王所宜嗜陛下清淨無爲同符堯舜足矣上悅侍入寢殿宮人競以扇求書以經語書之皆密契其意中舉一握稽首書曰保鎮國祚與天長存乃上之所御也賜宴而出十二月望日召見上曰潞池水溢民罹其害故召卿治之命下卽書鐵符令弟子祝求祐同中官投解池岸圯處踰頃雷電晝晦有蛟螭磔死水裔上問卿向治蛟螭用何將還可見否曰臣所役曰關羽當召至卽握劍召於殿左羽隨見上驚擲崇寧錢與之曰以封汝世因祀爲崇寧真君明年三月奏鹽課復常五月召見

賜坐問道法同異對曰道本無爲而無不爲體卽道也用卽法也體用一源本無同異若一者不立二者強名何同異之有上曰然若有同異便與言爲三矣因進天心盞克諸雷法上親祀之七月建壇傳授經籙演法講說道妙叅禮者雲集皆領悟而去上御天祥殿從容問道及時政對曰元祐諸臣皆負天下重望乞聖度從容上悚然曰朕何所不容對曰陛下弘建皇極無偏無黨以天下蒼生爲念幸甚力乞還山上獎諭許之贈金帛皆不受命近臣具禮餞于國門四年復召建醮內廷因密奏赤馬紅羊之兆請修德徽宗賜號虛靖先生賜金鑄老若及漢天師像四方學者率數千百人大觀丁亥上遣使命醮于山中且召赴闕時徐神翁同館居無何神翁曰世事悠悠不如歸休對曰歸則便歸何思何慮神翁遽坐而逝端陽召見官中云有妖卿當祛之對曰聞邪不干正妖不勝德陛下修德妖必自息內侍奏仁濟亭果有妖俄頃妖憑一少年以手抱頭泣拜天師曰汝心自昧墮在迷途返爾本形汝宜速化乃收泣仆地久之遂甦上復命以大甕數十貯水京畿取符投水中以飲疾者凡飲者皆愈上遣使問道要且言神仙可學

不死可致乃作大道歌授使以進大觀二年還山賜金帛力辭曰臣一野褐爾得無以用公卿祖送鑒道揖別曰聚散本常理出處無定期浮生倏忽諸公勉之還山與弟子曰江湘入蜀有二十八治久之自秦川還山卽西源築庵居之扁曰渾淪卽今瓊林臺北有爲愛西源好絕句五首時石自方自鄱陽來與之游一日語以死生之變自方曰吾得全於天不知好生不知惡死何得以死哉答曰不然爾謂得全於天天復得全於何真宰不明性識交熾一真獨露萬劫皆空則天亦無所全自方有省政和二年遣使復

卷之八

天

召以疾辭俾弟子王道堅奉謝以修德弭災爲告勅改上清觀爲官授道堅爲太素大夫丙午金人犯汴上與太上皇思天師預奏之言遣使亟召至泗州天慶觀索筆作頌曰一面青銅鏡數重蒼玉山恍然夜船發移跡洞天間寶殿香雲合無人萬象閒西山下紅日烟雨落潛潛書終而化時靖康丙午十一月二十三日京師亦以是日陷族父收葬于龜山之下初天師在京時太學生陳東以終身問天師曰陳東爲忠臣垂名不朽高宗南渡陳東上書乞罷黃潛善汪伯彥東被殺天師既化越十六年紹興辛酉西河薩

守堅遊青城遇于峽口授以符法及水調歌一闕授書一緘履一隻令達嗣師抵山嗣師發書異之令人啓泗州空惟一履存方知其尸解後亦有遇於武夷及羅浮西蜀隱顯不定云

卷之八

天

張宗演

附正一教 真大道教
太乙教法師傳派

正一天師者始自漢張道陵其後四代曰盛來於信之龍虎山相傳至三十六代宗演當至元十三年世祖已平江南遣使召之至則命近臣郊勞待以客禮及見語之曰昔歲已未朕次鄂渚嘗令王一清往訪卿父卿父使報朕曰後二十年天下當混一神仙之言驗於今矣因命坐錫宴特賜玉芙蓉冠組金無縫服命主領江南道教仍賜銀印十八年二十五年再入覲世祖嘗命取其祖天師所傳玉印寶劔觀之語侍臣曰朝代更易已不知其幾而天師劔印傳子若

張宗演

平度

孫尚至今日其果有神明之相矣乎嗟嘆久之二十九年卒子與棣嗣爲三十七代襲掌江南道教三十一年入覲卒于京師元貞元年弟與材嗣爲三十八代襲掌道教時潮嚙鹽官海鹽兩州爲患特其與材以術治之一夕大雷電以震明日見有物魚首龜形者磔于水裔潮患遂息大德五年召見于上都帷殿八年授正一教主主領三山符錄武宗卽位來朝授金紫光祿大夫封留國公錫金印仁宗延祐三年卒其徒張留孫者信州貴溪人少時入龍虎山爲道士有道人相之曰神仙宰相也至元十三年從天師張

宗演入朝世祖與語稱旨遂留侍闕下世祖嘗親祠懽殿皇太子侍忽風雨暴至衆駭懼留孫禱之立止又嘗次日月山昭廟順聖皇后得疾危甚亟召留孫請禱既而后夢有朱衣長髯從甲士導朱輦白獸行草間者覺而異之以問留孫對曰甲士導輦獸者臣所佩法籙中將吏也朱衣長髯者漢祖天師也行草間者春時也殿下之疾其及春而瘳乎后命取所事畫像以進視之果夢中所見者帝后大悅卽命留孫爲天師留孫固辭不敢當乃號之上卿命尚方鑄寶劔以錫建崇真宮于南京俾留孫居之專掌祠事十

張宗演

五十一

五年授玄教宗師錫銀印是時天下大定世祖思與民休息留孫待詔尚方因論黃老治道貴清淨聖人在宥天下之旨深契主衷及將以完澤相命留孫筮之得同人之豫留孫進曰同人柔得位而進乎乾君臣之合也豫利建侯命相之事也何吉如之願陛下勿疑及拜完澤天下果以爲得賢相大德中加號玄教大宗師武宗立召見賜坐陞大真人進講老子推明謙讓之道及仁宗卽位猶恒誦其言且諭近臣曰累朝舊德僅餘張上卿爾進開府儀同三司刻玉爲玄教大宗師印以賜至治元年卒年七十四其徒吳

全節嗣全節饒州安仁人年十三學道于龍虎山至元二十四年至師京從留孫見世祖三十一年成宗至自朔方召見賜古璫玉蟠螭環一勅每歲侍從行幸所司給廬帳車馬衣服廩餼著爲令大德十一年授玄教嗣師錫銀印視二品至治元年留孫卒二年制授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全節嘗代祀嶽瀆還成宗問曰卿所過郡縣有善治民乎對曰臣過洛陽太守盧摯平易無爲而民以安靖成宗曰吾憶其人即日召拜集賢學士成宗崩仁宗至自懷孟有狂士以危言訐翰林學士閻復者事叵測全節力爲言于李

賜銀印劉德仁又三薄而至張志清其教益盛授演教大宗師另有傳疑神冲妙玄應真人志清事親孝九耐辛苦制行賢峻東海珠牢山舊多虎志清往結茅居之虎皆避徙然頗爲人害志清曰是吾奪其宅也遂去之後居臨汾適地大震城郭邑屋摧壓死者不可勝計獨志清所居裂爲二無少損焉志清乃徧巡木石間聽呻吟聲救活者甚衆朝廷重其名給驛致之掌教事志清舍傳徒步至京師深居簡出人或不識其而貴人達官來見率告病伏臥內不起至於道德縉紳先生則納履杖屨求見不以爲難時人高其風至畫爲圖以相傳焉太一教者始金天眷中道士蕭抱珍傳太一三元法錄之術因名其教曰太一四傳而至蕭輔道世祖在潛邸聞其名命史天澤召至和林賜對稱旨留居官邸以老請授弟子李居壽掌其教事至元十一年建太一宮于兩京命居壽居之領祠事且禮祀六丁以繼太保劉秉忠之術十三年賜太一掌教宗師印十六年十月辛丑月直元辰勅居壽祠醮奏赤章于天凡五晝夜事畢居壽請間曰皇太子春秋鼎盛宜參預國政且又因典瑞董文忠以爲言世祖喜曰行將及之矣其後詔太子參決朝政庶

事皆先啓而後聞者蓋以君壽爲之先也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四十一

宋史卷一百四十一

許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四十二

○許遜

太史真君姓許氏名遜字敬之世居許昌高節不仕
潁陽由之後也父肅末避地於豫章之南昌因家焉
吳赤烏二年己未毋夫人夢金鳳銜珠墜於掌中玩
而吞之及覺腹動因是有娠而生真君焉句曲山遠
遊君邁晉護軍長史穆皆真君再從昆弟也真君生
而穎悟姿容秀偉少小通疎與物無忤嘗從獵射一
鹿鹿中之子墮鹿毋猶顧眄之未竟而斃因感悟卽
折棄弓矢尅意爲學博通經史明天文地理音律五
行讖緯之書尤嗜神僊脩煉之術頗臻其妙聞西安
吳猛得至人丁義神方乃往師之悉傳其秘遂與郭
璞訪名山求善地爲栖真之所得西山之陽逍遙山
金氏宅遂居之日以脩煉爲事不求聞達鄉黨化其
孝友交游服其德義嘗有售鐵燈檠者因夜燃燈見
有漆剝處視之金也明日訪主還之人有饋遺苟非
其義一介不取郡舉孝廉不就朝廷屢加禮命不得
已乃以晉武帝太康元年起爲蜀郡旌陽縣令時年
四十二視事之初誠吏胥去貪鄙除煩細脫囚繫悉
開諭以道吏民悅服咸願自新發擿如神吏不敢欺

其聽訟必先教以忠孝慈仁忍慎勤儉近賢遠奸去貪戢暴具載文誠言甚詳悉復患百里之遠難於戶曉乃擇秀民之有德望與耆老之可語者委之勸率故爭競之風日銷久而至於無訟先是歲饑民無以輪租郡邑繩以法率多流移真君乃以靈丹點瓦礫為金令人潛運於縣圃一日籍民之未輪納者咸造干庭使服力於後圃民鑿地獲金得以輪納遂悉安堵鄰境流民慕其德惠來依附者甚衆遂至戶口增衍屬歲大疫死者十七八真君以所授神方拯治之符呪所及登時而愈至於沉痾之疾無不痊者傳聞

卷之六

二

何

他郡病民相繼而至者日且千計於是標竹於郭外十里之江置符水於其中俾就竹下飲之皆瘥其悼羸疾不能自至者汲歸飲之亦獲痊安蜀民為之謠曰人無盜竊吏無奸欺我君活人病無能為後江左之民亦來汲於旌陽真君乃呪水一器置符其中令持歸置之江濱亦植竹以標其所俾病者飲之江左之民亦良愈今號蜀江真君任旌陽既久知晉室將亂乃棄官東歸蜀民感其德化無計借留所在立生祠家傳畫像敬事啓行之日羸糧而送者蔽野有至千里始還者有隨至其宅願服役而不返者乃於

宅東之隙地結茅以居狀如營壘多改氏族以從真君之姓故號許家營焉其遺愛及民有如此者真君嘗至新吳憩于柏林忽有女童五人各持寶劍來獻真君異而受之既而偕至真君之第惟日擊劍自娛人莫能測真君識其劍僊也常禮遇之卒獲神劍之用既而與吳君游於嵩陽聞金陵丹陽縣黃堂靖有女師誼姆多道術遂同往致敬叩以道妙姆曰君等皆夙稟靈骨僊名在天然昔孝悌王自上清下降化度人世示陳孝道傳降兗州曲阜縣蘭公家謂公曰後晉代當有神僊許遜傳吾此道是為衆真之長留

卷之六

三

方

下金丹寶經銅符鐵券令付授吾使掌之以俟子積有年矣吾復受孝道明王之法亦以孝為本子今來矣吾當授子乃擇日登壇依科盟授闡明孝道誓戒丁寧出銅符鐵券金丹寶經并正一斬邪之法三五飛步之術諸階秘法悉以傳付許君顧謂吳君曰君昔以神方為許之師今孝道明王之道獨許君得傳君當返師之也况玉皇玄譜君位玄都御史許君位高明大使總領僊籍品秩相遠又辰配土所主土國之分許國君司玄枵之野於辰為子統攝十二分野君領星紀之邦於辰為丑爾自今宜以許君為長也二君

爲謝訖辭行真君方心期毋歲必來謁姆姆覺之曰
子勿來吾卽還帝鄉矣因取香茅一根南望擲之曰
子歸認茅落處立吾祠歲秋一至足矣二君還首訪
飛茅之迹尋於所居之南四十餘里得之已叢生矣
遂建祠宇亦以黃堂名之崇道觀每歲仲秋之三日
必往朝謁焉初真君往訪飛茅路傍見陂水清徹爲
之少憩曰憩真靖又見鄉民盛烹宰以祀神且相詫
曰祭不腆則神怒降禍矣真君曰怪祟敢爾耶夜宿
於逆旅召風雷伐之拔其林木明日告其里人曰妖
社已驅毋用祭也又見負擔遠汲者滿道乃以杖刺

卷之五

四

附

社前涸澤出泉以濟之雖旱不竭明日登山巔指山
腰之泉罅曰是有異物藏焉後將爲孽遂立壇靖以
鎮之乃渡小蜀江抵江干之肆主人朱氏雖貧而迎
接甚敬真君戲畫一松于其壁而去其家卽日得利
加倍後江漲濱堤市舍俱漂惟松壁不壞真君嘗煉
神丹于艾城之黃龍山山湫有蛟魅護爲淵藪輒作
洪水欲漂丹室真君遣神兵擒之釘于石壁丹成祭
于幕阜葛僊翁石室遂至脩川愛其湍急而味堅乃
取神劍磨於涸傍之石昇渡水登秀峰爲壇於峯頂
以醺謝上帝乃服僊丹吳君居近焉遂造吳君之宅

過西安縣縣社伯出謁真君詰其地分有妖物爲民
害者其神匿之真君行過一小廟廟神迎告曰此有
蛟物害民知僊君來故往鄂渚逃避矣後將復還願
爲斯民除之真君如其言蹤跡追之至鄂渚路傍逢
三老人詢其蛟孽所在皆指曰見伏於前橋下真君
至橋側仗劍叱之蛟驚奔入大江匿于淵乃勅吏兵
驅之蛟從上流奔出遂誅之真君怒西安社伯之不
職錮其祠門止民享祀已而還郡城真君曰此地水
陸衝要人物繁夥豈無分合得僊之人試以丹穀粒
雜他藥貨之令其信緣而取繼而贖者雖多竟無一

卷之五

附

五

附

人遇者真君吁歎以世間僊才之難得也真君聞新
吳有蛟懼竄入溪真君乃以巨石書符及作鎮蛟文
以禁之特海昏之上繚有巨蛇據山爲穴吐氣成雲
亘四十里人畜在其氣中者卽被吞吸無得免者江
湖舟船亦遭覆溺大爲民害真君聞之乃登北嶺之
巔驗之果見毒炁漲空真君愍斯民之罹其害乃集
弟子將往誅之初入其界遠近民居三百餘人知真
君道法競來告懇求哀懇切真君曰世運周流常斯
厄會生民遭際合受其殃吾之此來正爲是事當爲
汝曹除之吾誓不與此蛇俱生也有頃羣弟子正立

同勸請真君須時至乃可於是卓劒於地歟禱于天良久飛泉湧出俄有赤鳥飛過真君曰可矣遂前至蛇所仗劒布炁蛇懼入穴乃飛符召海昏社伯驅之不能出復召南昌社公助之蛇出穴舉首高十餘丈目若火炬吐毒衝天鄉民咸鼓噪相助是時真君瞞命風雷指呼神兵以攝伏之使不得動吳君乃飛步踏其首以劒劈其顙蛇始低伏弟子施岑甘戟等引兵揮之蛇腹裂有小蛇自腹中出長數丈甘君欲斬之真君曰彼未爲害不可妄誅小蛇懼而奔行六七里聞鼓噪聲猶返聽而顧其母羣弟子請追而戮之

巨莽皆誅妖血汗劒於是磨洗之且削石以試其鋒告其徒曰大蛇雖滅蛟精未誅彼物通靈必知吾有除害意恐其伺隙潰郡城吾歸郡平戟岑二子從我焉時懷帝永嘉六年也真君道術高妙著聞遠邇求爲弟子者數百人却之不可得乃化炭爲美婦人夜散羣弟子處以試之明旦閱之其不爲所染汚者惟十人爾卽異時上昇諸高第也自是凡同遊江湖誅蛟斬蛇無不從焉其餘多自愧而去真君乃與甘施二君歸郡周覽城邑適有一少年美風度衣冠甚偉通謁自稱姓慎禮貌勤恪應對捷給遽告去真君謂弟子曰適者非人老蛟之精故來見試也體貌雖是而腥風襲人吾故愚之庶盡得其醜類爾迹其所之乃在江嶺化黃牛卧郡城沙磧之上真君乃剪紙化黑牛往闔之今施岑潛持劒往俟其闢餌卽揮之施君一揮中其左股牛奔入城南之井中真君遣符吏尋其蹤乃知直至長沙於賈誼井中化爲人卽入賈玉使君之家先是蛟精嘗慕玉之女美化爲一美少年謁之王大愛其才許妻以女因厚賂玉之親信皆稱譽焉遂成婚居數歲生一子常以春夏之交孺然而出周遊江湖若營賈者王秋則乘巨艦里載而歸

所資皆寶貨蓋乘春夏大水覆舟所獲也是秋徙還
給玉云財貨爲盜所劫且傷左股王舉族歎惋求醫
療之真君乃爲醫士謂玉王喜召其壻出求醫蛟精
覺之懼不敢出玉自起召之真君隨至其堂厲聲叱
曰江湖蛟精害物非一吾尋蹤至此豈容逃遁速出
速出蛟精計窮乃見本形蜿蜒堂下爲吏兵所誅真
君以法水罪其二子亦皆爲小蛟併誅之賈女亦幾
變形其父母爲求哀真君給以神符故得不變真君
謂玉曰蛟精所居其下卽水令君舍下深不踰尺皆
洪波也可速徙居毋自蹈禍玉舉家駭惶遷居高原

史纂左編卷五十一

人

九

芳

其地不日陷爲淵潭深不可測真君復還豫章而蛟
之餘黨甚盛慮真君誅之心不自安乃化爲人散遊
城市訪真君弟子詭言曰僕家長安積世崇善遠聞
賢師許君有神劍願聞其功弟子語之曰吾師神劍
指天大裂指地地折指星辰則失度指江河則逆流
萬邪不敢當神聖之寶也又曰抑有不能傷者乎弟
子戲之曰惟不能傷冬瓜葫蘆爾蛟以爲誠然繼而
盡化其屬爲葫蘆冬瓜連枝帶蔓浮泛滿江擬流出
境真君晨興覺妖氣甚盛乃顧江中見蛟精所化卽
以劍授施岑使履承斬之黨屬如連悉無噍類江流

爲之變色真君曰此地蛟螭所穴不有以鎮之後且
復出爲患人不能制也乃役鬼神於牙城南井鑄鐵
爲柱出井外數尺下施八索鉤鎖地脉祝之曰鐵柱
若亞其妖再興吾當復出鐵柱若正其妖永除由是
水妖屏迹城邑無虞復慮後世奸雄妄作故因鐵柱
以爲識記有地勝人心善永不出奸讐縱有興謀者
終須不到頭之言真君之慮後世也深有如此者次
年真君以蛟蜃之屬有散入鄱陽潯陽界者慮其復
還乃周行江湖以殄滅之至峇峴山頂有蛟湖三所
其孔穴透大江通饒信真君誅其蛟魃立玉陽府靖

史纂左編卷五十一

人

九

芳

以鎮之其北石壁下灣立開化靖以鎮之更立大城
府靖又鑄鐵符鎮鄱陽湖口杜其所入之路鑄鐵蓋
覆廬陵玄潭制其所藏之數仍以鐵符鎮之留一劍
在焉明年復遊長沙遠至韶陽又明年至郴衡諸郡
所至皆爲民賊毒除害乃還豫章前後凡立府靖七
十餘所皆所以鎮郡邑辟凶災也明帝太寧二年大
將軍王敦舉兵內向次于湖真君與吳君同往上謁
冀說止之時郭璞先生在幕府乃因璞與俱見處仲
喜延之飲而問曰子夢一木破天君等以爲何如真
君曰非嘉兆也吳君曰木上破天未字也公宜未可

妄動處仲色變今璞筮之璞曰無成處仲不悅曰予
壽幾何璞曰公若舉事禍將不久若還武昌則壽未
可量也處仲怒曰君壽幾何璞曰十壽盡今日日中
處仲大怒令武士擒璞斬之真君乃舉杯擲起化為
白鵠飛繞梁棟處仲一舉日已失二君所在處仲竟
敗二君還至金陵欲賃舟至豫章而船主告以乏操
舟者真君曰爾等但瞑目安坐切勿覘視吾自爲爾
駕之乃召二龍挾舟而行因以印印西岸之崖壁以
辟水怪今印文猶在舟漸凌空俄過廬山頂至紫霄
峯金闕洞一君欲遊洞中故其舟稍低抹林梢受
有聲舟人不能忍竊窺之龍卽捨舟於層岫之上折
桅於深澗之下真君謂舟人曰汝不聽吾言將何所
歸乎舟人拜求濟度真君教以服餌靈草遂得辟穀
不死盡隱於此山二君乃各乘一龍分水陸還會於
北嶺之天寶洞遂歸舊隱日與弟子講究真詮數十
年間不復以時事關心惟精修至道作醉思僊之歌
又著八寶垂訓曰忠孝廉謹寬裕容忍忠則不欺孝
則不悖廉而周會謹而勿失脩身如此可以成德寬
則得衆裕然有餘容而翕受忍則安舒接人以此怨
咎滌除凡我法子動靜勤篤念茲在茲常守其獨有

爽厥心三官考戮鄉黨化之皆遷善遠罪孝悌興行
平時出處隨機應物不異常人但所居之處鳴鶴翔
飛景雲旋遶而已自東晉亂離江左頻擾真君所居
環百餘里盜賊不入閭里晏安年穀屢登人無災害
其福被生靈人莫知其所以然也至孝武寧康二年
甲戌真君年一百三十六歲八月朔旦有雲仗自天
而下二僊乘輦導從其都降于真君之庭真君降階
迎拜二僊曰奉玉皇命賜子詔真君俯伏以聽乃宣
詔曰上詔學僊童子許遜鄉在多劫之前積脩至道
勤苦備悉經緯愈深萬法千門罔不師歷救災拔難
除害蕩妖功濟生靈名高玉籍衆真推仰宜有甄升
可授九州都僊太史高明大使賜紫綵羽袍瓊旌寶
節玉膏金丹各一合詔至奉行真君再拜登階受詔
一僊曰子乃玉真上公崔子文一僊曰子乃元真大
卿瑕丘仲言畢揖真君坐告以中舉之日遂乘雲車
而去真君乃召門弟子與鄉曲耆老論以行期自此
朝夕會于真君之第日設宴飲共叙惜別且教以行
善立功以致神僊之旨著靈劍子等書又與十一弟
子各爲五言二韻勸誡詩十首以遺世及以大功如
意丹方傳衆弟子之不與上昇者此方卽下義神方

中一也其訣必先擇日齋戒設位醮十八種藥之神
然後書符誦誦呪而脩合之其治衆疾如意而愈
是月望日大營齋會徧召里人長少畢集至日中還
聞音樂之聲祥雲彌望須臾漸至會所羽蓋龍車從
官兵衛僊童絲女前後導從紅霞紫氣舒布環遶前
二詔使又至真君降階拜迎二僊復宣詔曰上詔學
僊童子許遜脫于前世貪殺匿不祀祖先之罪錄于
今生况水行符治病罰惡滅毒之功已仰潛山司命
官傳金丹於下界閉債封形迴子身及家口厨宅百
好歸三天子急淨穢皆土凌空左大力天丁與流金
火鈴照辟中黃無或散慢告行仍封遠祖由王虛僕
射曾祖琰太微兵衛大夫先祖王大極把業錄籍典
者父肅中嶽僊官賜所居宅曰僊曹左府玉真上公
曰卿門弟子雖衆唯六人合從行餘各自有超舉之
日不得偕往也乃揖真君真君昇龍車命陳勲特荷
持冊前導周廣會亨驤御黃仁覽與其父族侍從阡
烈與母郤從僊眷四十二口同時昇舉鷄犬亦隨逐
飛騰里人攀戀投地悲號不忍別真君曰僊凡路殊
悲歡自切執奉孝慈恭順天地何患無報耶乃留下
脩行鐘一口并一石函謂之曰世變時遷卽爲陳迹

矣聊以此爲異時之記有僕許大者與其妻市米于
西嶺聞真君將飛昇卽奔馳而歸倉忙車覆遺米于
地米皆復生比至哀泣求從行真君以其分未應僊
乃授以地僊之術夫婦俱隱于西山僊仗旣舉有頃
墜下藥臼車轂各一又墜一鷄籠于宅之東南十里
餘并鼠數枚墜地雖拖腸而不死意其嘗得竊食僊
藥也後人或見之者必爲瑞應焉僊駕凌空向遠
望之不可見唯祥雲絳霞瀾漫山谷百里之內異香
芬馥經月不散初真君迴自旌陽奉蜀錦質信於謠
姆姆製以爲殿帷至是忽飛來周游故宅之上竟日
復飛入雲霄初真君與郭璞尋真選勝至宜春栖梧
山王長史之子朔迎真君居西亭久之真君謂曰朔
吾視子可傳吾術乃密授僊方復云此居山川秀麗
兼有靈泉出於道南前對洞天俯臨袁水宜爲道院
朔從之真君書一詔賜字于壁而去飛昇之日雲輦
過其上遣二青衣下告朔以被玉皇詔命因來別子
朔泊闔家瞻拜祈度真君俯告曰子輩僊骨未克但
可延年乃飛僊茅一根授朔曰此茅味異植於茲地
久服長生并能養肉辛能養節苦能養氣鹹能養骨
滑能養膚酸能養筋宜和苦酒服之必效言訖而別

自後王族如言服餅各壽百齡焉真君所從游者三百餘人其功行傑出通吳君十有一人真君飛昇之後里人與真君之族孫簡就其地立祠以所遺詩一百二十首寓竹簡之上載之巨篇令人探取以決休咎名曰聖籤其鍾車函曰並寶藏于祠中蜀旌陽之民競齋金帛負碑甃米甃塋并以報功德各鑄姓名于上隋煬帝時焚脩中輟觀亦尋廢至唐高宗永淳中天師胡惠超重興建之明皇尤加寅奉宋太宗真宗仁宗皆賜御書真宗又遣中使賜香燭花幡旌節舞偶改賜額曰玉隆取度人經太釋玉隆騰勝天之義仍禁名山樵採蠲租賦之役復置官提舉為優異老臣之地徽宗皇帝降玉冊上尊號醮告詞文云維政和二年太歲壬辰五月丁巳朔十七日癸酉皇帝御名謹遣入內侍省內殿程奇請道士三七人於洪州玉隆觀建道場七晝夜罷散日設醮一座三百六十分位上啓神功妙濟真君伏以至神無像雖莫能名成德在人姑從所示式褒顯蹟肇薦徽稱冀享欽崇永綏福地御名無任誠恐懇禱之至謹詞御降真君冊告表文御名祇奉高真肇揚顯蹟仰太霄之在望核靈宇以申虔美利所加既作黎民之福純熙

來被更延景歷之昌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開臣御名誠惶誠恐頓首謹言玉冊文曰維政和二年歲次壬辰五月丁巳朔十七日癸酉皇帝再拜言曰天眷用懋寵綏四方爰有至真克相上帝烜威赫德錫羨降康而名號弗宣曷彰報典迺詔有司考循秘牒發揮遺懿垂示無窮共惟真君躬控元圖密庸妙契繇魏迄晉嗣休炳靈賑乏蠲痼一方攸賴剪妖馘毒三氣獲分肆膺謹姆之符榮啓都僊之籍超昇璇極載紀綿邈廟像屹崇風烈如在矧炎暉之有赫方皇運之邳隆荐降嘉祥聿彰幽贊禱讓響答民物阜寧宜極微稱以昭嚴奉謹遣朝奉大夫充集賢殿脩撰知洪州軍州管幹學士兼管内勸農使充江南西路兵馬鈐轄護軍賜紫金魚袋王男上尊號曰神功妙濟真君洪惟降鑒誕受丕章佑我無疆保茲景命俾緝熙於純嘏用敷錫於羣倫謹言政和六年改觀為宮真君昭靈著驗非一屢承恩寵事跡詳載迨遙山玉隆萬壽宮志

劉真人

劉真人德仁滄州樂陵人始生有光照其室及長讀書稍通大義會宋靖康之亂徙居鹽山太平鄉一日晨起有老叟乘犢車相過撫道德經要言授之曰善識之可以脩身可以化人仍投筆一枝而去自是玄學頓進從之游者衆真人乃取所授書敷釋其義以示人一日視物猶已勿萌戕害兇嗔之心二曰忠於君孝於親誠於人辭無綺語口無惡聲三曰除邪淫守清靜四曰遠勢利安賤貧力耕而食量入爲用五曰毋事博奕毋習盜竊六曰毋飲酒茹葷衣食取足

卷之六

六

母爲驕盈七曰虛心而弱志和光而同塵八曰母恃強梁謙尊而光九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學者宜世守之金大定初詔居京城天長觀賜號東岳真人傳其道者幾徧國中且善於劾召之術趙氏爲狐所祟真人劾之里中塾兆自焚狐數百鳴嘯赴火死人共神之然其養母如禮及喪祭一遵世教無愆度者後若干年追封無憂普濟開明洞微真人德仁卒陳師正嗣師正行漁于河德仁挈以入道能預知吉凶事師正卒張信真嗣有詩文數百篇號玄真集傳于世信真卒毛希琮嗣當金之時兵戈擾擾希琮能以柔

而存希琮卒鄺希誠嗣元憲宗甚尊禮之賜真人號曰太玄名其教曰其大道仍給璽書護之希誠卒孫德福嗣德福卒李德和嗣德和卒岳德文嗣德文卒張清志嗣自德仁至此世稱之爲九祖云史官曰道喪千載諸子之言人人殊德仁在宋金之間髣髴老子遺意以化人人亦多從之者蓋其清脩寡欲謙卑自守力作而食無求於人實與天理合也天理人心所同足以感召彼得之而此失之其亦有以也夫

卷之七

七

七

張正常

洪武丁巳冬十有二月五日四十二代天師張公素於龍虎山之私第年甫四十又三禮部尚書張壽即爲奏聞皇上嗟悼者良久且曰朕欲命其徧祠五獄今方一至嵩山何期大數止於斯耶遂親製文一通遣前浙江行省叅知政事安慶爲吊祭使仍令其冢子宇初襲掌教事戊午春二月十六日宇初奉公冠劔權厝南山先墓之次十有二月某日卜宅兆於某而瘞之宇初恐遺德未能太白于世與羣弟子輯爲成書使張致和卽金華山中請銘神道之碑濂幸辱

史纂卷之四

張正常

本

初

與公游義不可辭公諱正常字仲紀姓張氏信之貴溪人漢留文成侯四十六代孫也重紀至元乙亥夏六月十三日其父太玄真人坐而假寐忽見神人飛空而至曰余自華蓋山來游君家願見容也及覺而公生紫雲覆庭紅光照室人以爲祥徵年七歲雙目爛爛如巖下電容止異羣童後三歲太玄出游五岳名山指相傳雌雄劔及玉刻陽平詔都功印曰龍星再集於亥吾兒當持此大振玄風太玄渡淮化去而公之仲父嗣德繼主其教仲父薨衆論咸屬于公公力讓仲父之子止言薨公始嗣其職實至正己亥

之歲太玄之縣記至是始驗公陞廣筵開演道家玄旨四海學徒聞者豁然領解時天下大亂經錄秘而傳者數十年公乃啓黃書赤界紫素丹刻之文授其徒胡合真整比以行奉贊求受者川赴雲集劔失其一流落鄱陽季氏處夜生光怪公訪而合之辛丑上統大將親取江西公知天運有歸遣使者上逋臣順之意乙巳公朝京師上一見悅曰瞳樞電轉法貌昂然真漢天師苗裔也下詔褒美之既與燕兼有金縢之賜丙午復入覲京城士庶人求靈符者日以千百計侍史不能給開關拒之乃相率排闥而入公叩齒集

史纂卷之五

張正常

本

初

神濡毫象鉅符投朝天宮井中人爭汲之須臾水皆竭見土弗止飲者疾瘳上嘉之令作亭井上號曰太乙泉及還山復詔中貴人賜以織文金衣仍下中書給驛券畀之以便朝覲洪武戊申上登大寶位建號改元公入賀錫燕于便殿內降制書授以正教主嗣漢四十二代天師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真人之號仍俾領道教事給以銀印視二品設其僚佐曰贊教曰掌書久之陞辭而歸上御謹身殿從容謂曰卿乃祖天師有功於國所以家世與孔子並傳以迄於卿宜休之以清靜無爲輔予至治則予汝祐賜白

金十二盤新其宅第已酉春上召公入朝踰月承額問者四錫燕者一三月十三日上將通誠于天帝致齋三日御衮冕服親署御名于章勅太常設樂手授於公俾祝而焚之禮成燕公于文樓羣弟子饗於別館復有金縉之賜庚戌夏上錄公之功時敕吏部改贈公父三十九代天師大玄弘化明成崇道大真人嗣成爲正一教主大玄弘化明成崇道大真人改封公毋明慧慈順仙姑胡氏恭順慈惠淑靜玄君玄君時年八十朝野以爲榮是年秋上復召見問以鬼神情狀更給銀印壬子秋復頒制誥以寵之冬十又二月

宋鑒錄卷五

手

夫

復召入觀癸丑春將還上命留弟子以司祕祝之事丙辰秋上遣使召公公忽先期而至上喜曰卿之來何與朕意相符邪明年之秋朕將遣使祠海嶽諸神卿當妙揀清脩之士與其偕來丁巳夏公率羣弟子汪弘仁等入覲錫燕午門之城樓上舉爵謂公曰卿宜罄此一觴勅內侍出御製歷代天師贊示公他日當書以賜卿翼日詔公從太師李韓公善長祠嵩山公遣重臣與公弟子代祠羣望自公而下賜衣各二襲楮幣有差旣還錫燕如初公自返故里志趣頗異常一日置酒與昆弟酣飲慨然歎曰五嶽名山先子

欲遊而不可得嵩山中峯乃五祖得大清丹經之所今籍天子威靈幸一至焉燕職景於層霄邈浮埃於浩劫吾志將有在矣君子疑其言未幾示以微疾端坐榻上屬弟子方從義曰吾無以報國家寵恩爾等宜左右我子孫以贊寧謐之化命取劔印授其子曰我家千五百年之傳在是汝其勉之死生數也吾之不死者其光赫熹四燭寰瀛先天地不知其始後天地不知其終也舉手作一圓象嘿然而化是夕大崖石崩聲聞數十里云公幼警敏靈籙文祕之屬皆不習而通歲屢早禹步召風雷精神達於冥濲其霖即

宋鑒錄卷五

三

夫

降或有爲魑魅所憑者授以片符輒潛景不見公憫兵戈疫厲之餘疹氣不消舉行玄壇舊典脩壇墀建陰陽鼎而鍊度之其徵驗尤夥然其天性夷潔而不緇如超萬物之外故以冲虛子自號最愛佳山水仙踪靈跡在所必窮幽極深動至累日而返當適意時欲乘白鶴與羣仙翱翔紫清之上其於人間事未嘗因此少輟其奉太玄君備極孝養暨歿葬祭咸盡禮度兵禍相仍傾貲募人爲兵以捍禦鄉井人賴以安公之玄裔備見世家茲不載其曾大父諱宗演三十六代天師演道靈應冲和玄靜真君妣周氏某玄君大

父諱與材三十八代天師大素疑神廣道明德大真人金紫光祿大夫追封留國公妣易氏妙明慧應常靜玄君其父妣則太玄真人與胡氏也公字觀宇娶盱江包氏子四人長宇初即今天師顏悟有文學人稱爲列仙之儒近者入朝上召見奉天殿反覆諦觀之笑曰絕類乃父寵養有加焉次宇清次海鵬次勝佑惟公生平神明之胃簡素端凝用道爲體而暇嗜游氣無自入於念慮澄靜之久天光自發所以受知聖君入朝京師天寵駢蕃聲聞四達至於死生之際又能不動聲色超然坐脫如行者之返故廬非真有道者豈易致哉

卷之八

五

此言首置不知何人亦不知何年訂成但現成者爲左招可得至康熙初年又轉爲柳氏所得今康熙貳拾年則又轉爲周氏所得矣

特此謹記

莫月鼎

莫月鼎儲洞一字起炎湖州月河谿人高祖儔宋政和壬辰進士第一祖慶父濬連起爲顯官月鼎生而秀朗肌膚如玉雪雙目有光射人習科舉業三試於有司不利乃絕去世故從事禪學脇不沾席者數年已而諱道士服更名沾乙自號爲月鼎入青城山丈人觀見徐無極受五雷之法又聞南豐有鄒錢壁者得王侍宸斬勘雷書秘不傳乃亟往來委身僮隸事之會鄒病革將遣去月鼎拜且泣具以實告鄒驚歎卽以其書相授於是月鼎名雷師恒破鬼魅動與天

卷之八

五

天

合雖嬉笑怒罵皆若有神物從之者實祐戊午浙河東大旱馬廷鸞方守紹興迎致月鼎月鼎建壇場瞋目按劍呼雷神役之俄天地晦冥震聲大雨傾注穆陸聞之賜詩一章謂其爲神仙云元世祖至元巳丑遣御史中丞崔或求異人江南物色獲之見帝於灤京內殿帝詔近侍持果設觴之時天色更霽帝曰可聞雷否月鼎對曰可卽取胡桃擲地雷應聲而發震撼殿庭帝爲之改容復命請雨雨立至帝大悅賜以內府金緡月鼎倅截之以濟寒窶者帝疑其物微因盛有所齎亦不受尋有旨俾掌道教事月鼎以老耄

辭遂給驛南旋益放于酒無月不醉醉輒白眼望天
陰飈脩脩起衣袖間嘗與客飲西湖舟中當赤日如
火客請假片雲覆之月鼎笑拾果殼浮觴面頰之雲
自湖濱起翳于日下蒼輦觀道士中秋方會飲觴既
舉有雲蔽月久不解月鼎時寓觀中道士知其所爲
急召寘筵端且謝過月鼎以手指之雲散如洗山岷
爲鬼物所憑狂易不可制遍索月鼎不值忽遇諸酒
肆月鼎大罵含酒噴之暨歸物惟已息賣餅師積餅
于筐時被物竊去月鼎召雷轟雲中斬胡孫首投于
前市魁娶婦道爲白猿精所攝抵門但空車焉月鼎

卷之六

五

庚

禹步如有指麾狀狂飈遽作飄婦還舍問之婦云方
在北高峯不知何以至此也月鼎陽狂避世不妄與
人接然頗閱疾疫者有來告急或以蟹中黃篆符與
之或摘草木葉噓氣授之無不立愈者故咸以真官
稱真官謂其能主地上鬼神其靈異之跡士大夫多
言之不能盡載歲庚寅屬其徒王繼華曰明年正月
十三日將化於汝家及期瞑目而坐繼華問身後事
月鼎搖手曰候五事備可也夜將半風雲雷電雨交
作月鼎索筆書偈云七十四年明月也曾陰晴間缺
今日大地光明三界虛空透似書畢泊然而逝顏面

卷之六

五

如丹繼華奉遺蛻葬于蘇之長洲陳公鄉去丹霞道
院三里而近元翰林學士虞文靖公集贊曰金精盛
滿火候旋周我握其機與造物游月鼎所受侍宸諸
書實秘一如鄒不輕授人唯繼華及無涯潘氏得其
傳餘有求者隨其器小大淺深自撰符篆與之亦多
驗繼華授張善淵善淵授宗誥宗誥授周玄真皆解
仰雷致雨雲而玄真尤號偉特若行醮法能使羣鶴
晝翔壇上云史官曰魯陽援戈而麾日退三舍鄒衍
仰天而哭六月降霜夫以匹夫之微精誠所格而天
且應之況葆真之士乎所謂葆真之士其慮冲其志
靜虛其神凝以全故其一語默一吸噓誠可嘯呼麾
斤輒咎魑魅於指顧之間矣烏呼此事然也則夫有
事周孔之學以致中和之功者其應神速又何如哉
參天地而妙萬物固宜有在也世之人胡不爾思隨
物變遷至於人道弗類其可悲也夫抑亦可慨也夫
予嘗總修元史以類月鼎入釋老傳或以爲涉於怪
神止之然予心竊有感也復別書之以示玄學者

趙元陽

趙元陽名宜真吉之安福人也其先家浚儀宋燕王德昭十三世孫其父仕元爲安福令因家焉自幼穎敏好讀書博通經史百家言習進士業例試入京以病不能赴久不愈夢神人曰汝吾家人何望世貴父遂念從道初師郡之有道曾塵外受清微靈寶諸階雷奧其間文有缺謬必考述訂正又深慕神仙出世之學復師郡之青華山張天全其學本龍虎山金蓬頭得金液內外丹訣實本長春丘真人之道又師李玄一先生其學本平玉蟾白真人南派之學蓋大道

素靈集卷之六

卷一

仙

神仙之說自重陽玉真君傳之丹陽馬祖七真人道行乎中原海蟾劉真君傳之紫陽張祖道行乎南藩師會南北之學而一之蒲衣馮尊師莫不相與講學探究緒餘嘗遊郡之白鶴山永興觀乃西晉匡仙故迹遂結茆以居門以道法致雷雨度精爽屢有異感聞者越千里走從之洪武初挾弟子西遊湘蜀武當諸山還歷龍虎訪漢天師遺迹時四十二代天師冲虛公深嘉禮之欲留不可上清宮之學者多師焉上至輦之雲都紫陽觀以山水勝而止屏世絕慮塵囂靖默而居恬澹自處一一天心雷奧全真還丹之

旨多所發揮皆綴拾成書或有詩歌以自適尤好濟人方藥當代名公鉅卿莫不尊禮其端行雅操偉度仙風飄飄在人世而不可羈也以洪武壬戌年正月朔旦謝衆曰吾將返吾真自今鑰靜關以畢吾事慎毋干焉迨五月三日夏至啓關漱浴更衣跌坐呼弟子於前適縣導詔使至樂鳴卽書偈曰遁世和光了幻緣緣消幻滅獨超然清風遍界無邊障赫日當空照大千書畢擲筆於地雷電交飛風雨晦冥師乃俯然而逝明日縣官士庶駭躍觀拜者雲集門人輩請以棺殮肢體屈伸顏色如生殮已汗出周身越二旬

素靈集卷之六

卷一

仙

葬觀後山之陽久而塚土如新草木不生禽鳥不至越百日之餘不夢於其徒遠問與師相別有三箇月耶曰不止一百令五日也復問師見居何處曰見在洞天修煉甚自清靜初去時於曠野中有一小童曰野猿驚客夢紅日解東生瞥然遇了並無魔障此童乃岳府小將也其徒覺而熟記其語以日考之實一百零五日矣明年五月三日其徒劉淵然設祀輦之玄妙觀方行奠禮白晝雷電雲雨如其化時師之學問道行造詣極至聞於四方垂於後世今則修辭云解神則越千萬世猶如見存也嗣其法者甚衆其綴

承道脉者惟劉淵然而已所為詩詞歌論若干篇已
行於世凡發揮道家論議則見諸法要云

東坡志林卷之六

六

六

周玄真

周玄真字玄初出居嘉禾後遷於姑蘇其父月心通
陰陽家言用達官薦為其學教授母林氏玄初生八
歲教授君歿獨隨母以居踰四年忽有龐眉翁類道
人劍客者過之愛玄初精神溢目不類塵中人製道
家冠服被之玄初果喜又二年會上真道院施如意
囊囊貯諸物集四方人使探鉤取之玄初欣然仰天
祝曰我誠探得第一即離俗無疑已而果然乃走嘉
禾紫虛觀從李拱瑞為道士拱瑞南谷杜真人高弟
以道行聞既得玄初授効召鬼神之術開元寺沙彌
為狐所媚屢瘁垂死玄初噓氣禁咒之狐即躍出眾
殺狐其疾輒愈范芳之子曰孟奎庭芳鍾愛如重
璧蛇鬼侵之沈痼不能脫玄初飛符往効蛇鬼遂絕
玄初不以為已足尋受靈寶大法於曹桂孫會吳越
被兵游竟出為厲玄初建壇陳醮祠白鶴五十間翔
壇上久而後去及浮河焚燈二燈飛起高懸柳枝人
驚以為神功萬夫長沈實母歿痛念之弗置聘玄初
脩祠事實因問曰聞君能召鶴有諸玄初曰然遂起
小要之素羽翩翩自空而來凡四十又二若果屬指
其呼者實喜復問曰君能致吾母鬼乎曰可即

然爲旌令童子執之玄初左右顧聊作叱咤聲旌重將壓地母降于童音聲威儀如平生實與家人環之以泣初雷川有神師曰莫洞乙呼雲役雷押囊如兒戲晚授其徒王繼華繼華授張善淵善淵授步宗浩宗浩欲授人無契意者見玄初因以其秘示之自時厥後雨暘有弗若郡二千石縣大夫俱致書稱弟子請玄初禱之屢有奇應其尤異者洪武戊申京師旱夏五月至于秋七月不雨太師李韓公方秉鈞軸亟命左司郎中劉元中迎玄初致雨是月庚寅設雷壇於台城山硃書鐵符投物楊子江中波濤遽興玄初夜坐斗下存神窈冥電光燁燁遶身達旦辛丑玄初握劍上壇召風師霆伯誓之俄陰雲蔽空大風拔木雨降如翻盆韓公曰此法師雨也四民觀者食曰此法師雨也玄初曰未也明日辰時再降雨乃足爾至期復果然有黑龍蜿蜒見西方迨午始霽韓公以幣贈玄初玄初不受竟拂袖東歸朝紳嘉之以文辭道其功者不可悉數明年庚戌上欲問鬼神情狀於道家者流嗣天師張真人與玄初皆被召錫燕於光祿寺禮導其還又明年辛卯秋九月己亥上召玄初至京見於武樓從容賜坐訪雷霆所以神之故玄初

對曰天地之間無踰陰陽者因其運轉故有天神與人合者也雷非人無以知雷之天人非雷無以知人之天天人相孚本同一理爾上悅今年壬子春三月小雨中書右丞府汪公命玄初致禱仍於台城山建壇其應如神玄初爲人多內功兼好澤物葑門石橋我將巨萬計玄初談笑成之初主丹霞道院嘗一新其祠廟繼住持常熟致道觀觀有丹井燕沒且久玄初求得之重甃以甃作亭覆其上玄初嘗攜來鶴軒於丹霞密林間披鶴氅衣手執黃庭經一卷焚香然然坐人競稱之爲鶴林高士云太史公曰予游江南見玄初鳳皇臺上雙瞳燁然長眉聳然傲睨於萬物之表竊意縹緲山仙人乘鶴吹笙而下也亟往叩長生久視之要玄初乃言曰混沌之時一氣孔神無形與聲入之無門于壺索於呼吸之根乎其體中虛玄象之初不依物以居之枝扶而華踈能黜其知守其愚則羣陰盡銷而純陽獨奇矣子盍慎諸子敬受之以還而未之能行也然而玄初之役使鬼神者其能幹天道之樞歟抑玄初孝於親一日不見輒懸懸如饑歔然若有所疑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玄初所以能變化者其或有繫于是歟非歟

周顥仙

顥仙姓周者自言南昌建昌人也年一十四歲因患顥疾父母無暇常拘於是顥入南昌乞食於市歲以爲常更無他往元至正間忽入撫州一次未幾仍歸南昌或施力於市戶之家日與稠人相雜暮宿閭閻之下歲將三十餘俄有異詞凡新官到任必謁見而訴之其詞曰告太平當是時元天下承平將亂在邇而顥先登此言乃曰異詞不數年元天下大亂所在英雄據險殺無寧日其稱僞漢陳友諒者帥烏合之衆以入南昌顥無與言也未幾朕親帥舟師復取南昌城降朕撫民既定而歸建業於南昌東華門道左見男子一人拜於道傍朕謂左右曰此何人也左右皆曰顥人朕三月歸建業顥者六月至朕親出督工逢顥者來謁者謂顥曰此來何謂對曰告太平如此者朝出則逢之所告如前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務以此言爲先有時遙見以手入曾櫟中似乎討物以手置口中問其故乃曰蠶子復謂曰幾何對曰二三斗此等異言大槩知朕之不寧當首見時卽言婆娘反又鄉談中常歌云世上甚麼動人心只有臙脂胚粉動得婆娘嫂裏人及問其故對曰你只這般只這般

如此及告太平終日被此顥者所煩特以醉之暢飲弗醉明日又來仍以虱多爲說於是制新衣易彼之舊衣至朕視顥者舊帔腰間藏三寸許菖蒲一莖謂顥者曰此物何用對曰細嚼飲水腹無痛朕細嚼水吞之是後顥者日顥不已命蒸之初以巨缸覆之令顥者居其內以五尺圍蘆薪緣缸燬之薪盡火消揭缸而視之儼然如故是後復蒸之以五尺圍蘆薪一束半以缸覆顥者於內煅煉之薪蘆火消之後揭缸視之其烟凝於缸底若張綿狀顥者微以首撼撼小水微出卽醒無恙命寄食於蔣山寺主僧領之月餘僧來告顥者有異狀與沙彌爭飯遂怒不食今半月矣朕奇之明日命駕親往詢視之至寺遙見顥者來迓步趨無難容無饑色是其異也因盛設羞同享于翠微亭膳後朕密謂主僧曰令顥者清齋一月以視其能否主僧如朕命防顥者於一室朕每三日一問問至二十有三日果不飲膳是出凡人也朕親往以開之諸軍將士聞是爭取酒殺以供之大飽弗納所飲食者盡出之良久召至朕共享食如前納之弗出酒過且酣先於朕歸道傍側立右邊待朕至顥者以手畫地成圖指謂朕曰爾打破箇桶做箇

桶發此異言當是時金陵村民聞知爭邀供養一日
逢後主者俄出見爾克軍便克軍又開中見
朕常歌曰山東只好立一箇省未幾朕將西征九江
時問顥曰此行可乎應聲曰可朕謂顥者曰彼已稱
帝今與彼戰豈不難乎顥者故作顥態仰面視屋上
久之穩首正容以手拂之曰上面無他的朕謂曰此
行爾偕往可乎曰可詢畢朕歸其顥者以平日所持
拐擊之急趨朕之馬前搖舞之狀若壯士揮戈之勢
此露必勝之兆後兵行帶往至皖城無風舟師難行
遣人問之顥乃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
風於是諸軍上牽以舟薄岸汧流而上不二三里微
風漸起又不十里大風猛作揚帆長驅遂達小孤朕
曾謂相伴者曰其顥人無正語防閑之倘有謬詞即
來報焉當中流江豚戲水顥者曰水惟見前損人多
伴者來報朕不然其說顥果無知棄溺於江中至湖
口失訖人數約有十七八人將顥者領去湖口小江
邊意在溺死去久而歸顥者同來問命往者何不置
之死地又復生來對曰難置之於死語未既顥者猝
謂朕欲食朕與之食食既顥者整頓精神衣服之類
若遠行之狀至朕前鞠躬頤項謂朕曰爾殺之朕謂

曰被爾煩多殺且未敢且縱你行還換糧而往去後
莫知所之朕於彭蠡之中大戰之後回江上星列水
師以據江勢暇中試人往匡廬之下顥者所向之
方詢土居之民要知顥者之有無地荒無人惟太平
呂側草莽間一民居之以顥者狀詢之曰是曾見否
對曰前者俄有一瘦長人物初至我處聲言好了我
太平了爾為民者用心種田後於我宅內不食半月
矣深入匡廬莫知所之朕戰後歸來癸卯圍武昌甲
辰平荆楚乙巳入兩浙戊申平吳越下中原兩廣福
建天下混一洪武癸亥八月俄有赤腳僧名亮顯者
至自言於匡廬深山巖壑中見一老人使我來謂
大明天子有說問其說乃云國祚殿廷儀禮司以此
泰朕思方今虛詎者多朕馭宇內至尊於黔黎之上
奉上下兩間善聽善見恐貽民嘆故不見若僧同
候四年仍往匡廬意在欲見朕不與見以詩三首寄
之去後二年以便人詢之果曾見否其赤腳僧云不
以再見又四年朕患熱証幾將去世俄赤腳僧至言
天眼尊者及周顥仙人遣某送藥至朕初又不欲見
少思之見既病人以藥來雖其假合兒之出與見惠
朕以藥藥之名其一曰溫良藥兩片其一曰溫良石

一塊其用之方金盆子盛着背上磨着公于內喫一醃便好朕遂服之初無甚異初服在未時間至點燈時周身肉內搐掣此藥之應也當夜病愈精神日強一日服過三番乃聞菖蒲香酸底有丹砂沉墜鮮紅異世有者其赤脚僧云某住天池寺去巖有五里餘俄有徐道人來言竹林寺見詩往視之某與同往見天眼尊者坐竹林寺中少頃一披草衣者入請天眼曰此何人也曰卽今人主詩又問曰詩將視看對曰已寫於石上觀之果有詩二首朕謂赤脚曰還能記乎曰能卽命錄之初見其詩粗俗無音無韻似乎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長一

非詩也及遣人詣匡廬召取之使至香然矣朕復以是詩再觀其詞其字皆異尋常不在鐫石事耳國之休咎存亡之道已決矣故紀之以示後人

張三丰

張三丰遼東懿州人云張仲安第五子名君實字全一字玄玄別號保和容忍三丰子生有異質龜形鶴骨大耳圓目鬚髯如戟頂作一髻手持力尺一笠一袖寒暑御之不飾邊幅人目爲張獺徧日行千里靜則瞑目旬日所啖斗升輒盡或辟寂數月自若也處山林遊城市嬉嬉自如傍若無人有請益者竟日不答一詞經籍典墳過目成誦與人議論三教等書如決江河洪武初至大和山修煉結菴於玉虛宮菴前古木五株師栖其下久則猛獸不距驚鳥不搏人益異之又入武當謁玄帝於天柱峯遍歷諸山搜奇覽勝嘗語鄉舊云茲山異日當大顯於時我始於五龍南巖紫霄刈荆榛拾瓦礫但猶創焉命丘玄清居五龍廬秋雲居南巖劉古泉楊善澄居紫霄又尋展旗峯北陞卜地結草菴奉玄帝香火日繹其言於黃土城卜地立草菴名會仙館謂門弟子周真德曰爾但善守香火成立自有時來非在子也至二十三年拂袖遊方而去常往來於長安土洞菴隴西楊仕敏乃岷州衛指揮楊其二家初仕敏始生三丰識其啼聲曰此兒必英物也後果貴顯遺小數於岷之楊氏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長一

雖受大鑄音莫能混後亦亡不知所仕遊揚州現花
觀有題現花律詩語瀟灑實自況也二十四年我

二祖上帝遣三山高道訪于四方竟弗至

太宗御極奇其術遣使致書曰真仙張三丰足下復
命禮科都給事中胡濙道錄任一愚峨州衛指揮楊
永吉遍詣名山訪求未獲特勅正一孫碧雲於武當
建宮以候天順中贈爲通微顯化真人錫之誥命先
是元末居寶鷄金臺觀辭世留頌而遊民人楊軌山
置棺殮訖臨窆發視之復生乃入蜀抵秦聞武當或
遊襄鄧間洞視一世睥睨千古天順末或隱或見問

史系左傳卷五十五

天

測

者專以道德仁義爲言心與神通神與道一事先
見如神後往來於鶴鳴山半年迄今不知蹤跡南川
居士曰昔嚴君平賣卜成都勸人以忠孝之道陳圖
南對宋太宗以養身術奏欲治世安民教誥君子聽之
今三丰吐辭發語專以仁義忠孝勸世其功
參玄造諒未可虛無爲無補于世教也

三丰遜老題蓬萊仙奕圖云蓬萊仙奕圖乃龍陽子
冷君所作君武陵人名啓敬龍陽子其別號也中統
初君年尚少與邢臺劉秉忠從沙門海雲遊書無不
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天文地理律曆象伎皆能

通之至元間秉忠入拜太保參中書君乃棄釋業儒

遊於雪川與故宋司戶參軍趙孟頫於四明史衛王
府觀唐李思訓之畫忽發智臆效之不月餘山水人
物悉得其法而傳彩尤加纖細神品幻出由此以丹
青鳴於時隸淮陽遇異人授中黃大丹出示平叔悟
真之指悟之如已作至正間百數歲矣綠髮童顏如
方壯時值紅巾之亂避於金陵以方藥濟人如神
天朝維新君有畫鶴之誣隱登仙逝此卷乃至元六
年五月五日爲予作者予方將訪君於十洲三島恐
後人不識其奇仙異筆混之凡流故識此奉遺元老

史系左傳卷五十五

天

太師洪國丘公三丰此跋蓋末樂二年四月也冷君
名謙字啓敬洪武初以善音律任太常協律郎今云
名啓敬或以字行亦未可知跋謂至正間啓敬已百
數歲又謂其隱壁而逝則誠神仙也三丰張姓名玄
玄跋謂至元五年端陽日得此至末樂二年始輟以
贈人計其齒當過冷君其爲真仙亦無疑矣予嘗於
王屋山遇三丰徒孫所謂陳鐵牌者言三丰遼東人
正統間猶在後不知所之蓋二公國朝神仙之最顯
者儒先君子崇以爲世無神仙豈通論哉

潘辰 劍仙

潘辰常遊江淮間自稱野客落托有大志鄭匡國爲
海州刺史辰往謁之匡國不甚禮遇館於外廡一日
從匡國獵匡國之妻因詣廡中覘辰栖泊之所樊榭
莞蒲竹籠而已籠中有錫彈丸二顆餘無所有辰還
發籠視之大驚曰定爲婦人所觸幸吾攝其光鉞不
爾斷婦人頸矣匡人異之聞于匡國匡國密召辰問
曰先生其有劍術乎辰曰素所習也匡國曰可一觀
乎辰曰可當齋戒三日趨近郊平曠之地請試之匡
國如期召辰俱至東城辰自懷中出二錫丸置掌中
俄有氣二條如白虹微出指端須臾旋轉遶匡國頸
其勢奪掣其聲錚鏦匡國據鞍危坐神龜俱喪謝曰
先生神術固已知之幸收其威靈辰笑舉一手二白
氣復貫掌中少頃復爲二錫丸匡國自此禮遇逾厚
太存子烈祖辰居紫極宮迨數年遂失其術不復能
劍矣臨死上言乞桐棺葬近地後當尸解烈祖命中
貴人護葬于金波園保大中發塚視之骸骨尚在迄
無異焉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四十二

史纂左編一百二十四卷

安祿巡撫
採進本

明唐順之撰順之有廣右戰功錄已著錄是書以
歷代正史所載君臣事蹟纂集成編別立義例分
君相名臣謀臣后公主戚儲宗宦幸姦篡亂莽鎮
夷儒隱逸獨行烈婦方技釋道凡二十四門其意
欲取千古興衰治亂之大者切著其所以然故其
體與他史稍異然其間詳畧去取實有不可解者
如君紀祇列漢唐宋三朝偏安者皆不得與而隗
囂公孫述李筠李重進諸人乃反附入於歷代宦
官酷吏叙之極詳固將以垂鑑戒而唐之楊復恭
來俊臣周興等尤爲元惡巨憝乃反見遺又以房
瑄爲中興之相高駢爲平亂之將褒貶旣已失平
以赫舍哩案原作紇石烈今改正爲人名姓氏幾於莫辨其
他妄爲升降顛倒乖錯之處不可勝言殆與李贄
之藏書狂誕相等乃贅書猶多相詬病而是編獨
未有糾其失者殆震於順之之名不敢輕議歟

